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六

南宋高宗帝紀

明府縣鄧元錫集

高宗皇帝諱熈，徽宗第九子也。

母章夫人，初封嘉國公，後封康王。

紹興初，金圍都城。

少宰葉邦彥奉康王。

諸金軍為質，以求成是役。

帥平仲將王、欒、金、韓、明、日、房、石計遣將，拜昌恐懼流涕。

王不為動，驛疑以為是名王子，非實王子也。使王內參。

責逐更以他王為質。於是遣肅王代質，而王還及金、

丹人。心忌王，使王雲還言。康王故與韓、樞不睦，歡少還。

王復使勞乃成。帝從之。遣王復使，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

DS 735 .A2 T4 v.39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六

明府郡鄧元錫纂

南宋高宗帝紀

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也。

母帝夫人。初封蜀國公進廣平郡王。已進康王。

靖康初。金圍都城。

少宰張邦昌奉康王。

詣金軍爲質。以求成。是夜

帥平仲將兵襲金營。明日虜召詰違約。邦昌恐懼流涕。

王不爲動。虜疑以爲是名王子。非實王子也。使王泐來。

責邀更以他王爲質。於是遣肅王代質。而王還。及金師

再入。心忌王。使王雲還言。康王故與幹離不結歡。必遣

王復使。好乃成。帝從之。遣王復使。而雲以資政殿大學

士爲輔行。王繇滑濬行至磁。磁州守宗澤勸王曰。虜豺
虎也。奈何以身試虎口。必毋行。雲爭之。而雲前過磁。勸
撤近城民舍。運其粟入保。爲清野。民怨之。會王出謁嘉
應神祠。爲行禱。雲從。民遮道挽留。指雲曰。是撤我廬舍
者。虜也。譟殺之。王因留磁州。幹離不濟河。遊騎日至磁。
迹王知相州汪伯彥亟請王如相。避之。乃還相。是役也。
雲不死。王必北宋不復南矣。會金薄都城。殿中待御史
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殆天意。乞卽拜
天下兵馬大元帥。俾率河北兵入勤王。何杲以爲然。募
死士持蠟詔如相。至從項髮中出蠟詔奏之。王讀詔鳴

咽流涕。軍民感動。遂開府相州。募兵得萬人。分五軍進。
進次濟。衆入萬人矣。會京師陷。金遣甲士及中書舍人
張澂。賫蠟詔。稱天子命。命王以兵付副帥。身還汴。後軍
統制張俊曰。詐也。王居外。天授。寧當復徒行入虎口哉。
會兵尚書好問。以蠟書條京城中動息。聞且曰。王兵度
能擊。擊之。不然。宜遠避可也。及金立張邦昌爲楚帝。二
帝北。兵尚書好問。以天命人心歸康王。勸邦昌推戴宗
室子崧。知淮寧。與江淮經制翁彥國等登壇歃血。誓同
獎王室。而移書斥邦昌。曉使反正。辭指激切。邦昌乃遣
謝克家奉迎。且勸進。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宜然
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徐秉哲從旁

贊之、邦昌不聽、又上書自陳、勉循權、諭宗澤等移師近、
宜紓國難、誓不敢有他、王復書慰諭、

都按甲以觀變、時邦昌已奉元祐皇后居禁中、垂簾聽、

政矣、

於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畧言頃敵國興師、都城

之、以、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
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極、黔、首、
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余、以、衰、癯、之、質、起、於、間、廢、之、中、永、言、運、數、之、
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
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
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可、狗、羣、情、之、請、早、膺、神、器、之、歸、漢、家、之、
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太、常、少、卿、靖、康、二、年、夏、五、月、卽、位、於、南、京、時、宗、澤、及、
汪、藻、之、詞、也、權、應、天、府、
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可、徙、都、王、從、之、而、
輒、延、副、總、管、劉、光、世、宣、撫、統、制、韓、世、忠、皆、以、兵、來、會、王、

至應天、張邦昌來謁、伏地哭請死、帝慰撫之、元祐太后遣內侍、即成、章奉乘輿服御以來、羣臣勸進、命築壇、府門左登壇受命、禮畢、改元、赦。以是歲為建炎元年、惟蔡哭遙謝、二帝遂即位。京朱勗、李彥梁、師成、譚稹、子孫不。

遙上靖康皇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迎居行宮中。遙尊母帝夫人為宣和皇后。

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同安郡王、日

一起都堂參決大政。潛善黃為中書侍郎伯彥汪同知

樞密院事、召殿學士綱、李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趣趙兵尚書好問為尚書右丞、金陷河中。權府事郝仲連死之。置

御營司。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

俊為前軍統制、楊惟潛善為門下侍郎、邦昌放潭州子

中主管殿前公事。

男生赦。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恩數。伯彥知樞密院事。尚書右丞

好問罷知宣州。宗澤為東京留守。張所為河北西路招

撫使。提舉鴻慶宮。翰計為尚書右丞。右僕射綱。李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潛善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更號

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奉太后如東南避兵。相綱罷。殺太學生陳

東布衣毆陽澈。丞翰罷。冬幸淮甸。次楚州。車亂。遣王

倫等為金國通使。金分道入寇。南陷汝州。西犯同州。守臣鄭驤死之。入西京。陷華州。破

潼關盜丁。二年三月。帝在揚州。金南陷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之。西陷京西

州郡。破永興軍。經置副使。博亮叛。降金。經畧使唐重等死之。東犯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陷潁昌。殺守臣孫然。

犯東京。留守宗澤遣將閻中立拒之。戰死。攻滑澤。遣將張撝援之。戰死。東南陷淮寧。守臣何子龍死之。北陷中

山其西師犯鳳翔又徇涇原經畧使曲端景衡許罷

遣將吳玠擊敗之入西京都護張巖戰死

洞霄命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金陷絳州東京留守宗澤

卒有傳春霖夏旱蝗詔監司郡守條闕政上州郡災甚者

蠲田租金犯黃州將李政死之犯永興軍將賀師冬十

月隆祐太后幸杭州十一月前相綱安置萬安軍金陷延安

通判魏彥明死之陷濮州陷祀帝園丘以太祖配赦金陷

相德川守臣趙不試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陷晉寧守

臣徐徽言拒却之濱盜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金陷

東平陷濟州守臣劉豫降陷潛善伯彥為尚書左右僕

大名提點刑獄郭永死之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陷徐州守臣王

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守臣李寬殺幸鎮江命劉正彥衛皇子宮人如杭州命

轉運使李跋禮官奉九廟神主行以呂頤浩為

江惟制置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駐鎮江楊惟中
節陷江東軍馬駐江寧金陷晉寧守臣徐徽言死之

如平江金焚楊州蹕杭州潛善伯彥以罪罷三月日中有黑子

侍郎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統制苗傅劉正彥勒

兵反帝遜位隆祐太后臨朝改元明受江浙制置使顧浩呂

禮侍郎浚張儼中外討亂夏四月帝復位尊太后為隆

祐皇太后復建炎紀年勤王師至臨平傅正彥夜遁相勝非

罷簽書樞密院顧浩呂為尚書右僕射行嘉祐條制詔元祐石刻

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改三省官名

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為參

知政立子芳為皇太子知樞密院浚張為川陝京西湖
南北路宣撫處置使聽便宣久雨求直言秋傅正彥伏

誅皇太子男薨

遣謝亮使夏崔縱使金軍

顧浩

呂充杜

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充守建康

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

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九月朔日燭金陷磁單州與仁府進陷南京遣張邵充金軍前通問使金犯長安

帝至臨安如越州隆祐太后自吉如虔州

金分遣入寇西陷黃州守

臣趙令晟死之自黃州濟江陷江州趨洪州陷撫袁吉

屠洪州南寇和州鈐轄宋昌祚通判唐璟死之東陷真

州溧水尉潘振死之陷太平州統制陳淬死之陷六安

軍趨建康宣撫使杜充以城降通判楊邦乂死之陷廣

德軍守臣因烈死之犯帝如明州航海次定海縣如溫

臨安錢塘令朱躡死之

台州金犯越州宣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

死之

是歲占城高麗來貢詔却其使

四年春

正月帝舟居于海

金陷明州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將張公裕擊退之奉安祖宗神御于

福州金叟宿犯陝州守臣李彥仙死之陷潭帝發溫州

次越州。

盜陷廣德軍。殺通判王儔。

夏。願浩罷。

元木渡江。中六合。

參政宗尹。范

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秋。金立叛。臣豫為齊帝。

寇楊州鎮。

撫使薛慶

九月。太上皇后鄭。殂于金。

五國城。金寇蜀。宣撫張浚。敗績于富。

平。保秦州。金陷楚州。

冬。秦檜自金歸。十一月。日南至。帝

率群臣遙拜二帝。

歲為常。金陷熙州。總管劉惟輔。死之。交趾入貢。却之。

紹興元年

帝五

春正月。帝在越州。改元。赦

率百官遙拜二帝。歲為常。

檜參知政

事。夏四月。皇太后孟氏崩。

金人寇和尚原。吳玠擊敗之。

攢昭慈獻烈

皇后于越州。

虔州南。安盜作。

秋。相宗尹罷。

宗尹。鄧城人。建議請稍重方鎮權。遏敵衝。

以得相。白育宗室子。宮中。白請覈崇觀來。脩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諸濫賞。釐革之。帝怒。手劄言。狀不欲

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罷奉祠。李回參知政事。檜同平章事。

兼樞密院事。初。檜本為宗尹。畫釐革。

和弊事及帝怒覆封太祖後令時爲安定郡王九月大

力瘠之以得相

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錄用元符上書人子孫

願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

兼樞密院爭參政回罷王德破盜邵青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孟使參知政事金攻和尚原吳玠璘

力戰敗之升越州爲

興府榜諭福建江東群盜赦脅從者

十月彗出淮南

求直言淮南西饑賑之二年春正月帝移蹕臨

安

蠲臨安諸縣民逋負罷行在脩造

置御前忠銳軍

分

安羣盜所部兵爲之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知

商州董先叛降豫盜翟進陷漢陽軍殺守臣趙令殘

夏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豫徙居汴詔太祖後宗

室伯琮育宮中親慮囚命百官日輪一人入轉對檜罷

提舉江中太平觀以彗出大赦求直言王倫使金還復

遣潘致堯等爲金國軍前通問使附茶藥金帛進兩宮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前相安撫使綱。

討湖寇。湖南盜平。罷栢舉崇福宮。召川陝宣撫使浚還。知樞密

院。以譖故。臨安火。是歲高麗來貢。三年春正月。帝在臨安。金陷金州。詔春

秋望祭諸陵。金入興元。經畧使劉子羽吳玠合兵擊破之。盜楊太僭王遣韓肖胄等充金國軍前

通問使。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宣撫使飛擊虔廣盜。平之。秋。顧浩罷。提舉

洞霄宮。復元祐十科取士法。豫陷襄陽。郢州。是歲大理求入貢。及魯馬詔却之。四年春。帝在

臨安。遣章誼等為金國通問使。吳玠及金元术戰。仙人關大破之。元术遁。樞使浚罷。提舉洞霄

宮。居福州。叅謀子羽白州安置。吳玠復鳳秦隴三州。制置使飛取襄陽

六郡。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宮中。襄陽平。遣魏良臣等為金國通問使。九月。

大饗明堂。赦。豫以金分道入寇。都督川陝鼎。趙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帝親征次平江。

加贈陳東。

歐陽澈官其子孫追貶潛善伯彥官。

詔聲劉豫罪厲六師知樞密院浚。

張

視師江上金齊兵敗走。

是歲命吳玠通夏保靜州夷來貢。

五年春。

正月朔日

獨帝在平江二月還臨安右僕射鼎。

趙

知樞密院浚。

張

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

建太廟臨安。

偽齊寇信

陽軍守臣舒繼明死之。

訪柴氏後襲封崇義公。

二月上皇殂于金

五國城。

制置使飛擊湖湘盜平之。暴章惇蔡卞詆誣宣仁

罪追奪官。銅于孫。

是歲金吳乞買卒凡孫宣立。

六年春興營田。

夏偽齊兵

陷唐州團練判官胡舉臣推官張從之等死之六月地震求直言。

秋豫入寇詔親征次

平江豫大敗遁相鼎罷。

知紹興府。

是歲江湖福建浙東饑賑

之七年春正月。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秦檜爲樞密使。

上皇及寧德皇后凶問至。成服。二日。朔日。燭。遣王倫爲奉迎。

梓宮使如金。遙尊母宣和皇后。常氏爲皇太后。督府將。

鄺瓊以兵叛。殺張景呂祉。奔劉豫。九月。相浚罷。罷都督。

府。前相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金人執劉豫。是歲。

京西湖北饑。賑之。八年春正月。帝在建康。二月。還臨安。

以劉大中參知政事。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賜衍聖公孔玠衢州。

田奉先聖祀。秋。芻出東方。鼎罷。知紹興。孫近金使來。檜

冬。參政大中罷。知處州。攝家宰。受金書。定議和。定都臨安。九年春正月。赦河南。

新復州軍。遣判宗正事士儂詣河南。脩奉陵寢。金人來。

歸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地皇后邢氏崩于金

城參

政光罷日中有黑子

十年春前相隲西公李綱薨夏金

陷東京

留守孟庾降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

陷南京

留守路允迪降

陷西京

留守李利

用葉城道福建廣東盜起命兩路監司共討之

金攻順昌東京留守劉錡大敗

之

招討使岳飛將牛皋及金戰京西敗之韓世忠遣將王勝成閔率兵至淮陽軍與金人遇擊敗之復蔡州

金陷涇州經畧使田晟敗之王德復宿亳州張憲復潁

昌淮寧郝景復鄭州李興復汝州韓世忠復海州以王

次翁參知政事

招討使飛及金兀朮戰郾城敗之追至朱仙鎮

大敗之詔班師河南諸州郡皆陷金屠宿州九月大饗

明堂赦

金陷慶陽守王忠植不屈死之

十一年

春金陷壽春廬商州邵隆敗金復商州關師古

復巢縣王德敗金復含山奪昭關劉錡敗金青谿孫及楊斤中又敗之柘臯復廬州詔班師金陷濠州夏近

罷提舉宣撫世忠俊。張並為樞密使宣撫飛為樞密副

使罷三宣撫司尋罷奉祠。以范同參知政事定和。奉誓

臣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金緡各二十五萬。檜殺前少保岳飛及

其子雲將張憲十二年。夏四月遣孟忠厚王次秋。方侯

知政徽宗皇帝顯肅懿節二后梓宮至自金安龍德別

宮皇太后常氏至自金居慈寧宮。以孟忠厚檜加太師

封魏國公橫永固陵。于會稽懿節十三年春。作太學作

鹵簿儀仗築太社立皇后吳氏。王次翁罷洪皓張邵朱

太稷壇築園丘宗。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以太祖太并還自金秋置諸路敦

賀。復置三館是歲金人遣使來十四年。萬侯高罷幸太

賀正旦歲為常學。夏禁野史秋

前相鼎安置吉陽軍。命諸郡收養民老疾。十五年。春。星出。

貪之者。置漏澤園。是歲。閩浙大水。張之。東方。夏。六。十六年。春。行籍田禮。建武學。秋。蒨相浚。勒連。

月朔日。蠲。州。居。往。築高祿壇。親作禮器。奏新樂。

祀天地圜丘。赦。十七年。春。命三歲行鄉飲酒禮。貢士。以。

十二月。慧出危。李若谷參知政事。尋罷。貶江州。

居任。段拂參知政事。秋。八月。蒨相出。卒。子吉陽軍。冬。十。

月朔日。蠲。重。修。免役。敕令四川宣撫司副使鄭剛中罷。

放桂。十八年。春。段拂罷。放與國軍。夏。四月。朔日。饑。十九。

陽監。是歲。浙東。西。淮南。江。東。饑。賑之。十九。

年。春。三月。朔日。蠲。二十年。春。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夏。置。

祀天地圜丘。赦。力田科。秋。檜有疾。命執政赴。

檜第。二十一年。春。諸州置惠民局。秋。重脩諸路。二十二。

議事。茶鹽法。命提舉常平官脩波湖。二十二。

年。籍寺觀絕產田宅入官。二十三年。潼川路及平江府。

之。二十四年。春。地震。夏。五月。朔日。蠲。冬。蠲。旱。傷州縣。租。

之。施鉅參知政事。檜子煊加少傅。封嘉國公。

二十五。夏。五月。朔日。蠲。董德元參知政事。幸秦檜第。

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師。是夕。檜死。檜姻黨罷。

史。二。編。卷之五十六。九。

官魏良臣參知政事祀天地園丘赦復洪皓官詔監司
守事巨細奏裁毋專上尚書省禁臺諫與大臣合黨締
交詔聽前宰相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散官胡寅張
九成等自便復官沈該叅知政事移李光彬州胡銓衡
川禁閩浙川廣貢珍珠○二十六年春追復前宰相趙
鼎孫近鄭剛中汪藻罷丞相領樞密使沈該万俟卨為尚書左右僕射
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程克俊參知政事詔槍
父子所脩日曆失實命刊脩秋七月雪出東井以張綱
參知政事詔槍在位時無辜被罪者許自陳前相張浚
勒永州居住○是歲二十七年春湯鵬舉參知政事万
俟卨三佛齊來貢二十七年春湯鵬舉參知政事万
俟卨同平章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陳康伯二十八
參知政事鵬舉罷○是歲西川饑旱賑之二十八年
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樞密院事三月朔日
錫臨安府疫詔醫診視給藥蠲災傷州軍苗稅賑饑民
冬祀天地園丘赦復二十九年春該罷奪職致仕以貪
庸參政李光官自便二十九年春賀允中參知政事恩
退召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皇太后常氏崩祔攢永三
祐祔以王綸知樞密院事是歲湖秀諸川饑賑之

十年

春立晉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綸罷知福州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朱倬參知

政事

八月朔

三十一年

春正月朔日蠲夜風雷雨雪楊

表恩

右僕射東伯為尚書左僕射參政倬為尚書右僕

射同

平章事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

事劉

琦為淮南東江西浙西制置使慧出角金分道入

寇宿

遷人魏勝復海州起復成閔為湖北北京西制置使

節制

兩路軍馬宗祀徽宗子明堂配帝赦金紀黃牛堡

及大

散關宣撫使璘敗之博州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亮自

將入寇冬詔親征金人立瑋亮入廬州犯揚州王

權適

屯采石金陷和州趨瓜州制使騎戰阜角林敗之

斬將

召前相浚判建康金紀瓜州江淮督府參謀虞允

文以

建康軍拒亮東采石連勝却之亮焚舟去屠於兵

金兵

三十二年春

正月朔日蠲帝在鎮江至建康金人

退

來聘虞允文為尚書川陝宣諭使

帝還臨安

金圍淮寧守臣陳亨祖死之夏汪澈參知政

事遣使

如金報聘命張浚措置兩淮兼節制

州郡

立建王瑋為皇太子

更名昀罷三

招討司倬罷帝禪位太子退

居德壽宮

在位三十六年

靖康中帝在河濟間親見相耿南仲

唐恪等庸懦誤國而尚書左丞綱忠勇聞天下論主和

誤國罪竄南仲恪邦彥懋虛中桵等于遠州論誣謗宜

仁聖烈皇后罪追奪蔡確蔡卞章惇邢恕等官召綱相

中丞顏岐進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今雖尊重宜更加

同平章事綱爲金人所惡雖命相宜及未至罷之毋廢

敵怒召禍帝曰如狀立恐亦非金人所喜當如何岐諸

塞退然終不屏遠而岐與右諫議范宗尹等日謀詆訾

綱黃潛善注伯彥自謂有從龍功當得相乃綱入見涕

泗交橫下用唐相姚元之旨陳十事堅帝意曰度言可

行行之不可行乞寢前命其議國是曰戰守之於和一

道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

弗能戰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得而保也。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成。百有餘年。兩國咸賴。則和戰守皆得之也。靖康之春。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和戰兩失。僅僅得守策。故全耳。其冬金人再寇。襲初春固守之畫。而內不能撫厲士卒。以捍敵。外不能通達號令。以召援。金人登城矣。猶降議和已定之詔。罷四方勤王之兵。使虜得盈厭其欲。劫質二聖。易姓建號而後去。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者。是戰守之策俱失。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

陛下繼大統以撫神器。則今日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
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乎。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
固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吾不能逆折其意。而猶以和
議爲可信。又將墮其計中。不能以自存。料彼縻中國之
計。必將曰。割某地若干。得金幣若干。而後可。不予之。是
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
之財賂。而金固未厭。少有釁端。前功盡廢。不盡天下以
畀之。勢固不止。爲今之計。莫若務自守。而罷和議。於河
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
援之。於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爲控扼之計。脩城池。備

罷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扼其凌涉使進無所掠退虞邀擊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然後戰可得而議也。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其兇暴且將悔禍而鑒與可返此今日國是之大者也。其議巡幸曰國家都汴垂二百年廟社一遷而天下之勢偏痺而莫之起夫是非苟安一隅固守一方之所能振也必也權天下之勢畫久長之策以長安爲西都而以川蜀之財賦委之以襄陽爲南都而以荆湖之財賦委之以建康爲東都而以江淮閩浙之財賦委之各命守臣營葺滅池。

儲峙糧糗。積金幣以備巡幸。而申勅其敦朴就簡。毋繁費以病民。鸞輿以時巡順動。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其豪俊。以攘戎狄。則國勢以巡幸之勤。而不失之太弱。夷狄以巡幸之亟。而莫測其所向。四方有望幸之期。而姦邪有彈厭。無覬覦之思。此今日權宜之大策也。其議政本責成曰。朝廷天下之大本。中書政事法度所從出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衰弱亦既極矣。武宗相一李德裕。而威令遂行。則知本故也。德裕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

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國家自崇觀來。政出多門。閹官
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而宰相大臣。輕進易退。莫
甚於靖康之時。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
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
使。易者十五人。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其亟且
暴者。也是以大臣坐觀勝負。攘臂其間。而禍變不可道
矣。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
所改易否乎。所謂粘沒喝。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
威重權力。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
當之。宜萬戰而萬不勝也。願陛下於將帥大臣。必公聽。

並觀精擇其選以充得其人則久任責成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幸甚而歸本於脩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雷中不行綱入見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金人議易姓時令邦昌能以死守義明天下戴宋之心虜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也彼方且偃然據位號處宮禁止四方勤王之師僞命臣僚又從而從吏之幾遂革命及知天下之不與已乃不得已而推奉陛下陛下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而以示四方僞命臣僚咸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

節也。且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令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於是詔邦昌安置潭州，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安置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以下倣唐法以六等定罪。邦昌時雍尋受誅。責邦昌以守死固當然情

獨推戴罪終與劉豫殊科必誅之過矣

元祐黨籍元符上書人若靖康中

死義者咸褒蔭，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猶有可爲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和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真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脩軍政，變士風，寬民力，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都

守以行新政。俟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一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都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置司遣使以援其危困。臣恐糧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怕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兵矣。今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人以爲之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於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

帝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以蠟書募兵河北。河北爲響應。卽遣招撫計。非所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謫鳳州。難之。乃過潛善。私諭意。令掩瑕推用。潛善陽驩然許諾。明日。乃以所及傅亮對詔。所以直龍圖閣撫河北。而亮經制河東。會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不可以爲東京留守。於是澤以恩厚拊循軍民。以忠義激勸群盜。俾爲使。按舊都形勢。依阻固。各列砦駐軍。往來較試之。具澤事於是京輔間聲靈羅絡。河東北山砦民兵。各團結聽節制。金犯順。輒剴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興復勢矣。綱又言神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弱州郡。奪其權。自沿邊諸

路外雖名藩人府無慮皆撤防去兵以處無事可也一
且有夷狄盜賊之警遂弛而無支是唐方鎮之弊固尾
人不掉而今日之弊乃至爲手足者不足捍頭目也今
莫若於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置師其諸要郡置總管
鈐轄都監許辟僚佐以便宜治兵如馬燧之鎮太原李
抱真之鎮澤潞庶有振也於是諸路置賞功司明旌賞
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
淮河習水聞而軍政緒修已帝欲復遣使如金綱口

陛下以二聖遠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之
養此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脩安攘
之策則二聖不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
請無益也今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毋
爲議和修安攘策自強固當若使入其境不與通而通問兩宮勢必不行進左僕射而
黃潛善亦並用顧主和日夜爲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

三十二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萬有一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又如萬分一虜爲不道。將二帝母后。甘心於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大感動。綱忠義出天性。論議英果而嫉惡已甚。圍城中臣僚不能執節者。欲悉按其罪。尚書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必人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不聽。而黃潛善汪伯彥日夜毀短之。帝遂有惑志。會有虜警。潛善伯彥交勸帝幸東南。綱以爲此廢興所繫。入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

北。晉元帝是也。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爲首矣。縱曰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終已不復強。於是轉運使張益謙附潛善意言河北自置招撫司而來。規畫煩擾。盜賊縱橫。罷之便。綱曰。所尚畱京師。益謙何豫知其騷擾。金攻圍河北。民無所歸。命聚爲盜。故制司招撫。欲因而用之。豈緣置司有盜賊哉。今朝廷畫經畧大計。而益謙小臣。乃公爲阻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無以戒後。帝報可。下而樞密使汪伯彥。以益謙狀取旨。列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下之。傅亮言。河東州郡多爲金所陷。經制司招盜賊。及餘潰兵。曾不滿萬人。乞於陝府暫置司訓練。仍召募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以佐軍。帝許之。而潛善伯彥謂不亟渡河。失機會。別取旨。限卽日渡河。且詆亮逗遛。綱曰。亮受命行甫一月。定畫進退。自將帥之職。何謂逗遛。河東自河陽懷衛皆金人所據。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鼓之渡河。

通爲賊餌。何機會之得乘。因獨對言。潛善伯彥所爲力。阻張所傳亮者。以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白。而所亮又臣所薦用者也。臣不知朝廷於所亮欲其成耶。敗耶。欲其成。卽不當痛爲沮抑。欲其敗。則罷去之已耳。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思與二人者。協恭共濟。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陛下試虛心觀之。儻不謂然。願陛下容臣去。全君臣之義。遂屢表避位。會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綱募兵買馬。括財之事爲非。是欲論劾。而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綱方論僭逆受僞官罪。而齊愈在圍城中。實書邦昌姓名示衆者。乃逮論戮東市。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言。國家本設臺諫爲天子耳目。而綱以私意論殺之。漸不可長。遂罷政。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徹上書。請留綱。詆用事大臣。潛善因激帝言。東澈以布衣操

人主之柄風不可長。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遂命斬都

市

東丹陽人澈崇仁人開封尹孟庾得命遣吏逮東澈

澈欣然行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

已後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

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言之肯逃死乎頃

之其冠帶出別同邸已與澈同斬於西市四明李猷收

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不識皆爲

之涵涕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見尚書右丞許翰言

乃詰其不關白示愠色歸過用自解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畱無益也力

求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畱綱者東戮西市吾廟堂

可乎爲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提舉洞霄宮

後復召不

至卒於家翰字崧

綱去國而招撫制置二司皆罷招撫

老世州襄邑人

使所落職投嶺南

所青州人

諸規畫咸廢東京畱守澤憤然

卒命杜充代。盡反其指。注群盜充斥。金復入。駕東幸。而
兩河郡縣相繼淪陷。不復矣。嗚呼。南渡初。祖宗德澤在
人。雖薄海板蕩。而混一之勢未遠也。虜憤國讎。憑溢于
民心。而忠定中興議。恢恢乎規宇內。以爲略。雖合垢之
道稍隘。而棟幹已壯矣。宗留守忠謨武畧。殷殷填填。聲
振于朔戎。乃險虜詆訾。宜需者迫使前。宜夾者掣使後。
當敵則怯。嫉賢則勇。務使用而不效。扼腕以死也。傷哉。
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蓋自古
憤之矣。當是時。潛善伯彥並爲左右相。日嬖阿爲蒙蔽。
而潛善妒媚甚。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

於議和遺粘沒啗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驚盜兩河青齊郡盡陷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三年春二月天子在楊州聞之大震駭卽被甲乘騎徑瓜州渡江惟護聖率王淵張俊數人及內侍康履從暮至鎮江時潛舍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方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出乃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籍無不憤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辯其是非而首已斷矣太常少卿季浚奉太廟主以行帝

次杭州以臺諫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

尋落職安置英州死梅州汪

伯彥知洪州

落職居永州

而贈陳東歐陽澈官初王淵事帝

於潛以見信爲御營統制董江舟帝自揚如鎮江如杭舟不具扈軍不能濟衆怨之遷簽書樞密院事諸將籍籍苗傅自以世將尤不平劉正彥以招劇盜有功賞不酬怏怏又內侍康復藍珪等怙恩用事陵諸將諸將恨嫉於是傅正彥與中大夫王世脩等謀作亂伺王淵朝斬之梟首行闕前分捕諸內侍殺之履走宮白帝統制吳湛引傅等排闥入帝登樓呼傅正彥前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非人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

王淵遇賊不戰走渡江以結康履登西府有心感怨淵
誅已更乞捕康履等誅之謝三軍帝不得已命執履與
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齶其肉猶不退問之曰陛下不
可奉宗廟請立皇太子而請隆祐太后同聽政時子男
生二年矣帝立遣內侍迎太后太后至諭衆曰自蔡京
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開邊釁致亂今皇帝無失德獨
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逐矣今強敵在外欲令我以
一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其何以令天下乎傳等不可
太后顧相勝非曰今日事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造膝白帝姑如所請以已難而徐圖其後可也

是詔傳位太子。退居睿聖宮。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改元

明受。赦傳正彥等各進官有差。

明日傳正彥議淵聖至尊請帝稱皇太弟幼主

稱皇太姪。詔天下中丞鄭穀持以爲人君位號何容輕變行之爲亂常逆天必召禍傳正彥屈乃寢勝非言故事母后垂簾須二人並對此承平所守也今國多故機務煩請令臣僚得獨對而引傳黨一人上殿釋其疑太后私語帝曰賴相此人儻合汪黃在此債矣赦書至平江禮侍郎張浚時視

師平江命守臣秘不宣曰是必有變已得傳等所傳檄

讀之乃慟哭謀起兵張俊亦知其僞也引所部詣平江

謁浚浚與相持泣遂定計赦至江寧制置使呂頤浩曰

是必有變其子抗曰信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此何時

顧遜位幼冲乎變無疑也卽遣人詣浚相結約然猶未

敢頌言討之也會韓世忠以承宣使繇海道赴行在浩
聞之喜曰世忠來大事濟矣因白浚遣書招之世忠得
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見浚慟哭曰今
日之事世忠與張俊任之公無憂於是令世忠帥兵前
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今上在賊中不可急急恐有他
變宜趨秀州據糧道大軍需並進

傳正彥徽世忠以兵赴江陰世忠諺以好

語報之言所部軍勞憊乞前赴行在時世忠妻梁氏在
在欲拘以爲質相勝非給之曰世忠以好來不若急遣
梁迂之厚薦撫庶可懷其心傳等以爲然白太后召梁
氏入封安國夫人而遣梁入謁出卽疾驅去一日夜會
世忠軍既集浚騰書言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
秀州

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擅廢立主謂之大逆不道大

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而大遜。誰爲爲之。
願從諸將擊。擅廢立逆不道者。傅等懼。乃遣苗翊馬柔
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赴鎮。誣浚欲危
社稷。責授黃州團練使。安置郴州。願浩將至平江。浚輕
舟迂之。願浩曰。曩願浩諫開邊幾死。已任潛輓。陷腥膻。
又幾死。今得死所矣。於是命韓世忠將前軍。張俊翼之。
游擊劉光世殿。而願浩浚總中軍。且上書請天子復位。
傅正彥乃大恐。相勝非給之日。平江師所爲動者。以廢
立故也。今率先百官六軍。請上皇反正。則平江師無名。
行自解矣。盜信之。命王世脩具復辟狀呈太后。太后喜。

卽手札迎帝還復位。尊太后曰隆祐太后。以苗傅爲淮

西制置使。劉正彥爲副使。賜鐵券。復建炎紀年。召願浩

浚爲樞密使。大軍次秀州。願浩諭諸將曰。今名反正而

賊實握兵居內。勢不得申已。賊不除。必且以惡名加我。

翟義徐敬業事可監也。遂進師臨平。敗賊軍入關。傳正

彥出走。翊柔吉軍臨平。背負山前阻水爲陣。中流植鹿

角。梗行舟。世忠舍舟戰疾力。張浚劉光世繼之。

賊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而不被數矢者斬。於是士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

待。世忠瞋目大呼。挺白月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

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走

浦城。入關。願浩浚入見。伏地泣待罪。帝慰勞。誅爲逆者。而定

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逆甚。尚留朕肘腋。

能先誅乎。世忠卽以好謁湛。執湛手。折其中指。立繫之。

與王世修俱斬于市。已世忠自傳正彥爲逆。帝失位。僅討傳正。彥禽之。送行在。伏誅。

閏月而反正。本二賊無深計。亦浚願浩世忠協忠之力也。於是相勝非入見。帝言曰。日臣遇變。義當死。所爲不死者。圖今日事也。今事定。臣請從明。受之誅。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願浩。張浚。今有廟社功。問孰優。對曰。願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然此舉浚王之矣。出知蔡州時浚建

議言。中興當自關陝始。而地廣莫。四達可控御。莫大於荆湖。臣請以身任陝蜀之事。而願浩扈上。蹕武昌。填之。別遣大臣與世忠鎮淮東。令聲勢聯絡。乃下詔。願浩爲尚書右僕射。扈蹕。浚爲樞密使。宣撫京湖川陝。開府。秦

州。

初汴京破，迫二帝及宗室北遷者，范瓊又佐佑張邦昌最力，及是自洪州入朝，帝畏之，以爲御營司提舉。

浚將赴川陝，與樞密簡詳文字，劉子羽諫誅之，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令皆甲而來，招瓊及張浚、劉光世詣都堂議軍，爲設食，食已，子羽入庭下，取黃紙趨前，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出。子羽顧左右，擁致竹籬中，以後兵衛送獄。光世出數瓊罪，撫其衆曰：「諫止瓊，汝輩固天子親軍，無預也。」衆投刃曰：「諾。」已分隸御營五軍，瓊伏誅。既行，願浩以武昌道遠，浚乃發建康，當時是朝廷一清。

饋餉難欲毋行，會臺諫陳武昌有十害不可都，而杭邊

東海險可倚，以爲固，遂升杭州爲臨安府，欲定都，而金

分道人日迫，命劉寧止充江淮荆湘制置使，奉太后如

洪州，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駕指揮楊惟

中將萬人宿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已

順沿日。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爲邊面。雖鄂岳庸愈平。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於胡俗異治。自古初來。未始有以北狄帝中國者也。念獨以讎宋室至深。在不共戴天。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得之。而趙氏可滅。因立異姓主中國。得遂撫有之也。及是覘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

東規蹙宋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黃入
江西蹙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命劉光世移屯江州。爲
控扼。而光世不設備。金師至。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繇
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太后徑泰
和如虔州。以免。而兀朮東渡江。入建康。畱守杜充叛降
金。充是充以韓阿得董潛善意。薦守舊都。金至。棄城遁。
替善庇之。同知樞密院已遂爲右相。至是。天子倚重
充。而充獨誅殺浚果。無謀畫。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
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朮渡江。
乞降拜馬首。而
兀朮入建康。帝恐問計。相顧浩進曰。敵習騎。計不能

乘舟楫。與我競。又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
退。復反。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於是自臨

安如越如明州。金陷臨安。帝航海。金陷越。屠明州。迹帝
舟于海。帝復如溫。移台州避焉。是歲四京盡沒于金。而
兩宮幾殆。然是時。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恥
深痛。以武力自奮。又喪亂久。狎於戰。人輕死。敢鬪。而中
國兵日益精。於是浙西制置使韓世忠。扼兀朮江中。統
制岳飛。以步卒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兀朮大困。而自
是不敢復窺江。先是帝在浙東。召世忠入扈。世忠以敵
不能久。當北歸。請留江上。得扼其歸。急
兀朮襲帝所于海。不得。署明州。焚臨安。進屠平江。欲北
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鎮江。逆之矣。兀朮遣使為期。日
會戰。世忠報許。謂諸將曰。江中地勢高。可瞰形勝者。金
小敵必登以覘我。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
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
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出。伏奮起。突擊。獲其兩騎。其

三騎急策馬而馳，中一人紅袍王帶，驚墜馬，復跳身上，乃得遁。詰獲者，則兀朮也。已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鼓士殊死戰，所俘斬甚衆，敵終不得渡。於是兀朮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世忠軍連艦出，金師前後者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朮大患之，或謂之曰：「老鸛洶，故道雖湮塞，若鑿之，秦淮可通也。」通秦淮，可絕江而北矣。兀朮從之。一夕而渠成。先是，兀朮自建康躡之於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衆，率所部自建康躡之於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中土軍首領四十餘，釋不殺，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恐爲敵用乎？」與結約，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因縱擊，大破之。駐馬鍾村，金所籍中原兵呼岳爺爺爭降附。及是，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遣百人衣黑衣斫營，金軍驚自相擊。至旦，次龍灣，邀擊于新城，又大敗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會捷，懶自濰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濟師。於是二酋軍江北，兀朮軍江南，而世忠以海艦順金山下控其中。豫以鐵縋貫大剄，授健者以待敵。明日，敵舫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沒者釣一舟，曳沒之。兀朮窘甚，求會諸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者聽矣。」兀朮語塞，又數日，兩會。

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持去。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於是。有閩人教之曰。南船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第於小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糲漿。俟風息。則出。而以火箭射。其箬篷。卽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緡。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潰。土焚溺。自救。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僅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衆。凡四十八日。乃敗。兀术旣濟江。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縱焚掠。渡宣化。而去。統制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是歲。金徙之。金人自是亦回聽易慮。不復敢輕渡江矣。

二帝于五國城。止。叛人豫爲齊帝。明年。陷陝州。宣撫浚迎戰于富平。敗績。浚退保興元。金以是有關陝。已虜戰和尚原。而敗。攻饒風關。又敗。入興元。待制子羽。統制玠。夾擊之。又大敗。自是不敢復窺蜀。

浚受命治兵於興元。上疏言。漢中前控六

路後據兩川左通荆襄之賦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其必基於此謹積粟理財待巡幸劉子羽者崇安人忠顯公齡子也宣和末齡帥浙東子羽以羸卒數百佐父破睦賊數十萬齡守真定金人寇子羽從死守金城齡死難子羽執器盡毀除秘閣修撰知池州及是從浚辟參謀軍而子羽薦趙開以爲轉運使總財賦開善理財見浚曰蜀民力盡矣卽錙銖不可復加獨權貨稍有贏而爲貪賴者所乾沒請收之紓一時之急浚曰善於是開彈慮於食貨紮禮無遺策而軍用以饒以隴西人吳玠爲統制玠弟璘掌帳前親兵儲糧練兵規五年而後動會金兵萃淮上浚懼其復撓行在也欲出兵孫同鄜構其虛牽制之子羽以非本謀爭必毋動不聽而兀術遂自六合引兵西赴陝浚聞兀術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使及吳玠之師四十萬迎擊之王彥諫曰金陝西兵將情未之通也一不利卽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閬興洋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共擊之捷卽蜀完卽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不聽進次富平而婁室軍驟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待敵諸將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虜有騎不得施何以徙爲而虜輿柴囊土平行進薄諸營劉錫力戰

劉錡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趙哲軍先奔，衆遂潰。後退保興元，已奔閬輜重焚棄殆盡。閬隴六路盡陷，惟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存。川蜀大震，後召趙哲斬之，竄劉錡合州。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金乘勝規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獯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之久矣。道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未敢遽窺。今不堅守險，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與關中聲勢絕，不復相聞。後豈可悔哉？推當留興州，招集散亡，召諸將守阨塞，繫關中之望，而內安全蜀心。」後曰：「善。」子羽卽請以單騎前至秦，召諸亡將。諸將皆來會，得十餘萬人，稍復振。命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收散卒，扼和尚原，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固蜀口。玠命弟玠別屯原上爲犄角，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保全蜀。玠曰：「我保此，敵不敢越我而西，是所以保蜀也。」初，玠軍鳳翔，有恩至是，鳳翔陷，民感其遺惠，夜相與輸芻粟助軍。玠償以金帛，民愈益喜，來輸者日益，金殺之。令保伍相連坐，不能禁也。乃引去，明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軍先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更戰迭休，金敗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

金自起海上，狙常勝無北。及與玠戰，屢敗，憤甚。於是兀
木會諸酋兵十餘萬，期必克。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
珠砦夾澗，前進薄和尚原。玠與諸將選勁弩分番射敵，
不得間。玠度其道遠，餽餉難，則以奇兵抄絕之。虜果困
欲走，乃設伏於神全而待。虜退，伏發，軍大亂，縱擊大破
之。兀木中流矢，亟剝其鬚髯遁。是役也，玠與璘以散卒
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玠召諸將軟血盟，勉
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故能有成功。又明年，金欲出奇
爲功，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綏玠，令游騎出熙河
綏別將關師古而撒離喝自商於取道上津，攻金州。趨
梁洋。時劉子羽守興元，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
玠難，玠自河池，一日夜疾馳三百里至，以黃牋遺敵曰：
大軍遠來，其無乃渴乏，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
曰：爾來何神也？已大戰，金人披重鎧，仰關攻，一人先，則
二人摧其後，先者死，後者繼，凡六晝夜不得間。玠軍弓
弩壘石，伺間發，金人死者山積。已乃覘得祖溪間道，繞山
饒風關後，下關，關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
不可，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
亦焚興元，保大安之三泉，而撒離喝入，與元子羽從兵
不彊，三百與士卒取草萌木甲而食之。遺玠書與訣。玠

時以仙人關亦急欲毋行其愛甥楊政立軍門大呼曰
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節使負劉待制政等亦舍節使去
矣玠謝不敢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共守三泉玠曰關
外蜀門戶不可棄也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
干拔上寬平有水築壁壘移軍未成而金師至子羽據
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也子羽曰吾
今日必死於此於是諸將與共守窮不能奪而去時張浚
欲退保潼川子羽亟書止之曰子羽在必不使金人得
南浚乃止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金深入餉
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以食而子羽玠腹背邀擊之
金卒歟傷者十五六又疫滿作乃退玠躡擊大破之金
墮崖澗歟者甚衆子羽謀邀之武休不及餘不能自拔
者悉降是役也敵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於是金知蜀
不可猝得據鳳翔營田爲恃久計不復謀入蜀本蜀所
以全者玠子秦檜者姦人也故從游御史酈游問程學
羽二人力也

酈以爲荀文之流靖康中虜陷京師議欲立異姓御史
馬狎請立趙氏後檜爲中丞實首事因被執北去金主

吳乞買悅之。以賜其弟撻懶。遂爲撻懶使。爲參謀。爲行軍轉運使。及是。兀朮入寇。數困。知中國未易以猝定。念欲和。而檜自金來。赴漣水軍。言殺金監守者。航海來朝。士籍籍言檜與何桌孫傳等同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三千里。踰河海。乃至安。得殺監守。獨南。又安得盡妻子家屬。借來者。頗疑之。然空語億逆。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信其靖康中大節。以爲忠。力薦之。帝召見。首奏所草與金求和書。以上帝大喜。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誠喜得二帝及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卽拜禮尙書。已。遂參大政。檜旣用。宣言中國人惟

當着衣嚼飯。圖中興。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之。檜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稍聞上。因得相。既相。問二策者何。則曰。臣謂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深中其說。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爲然。金在靖康中。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輒止之。未嘗遣一介報聘。及是韓肖胄亦以金使來。請畫江益劉豫。而還西北士民之在南者。與檜語適合。於是識者始知金憚宋將武兵勁。撻懶實縱檜還。入中國爲內間。令撤國衛主和也。當是時。相願浩與檜並相。而檜欲傾願浩。

獨專政。會頤浩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風臺臣言。周宣王以內修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蠡種分職。成霸。則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內外。圖恢復。功於是。頤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士七十餘人。以從。檜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賢。列清要。而天子好春秋。於侍講。胡安國說春秋。津津入也。有味乎其言。而安國信檜特深。已。頤浩知爲檜所賣。則大恨。欲去之。間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會頤浩薦朱勝非代開府。命下。爲安國所持。改侍讀。安國復侍綠黃不下。於是臺臣言安國偃蹇不盡。弄

邀君欲徼徼罪坐行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不報。坐植黨專權罷。榜其罪朝堂。云不復用。而臺諫從官二十餘人坐檜安國黨皆罷。當是時。願浩主恢復而疎檜。主和而險。又罪狀未暴著。海內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也。而逐之。檜藉資得自附於仁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兵抗虜。雖時挫衄。而全蜀按堵亦其功。朝議疑浚殺趙哲。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伺蜀。未敢遽離鎮。而疏似不任。於是中丞辛炳率臺臣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奉祠居福州。子羽徙白州。願浩

柄國時。越法有縱舍。蘇湖地震。泉州水。不以聞。爲臺臣

所糾。亦罷奉祠。

顧浩字元直。齊州人。

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鼎除

知樞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又故輕其權。鼎條便宜。

復爲所沮抑。具疏言。頃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

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臣

主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被竄逐者。則勢使之然

也。夫專黜陟之典。托不御之權。則小人之不安分者。競

生心希冀。謂爵賞可立徼也。少不如意。則缺望生而讒

構滋起。當其時。蜀人士至。醵金募人。詣闕爲誹訕。又遠

且千里。將何道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

涉爲戒。今臣無浚之功。勤而尸浚之職。仕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也。帝爲悚然。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至。舉朝震駭。鼎陞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逐留相朕矣。於是勝非去位。而鼎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退屈。敵氣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大師。趨常潤。督諸將。乘未集。擊之。必勢捷。卽不捷。敵遠來深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故。屈已請和。而彼肆

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隱忍也。以孟度爲行官
留守。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
使。胡松年撫江上。劉光世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
各自便避兵。遣後官自溫州泛海如泉州。畫既定。鼎賓
佐喻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大師臨江。兵氣自倍。
始其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
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何可必。唯灰生以之耳。樗
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荆浙。
簡諸道兵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稱
善。卽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

劉豫景州人。舉進士。建炎初以

薦知濟南不欲行請易東南一郡不得怒退嘻笑曰必
我行何詎福也是冬金攻齊南豫殺其將關勝叛降金
金以爲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以其子麟知濟南金
主命兀術擇可至中國者立之以軼宋議所立豫以重
寶賂撻懶得之立爲帝國號齊都大名建百官追帝于
祖考已遷汴奉祖考于宋太廟發塚椎劫厚賦歛民不
耶生事聞凡仕豫而家屬在東南者厚撫之至名爲
大齊冀紓難而豫愈益悖及是誘致金與分道人寇帝
發臨安次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
戰今兵未集而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
獨遣其子來寧當煩至寧耶帝乃止下詔暴豫罪于六
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
師大振而韓世忠勒騎兵大敗金于大儀時帝手詔召世忠守備旨
切甚世忠感激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使統制解
元守承州亟引兵趨大儀當之伐木爲柵自斷其歸路

示士卒必死。會遣魏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卽下令撤炊爨。移軍良臣問故。世忠曰。適有詔移屯平江耳。良臣去。世忠度行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晁吾鞭所嚮。於是引軍出大儀。勒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共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軍將聶兒字董問南動息。具以所見對。李董大喜。卽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軍別將擁鐵騎。過五陣而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金軍驥亂。我軍持長斧上堪人胸。下斫馬足。敵騎陷泥淖中。師疾前。蹙之。人馬俱斃。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牧亦敗。金人於鷓鴣口解元。至承州北遇敵。設水軍夾河陳。一日十三戰未決。世忠遣將往援。又大破之。追至淮而還。時健懶屯泗州。兀朮屯

竹塹鎮。爲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守。荆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復在此。山沒

所下書示之元术。掌爲世忠。浚所挫僅免者。則氣奪色。
變會雨雪。餉不繼。野無所掠。遂宵遁。世忠追敗之高坂。
而豫衆亦遁。浚還。執鼎乎。謂曰。此行舉措甚合人心。鼎
曰。喻子才之功也。時朝議於邊江空闕處增設兵爲後
事防浚曰如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
漢交兵時漢獨駐兵般澗間楚不敢越境而西前太原
卡陷粘罕兵不收卽渡河卽其事也豈必還數千里之
地盡守以兵於是命韓世忠屯楚州圖淮陽劉光世屯
而後爲快哉
合肥招北軍。張俊楊沂中練兵建康。規盱眙。岳飛中襄
陽。窺中原。而浚時四出視師。撫循之。明年浚視師潭州。
制置使飛破楊太洞庭湖湘平。又明年視師鎮江。命俊
屯盱眙。沂中屯泗州。時浚鼎竝相。驩然相得也。諸政事

先後及人才當用者條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

任職者率天下之望時號小元祐金退時詔前宰執各議攻戰儔禦措置緩

懷之器以上前相綱提舉崇福宮具疏言臣竊觀六朝

之所以能保有東南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

也今當於淮甸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

以揚州爲帥府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

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以湖北財用給

之開營屯田假以歲月而攻戰之務悉委之淮東西帥

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帥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

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規模先定軍政既修合戰守爲

一事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可坐而致也夫萬乘所居

必擇形勝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居中制外以興起事功

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舉天下形

勝固莫如關中而舊都未復駐蹕東南則建康矣願詔

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營壁粗成規模以待幸蓋

有城池而後人心不恐有官而後政事可修有營壁

而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西北人民皆陛下

赤子祖宗涵濡休養百數十年其心豈嘗一日忘君上

哉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自歸耳、今天威所臨、中原震動、當必有襁負而歸、願爲內應者、惟陛下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納、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故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民力困、而中興未效、則和議之爲術、踈而退避之爲禍烈也、幸天啟宸衷、頓悟前失、六飛一奮、將士霆發、北軍數十萬之衆、震疊宵奔、而不敢南向、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故知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敵騎南牧、如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遠冒風濤、憂險萬端、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古者敵國害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此其處心措慮、爲何如者、卽我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也、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輶車往來、上氣盡索、而虜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可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直

如此而已。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有害。願自今以往。勿復遣使。惟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先復大業。此最上策也。抑臣聞朝廷根本也。藩方枝葉也。根本固而後枝葉繁。朝廷腹心也。將士爪牙也。腹心壯而後爪牙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明是非。公賞罰。爲之本。帝賜詔褒答。而不能用。初。綱旣以張浚論罷相。浚居福州。始信然其忠及入相。薦以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罷。已復除湖南相。願浩論其縱暴無善狀。又罷。卒贈少師。諡忠定。朱侍講熹曰。綱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福。讒間竄斥。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確乎其不可奪。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又明綱字伯紀。其先世邵武軍人。後遷無錫。爲無錫人。又明年。帝如平江。相浚大集師討豫。豫告急於金。請濟師。時金主吳乞買卒。國六立大祖之孫合剌爲帝。易名曹矣。召諸將計事。蒲蘆元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開疆保境。令我得安。民息兵爲屏蔽也。今豫進不能攻。退不能守。

而兵連禍結。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不可許也。前歲以豫故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金主遂不許。遣兀朮提兵黎陽。名應豫實觀釁。豫自發兵三十萬。遣子麟。繇壽春趣廬州。犯合肥。姪猗取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趣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大師入寇。鎮將張俊。劉光世。憚賊銳。請保江。朝議命岳飛撤襄鄂兵。東防江。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淮南大江之屏蔽也。儉等戰淮南。則無爲保江。令渡江。則無淮。而長江之險與賊共矣。且賊得淮南。因糧藉資。江其可保乎。岳飛爲襄陽藩蔽。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

旨舍廬州趨采石矣。浚令呂祉馳詣軍令曰：「有一人一騎渡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前禦敵，形立勢具。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猊軍至淮東，爲世忠所扼，趨定遠，麟從淮西繫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俊軍順昌，扼之。猊犯定遠，欲趨宣化，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擊，又敗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前阻陳，軍却。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方駭視，張宗顏忽自泗水來，背擊之。賊大崩。猊與數騎遁，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已二相顧以間而隙相鼎，去位相浚怒，制置使飛語拂意，遣判官張宗元監其軍。飛乞終喪去。浚分淮西爲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制。而副淮將鄭瓊以衆叛降豫，於是詔罷都督府。浚引咎求去，得奉祠。

浚既去言者至引漢武誅王恢事爲比。欲遠竄而趙鼎
再相請下詔撫淮西。帝曰。未也。俟行。遣張浚乃發。庶稍
厭其心。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
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不相掩。遂內批謫嶺南。鼎留不
下。詰旦約同列營解。帝怒未怠。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
策耳。凡人計慮孰不欲萬全而恒失之者。智不足故也。
儻因一失。遽寘之死地。異日孰敢爲陛下任事者。乃以
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尋安置永州。靖康中金議立異姓。
浚與趙鼎並逃太學。
中不與議及並相相得甚驩也。浚在軍遣參軍呂祉入
奏事。祉誇肆鼎抑之。祉以爲憾。構之浚。而二相始郤。及
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蹕臨安。浚入見曰。天下事不倡
不趣。不爲不成。二三歲間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始振。而

民心頓回。正當蹕建康。北望中原。庶幾乎激忠起懦。使
三四大帥。不敢懷偷惰苟容之心。還臨安。則有職解體
異時欲振起之不能矣。又言劉光世在淮西。耽酒色。不
任將。語恢復。則氣息佛然。請罷其兵。禹以爲光世世將。
吏士多出其門。不宜罷。以遂大將。禹言於帝曰。臣初與
浚如手足。以呂祉聞而睽隙開矣。今浚成功。願陛下得
任使令。展盡底蘊。臣當去。於是禹去位。浚獨相。而意稍
安。尋劉光世既罷。軍浚欲以王德代將。呂祉以督府參
謀。爲都監。會制置使岳飛奉詔詣督府計事。浚問之。飛
曰。王德鄙瑗素不相下。一旦樞之在其上。勢必爭。呂尚
書不習軍。恐不足服衆也。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宣撫
飛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
中名位與德等。德不能馭此軍。豈沂中能乎。飛以浚素
信已。故盡言。而浚意大忤。艱然曰。吾固知非太尉不可。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爲念哉。
即上章乞解兵柄。以軍委張憲。步歸山廬。母墓不起。浚
怒。奏飛意在得軍。陽求去。爲要君。以張宗元監其軍。無
何。王德鄙瑗果列狀交訴于御史臺。軍之爭。詔召德鄙
建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呂祉至軍。謝
駿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能立功。雖大過且闕畧。況

嫌乎。當爲公辯之。璦感泣。事小定。而社乃密奏乞罷璦。及統制勒賽兵語洩。璦令人遮社所。上書盡得之。大怒。會聞朝命召則大懼。諸將晨謁社。璦神出文書示軍中。矯殺統制張璟。劉永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社大驚欲走。不得。璦遂帥所部四萬人擁社北渡淮。降劉豫。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罵曰。死則从此。又諭其衆曰。豫逆賊。爾軍中豈無豪傑。顧盡從。則璦反。降豫乎。璦恐搖衆心。遂殺社。策馬先渡。衆從之。而淮西爲豫。中外大駭。於是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初。鼎浚並相。朝士相慶。喻樗曰。一人宜留。一在樞府。則兩府鈞退。而爲之繼。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相。一不合。無爲害其後矣。至是果然。方浚相。王恢復。而天子傷上皇。及宣和皇后春秋高。不得歸內。深念欲和。思秦檜言。復其官。相浚亦悅。檜薦以爲侍讀。已親幸說用檜。日夕爲上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豈可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薜還自金。實始聞。

上皇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遷尊宣和皇后爲
皇太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卽日以檜爲樞密使。恩數隆
厚。已倚以爲相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衄。無益於抗
宋。有損於國。廢之矣。初劉豫黜粘沒喝高慶裔得立事
二人特謹事兀术及諸將多忌戚
憾之。已高慶裔以誅處。粘沒喝以憂處。而豫師屢衄於
是。金議欲廢豫。豫未之知也。復請師。捷懶兀术者乃宣
言南侵。實襲之。將至汴。先召豫子麟至軍。遂擒之。馳入
汴。從三騎突入宮。得豫與偕。至宣德門。乘以羸馬。環露
刃夾之。囚金明池。已制置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浚
徙豫及家屬於臨潼。

豫廢。國無主。可乘宜長驅取中原。皆不報。而王倫者使
金。以檜書私於捷懶。得許和。許歸太后及梓宮。帝聞乃
大喜。畱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

二三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爲歲。

夫是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先是王倫以祈請使諸金見止及是粘沒

喝欲因以爲成。謂倫曰。北山國遣使來。意指多不協。侍

郎傳語欲議和。豈江南情實乎。抑侍郎自爲此言也。倫

曰。使事有指。卽不然。倫來何爲。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今中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願元帥深計之。粘沒

喝低回不答者久之。已忽至館中。縱倫歸。議和。倫還爲

上言。金人情爲甚悉。相與浚以爲誣。久不遣。至是始詔

以爲奉迎梓官使。復如金。至會寧。見金主。皆謝廢劉豫

次。致使指而倫使。金時帝使檜通捷。懶求助。冀得和。於

是捷。懶言十金。主以逆豫舊地盡與宋。遣倫及其太原

尹烏陵思太常卿后慶來報命。濱行。捷懶送之曰。好報

江南。今廢豫道。路無重。可和矣。倫歸報。廷臣有引分羹事。曉譬者。帝輒蹙

曰。朕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

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見至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

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見至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

忠庸何傷。乃獨畱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額與臣計。臣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三日。檜獨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書顯請和。於是設疑似。傾相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爲患。勾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爲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第擇人爲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御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於是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玘。尹焞。梁汝嘉。御史方廷實。謁職胡理。朱松等皆

以國大讎爲辱不可和。和必屈已。一屈已。則上下離心。國何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我。又何以自存。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大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大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逆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自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夫帝秦之虛名，以天下大勢有不可也。願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棗階，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典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上讜議，胥激憤，雖帝心亦頗慚忿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攝冢宰，詣館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導以從，遂納書禁中。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報金。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待君矣。」開口儒者所爭者義，苟非義，高爵厚祿。

非願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乎？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忤之。如檜但欲委曲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范如圭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萬世笑矣。於是爭者並斥外，而編修銓以鼓衆劫持，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銓書於木，流袁州。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謫安。

遠承處焉。故相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
劉豫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
省。當是時。檣以母后故。入天子在腹。獲其心。而其時爭
者。獨言虜謬爲和。款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不可復。太
后終不可歸。而不悟。金憚中國。實欲和。倫固得其要。願
以來也。始與檣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
及豫敗。虜度中國難制。又欲盡舉齊故地而委之。北金
使歸朝。得舉朝所上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
輕也。於是和益決。許歸師。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州。曹州。
等州。及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爲和。九年春。以金和肆言。

命王倫爲交割地界使。遣周聿方庭實爲宣諭陝西三京使。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旣歸。九廟入陵咫尺在望。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判宗正事士儂。兵侍郎張燾。詣河南告祠士儂。出蔡頴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得復爲宋民。爭導入栢城。時自昌陵而下。皆發掘士儂燾塚。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燾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餽。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儂封延安郡王。於是和議大定。群臣加爵賞有差。明年金撻懶與蒲盧虎謀反。皆伏誅。於是兀朮以二

人者。陰與宋結。主割地誤國也。排之爲已功。遂盡倍前議。拘王倫河間。倫不屈死。而遣副使還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書。而大舉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驟發。遠近震恐。檜以言不讐。乃大懼。億帝必且召故相浚用之也。患之。遣其黨馮檣。嘗帝意。帝中檜夙昔言。怒浚深。勃然曰。寧亡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喜。又使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已。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於是眷倚檜不衰。檜乃上疏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主割地講和之議甚。

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捷懶死。事幾已變。願陛下臨江上督六師親征。於是陝西節制吳璘敗金扶風。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留守劉錡敗金順昌。兀朮走汴。岳飛敗金人京西。復河南諸州郡已。又擊兀朮鄆城。幾獲之。金人氣奪。時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東京留守孟昶。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陷。撒離喝入同州。趨求興軍。遂進據鳳翔。四川權宣撫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孫渥言河池不可守。必退師。吳璘厲聲折之曰。渥懦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指所居帳曰。吾必死于此。還諸帥據渭南要害。金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撒離喝使鶻眼郎君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又進拔虜所築三城。獲將撒離喝。自以師來戰。百通坊又大敗。而金困于隴。世將常州人。宿魯孫也。方金歸東京時。詔護軍劉錡充東京副留守。將所部軍携孥行。自臨安

涉江、絕淮抵渦曰、方食、忽暴風、援所坐者幄、鏑曰、此賊兆也、有暴兵、卽下令兼程前、已聞金敗盟南下、乃舍舟遵陸、抵順昌、諜者言東京已降、金不守矣、順昌守陳規入問計、鏑曰、君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鏑曰、可矣、乃歛兵入城、爲守禦計、部將請以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以精銳爲殿、宜可達、部將許直又清者奮曰、大尉奉命守留京、軍士扶老稚而來、避而走棄、父母妻子則不忍、俱行則難達、敵鬪而從、將珍何避之、不如戰也、鏑大喜曰、信吾本赴官、東京陷而吾全軍乃在此、則天也、今有城可守、糧可食、柰何公之、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寘家寺中、門積薪、設守、曰、脫不利、卽燔吾家、於是士咸奮爲戰、守備婦人礪刀劍、爭呼躍、願歿敵時、守備闕然、鏑取車輪、轆埋城上、撤民戶扉、周蔽之、傳城築字馬垣、穴垣爲門、而清野以待敵、凡六日、粗畢、而金游騎已涉潁、抵城手矣、擒敵將詰之、云韓將軍營沙窩、距城三十里、而軍鏑、復遣千餘人、擊殺之、嚴明、金烏祿以兵三萬、與爲龍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鏑大開諸門、延之、虜疑不敢近、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射、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而鏑用破敵子翼、以神臂弩、自垣門射之、命中、敵小却、則以步騎蹙諸

河破其鐵騎數千金氣奪乃移砦東村去城二十里鎬募壯士五百薄暮斫其營金復却復募百人往詣衙枚鎬笑曰無以爲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燁燁見辮髮者輒熾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測於是終夜自相擊積屍盈野明日退軍老婆灣於是諸將言今戰屢捷而衆寡不敵宜乘勢具舟楫南歸無遺大敵擒陳規曰朝廷養兵百十年正爲緩急用况敵氣已挫軍稍振何謂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進無退也鎬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近元水非久必且至軍一動即蹂藉死耳死不足惜而敵侵軼兩淮震驚宮闕如譏國事何吾必死於此衆乃頓首曰惟太尉命時元水將十萬衆軍東京矣聞順昌失利大恚即索靴上馬麾所部畢從過淮寧敕宿留治攻具備糧糗獲鎬所遣者謀問帥何如人謀如鎬夙戒曰太平邊帥子耳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京幾毋生事元水喜置鵝車砲諸攻具不用而械二人者以歸又各以文書一卷繫枷端鎬懼惑軍心立焚之於是元水不七日至敵下責諸將器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敵行自見元水不信曰彼邊帥子喜

聲伎何知兵、會鏑使約戰、元木怒曰、劉鏑何敢與我戰、
 以吾力視順昌、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使者曰、太尉筭、但
 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以
 濟師、濟而戰、能否可決也、元木嘻笑曰、諾、乃下台明日
 府治會食、遲明、鏑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而潛遣人毒
 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毋河飲、飲者斬、虜旣
 陳、衆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鏑曰、擊韓雖利、然元木長
 勝、兵力乃全、不可當也、當先擊元木、元木破、韓不戰
 走矣、時天大暑、虜遠來、不解甲者七晝、直憊矣、鏑軍皆
 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坐餉、如平時、虜晨氣盛、鏑按兵不
 動、比午、虜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益困乏、逮未申、間忽
 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
 之、統制趙檜、韓直被數矢、血戰戰疾、力、士殊死、鬪虜所
 爲、拐子馬、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鏑引卒
 陷陣、入、縱刀斧亂斫之、虜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
 夕、平地水深者丈餘、元木拔營遁、還汴、不敢復窺淮、初
 河北軍有告官軍曰、我輩故左護軍也、無鬪志、可殺者
 兩翼、拐子馬、爾故專力萃擊之、而勝、捷聞、授武泰軍節
 度使、進宣撫判官、是役也、鏑兵不盈三萬、出戰、僅五千
 人、敵十萬衆、以數衄、敵營終夜有聲、城中肅然、即錫六

無聲也。又以逸待勞，故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器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稍燕以有棄之而師命不繼，可惜也。金歸河南地時，宜撫使飛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貽敵人笑。帝溫詔慰諭已，金敗盟南下，致拱臺來告急。帝手札趣飛往援，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於是飛剖分諸將所從入，命牛皐、繇汝、穎、李寶、自光、蔡、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規河東。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自以其軍長驅向中原，伐金。於是兀術議以爲諸將獨飛不可當，欲糾合精銳誘致飛，必殺之。於是召所名健鬪僞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等兵逼圍城。初，兀術以勁軍被重鎧，而韋索貫三人馬爲聯，令不得獨進退而致死。號拐子馬，所至莫能當。至是以萬五千騎來，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陳，戒之曰：「不勝，斬汝矣。」而令士卒率以麻紮刀入陷陳，曰：「勿仰視，第斫其馬足。」戰既合，卒縱斫如令。一馬仆，二馬攣，不能行。奮擊大破之。兀術拊膺大慟，曰：「吾自海上起兵，定中原，獨以拐子馬決勝，今已矣。」大恚恨，復益兵以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前覘敵，遇之，即前奮斬其將。已戰，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必速往。」旣而敵果至，雲

以八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師鏖戰。戰疾力。大敗之。兀術遁還。汴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而軍檄陵臺。令瞻掃諸陵。葺治之。於是山砦諸豪傑。爲朝廷守者。皆自援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具得其要害。盡以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所揭旗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軍。頂盆羹香。候師者載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點。亦不能制其下。第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耳。金將來降者踵至。飛大喜。謂諸將曰。今破必矣。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術連破郟鄏。憚中國甚。又悔已爲兵端。業欲和。以莫將久留金。縱之歸。潛以書與檜。令王和檜度帝意。恒怙獨願和。幸和成。信已前畫也。復耳。心爲兀術間。於是諷臺臣請召諸將班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脅和。臺臣請召岳金人銳氣沮。器棄輜重。而北。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可再。機難輕失。幸上裁決。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撤

張浚楊沂中等軍而揚言飛孤軍不可留乞班師至二
日遣十二金字牌趣之還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
年之力廢於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曰我等戴香盆
運糧迎官軍金人具知之相公去我輩無瞧類矣飛亦
泣不自勝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也哭聲震野飛留
五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師間曲處
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爲金有乃力請解兵柄不許
已自廬入覲帝問之第拜謝謝無功而已初兀朮爲飛
所困欲僉軍河北以抗之無一人應者乃慟哭欲棄汴
走有書生叩馬請留者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兀
朮吐曰去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五十萬師汴人日夜
望其至何謂退也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
立功名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何功之有兀朮悟乃
留不攻十一年兀朮脅和陷壽春渡淮入廬州詔諸將
往援王德復和州邵隆復商州楊沂中劉騎復廬州復奉詔班師而廢於是檜陰諉問爲
帝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握重兵分
鎮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也日飛奉詔救淮遷

延不肯行。帝至降玉札敦諭。乃移軍。世忠較有告其陰事。乃上書索較。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爲然。乃用其黨王坎翁計。以諸將連捷。召赴行在。論功賞。豐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比至。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待恩賜自倍。然實奪之權。三宣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隸御前營。已。又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德清遠軍節度使。罷其軍。已。又罷淮西帥劉錡軍。於是中國之武衛盡撤。初。飛以恢復爲已任。爲檜所深銜。而兀朮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亦以較飛不歿。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

飛在諸將中
最少以列於前

振起建駿功諸宿將頗忌之而張俊故嘗爲飛帥雖飛
屈已下之不快也方虜寇淮時飛奏金人舉國而南巢
穴必虛若長驅京洛擣之彼必奔命可破也帝下十札
趣飛往援淮飛方苦寒嗽力疾行俊以糧乏怵之不爲
止抵蘄黃而濠州已陷金聞飛至望風遁授兩鎮節鉞
俊大慙反倡言飛逗遛失濠以爲負皆崑軍故隸韓世
忠檜以昇俊軍吏忿相與爲危言檜捕于理欲以扇搖
誣世忠飛聞馳以告世忠得見帝自明俊愈益憾飛遂
相鼎飛對客太息讀檜奏王善爲師語憲曰君臣大倫
根於天性豈以大臣而忍爲面謾耶檜恨之刺骨以飛
握重兵猝未敢動也旣奪軍乃調諫議大夫万俟卨使
幼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論之罷充萬壽
觀使已復誘卒王俊告飛部將張憲欲爲變還飛兵柄
於是遣使者逮飛父子下獄命何鑄鞠之使者至飛笑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旣就對裂裳以背示鑄自涅刺
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閱實無左驥心大動爲
明其無辜檜大怒改命卨煨煉者月餘於是飛坐嘗自
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秉節爲指斥情理切害虜犯淮
授御札十三不即赴爲擁兵逗遛雲坐與憲書合措置
使飛還軍皆當斬然時御札本言卿苦寒疾爲朕行國

爾忘身。今孰爲如卿者。師還舒侯命。又賜札言。卿小心恭謹。進退不專。爲得體。而雲本無書。於是乃簿錄飛家取御札束之左藏。以減迹而言雲書已爲憲所焚。周內之。冬且盡。未決。檜手書小紙付獄。而飛歿矣。雲憲棄市。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益頌其無辜。爲万候尚所劾。云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尚并劾之。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獄歿。韓世忠不勝忿。詣檜詰其實。檜嘻笑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存。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飛竟歿。而傳成其獄者皆遷官。洪皓在金。蠟書馳奏言。金人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歿。酌酒相賀。而天子不哀。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以守。而亦其可以和也。令徵韓岳劉吳。卽身航海祈請。求延宗祀也。何渠得請哉。乃檜媚嫉以惡之。翦國之衛。報敵之讐。斷喪其戰守之具。以爲和。吁。噫。罪不容於死。諒矣。先是金國書每許歸。

地而持梓宮太后事不發。邀中國陷之。至是乃遣使與
魏良臣偕來。許歸太后。歸梓宮。獨更前議。以淮水爲界。
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帝
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已請和。今信誓
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
以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
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
耳。在本國所爲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也。於是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
金。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至臨平。帝迎謁。抱后泣。

哀動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封秦檜太師魏國公。赦。

於是檜倚金虜自固。權重於天子。天子不能制。縉紳茶

毒彌慘矣。

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棘。瓦礫招來。流散屢敗金州。以成立。至是割畀金隆。戀戀不肯去。

徙金州。猶時以兵出境上彷彿。顧望檜。聞恐梗和。使人酖殺之。初張浚與趙鼎並相。論

人才劇稱檜。引與共政。鼎不謂然。及罷相。帝問代者。舉

趙鼎。帝曰。秦檜何如。對曰。比與共事。方知其闇。檜大恨

及浚得罪。鼎營救甚力。而檜無一言。鼎當國。檜在樞府

一聽鼎所爲。而陽毀浚以爲恭。鼎顧安信之。卒爲所傾

罷。陛辭爲帝言。臣去國。必有以孝弟之說脅陛下者。然

誤國。願勿聽也。出見檜。一揖而去。至是檜幸和議成。收

鼎浚乃益脩前怨。以鼎嘗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爲上言。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臣則不敢願陛下誕皇子。乃定立。於是中丞詹大方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相扇。微無妄之福。蓋冲嘗爲建國謁善。故也。遂徙鼎吉陽軍。遇赦不復用。檜移吉陽令月具存亡狀申覆鼎語子汾曰觀檜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幾無患乎不然禍且及一家乃自書墓中石及銘旌賦詩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後家常山詔許還葬常山衢守章傑者惇孫也怨鼎當國時暴惇罪陽遣尉翁蒙護其器實欲掩捕之搜括平日知舊書疏敗趙氏以媚檜尉燬之乃免前相浚草疏欲極諫。念恐貽母憂。日夕反側不自安。母訝其瘖。問之。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於鈇鉞。不忍不言。

負陛下浚。應詔上疏曰。今事勢如養大疽。子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謹察情僞。備倉卒以安社稷。檜大怒。貶連州。尋移永州。安置李光于藤州。王庶于道州。再貶胡銓于新州。皆遇赦不徙。於是瑞雪賀日食。不見賀本。內有文賀而作太學。築太社。太稷壇。建圜丘祠。高禘。請帝書六經刻于石。行鄉飲籍田禮。置力田科。以文太平。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諸建炎紹興日曆。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輒更易焚棄。而建言私史。淆正史。請嚴禁。坐私撰史。坐毀謗得禍者甚衆。卒察行道私詆訾者。立捕論。晚更

以瘠子損。撰修實錄。宰相子若孫。並領史職。前世未有也。檜性深阻。如崑崙谷。而浮爲好語。悅人。旋棄之。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據相位十有九年。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一善譽。柔佞易制者。一言稍契合。卽登用。稍牴牾。立斥。惟王次翁。閱四年。以敗盟時。論國是爲檜地。畫罷三宣撫司。德之也。凡臺諫。糾劾章疏。皆檜自操筆。密授使上之。士頑頓嗜利無耻者。爭爲用。以誣陷善類爲已功。立久任法。以錮士。士淹滯不得調。開門納賂。富敵國。始帝中懷。見檜謂和必可任。倚信之。而檜操母后梓宮。以密制其命。故

相得甚固。及握權重事。每與帝爭勝。帝所惡覆擢用所。
信立斥。帝孤立。亦中慙。不自堪。省郡州事。惟中中書
省。無至御前者。而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
王氣詩。駸駸乎有將心矣。投獻檜書若詩者。以臯夔稷
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晚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
於一得格天閣。必殺之。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
訖。口微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竄汀州。且行。鼎子汾
送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奏疑有姦。詔捕劾。逼汾自誣。與
張浚李光胡銓胡寅等五十三人謀爲逆。獄具。而檜病
不能署。乃得解。檜死。楊沂中入朝奏事。帝謂之曰。朕今

日始免防檜作逆矣。然憚金贈申王。謚忠獻。

檜常趨朝殿司小較

施全突前欲刺檜。不中。檜引問曰。爾莫心風否。全曰。我

豈心風。舉天下皆願殺胡人。報讐汝獨不肯。故我欲殺

汝耳。自是每出防衛甚設。子熺。覬代相。諷臺諫為言。帝不聽。終廢。然

檜本後絕無子。熺。檜妻兄王煥孽子也。當檜專國時。省

府臺諫皆堦阿。無非其肘腋爪牙者。又檜歸自虜。攘衆

議獨克。封郡王。柄國以功名終。無後患。而沈該。万俟卨。

湯思退之倫。相繼秉國。祖餘說。持和議為國是。而根固

波漫。檜病篤時。召其黨董德元。湯思退。至卧中。屬以後

事各贈之黃金十兩。德元恐檜以為自外。不敢辭。

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然嚴事檜。當是時。金完

一也。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召用。

顏亮已弒其主。亶自帝為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梁勛。

言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斷自朕志。儻獨能贊之成。何得以檜亾。故橫議耶。竄遠州。國子司業黃中使還言。金人治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寺畢備。此必欲徙都。誠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境矣。宜早備。思退怒。謫官禮侍郎孫道夫使還言。金詰中國失禮。語甚厲。計必且稱兵。帝始詫曰。朝廷待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夫曰。主臣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欲興兵。豈問名哉。該思退怒。貶綿州前相浚時起判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所敗壞。遂備蕩弛。又聞金亮暴怒。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爲大臣。當同國休戚也。乃疏言。

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爲生利天下之大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制昆夷。彼皆翕之於始而張之於終。汲汲乎修德紀政以生利爲心而未嘗以和爲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爲說。然夷考其所爲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斂。果誅戮。播毒於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爲用者。遂以破滅。至於今爲天下唾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東南。文武之才兼收並

用於天下。以得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天特和爲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爲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爲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分引黨與。布列要地。聚歛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手加額。以其違天拂人。不忠於君而重惡之也。今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

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願以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懷勾踐卧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該思退尚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嫂語爲其端分諸遁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僞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繇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滄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刳兵頓始大驚失措相康伯言虜違天背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將自焚況彼曲而我

直。人踴躍思奮。惟及其鋒而用之。虜無足憂。於是召故
相浚。判建康。詔故帥劉錡。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衙大
帥及侍從臺諫於都堂議軍。康伯傳旨曰。今日事。不問
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六軍。六軍爭奮。願北
首死敵。相思退。該勸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
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
不可。乃決策親征。時朝列多津遣其家屬歸籍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召楊存中。就
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聞之。稍寬。
諸羽書警奏。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盡底蘊。入
侍以安。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幼有學行。在太學。與
秦檜善。檜當國。在卽省五年。泊如也。借吏部尚書。使四
齊。至汴。將睡。不供餉。閉戶卧。不問。入夜。館人扣戶。說不
敏。亦不對。金使至。以館伴論拜。受書禮。見謂爲生事。罷。

知泉州。每盜作。朝議勦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出降。籍爲兵。而諫其不逞。倡亂者。州以無事。及得相。帝太息之。曰。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故事。宰相除例。賜銀絹。辭不許。固請曰。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僚。皆當省節。以佐費。臣安受。先是。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賜。何以風百僚乎。聽辭半。

書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請申警。淮海備不聽。除直學士院。及亮敗盟。揚言出襄漢。詔成閔制置湖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爲虛聲。乖我分我兵。獨宜急備。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曰。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尚在江池間。急宣令軍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固可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爲。又可爲。

淮援是一軍而兩用之也。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

先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西。會錡以疾病不

能軍。還鎮江。權棄廬和遁。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

而允文以督府參謀奉命趣顯忠赴軍。且犒師。北至江。

亮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

築高臺臨江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

其下。謀者言日之夕。刑白馬祭天。與衆盟。以厥明祭江。約晨炊玉麟堂。先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

十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束甲。坐采石路旁。權既去。

顯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

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曰。

諾。請效死。所親危之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

前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吾安所避咎。命諸軍刻大陣毋動。分戈船爲五一駐中流。二並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渚。備不測。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矣。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日暮未退。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出。後轉出虜陣後。虜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令勁弩追射。大敗之。夜犒士。謂之曰。虜明必復來。然喪氣矣。可擊也。夜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虜果至。復夾

擊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亮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

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憲典。新將李顯

忠也。願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

臣及造舟者二人。漢臣教亮趨瓜州。亮隨斃于軍。其舟

師爲李寶臣所殲。是役也。徵允文於捨攘呼吸間。以其

身抗難。事幾殆。又適虜自斃而定。然已幸矣。已而爲國

者。幸而已矣。時亮所遣者舟師。自海口泊陳家島。都統

鳥逆擊之。與虜舟相距咫尺。時比風大作。不利南。寶禰

于石曰。神忽風自拖樓來。聲如鐘。風遂南。衆大喜。氣自

倍。各操刀弩待戰。虜操舟者皆中原遺民。恐虜見則紿

虜兵入舟中。使意解。而寶風駛舟疾。倅薄之。鼓聲雷動。

海波起立。虜大驚。方掣石舉帆。而帆皆曲。傾州擿聚一

隅。窘束不得展。寶以火箭射之。煙焰極發。頃刻延燒者

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前開寶此壯士、躍入舟、以短兵擊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能舉者、畢焚之、火不滅者、四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故脆、柔易折、而已、擁強兵百萬、以爲宋可平者也、旣扼采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輒則大、懊恨、趨揚州、時虜屯重軍、滁河、造三閘、儲木深數尺、又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集京口、按之、衆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曰、江遇風、必使戈船無風、使戰艦、戰艦少、不足用、急聚材冶鐵、脩馬船、爲戰艦、且檄平江令、以江舟來濟師、舟旣具、亮至瓜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視之、命戰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鳥翎敵相顧、貽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前、蹊言、南軍也未可輕、亮怒、杖五十、還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已卽位遼陽、改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憚、謀還汴、李通曰、不可、今深入敵境、聞內變、遽還、衆散於前、敵乘於後、危道也、卽畱兵渡江、而大駕北、諸將亦且解體、今猶宜遣燕、以比及遼陽、諸軍健闘者、畢渡江、而斂、州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陛下以其間還汴、庶江南有定、而遼陽亦指日誅矣、亮曰、善、乃駐瓜州、勒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盡殺之、軍士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蒲里衍、蒲里衍、者殺猛安、猛安、者殺總管、諸皆虜
 較名、又令運鴉鵲船于瓜州、期必濟、繇是軍中人自危
 思亂、直相與訟言、前渡淮者成擒矣、今江狹未易渡、即
 渡江無爲也、聞遼陽新天子即位、有君矣、不若相與行
 大事、然後舉吾衆比還、衆踴躍、黎明薄亮營、亮聞亂、
 宋兵猝至、攬衣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我兵也、
 右曰、避避、亮曰、避將焉往、方手弓、中飛矢、件地、衆從入
 亦之、手足獮動、繫而燔之、收其妃嬪、及講臣通等皆殺
 之、是日、惡使人還、汴殺僞太子光英、退軍三十里、請輸
 平、始亮之南也、憚制置使錡必生致用之、下令有敢言
 錡姓名者、死、時宿將皆死、枚舉南朝諸將、問孰敢當者
 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無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蓋爲
 敵所憚如此、錡建六將旗鼓至楊州、軍容肅然、觀者歎
 息、駐清河扼師、會疾病而部將王權違節制、棄廬州大
 恨之、適虜乞文破虜來石來、人間疾、錡慷慨執乞文手
 拊膺流涕曰、疾何必問、但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
 屬公、儒生愧死無地矣、無何卒、錡在楊州遣書汴者鑿
 沉其糧運、盡燔城外居民屋、虜無所棲息、虜所過大水
 上、輒白書完顏亮、亮死於此、金主意多忌、見而惡之、遂屯
 龜山、人衆之可客致大變云、錡字信叔、德順軍人、方亮

淪盟召故相浚判建康即日行有人士自江東來者言
虜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江中無行舟宜少需毋進浚愀
然曰浚被命携二子來赴君父之急今直前求乘輿所
在耳獨以小舟下遇大風幾殆過池州聞采石捷李顯
忠已將其屯江上矣即渡江勞師激賞之一軍見浚至
皆喜以爲從天而下也驛呼增氣至建康請臨幸帝至
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皆以手加額喜其復
用而悲其久處瘴癘地刑容之瘠也當是時金

主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即位欲用舊
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張闡請嚴遣使正書儀遣
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祖宗陵寢隔濶
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
見歸者復屈已何憾蓋意終憚兵會金主仁明急內治
帝亦內憚竟成和而定帝性本仁孝寡嗜欲嘗以爲治

道貴清靜。置室名損齋。屏玩好。獨儲經史。時燕坐其間。
韋太后歸。先意承志。如不及。一損膳。輒憂懼。見辭色。常
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適意。諸外事謹勿令知
也。俄王仲湜愛珊瑚。高者直數百千。把玩不去手。帝問
卽墜地。當何如。仲湜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易
碎物。何爲。朕不忍爲也。嘗言百姓家給人足。則租稅自
辦。故兵興倥偬。而時蠲諸郡租。然剛明不足。中怵於邪
臣爲所制。梓宮歸。置淵聖不問。戀位而忍親好。以甘言
飲人。無情實。諸論恢復大計者。輒慰諭褒拂。謂韓世忠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岳飛入內。曰。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賜手詔無慮。皆懇款布腹心。然唯獨浮言。蓋口惠若耐。示肺肝若揭。曾未幾而若隕若墜。無少顧惜也。甚哉乎幾至亾國。始帝未有子。而熙陵以下旁近親熾於虜。無可屬。右僕射范宗尹前造膝請問以爲言。帝惻然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乃子孫曾不得一日享也。屬零落可憫。朕意且法仁宗爲天下計。慰藝祖在天之靈。宗尹頓首曰。幸甚。此萬世慮。非臣愚所及。會上虞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天下之大慮。仁宗感動。詔英宗入繼。頃罹變故。文子文孫獨陛下一人。而前星未耀。聖

躬孤立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欲陛下追祖宗公心長慮
之所在乎。崇寧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爲近屬餘
降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
莫肯居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惟陛下選太祖後有
賢德者秩親王。建牧以待皇嗣之生。書奏帝感動詔選
太祖後宗室子伯琮育禁中改名瑗已從趙鼎言作資
善堂。封建國公。出就學。命徽猷待制范冲起居郎朱震
兼贊讀以二人名儒極天下之選也。進曾安郡王及秦
檜當國。衢盜作匿不以聞。王入侍言之帝大驚。明日以
問檜。檜對臣策盜無能爲恐煩聖慮故不敢聞耳。退偵

知爲王所白發也。大忌之。屢中以危言鼎沖震俱得罪。檜疾篤。燔秘不以聞。謀代相急。王啓帝往視檜疾。破其奸。帝至檜第。檜已不能言。流涕而已。燔果請代相者。帝正色曰。此非卿宜預。即日檜父子皆進官致仕。是夕檜死。帝欲立王爲皇子。以韋太后年高不欲聞。遲之。及太后崩。尚書張燾請曰。兩邸名分宜早定。蓋是時恩平郡王璠亦幼育宮中。嫌兩大也。帝曰。善。詔秘閣范如圭已奉祠。劄至和嘉祐中名臣章奏三十篇。囊封獻。相康伯力贊決。於是詔以晉安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金亮南侵。朝臣請避敵。皇子不勝憤。請率師前驅。史浩

以太子不將兵格之命撫軍亮死。帝欲內憚。相康伯請

正名。詔立建王瑋爲皇太子。

冊行。帝召康伯曰。人請召支庶子入嗣。意難之。朕殊

不然。康伯曰。陛下聖明。超軼今古。亦易其所難耳。帝大悅。

召廷臣議秀王。子爾封爵

號名。戶侍郎汪應辰議定。稱曰太子本生親。帝內降言。

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母張氏爲秀王夫人。明年皇

太子卽位。

論曰。嗚呼。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藝祖以天下授晉王。不

歸者百五十年矣。值大難宗覆。高宗旁顧卻立。中無嗣。

竟成孝宗。以揖讓終。豈可謂非天哉。又於時親定秀王

本生親之稱。一衷於典禮。萬世繼嗣承統之典。卓爾獨

當矣。

卷之五 六終

卷之五十六

五十八

五三
日
月
年
時
分
秒

五
三
十
ノ

天
地



國史 上編卷之五十七

明肝肅鄧元錫纂

宋孝宗皇帝紀

孝宗皇帝諱昀

太祖少子秦王德芳六世孫慶國公令譚孫秀王子彌子也母夫人張氏生帝

秀州室有光育禁中賜名璵封曾安郡王進封建王已立為皇太子

紹興三十三年夏

五月即位赦

詔中外士庶陳時政闕失宰執陳康伯以下各進秩

上太上皇帝皇

后尊號

日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后曰壽聖太上皇后金人屠原川

秋江淮宣撫使浚

封魏國公

判建康

追復少保岳飛官禮葬之

四川馬軍統制高師中與

金戰摧沙死之

翰學士浩

史

參知政事斑寬恤令十八條復李

先官前相鼎

趙

翊善冲

范

還恩數封皇子三人為王冬

詔朝臣舉堪監司郡守者。義問罷奉祠。張燾同知樞密院事。詔宰臣復兼樞密使。葉

德順城徙其民秦州。是歲。交吐闡婆占城國王加實封。隆興元年。癸未。春正月朔。帝

朝德壽宮。歲為常。浩史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宣撫浚

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逐秦檜黨禁。輒至行都。張燾參知政事。辛

次。膺同知樞密院事。詔求遺逸。夏。金人拔環州守臣。浩罷。知紹興。强覓及弟震死之。庶以辛

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浚遣將渡淮。師潰于符離。六月朔日。鄒汪澈罷。

奉祠。以周葵參知政事。詔罪已者。督浚責授江淮東西路宣撫使。

責將。次。膺罷。奉祠。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復都督

江淮軍。立皇后夏氏。盧仲賢等使金軍。還辱命。下大理。

奪三官。康伯罷。判信州。思退浚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

事是歲兩浙江東水旱賑之。二年春相浚視師金兵退。

夏罷判福州。

六月朔日獨賀允中知樞密院事遣魏杞為通問使如金王之望參知政事久雨出

內庫金帛四十萬賑貧民楊存中為江淮東西路軍馬同都督

金分道渡淮。

知楚州魏勝死之陷

濠除

思退罷。

居任

詔親征前相康伯復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

錢端禮參知政事允文同知樞密院事。是歲交趾來貢

乾道元年。

帝三年

春正月祀天地圜丘赦改元金罷兵定和相康伯致仕。

卒。

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尋卒

立皇子楷為皇太子。

允文罷

知政事汪澈

冬參政适。

洪

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汪澈

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詔侍從臺諫兩省舉堪監司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閣舉材武可守邊者一人。是歲金人遣使來賀會慶節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為常。二年春賑兩浙江東饑相

近罷。奉祠魏杞同知樞密院事。以久雨命侍從臺諫議刑政所宜以

聞。樞使澈參政顯罷奉祠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尋罷放筠州以劾葉顥子受金失實故。

冬大閱汰冗兵參政顯杞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詔監司守舉廉史申嚴賊吏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罪罰三年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皇后幸王津園復從幸聚景園本生母孝王夫

人薨成服後苑知樞密院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秋七月皇太子惛

薨。攢安恭皇后。于臨安。冬十有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日

雷求直言相顯杞罷。陳俊卿參知政事劉是歲兩浙四

川旱江東西湖南北蝗賑之。占城來貢四年春。奪秦檜孫墳

參政芾。蔣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制用使乾道元年同知

樞密洪罷。冬，帝罷。奉祠帶之奇曾孫，帝意急恢復，帝以

知隆興府。言兵受上知得相，帝欲大舉，又以天

時人事未至，諫忤。大閱，是歲賑綿漢、邛蜀等州飢，減兩

意落職，與祠卒。五年，春，王炎參知政事，召四。八月朔，右相俊卿。陳

樞使允文。虞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制詔

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才堪監司郡守者歲三人。是歲

衢婺州飢，漕二州水賑之。六年春相俊卿罷。以諫遣泛使故，梁冬

祀天地圜丘赦。加上太上皇帝皇后尊號大閱。是歲兩

西福建七年春二月立子惇為皇太子赦。夏詔侍從臺

水旱刑獄錢穀及有兵畧史能者各二人命皇太子領臨安

尹金人瑩欽宗皇帝于鞏洛原秋王炎為樞密使。○是

歲湖南江東西路飢賑之八年春僕射允文。虞參政克家。梁為左右

丞相。改僕射官各兼樞密使如允文罷。為四川宣撫使

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不報用魯覲所薦者以充允文克家爭不得允文力求去故罷。○是歲江東西旱

四川九年春。王炎罷奉祠說同知樞密院夏五月朔日

勉民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相克家罷。克家相貴戚權幸不假借而

張說異求。參政懷魯。為右丞相張說知樞密院事

月祀天地圜丘赦。改明年元。浙東西湖北淳熙元年

有二年春鄭聞罷。夏姚憲參知正太祖東嚮位。葉衡參

為四川宣撫使。復右丞相。說坐欺罔罷奉祠參政聞卒

秋鄭聞參懷魯。為右丞相。是歲賜交趾國名

參知懷罷奉祠。參政衡。安南李天祥為安

南國王占二年。春幸玉津園蔣芾王秋亭于西方。蜀湖

城來貢。炎張說各遠州居住。

南江西被寇州縣相稅賑淮南水旱參政衡葉罷帝命

選使如金求山陵者衡以湯邦彥對邦彥恨之因奏衡對客訕上語罷復故相鼎趙爵邑

封豐國公以李彥穎參知政事加上太上皇帝尊號上皇壽赦

百官三年春正月朔日蠲立夏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

監司守各五人衡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立皇

后謝氏詔民人粟賑饑補外官餘鬻爵並罷冬十一月

祀天地圜丘赦是歲京西諸路旱浙東四年春帝視學

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學太學武學官諸生進

秩賜資有差夏六月丁丑龔茂良罷知鎮江以王淮參

知政事秋罷王雱從祀孔廟九月朔日蠲冬趙雄同知

樞密院事大閱是歲襄陽隨郢飢福建諸州水賑之

五年春敕有司毋以程顥王安石之說取士從御史謝廓然請也

浩吏為右丞相。以青宮恩復召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范成大參知政事夏成大罷知婺州

秋復制科詔郡邑兩稅輸正色者母重價折錢浩罷。醴為

泉觀使錢良參政雄趙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是歲建州興化軍水通

秦楚州高郵軍田鼠傷禾三佛齊來貢六年春參政良臣以錄前相鼎少

保飛子孫賜京秩。夏建豐儲倉秋九月大饗明堂赦。○是歲溫台州水和州旱廣西妖賊李

接作亂七年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

討平之。○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黎州五部落

進馬詔却籍考興利除害事詔監司守令勸農

之許互市八年春雄資州人以恢復結主知使金止受書儀樞

桑相雄罷。不屈得相疾請外以蜀人帥蜀為異恩樞

使淮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郭然同知樞密院事。○是歲江浙兩淮京西湖北潼川夔州等

路水旱九年夏詔侍從臺諫各舉端亮疆明有風力充

賑之。

監司者二人。秋復出南庫錢三十萬緡備賑。以李彥穎

石相淮。王前執政克家。梁為左右丞相。大饗明堂赦禁

是歲淮西蝗。十年。春彥穎罷奉祠陳源有罪夏禁偽學。

從御史秋旱求直言。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冬十一月

陳賈請。京西金澧州南平荆門興國廣德軍江陵建

康鎮江紹興寧國府旱安南貢馴象詔却之。十一年春

正月。詔江東西路義役差役從民便。以周必大為樞密

雨土。西諸州水福建廣東吉贛州建

昌軍興元府金洋西和州旱。十二年春禁胡服蕃樂。

命侍從臺諫兩省總軍官各舉堪節副統制者一二人

夏太白晝見秋七月復見經天以淮西屯田鹵莽總帥

漕臣守臣冬。加上太上皇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十三

奪官有差。帝皇后尊號。年。春太上皇八十壽率羣臣詣德壽宮行秋。八月日月

軫相克家罷。定百司吏額。是歲利州路饑。江西諸州旱。十四年春。樞

使必大。周為右丞相。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夏。旱。罷汀州經界。以

正參知政事。冬。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衰

服三年。見禮儀志。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是歲兩浙江淮十

五年。施師點罷。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葬永思陵。相淮罷。判衢州。淮字季

海金華人。為右正言。劾相思退。有直聲。以周諤受帝知。得相。相雄罷。蜀士在朝者多不自安。淮以為此唐季黨

禍之胎。非聖世宜有。蜀士皆以次遷。人服其公。時方急荒政。淮言李椿老成練達。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除

浙東帥。後以熹劾其嫺家。知台州。唐仲友遂秋。八月朔。疾熹擢陳賈為監察御史。攻偽學。士論疵之。日蠲。

九月。大饗明堂。以太祖赦。是歲。江西湖北兩淮建寧十

六年。帝二十有七年。春。金主雍奴遣使弔祭。賞即位。後為有相

必大。周參政正。留爲右丞相。王蘭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參政燧罷皇太子

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詔禪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帝在藩

爲重華宮。二月朔日。饗明聰。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進止有常度。就騎乘

瞻視凝一。服御儉約。親經史不懈。既受禪。慨然有匡復

之志。手書召前相浚入朝。咨謨畫。至引見。改容慰薦之

曰。聞公名久。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已縱問天下大

故。浚見帝英武。語兩宮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卽痛

憤見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堅圖恢復。加少傅。封魏

國公。除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而參政浩以潛邸直講得

政。主議和。奏必先備禦。不宜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

復白請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淮守江。是示敵以弱。怠戰守者之氣也。請城泗州。浩不悅。督府措置輒從甲沮撓。海州之捷。抑其賞不行。浚議招山東淮北人。給廬舍。給牛種。營田淮右。壯軍實。繫中原人心。而浩稱糧餼不給。不當廣招納。自困。浚請帝幸建康。而浩持蹕臨安。便浚以淮北廣漠。餉不繼。坐困也。規東屯田。盱眙楚泗。扼清河。西屯田豫壽。扼渦潁。又多募舟船于東海。規燕薊。而浩以縻國帑。令罷遣。浚上書爭曰。國家南渡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方東北人。不忘本朝。衆歸附而始強。今此諸良將精兵。往往皆昔之歸正人也。以能扞敵攻戰。

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卽中原之人心盡失。人心旣失。變爲寇讐。將且爲虜用。爲我寇害。豈有極哉。又渡淮自歸者旣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間諜。於從何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子之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幸安全。而爲父母者。拒戶棄絕。使不得衣食。於情理何如也。且自用兵來。大軍以奔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以充。若北人不至。卽募止江浙游食之人。歲費不下百緡。而柔脆不任戰。將軍旅日削。大事去矣。帝感悟。得不罷。已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計事。入見。帝問浚飲食顏貌。曰。

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對近臣言。稱魏公不
名。蓋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陝。與大將吳璘議
經畧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難守。棄之便。允文
䟽爭曰。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三路新復州郡。又繫於
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潛窺蜀之路愈多矣。
浩持不聽。於是德順棄。而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州
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笏畫地。極陳其利害甚辯。帝太
息曰。此史浩誤朕也。於是罷浩相。而倚浚益堅。浩鄆縣人當
是時。檜漏鋤諸賢宿將。既盡。無卓然任戰者。又金主贊
政脩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復。又好先用固。有雄志。

而短於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攻之。於是詔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預聞。皆欲阻其成。浩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師出不知。安用彼相。康伯稱病去。會招撫使李顯忠帥師復靈壁。進復宿州。爲副將邵宏淵者所沮撓。師潰于符離。中外喪氣。於是帝下詔罪已。浚疏自劾。帝賜浚書曰。今邊事以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猶豫。日舉事。朕與卿任之。今亦當與卿終之。召浚子拭入奏事。浚附奏乞骸。臺臣尹穡附思退劾浚誤國。請降秩明法。乃罷浚都督。改宣撫使鎮揚州。督府參贊陳俊卿爭之曰。浚不可用。當別屬用賢將而罷之。若責其後效。

則降官示罰。亦足以明法矣。今削都督重權。寘楊州散地。一有奏請。臺諫交沮。何後效之得。圖議者但知惡浚。不復知爲社稷計。願陛下幸察。帝悟。復浚都督。已。金將紇否烈志寧以書移三省密院。責歸故疆。歸歲幣。責稱臣。責還中原。歸正人。語雖悖。實示欲和端。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不和。毋爲議。湯思退者。故逆檜黨也。召復相。急和。請許之。右正言良翰曰。前主和議。使山陵隔絕。疆場弛備。北方忠義士爲虜用。皆秦檜之罪。不可復矣。河北山東皆吾故土。虜竊據亦屬耳。唐鄧海泗。又亮渝盟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

獨爲辭乎虜要我四郡而輒從之。是彼不折一兵。不費一斗糧。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若歲幣則待歸陵寢而後與。庶幾有名。帝曰善。而思退白遣淮西幹辦盧仲賢如金軍報使。陞辭。帝敕勿許四郡。而思退陰令許之。仲賢見金帥。恒懼失辭。都督浚具奏其辱國狀。帝怒。下于理。除名竄郴州。先是督府參贊王之望入朝。爲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移攻戰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悅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懷逆主和。成金亮之

禍而大罪未正。故使其黨得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命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旣失。如水一覆。不可復反。臣竊憂之。且請帝幸建康。圖進取。帝乃詔之。望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割之意。昉至金。見止。詔之。望以幣還。謂浚曰。和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疏爭。以危言搖上。且請宗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牘尾曰。金無禮如此。猶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慙。忿而忌浚益深。已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守海州。戚萬守濠。

州郭振守六合。陳敏守泗州。招徠山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實萬勝營。又萬餘人。治高郵巢縣兩城。脩滁州關。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爲防守。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爲積水櫃。深之。諸戰守備益設。於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故契丹大族沈勇有謀。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援。金懼。撤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者。倚浚終可任。恢復而兩淮備禦爲足恃也。令之望過淮。卽驛奏兵少乏糧盛毀。兩淮諸守備爲無實。委四萬衆守泗州爲非計。

正言穡本以諂龍大淵得進。又仲賢媚黨。因詆浚跋扈。費國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搖之。錢端禮宣諭兩淮。卽疏言兩淮名備守。守未必備。名治兵。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畱平江。八疏乞骸骨。帝欲全始終。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旣去。思退急和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勝營兵。輟脩船。毀折積水櫃。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悉罷。而諷尹穡言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擢穡諫議大夫。而國是大變。浚去國。猶拳拳勸上務學親賢。而顯言尹穡姦邪必誤國。或謂之曰。公忠勤至矣。今旣老。願絕口時事。卽有召命。無庸復起爲矣。浚慨然曰。吾荷兩朝厚恩。雖去國。猶目冀回上心。苟有見。安敢不自盡。

上誠復用浚當卽日就道安敢以老病爲解聞者聳然
留寓餘年日玩易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取易象題
左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及身脩德尋卒於館
干贈太師謚忠獻浚自幼未嘗觀無益之書作無益之
文就涪陵譙定問程學以潛心於學在京師親見二帝
北狩皇族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恨和議成夷
制中夏禽獸食人之禍毅然以正人心雪讐耻爲已任
終老彌篤然喜事而疎闇於知人李綱趙鼎宗澤岳飛
皆爲所論糾而爲秦檜所賣則各有所短也論者已帝
以此晉殷浩唐房琯云浚字德遠漢州廣漢人

遣思退督江淮軍思退怯當難又恐去左右事中變辭
不行而陰遣孫造諭虜以重兵脇和金僕散忠義遂與
紇石烈志寧分道自清河攻楚州魏勝戰死楚州陷入
濠州都統制王彥稟昭關走朝議至欲舍淮保江於是
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竄永州太學生張覲

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望。穢姦邪誤國及鈞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道死。於是帝召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欲復有爲。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正人報和矣。初僕

散忠

義執胡昉以書進金王。金王雅仁恕。意兼愛南北。欲寢兵。覽書曰。行人何罪。立遣還。令諭中國以善意。而令元帥府邊事從宜措畫。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正名謂不稱臣。稱叔侄也。杞退條十七事。擬問對以上。帝隨事畫可。下。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勉。虜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杞行。次盱眙。僕散忠義問杞所以來。且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國王。當廷授。不可開。忠義疑國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旣至金。館伴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不可。見金王。具言。今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有敵愾心。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所爲欲和者。以兩國各懲其忿。保宥其赤子也。

和則南國共其福戰則兩國共其禍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損歲幣許不發歸正人許稱叔侄而命元帥府
罷兵分成卒正敵
國禮還祀壽春人帝性本英武沮群議而講和然中介

然以復讐爲心脩建康行宮汰冗兵置制國用司以宰
相兼領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而宮中臺苑未嘗
一脩葺上皇過宮每徘徊瞻視爲興歎也宣撫吳璘卒
於蜀輟知密院允文出撫蜀御正殿宴遣之親書九事
戒之令建節出都門寵焉每大閱常親御甲冑習騎射
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
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爲腹心任雄武之將爲爪
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

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外豈必
馳射百步之內爲快哉帝深納之甫定和相允文白遣
使如金求輦洛山陵相俊卿爭之曰陛下痛念祖宗思
復山陵甚幸然事須萬全今和甫成而忽生事端失所
圖將爲敵國笑臣不敢阿意帝不聽出判福州使至金
不得請覆以渝信誓歸過使再往金主謂之曰汝少主
旅襯在此未葬也汝國棄不請顧請輦洛山乎誠不請
朕當爲爾國葬之於是金葬欽宗皇帝於輦洛以一品
禮而中國自屈先是郎張栻入朝帝以其爲魏公浚子
主恢復也謂之曰卿比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

曰。金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栻對曰。金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栻曰。主臣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信。正恐彼實可圖。而吾力未足以圖之也。帝爲默然。栻出奏劄讀之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於大義固已未甚。論者猶以爲憂。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存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

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我。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效矣。帝嘆息褒諭。以爲前此未始聞也。除侍講。曰。欲直宿時得論咨也。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分。帝曰。張弼當之矣。爲時相所沮抑而罷。龍大淵曾覲者。潛邸內知客也。初卽位。召官樞密副承旨。幹辦皇城司。怙寵招權賂論者多坐斥。中書舍人洪邁言於相俊卿曰。大淵覲言某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信則二人者。實操用舍柄。趨附者滋衆矣。俊卿以告。帝乃怒。逐二人于外。久之。大淵死。覲在福建。帝憐欲

召之同知密院劉琪曰。二人之去。天下方健宸斷。仰盛德。奈何遽召。此曹奴隸小人。誠憐之。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聞政。使進退人才。則紀綱紊矣。命遂寢。既而覲官滿。相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進觀察而遣俊卿。允文諫。又奪之。錢端禮起。戚里參太政。窺相位甚急。俊卿進讀寶訓。及外戚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幸陛下謹守。張說之妻。太上皇后女弟也。得簽書樞密院事。侍講杖切諫。亦復罷。後帝意小怠。相臣益庸闕不任。且有階近習進者。又踵紹興故事。宰執亟進。亟進不專久。而天子攬機務中斷。有疑宰臣心。

於是曾覲復召入建節。躋保傅。王抃并昇。招權賄進。退士。率以內批行。而張說復用。中外莫能難。故相俊卿起家。判建康。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問政。俊卿對曰。臣去國十年。見都城穀錢民安。幸甚。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問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纔一二。猶然畏人知。今公趨附十七八。不復顧忌矣。帝不爲忤。而卒莫之能去也。知南康軍朱熹言。天下莫大於紀綱。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心可得而正也。今自宰相臺省。師

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而止。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一二人之門。名爲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也。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帝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論相雄令下。熹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則疾之者。無乃適以高之乎。不若因所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乃以熹提舉江西南平茶鹽。後康伯復相。業已病。或勸毋起。康伯曰。王室艱難。我大臣當體國。何敢以病爲

解聞邊警兼程行既至都人歡呼夾道帝以其疾也詔
子璿掖入見便殿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赴殿門非大事
不署奏未幾奏事殿門疾作輿歸第而卒帝悼惜之曰
康伯有器量從容不迫臨終奏事無一語差謬可哀也
前後居位八年同列好惡相攻獨守正周旋其間無適
莫心時言者欲根括江淮間沙田以佐國帝問之康伯
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生事不思爲國斂怨君
子務大體惟恐有傷仁政帝悟而止退朝坐一室簾凡
簾然不聞聲欬聲

封魯國公諡文正

帝事上皇孝竭忠盡歡沒致哀遇恩

平王友愛甚篤每燕賜不會嘗謂宰臣言唐德宗與陸
贄論事每令中人傳旨夫天下事有是非而詰難猶恐
未有盡也豈傳旨能盡耶事會間不容髮惟然失事多
矣嘗內批館試策後言國朝宰相誤國大將敗軍一未
嘗誅戮此已過人君要在擇相相當爲官擇人慶賞設

於前誅罰臨於後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虛懷納諫雖小官輪對人皆得自盡有當意者輒徃復究之。陳俊卿以帝好鞠戲遊畋至引漢桓靈唐穆敬爲戒。帝曰見卿忠謹矣。因得相置拾遺補闕官多糾劾。帝諭之曰卿等官以拾補爲名宜專規人主遺失。今所奏類彈擊外官非朕所爲設官之意也。興化軍布衣林象建寧府布衣魏揆之陝州布衣郭雍益召見問欲言。雍不至。帝每嗟歎賢之。賜號願正先生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自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二圖得朝夕覽觀。詔曰聞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前

秀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脩。失所爲旱。燠備乎。唐帝丹觀察江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至衆民未知其利。守令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戒大理寺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宰執。探上意爲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祇心敬刑。惟當之爲貴。念廣南諸州地瘴疫。詔各置醫官。饒徽州民流爲罷守臣。出南庫錢二十萬振焉。盡帝世南北講和。罷黜南爵省冗費。與民休息。

羣臣守職刑獄衰少南渡後稱小康焉高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周必大曰禮莫重於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意決矣出紹興傳位御札示必大遂傳位太子退居重華宮

論曰孝宗剛明爲南渡諸帝稱首也其致孝上皇則帝王禪讓慈孝之誼溢然乃符離一敗執不復能自振非直浩思退罪也岳武穆韓劉之倫天生之實爲社稷衛宋高以虜內間而芟夷閼抑之不顧惜也天厭之矣故紹興隆興之際國虎臣漸盡計何能無出於弭兵況戎狄有君居中國之地子中國之人乎故談和議於紹興

中者逾抵掌扼腕談恢復於乾道間者罔而已矣。

隆興初。出外示以大。發制於太子。母重華宮。

代苗。萃莫大。於薛夷而不。縣日至。對宮。翔意。來。笑。出。

太子。嘗。儲。風。沙。大。日。甄。莫。重。城。宗。禪。而。孟。嚳。多。以。康。

李。百。字。瓶。所。為。京。少。南。則。發。蘇。小。京。區。高。宗。前。明。光。宗。

明史綱目卷之五十七

明盱郡鄧元錫纂

宋光寧帝紀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四子

母成穆皇后郭氏封恭王

淳熙十六年

春

二月初一日

即位上太上皇帝皇后尊號

曰至尊壽皇帝曰壽成皇后

立皇后李氏上皇太后吳尊號皇子擴封嘉王

汪蘭知樞

密院事相必大罷

冬大閱

是歲諸路大水金遣使來賀即位

紹熙元年

判潭州尋奉祠

春正月朔帝朝重華宮詔秀王襲封置園廟右相留正

為左丞相汪洙為樞密使尋罷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

臣參知政事二年春詔尊高宗皇帝廟百世不祧三

是歲南安來貢二月月詔措置漳泉州汀三州經界冬詔

罷行事見土田志十一月祭天地園丘以太祖太宗配

大風雨不成饗罷赦是歲建寧府福州漳州潼川崇慶

府火石泉淮安興利果合綿漢六三年春以陳騭同知

州水淮東階成西和鳳州旱賑之五年春以陳騭同知

歲江東京四年春葛洪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西海北水陳騭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夏參政晉臣卒六月太白晝見秋七月復晝見趙汝愚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冬十一月日中有黑子

太白晝見是歲地大震五年春正月朔相與罷吳

江浙兩淮湖水旱賑之五年春正月朔相與罷吳

公論薦人物罷判福州帝朝重華宮壽聖皇太后八十壽詣慈福宮行慶禮壽皇不豫詔嘉

王擴問疾六月壽皇崩遺詔改重華宮為慈福宮建始

孝宗以帝英武欲立為太子以非次遲之已竟立在此

詔中外臣僚陳政闕失詔百官輪對詔恤刑戒執政待

從臺諫毋移書請託薦舉詔侍從官各舉公正彊敏任

守令及職事官材堪御史者詔監司帥臣秩滿薦所部

麻者詔內外軍帥薦所部有將才者詔諭郡縣吏奉法

愛民戒掊克督促爲能傷治理者戒民風習奢侈士爲

文浮靡吏苟且飾僞者已制於后而惑后爲大子妃時

太后曰是婦將種不當立後必敗我家吾爲皇甫坦所

誤坦前以相術言后貴當立者也壽皇屢訓敕令以皇

太后爲法不然會又得心疾始不朝壽皇而遇宦豎少

恩宦豎因設疑似爲離間壽皇聞帝疾購良藥欲以饋

宦者因問曰壽皇合藥一大丸侯宮車過卽投意始不

測也帝覲藥實有疑之已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皇太

子壽皇未之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

不可退持嘉王泣訴于帝帝以遂不朝二年冬祀園丘

宿齋宮。后以黃貴妃有寵，殺之。以暴卒聞，翼日祀南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既傷貴妃死，又值大異，驚疾益增，不能朝。壽皇往南內視疾，戒勵后。后怨愈益深。三年春，帝疾瘳，猶不視朝。二月，始御延和殿聽政。夏四月，始朝重華宮。已，復疾，不復朝。月直四朝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自宰輔百官至士庶交上請，不聽。都人以爲憂。冬十一月，日南至。吏尚書汝愚入對，反復諫，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之。而兩宮情始通。辛卯，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者竟日。都人大悅。明日，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百人。四年春正月朔，帝朝重華宮。已，復久不朝。顯謨閣

待制黃裳言。壽皇子。惟陛下下一人。無毫髮可疑。間歷引古今父子相疑者。各有端。而明其必不然。秘書郎彭龜年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親見。陛下親壽皇子。屬毛離裏。此安所聞哉。過宮日。往往降旨。免朝者。豈誠不願時時見上哉。願陛下之來也。晏。因爲辭責於人。此其衷亦良苦矣。願陛下垂愛愛之思。太常少卿詹體仁。陛對言。易稱家道窮則乖。故家人次睽睽之上。九疑極而惑。所見皆妄。見豕負塗。見鬼一車。見張之弧。皆非實有。而妄以謂有也。以爲寇而不知其實媾也。夫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疑而惑。湮鬱煩憤。若不

一日。若及群疑盡亡。醒然悟。泮然釋。如遇雨焉。壹何暢也。順壹渙然除其戚。給事中謝深甫言。孝子愛日。太。上春秋高。不朝之日久。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一日。既命駕。百官班。族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中書舍人陳傳良。趨前引帝裾。帝怒拂衣入。傳良從入。至屏後。皇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帝竟入。傳良哭而出。冬十月。工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葺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來。欲與皇帝相見。卿等疏已令送御矣。至期復稱疾。中外洶洶有離心。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乙罷黜。中書舍人黃裳諫甚苦。帝私語之。

日內侍楊舜卿謁知壽皇意不豫故不敢卿獨不爲朕
地乎。衆曰。安有是。是獨舜卿鬪亂。盡行誅。內侍陳源嘗
得罪壽皇。帝特幸以爲內押班。龜年以爲是讒搆。所自
始。請寬逐。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有八人上書請釋
疑問。必過宮皆不報。十一月。始一朝。五年元日朝。已壽
皇不豫。不省視。二月。幸玉津園。皇后及後宮皆從。兵尚
書羅點勸之以危言。不聽。獨以上皇未底豫爲解。屬視
朝。起居舍人彭龜年不離班。伏地扣頭不自休。額血流
漬。羣見者。顰鼻。帝蹙然曰。朕知卿忠。欲何言。龜年曰。今
上皇違豫。事無大小。過宮者。帝許諾。龜年曰。陛下許臣

者數矣。以入宮而變。願卽命駕。終不往。壽皇疾益甚。諫者愈急。命朝期。期逝復不往。臺諫交章劾。內侍源舜卿。林億年罪。亦不報。於是相而下伏閣爭者百餘人。門闔知閣門韓侂冑傳旨曰。出。相正等薨出浙江亭待罪。朝班爲空。侂冑奏。昨當旨令宰執出殿門。乃出郊。請自往宣押入。於是從官爲邇年。裳有開乞遣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嘉王至。壽皇爲大慟。六月戊戌崩。內侍計政府不上。帝視朝以聞。且請詣重華宮發喪。已。日晏不出。宰執率百官詣重華發喪。壬寅大歛。復不出。喪祭奠有司莫敢攝。丞相正從上侍郎徐誼白。疏大皇太后攝喪。奠

而正等率百官就重華宮成服而謗讟沸騰學士適移
於相正曰嘉王長誠豫建預參決者定矣正曰善請建
儲不報越六日再請批甚好擬旨乞批付學士院草制
則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以爲上志不可測也而
太子未豫建遽即尊勢不順後無以處之乃大懼因朝
臨俸仆于庭夕以肩輿出城遁人情益搖會帝臨朝忽
仆地知院汝愚大憂之工尚書趙彥逾詣汝愚第與相
視而泣汝愚微及內禪意彥逾善之時殿帥郭杲典禁
軍汝愚知其於彥逾善也因繆曰郭太尉不可則奈何
彥逾曰某卽往說之明復命汝愚曰此大事旣發口當

立斷容候明乎。吾屏坐此遲君耳。彥逾馳告杲杲諾。彥
逾還報。汝愚乃大喜。詠可以關說。太后者以韓侂胄母。
太皇太后女弟也。知閣門屬之。侂胄入以請。太后以事
重大。意難之。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遁退。門遇重
華宮提舉關禮告之。禮曰。君少留。吾入言之。見太后而
泣。太后問故。禮曰。上不執喪。人心洶洶。聖人讀書萬卷。
亦嘗見如此時。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
此事人人知之。今畱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亦旦夕
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
何得去。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亦以太后爲可。

待耳。今定大計不獲勢不得不去。誠皆去當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默然。已間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侯命。太后曰事順則可。第諭令好爲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告宰執。而使杲夜以兵衛三宮。時嘉王以謁告不入。臨數日矣。汝愚諭宮僚曰。禪祭重。王不可不出。翌日。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請太后垂簾。大行前。率同列再拜。言皇帝疾不能喪。臣等請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皇帝批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今臣子宜欽承顧事體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惟太后畫一下。乃袖出所擬旨進曰。皇帝疾未能執喪屬。

有御筆欲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進諫。曰。今國事取嗣君處分。兩宮父子間有難。自通者煩。太皇於內調護。太后曰。敬諾。嘉王以命不自帝。疑非順。辭不敢當。曰。恐負不孝名。汝愚進曰。天子以安宗廟定社稷爲孝。今中外洶洶不填之亂生。亂誠生。置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帷。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乃卽位。而中外大悅。後六年。上皇崩。年五十四。先是壽皇疾。侍郎徐誼入諫。出語相正言。誼有言。上回慰納。而目眩不得瞬。意象惚恍。其疾也。宜以疾禱祠郊廟。示百官。

進皇子嘉王。決庶政。史侍郎葉適曰。上有疾。父子相見。須疾瘳。非晚。公宜播告百官。令毋洶洶傷國體。正不能用。

論曰。崔文敏言之。宋光宗病心。目瞠視。至子蒞昨。而不知。沈憤矣。宰相有王曾。韓琦焉。舉上疾。請太后明示百官。請子監國。不崇朝而定。唐順憲是已。趙汝愚用趙彥逾之策。事關於侂冑。雖天位有定。而禍延於邦家。悲夫。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也。

母慈懿皇后李氏。初封平陽郡王。進嘉王。紹興

五年夏六月。卽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立皇后韓氏。赦百官進秩一級。詔五日一朝。泰安宮。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秋。知樞院汝愚爲右丞相。辭不拜。爲樞密使。知潭州朱熹召爲煥章閣待

制兼侍講、增置講讀官、留正罷、判建康府、樞使汝愚爲右丞相、九月、大饗明堂、赦冬、更泰安宮爲壽康宮、雷、內批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罷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奉祠韓侂冑爲樞密院都承旨、雨水、冰、積、永阜陵、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是歲、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賑之、金遣使來弔祭、賀即位、慶元元年。乙卯春、白虹貫日、相汝愚端禮爲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冬、加上太皇太后吳及皇太后胡尊號、又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李尊號、前相汝愚安置永州、暴卒衡州、二年。春、余端禮京鏜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前相正落觀文殿大學士、罷祠相端禮、罷端禮在事、頗擁護舍類、爲侂冑所制、壹鬱不得志、罷奉祠、何澹參知政事、更慈福宮、曰壽慈宮、禁僞學、前侍講朱熹落秘閣修撰、三年。春、鄭僑罷、知福州、詔自今權臣僞學黨勿除罷祠、在內差遣、前相正以分司西京、放開州、冬、太皇太后吳氏崩、合祀天地園丘、赦、四年。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尋卒、擢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謝深

南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五年。秋太上皇疾平帝率

院事選宗室子與愿育宮中。是歲六年。春京鏐謝深南

成禮還侂冑封平原郡王。是歲六年。爲左右丞相何

臨安疫江西廣東諸州軍水賑之。澹知樞密院事夏六月朔日饒太上皇后李氏崩相鏐

卒。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八月上皇崩九月大饗明堂

赦十一月皇后韓氏崩。擢永崇陵十二月。擢恭淑皇后

于廣教寺。是歲四雨上天下州郡十六水旱賑之。

嘉泰元年。帝七年春前相周必大降火保三月丙寅雨

災家詔罪已。何澹罷陳白強參知政事張釜罷張巖參

知政事。是歲三雨上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

二年。春禁私史夏五月朔日饒詔作壽慈宮請皇太后

謝還內加上尊號陳白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

知政事立皇后楊氏侂冑加太師。是歲弛僞三年。春

學禁建寧府福汀南劔瀘四州水邵州旱賑之。三年。謝

深甫罷判建康袁說友參知政事夏四月朔日饒陳自

強爲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造戰艦增襄陽騎

軍說友罷冬費士寅參四年。春太廟災詔百官陳闕失

知政事祀天地圜丘赦許及之罷張孝伯參知政

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詔諸軍帥各舉部內將才三人追封前少保岳飛爲鄂王張孝伯罷詔總覈內外財賦以陳自強兼國用使改明年元開禧元年帝十有一年春費士寅罷太白晝見日中有黑子詔立宗人子曦爲皇子封榮王侂胄平章軍國事斑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劉德秀罷。是歲江西浙江福建兩廣二年春壽慈宮火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賑之太皇太后謝移居大內追奪秦檜爵謚伐金詔宗室子均爲沂王榑後更名貴和蘇師旦籍家放詔州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金圖楚州丘岳發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金犯廬州襄陽破成州寇六合都統郭倪敗績棄揚州遁金破大散關。是歲三年春丘岳罷知樞密院張蒙古主鐵木真始稱帝。巖督視江淮軍馬陳自強兼樞密使四川宣撫吳曦反攻大安軍權軍事楊震仲成之曦僭號尋誅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爲副使夏方信孺爲金國通謝使如金軍輸平錢象祖參知政事金復破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攢成肅皇后于永阜陵冬侂胄自強罷侂胄誅郭倪梅州郭傑連州安置龔籍家李壁張巖許及之薛叔似皇甫斌各貶竄有差

詔開言路立榮王職為皇太子赦錢象祖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是歲浙西旱嘉定元年帝十有四年春史彌遠知樞
密院事沿江諸路水嘉院事苗侂冑師旦首界金
人程松賓州安置自強雷州安置籍家旱蝗災詔待從
臺諫疏關政監司守令條民間利病聞丘密同知樞密
院事卒婁機同知樞密院事發廩賑江淮流民錢象祖
史彌遠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婁
機參知政事婁鑰同知樞密院事彌遠以母喪去位錢
象祖罷判福州李沐放信州是歲金主璟卒宗室永濟
立和二年春婁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夏
議成二年史彌遠起復為右丞相秋安丙為四川制置
大使罷宣撫使九月大饗明堂赦三年春詔招諭群盜
是歲諸路旱蝗黎州柳峒蠻寇邊三年詔戒飾監司郡
守夏詔臨安府給細民棺槨六月朔日四年秋詔附會
疆冬機罷知福州是歲兩浙水賑之四年開邊得罪
人毋叙用冬命江淮四川制置使謹備邊十一月朔五
日蠲是歲夏王安全卒宗室遵頊立叙州蠻寇邊五
年秋七月雷雨毀太廟屋避殿減膳冬詔諸路總領官
歲舉堪將帥者安撫提刑舉可備將材者各二人十

一月祀天地園丘六年春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婁綸

故是歲叙州蠻降罷夏章良能參知政事是歲兩

浙諸州大水金絨其七年春參政良能卒安丙同知樞

王永濟宗室瑀立密院事尋罷知潭州秋九月

朝日蠲冬出內帑錢賑臨安民是歲八年春命侍從兩

金來求歲幣金遷汴黎州叛蠻降省臺諫各舉

將才三人大郡各舉廉吏二人小郡一人夏旱求直言

秋鄭昭先參知政事九月大饗明堂赦是歲兩浙江東

西路旱九年春二月朔日蠲東西兩川地震夏六月冬

蝗賑之十月數大震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舉堪監

司者各二人十年春地震夏金犯光州樊城圍棗陽先

黎州山崩化軍詔江淮制置使李珣京湖制置

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禦之廬州鈐轄王辛敗金

人光山檄中原官吏軍民伐金六月太白經天秋七月

朔日蠲冬太白經天十二月金犯四川統十一年夏金

制劉雄棄大散關遁是歲雅州蠻寇邊犯大

散關守將王立遁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十二年春金

政擊敗之蚩尤旗見秋九月大饗明堂赦及金人戰黃

和州守將趙彥呐覆敗之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黃

牛堡灰之金破武休關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金破大

安軍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通統制石宣等邀擊破
之獲將鄭昭先知樞密院事魯從龍參知政事與元軍
亂金圖安豐軍攻滁濠先州冠麻城石磧全椒來安天
長六合游騎至京東夏蜀盜掠閬果川焚遂寧府入普
州六月太白晝見四川地震太白經天十三年秋皇太
蜀盜平董居誼永州居住冬分道伐金十四年春金人
四川宣撫使安丙及夏人夾攻金不克十四年破黃州
是歲雅州叛蠻降黎州土丁叛招降之十四年破黃州
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夾之扈再興敗金天長鎮夏五
月朔日蠲詔以宗室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
公宗室子貴誠爲沂靖惠王後大饗明堂赦京東安撫
張林叛降蒙古是歲浙東江西福建諸路旱洶成階利
四州水十五年秋八月華出氏宣繪參知十六年秋九
賑之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十七年帝三十
日蠲是歲江淮諸州水賑之金主珣卒十七年帝三十
子守緒立夏主遵頊傳位於其子德旺十七年年夏六
月朔太白經天秋閏八月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
五十七上尊諡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帝受
禪夕召侍講彭龜年入對憮然曰前祇聞建儲議不謂

遽踐祚。辭不獲。心恸。至今將奈何。龜年曰。此宗社繫重。安得已。願盡孝誠。得上皇之懽心。因擬問上皇劄子以進。又與翊善裳定過宮禮行之。至宮寢門闔。拜表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迎上皇居之。龜年言。古人披荊棘立朝。尚足以宣政行令。況於重華。豈爲不足哉。且使陛下居隘陋。而太上居大內。天下人益以諒陛下之心。帝曰。善。於是詔卽寢殿爲泰安宮。奉上皇。民大悅。召留正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訖。復出避。汝愚請帝手札遣使召復相。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稟國罪。徙吏侍郎。以汝愚參知政事。避讓。乞自免。帝慰勞。拜右相。讓逾堅。命

爲樞密使治內侍林源楊舜卿林億年等罪斥外帝自
潛邸時從竊善黃裳直講彭龜年所知有世大儒朱熹
業慕用之矣及是汝愚薦熹帝手詔召熹及陳傅良沈
有開等十人姓名充經筵講官時太后懼上皇不欲聞
內禪及太上稱也闕不使聞知帝未朝見也熹入對言
陛下當充前日未嘗求位之心盡負罪引愚之誠充今
日未嘗忘親之心致溫靖定省之禮然後大倫可正大
本可立而朝綱可振每進講務積誠意格上心以平日
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令可措諸行帝虛心嘉納
時侂冑以定策時關語言於慈福宮頗自功汝愚曰吾

宗臣。君世戚。何可言功。惟爪牙臣。當加恩推賞耳。加殿前指揮使郭杲節度使。而侂冑僅汝州防禦。大失望。知臨安徐誼。謂汝愚言。侂冑兇異。日必爲患。宜飽其欲。遠之。葉適亦言。今侂冑望不過節鉞。宜與。不聽。而侂冑以傳導詔旨故。浸親幸。時時得乘間弄威福矣。數以事詣都省。請謁相。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拒之。侂冑大恚曰。當事之殷。相君獨能跳身走耳。天子我曹所定。事既定。顧薄我耶。絀我耶。大銜之。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冑間之。遂內批正罷相。知建康。而汝愚得相。時侂冑猶以與汝愚同功。親附之。而汝愚怒其

遂正不以告也來詣。拒不見。兵書點曰：「公誤矣。是易所
謂壯于頄也。其必有凶。」汝愚悟。見之。而侂冑大不懌。同
知閣門劉弼有憾于汝愚。見侂冑感之。曰：「趙丞相所爲
不授君節者。君知其解乎？」侂冑曰：「不知也。」弼曰：「君知之
禍幸免。卽不知禍矣。」侂冑愕問故。弼曰：「趙丞相欲專定
策功。自予。寧能令君於是中分功耶？此所以不授君節
也。以僕料之。君何獨不得節鉞將？且遂逐君滅口矣。」侂
冑乃大懼。問計。弼曰：「惟內批除臺諫擊之耳。」侂冑乃大
喜。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繇
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進。侍講朱熹大憂之。於經筵後。

退而陳言。嘉以制命爲義。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求公議所在。然後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命令詳審。而朝廷尊安。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畢當於理。然且非爲治之體。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所行未盡允乎。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反亂也。帝不聽。右正言黃度疏。侂冑罪欲上之。爲侂冑所覺。內批除度知平江。度言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復然。辭新命。奉祠去。侂冑度待講。意可得間。令優人裁冠博帶。效熹進趨狀。戲於前。爲諫。

語間之以謂其迂闊不可用。帝亦以熹爭修葺舊宮。爭壽皇山陵。爭禘祖祧。爲事事矯拂上。責之難堪也。內批言憫卿耆艾。難立講。除宮觀可知。悉汝愚見大驚。袖入。且拜。且爲請。帝不省。越二日。侂冑恐門下執奏而熹素難進。易退可逐也。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卽日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皆坐罷。較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言。內降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繇給舍。徑送熹家者。是陛下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國。門下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非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耳。明知其賢而果於

去。是示天下以簡賢也。患不知公議所在耳。明知公議而果違之。是示天下以棄公議也。願留熹以輔聖學。不報。吏侍郎龜年以暴雨震雷約熹論侂冑。會充館伴使。章未上。使事竣。聞熹予祠。上疏言陛下逐熹已暴。而侂冑竊威福有徵。何可長。請竄逐。不然。天下將且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有以窺陛下也。帝以爲侂冑於我有大勞。而講官者黨其類。必與我爭勝。欲兩與祠。知樞院陳騤爭之曰。以閣門去二經筵。何以示天下。騤與趙汝愚素郤。未嘗同堂語。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乃元樞亦欲爲好人耶。內批龜年與騤並罷。而侂冑進。

一官與在京宮觀。顧出入宮掖自如。彌肆無憚矣。會工
尚書彥逾。自負定策功。除蜀帥而悲。陛辭日。奮言汝愚
罪甚夥。疏廷臣者爲汝愚黨。姓名以上。帝惑之。侂冑知
旣得間可去也。問難其名。謀於相京鏜。鏜曰。彼宗姓也。
指以圖危社稷立逐矣。於是右正言李沐以白虹貫日。
言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之。以尊安天
位。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直學士鄭湜以草制無
貶辭免。祭酒李祥言。昨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
相位而去。官僚解弛。軍民將變。國亂無象。汝愚以樞臣。
奮不避家族之禍。奉太后命。勅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

言身一糾

方

古

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

謂何。祿常州無錫人國子博士楊簡太府丞呂祖儉兵侍郎章

頴皆頌汝愚冤皆得罪於是太學生楊宏中等奮言曰

師儒能辯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辯師長冤於義安乎

乃獨與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伏闕上書

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冤憤而沐以爲父

老懼呼何欺罔之甚也六歲之事非汝愚出死力定大

議雖百李沐何能爲方是時中外驚疑憂在旦夕汝愚

任樞府柄兵不以此時爲利乃今顧有異意乎章頴李

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辭其非卽遭斥逐臣恐沐自知邪

正不竝立。必托朋黨以罔天聽。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決矣。疏上。押五百里外編管。而汝愚落殿學士罷祠。監察御史胡紘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爲符。有將心。而其徒黨。推以爲出。楚王元佐。爲正統所在。令鼓扇成禍。當何極。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放永州。徐誼放南安軍。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示欲殺之意。而汝愚暴薨。初汝愚夢孝宗授以湯鼎。頁曰。龍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頗言之。而讒生。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瑩承侂冑意。窘辱之。百端遂暴卒。天下寃之。徐誼字子直。溫州人。有經遠大慮。侂冑誅起江淮。制置使。知建康。金欽暴淮。淮人流途江東。晝夜勞來。移隆興。卒。論忠文。

公輔言。今世尊程頤之說。倡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

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無傳焉。傳之顧兄弟。狂怪無憚忌。乞禁止端士習。孝宗時。侍御史謝廓然。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假誠敬之名。濟虛僞。而侍講熹時提舉浙東。劾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乞汰斥。相淮芘之。吏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希淮意攻之。而道學遂爲世指目。會熹以提刑召對。帝面許清要官。侍郎林栗大惡之。遂論熹竊程頤張載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語具學較志

自是說熾然。士大夫

玷缺。爲清議所擯者。必因以醜。正快忿。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大患之。帝初政。入對。言近世是非不白。邪正互攻。

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禍福存亡所繫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至慶曆嘉祐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間。群凶得志。絕滅綱常。沸騰鳴張。烈爲崇觀極矣。此前事之明驗也。臣始至於國。聞有譏貶道學之說。已竊憂之。而猶未睹朋黨之所分也。逮去國六載。其事盡見。因惡道學。遂生朋黨。因生朋黨。遂罪忠諫。至其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成風。禍何所極。願聖心卓然爲皇極主。消道學之譏。泯朋黨之迹。集和平之福。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

也。章下讀之有流涕者。何澹爲奪氣。恍惚不自安。餌定志丸數夕乃已。而深心媚之。及是謂侂冑言。今世能自立議論者非他。皆道學之人也。然以道學目之。當有何罪。獨名之曰僞學。與天下同其忿嫉可矣。於是正言劉德秀請考核真僞。辯邪正。詔下禁切。而中書舍人高文虎當制。極詆訾。榜朝堂。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一時臺諫皆欲以熹爲奇貨。逢侂冑然。猶畏公議未敢也。御史胡紘者。故嘗謁熹。建陽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加。大不悅。語人曰。是不近人情者。僞也。及是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構經年成草。

會遷太常少卿不果。上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熹語，孟說以自售。至是爲御史，得絃草卽上之，詆誣熹十罪。熹落職，罷祠竄。其徒蔡元定于迨州，而光祖撰涪州學記言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迨爲諱，以學爲僞。然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張釜卽劾光祖，佐迨不成，蓄姦憤欺世罔上，落職放房州。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乃詔臺諫給舍毋及舊事而絃猶藉建中調停之說，釀靖康之禍，欲甘心之也。當是時，侂冑權

寵赫奕、吏尚書許及之、諂事之、居二歲不遷、見侂冑流涕、叙知遇之恩、衰遲之狀、爲長跼乞哀、侂冑惻然、立遷同知樞密院事、侂冑生辰、群僚畢集、上壽、各有獻、有趙師霽者、爲郎從官、晁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長侑觴啓之、乃栗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自以爲不及也、侂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霽聞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遂拜工侍郎、侂冑嘗宴客南園、過所營山莊、中有竹籬草舍、顧之曰、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皐叢薄聲、視之、師霽也、有陳自強者、韓侂冑童子時師也、貢入都、待銓、候見之、侂冑欲因以爲名、召從官畢集、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之、從官見者皆蹀躞、已徐曰、陳先生老儒、羽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除太學錄、未滿歲三遷秘書郎、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簽書密院事、已得相、貪鄙招財賂、都城火家煨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倍所失之數、自強彌侂冑口恩、主曰、恩父呼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諫大夫程松、滿歲未遷官、市一妾以獻、名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

名常達鈞聽耳除同知樞密院事時言路扼塞每月按
輦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其泛論君德時事皆取陳熟
緩慢畧無嬰拂者於是處士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言
言之世變極矣

途學者古之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
勞者也今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
懷無君之心而陛下猶然不悟耶陳自强仇胄童稚之
師躡致宰輔舊學之臣彭龜年等安在蘇師旦平江胥
吏周筠韓氏廝役耳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
屬俱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
有筠乎仇胄欺朝廷至於此願亟誅仇胄師旦筠逐自
強之徒安國家不然事且不測書奏中外大駭詔臨安

席杖之百。配欽州。

祖泰太府丞祖儉弟也。祖儉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貶。諸人箝口。吾不

能忍見也。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至是祖儉卒。乃具

書上。程松故與祖泰游。則大懼曰。人知我素與之子遊。

其謂我與聞乎。乃奏言。祖泰當誅。時祖泰期必死。冀以

身悟朝廷。逮赴臨安杖。無怖色。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

教汝共為章者。言之。吾置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

知必死。乃言。而可受教於人。而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

風。卷心耶。祖泰曰。吾直道本心。今祖泰既得罪。監察御

附韓氏得笑官者。乃病風。卷心耳。

史林采施康年言致仕太師周必大首倡僞徒植私黨。

貶少保。而知絳州王說請籍僞學姓名榜天下。凡五十

有九人。初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竊漏言。汝愚竄

之。至是告汝愚時。有異謀。詔捕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

葉適。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質責佞。曰。

某適。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質責佞。曰。

某適。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質責佞。曰。

某適。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質責佞。曰。

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至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館獄耳。公何爲蹈之。侂冑發慙曰。我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故耳。事得寢。然後知侂冑所爲狂悖者。皆京鎰。劉德秀。胡紘。汪義端輩從史之也。其後京鎰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皆忤意罷。用張孝伯。陳景思言。稍弛僞學之禁。趙汝愚復資政殿學士。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葉適。項安世等。先後復官。當是時。侂冑權寵震天下。而苞苴大昌。累官太師。封平原郡王。秉政者七年。又三年。進平章軍國事。論者言侂冑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體尤尊。此文

彥博省重事。則事咸統。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天子亦
拱手熟視。一聽其所爲。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御批
升黜將帥。不忌矣。會金爲蒙古所蹙。北蕃部歲擾之。兵
圯財匱。而群盜蠭起。蘇師旦者。故平江兵馬鈐轄也。侂
冑知平江時。悅之。用爲腹心。及是爲樞密都承旨。獻計
言。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侂冑問之。則曰。莫如恢復。於
是聚財募士。規蹙金。而恢復之議起。會安豐守厲仲方。
言。淮北流民願歸附。幸招納。而安撫使辛棄疾入見帝。
言。金必且亡。願飭兵以待變。當是時。南北和好者四十
年。武備剋圯。賢士大夫忠力者。盡屏棄。頑頓嗜利之人。

逢侂冑致位者皆惟法不任兵。吳挺子曦以世守蜀有功。旣失軍而身畱行都。不得意。乃賂侂冑請帥蜀自效。侂冑喜許之。知密院何澹持不可。侂冑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費士寅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用兵爲不可以避事亦罷。而肘腋盡散。創國用司。覈中外財賦爲兵費。令自強主之。務掊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蔡。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棗陽。破信陽。圍德安。胡沙虎自清可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潁壽。陷安豐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滁。入眞州。勢大猖。命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東川軍屬。

焉。曦爲副使屯河池。西川軍屬焉。且命曦聽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臨曦。青庭參曦聞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兩川軍千八百人自衛。曦抽摘去。而松不悟。金攻鳳州。召曦援。曦謬許之。而潛以階成和鳳獻金以求封。金師追。救不至。松惶懼跳身走。自閬順流至重慶。書抵曦求裝齎東歸。曦匣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爲劒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喜過望。兼程出陝西。向人掩涕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而曦稱蜀王反。侂冑怒。竄松澧州。蘇師旦以始謀誤。罷官籍家。竄韶州。初北伐議起。王尚書傳伯成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

鑄千孔。兢兢防危。然且懼沉覆。乃欲徼幸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宣撫使丘岳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倡非常之舉。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固未可期也。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爲任之。侂冑意方銳。不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岳發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或勸岳棄廬和守江。岳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兵守淮。當是時。金苦國殫。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通和端。岳以聞。侂冑方悔前謀。聞之喜。遣使報金。許爲和。而金人欲罪首謀誅之也。則大怒。復銳意用兵。中外憂懼。已乃殛死。函首送金而和成。

時督帥密以金指侂冑爲首謀移書請暫免繫銜侂冑怒罷之以張巖代帥而募可報使者或薦方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之信孺曰開釁自我設金人問首謀當何以應之侂冑矍然無以應命假朝奉郎樞密院參謀持巖書以往示不遽出朝旨也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欲示強寘之獄露刃環守之絕薪水以五事要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首謀於古無之彌藩割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見金相完顏宗浩宗浩坐幄中左右陳兵夾祀侍召見懾之堅以五事爲要信孺辭對不少屈金不能難授報書需後議侂冑急和成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往許通謝錢百萬緡宗浩以中國恒怯可震也要之堅會蜀取大散關不成約而還侂冑以求和不得怒信孺使無當召問敵何言信孺言敵所欲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索犒軍錢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用三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放臨江軍初皇后立以侂冑不爲已地也怨之使皇子榮王曦疏侂冑將不利社稷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力陳國危迫之勢請誅侂冑安社稷后從中力贊帝以其惺大權難動未敢

始得請出以錢象祖當諫用兵忤侂冑也自懷
中出御批密示之云韓侂冑柄國輕啓兵端使南北生
靈罹於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罷右
丞相卽日出國門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嚴
護防象祖欲覆奏參政李壁曰事留者泄矣得不請翌
日侂冑朝至太廟震呵止之曰有詔平章罷政從者皆
駭散震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廼殺之錢象祖探懷
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回謁曰
望大參保全彌遠以聞帝猶以侂冑權重不信也越三
日審果斃乃下詔暴侂冑罪于中外自强奪三官放永
州尋竄雷州遣使卽韶州誅蘇師旦貶張巖許及之葉
叔似皇甫風等官壁以撰恢復詔與焉於是彌遠進禮
尚書震福州觀察使以侂冑及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
易淮陝侵地金懸二人首于通衢後漆之藏軍器庫而
和成柟還頌方信孺前奉使功假右司郎中柟倫孫也
然是時今北困蒙古盡亡故所吞中國河北河東諸州
縣西苦夏力不能守中都遷汴矣求和於蒙古蒙古不

許責歲幣于宋。不與復兵爭。時分道入寇。宋亦時命將分道出伐之。然宋積弱。金驍衰。互爲勝負。甚夥。然不足數也。起居舍人真德秀上書言。女真以韃靼南侵。徙居汴。論者幸虜多難。以爲可少。不知吾國之大憂。始此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也。鹿之所走。獵必從之。彼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獨不能絕黃河一衣帶之水。趨汴乎。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卽或如耶律德光。不能卽安中土。中原豪桀。必將乘其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願陛下以自立爲規模。用忠賢。脩政事。

肩釋策。收人心以爲之本。而訓兵擇將。繕城飾戍。以待之。庶國勢張。人心奮。無悼於後害。苟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金繒爲奉。飾行人使之。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是示人以可侮之形。而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時不能用。帝春秋高。景獻太子夭。而沂靖惠王乃近屬。亦絕無後。於是相彌遠欲借沂王置後爲名。擇宗室可立者。備皇子之選。得宗室子與莒主之。初昌國人余天錫館彌遠所歸赴鄉試彌遠密屬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善者與俱來。天錫行抵越西門。避雨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客也。具雞黍肅甚。二子自外入侍坐。問之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趙與莒也。是宗室子。日者言當貴。天錫忽憶彌遠言。

心異之。還以告彌遠。喜。命召之來。保長詫其遇。大喜。留田治衣冠。集姻黨。餞送之。既見。遣還。保長內慙其鄉人。鄉人亦竊笑之。然彌遠善相人術。見二子大奇之。恐事洩。不畱也。乃中實主之。踰年。忽復召。使天錫密諭意曰。二子長者當極貴。當撫於父家。天錫與共載。以歸。母朱爲沐浴教文字。習禮容。益閒。而帝用高宗

育。普安王故事。選太祖十世孫育宮中。爲沂王嗣。已立

爲皇子。更名竑。而與莒更名貴誠。以爲沂王後。生十有

七年矣。竑旣立。剽輕。以楊皇后頗干政。彌遠久用事。弗

善也。指宮壁輿地圖。瓊崖州曰。他日當寘彌遠於此。又

呼爲新恩。言非新州卽恩州也。彌遠颺知之。乃大懼。而

貴誠疑重寡言笑。好修。每朝參待漏。他人笑語。獨疑立

儼然。進止有常度。見者歛容。彌遠大異之。與國子學錄

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以煩君，君必善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君坐也。」然言出，彌遠口入君耳。語泄者族矣。清之謝不敢，乃以清之兼沂王府學教授。已，清之譽貴，誠賢不容口。彌遠問何如，清之曰：「其賢更僕未易數。然一言以蔽之曰：不凡。」彌遠乃大喜。日媒孽竑之失，深傾之矣。嘉定十七年，帝卽位之三十年也。帝不豫，彌遠遣清之詣貴誠所，告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久之，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日久，使布其腹心，今不答，薄之耶？」清之將何以復丞相也？貴誠徐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

與彌遠共嗟嘆善之。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封成國公。帝崩。彌遠宿禁中。遣皇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今何敢擅變。七往反終不許。谷乃泣拜。請爲楊氏百口計。后默然良久。曰。今其人安在。彌遠卽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乃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誤者斬。時外間諠傳云。帝崩。皇子竑跂俟召。不至。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之。已而擁一人徑過。屬天瞋。莫測也。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若今爲吾子矣。彌遠引至椒前。舉哀畢。乃召竑。竑聞命疾驅至。入宮門。每門衛

士輒留其從者。無聽入。彌遠亦引至樞前舉哀。引出帷。令殿帥夏震守之。追百官班。聽遺詔。引竑立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安得仍班此。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班此。宣制後。踐跽耳。竑以爲信。已。邛視。則遙見燭影中。有人在御座矣。宣制畢。閣門宣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粹其首。乃下拜。而皇子昀以遺詔嗣位。是爲理宗。

商史上編卷之五十七終

商史。上編。卷之五十七。終。
今日。文事。非。矣。餘。以。斑。此。雲。絲。文。曰。未。宣。陽。商。當。
命。烈。相。其。雲。老。文。並。百。官。聚。議。臨。作。並。立。書。現。或。將。
士。神。審。其。資。各。無。難。入。神。道。衣。冠。至。聖。商。舉。文。即。也。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八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理度德祐端末帝紀

理宗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燕王德昭子。冀王惟吉後

也。

父榮王希曠。母慈憲夫人全氏。嘉定十七年秋閏八

月。即位。赦。尊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皇兄竑進封

濟王。九月。大饗明堂。赦。

寶慶元年。乙酉春。湖盜作。名誅

冬。開經筵。命輔臣觀講。

誅之。薨。貶爵巴陵郡公。時竑出居湖州。州人潘壬與從

兄兩弟丙。以彌遠廢立。心不平。謀欲立濟王。陰結李全

求濟師。全與為期。日而遣。壬狂易信之。部分其眾。以待

事。至期。全不至。懼事泄。以其黨雜鹽盜千餘人。結束作

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求濟王立之。偽為李全

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十萬。水陸

並進。擊不當立者。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

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強之。與約。必毋犯太后官

家衆許諾遂稱尊發軍資庫金帛會子以犒士知州謝
周卿宰官屬入賀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也
則大驚遣王元春告于朝帥州兵討壬壬走楚甫丙誅
死壬見獲亦死彌遠初聞變大悸召殿帥彭壬帥師赴
之至事平矣彌遠固憾濟王又念王在湖恐生變許言
王有疾令秦天錫以醫來視疾逼王縊州治以疾薨聞
追貶巴陵郡公改湖州爲安吉州橫永茂陵夏皇太后
歸政彌遠封魏國公以薛極參知政事冬直學士院真
德秀起居郎二年春建功臣閣是歲蒙古伐三年春
魏了翁罷夏夏主德旺卒弟之子脫立上
皇太后尊號贈故侍講熹太師封信國公彌遠
進魯國公夏六月朔日饗是歲蒙古滅夏紹定元
年帝四年春加上皇太后尊號夏六月朔日饗秋七月
熒惑犯南斗冬薛極知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袁
韶同知樞密院事是二年蒙古窩三年秋九月大饗
歲蒙古主鐵木真姐閏台立三年明堂赦冬十
一月星孛天市垣鄭清之四年春行慶壽禮慈明殿相
參知政事立皇后謝氏以下進秩有差盜李全
誅秋太五年春新太廟成秋閏九月彗出角冬赦皇太
廟災后楊氏崩師及蒙古圍汴京金主奔蔡州

六年。夏四月，攢恭聖仁烈皇后于茂陵。秋九月朔日，

密使彌遠封會稽郡王，卒。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

誼參知政事，詔改明年元極罷。陳昭、鄭垕等貶黜有差。

是歲，蒙古入汴，殺金端平元年。帝十年春，金亡于蔡

二王，俘妃嬪宗室以歸。遣使詣奉先縣省祖

宗諸陵，遣使詣洛陽省八陵。夏四月，獻金俘太廟將孟

琪、江海等策勲進秩有差。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

參知政事，詔復濟王政官爵，有司簡視墓域，時致祭。復

三京，趙范爲東京留守，趙葵爲南京留守，全子才爲西

京留守，師敗于蒙古，三京陷，責二年。春正月，王管侍衛

將降秩有差，蒙古來責敗盟。馬軍琪屯黃州，經

邊。二月朔日，餉戶尚書德秀參知政事，夏子祠卒，鄭清

之喬行簡爲左右丞相，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崔與之參

知政事，鄭性之同知樞密院事，與之辭不至。冬，曾從龍

爲樞密使，督江淮軍馬，魏了翁簽書樞密院事，督京朝

軍馬，從龍卒。了翁兼督視江淮。三年。春，詔侍從臺諫

是歲，安南來貢，蒙古分遣寇蜀。給舍條邊防事

宜聞，襄陽軍叛降，蒙古制置使趙范削三官，夏督視魏

了翁罷，知潭州，詔悔開邊責已。秋，鄭性之參知政事，九

月大饗明堂大雨雷震電相清之行簡罷崔與之召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及蒙
古戰陽平關死之蒙古陷文州守臣劉銳通判趙汝昂
死之陷金州通判蹇葵及弟參軍維之子永叔死之喬
行簡為特進右嘉熙元年帝十有三年春鄭性之知樞
丞相兼樞密使密院事夏五月臨安火李鳴
復參知政事冬十二月朔日蠲日與金二年春史嵩之
木水火四星俱躔于斗避正朝減膳
督荆湖江西軍開府鄂州夏李宗勉李鳴復參知政事
京湖制置使孟珙復鄂州荆門軍冬十一月日中有黑
子三年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
之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天錫游似參知政
事秋九月大四年春正月彗見營室夏江西浙江福建
饗明堂赦大旱秋求直言詔有司賑災恤刑相
行簡罷奉祠改明年元相宗勉卒以淳祐元年帝十有
游似知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
幸太學謁孔子監學官及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冬蒙古
兵攻曹州知州何叔丁判官楊仁舉死之圍成都制置
使陳隆之死之及其家二年春游似罷范鍾知樞密
是歲蒙古主窩闊合卒院事徐榮叟參知政事

趙葵同知樞密院事夏葵榮叟罷余玠為四川宣諭制
置使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夏浙右大水秋常潤
建康兩淮大水九月朔日饒大饗明堂赦冬十一月日
南至雷電詔求直言蒙古攻叙州都統楊大全死之
三年春高定子參知政事尋罷三月朔日饒蒙古破大
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威堅守魚孔隘詔就知大
安四年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右相
軍史嵩之起復以見糾終罷范鍾杜範為左右丞
相兼樞密使游似知樞密院事劉伯
正參知政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七月朔日饒九月大饗明堂赦冬以游似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事蒙古
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驤
權成都縣楊兌權資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霽死之六年
春正月朔日饒陳韓參知政事賈
似道為京湖制置使嵩之致仕
七年夏鄭清之為右
游似罷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陳韓知樞密
院事安撫湖南趙葵兼建康留守安撫江東旱避殿減
膳求直言詔兩淮蜀襄江閩經兵州
縣叔遺骸瘞之秋別之傑參知政事
八年夏徐鹿卿為
樞密使王伯

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密院事、九年。春、清之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封魏國

公、趙葵為右丞相、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辛卒、夏四月朔日、蠲冬、應繇罷、吳潛同知樞

密院事、十年。春、相葵罷、台嚴州水賑之、十一年。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

同知樞密院事、夏求遺書、秋九月、大饗明堂、赦、相清之卒、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徐清叟參知政

事。是歲、蒙十二年。春、二月朔日、蠲夏五月、信州盜起、古王蒙哥立、罷諸路經界、詔改明年元、冬、徐清

叟樞密使、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詔襄郢措置屯田、修渠堰、臨安火、求直言。是歲、福建江浙八州郡

大水、寶祐元年。帝二十有九年、春正月、以母弟榮王與芮子孜為皇子、賜名禔、二月朔日、蠲夏

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暴卒。是歲、江潮閩廣旱、溫台處三州水賑之、蒙古滅大理、二年。春、正

諡曰謬狼、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召四川制置使余晦還、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秋九月、大饗明

堂、赦。是歲、三年。秋、相方叔、清叟罷、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四年。春、製字

以秩親民官夏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賈似道參知政事相槐罷秋程元鳳為右丞相蔡杭參
知政事冬張礪五年春似道進知樞密院事吳淵參知
同知樞密院事政事卒夏蒙古犯襄陽秋張礪參
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礪卒九月大饗六年
明堂赦冬詔近邊郡縣官擅離職者罪監司糾察
春相元鳳罷判福州丁大全為右丞相林存同知樞密
院事存罷知建寧朱熠同知樞密院事似道進樞密使
南淮宣撫蒙古主蒙哥入劔門守將惕立戰死圍長寧
山守將王佐運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蒙古犯海州判漣
水軍侯畱死之家遇害改開慶元年帝三十有五年春
明年元。是歲臨安大旱蒙古攻忠涪州破
利州陷隆慶順慶諸郡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
密院事蒙古圍合州自二月至于秋七月蒙哥死解圍
去冬丁大全罷吳潛賈似道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十
二月似道輸平蒙古奏克捷行功賞改明年元。是歲
臨安湖北及婺州饑賑之景定元年帝三十有六年春三月朔日蠲
制張勝戰死似道表奏捷進少師封衛國公朱熠知樞
密院事饒虎臣參知政事尋罷載慶珂同知樞密院事

尋卒立忠王禕為皇太子秋七月赦丁大全削三秩放南安軍蒙古遣郝經來修好徵歲幣幽真州九月大饗

明堂

二年

春皇太子謁太學祀孔子三月朔日蠲夏皮

赦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知瀘州

劉整叛降蒙古故相潛循州安置暴卒沈炎罷何

夢然參知政事臨安湖秀州大水賑之安南來貢三年

春龍榮罷蒙古李壇以漣海三城來歸封齊郡四年春

王秋蒙古陷濟南殺李壇丁大全放新州死四年置

公田所秋九月大饗明堂赦何夢然五年帝四十有一

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太

白晝見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密院事太白經天

秋七月彗星出柳詔避殿減膳求直言行經界推排法

冬行關子銅錢法帝崩年六十上尊諡建道備德帝慈

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帝慈

恕恭儉悅儒學得故朱侍講熹所為大學中庸章句論

語孟子集註說之歎以發揮聖賢蘊奧畢盡也贈太師

封信國公熹子工侍郎在入對言學要帝曰先卿中庸

序言之矣。朕讀之不忍釋手。恨生不同時也。以視學下
詔言。孔子之道至孟軻而不傳。我朝大儒周敦頤。張載。
程顥。願。真見實踐實紹之。而學有指歸。中興來。朱熹精
思明辯。交融徧澈。孔子之道益大明於世。其封敦頤汝
南伯。載邵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及信國公熹。並從祀
孔子廟庭。王安石罷勿祀。而諸儒張九成。張栻。呂祖謙。
陸九齡。九淵。沈煥。贈官賜詔。錄子孫有差。後皇太子視
學。令謁祠孔子再拜。從太子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
伯。栻並從祀。得金選德殿柱所書。毋不敬思無邪六字。
實存之。蓋信學如此。嗣位初。詔宮中服三年喪。歲詔舉

廉吏舉將才。歲詔恤獄囚。賑饑。歲詔宗室貧窶或失所。嚴州郡贍給。詔兩淮荆襄民避地江南州縣流離失所者。計口給米。詔蜀創殘。宜綏撫蕩宥。諭朕軫恤之意。詔襄郢新復。蠲賦稅。詔四川制置司。察屬郡誅求掊克者。詔臨安府創慈幼局。給官田五百畝。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置藥局療民病。詔邊郡各立褒忠廟。凡沒王事者。守臣春秋祠祀之。詔主兵官毋杖脊傷人命。詔國家進士法。歲久滋蠹。先儒程顥願兄弟酌古今科條詳明深切。其條具行。於令甲中。必寓崇經術。察德行。選材用能之意。惠陽建安軍亂。討平。下詔言。間者軍士蠹爲不

靜抵於大戮。朕甚痛之。夫綱常之理在人。彼其爲非。豈盡本心病在有司。培尅苦役。鬱悒阻遏。赴愬無所致之也。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朕之不明。豈可悔哉。自今三衙列閫諸王兵官。各訓禮示信。威儆恩卹。使人自愛。安紀律無怠。葦出營室。詔曰。天道不遠。譴告匪虛。朕甚自痛。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章。而真僞無別歟。抑牧守匪良。犴獄多興。封人弛備。暴客肆志。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著明。謹避正殿減膳。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輔朕。百爾執事。

吾法守也。其竭忠告朕。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旌孝弟卓異。及世義同居者。詔徵隱居行義著書明道者。畢召見授官。諸德意如此。嗣位初。相彌遠以擁立功秉國。天子虛已以聽。禮下之已甚。鄭清之以舊學。余天錫以舊恩。皆彌私人見親。彌遠欲收衆望自固。召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召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以濟王不得其死。爲大倫攸繫也。入對爲請後。帝不懌。曰。朝廷待濟王至矣。卿未之悉耶。德秀曰。陛下友愛無不至。然以謂措處盡善。則未也。濟王前有逃避之迹。後有討叛之效。豈當貶墜哉。

第觀舜之所以處象。今不逮明甚。人主當法古帝王。秦漢而下。不足法也。帝但然曰。此往事無及。願勿言。德秀頓首曰。陛下進德務學。容諫用賢。順人心以掩前失。可也。退疏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槐棘。除淮蜀二閫帥。出僉論所期之外。爲首事。又言。今朝廷雖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獎趙蕃。劉宰然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而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者。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經幄。擢宓僑言地。厭天人之心。了翁入對。言人與天地一本。必德合天地。然後可無曠天工。今國事日亟。宜察時幾。會道揆。謹法守。

汲汲爲先事圖。而極陳士大夫風俗諛諂交煽之弊。疏
濟邸事。引義劄上。語切至。彌遠大患之。以爲二人者本
所薦進。而倡濟邸議軼已也。乃擢梁成大爲監察御史。
莫澤李知孝爲御史。掎劄之。知孝疏言。今士大夫正救
之益少。而沾激之意多。扶翊之義微。扇惑之心勝。始則
慷慨激烈。爲麤翹之詞。終則懇切求去。俟斥逐之命。自
爲名得矣。如國體何。願下臣章風厲中外。立權右正言。
會大理評事胡夢昱言。濟王不當廢。劾除名羈管了翁。
以出。錢見糾。改權工侍郎。辭出知常德。於是諫大夫朱
端常劾了翁德秀。詆誣謗主。欺世名。奪秩罷祠。一時

仁賢並敗逐而成大言世稱真德秀爲真小人魏了翁
爲魏君子罪大罰輕請正刑典帝以爲已甚乃止嗚呼
天子尊儒真魏二大儒召用而無何罷廢甚矣道之難
行也當是時頴巖小稔朝野無事金道必蒙古不自存
彌遠鑒開禧之禍規和苟安歸正人不明招納而
密敕圖帥慰接之忠義軍李全驕悍輕朝廷意規江淮
爲窟宅制置使賈涉以全難制求還朝全遂合張前忠
義與已軍盡籍之併其軍時淮西都統許國代帥至討
金而全陽自下柔之得復鎮青州遣其將劉慶福還楚
州爲亂國走死事聞相彌遠欲舍忍靖事知楊州趙范
以爲言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而全乃大猖以姚狎
嘗與全善命之狎朝辭帝謂之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
彼此卿爲朕撫定之狎至楚艤舟治事而卒爲所逐趙
范奏誅全自彌遠誅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寧宗崩廢
然後定

濟王定策又獨相九年凡二十有六年於古無二疾革

求解政。詔授保寧昭信節度。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

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進秩加官。卒。

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賻

金帛千計。彌遠。故相浩子也。拔帝於宗室群姓中。定策擁立之。以濟王死。論者四起。乃大激而伎。帝德其立已。以恩寵終。而心厭其所爲。其黨梁成大。莫澤。李知孝之倫。益逐。成大尤陰戲。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先之。四方賂遺。置堂廡。導賓客觀之。雖知孝亦鄙其爲人。太息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帝始親政。爲勵精。居五日。部郎洪咨夔入對。問當世急務。以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布公。對問當世君子。以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對明日。與王遂。益擢爲監察御史。從太常少卿徐僑言。復濟王官。改明年爲端平元年。時鄭清之以舊恩得相。亦頗以文化易弊爲意。而李壘。徐僑。趙汝談。

解似杜範。徐清叟袁甫之倫。並列于臺省。當是時。我師
既平蔡滅金。獻金俘太廟。詔行功賞。上下晏然。動色相
賀。御史洪谷夔獨憂之。以爲言。會制置使趙范蔡建守
河。據關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相清之力主之。
命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宗曰。方興之狄新盟而退氣
盛。鋒銳寧肯捐所得地以與人。且行十里爭空城。得之
適勤餉饋。若其不捷。進退無據。必開募致兵矣。知樞密
院喬行簡方在告。亟疏言。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
復之機。臣子有心。能無奮發。然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
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耳。

夫自古之規恢復者。未有不先內治。而能冀外攘者也。陛下視今日之內治。爲已足乎。欲用君子。而君子之志未盡伸。欲去小人。而小人之志未盡革。陛下有勵精更始之意。有苞苴貪墨之禁。而士大夫苟且不任。黷貨無厭。令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至於此。乃欲闔閭宇宙。混一區宇。關北狄而奪其氣。不已難乎。且民心者。國之本也。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勢家之兼并。機寒怨詈。禦不自保。而欲緩急與之同功。臨難責之效死。雖韓白不任。且武備又今世之所素易也。天下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舉夫人知之。直欲以意氣召徠。以功賞激勸。曰。相

擇行伍卽將也。接納降附卽兵也。斯已疎矣。籍令一如其言。而百姓罄懸。官帑空竭。臣未知餽餉之所從出也。儻兵綴於強敵。民困於飛輓。而潢池之警。橫發於內陞。下又何以待之。不聽。而大師入汴。入洛陽。蒙古聞。兵南出。師大覆。軍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械一委敵。而中外大困。已。蒙古遣使來詰曰。何爲而敗盟也。邊日尋於兵。襄蜀殫弊。江陵孤危。於是帝乃大悔。詔罪已。然旣晚矣。學士吳泳當制。御史王萬謂之曰。用兵固失。悔已甚。國體亦不振。今邊民生意如髮。詞宜振厲。以興奮人心。泳從其言。侍御史杜範劾清之啓。釁危宗社。子招權賄因併糾發書密院。一鳴復與參政史寅彭大雅以賄養交曲爲地。帝以清之舊學。鳴復等無顯罪。不聽。而範不入臺待罪。鳴復小抗疏言。臺臣論清之主戰并論臣臣竊

不自知豈以臣憂強戰難任獨主和誤國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當死生以之否則臣無家可歸惟扁舟五湖已矣亦出關待放帝以其言懇氣勁召復職而範率臺臣疏鳴復諸所爲自辯者咸誣罔無事實而天子聽眩莫測其孰信也改範起居郎提刑江東而鳴復出知越州時翰學士德秀直學

士院了翁召入對德秀至帝迎勞問以德秀原本召公

祈天求命之說以對畧言臣反覆召詔一篇綱目惟敬

德誠小民二言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儀狄之酒南威之

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翫有一於斯皆足以害

敬權臣之末貨賂公行民不堪命陛下布端平之詔一

洗而新窒賄賂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以

漏網宜邑停科調勤撫綏爲祈天之本今天厭之

德中原無主。正鑒觀四方。擇民主之時。陛下能敬德以
遷續休命。施大德以固結人心。則中原固吾有也。若徒
以力爭而不反其本。天意何詎可測哉。問進取。德秀言
用兵莫急於人才。而舉世所屬望者。將曾不數人。莫急
於財用。而塞下之積枵。然漕浙米入淮。漕淮入汴。汴久
涸。而陸運勞費。甚於登天。故曰難。兼此二難。正諸葛亮
閉關息民之時。而易之言兵。猶以和扁繼庸醫之後。奏
一藥而代爲之受責也。且言戰守之論不同。歸於爲國。
不當用相。訾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故小
人得乘之。願深以爲戒。帝甚嚮納。德秀慨然以斯文爲

已任。以各閩學爲天子推說。各閩學遂大光於世了翁
入對。言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而權臣竊命者十年。幾無
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值得爲之勢。而又有
能爲之資。臣獨恐夫外而百官內而妃嬪。效諛取憐者
曰。乃今知皇帝之爲貴也。乃今可及太平爲樂也。陛下
試以古今成敗審觀之。深宮之中。可信托者誰歟。廟堂
之上。可保任者誰歟。事變亟來。可繫天下安危之重者
又誰與。藩垣屏翰。國無一焉。則陛下雖處至尊極重之
勢。而巍然孤立也。何可謂安。他和議不可信。北軍不
可保。軍實林用不可怠。皆懇懇言之。而以聲色財皆爲

深戒

漏下四十刻乃退兼同修國史侍

進吏尚書。德秀召五閤月參大政而病。奉祠卒。帝甚惜。
惜了翁在經幄。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收還保全史。
彌遠家御札。乞定履畝稅寬民力。乞儲將材。備緩急。乞
分別襄黃二帥功罪。明賞罰。在朝六閤月。前後疏二十
餘上。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以知兵體國。
爲出督京湖軍。甫二旬。又爭言建督爲非。是復召入簽
書密院事。前後牽掣。進退易亟了翁力請奉祠去。殿中
侍御史李韶疏懇留不得。無何卒。贈少師。謚文靖。嗚呼真魏敬
德格天之告先憂經遠淪洽于主心而入朝輒沮如哽

如噓也。豈非天哉。非天亦曷有君臣兩相求。不相值。如
此哉。悲夫。蓋是時。天子優游不斷。明不足以知人。而學
士大夫。承上意。所稱說皆洛閩理學語。語爛然。文真贗
混而難知。至臺諫。專以攻上身。詆相爲風采。不復恕已
量物。垂意於其功。其悖者。如狂獬之犬。見人輒噬。其甚
者。雖饕餮庸回。爲世禱祀。而交激時。亦各往往以去位
待放爲名高。嘉熙三年。相行簡請老。以少傅平章軍國
重事。而李宗勉史嵩之。召爲左右相。嵩之者。彌遠猶子
也。始以復三京爲非計。阻師命。不用而師敗。天子信之。
以得相。而怙權寵。排正人。相六年。父喪。詔起復。臺諫交

論不聽。將作監徐元杰言大臣身任道揆。不宜居寵利。傷民彝。又不聽。於是太學黃愷伯等四十有四人上書。言嵩之心。徘徊邪蹤。跡詭秘。曩開府時。以和議墮上心。以厚貲竊相位。羅天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利權。歸私門。今彌縫貴戚。買囑貂璫。必得起復。以快志。夫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爲無父之國也。武學京學宗學生數百人。頌上書論之。帝曰。學較論雖正。然已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願上保愛。侍御史劉漢傑言。昔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蔣芾之起復。止於三。今嵩之六矣。虛相位侍者三月矣。願聽其

終喪。亟選賢臣備樞軸。乃聽嵩之終喪。而以范鍾柱範
爲左右相。無何。元杰出謁歸。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裂
而卒。劉漢傑亦暴卒。嵩之從子璟卿上書諫嵩之言切
至。無何又卒。時皆億爲中毒。堂食時至。無敢下筯者。於
是學諸生伏闕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流離道
路。死于蠻煙瘴雨之鄉而已。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在
朝廷。乞付臨安府推鞫。給使者。然卒莫能明也。嵩之服
除。爲臺諫辟。從官所攻不復相。而杜範得相。元老舊德
次第俱召。用舊人共政。嘉祐元祐諸賢所建白。具條白
行。時孟珙握重兵居上前遊。政忌其功名。疑難制馭。以

術。範推誠心。與結約。徇國。琪感服。效命。元入五河。搗壽。

春。範命淮楊鄂渚二帥。爲犄角禦之。乞以克捷。無何卒。

範台州黃巖人。從其從祖
憐知仁學。知仁從朱學。

其後天子年浸高。頗狎諸近

侍。貴妃閭氏盛寵。與內侍盧允升董宋臣表裏用事。而

宋臣逢上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引倡優入宮娛說

之。而外招權賄。太常少卿徐僑入對。帝顧見其衣履垢

敝。愀然歎。以爲清貧也。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

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嬖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並起。

帑藏空虛。群臣皆養交安祿。而陛下孤立。故曰貧。臣一

身自足。豈謂貧哉。又言。今女謁閹宦。化爲二豎。以處國

膏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之而
走矣。帝爲改容。監察御史洪天錫疏。宋臣罪。帝護之。出
手札云。已諭。朕自戒飭。天錫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
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
之爲愈。會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
人之辯。又言。今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匱。遠近嗟
怨。獨貴戚閹宦。享富貴。目浩彌。天命近止。陛下獨能
與數人者。其富貴乎。會吳民愬宋臣辱田宅事。下有司。
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官。亦牒常平使
者。合罷推。天錫曰。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

貴人得而控縱之。則內外臺可廢。且劾允升言。內司本止供繕脩。今動藉御前爲姦府。而貪墨老吏。逃遁兇渠。咸竄名其中。一隸名籍。卽有司不復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疏留中。無可罷去。而讒者言。天錫論紕。相方叔參政清叟。實主之。方叔清叟得罷。近幸猶以爲未快。賂臺諫上書。詆二人朋私。誣上乞深罪。使天下知上獨斷於內。非旁落。復落秩。罷奉祠相董槐。治閩學。爲帝所拔濯。在政頗格。戚里簡下。而丁大全者。戚里婢壻也。面色藍。諂內倖。得右司諫。使客私於槐。請結交。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一心事上。絡

不敢私結約。爲我謝丁君。勉奉職。大全度槐不已容也。日夜求其短。傾之。而槐入對。極言大全姦佞不可用。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初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疏乞骸骨。不報。於是大全乃露章醜詆之。章未下。夜半。以臺檄調方隅。真露刀圍槐第。給以詣大理置對。輿出北閤。棄道上。謹呼散。槐步入接時。寺罷相制。乃下物論大駭。遁路以目。賈似道者。姦人也。少無行。性淫。好侈。有姊入宮。見寵爲貴妃。因見謂爲才。

似道日縱酒諸娼家。夜燕遊湖。上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

懼。語左右曰：必似道也。明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少年氣習有之。然才可大用。帝感之。開慶元年，帝卽位之三十有五年也。蒙古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全子壇攻海州。大弟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詔兀良合台以交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路出師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壅蔽。不時聞怒。罷判鎮江。連竄貴州。移新州。至藤州。死。召吳潛相。問策安出。潛欲帝遠避爲忠愛。請遷幸。帝主靖康中死守畫。心薄之。問卿當如何。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恨。嘻笑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立拜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似道度

不能抗禦。乃密遣宋京如蒙古軍。請彌臣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地爲界。歲納銀幣二十萬。以求成大弟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大弟恐內變不得立。而似道遣適復至。乃許京解鄂圍。悉師北去。時事秘。莫測也。於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殺俘卒。殿兵爲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江漢肅清。實宗社無疆之福。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而似道定領再造。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加少師。封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等。各進官。似道在漢陽時。相潛令移軍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江閩爲防。黃雖下流。實

兵衝似遁以潛爲欲殺已也。大衛之至是帝欲立忠王
禔爲太子。以謂潛潛不可。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陞
下之福。帝默然。於是似遁陳建儲議。逢上意諷御史沈
炎劾潛。竄循州。使武人爲循守。毒殺之。於是似遁專國
欲立威中外。乃出內侍逢上欲作姦者。董宋臣。盧允升
于遠州。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要地官。子弟門客不
得干朝政。上矯拂帝欲。中轄臺省百司。下肅戚里宦豎。
威行於中外。似遁旣匿。稱臣稱和之事。恐一時聞帥心
不服也。乃遣官詣諸鎮會邊實。汙巉之以罪。於是制置
使趙葵。史巖之等。坐侵盜掩匿。各罷官。償所侵。而蜀急

時湖南使向士璧捐家貲百萬以佐軍。方元逢似道意。劾其費尤夥。逮行都責償。士璧瘐死。拘妻妾徵之。又以出督師時部將高達。曹世雄嘗侮已。而攘功之謀出劉整。恐泄之。乃以事誅世雄。廢達而整亦以邊費見糾。整以瀘州叛。蒙古圍合州。自二月至于秋七月不解。守將王堅守不下。以蒙古主死而免。加寧遠節度使。而似道深忌之。謫和州。堅抑邑死。方鎮惕息。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會者至。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鄰國得免徵於是似道以國計空乏。專倚造楮和糴為非計。欲計所為利國實邊者。用臺臣言。行古限。

田之制。以官資品格。制頃畝多寡。逾限度者。抽三分之一。一回買充公田。募民耕。而歲收其租。始所買先富豪。已乃敷派。二百畝以下免。最後雖百畝之家不免矣。直租一石。償十八界。曾子爲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絹各半。又多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得虛告。破家失業者甚衆。有司勒回買。不願者以肉刑從事。有本無田。以歸併抑賣。自經者。其官吏奉行不力者。劾奪官。不復叙。於是置四分司田官。督民爲官耕者租。卽兼并家所爲豪奪佃民之數。督併取盈。爲公賦。而佃民最病。租失額。責償於田主。田磽瘠。租惡。佃頑。

者責換於田主而田主又最病。會彗星出柳長竟天夜
參半見東方。迨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求直言。中外上
書者皆以爲公田剥下。愁怨所致。似道力辯乞避位。帝
曰。言事易。任事難。蓋自古而然。公田公私兼濟。業成矣。
一歲之軍餉仰此。若遂罷。雖快議者意。當如國事何。卿
旣任事。亦當任怨。詩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宜
安心體國。臨安府學生蕭規。葉孚等上書。詆似道害民。
誤國。黥配汀州。尋復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而江以南。
尺寸地皆有稅。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而楮益
賤。物益貴。民愈不聊生。蓋似道秉國三年。而搖宗廟。皇

太子禪立。爲似道所自立。旣踐位。似道朝必答拜。稱師相。不名。而似道數引去。要君重其權。堊永穆陵訖。徑棄官還越。呂文德報蒙古兵攻下沱急。中外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趣起之。似道至。加太師。封魏國公。然下沱實無寇也。尋復求去。帝至拜畱之。樞密使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君臣無此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愕不知所爲。下禮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深心銜之。帝在經筵。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帝私語所嬖王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慙。逐萬里去。三年乞歸養。命大臣侍。

從傳旨。日三四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交卧其第。

外守之。特進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

治事中書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母養其中。似道於葛嶺起

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

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與飲博。人無敢窺其內者。有妾

兄來立府門狀欲入。似道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

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日一登。或累月不朝。於是似道五日乘湖船一入朝。

帝朝景靈宮亦不從。

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聽。署宰相充位而已。似

道雖日於酒。狎客游乎然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

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官吏爭納賂求職。若無

何。輒求去。八年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雨止。斥幣。胡

貴妃父顯祖爲帶御器械。使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何。顯祖謬應曰。平章已死。帝還宮。似道大怒曰。臣兼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預聞。乞罷政。且疏顯祖倚貴嬪。輕蔑臣。卽日出嘉會門。留不得。帝爲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爲尼。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故青宮僚也。知似道忌之。居杜門。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召用。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之。徙衡州。仰藥卒。似道旣專恣甚。畏人議已。襲宋士輕去就爲高節要君。又不愛官爵。籠一時名士。而以權術駕馭之。患太學生言事加殮錢。寬科場恩例。啗之。繇是言路斷絕。益肆

意窮凶德不厭。鄂圖解之明年。蒙古遣其翰林侍讀郝經爲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壽編頌鄂功。聞元使至。恐諸捕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眞州。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利害。請入見。及反國。皆不報。理宗聞有北使。謂宰相執口。北使來。事體當議。似道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僅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人見。蒙古遣使詣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復不報。及劉整所。蒙古以爲夔路行省。整爲元畫。以南重鎮在襄樊。襄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取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請賂

之置榷場。置場築堡。襄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帶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爲盜掠。願聽築土牆護。臣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榷場成。亦我之利也。文德爲請。又聽之。於是蒙古築堡於白河口。時出兵哨襄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造。戰艦習水軍。圖襄陽。三年似遁。閔不以聞。久之。帝問襄陽圖。三年當奈何。似遁曰。北兵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女嬪言之。似遁詰其人。誣以他事。賜自盡。繇是乃莫敢言。右丞相葉夢鼎以不從。似遁意。省部吏得譴夢鼎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力求去。似遁母責似遁曰。葉丞相安於家。不求進。汝強委以

相今牽制如此。吾不食死耳。似道乃悔。求解夢鼎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去。相馬廷鸞亦請罷知饒州。入辭。帝惻然曰。丞相何不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強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惟陛下與元老大臣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出。

夢鼎台州寧海人。廷鸞饒樂平人。

自鄂圖解。執信使八年。而元有襄陽之役。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詔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諸道督師援之。范文虎以總兵數敗。忌庭芝輕已。貽書似道言。請得無聽命。京闔事成。則功歸恩相。似道喜。聽之。庭芝之約進。

兵文虎與妓妾擊鞠飲宴以朝命未下爲解庭芝軍不

得獵進

時元圍守急庭芝潛於襄陽西北清泥河造輕舟百艘聯三舟爲一舫中一舟可載左右舟虛

其底而覆之令蒙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購死士得襄

陽郢山民兵健鬪敢死者三千人求將曰張貴者

二人厚資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軍素爲諸將士所憚

服因用爲都統將以行軍中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

二人下令曰此行誓必死敵無還心若曹非心矢死者

宜亟去毋爲敗吾事皆應口諾於是人自奮厲會漢水

生乘順流發舟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次高頭港乃結

方陣舟各熾炭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以前夜漏下三

刻乃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識貴爲首鋒將士卒以前順

殿之犯重圍至磨泔灘而上時元布舟敵江面無間可

得入順等斷鐵組攢筏者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

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援久絕聞順等至皆踴躍

出外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

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來者視之則順也身中四

創六矢氣勃勃如生存諸軍驚以爲神結家歛葬之張

貴入襄陽文煥固畱與共守貴恃其勇欲出擊蒙古軍

還郢乃募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者二人持蠟書赴范
文虎于郢求濟師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
撒星椿環之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卽斷之竟達郢
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旣定貴乃別文
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有帳前一人亡去者則嘗有過被
楚梃者也貴驚曰事泄矣宜亟行或彼未及知乃乘順
風斷鎖破圍疾力進元兵辟易旣出險夜半天黑至小
柳城門忽列炬如白晝阿朮劉整帥戰艦前邀擊之也
貴且戰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船旗幟紛披
以爲郢兵來喜躍前進舉流星火視之艦卽前迎及勢
近欲合則皆元兵也蓋文虎兵本無意戰前二日以風
水驚自疑退三十里而軍矣又元兵得逃卒報先據洲
以待貴殊不自意戰大困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
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朮不屈死阿朮令卒四人昇貴尸
至襄陽城下棄之呼曰識矮張都統否此是也守碑者
皆哭城中卷氣文煥以貴屍附順家葬立雙廟祀焉

咸淳七年夏漢水溢朝議請出師文虎不得已將衛卒

及兩淮舟師十萬軍磨門阿朮夾江東西爲伏以待之

別遣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文虎軍逆戰不利。而虜師
四合。文虎驚夜遁去。師大潰。臺臣請誅文虎以正法。似
道庶之奪一官。總兵如故。而罷督府。庭芝以爲解。猶悖
羣如此。九年樊城陷。而襄陽大困。撤屋爲薪。緝關會爲
衣。守將呂文煥一巡城。輒南望慟哭而後下。似道度不
可掩。乃屢上書請行邊。而陰喉臺諫。言師臣出。顧襄未
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以
爲然。固留之。於是文煥援絕力屈。而元主降詔招諭之。
以出降。事聞。似道乃言於帝曰。始臣屢請行邊。陛下不
之許。向早聽臣出。不至此。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

聯絡軍氣勢。將且有大變。願聽臣出。得效死。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詔中外臣僚。陳控御攻守之畧。以上獨請以師臣督帥者不允。十年秋。帝崩。是爲度宗。度宗諱禪

景定元年十月。卽位。尊皇后。謝曰。皇太后。詔躬行三年。器加嗣榮王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太師判宗正事。以葉夢鼎參知政事。姚希得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觸姚希得參知政事。擯永穆陵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煥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寇廬州。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死之。二年春。參政萬里罷。夏。王煥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正月。郊大赦。王煥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參知政事。立皇后。全氏。帝詣學。謁孔子。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邵雍司馬光從祀。執經官學官進秩。諸生推恩有差。似道加太師平章軍國事。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夏五月朔日。觸馬光。福參知政事。煥罷。嗣榮王與芮進福。

王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留夢炎知樞密院事。冬，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樞密院事。四年春，夢炎罷。知潭州。秋，蒙古圍襄樊。冬，大月朔日，觸參政挺罷。尋卒。五年，相夢鼎罷。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都統張世傑援襄樊。及蒙古戰赤灘，敗。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尋罷。秋九月，大饗明堂。赦六年。李廷芝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督師萬里罷。三月朔日，觸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總師援襄樊。宗禮罷。尋卒。是歲，台安吉三州嘉興華亭二縣水。賑之。七年夏六月，蒙古會兵圍襄陽。秋八月朔日，國詔與平江安慶有無為吉和。鎮巢諸州饑，賑之。蒙古改國號曰元。八年秋八月朔日，觸廷鸞罷。葉夢鼎為右丞相。是歲，臨安紹興水。賑之。九年春，元陷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襄陽叛。降。元十年春正月，似道起復視事。秋七月，帝崩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子嘉國公。嘉立。度宗三子並幼。似道以長幼序。

立。非足功定策。立中子。嘉時生四年矣。封元吉王弟。

昺信王尊皇太后。

謝

曰太皇太后皇后。

全

曰皇太后。

王

章銓爲左
右丞相

賈似道獨班起居時元下詔數宋背盟執信

使大舉入寇中外大震於是三學生及群僚咸頌言非

師相親視師不可似道不得已開督府臨安猶願望未

敢行召天下勤王軍畢給興覈貴戚釋道田助興已聞

劉整死喜曰天贊我也抽諸路精兵十有三萬人以行

金帛貨賄輜重舳艫衡亘百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

事關白乃後行次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橋臣奉歲

幣如開慶約元人曰是好食言無已肥乎不許時似道

命孫虎臣將精銳軍池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直

江中似道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功成

討已罪。又以虎臣新進出已上。無鬪志。元伯顏令軍中作大筏數十。採薪芻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火備。不虞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軍。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乘風進搗之。前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遁。衆譙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遁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遁聞。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作乍合。阿朮以輕銳亟乘之。軍大潰。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遁夜駐珠金沙。召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曰。貴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

貴嘻笑曰。吾且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安出。貴曰。今諸軍膽落。安敢戰。師相惟入楊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守虎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楊州。明日潰兵蔽江下。

似道使人登岸。楊旌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

蓋是時。呂文

德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州皆降。似道至楊。檄列郡如海上迎駕。而上書請遷都。大皇太后持不許。殿帥韓震復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燾不能難守靖康畫。請堅蹕爲議上。未下。卽稱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

似

道驟得政。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來。宜
中間似道安在。對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卽上書乞誅
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
一敗失待大臣之禮。命奉祠。詔除似道諸所爲虐民之
政。放還諸竄謫者。於是三學生臺諫侍從。竝上疏乞誅
似道。謝天下。似道乃表自劾。且言爲孫虎臣夏貴所誤。
乞恩全餘生。有旨。令歸越終制。畱楊州不行。論者言似
道旣不處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還紹興。
紹興守臣閉門不納。削三官。居婺州。婺人爲露布逐之。
徙建寧。臺諫言建寧實朱熹講學之闕里。雖三尺童子。

亦知向方。聞似道名。皆欲唾其面。忍見之乎。乞遠竄荒。

徼禦魑魅。乃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已殛死。其

黨竄殛有差。

元陷秦州。孫虎臣誅死。福王與芮恨似道甚。募有能殺似道者。使護行。有縣尉鄭虎

臣者。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流也。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遣。驅之行。撤轎蓋。暴行。秋日中。每名叱似道。羞辱百端。一日入古寺壁。有吳潛南行時題名。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爲至於此。似道不能對。至泉州。遇葉李。自漳州還。賦詞訕辱之。似道俯首謝。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以不死。侯有詔。卽死矣。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卽剮上。拉其胷殺之。陳宜中惡虎臣以擅殺論死。當是時。國勢岌岌。王爚與陳宜中並相。不相能。畱夢炎自湖南入覲。宜中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毋藉此遘難。以燼老。爲平章軍國重

事而宜中夢炎乃竝相。燾卽日僦民居以居，以丞相府解天下之譏，亦奮辭請去，使遮畱乃止。命總督張世傑軍吳門，禦元燾請二相以一人督師，不聽。世傑以舟師及元戰焦山，敗績。燾復言曰：「吳門去京師咫尺，臣豈不知而必爲此請者，以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必大臣出督，而後氣有振也。今二相並開府，而六月之師不出，卽諸將孰統，使世傑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此時尚堪幾敗也。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以宜中故仇厲爲名，高倚重之。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疏其罪，畧言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報私恩，令狐槃、魯說友皆以城降虜，受苞苴，乃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元兵薄國門，當出督而畏縮猶豫，諸勤王師不遣。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張世傑陸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陸。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事也。宜中以見糾爲名，得遁去。使者四輩召不至，時議以九臯等論劾，實相燾嗾之。太后乃下九臯等獄。燾奉祠而宜中猶遷延以親老爲解。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使諭之，乃赴召。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

安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以宜中未還位。未之遣。
宜中至。始得遣。朝議擢呂師孟兵侍郎。封呂文德和義
郡王。欲藉以求成。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
奮發剛斷之義少。請斬師孟以釁鼓作士氣。且言本朝
懲五季之亂。削藩鎮權。一時雖足矯尾大之弊。然國以
積弱。故敵至一州。州破。至一縣。縣殘。中原陸沈。實繇於
此。今請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
建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興隆。以福建益江東。
而建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揚州。地大力衆。約
日齊奮。有進無退。將吾民之豪傑者。伺間出於其中。庶

敵可却也。宜中以爲濶不報。時元伯顏分兵爲三道。右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澈浦。華亭。伯顏將中軍。趨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降。破相繼。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清士大夫。陳乞是遣抑士人覬覦恩例以爲公。元陷廣德。始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皆爲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使入援。招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等數十人皆遁。朝列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策救國者。而內之庶僚。畔官離坎。外焉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吾糾繫。二三執政又不能爲之倡率。平日讀聖賢書。

自諉謂何而接踵宵遁。生何面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御史臺覺察。以聞。以吳堅爲左丞相。常椿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文斑止六人。懋尋罷。獨三學諸生。矢死不去。放釋褐出身。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淮東閩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敵後。國猶可及守也。宜中白太皇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其議已急甚。乃遣柳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不許。步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泣以嗣君幼在衰經。禮不伐器。請伯顏曰。汝皆負盟。誓執戮行人。我是以興師。錢氏納土。李氏納降。皆汝國故事。何多言。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之小兒。又何必言。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之。及

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

我聽遷。顧欺我不扈遷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而伯顏軍亭臯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傳國璽以降。然中自慙。是夜遁。於是伯顏入臨安。帝太后蒙塵。二王起閩廣。而臨安不復都。帝諱累。度宗子。母曰全皇后。咸淳十年春。七月。卽位。大霖雨。天目山崩。王煥。章鑑爲左右相。金兼樞密使。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孫虎臣總軍。德祐元年春。正月。元狗江州。南康。池州。安慶。德安皆降。二月。似道師敗績。蕪湖。請遷都。遣元使郝經歸相煥。遁。鄧州將張世傑。師兵入衛。似道免。奉祠相鑑遁。召王煥。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三月。元陷建康。有星二闕中天。一星隕。元狗除平江。廣德。安東。岳州皆降。夏四月。制南州軍皆陷。福王與芮安撫浙東。開府紹興。六月朔日。蝕。旣誅翁應龍籍家。王煥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雷夢炎爲左右丞相。金樞密使督軍。秋七月。似道放循州籍家。總督師。敗績。相宜中遁。煥奉祠。召宜中溫州。九月。大饗明堂。赦冬。

十月宜中復相似道極死十一月左相夢炎遁陳文龍
參知政事元破獨松關湖南州軍陷二年春正月吳堅
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元軍阜亭山遣使如元軍輸平不
許元伯顏邀宋宰執交見資政殿學士文天祥使元軍
見止宜中表奉傳國璽降二月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元
伯顏入臨安元軍據江沙上而營太皇太后望于海祝
曰海有靈潮大作洗兵潮三日不至伯顏以臨安爲兩
浙大都督府取太皇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
附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符印誥章罷官府
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右相賈餘慶知樞密院
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岳並充祈請使如元都請存
趙氏後伯顏陽許爲祈請實欲盡宋宰執俱北也堅老
儒怯不自振餘慶自詭北人幸國難自詔岳訴狎求容
堂憚北行傾貲賂自免獨鉉翁挺不屈以爲祈請儻可
得乎未遽引決也二月伯顏拘學士天祥與祈請使北
如燕福王與芮自紹興入元軍伯顏慰勞之皇太后及
帝請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不可以見而趣帝及太后
北入朝是月丁丑帝蒙塵年甫六歲福王與芮沂王乃
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并庶僚三學生從惟太皇太后
謝以疾留帝至瓜州制置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僞元

軍冀迎駕不克。吳堅等至燕。祈請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死。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封瀛國公。是秋。太皇太后謝比至燕。封壽春郡夫人。已命太后爲尼。帝爲僧。後徙汝州。方元師追時。詔吉王昱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鎮爲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蔓也。遣范文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留就死。緩追兵。乃陽爲二王留也者。止而待。元復以太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欲遂召二王還。宜中等沈之江。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温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追及從。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江心寺舊有高宗

南奔時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

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

入閩撫吏民檄諸路同獎王室王入閩將士多自歸兵

稍振夏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卽位于福州是爲端宗改是

年爲景炎元年升福州爲福安府尊母楊淑妃爲皇太后同聽政遙上

德祐皇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廣王昺進衛王陳宜中李

庭芝爲左右丞相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黻卒是日郊赦黎明有大

聲出府中衆驚仆文天祥自元軍汎海至以爲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

元軍爲伯顏明留已迫之北至鎮江與其客杜詩等十

二人間關夜亡入真州淮東師李庭芝以虜間傲真守

苗再成必殺之天祥乃自真如楊自楊入温州自温州

于海至福州拜相天祥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辭不拜爲

樞密使天祥募豪傑江淮欲還溫進取陳宜中自以棄
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自洗濯不許命開府
南劍經畧江西元犯衢州故相留夢炎叛降元徇廣州
州將黃俊死之東莞人熊飛新會令曾逢龍起兵會江
西制置趙潛復韶廣州叛將呂師夔入梅嶺逢龍飛戰
死師夔屠韶州陷眞州守苗再成死之犯處州秀王與
擇戰瑞安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監軍趙葵
瑄察訪使林溫觀察使李世達皆死之帝航海至泉
州泉軍亂如潮州帝至泉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
或勸世傑留壽庚則海舶不令自從也世傑不聽縱之
歸已而舟不具掠舟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夫
與淮兵在泉者叛降元宜中等奉帝趨潮州判興化軍
曹澄孫叛降元知軍陳文龍死之帝舟次惠之海豐至
廣州轉運使姚良臣迎帝入二年春元陷廣東諸郡陳
川治世傑不可還海駐秀山二年璦舉兵復興化軍文
天祥提兵自梅州出江西復雩都秋復吉贛諸縣兵潰
元陷興化軍陳璦死之元將塔出叛將呂師夔陷廣州
十二月帝有疾至井澳颶風作舟敗以驚相宜中遁死
悸而疾元襲井澳復航海

城 三年春二月帝舟還廣州。

元陷重慶制置使張珩死之。西川州郡俱陷。元暑朝。

州權知州事。

三月駐碶洲。夏四月帝崩。

年十一。擯。

先是

馬發死之。

陳宜中相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秀夫亦悉

心經營。已有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之曰。今何時。

猶動以臺諫論人乎。宜中慙。召秀夫還行在。時天子播

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對群臣語。猶稱奴。獨秀

夫儼然正笏如治朝。或時於班行中潛然泣。衣盡濕。悲

愴動左右。端宗崩。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

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

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與爲國耶。

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拏空上，

爲龍翔縣，改元禘興。上少帝請諡曰裕文昭武皇帝。廟

號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陸秀夫爲左丞相，張世傑爲樞

密副使。蘇劉義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勿遽流離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遷新會之厓山。

厓山在新會南八十里，距海中爲雷化，大牙與奇石山相對如兩

龍，潮汛所從出入也。故有鎮戍。時官兵尚二十萬，廣

右諸郡尚有爲宋守者。世傑不規城守，謬以爲厓山天

險，可扼以自固。奉帝蹕焉，遣人入山伐木，營行宮，殿曰

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禘興府，資糧饌於諸郡。造

舟，擢艚使。至十月，始罷。秋八月，月貫南斗，有星隕于廣

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旣墜聲殷如鳴鼓。

冬，元分遁入廣閩。右相天祥敗績五坡嶺，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孫

潮陽以舟師迫厓山。二月，戰崖山，師潰。
或謂世傑曰：北人以舟師塞海

日則我不能進退矣。蓋先據之幸而勝，福也。卽不勝，猶可西走。世傑以在海中，日久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舟千餘，作一字陳碇海中。中艚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入。弘範乃繇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縱火，世傑命戰艦皆塗泥，縛長木拒之。舟不藝。弘範遣所親招之，降不可。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尚欲何爲？士民亦不應。弘範乃以舟師據海口，出騎兵斷南軍汲道。士殆糗構，掬海水飲之。水鹹作嘔泄，乃大困。一月有黑氣出厓山。弘範乃令軍曰：宋舟潮落必東走。聞樂作，乃戰。明晨，元李恒乘早潮退，攻我舟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比于潮上。元中軍樂作，世傑軍少懈，而弘範軍驟攻其南。俄二舟檣旗仆，已諸舟檣旗皆仆。軍大潰。會日暮，海霧大作，咫尺不相辯。弘範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去。帝舟大，且相秀夫走。帝所請帝曰：國事至此，諸州環結不得出。

陛下當爲國死德。皇帝辱已甚，不可再辱。卽負帝沈。

海中後宮諸臣從之者甚衆。

越七日屍浮水上者十餘萬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

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

崩拊膺大慟曰吾所爲恐死艱關至此者爲趙氏一塊

肉耳今無望矣目沉死世傑葬之海濱潰衆稍集謀入

廣而颺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施樓露香祝曰我

爲趙氏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未死者

庶幾敵兵退立後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愈甚

世傑亦自沉死而宋亡。

自宋南高宗以建炎丁未立國至祥興二年己卯又百五十有

二年合汴宋二百二十年

諡曰自高宗禪而康惠後有天下歷光寧二世又絕而

皇宗起微細宅尊又無嗣毋弟子焉於是燕王後亦
有天下然宋祖得神器以掩取其亡也以幼君謂天
子寧宗以舊學故召用碩儒引拔善類乃無何
爲禁理宗於儒學數數然矣明不足以格物與
史賈相終始乃蔽而不知末哉末哉度宗之世大姦擅
國譬病勢奄奄無復生氣而今庸醫焉迫之哀已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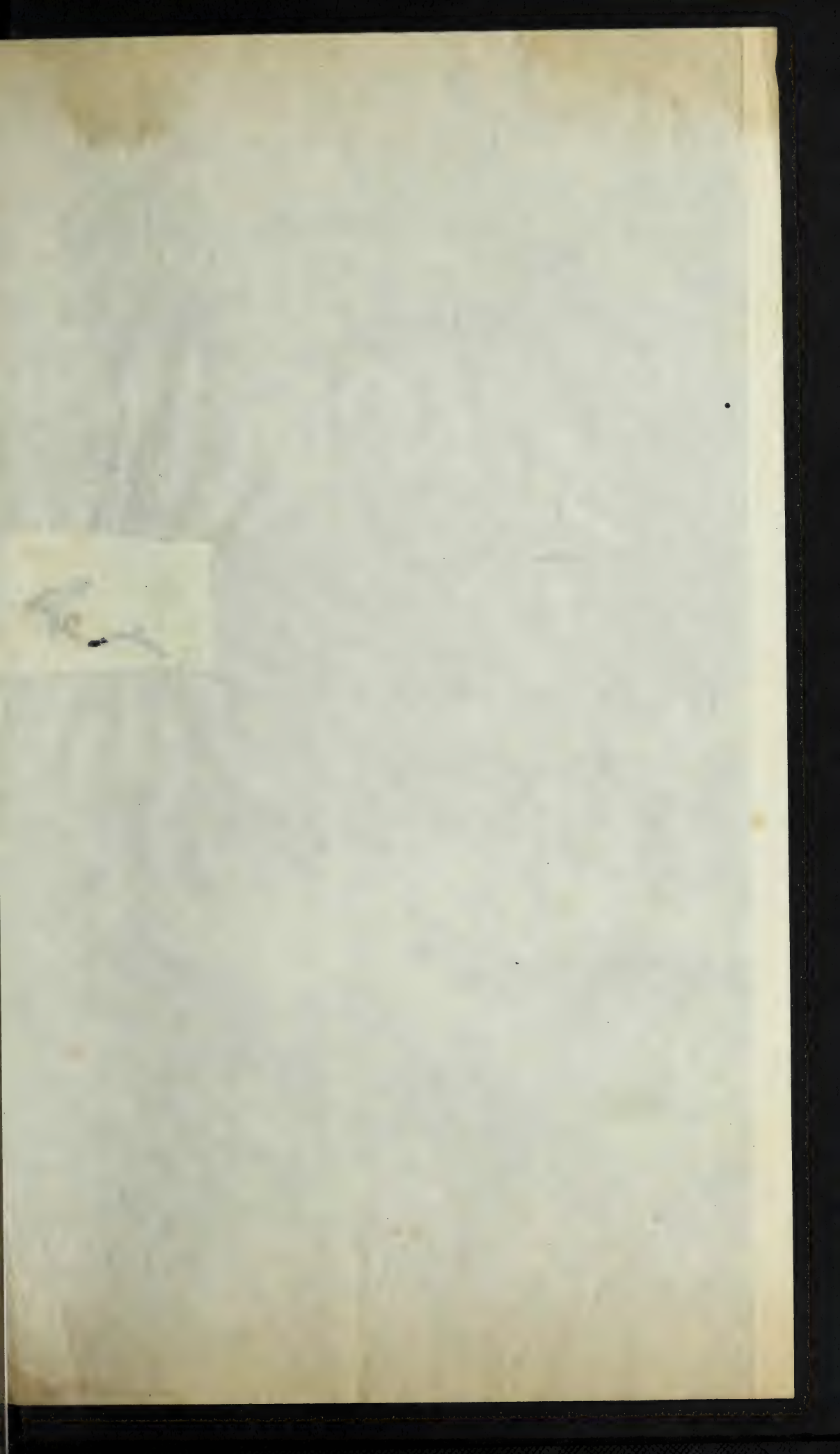
1962
農曆壬寅年
九月小
十一日

OCTOBER
9

TUESDAY
星期二
十月九日

禮
中







DS
738
A2
T4
0.01
國山之上編卷之五十九

明盱郡鄧元錫纂

宋后妃內紀

宋初因唐五代制。皇后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有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如前代。獨六尚局。稍增損於其舊。真宗時。置淑容。順容。婉容。並從一位。昭儀上已。又置貴儀位。淑儀上。諸婦職遷叙皆中旨。下中書。宣學士院命詞。

昭憲太后杜氏。定州安喜人。太祖皇帝母也。家世積善。歸宣祖。治家嚴有法。周顯德中。封南陽郡夫人。陳橋之

變。太祖遣親吏楚昭輔馳以白。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乃今果然。既即位。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殿廷。上寶冊。群臣從。稱慶。后愀然不樂。久之。謂帝曰。吾聞爲天子大難。難置一人之身於兆庶之上。御得道乎。則此位尊榮。一失其道。求爲匹夫不可得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後不豫。命帝次及傳晉王而崩。語具帝紀中。謚明憲。乾德二年。改昭憲。太后有昆季四人。太祖受命。審琦先卒。獨審瓊。審肇。審進。召赴闕。授官。審瓊性純質。在公慎。入宿衛。勤徽京邑。畿內清。卒。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恭僖。審肇以右驍衛上將軍。知澶州。太祖以其難獨任。命司封郎中姚恕判州事佐之。已。河決鄆濮。敗數郡。太祖怒其不時上使。即訊。恕棄市。審肇免官。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溫肅。審進鎮陝右三十年。勸農務本。民庶便安。無驕色。伐北漢。上言。願率所部擊太原。帝念其年

者不許。率趣駕臨其柩。哭之慟。親王公
上而下。金詣第舉哀。贈中書令。謚恭惠。

太祖元配賀皇后。開山人。右千牛衛率景思女。宣祖與
景思同宿衛。相愛。爲太祖聘焉。顯德中。封會稽郡夫人。
生燕王德昭。薨。繼室邢州王帝。卽尊追冊賀爲皇后。謚
孝惠。而王皇后正位中宮。乾德初。崩。謚孝明。宋皇后。洛
陽人。左衛上將軍倐女。母漢永寧公主也。幼隨母入見。
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中。繼孝明而后。太祖崩。太宗號開
寶。皇后者也。崩。謚孝章。太宗以非元配。喪不成服。祭饗
別廟。諫官王禹偁以爲言。不聽。神宗時。始升祔焉。史稱
孝惠動有禮法。孝明恭勤。孝章柔順。皆賢。

孝明同母弟
曰王繼勳。傾

虎捷都虞候權侍衛行多不法太祖念其不罪也後分
司西京爲殘暴見告太宗命雷德驤鞠之具伏手所殺
奴婢百餘人棄市

太宗元配尹皇后相州人刺史廷勛女太宗徵時薨繼
符皇后魏王彥卿女周太后妹也太宗爲晉王娶焉封
夫人薨帝卽位追冊尹淑德符懿德皇后李皇后上黨
人刺史處耘女雍熙元年立性恭謹撫諸子及嬪御甚
恩真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崩謚明德而太宗有妃曰眞
定李夫人生楚王元佐後夢日輪逼已承以裾光耀燦
然驚而寤生眞宗無何薨眞宗卽位追尊爲元德皇太
后魏王彥卿者宛丘人事唐莊宗爲親從指揮使晉及
契丹戰澶淵有功封祁國公契丹圍晉師陽城師乏

水人馬多渴死。又居下風，弓莫發也。彥卿奮謂諸將曰：「與東手就擒乎？無若從死中求生。」衆並奮遂潛兵繞出其後，順風前擊之。契丹大敗，憚習之呼符王馬病不飲，必嚙而呪曰：「豈符王耶？」漢改鎮安，加中書令封魏王。太祖即位，加太師，以女爲周后。中惴惴不自保，晉王妃薨，太祖聘其季女安其心。彥卿益謙克自下，對賓客終日談笑，語不及世務，不伐功能。每春乘小駟從家，僅以遊。其遜保如此。卒年七十八。孫曰惟忠，陰爲三斑奉職。累西染局副使，權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主簿樂誥者，相普外孫也。風使薦之，惟忠曰：「誥無善狀，安得薦誥？」果以贓敗。惠民河與刀河合流，歲決，益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斗門，殺水勢。河繇是安。累西上閣門使，卒。○明德皇后有兄子曰李昭亮，爲人和易，練事累殿前副都指揮使。雖以恩澤進，然習軍統宿衛嚴萬勝、龍猛卒博爭勝，徹屋椽相繫，捕誅其首爭者，禁族肅然。歷同平章事，判大名。於吏治通敏，委任僚佐。仁宗以奎、金綾羅書親賢勳舊四字賜焉。徙定州，數自言老，不任。遷授景靈宮使，卒，贈中書令，諡良僖。

眞宗元配潘皇后，大名人。武惠王笑孫女也。帝在韓邸。

娶焉。薨。繼郭宣徽南院使宇文女。在襄邸娶焉。卽位爲
皇后。謙約惠下。戚里朝有服御華靡者。必戒勗。兄子出
嫁。獨出其裝齎佐之。終不爲所恩也。崩。帝嗟悼。謚莊穆。
而潘夫人冊爲后。謚莊懷。後從章聖號。具改卒。劉皇后。
蜀華陽人。祖延慶。晉漢間右驍衛大將軍。父通。虎捷都
指揮使。母龐。夢月入懷而娠。后生。父卒。母家旁落無依。
外兄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入京師。眞宗爲襄王時。
后年十五。以善播鼗得侍。太宗聞之。怒。命斥去。王憐之。
不忍。置宮。指使張耆家養焉。及卽位。召入宮。爲婕妤。欲
冊爲貴妃。相沆持不可而止。章穆崩。妃德妃矣。帝欲立

爲后相廸學士億。以爲妃所從出微不可已。竟立。事具
帝紀中。后性警悟。通書史。處宮闈。朝典國故。具記曉。帝
退朝。閱天下章奏。時有問。輒引故事對。帝甚重焉。仁宗
立。稱制十一年。大臣臺臣。時正諫匡論。后輒自改而左
右。近習少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賜戚黨食。必卸罷。
曰。尚方罷。勿使入吾家也。垂簾臨決。中外懾服。天子順
孝。惟言莫違。小臣方仲弓上書。請立劉氏廟。或獻武后
臨朝圖。太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
劉綽自京西還。以羨餘獻。后曰。卿識王魯。張知白。呂夷
簡。魯宗道否。此數人曷嘗因羨餘進也。大者具帝紀中。

崩諡章獻明肅太后。稱制四諡始於此。楊太妃益州人。年十二侍眞宗東宮。即位爲婉儀。章獻爲修儀。位本埒。而妃奉章獻無違忤。章獻爲后。加淑妃。仁宗在乳褓。命護視。恩意勤備。眞宗崩。進皇太妃。章獻遺詔。進皇太后。所居宮曰保慶。薨。諡章惠。而李姬者杭州人。始入宮。爲章獻侍兒。以得爲司寢。實生仁宗。疾病。進宸妃。後尊章懿皇太后。事具帝紀中。眞宗時外戚未嘗過推恩。章穆弟郭崇仁爲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崇仁亦愼靜。除知相衛二州。辭不行。獨龔美以章獻恩。因冒姓稱兄。歷官洛苑使。眞宗欲委以兵。后懇讓中輟。遷侍衛馬軍都虞候。加武勝軍節度觀察。雷後卒。贈太尉。錄其子從德。從廣。從德子永年。少育於宮中。仁宗愛之。知代州。契丹取西山。不積。亘十餘里。前守臣莫敢難。永年密遣人焚之一夕盡。而章惠有從父弟曰楊。

景宗以祀明堂恩願還所改官求領郡仁宗謂輔臣曰
景宗貪老而益甚不可予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李
用和者章懿太后母弟也少失父貧鑿楮錢爲生困矣
宸妃訪親屬得之補三班奉職仁宗親政知爲章懿所
出而生未嘗一日享尊養也深痛悼喪葬家特隆授用
和彰信節簡較侍中位將相而用和小心遠權勢桌桌
也子璋瑋瑠瑋瑋以恩官觀察畱後知檀州護塞商胡河
會河漲民誰言水大至謹走璋危坐填之累殿前指揮
使真宗崩禁衛相傳坐甲士給食物中有金已而無有
私籍籍望璋曰天子未臨祔汝輩已被優賞何敢復妄
冀乎誼者斬衆乃肅然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人璋信
賞罰擒捕盜爲衰止歲大雨水舟人以艇筏載避水者
重不勝載則溺死璋命視勝載乃聽仍籍而稽之修州
西關路數十里夾道樹之柳爲蔭人呼爲李公柳卒贈
太尉謚良惠瑋尚陳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與主不
相中所生母又失主意主中夜扣禁門入訴坐罰金後
終不復合主降封還宮瑋落駙馬都尉主
徙封復都尉主薨瑋坐尚主無狀卒貶秩

仁宗先皇后郭氏金城人節度使崇女孫天聖初立以

忿爭廢諫官所爲伏閣言后不可廢者也。帝後頗念之。遣使存問。作樂府賜之。后屬和。辭甚悽惋。帝惻然。復召后。不可曰。必再見。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后廢時。內侍閹文應有力焉。聞之。則大懼。會屬疾。遣文應挾醫診視。無何。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然莫能明也。帝愍之。詔追復位號。而曹皇后正位中宮。曹皇后。武惠王彬女孫也。性慈儉。寶穉。於禁苑種穀。親蠶。嘗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翌夕再張燈。后力諫止。後三日。衛卒果作亂。夜乘屋印寢殿。后方侍帝寢。聞閤聲。帝遽起。欲出視。后閉閣擁持之曰。毋犯難。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宜

者猶以乳姬毆小女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急遣內侍呼內都知入擊賊，親翦髮與之曰：「明行賞爲信。」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待之。炬舉而水具，沃之滅。有頃，供奉張茂則以衛士至，賊就擒。本賊所以擒滅者，以后靜重，應幾敏疾有道也。時張貴妃者，以巧慧善承迎得幸。帝欲以靖亂爲其功，進封后，意泰然。以外庭持不可而止。妃怙寵，請假后蓋出游。帝使自請，后與之無難色。妃喜以告。帝曰：「置之外庭，不汝右也。」已，閣內姬與卒亂，祈貴妃乞貸。帝許之。后不可。具朝服見，請論如法。曰：「禁掖非法，不肅，不得請。移數刻不退，竟論如法。」

英宗方四歲。以宗室子入禁中。后拊鞠周慎。入爲嗣。贊策居多。帝暴崩。后悉歛諸宮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至。奉以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疾。以群臣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之爲聽。疑未決。曰。遲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立決也。簡扼曹氏及左右。毫不假借。宮省肅然。帝疾愈。撤簾。諸具帝紀中。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神宗至仁孝。所爲承迎娛悅者。竭誠慎。從登翫。必先後扶掖。太皇亦慈愛天至。帝退朝稍晚。太皇必自至屏展後。候之持膳飲食之也。帝以太皇春秋高。弟侑老。數爲言。請召見。不許。已侑久疾瘥。入見。帝曰。

舅不面太皇久矣。少憇內東門。朕自啓之。乃得召。帝引見。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二亭。偕詣閣。少選。帝先起。欲令佾久侍。得伸親親恩。太皇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夕。語之曰。郊祀近。吾曩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帝請問今民所患苦。以青苗助役告。帝爲悚聽。爲安石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欲有事西夏。已詣閣白。太皇曰。師行必糧食。賜予今備乎。必簡鎧仗。必練士卒。今精乎。對曰。已辦。太皇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事誠捷。不過紫宸南面受朝賀而止。一不捷。則億兆生靈所繫命。不可輕也。誠可取。太祖

太宗先之矣。帝爲感動。然不能自還。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太皇已遑豫。聞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甚。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耶。拊撫至於詩過微矣。吾疾今篤。不可以寃濫傷中和。帝大感動。軾獲免。疾甚。帝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崩。壽六十四帝毀不勝喪。冊諡慈聖光獻皇后。葬永昭陵。進僧中書令。曹氏以推恩進官者四十人。而仁宗有周貴妃。開封人。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復誦。晝夜不解衣四十年。徽宗時乃卒。年九十三。諡昭淑。有馮賢妃。在禁掖六十年。始

終五朝勳循禮則云

俗和易美容儀通音律奕射自右

神宗時每咨以政。佾退朝終日語未嘗一及政也。終光
霽。求補外。帝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奈何欲遠引乎。
其無乃朕禮遇怠也。佾惶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作。疏惠民河水灌之。佾固辭。乃止。卒。贈太師。進沂王。從
弟偕。讀書知義。客有怙倚爲不法者。偕面數責。欲手劒
擲之。頗能詩。爲梅堯臣所稱。偕子評。有文能偕書。善射。
誘熟國典故。有武惠風而張貴妃父。曰堯佐。堯佐父頴
弟堯封。皆舉進士。堯封貴妃父也。孝謹好學。爲石州推
官。卒。后幼。堯佐不取養。佾憫無依。以良家子納章獻宮。
爲修媛。既得寵。欲以門閥自高。而堯佐顯用。累宣徽南
院使。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
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堯佐以貴妃故。驟執政。大臣不
能諫。又從諛之。陷陛下於私昵。乞裁抑。命得寢。未幾。
復以宣徽使判河陽。侍御史唐介又抗論。徙天平。卒。

英宗高皇后亳州蒙城人。太尉瓊曾孫。太尉瓊者。眞宗
時。助相準決幸澶淵。畫渡河者也。祖繼勳。節度使。母爲

光憲皇后女兄。故后鞠宮中時。英宗以宗室子鞠中禁。年相若。光獻命配焉。入濮邸。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頊。帝卽位。冊爲皇后。后仁明有至德。動循禮法。事光獻忠敬。竭婦道。帝疾病。兩宮有違言。后益祗。卓諸令。卒以調。帝疾平。弟殿內崇班士林者。俱奉久。例當遷。帝以謂后。后謝曰。妾幸遭逢備位。士林并朝籍。已泰。豈宜援先后家爲比。復遷秩乎。帝悅。從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欲爲高氏營大第。不許。但斥望春門隙地以賜。凡營繕費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曰。不敢以國公帑爲私家費也。帝不豫。立皇子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太后

權同聽政。是日太后下簾見珪等。撫王泣曰：「兒孝順，自官家厭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祈福，喜讀書，誦論語七卷矣。絕不好弄。因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賀。是日救岐嘉二王，毋得輒入內起居。又陰製十歲兒一黃袍，爲踐祚倉卒。備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時海內爲新法所患苦，太后屢爲言。神宗以法爲已所自立，恡之未改也。神宗崩，太皇與天下順流更始，卽罷免數十事。百姓驩洽。若更生。召司馬光、呂公著于洛，屬以政。又起文彥博於洛，爲太師。三人至，皆遣中使迎勞，訪政焉。諸大臣忠邪貞佞如辨蒼素，委任耆舊，終始不疑，放姦邪。

屏斥弊政。頃刻立斷也。孳孳以保養帝德。佑安天下。爲心。每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故臨朝九年。而朝廷清明。宇內康復。華戎底定。諸具帝紀中。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詔簾初相確欲媚太皇。以自固。因言西師敗。非遵裕罪。乞復官。太皇不可。曰。靈武之役。塗炭生民者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已徹旦不寐。惻惻也。用驚悸致大故。今免刑誅爲幸。吾何敢顧私恩。違天下公議乎。確慚悚而止。已。周邢恕畫以定策自爲功。爲流言播之。已。游車蓋亭詩。陰指斥。亦實自爲地。謫嶺表。大臣請寬之。太皇曰。方先帝遑豫時。吾以皇

帝所書佛經承宰相獨王珪前奉賀於是日定儲確命
與焉。且皇帝以子繼父當有何間而確自謂有定策功。
造事端爲異時眩惑地乎。吾難明言。託訕上逐之耳。此
宗社大計。怨謗不恤也。廷試天下士有司請循天聖故
事。帝太后皆御殿不許。受寶冊請御文德殿。太皇曰。母
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我當御哉。就崇政
足矣。饗明堂禮成。請御會慶殿。皇帝恭謝百僚賀。太皇
手詔言。皇帝臨御。寓內晏安。克饗天心。再講禋祀。吾何
功勤。與被斯福。吾自臨決萬幾。祇畏非薄。其敢自爲功。
引先后爲比乎。其勿賀。上元燈宴。帝請迎太皇母夫人。

入內觀。太皇曰：夫人登樓，皇帝必加禮。是以我故亂天下法也。不可。命中使餽燈燭以爲常。姪公繪、公紀、側聽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汰冗官。詔捐外田恩四之一。爲宮掖先。宦官宋用臣以罪斥。祈神宗乳媼乞哀。后見媼來，迎謂曰：汝非爲用臣遊說，如異時求內降撓法耶？吾斬汝矣。媼叩頭謝不敢。天下稱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秋，太皇疾不豫。宰相入問疾。帝在侍。太皇曰：朕垂簾九年矣。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獨爲至公。外家男女病死皆不得一見。言訖泣下。又曰：今所改先皇帝時諸政，本先帝遺意。先帝追悔往事，至

流下官家宜深知。身沒後計必有調間官家者宜勿聽。
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賜出社。
飯否。對曰未也。趣以頒曰公等歸喫一匙社飯。明年社。
飯時憶老身也。又顧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
肅垂簾時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勸仁宗盡子道。卿。
必法之。崩年六十二。上尊諡宣仁聖烈皇后。後二年章。
惇蔡卞邢恕等造不根之謗。亂視聽。皇太后太妃力辯。
其誣而定。高宗刊正國史。詔褒錄卞家。諸舅皆追王。官。
從孫十餘人。始遵裕復武勝城建鎮洮軍知軍事刺榮
州攻岷州令士衆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
活者數萬。羌圍河岷擊破之。進龍神衛都指揮使涇原。
師潰敗郢州團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從弟遵。

惠蔭爲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文階累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宣仁簡族人以法命遵惠主約束遵惠躬表率能遠嫌自保紹聖之禍不及焉從姪士林累崇班殿直喜儒學通經士林子公紀性儉約珍異聲妓無所好俸祿悉給諸族任子恩均及孤遠而知西上閣門事世則從康王艱難中寢處不少離王卽位累感德軍節度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

神宗向皇后河內人相文簡公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潁邸神宗卽位爲皇后哲宗卽位爲皇太后太皇太后命葺慶壽宮以居辭謝曰安有太皇居西內而婦處東者不敢乃卽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帝卜后太后收同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援例于恩澤輒不與紹聖中明宣仁保護功甚力帝太漸決策立端王詔且帝紀

中垂簾時。惇卞所斥逐賢士大夫畢收用。廷臣引故事。御殿避家諱。立誣節之類。以請。持不聽。其上言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則喜見顏色。立行之。纔六月。卽還政。崩。上尊諡欽聖憲肅皇后。而宋德妃生哲宗。陳美人。生徽宗。哲宗立。尊母妃曰皇太妃。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妃諸輿蓋。依衛冠服於皇后埒。紹聖中。欽聖命卽所居宮建殿。名聖瑞宮。崇寧初。薨。追冊爲皇后。諡欽成。神宗崩。陳美人守陵殿。哀毀骨立。進粥藥。揮去曰。得早侍先帝足矣。無何卒。徽宗立。追冊爲皇太后。諡欽慈。

欽聖太后父曰何經。以蔭至虞部郎中。人頴邸改莊宅。使爲皇后。進光州團練。

使知陳州歲大雪弛公私餽錢以寬民吏持不可經曰
上使我守陳陳民失所我責也我自爲此豈以累若哉
方鎮別賜公使錢例自予獨斥歸有司知河陽旱蝗民
乏食度官廩歲用無餘積立出圭田租賑之知青州未
踰年得疾召還道淄州卒計聞詔內侍逾器皇后出哭
于新昌邸第輿至后出臨國門贈侍中諡康懿將葬遣
近臣與復土帝郊奠葬三日后臨于墓賜碑首篆曰忠
勤懿戚之碑經醫有行太祖忌百官班開元殿得見后
后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爲言不及私舉朝
太息之子宗良宗回欽聖崩徽宗追念后不已二舅氏
皆封郡王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王皆特恩云而欽聖
有從曾祖曰傳範文簡子母南陽王惟吉女也歷官以
能稱熙寧初累京西安撫使諫官持不可樞使彥博頗
右之神宗曰臺議善可以坊他日外戚干進者之漸爲
解職傳範才有行以橐中貲千餘萬葬族人葬
殯者六十有四器卒贈昭德軍節度諡惠節

哲宗孟皇后太尉都虞候元孫女也元祐七年哲宗稍
長知妃色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宫后生十

年矣。婉順敦慤。太皇及向太后皆愛之。教之女儀。太
皇手詔言。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
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禮官議冊后六禮。進於上。將以
宰執侍從。攝古太尉司徒等官充納采。問名。納成。告期。
發。奉迎等使。而帝親御文德殿。冊立爲皇后。太皇謂
帝。天子得賢內助。於國家慶非細也。旣而嘆曰。斯人
賢淑。惜福薄。異時者國事變。必且當之。紹聖初。劉婕妤
有寵。欲傾后。而惇欲詆誣宣仁。恐后中持之。遂比而構
后。后竟廢。而劉婕妤好爲皇后。語具帝紀中。帝久亦自悔。
曰。章惇壞我名節。時眷賚不衰。元符末。向太后臨朝。念

后賢欲復其位號。會有言者。詔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劉時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閹郝隨諷蔡京再廢。再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孟氏之私第。無何。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居私第。虜莫知也。得獨留。張邦昌僭位。用吕好問言。尊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御史馬伸。胡舜陟言。政事當取后旨。乃後行。乃上尊號曰元祐皇后。迎居禁中。垂簾聽政。后遣尚書左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詣康王。迎嗣統。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遁逐之。降手書告天下。康王上皇子。宜嗣統。

之意。王至南京。遣宗正士優奉圭寶乘輿。服御致之。命
即位。而后以是日於東京撤簾。高宗即位。以太后世母
也。避太后父諱。改尊爲隆祐太后。踰年。苗傅。劉正彥作
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賴太后外慰撫。二酋內
潛圖復辟。成社稷功。見帝紀。帝復位。上尊號曰隆祐皇
太后。事之益嚴。金入寇。帝幸建康。命劉寧止制置江浙。
衛太后如洪州。復命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從過
落星石。宮人舟覆溺者以十數。惟太后舟完。至洪州。金
自大冶趨洪州。康王奉太后如信州。金追迫。太后間道
達太和覓舟。舟人起爲亂。楊惟忠兵潰。康王遁。太后及

潘妃以農夫肩輿行至虔州而免。是日太后幾殆。帝自
航海還臨安。諭輔臣言。朕初未識太后。而太后來自舊
京。視朕猶子也。今遠在數千里。厭於兵。當亟奉迎。愜朕
朝夕慕念之意。立遣宿衛帥以迎。治行宮西殿治待之。
纔朝夕至。帝親迎行宮門外。入宴侍。徧問所過守臣治
狀。疊疊也。太后誕辰。帝張宴宮中。前上壽。歡甚。太后忽
潸然泣數行下。帝請故。后慨然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
母后未有其比。而爲姦臣所詆誣。深痛。雖詔下明辯。而
國史未有定。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上也。帝聞之。悚
然。明日命范冲更修神宗哲宗實錄。諸姦詆誣狀畢露。

本后發之也。語具經籍記。帝事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薦新品物。必先獻後嘗。及得疾。旦暮侍衣。弗解帶者連夕。崩。帝以繼體之重。從重服。凡喪祭。壹用母后臨朝儀。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五十人。后節儉謙謹。有司月供。至千緡而止。諸上書請避太后父諱者。不許。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敕忠厚等毋得私第謁宰相。毋得與朝政干恩。后既崩。詔擇地攢殯。事平歸園陵。祔神王於哲宗室。位昭懷上。初。昭懷既傾太后而自立。諸臺諫論爭者。皆獲罪。徽宗初。冊稱元符皇后。數干政。以不謹聞。爲左右所撻發。慚自經死。而太后竟壽。

考尊養以榮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

初后退居瑤華。哲宗眷不衰。故忠厚

得累衛尉卿。高宗立。勸進。除顯謨閣直學士。后以非國典也。易武階。用受改元。例有恩命。忠厚乞裁節家恩。既復辟。相與以太后幹濟功大。當推恩。奏忠厚寧遠軍節度。后崩。進開府儀同三司。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營攢陵。秦檜當爲總護使。檜往。除忠厚樞密使。代行事。事畢。諷言官引故事論列。判福州。改判建康。秦檜於忠厚僚壻也。而忠厚與意忤。謂所親曰。吾不可以久於此。今郊恩欲作一傷。特忌劄上之。得見謫幸矣。中丞詹大方。果論忠厚表辭輕侮。罷奉祠。帝以太后擁佑功終眷不衰。檜死。授保寧軍節度。判平江。卒。贈太保。

徽宗元配王皇后。開封人。性恭儉。帝在端邸娶焉。既正

位。生欽宗。而鄭王二妃競寵。后待之均平。閹豎承寵。如

意。爲詆誣。命置獄訊。無迹。罷。已見帝。無一語及上事。帝

幡憐之。崩。謚靜和。而鄭皇后繼立。后開封人。本欽聖押

班以賜爲貴妃。端謹善承帝意。帝欲以后族子居中任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用之。姑令充他職可也。已廉得其招權賄事。乞斥絕。汴京破。從上皇北遷。崩五國城。梓宮歸入境。納輦衣櫛中。合攢永佑陵。謚顯肅。而徽宗帝婉容。實生高宗。從北遷。建炎初。遙尊爲宣和皇后。翰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爲比。尊皇太后三代俱追王。帝以太后未歸。日輦蹙。欲急和。和議成。金許歸太后。太后慮虜反覆。度方暑。役者必憚行。乃陽稱疾。云須秋涼乃發。已稱貸于金使。得金二千兩。犒衆役者。役者畢集。樂爲用。即起攢宮兼程行。帝親至臨平。迎見喜極。

抱持泣入居慈寧宮。先是梓宮未還。詔中外毋用樂。至是太后生辰。行慶壽禮。始用樂。謁家廟。親屬遷官者二十人。太后謂帝言。兩宮給使人宜相通。不則分彼我。此間言所始也。年八十崩。謚顯仁太后。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斥不用。用塗金。得供進財帛。積內庫。後喪葬費仰焉。欽宗朱皇后亦北遷。并凶問不可得知矣。

初顯肅至金營

為虜言家屬平時絕不與朝政。乞聽留父太師鄭紳得留。姪孫曰典裔。早孤。叔父藻鞠之。分以貲。不受。請以立義莊贍族。藻沒。為解官行。累江東路鈐轄。建康帥請治行宮。備巡幸。典裔諫以為勞人費財。徙福建。過關入見。帝召問守令臧否。對甚辯。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命提江東刑部縣乘。寇亂後。玩法。法就廢。興裔簡法。廢典裔故為格。月分界。吏更不得為奸。建劔汀邵鹽莢法。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為鈔法。興裔持不可。海寇倏來去。不常。

調兵防禦常無及。請各置澳長其地。寇至不俟請。率民兵相機便急擊。帝嘉納。加成州團練使。孝宗時。使金還。請祠。尋召知閣門事。知廬楊楊宿重屯。軍乏典。羅他境。裁足。與裔括滲漏補之。而充修學宮。立義塚。定民兵。半差法。教民以陶易茅。郡以大治。寧宗立。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而老卒贈太尉。謚忠肅。與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皆有位於朝。○顯仁季弟曰常淵。暴橫不循法。帝慮其有過難行法。遷福建路副總管。奉祠久之。除開府儀同三司。不召。官太后還。將至。封平樂郡王。迎境上。歸。即奉朝請。淵以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帝恐其爲郡邑擾也。不許。賜第以居。淵朝景靈宮。見太后。言訛誣。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卒。贈太師。

高宗元配邢皇后。開封人。初爲康王夫人。王出使。畱京師。從三宮北遷。帝即位。遙立爲皇后。虛中宮以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得以梓宮還。謚懿節。而吳皇后乃立。

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入康邸國多難常以戎服從幸
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以他所而免航海
有魚躍入于舟后曰此周王白魚之符也帝悅進才人
久之進貴妃顯仁太后還命冊爲皇后顯仁性嚴肅后
躬承起居務順適其意繪古烈女圖置左右爲鑒取詩
序之義扁堂曰贊志詔育宗室子于宮中張才人育伯
琮而后有育者子曰伯玖及定儲后請于帝曰曾安天
日之表可立也決立爲皇太子而出所字子伯玖居紹
興高宗內禪后稱太上皇后累加壽聖齊明廣慈備德
太上皇后高宗崩孝宗欲迎還大內以養后以高宗凡

延在德壽。不忍去。即所御殿名慈福居焉。與帝語用人。必曰宜崇用舊德。嘉王入侍。必勉以讀書。辯邪正。立綱常爲先。孝宗崩。加號壽聖皇太后。用趙汝愚議。定策立嘉王。宗廟以安。及汝愚被訛誣。太后力爲言。乃免。光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年八十三崩。謚慈聖。懿烈皇。后顯節皇后父曰邢煥。建炎初。進待制。諫官言。后父不當班從。臣改光州觀察。煥涉學。有大節。恭儉自將。未嘗侍恩私。嘗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患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誣國皆大若。卒謚恭簡。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壽聖皇后弟曰吳益。吳蓋。並以恩補官。皆好書。有師法。益娶秦檜孫女。又與王繼先相引重。故姻族皆美官。旣建節。以檜故。改文資。累直徽猷閣。實文閣。檜死。中丞湯鵬舉乞褫職。示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爲攢宮總護使。進少保。孝宗嗣位。進太師。封泰寧郡王。卒。謚莊簡。蓋亦至節度使。累少保。封新興郡王。卒。益子琚。習吏事。以才選。

除知明州兼沿海
制置管使金著節

孝宗元配郭皇后奉直大夫直卿女也。入曾安邸爲夫
人生莊文太子。魏惠憲王及光宗薨。贈福國夫人。帝爲
太子。追封皇太子妃。及受禪。追冊爲皇后。諡恭懷。後改
成穆。已。立夏皇后。夏皇后者。袁州宜春人。初與丹陽謝
姬。並入宮。爲憲聖閣中侍者。孝宗在潛邸。失郭妃。頗悼
鬱。憲聖輒二姬賜焉。卽位。夏進賢妃。謝進貴妃。踰年上
皇命立夏爲皇后。崩。諡成恭。謝妃侍帝過德壽。命立夏
后性儉慈。減膳半。每食必先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
易者。光宗立。上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爲皇太后。光

宗崩加號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崩諡成肅初成穆

宗待郭氏厚然不假以官而夏皇后生有異徵夏父奇之納宮中而父居益困歸袁州客僧舍以沒后貴訪其家得母弟執中與其妻以來或諷使更配貴族爲后藥不聽后親爲言執中舉漢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執中少貧賤失學無他長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已復習騎射射命中高宗誕節行慶壽禮近戚競覓環珞以獻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爲聯進帝大喜錫資甚渥會又充館伴副射連中金使讐服孝宗欲召用辭謝曰臣駑不勝任他日得無累陛下保全足矣寧宗立加少保率于家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入恭邸生嘉王光宗即位爲皇后

於宋諸后中獨讒妬具帝紀寧宗立尊爲太上皇后崩

諡慈懿后父李道聚衆歸宗澤劉豫遣人持書招執其

南卒以后貴封楚王孫使以閭累功至捧日天武四衛都指揮使知荆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寧宗元配韓皇后。忠獻王琦六世孫。寧宗在平陽。即娶焉。已爲皇后。崩。謚恭淑。繼楊皇后。少入宮。忘其姓。記其家。會稽人有楊次山者。會稽人。稱爲兄。因冒姓。累貴。妃恭淑崩。后與曹美人俱幸。帝佐曹勸帝立曹。而后機警。涉書史。知古今。帝愛而立之。后深銜佐曹。金索首造豐者。后命次山及禮侍郎彌遠謀殺之。彌遠貴用事。帝立宗室子竑爲皇子。皇子不平理彌遠。帝大漸。彌遠因次山子谷以白后。廢竑而立昀。則理宗也。見帝紀。后曰。皇太后同聽政。人多言本朝世有聖后。於垂簾宜稱也。

山季子石獨曰。事何容易。昔仁英哲三宗嗣位。或年

生繇撫育。母后之臨朝也宜。上春秋長矣。孰知天下事不歸政。必且有小人離間之者。即密疏漢唐母后稱制得失以聞。請謝政。太后即擇日撤簾。後加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后。崩年七十一。謚恭聖仁烈。恭淑父諱同卿其季父侂冑也。侂冑以戚里知閣門。帝之立有力焉。因用擅國聲勢熏灼。而同卿懼滿盈。壹不敢干。時天下皆知侂冑爲后族。而不知同卿乃后父也。侂冑敗。不與其禍。人始服其識。累慶運軍節度。加太尉。卒。贈太師。○次山以恭聖嗣。累太保。封會稽郡王。谷王后求寧郡王恭聖祔廟。兄弟僉太師。谷疑於辭受。后大言曰。家非有元勛盛德。徒以恭聖故。顯曩吾父猶不居是官。况吾兄弟乎。是速顛也。遂相與懇辭。及屬疾。封魏王。卒。贈太師。

理宗謝皇后。天台人。生而鷖黑。一月翳。又少孤。家破壞。

常躬親汲飪。祖父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立。選中宮太后。命必選諸謝女進。而謝女無在室者。獨納后。諸父藉藉曰。納女當裝齋爲遣。而異時女不適。不過一老宮婢。何納爲事。且已。會元夕。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乃納后。后隨患癰疹。劇疹良已。則膚蛻瑩白。日翳霍然去。衆大驚訝。以爲眞皇后也。時賈涉女以殊色聞。在選中。及入宮。帝意欲立賈。楊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左右亦藉藉語曰。不立眞皇后。立假皇后耶。定立言。而賈貴妃常專寵。后處之裕如。帝益禮敬之。訓敕家子弟嚴。時有犯。則引過毀服脫。

簪環待罪而似道以賈妃母弟進擅國爲神姦慶元中
元兵渡江帝欲遷都避兵后以搖民心諫乃止度宗立
尊爲皇太后德祐中尊太皇太后時元師日迫太后以
軍興繁費汰慈元殿提舉以下官省服御佐費已事日
急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去太后命揭榜朝堂相宜中
棄位遁召不至太后遺其母書使勉之還朝召諸帥王
手書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念先帝乎見者爲墮涕已
竟北狩崩於燕

度宗全皇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兄子也父昭孫守潭虢
事理宗爲太子納妃后以慈憲故得在選帝召曰爾父

沒王事每念之令人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湘湖民荼毒尤可念也帝以全女言辭甚令深異之得立度宗崩尊爲皇太后從德祐帝北遷爲尼正智寺而終當是時內官北至燕安定夫人陳安康夫人朱同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詩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元主忽必烈狄性也恚之命斷其首懸全后寓所而楊太妃及女晉國公主自沈於崖山語在本紀中

宋駙馬都尉賢者李遵勗上黨人太

尉崇矩孫也崇矩起武衛純厚有至行遵勗少騎射馳水雪間馬逸墜崖下衆以爲必死徐起乃亡念及長好文辭已尚萬壽公主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父繼昌守涇州得暴疾遵勗不俟命馳往省帝遣使乘驛馳赴之

既還表自劾帝慰諭求補郡自試所至政修天聖間章
獻太后屏左右問外事云何遵鼎謝不對固問之頓首
對曰無他聞外人第言天子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又乳
母頗于調請置別院防出入其補助類此師楊億爲文
章憶卒爲制服知許州與其墓慟哭而反與劉筠友舍
筠卒存其家卒贈中書令謚和文子四人皆賢長端懿
和厚嗜問學出補郡循法不擾聞善士輒傾身下之有
練兵治水功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謂
縱釋有罪小人幸放宮女爲宦者專制失所歸殆無以
弭災知襄州轉運使進奏餘數十萬端愿疏其以常賦
三折得之民不堪帝怒奪轉運使賞中折變之禁移廬
州損譽政於襄陽時相弼問何也端愿曰方端愿初官
稍餘厨傳奉過客故稱者藉藉比更事久知抑豪強制
猾胥故謗隨之耳弼愈益重之英宗初帝以疾拱默求
入對曰陛下當躬攬朝綱不宜自退託失天下望神宗
初城羅兀端愿書趙曾諫北伐疏以上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端愿性仁愿獻穆公主薨畧之哀起復辭不拜兄
端懿卒澶州走護其器歸其孝友如此其後有張敦禮
尚英宗女紹聖崇寧中以黨禍奪
節大觀初復節度寧遠徙雄武卒

論曰自姜嫄任姒造周而女德無極。雖漢唐盛世恒寵
溢以備也。逮宋而曹高向孟內助母儀卓然尚配于有
周。雖有外戚終不聞驕溢之爲患。故有宋之家法特盛
也。乃神宗忠養光憲高宗禮事隆祐孝宗奉慈福洽懽
亦足爲帝者師矣。故附之內紀。

宋宗室王傳

始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匡義。廷美季光贊。太祖受
禪時光濟已卒。追封邕王。改曹王。光贊夭。封夔王。改岐
王。而匡義易名光義。封晉王。則太宗也。太宗立。廷美封
秦王。用驕恣廢具帝紀。廷美徙
美卒子
十人。免官從廷
隆復刺史德恭

疾子承慶封股肉爲養卒贈王承慶卒贈公子克繼舍
策諫仁宗曰朕家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至
十有二人孫叔韶皇祐初進士及第皇族及第自此始
德隆守沂州廷美他子賢者曰德葵判沂州蝗生責躬
禱蝗死至保信節度觀察留後卒贈王德潤賢有文封
咸寧郡公卒贈王德文好學工文數言願得名士爲師
方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慶曆中
封宗室四王德文進東平郡王進申王

太祖四子長德秀仲德昭叔德林季德芳德秀德林夭
無後獨燕王德昭秦王德芳有世家德昭事具帝紀薨
贈中書令封魏王改燕王所謂燕懿王也德芳至同平
章事薨贈中書令封岐王改秦王謚康惠燕懿王子三
人曰惟正曰惟吉惟固惟忠惟和秦康惠王子三人曰
惟叙惟憲惟能惟正封樂安郡公早世無子惟吉生彌

月太祖命有內廷五歲作弱弓輕矢樹金錢爲的戲習射命中太祖奇之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夜號不食累日太宗命日侍食後八年出閣授閭州觀察好學善屬文每誦詩至蓼莪篇輒涕泗交下真宗卽位加使相薨贈中書令南陽郡侯謚康孝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獻加太尉惟固左千牛衛將惟忠團練舒國公惟和好文學以禮法自將永清軍畱後清源郡公慶曆中仁宗紹燕懿王後以惟忠子從霸襲潁國公惟以惟吉親賢追贈冀王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後最長封楚國公守巽子世清友愛諸弟作棣萼會邸中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封號王熙寧中神宗詔放太祖後玉牒屬近行尊
者一人王之使從獻郊廟世勿絕而康惠孫從式最長
爲安定郡王累保康軍節度卒贈同平章事封榮王諡
安僖而賴公從霸子世準又長襲王世準爲人內恕外
嚴無玩好至保靜節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曰成王弟
世開襲世開惟和孫也學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子
神宗召對便殿論事甚衆至奉國軍節度留後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曰信王世雄襲世雄亦從霸子少力學知
名徽宗時以行尊得襲知太宗正事卒贈太尉封湣王
以從霸弟子世福襲卒諡儀王世準而下皆燕懿王後

而康惠曾孫令盪長。又得襲蓋汴宋安定郡王。封燕懿。
後四人。康惠後二人。紹興初。詔紹封如熙寧。而燕岐二。
王後。爭請襲禮官言。燕懿太祖長子。後當襲。制曰。可。而。
令時嗣安定郡王。令時德昭玄孫也。能詩。元祐中。學士。
蘇軾愛其才。薦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顧德行何如耳。
庸詩何爲不用。軾被竄。顧坐交通。罰金已。附內侍譚稹。
進積官。右朝請大夫。高宗以其附稹也。薄之。改環衛官。
及得襲。卒貧。無爲殮。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令在襲。
知南外宗正事。命選宗室子育宮中。以伯琮伯玖應當。
上意。命知泉州。卒。令應襲。卒。令衿當。以次襲。令衿亦燕。

懿王玄孫應博學能文中舍選爲軍器少監以言事奪
官紹興中累都官員外郎以請畱張浚坐阿大臣罷知
泉州歸寓三衢與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語意誹之判衢州汪君錫檜從子壻也諷教官
莫汲劾謫訕侍御史董元德希旨以賊劾下獄按賊無
狀坐謫訕奪官於時安定絕封者十餘年令諷襲檜死
令諷言令被長當襲請以爵讓陞令諷秘閣脩撰知台
州而令衿得襲自是至于嘉定十人皆燕懿王後襲安
定王封秀王子爾者岐康惠王子惟憲曾孫也居秀州
中宣和舍試永嘉興累朝奉大夫高宗選其子伯琮育

宮中爲魯安郡王子。爾卒。王解官行喪。王爲皇太子。以本生父贈太師中書令封秀王。母張氏王夫人。光宗立。詔湖州秀園立廟。奉安僖王。建祠臨安。藏神貌。如濮王故事。而以孝宗母兄伯圭嗣秀王。奉安僖王祀。伯圭字禹錫。高宗時。知台州。有聲。改明州。命宗室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定海。兵戍許浦。伯圭曰。定海實海衝。當控扼。講不宜撤。請摘利司軍填許浦。從之。海寇作。諭降其豪。又獲其桀黠^者。皆撫用之。海以無寇。伯圭性仁恕。蕃商庇^庇貲巨萬。當沒。不忍也。還之。獲私鑄錢者。不忍法。勸誘之。後以無犯。在郡十年。政寬和。得民累開。將儀同三司。

孝宗立拜少傅伯圭居帝前不以近屬自居每宴見帝行家人禮伯圭執臣節愈恭一日帝語潛邸舊故事爲樂伯圭曰臣老不復能記憶再三問終不言帝益敬愛之帝欲廣其居金湖爲複閣度材矣竟固辭而止光宗卽位遷太保嗣秀王寧宗立詔贊拜不名肩輿至殿門請老賜第還湖州薨封湖王諡憲靖子九人師夔師揆贊師揆爲淮西提刑提屯田奏以荒土給軍士其屯田爲民世業者勿奪從之及代吏請以羨錢二十萬爲獻師揆曰後將病民卒不獻襲秀王卒贈太傅諡恭惠而湖秀王封於宋相始終榮王希彊者燕懿王子冀王惟

吉七世孫也。寧宗選其子與莒入宮。爲母弟沂靖惠王
嗣。已得立。爲理宗時。希堦已卒。贈太師中書令。追封榮
王。配全氏。封夫人。王考而上三世。各贈太師。封國公。次
子與芮。淳祐初。嗣王。理宗晚復無子。立與芮子。孟啓爲
皇子。加與芮太傅。判太宗正事。度宗立。與芮進福王。主
榮王祀。恭帝降元。從俱北。元封爲平原郡公。是時嗣秀
王與擇。爲浙閩廣察訪使。自以國近親。多諫爭。遂爲衆
忌嫉。元兵逼浙東。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爲備禦。
朝議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畱輔政。隆
國本。不聽。竟遣之。瑞安受圍。誓死守。小較開門。外兵

與擇及守洪。率衆巷戰。兵敗死焉。弟與慮子孟備被執。亦俱死。蓋汴宋時。太祖後以屬疎出居外。得免於靖康。宋南孝理嗣統。而太祖後有秀王榮王之封。

太宗九子。長楚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魯恭靖王元份。陳王元傑。鄧王元偓。曹王元僩。荆王元儼。

季元億。早世。楚王事具帝紀。神宗紹王後。宗說封祈國

公。坐罪幽死。第宗立嗣。有文。至使相。贈王。王玄孫宗愷。輕財好施。有

政相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憐惻然歸帶。與之錢。所親許取其蔽鏹。事覺。隱之。幼器所生母聞父婢語。母生平。輒涕泣。薨。贈東陽郡王。諡孝憲。

昭成太子元僖。初封廣平郡王。進陳王。貌雄偉沈靜。寡

言笑尹京五年無失政薨無子帝追念作思亡詩賜金

謚仁宗時命楚王宗保爲王後封燕國公宗保性仁恕主藏吏盜米

至千斛釋不問於座堂書忍字爲心戒幼鞠官中終身不自言卒贈王子仲鞠亦賢孝能詩

曾恭靖王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簡較太保中

書令改越王雍王贈睿王娶李漢斌女特悍妬元份卧

病帝臨問見左右無侍者輟宮人爲主湯劑李居喪無

戚容有謗上語削國封安置元份子三人長允寧次允讓季允中允寧孝好讀書

通知近代典故工楷法卒贈王子宗諤襲虢國公卒贈王弟宗肅襲卒子仲光襲而允讓爲濮安懿王自有傳

陳王元傑穎好學善屬詞建樓貯書二萬卷官簡較太

尉贈尚書令謚文惠封兗王改陳王無子以允言子宗

望後封高密郡公卒子仲郃嗣卒子士闢嗣士

鄧王元偓少好學真宗最宗子以學表元偓冠諸藩風

之累使相兼尚書令初封彭城郡王進寧王改徐王卒

贈太師尚書令諡恭懿封鄧王子允弼英宗時拜中書令封北平徙東平王神

宗拜太保卒贈太師尚書令封相王子宗續襲恭懿王後封韓國公卒贈王

曹王元偲以安定郡王進舒王累使相簡較太尉中書

令鄰失火盜因竊所服帶得之貸不問浚井得鏹復殺

之卒贈太尉尚書令諡恭惠封曹王子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子宗達

後封蔡國公子贈王

荆王元儼者太宗第八子也少為帝鍾愛不欲令出宮

曰。必年二十。始出宮。宮中稱二十八太保。卽帝語及行呼也。封榮王。累太尉太保太師。歷三節度。封孟王。改荆王。王少。廣。賴。豐。願。威重不可犯。天下崇憚。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遼使至。必問王安否。王事母王德妃孝。母有疾。侍湯藥。勤禱。至憂念不食。明肅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沈晦。杜門却掃。仁宗親政。尊寵有加。禮事咨諏。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以佐費。嘗問翊善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扼腕曰。如此安用宰相爲乎。及有疾。帝至卧內視之。屏人語。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曰。臣病憊且死。將重爲國家費。今何敢攘

焉薨。贈天策上將軍徐亮二州牧。封燕王。謚恭肅。比堊。帝三臨其喪。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屈。請緩窆。范仲淹曰。荆王太宗愛子。先帝愛弟。屢被讒。賴陛下仁聖保全。豈於送塋。恪惜財廢禮乎。詔出內帑金佐費焉。

濮安懿王允讓

字益之

魯恭靖王中子也。天資渾厚。外莊

內寬。喜愠不形於色。累使相封汝南郡王。判大宗正司。教宗人有法。英宗既嗣統。議追崇典禮。爲衆論所格。未及物。而神宗時。議安懿王諸子近屬。嗣濮王世勿絕。

王

十八子。長宗懿。封和國公。卒。贈王子仲鸞。以父卒進官。不忍受樂施。與九族。櫛鬻弟仲汾。父器毀瘠。卒。次宗樸。治平中。建安懿王園廟。封濮國公。奉王後。神宗加秩。進封濮陽郡王。卒。贈太師。曰定王。定王卒。弟宗誼襲。卒。贈

晉書

卷

邵王神宗詔安懿王子嗣濮王世勿絕而宗暉進濮王卒曰懷王宗慶襲好古學英宗數彼疾密請早建儲繫天下望宗曰昌王宗愈襲曰襄王宗綽曰榮王宗楚曰惠王惠王弟宗祐克已自約蕭然若寒士喜學易仁宗時從父兄初無子詔以宗祐後誼請曰臣不幸失怙恃將終身悲慕恐為人後乎敢以死請帝憐而聽之封乘城郡王累簡較司徒惠王卒襲濮王則欽王也季弟宗漢襲曰景王蓋安懿王子得王者十人而後孫以次封仲增曰簡王仲御通經史識朝廷典故曰康王仲爰曰恭王仲理王而二帝北遷沒焉高宗南渡有仲湜者安懿王孫榮王宗輔後也自漢上來謁詔封嗣濮王賢事母孝喜圖史卒曰儀王秦檜專政罷勿襲檜死命復紹而安懿王玄孫不祛年七十六以齒長代王訖景定不廢云

真宗六子仁宗三子多早世不顯英四子皆宣仁皇后

出而燕榮王顥歷十節度歷東陽昌雍魏獻王顥歷官與顥

同歷曹皆嗜學多通判魏封

神宗十四子。八王早世。哲宗崩。太子茂早世。無子。議所
立。吳王似。於諸弟爲最長。有目疾。不得立。楚王似。於哲
宗爲母弟。爲章惇所屬意。而向太后定立徽宗。語具帝
紀。徽宗如青城。京師父老邀之不及。道遇燕王侯。越王
偲。哭曰。願從王俱死。徐棗。哲黨虜。捕爲首者戮之。益兵
送二王如金。於是神宗子存者及徽宗三十子。欽宗太
子。謹與弟訓俱從狩北矣。景王杞侍上青城。跬步不遠
左右。衣不解帶。食不肉。及北。鬚髮盡白。而信王榛得亡
匿真定境中。時馬擴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迎榛奉
爲主。兩河遺民響應。榛手爲表。遣擴詣行在。請得總諸

路兵與諸砦約日爲大舉。黃潛善汪伯彥疑之以爲非
真榛也。高宗識其手書曰信。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擴
辭行。汪黃授密旨。令幾察王。且令擴聽諸道節制。擴知
事不成。畱大名不進。會有言擴將渡河入西京者。汪黃
忤詔。擇日還京。伐其謀。金人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
諸砦。斷汲道。砦陷。擴沒焉。嗚呼。戎軼中國。毀廟社。不忌
而骨肉起危難。爲國讐。自奮覆深心。忌之。蓋忤心之爲
禍烈也。

高宗獨元懿太子塲。內禪。已早薨。具帝紀。信王璩。藝
祖七世孫秉義郎子彥之子也。初名伯玖。與伯琮同育。

宮中。後封恩平郡王。就外第。與曾安王埒。曾安爲皇太子。因加恩。稱皇姪。名位始定。孝宗卽位。授少保。靜江軍節度使。進少傅。卒。追封信王。贈少師。

孝宗四子。長恪。早世。次莊文太子惲。賢厚。亦早世。魏王愷。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立之。封愷。魏王妻封韓魏兩國夫人。示優禮。出判寧國府。命宰執設祖王津園慰其心。王登車。顧丞相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蓋其危也。王至郡。究心民事。築圩田。帝手詔嘉勞。徙判明州。輟屬邑田。租以贍學。勸課農功。得兩岐麥。以獻。尋薨。帝泣然曰。向所爲越次建儲者。知此子福薄故耳。

子二。櫨。早亡。柄。封吳。

典郡王卒贈太保封沂王諡靖惠子玠
早卒寧宗立貴和爲之後已立貴謙

寧宗八子皆數月而夭取燕懿王後與愿養宮中賜名
儼封榮王立爲皇太子賜名詢又早世曰景獻太子又
鞠濟王玠不得立具帝紀理宗三子皆早世度宗六子
端宗帝昀帝昺得立然蒙世大難而殞餘早世嗚呼國
將亡本必先彫而後枝葉從之詎不信哉

宋公族以篤行著曰善應字彥遠漢恭惠王元佐後相
汝愚父也居饒之餘干性淳篤有古風父病迎醫行禱
暑不解帶遭喪勺飲不入口既殯居廬歔粥祥乃食菜
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獨母存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

遠歸。徙者。扣門止之。曰。無爲驚吾母也。露坐達旦。迨
門啓。則入。母畏雷。夜聞雷。必披衣起。往省閨隙。有光則
入。否。且閉而待雷已。乃後去。家食貧。諸弟未製衣。不先製
已。製衣未服。不服也。一瓜果必相待共嘗。諸妹遠嫁者。
致之。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聚且百口。菜羹蔬食。
忍意均洽。人無間言。比母疾。刺血和藥以進。母喪年既
八。年。毀瘠柴立。聞雷起。拊視流涕。三年之外。言及親。未
嘗不揮涕。父以肺疾卒。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
直卯。終身不食兔。墓戶有不能安其母者。皆悔悟爲孝。
平居目奉甚約。而汲汲然以濟人利物爲務。故人許珪

死。貧女無所于歸。即聘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爲
僚。後言過其鄉。問之。死久矣。貧不能葬。走往哭。捐貲葬
之。道見病者。必收恤。歲饑。輟家之半餉。饑者夏不去草
冬不破壞。慈憫至於此。平居謙謙。與人語。惟恐失辭。色
至義所不可奮。然無所顧。雖以宗室疏遠。流落江湖。而
憂君國。如在廊廟。江淮有虜警。爲垂涕不食者數日。同
輩有會飲者。北望歔歔曰。此豈樂飲時耶。好讀書。所藏
書至三萬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程督。而躬行漸
漬。興於善者甚衆。子汝愚。從屬籍。冠多士。故事未有也。
人皆爲之喜。而處之晏如。及聞其入館。與莆田士林光

朝者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汝愚守上饒。來迎養。固辭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境。訪政失得。信宿無所忤。乃稍進。至近郊。人猶未之知。故汝愚歷館閣。侍從奉使。興州皆以風節惠愛爲名臣。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嗟父之教也。善應卒。少傳陳俊卿書其墓碑。旨曰。篤行趙君之墓。而朱侍講熹誌其墓如此。汝愚字子直。少有大志。每自言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宗室趙彥端嘗令饒餘干。以汝愚邑子也。謂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汝愚服膺其言。自視歆如也。孝宗方銳意恢復。汝愚以秘書正字入見。陳先自治之策。

內侍陳源有寵。命爲浙西副總管。汝愚權給事中。言祖
宗時。內豎不典兵。童貫典兵。開邊釁。卒以亂。源不宜使
總戎。從之。爲著令。制密院文書。經都省乃下。張說在西
府。託言兵機不宜洩。請毋隸中書。汝愚謂兩府朝廷治
亂所關。天下事。何一不當繇中書。國大事在戎。而中書
不知。失政大矣。以集英修撰帥福建。陛辭。論吳氏四世
專蜀。請漸以抑之。光宗時。以同知樞密院。遷知院。既執
政。拳拳以人才爲意。已定策立嘉王。有社稷功。語具帝
紀中。寧宗立。首薦大儒朱熹入侍講。已熹以議祔廟於
汝愚不合。至斥其納細人妄議。遷始祖之尊。置之別廟。

爲不祥莫甚。平日云相知者，大不相知。直倨如此。熹子祠。拳拳留爲，且泣且拜，以請也。給事中黃裳簽密院羅點罷。爲帝言：「此天下之不幸，非二臣不幸。」頃之爲韓侂胄所擠，竄永州。卒事具帝紀中。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韓琦富弼、范仲淹自期。及爲相，將以夙昔所聞於師友之言，次第推行，未果而難作。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得俸給，悉均之。人無間言。

子崇憲，孝傷父死，哀痛不飲酒，食肉，能宵死。汝愚復官，始抗疏言先臣之冤未白，乞下三省覈詳，下史館正訛誣，贈太師沂國公。崇憲所至，有惠政，疏國事皆大體，仕終直秘閣。經畧安撫使，孫必愿居畧盡禮，問學於黃幹，才周罷博，所蒞治，察民疾苦，摩搔之，政教兼舉，立朝蹇諤，卓然

可彌云

公族舉進士以行能著者曰不息曰善俊曰善譽曰善
湘曰子砥曰子櫟曰希慤曰汝談汝謙曰希頤與權之
倫不息太宗六世孫力孝篤學知永州錄靖州獄平反
數十百人靖人繪像祠之知開州有鹽井以羨餘代民
輸民絕鬪爭夜戶不開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
開人遮城門不得行改成都轉運判蔡州蕃反攝制司
檄諸羌生獲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邛部川
首領破吐蕃漢源來獻馘凡十有六日而靖提刑蜀中
蜀帥操重權宰割不息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治為經
國大慮判太宗正以文行訓勉族屬奏新學宮增廣第
子員倣太學較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
競感勵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善俊太宗七世
孫知廬州江浙饑民殍至善俊拓境內官田均給之貸
中種僦居死者給禮人至如歸孝宗晚年獨御不置相
善俊極言相位不可虛累龍圖閣直學士歷知鎮江卒
善譽有文行試禮部第一調昌國薄廉靜攝邑事勸編
戶哀金買田助婚器累四川轉運以羨貲給諸郡置並
民主子及婚者俱給米宗子寓蜀者群郡庠教之著易
說為郭雍朱熹所亟彌善湘漢安懿王五世孫知鎮江

以防江軍戍寧淮。李全犯淮東，進制置使。見趙范奏，進取有方畧，亟慰藉，有請必應。竟戮全，露布聞。進兵尚書，封天水郡公。卒，贈少師。子砥，系出燕懿王靖康北遷，得兵以待和。譬人畏虎，啗以肉，肉盡必食人。復故官，知台州。群從有子櫟者，守汝州。金破荆湖諸州，汝獨完。希惲歷州縣，累江、西、茶鹽提舉，遷帥漕。其爲吏嘗言治人如律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爲編，曰：「是吾師也。」而相汝愚群從曰：「汝談佐汝愚定大計，汝愚欲以辭垣處之。」力辭去。及汝愚以侂冑逐去，與弟汝讜上疏乞留之，而斬韓侂冑。聞者吐舌，罹黨禍。斥逐已，召爲太社令。金南徙，汴有旨獻料敵備邊二策，欲倣古藩封之意，拔其豪宇郡，舉郡中租稅市權之利，畢與之。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其有功者不轉徙，獨疏爵增秩，畢車服。官子孫，寵之使貴爲公卿。曾不如守邊者之爲樂。然後有才者自奮，知外宗正，賀理宗御極，表寓勸戒如諫書，以老罷。端平初，復召權直學士院，登對言乞越拘攣之見，拔豪傑如吳、周瑜、陸遜、晉祖逖、陶侃故事，推轂委權，分地賜履。巴蜀、荆襄、淮南各一人，不復從中御，以議履畝忤似道，失官。

卒，弟汝謹亦倜儻有軼材，嘗以爲忠臣，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精忠當如子政，其素蘊若此。汀盜作，汀守會僚屬議城守，希館以司戶坐下坐，無一言守異之。問計希館，前對曰：「置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可守，誠守之，汀不守，自固。」守曰：「善。」命希館將精銳以行，希館審地形，明間諜，申令謹候，分畫定，蒞師以致之。賊數百銜枚突至，嚴兵迎擊之，無脰者。事聞，進永州推官，召對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力外困於歸附，內困於浮費，皆名言。時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請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賄無藝，希館白宗正長，推言之。進潭州觀察，希館啗抱魁磊揚人，善不計其過，急人難，不忘其恩，居官祁寒盛暑，不謁告，衣食取裁足。卒，帝輟朝賜合斂，追封信安郡王，興權字悅道，藏懿王八世孫，官廷評，言先臣以會勘，涉歲時，瘐死，而手證者多斃途旅中，宜精擇憲官，覆正，非情法輕重可疑者，勿得上知。安吉州權醢禁峻密，壹捐以予民，設銅鉦于門，欲愬者擊，冤立白。尤加意人倫之訟，曲全其孝慈，累兵尚書爲上言，端平來，竄賊吏禁苞苴，戒奔競，戢橫歟，而風俗沈痼，自若也。願內廷除授，必嚴於暗室，外廷請議，必反之聖躬，清心寡欲，先天下進，吏尚書力求去。

奉祠會民饑有相携溺死者召復知臨安與權涕泣奉
詔新帝發內藏賑贍而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
與權三爲臨安尹盡心民事都人稱趙佛子袁士宋斌
者少從黃幹李燔登末熹門年八十羈旅阻困與權父
事之死葬之西湖上歲致祭焉卒贈少師封奉化郡王
謚清敏與權嘗言士大夫貪雖奇才與學徒盡國與民
故終守廉靖歟之夕猶以金帶贖錢民家云其以忠義
見寬抑者曰叔向曰叔近曰士儂方汴京陷時叔向潛
出之京西規起義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都臺揖張邦
昌勸速歸政叱王時宰後以部將上變告見殺叔近魏
悼王五世孫建炎初守秀州杭卒陳通反抵城下叔近
招諭之爲置酒通感報退而叔近與故帥王淵有怨時
詔淵討反者淵至杭詐傳呼趙秀州以朱芾代守芾感虐軍
而誣叔近與賊通奪職囚秀州以朱芾代守芾感虐軍
民怨憤其囚芾迎叔近領部事叔近撫定之請守于朝
而朝命張俊討亂俊淵部曲也至誅亂者殺叔近後御
史言叔近冤贈集英殿修撰士儂郇康孝王第四子也
建炎初以同知大宗正論黃潛善誤國出知南外宗正
苗劉之變易服入杭州遣長子不凡割股納蠟書遺張
浚趣其勤王復遺書呂頤浩勉同濟國難事平加簡較

少保、歷少師、金人歸河南、陝西地、命謁陵、封築盡心力、
岳飛被誣、以百口保無他、忤檜、奪官、放建州、卒、贈太傅、
封循王、其死忠者、靖康之難、曰監門衛、率士、敗舉義、邢
州、不克死、金圍德州、兵馬都監曰叔、校力戰、不屈死、金
圍陝州、都監叔憑固以守、援絕、不屈死、建炎初、令歲以
直、龍圖閣知黃州、賊張遇抵城下、令歲度不能抗、出見
招諭之、遇飲以酒、若為酖之者、一舉而盡、曰、知飲此、必
斃、然願勿戕我軍民、遇曰、試公耳、取毒酒沃地、地為裂、
明其心、遂引去、未幾、賊丁進李成、叛將孔彥舟迭至、擊
却之、金犯黃州、丁內艱、詔起復、還黃州、道病、夜半趨入
城、翌日而城陷、脅之降、罵不屈、飲以酒、揮不飲、衣以戰
袍、却不御、強之跪、曰、此膝但當拜祖宗、豈拜犬彘哉、遂
遇害、金犯鄭州、判鄆州伯振率兵巷戰死、孟太后避地
處州、護衛叛、知永豐、訓之與尉自仁、分兵設伏、巖其衆、
賊驟至、官兵未成列、訓之與尉自仁俱死、金陷潭州、守
潭州聿之虎、將劉玠亦死、金過江、上元丞壘之迎敵死、
李成叛、圍九江、江東路鈴轄士隆、及守臣姚舜明、禦之、
城破、士民號呼、無殺我趙鈴轄、成素服、士隆高義、欲奉
為安撫、士隆怒、罵仰藥死、兀術陷秀州、兵馬都監士醫
死、盜犯信陽軍、知軍事士真死、金圍相知州事、不試、不

惡其民其積死謂其人口今城中食乏援不至不試義
不辱衆從死無益常遂登城與金人約必勿殺乃降金
許之門啓與其家
刑徐道隆力城守
獨松關趣道隆入
年文大祥兵敗廣
屈不食據楊元
端宗擢宗正寺卿
者謀興復事泄執
貪國危社稷之謂
更爲逆乎文虎怒
祥辟招討副使每
執不屈死方二帝
寇驢去徒步趨武
入城厲將士城守
解去遷權知洛州
擁士晤出赴行在
少師諡忠靖有士
寺落髮衣僧衣間
請

并死元入寇知安
將范文虎招之降
而城陷良淳閉閣
連使希洎及從子
既安金華尉孟壘
車敗見獲不屈死
又虎置其爲逆孟
我帝室之貴欲一
之有時賞者慷慨
綸師當一面空坑
時右監門衛士晤
至磁州集義兵數
入城厲將士城守
解去遷權知洛州
擁士晤出赴行在
少師諡忠靖有士
寺落髮衣僧衣間
請

論曰。宋制皇子出閣封王。王薨。王長子封國公。不王。後
以次襲時。乃有贈王。卽皇子王不胙土。惟空名。又人時
更封。無定名。旣薨。又易封。爲紛紛。其授官。自環衛至節
使。惟空銜。州刺史。乃稍頗得任。其應科試。得第。授官。遷
轉。如異姓。其疏屬。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國慶
有秩。賜月餼。然稍遠約矣。靖康之難。駢首就虜。紹興末
殲焉。非以勢資寡弱。鮮維城之助哉。悲夫。乃宋家法過
往代。諸王子亦兢兢少過。讀書循禮。無大故。而可稱紀
者。具如篇。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

明盱眙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宋興將相皆藝祖故等夷。既推奉周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皆仍其故處。不易。獨加秩示恩。而於時風氣樸淳。三人者大節醜。而各有其器業可述。郎從官。無慮皆周材。具以清謹稱。

質

字文素

大名宗城人。舉後唐進士。入晉。

爲桑維翰所器。奏爲監察御史。累翰學士。入漢。爲中書舍人。周祖起兵。質亡匿民間。得之。令草太后誥。議迎湘陰公儀。倉皇論撰。皆稱旨。擢副樞。廣順初。與馮道並相。

道以其新進也。易之質詳慎守法。故未嘗破律爲容。治重刺史縣令。以戶口版籍爲先。世宗因事怒竇儀。罪不測。質入請曰。儀近臣。過小當貸。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位宰相。豈可使人主以暴怒故。致近臣死地耶。儀獲免。道聞之。惕息已大嘆服。及宋禪。首爲帝言。當事太后如母待少主。如子。帝揮涕許諾。嚴重之。唐制宰臣上殿。每命坐議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狀畫可。下質等自以周舊臣。坐論終有覲。又憚帝英睿。難面相違覆。請朝退用劄子疏其事。同列咸書字以誌。請進止曰。庶盡稟承之方。帝從之。蓋坐論之禮廢。而奏劄滋多於是矣。質爲相。

清謹率下。未嘗受四方饋遺。其恒言曰。政府秉生殺慘舒。卽蚤夜兢慎。然且懼後憂。况怠肆乎。加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古今居其位者。能全者何幾。此吾之所懼也。又曰。人能鼻吸三斗醞醋。方可作宰相。言相有度也。家止一居第。無他產。所得祿。多以給孤遺。燕食不二品。臨終。命子勿請謚立碑。晉王光義太息之曰。宰輔中持廉靖能循規矩。慎名器。無如范公者。但欠世宗一死。惜耳。質爲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秘質作詩曉之。其詩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聖名教。齊梁尚清

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
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
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
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
非毀譽聞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忿
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
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
遽篠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在
在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
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
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
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
開門致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
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
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
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
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溥

并州
人

好學手不釋卷

仁

浦

渭州
人

寬務以德報怨居位自稱云久之趙韓王以親

臣得相謨議甚夥語具帝紀中其後有薛居正與沈倫

之倫。居正寬簡儉約。倫

字光儀

太康人

初名義倫。避太宗諱。止名倫。

習三禮。家食貧於嵩洛間。以講業自給。太祖領三鎮。皆

署幕府。從廉及受禪。爲戶部中使。吳越還。道出揚泗間。

歲饑。民多死。爲郡長吏。請以軍儲陳粟貸秋。收新貯之。

公私俱利。師伐蜀。爲隨軍水陸轉運使。歸篋惟圖書。遷

戶侍郎。進副樞。已相太宗。征太原。爲畱守廬。多遜敗。以

同列失覺察。降工尚書。乞骸。授左僕射。致仕。卒。贈侍中。

竇儀

字可象

薊州漁陽人。父禹鈞。家法嚴。閨門雍睦。無譟

言。儀兄弟五人。皆列臺省。禹鈞對客諸子立侍。肅如也。

儀與兄儼弟儼。具以文學稱。儼事周爲中書舍人。言政

本在擇相。治本在守令。世宗善之。太祖克滁州。儀主籍。滁州藏太祖遺親吏丐藏中絹。儀曰。初克城。絹爲軍俘。足下卽傾藏取之。可也。今旣籍。則官物。非詔命不可得矣。太祖心重之。及卽位。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必謹擇其人。相質以儀對。帝曰。然。非斯人不可。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殿學士矣。召復翰林。一日。帝坐後苑。召儀入對。儀至門。望見帝岸幘徒跣坐。却疑立不前。帝遽服法服見之。儀因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之滋解體也。帝歛容謝。欲大用。而相嘗忌之。引薛居正與其

政及晉以專得過。帝召儀語故。儀盛推晉忠。又元勳不足以小過廢。帝爲動容。卒悼惜久之。太宗以晉王尹開封。僞爲記室。賈琰爲推官。諛僞面質。責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爲也。爲之不內。自愧於心。耶。晉王怒出之。既卽位。召參大政。入謝語之曰。以卿嘗面折賈琰。故用卿旌直臣。

○劉溫叟字永齡。洛陽人。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也。當世言執禮者。推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守法稱職。屢疏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聽也。嘗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門樓縱觀。溫叟陽爲不聞也者。而過之。傳呼如平時。明日帝問之。溫叟曰。人主非時登樓。羣下或有希冀。臣所爲傳呼過者。明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曰。善。晉王尹開封。遣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不欲受。貯廳西舍。令吏爲封識去。明

年吏更詣溫叟見西舍錢封識宛然還以自晉王王嘆
息曰我饋贈猶不受况他人乎他日與帝語及之帝歎
賞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清介如溫叟者
雍熙中徐州觀察推官炤彌貧求注官帝召見問誰氏
子對曰主臣臣父故御史中丞溫叟也帝爲愀然擢太
子右贊善宰相以非次難之帝曰父清操擢其子登朝
亦可乎

呂蒙正

字聖功

河南人太平興國初擢進士第一判昇州

陞辭敕郡事不便者驛置間加賜錢二十萬而遣代還
帝方征太原於行在立召見命直史館入翰林爲學士
擢諫議大夫參大政已與趙普並相普開國元老蒙正
晚進歷官僅一紀普甚推許之罷爲吏尚書夫幾復相
至道初免判河南咸平中復相凡三入中書質厚寬簡

以正自將。不苟向上意。爲前却。每議政。非允必固爭。其
者。帝色變。同列悚息。蒙正終持之不變也。帝嘉歎之曰。
蒙正器量。我不如其爲相。孜孜以薦引人才爲先務。每
四方官吏請謁。必問其所在。人才姓名。行事去輒疏記。
置之夾袋中。有一人數見。輒引。輒先用。故在位。四方無
事。蠻夷賓服。百僚稱得人。嘗元夕張燈。京師人集觀。帝
御門樓觀。欣然語侍臣言。朕微時。行游京師。適京師火。
民物彫耗。仰見彗孛。其時觀者咸慄慄。以爲無復太平
之望也。今蒙天貺。五穀豐登。黎庶殷盛。可賀已。蒙正避
席對曰。主臣獨乘輿所臨。士庶走集。故見謂殷盛如此。

日臣出都城門不數里見寒餓死者多矣願陛下視近及遠帝爲默然蒙正侃然復位比請老陞辭勸帝以四海生民爲念以弭兵爲御戎上策真宗東封行過洛蒙正出迎謁帝慰勞還聞已病卽其家省之引見其諸子問孰可用者對曰臣諸子皆駑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客有富言者白見其子請得侍太祝學許之旣見大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埒而勲望過之敕諸子厚遇待則鄭公弼也嘗聞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云何對曰大人居位甚穉但人頗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侵奪耳蒙正笑曰信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

人卒贈中書令謚文穆初參大政時入朝有朝士指之
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也者而過之同列不
能平令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毋知姓名將終身不能
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宰相例蔭子起家即授祠部員
外郎蒙正辭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時止授九品官天
下才能士老死巖穴不沾寸祿者何限部郎資秩高臣
男始離襁褓不敢當也授九品秩足矣爲著令朝士有以所藏
古鏡爲獻者曰能照二百里蒙正笑曰吾面不過一肘
子大用照二百里何爲却不納退居洛帝數遣中貴人
將命至待之如居位時未嘗少挹損云時開封李穆寧
陵劉熙古安次呂餘慶洛陽石熙載饒陽李昉具淳質
儒兩府稱名臣穆有至行從酸棗王昭素受易老昭素
太息以爲可研精也盡其學授焉穆故與盧多遜爲同

門生太祖微時嘗識之。一日語次偶及穆。見謂爲仁善多遜。前對曰。穆操行端直。能不以死生易其節。仁而有勇也。太祖喜曰。其然乎。召拜拾遺。知制誥。太宗時參大政。卒。帝哭之慟。曰。穆國良臣。方倚用。乃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朕之不幸也。贈工尚書。餘慶事太祖於潛。與趙曾。李處耘俱。後二人登用。餘慶無少望。泊如也。已。二人爲左右所傾。餘慶爲營解甚力。熙古居大位。自處如寒素。熙載事太宗潛邸。盡誠節見信。卒。帝親臨視。而餘慶弟端有社稷功。事具帝紀中。昉和厚。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默。然不替規諫。帝嘗問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交譽。上功德昉獨舉。白居易詞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微諷之。帝撫然曰。朕不及也。昉罷相。中丞張似朔望必造請。或詰之曰。李公以衆人遇子。胡爾爲。似曰。我爲廷尉。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吾所以重之也。

錢若水

字澹成

河南新安人。幼詣華山陳希夷先生。博求

學道。希夷偉視之。明日召麻衣僧相焉。僧熟視良久。以

箸畫地爐中灰作做不得三字已而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舉進士爲同州觀察推官。平反處獄。以寇準薦爲秘書丞。直史館。遣行視原鹽等州制置邊還。條太祖時所以制邊事以上。且言邊大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選沈厚有謀勇諳邊事者爲邊郡刺史。兼巡簡使。許召募勇敢士爲部曲。官爲廩贍。然後積芻粟。嚴亭障。明斥候。寇來則互相救應。合力騷除。寇退則毋令遠追。務於安靜。非惟不啓戎心。亦復以勞待逸。使其州將非大過勿徙官。有勞者加賞。諸部署行營諸將悉罷。無久宿重兵於外。語彌吉除翰學士。草賜西夏詔。又彌吉擢同知密院事。

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卻欲陷之。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師。趣芻粟餉軍。調方集。則宣言八月不利。期十月乃進。散芻粟。已則復檄立辦。猝不可復集。因遂劾之。興時帝憂邊甚。乃大怒。命中使馳傳取轉運使三頭以來。二府惴惴不敢言。惟若水爭以爲當推駘。事有狀。乃致法。帝以謂阿縱轉運。沮繼隆不憂邊。恚之。拂衣起入內。二府皆退。獨若水留廷中。不去。帝聞。出詰之。若水對曰。臣無狀。待罪兩府。當竭愚慮。不避死。以稱塞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陛下據其一幅書。誅三轉運。卽有罪。天下何自知。如覆訊得實。誅之未晚也。帝意解。問不

退者何。對曰。獻可替否。守死不二。臣之職也。臣未獲命。何敢即安。乃召相端等。令如若水議覆鞫。而三人得帥府所下書。期數易以上。止黜官。既而虜未入。繼隆坐謾誕罷。既參大政。時帝在位久。以爵祿榮利爲足。糜天下士。控送之也。形色辭相。蒙正以僕射奉朝請。帝謂左右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曰。蒙正雖驟貴。然風望不忝。僕射亦師長百僚。何至是。帝爲默然。已。劉昌言罷。帝問樞密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對曰。見之。帝曰。涕泣乎。對曰。與臣等言輒流涕。帝微哂曰。人情盡然。在位時。不悉心效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耳。若水前對曰。主臣

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上意言之。退慨然歎曰。上有
輕士心矣。所爲如此者。士大夫未嘗有秉節高蹈。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耳。遂草疏移疾。會帝崩。真宗卽
位。請益堅。竟去。久之。邊事亟。朝議簡儒臣中知兵者行
邊。若水起知天雄軍。撫陝西。尋拜并代經畧使。知并州。
疾。召還京師。與僚友會食僧舍。忽假寐。卒。年四十。贈戶
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所至委任參佐。總綱領而治。
在政府。推進賢士。薦中書舍人王旦可重任。已爲元臣。
張齊賢。曹州人。生三歲。以亂徙洛陽。少孤貧力學。
慕唐李大亮之爲人也。字師亮。太祖幸西都。以布衣叩馬。

獻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耕籍。曰選吏。曰慎刑。曰懲姦。帝召見齊賢。入從帝前。手擘畫所條上事。侃侃也。中四策。稱善。時天子方有意河東。恐謀不秘。置下并汾。說不用。齊賢不解也。執以爲皆善。帝怒。命武士扶出。還都。語晉王曰。我幸四都。得一張齊賢。可相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使異時爲汝輔。太宗旣卽位。試進士。奏第。見齊賢名。識之。曰。是嘗獻策者。張生何落落後也。於是盡一榜。賜及第。寵焉。以大理評事判衡州。代還。遷左拾遺。詔議邊。齊賢上議言。臣聞自古疆場之難。非必盡繇戎狄。亦邊吏攬而致之。若緣

邊城寨。其得人。固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民獲休息。則營田增闢。邊費漸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也。又言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攘外。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其根本者。誠慎擇諸路採訪使。察州郡賦歛苛重者。改之。舊政不便民者。條上齊一之。使賦稅刑政皆灼然經久。可爲一代法。則人民安利。遠人之歸。可立俟也。帝嘉納。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政。所至慕思之。雍熙初。北伐屢失利。帝憂邊。齊賢以簽書密院請行邊。帝喜。卽授

給事中。知代州。領綠邊兵馬。時楊業甫戰沒。邊人奪氣。齊賢至。而契丹兵自湖谷入前薄州。齊賢勵將士。弔傷起病。士衆競奮。首挫其前鋒。遣使詣潘美。請濟師。美許之。尋被命。并軍毋動。而旋師。報至。時遼兵彌川谷而陳。衆大恇懼。齊賢曰。虜知并師之來。而不知其反。可譎也。發二百人。人持幟一。束芻一。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夜列幟然芻。而出步兵二千於土磴砦。伏而待。遼軍遙見火光。中有旗幟。以爲并師大至也。駭而走。伏兵起奮擊。大破之。士氣爲振。於是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令之曰。代西有寇。崞縣師應之。東有寇。繁峙師應之。

比接戰。郡兵已集。赴闕爲犄角矣。於是契丹屢挫。不敢窺代者屢年。淳化中。以大參入相。爲參政。沆受過。罷知定州。徙永興軍。真宗卽位。召拜兵尚書。再相。以朝會被酒罷。景德初。帝幸澶淵。以兵尚書知青州。兼青淄濰安撫使。從東封。拜右僕射。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而老卒。諡文定。

何敏中

字常之

開封人。父瑀。惟一子。督教嚴刻。厲有大志。

第進士。歷淮南轉運。或以邊材薦。召見。辭以所著文獻。加直史館。還任。累工部郎。太宗手書敏中及張詠姓名。付中書。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忌者言敏中在法寺時。皇

甫侃以賄敗發書抵敏中求未減下按實敏中對有之書及門覩姓名不啓封遣去有司未信也俄捕得侃僮詰之云信書瘞臨江傳舍中馳驛使往掘封題如故太宗召見慰諭擢右諫議大夫同知密院事時西北方用兵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畢具察問如響真宗卽位進兵侍郎參大政得相以誣蠆罷爲廊延安撫使帝幸澶淵賜密詔西鄙事許便宜行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平時會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而待明日召官僚置酒縱閱命讎入令跳盪中門外久之因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盡出擒之果各懷

短刃立斬以徇。既屏尸，以灰沙埽除。徐張樂，終夕宴。坐客皆股栗，邊蕃懾服。時舊相出鎮者，往往不以軍府事屑意。雖寇準在大名，獨日事宴遊。張齊賢倜儻任情，所至尤不治。惟敏中盡心職務，帝甚嘉歎。召復相。大中祥符中，充集賢殿大學士。天禧初，充吏尚書，累進左僕射、殿學士。命下日，上使人覘之，門闌寂然，視庖中閒如也。無一人宴飲者。帝聞之，曰：「敏中耐官職，乃如此。」踰年卒。帝親臨，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敏中性端厚愷弟，多智識，大體居大位三十年。帝甚優禮，雖疾病不得謝。天下咸以重德歸焉。其後西北邊無事，而群臣爭言符瑞，逢

上意簽書密院馬知節獨慷慨爲上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願上毋諱言兵。進副樞。時王欽若方以姦佞幸。每奏事。匿數奏懷中。出一二進讀。退往往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義方。中不能濡忍。於上前面質讓之曰。懷中奏何不盡讀。此詐徵也。會瀘州上平蠻功。欽若持不決。得賂立超擢。知節面詆斥之。爭帝前。忿急俱得罷。嘗與欽若爭論。退見相旦。猶切齒曰。曩其人蔽欺不可忍。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君父濡忍耳。後復召爲樞密。以疾請卒。謚正惠。

論曰。宋初業時。范王魏曾翊戴在位。而魯公先之以謹。

靖士蒸蒸風焉。於時效用者。無慮多西北人。多敦朴。無飭行。譚言治象遠矣。張公經世重國本。而勲著於代州。向公揮袂當衷刃之變。而降麻日門闌閭如也。正惠嶽。嶽有漢汲直風。乃他諸名臣著史冊者甚夥。風氣淳質。德未蕩於名以然哉。噫。古盛世類如此。

張詠

字復之

濮州甄城人。少任氣爲俠。善擊劍。不拘細行。

赴舉時。宿逆旅中。逆旅主人者。盜也。兄弟三人。耳目異。覺之。夜未半。譚起行。聲惡。詠堅臥不起。趣呼之。不應。手白。挺伏門側立。兄排闥入。斃之。中弟隨入。又斃之。連斃其三人。乃起詣庖中。手殺其翁嫗。蓐食已。燔其廬而去。行數里。逢旅客羣來者。指示之。太息曰。是所過旅舍中。失火不自救。俱燼可哀也。士有僕持其陰事。淫其女。橫不能難。池以告。詠出游。請僕舉進士。知蜀崇陽土。爲御。出外。手刃之去。諸任俠類此。

藝茶詠曰。茶利厚。官行權之。命拔茶植桑。民苦之。後權
茶他縣。民皆失業。崇陽獨柔。桑沃然。歲爲絹數百萬匹。
民慕思之。嘗坐城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
詠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顧買之市乎。答而遣之。
吏自庫出鬻。聞有錢。視之庫錢也。杖之。吏勃然曰。一錢
何足道。而挾卽能挾我。寧能斬我耶。詠援筆立判云。一
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手劒下斬之。
申府自劾。五代來。士卒凌主帥。胥吏凌長官。風未殄。蜀
爲甚。故力振刷如此。淳化中。盜李順陷成都。中官王繼
恩來招討。而詠知益州。時關中民轉輸餉西師。道不絕。

而軍饑。詠知鹽價高。民有餘粟也。乃下其佑。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歡呼。以軍儲支二歲。奏罷陝右運。帝驚詫喜曰。向益州日以饋運。請以爲日不給也。詔行方踰月。乃有二歲備。此何事不辦。已繼恩復成都。兵不復出。日置酒高會。盜行剽諸郡。不擊。詠念盜久且復蔓。會軍請芻粟飼馬。給之錢。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曰。賊餘黨尚多。招安使日頓兵城中。不捕逐。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當於何得之。吾上章請之矣。繼恩懼。軍乃出。臨發。詠於城門外。舉酒屬軍。較曰。此行當盪平醜類。報國恩。若復老師曠。

日則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繇是諸將決奮多克捷。詠揭榜招脅從自首者免聽歸田。繼恩以爲是且反側也。欲殺以爲功。持不可曰。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我化賊爲民。柰何殺之。竟遣去。乃他細事務彌縫與一體。不與爲異也。繼恩有帳下卒。夜縋城遁。得之立捽入笞井。無知者蓋翁張如此。而蜀平。已龍猛軍叛。掠懷安。破漢州。報至。詠方與客燕。燕如初。掠臨邛。又報復不問。帥正請出戰。不許。居數日。詠乃言曰。可出矣。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此其勢銳。不可與爭鋒。今氣驕逼吾城。乃送死也。兵出北至方井。當遇賊。必破之。果一戰而平。時蜀數反側。

舉洶洶未有定方大閱衆忽嵩呼者三詠下馬亦東北
望嵩呼已攬轡行衆不敢譴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
食男女者請厭勝不許召賊曹詣市中緝揚言者捕斬
之而帖然或問之詠曰訛言興則沴氣乘之妖則有形
訛則有聲止訛與妖在識斷不在厭勝也民有殺耕牛
亡者拘其母許自首十日不出繫其妻一宿來詠立判
斬之諸伸縮不拘法時縱舍類如此頃之蜀頗定則一
意安靜以其地陬游手多遇水旱輒艱食乃大修農政
按諸邑田稅歲糴米六萬斛至春以元佑平糴之爲著
令蜀學較廢不貢士者二十年詠察郡人張及李畋者

賢知學。延獎加禮。敦勉之。已皆登第。而人勸於學。有興
作籍工役。番上滿十日罷去。夏卯入午休。申復作。冬抵
幕。給木札禦寒。工徒皆勸寢一室。張燈宴坐。無侍婢。閒
如也。所斷決。有情法不相抵者。爲判語。宣諭乃決。大都
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明切快人心。蜀人梓行之。遷工
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坐私鬻鹽。捕逮者數百人。詠遣
去。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令不以鹽自活。當何庸
爲生。秋成。國法固在也。會又兩川亂。真宗以詠前治蜀
有功效。復以樞密學士知益州。蜀民鼓舞相慶。詠知民
之信之也。易嚴以寬。一主於惠利。而蜀復大治。問李旼

曰。今百姓頗相信否。畋對曰。公威惠民信服久矣。詠莞然曰。前任未也。此任應稍稍耳。詠訪民間事。不以耳目摘發。專取於人。無幽隱咸得。或問之。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卽蔽匿者鮮矣。初。詠入蜀。帝召對慰諭。許便宜從事。遣使撫蜀。命之曰。好謂張益州。渠在蜀。吾無西顧憂。詠患頭瘡。手詔勞之曰。卿治蜀不易。頭中瘡痊可否。蓋倚信如此。故詠得展誠效。立功名。歸朝。掌三班。領登聞鼓院。以腦瘍妨巾櫛。求知穎州。帝欲委以青社。令白擇辭不就。命知昇州。加左丞。大中祥符三年春。州民以秩滿借留。就轉工尚書。是秋。

江左旱。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尚書而老。初詠
與同年生寇準善。在益州聞準大拜。喜曰。真宰相已而
曰。蒼生無福。或怪其語不倫。詠曰。準有相材。他人千萬
言不盡者。準片語立決。此其所長。然登用太亟。寡術學
可憂耳。及準出守陝。詠還自成都。準嚴供帳待之。行送
之郊。問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光
傳讀之。至不學無術。莞然曰。張公謂我矣。及丁謂傾準。
準得貶。詠方燕飲。聞之。歎咤。擲杯起。罵丁謂不自休。奏
疏言賊臣謂誑惑陛下。造宮觀。竭天下財力。逐忠良。折
陛下股肱。乞斬謂頭置國門。謝天下。然後斬臣頭置丁

氏門以謝謂帝歎其忠卒

年七十

贈左僕射諡忠定計至

蜀蜀人爲罷市號慟詠本俠豪又卞急

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客有

違者詠卽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

已折節爲學嘗曰吾幸生明時得讀

書知禮義以有今日不則當爲何人言不可不學也居

恒言廉不言貧

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可

以事君矣又恒言人大小事須用智智猶水也水不流

則腐百小事不用智臨大事寧當有智來耶又言臨事

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能行二也行能果三也謂李旼曰

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

屬陽陽主生變通繇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刑貴正名

名不可改也。問政曰：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樂之。

矣。畋苦病，詠謂之曰：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

慎之，靜久自愈矣。詠少謂陳希夷博於豹林谷博一見謂之曰：子當為貴公卿，然一生辛苦

猶家方張筵笙歌鼎沸，時忽內庖火起，賴子撲之滅也。詠堅求入道，博曰：子性明躁，安能學道？既而果然晚以

乖崖自號，謂乖每違衆崖不利物也。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已折節讀書，舉進

士，充度支判官，與使王仁瞻爭事，不屈，具以上。太宗責

恕仁瞻坐貶，秋擢恕工部郎中，知大名，契丹入寇，詔浚城

壕，增築工不集，恕捕郡中豪一人，會將吏斬之，豪叩頭

流血，乃械首以徇。一郤股慄，工立就，累鹽鐵使，思有心

計，識變通釐宿弊，殆盡，便殿奏事，時得唯讓輒劾，笏却

置若無所容。帝稍震執，前疏析之，至數四，不變。太

宗罷之，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禮侍郎，真宗即位，

加戶部，恕精吏理，頗刻深，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權

十餘年，強力幹敏，胥吏不敢欺給，毋罣去位。哀慕至，羸瘠起，復視事者數月，疾增劇，求歸殿職，自寬。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怨荐寇禁，遂以爲三司使。而怨以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旣代，讓尋怨前後，與立改革事，類爲書及以所出榜用，新板列之，詣怨第，請押怨不讓，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賢者天下兩高之。帝初政，命條中外錢穀數以聞，允不進，趣之，怨曰：「陛下富於春秋，知府庫充實，恐且生侈心，不敢帝嘉其意，咨美之，嘗知貢舉，避嫌，江南貢士多黜落，他所取甚少，而王沂公曾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曰：『吾得二俊，皆不世才。』時褊心者少，望後竟服其知人。及卒，張忠定太息之，曰：『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爲國家歛怨於身，自宋興言鹽鐵，以怨爲稱首，其後有張綸、許士衡之倫。」

王禹偁

字元之

濟州鉅野人，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端

拱初直史館，賜緋衣，文犀帶，寵焉。卽日獻端拱箴以規

會，詔群臣籌邊，禹偁獻策，假漢事爲喻，大都言西漢十

有二君言賢名者文景。昏亂者哀平。而文帝時。單于強盛。虜候騎至雍。烽火照甘泉。哀平時。呼韓邪委質稱臣。邊烽罷警。蓋文帝當軍臣強盛之時。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患者。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時也。今國家廣大。不避強漢。陛下聖明。何讓文帝。契丹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虜撓侵邊。亦非有候騎至雍。烽火照甘泉之警也。亦在乎外任人。內脩德而已。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多行反。照以謀。擣其黨。擇將帥。分率所部。犄角以待敵。而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冗官。

以見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禁游惰以厚民力。信用大臣以資謀畫。此今日任人行政之實也。帝嘉納。拜左司諫知制誥。會京師旱。禹偁請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給。非宿衛士。若邊帥。悉遞減以答天譴。停歲市。罷工役。近城掘土。發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非賊盜者。釋之。然後戒敕州縣。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政。使知所勸勉。仍委宰臣裁議。軍民刑政諸利弊。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以糾妖尼道安。貶商州團練副。移解州。召拜左正言。帝以其性剛。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禹偁復旬外便養。俄召知制誥。樞密使張宏以循默。不任兵左。

遷御史中丞。禹偁曰：中丞號執法尊重，而當令循默不任者，以克平命得寢。遷翰林學士，兼通進銀臺司，多所封駁。會孝章皇后崩，不成服。禹偁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知滁州。真宗卽位，應詔陳五事，其一言：「今西北邊屯戍餽餉亟，而關輔枵然，宜敕邊吏謹封疆，尋盟好，使輦轂之民少獲休息。」其二言：「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足而兵彊，其故安在？繇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蹇，其故安在？繇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

所用之將。褻而不自專。故也。臣本魯人。占籍濟土。異時
州止刺史一人。司戶一人。而未聞闕事。其後增團練推
官一人。增通判副使判官司理各數人。增監酒榷筭。又
數人。舉一州而天下可知也。官冗甚矣。古山澤與民共
之。自漢以來。盡取以佐國用。如稅茶之法。獨始於唐元
和。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今數百萬矣。冗官耗於上。
冗兵耗於下。夫是以盡山澤之利。而猶且不給也。願減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其三。言古鄉舉里
選。爲官擇人。士脩於家。而後揚於國。國初進士。歲不過
三十人。明經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

資蔭故士有終身沒齒不材諸用者。太宗皇帝閔焉。故臨御來。不求備以取人。思拔十而得五。在位二紀。登第萬人。雖有俊傑之才。寧無造次而得。宜糾以舊章。以舉選。還有司使入官。不濫其四。言古惟四民。而兵不在其中。以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已並四民而五矣。然諺曰。執干戈以衛社稷。不可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代有增加。令天下萬僧。日食米升。歲用纁匹。是爲至儉。然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纁。何況五六十萬之衆哉。此生民之大蠹也。願沙汰毋蠹民。其五。言古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則同體之義也。得其

人則勿疑。疑其人則勿用。堯舜之盛。委任責成而已矣。願精擇宰相用之不疑。使擇諸司長官。使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庶幾垂拱之治。疏奏。召復知制誥。時相齊賢流意不恊。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會盜起濮州。禹偁言。昔五代之亂。方鎮據城壘。分割者七十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爲一。其時議者。令江淮間州郡毀城。隍散兵。撤備。守大郡者。僅給常從二十人。小城減五人。長吏僅同旅人。郡城蕩若平地。意以爲強本幹弱枝葉之術。然已過矣。臣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守。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無

異。今至黃州城雉。罷甲復不及滁。有如水旱爲災。盜賊竊發。當何以待之。濮賊之興。慢防之形影可見。足爲寒心。蓋祖宗時。削諸侯跋扈之勢。林僭僞覬覦之心。執不得不出於弭兵。世久弊生。當疾如轉圜。何可以膠柱爲也。望許江淮州郡。酌民戶衆寡。城邑小大。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時蒐閱而漸葺城壁。繕甲冑。庶郡國有禦侮之備。便帝嘉納。行會州境二虎鬪死。鷄夜鳴。冬雷禹偁䟽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帝以詢日官。言占法守土當之。帝爲徙蘄州。至月餘而卒。年四十八。計聞帝悼惜。賻其家。禹偁詞學敏贍。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好臧

否人物以是為流俗所忌。屢見擯。作三黜賦以見志。其

卒章云。屈于身。不屈於道。今雖百謫而何虧。天下聞而

悲之。二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言登進士。為江都簿。橐觀禹偁奏。章嘆之。擢殿中侍御史。曾孫汾進士。至

工侍郎入元祐黨籍。

謝泌。字宗源。歙人也。好學。有志操。端拱初。為殿中丞。上書

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覬者。乃受。泌言。今邊鄙多事。

民瘼孔亟。當聽納以來忠言。願采其可者。毋拒其不可

者。庶顒顒之情。得以上達。淳化中。王禹偁請庶官候謁

宰相。竝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乃見。杜請託奏可。下。泌

疏駁之。曰。聞之書言。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稱姚元

崇亦以爲外則䟽於接物。內則謹以事君。真大臣之事。今天下至廣。萬幾至衆。陛下以聰明寄之輔臣。輔臣以耳目寄諸百吏。自非接下。何繇周知。若獨於政府候見。旅進旅退。豈能廣視聽而盡下乎。且元首腹心。本同一體。柰何疑宰相爲私。而行衰世之事乎。帝曰善。爲寢前詔。仍以泌䟽送史館。會脩正殿。施采繪。泌䟽諫。命代以丹墜。拜左司諫。賜金紫。賜錢三十萬。時群臣升朝言事者。得報可許專達。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金穀送三司。覆奏已乃行。從之。鮮送國學士。多黜落。士羣聚喧詬。懷瓦礫。何泌出擊之。泌請對。

得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御史知雜則導從嚴。人避憚之也。出知湖州。遷主客郎中。知虢州。真宗初。泌應詔言。請省不悉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求直言。以致太平。先朝侯莫陳利用趙質之流。喋喋利口。以伺察爲忠。上下洶洶。賴先帝聖聰。驅逐之而定。然爲患則已深矣。宜爲永鑒。又言成康刑措。繇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故輔時佐主。建不枝之業。類非市井俗吏所能任。惟倚老成輔政。使得輸忠力。皆天下大體。然不久於朝。出知同福荆南。所至民思。

田錫

字表聖

嘉州洪雅人。耿介寡言。自布衣時。已有意風

化舉進士。歷官左拾遺。直史館。進封事。論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論要機。言王師平太原二年矣。軍功未酬。願因郊籍。頒封賞。以駕馭戎帥。其大體言聖人務廣德。不務廣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無所用之。願脩德以來遠。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升陛記言動。侍御史不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經籍。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無圖籍。各實不正。此庶事所繇圯也。願擇人任官。各司其局。二。今寓縣半寧。京師富庶。闢西苑。廣御池。軍營馬監。佛寺道觀。悉皆營建。而尚書省曹郎。無本局。尚書無

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非太平之象。願罷諸工役。脩省寺以列職官。三法獄官。枷杻鉗鎖。其長短有度。輕重有數。竝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唐太宗觀明主圖。見五臟繫背。爲除笞背刑。今時隆平。將措刑不用。而酷吏猶恣情虐用。請一約之法。四疏上。太宗手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宐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况天植其性。豈可以一賞回奪耶。爲河南轉運使。上書言。居邊任者。規馬牛細利。矜捕斬小勝。爲功伐。而賈怨結仇。此動靜安危之機。願愼慮申敕。徙相州。改睦州。應詔言。天下混一。時久。

承平。而刑罰未省。水旱荐至。不可謂安。而左右侍從。不
復補遺拾闕。致陛下以太平自詡。幸相平章政務。秉天
下樞要。誠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慎擇而任之。豈可置
之爲具臣。而遇之若衆人也。帝嘉納。召知制誥作開寶
寺塔。塔高三百六十丈。費億萬。踰數年未成。錫䟽諫。會
大旱。錫言陰陽失和。乃調燮倒置。上侵下職之過。出知
陳州。真宗初。以吏侍郎知秦州。未行。以星變應詔言。夏
州要地。李繼遷叛。臣不當舉要地。畀叛臣。又不當復姓
名附屬籍。此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
得聞。中書政事。但密不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帝

召對獎諭。尋遷諫議大夫。疏時政闕失。指斥在位甚衆。退悉焚草。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其副。示後世賣直耶。及卒。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民。居安思危。在治慮亂。帝覽之。謂相沆曰。田錫直臣也。朝政有失。方入思議。錫章疏已入矣。爲嗟惜久之。贈工侍郎。

朱昂字舉之。京兆人。好學有清節。恬於榮利。官翰學。兼雍王府翊善。十五年不調。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乞骸骨。召對敦喻。謂昂切拜。工侍郎致仕。濱行。延見命坐。賜宴玉津園。兩制二館咸在。詔賦詩戲行。時昂協仕爲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人比之漢二疏云。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正裕先生。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第進士。累起居注。丁謂執政。欲致之。不應。謂其人口。謂怕勢。行必遊朱崖。吾不欲入其黨。出知亳州。明道還朝。所親迎。謂之曰。舜工文學。議論名天下。今且知諸矣。第宰相以未相識爲解。蓋見諸

垂曰。我昔謁丁崖州。乾興中已入爲翰學士矣。今老矣。寧能耐炎熱。視人眉睫。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又出知均州。卒。

論曰。張忠定俠者也。已舉西蜀於傾側擾攘之中。而任席之。不謂變繇通濟歟。又智沉而勇深。則學之力也。至以博陸傳勗萊公。能負重而諷之於學。淵哉乎有味其言矣。王元之論冗官冗兵。論外輕中汙。宋要窾而令輔臣不得宴見客。微謝宗源其無乃已迫乎。然當太宗真宗時。二人者與田表聖均可謂撓直不撓矣。

李迪

字復古

濮人也。深厚有器局。舉進士第一。歷知制誥。

真宗幸亳。爲畱守判官。知亳州代歸。會唘廝囉叛。帝內

憂關中。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陝西都轉運。已入爲翰林學士。時頻歲旱蝗。請對。言祖宗置內藏本備邊。及凶荒。今邊幸無事。願舉以振窮民。帝許。借金帛數百萬。迺曰。天子於財無外內。願卽賜。何謂借乎。帝說。他日召問曹瑋在秦州。請濟師。未許。而請罷怯也。誰當代者。迺曰。瑋知唃廝囉入寇。意且窺關中。請濟師。非怯。瑋有謀畧。諸將所不及。未易其代。願安之。且陛下重發兵。豈以將上玉皇號。惡兵出宜秋門耶。誠惡之。獨分遣關右兵。以其半赴之。可矣。帝喜。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曩使陝西籍兵。以方寸小冊識之。今在佩囊中。帝

大喜取觀。卽目內侍取筆札。令疏當留及當赴塞者。以遣已太息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也。非久而唵廝囉果犯塞。帝立召迪問。瑋備禦何如。可得勝乎。對曰。必勝。帝曰。卿何自知之。對曰。唵廝囉兵遠來。諜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意以激怒瑋。而瑋勒兵不動。此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臣以是知其必勝也。帝曰。善。居數日。瑋捷奏果至。帝繇此益重迪。及爲相。適帝不豫。宰執以析穰宿內殿時。太子幼。荆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迪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盂貯水過前者。問何之。對曰。王所須。迪取案上筆攪水中。令墨。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宮中忌惡之。毒之也。卽上馬去。帝將立
劉后。迪數諫誅周懷政。欲責及太子。迪力寬譬。寇準罷。
迪憤相謂罔上弄權。請與謂俱罷。以得貶事具帝紀中。
太后崩復相。以左右三司使范諷罷知亳州。徙相州。以
侍讀糾相夷簡。降太常知知密州。改戶尚書知亳州。
元昊攻延州。急迪上書願守邊。天子甚壯其意。然不聽
也。除彰信節度知天雄。請老還京師。帝數使問勞。欲召
見。以疾辭。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

魯宗道

字貫之

亳州譙人也。性剛正。嫉惡。真宗時官太子

諭德。帝遣中使召對。適微行飲肆中。久乃至。中使曰。儻
上怪公久。當何云。曰。質對耳。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惡。入見。帝問何遲也。對曰。主
臣有里人自故鄉來。臣貧無杯盤。就酒家飲之。退問中
使。中使以宗道語對。帝歎其誠直。天禧初。詔兩省置諫
官六員。所上章。繇閣門進。不召對。宗道曰。章奏辭難盡。
面對庶誠可通。乞面對。而上奏自通政司入。從之。嘗論
奏忤旨。自請曰。直諫。臣職也。而陛下厭之。豈欲臣尸素
曠官乎。必尸素。臣耻之。不能一日居也。請賜罷。帝慰勉
而遣。章獻臨朝。叅大政。屢奏讜言。語具帝紀中。時執政
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不請。曰。館閣當育天下英才。
豈當令紈袴子以恩澤處耶。樞密曹利用恃權爲橫放。

宗道屢面折之。貴戚憚懾。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美其骨鯁也。卒。贈兵尚書。諡肅簡。

薛奎。

字伯藝。

絳州正平人。第進士。授隰州推官。平反冤獄。

改儀州。部軍餉。積雨麥漬腐。運使欲劾治。奎曰。兵久矣。民轉輸疲苦。今幸不乏興。安用以陳粟重困民爲乎。且積雨非罪也。事得已。改大理丞。知莆田。蠲魚蒲稅。遷殿中丞。知興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二百人采鐵。而課入不償費。奎不調更而課克。擢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嚴擊斷。京師肅清。權御史中丞。真宗以世平。數召大臣宴。大臣有被酒醉失儀者。奎言。非所以重朝廷。帝益莊。章獻臨

朝契丹使願望見太后且言南使至未嘗不得見契丹
后也。奎辭之日。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未嘗得一
望清光。竟却之。有譖洩禁中語者。改集賢學士。知并州。
改秦州。州宿重兵。軍食常不給。奎務儉約。謹商筭。歲積
粟三百萬。征筭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又得芻粟十
餘萬。軍儲以豐。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喜亂。易摧。奎
順其俗。稱惠利。而時破姦伏。中憎之。嘗夜燕。戍卒譴殺
人民四走。奎宴自如。而密遣吏捕殺之。坐客無知者。久
之。參大政。剛毅守節。不苟合。每事不可其意。憤歎咄咄。
爲不食。或曰。何必然。拊膺曰。吾上慚古人。俯愧來世耳。

請疾罷。卒。贈兵尚書。諡簡肅。奎性明知人。掌吏部選。見范仲淹。龐籍。輒期以公輔。奇歐陽修。欲妻以其女。後皆爲元臣。

蔡齊。

字子思。

洛陽人。舉進士。真宗覽其賦。異之。擢舉首曰。

宰相器也。比召見。儀冠偉然。帝大喜。詔金吾給七騶。傳呼寵之。判兗州。守嚴急。濟之以寬。改濰州。有僞刻稅印。爲姦利者。獄連數百人。更十年不決。齊嘆息曰。必盡法。使民無所逃。過也。爲解散其獄。風化大行。真宗崩。相丁謂欲致齊。許以知制誥。齊堅謝不應。謂敗。入翰林爲學士。明肅脩景德寺成。詔爲記。命宦者羅崇勲謂之曰。記。

成參大政矣。齊故遲不上數趣。終不進。明肅怒。出守西京。以便親。改密州。會歲饑。弛鹽禁。予民。或問之曰。吏民得賈海水。瘠饑。不亦可乎。召爲御史中丞。民訛言。荆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帝怒。置獄鞫。連逮數百人。齊迹其所來無端。白帝曰。妄言獨起於細人。不足治。治之恐荆王自危。一夕疏三上。帝悟。答數人而解。拜樞密副使。交趾民款宜州自歸者數百人。議者請勿納。齊曰。蠻去殘酷。歸有道。宜寘之。荆湖間。予閑田。令自營。今却之。必不能自還。必且入山谷中爲盜。此他日之憂也。爭不得。後蠻果爲亂。遷禮侍郎。參大政。與相曾相左右。曾罷。以

戶侍郎知潁州卒。贈兵尚書。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居大位。謙退不伐。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所爲書。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人服其德厚。齊未有子。以從子延

慶後卒。遺腹子生。延慶籍產歸焉。歷官所至有惠政。至吏侍郎。

晏殊。

字同叔。

撫州臨川人。七歲以神童薦。時真宗方親策

進士。士會廷中數千人。官臣衛官咸在。圍聚觀。殊不自懾。試文立就。帝賞嘆。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日召試詩賦。論殊自白。臣私習此賦。臣不敢欺。請他題。帝益咨重之。命爲秘書省正字。使悉讀中秘書。自是出入館閣。掌書命。仁宗以昇王出閣。選爲府記室參軍。王爲皇太子。

充太子舍人。進左庶子。太子卽位。遺詔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相丁謂。樞使曹利用。欲以兩府首僚攝百官。得獨見奏事。羣臣莫敢難。殊建言。請百官具得奏事。太后垂簾聽。皆毋得見。重至尊。議遂定。真宗末年。倚信殊。每諮訪。率用方寸紙。細書問之。殊答已。具以其藁進。人莫之知也。及是。帝閱真宗閣中章疏。得殊所進藁。類爲十卷。藏之。始知其獻替多至於此。進樞副。張者以太后舊恩爲使。殊論其不任。忤太后。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至。後怒。以笏撞之。齒折。爲御史所糾。罷。尋參大政。太后崩。罷知亳州。徙陳州。已拜樞密使。西師起。請罷內臣。

監軍請毋以陳圖示諸將。令應變爲攻守。又請率先天下出宮禁中長物以佐邊。他司歛財賄者悉罷還度支。一利權。旣得相。元昊平。而諸賢並登。殊有力焉。正言孫甫。蔡襄言宸妃誕生聖躬。殊撰妃墓誌。沒不書。又役官兵治僦舍。規利出守西京。然章獻方臨朝。誌何得斥言所役兵。乃斬臣例宣借者。非其罪也。久之以病還京師。時年六十有五矣。先帝臣。帝東宮。舊臣無在者。殊入見。帝閔然曰。予舊學之臣也。畱侍講。邇英閣。明年病不能朝。勅太醫日夕視。敕有司除道將臨視。殊泣曰。殊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上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無何卒。帝

震悼臨其喪。以不卽視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殊剛簡清儉。遇人一以誠。在大位舉賢士大夫尊酒相對。油油無間也。聞一善。矚之如已出。又明於知人。當世名士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子壻也。少篤學。迄老病不急敏於爲政。而務以寬簡便民。自五代亂。天下學久廢。興學造士自殊始。其居家嚴。雖子弟進見有時。未嘗爲乞恩澤。壽考子孫福履。矚鼎盛云。

杜衍

字世昌

越州山陰人。束髮厲操行。篤學舉進士。歷知

乾鳳翔永興天雄。聽覆精敏。決疑獄。矚神吏吐舌自却。制法施於民。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徙鳳翔。民爭

之界上。夏人叛陝右困於科調。衍守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汝聽我能令汝不勞。視物有無貴賤。度道里近遠。寬期會。爲貿易轉輸。物不踊。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他州民有破產不能足。至自經死者。遷轉運安撫使所屬吏有偷惰者。委以事。使不得自暇。有不慎敕者。諭以禍福。使自還。未嘗遽譴怒也。因而遷善者甚衆。其有文學政事殊絕者。雖不識面。力薦之。其稍能自引拔。卽寸善不棄也。爲御史中丞。言中書樞密古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口一對前殿。何以盡獻替。宣迭召見。命坐。令自竭。又請次。

州郡遠近戶口多寡課官吏修常平法廣儲蓄州郡闕
母錢出官帑助之而察其名供軍借移者召判吏部流
內銓始視事一日而選者三人爭一闕吏受丙賕對曰
當與甲乙不能爭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有他負
不當得因奪之衍悟爲所賣召與乙乙謝得他闕不願
也衍笑曰吾未知法故耳命諸曹各具科格以白旣具
問曰盡此乎曰盡此矣閱之具得其本末明日令諸吏
毋升堂各坐曹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吏不得爲奸聲動
京師元昊反遷工侍郎知永興以太原虜衝加龍圖閣
學士知并州召權知開封開封治輦轂苦劇繁苦權要

于請。衍獨有餘力省民事。權要自惜。不敢干以私。元昊反。夏竦議大舉。先人奪其心。相士遂得象夷簡並主之。衍以爲僥倖。非萬全計。爭甚力。大臣至以沮軍詆之。持不變。而師果失利。擢同知密院事。宣撫河東。召爲樞密使。與范富韓三人者同政。三人欲盡革弊事。修綱紀。衍力左右之。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至數十通。輒納上。帝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未。對曰。未也。帝曰。衍大助朕。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視所封還多矣。契丹與夏人閑。各宿兵屯邊。范仲淹自請出。行邊。以師從。衍言。二國方交關。勢不暇及我。無所事兵。

仲淹故文事行爭議。惡詆衍語直切。衍不爲恨。然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亡命來自歸。輔臣請館之。訊虜陰事。持不可。曰。違約誓而納叛亡。曲在我矣。且天下之惡一也。三嘏爲契丹近親。而叛君來歸。豈可與謀國乎。詔從之而定。及言者攻仲淹。彌有嘖言。衍力爭不得。在位僅百二十日而罷。知兗州。請老。封沂國公。卒。遺表言。願無以久安而忽邊防。願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貳。安人心。語不及私。年八十一。贈司空。謚正獻。始天下以浙人輕易動而少立。衍自幕府至監司。人猶未之信。及官兩府。亮直忠信。於帝前累執奏不移。始頌其嚮服之。其

語人曰。士君子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又曰。始仕而露圭角。是自禍也。又曰。居官清慎。但默而行之。必無求人知。苟求知。將讒譖者衆。自禍耳。在政時。韓公爲樞副。事至。目韓公曰。經大諫日未。如經旨者。押行矣。推誠布公。至於此。及歸老。拳拳憂國之忠。時見顏面。第宅卑陋。厓厓數十楹。居之裕如也。或勸其爲居士服者曰。宦老而謝事。尚欲竊高士名耶。冠裳儼然。疾病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卑冢云。

龐籍

字醇之

單州武成人。少有器識。舉先產盡讓其二兄。

舉進士。除開封府曹。尹薛奎歎以爲宰相器也。爲刑部

詳覆官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者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所覆奏。帝爲賜一馬。未三日又借之。是相與爲欺。往百官上奏事。下中書密院。近璽書內降寢多啟偉門。往公主子毆吏。輒停任。近作坊物料主吏盜官物逃匿。戚里家吏輒不敢問。郡縣當奉法敕屬吏。祥符令簡下稍嚴。羣胥相率空縣去。覆罷令。是使吏清強者自沮。奪帝爲悚聽。擢殿中侍御史章獻崩。帝親政。首言陛下躬萬幾。用人宜辯邪正。採公論。大中祥符來。左右頗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王之工日盛。願一意以儉約爲師。中丞孔道輔歎之曰。今御史

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坐劾范諷。不如
奏。言官禁事失實。出知臨江軍。除陝西轉運使。元昊反。
進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已爲經畧招討使。行視邊要害。
置堡砦爲守。部將狄青有武力。倚用之。悉復所亡地。青
澗吏訟帥世衡不法事。下籍訊籍。奏言。世衡披荆棘立
青澗。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會
元昊師久。國頓弊。欲輸平。而天子亦厭苦兵。密詔籍招
納。乃歸剛浪陵前所遣使。以通意。元昊喜報命。然書辭
故桀敖。帝詔詞臣草報書。下籍許之。書稱剛浪陵太尉。
籍持不可。曰。太尉。天子三公。非陪臣得稱。稱之。則元昊

終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仍本稱稱之義無嫌。踰年元吳乃上書。稱男。稱父而不臣。籍言名體未正。持不上。夏使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不稱臣。非慢也。請得至京師議之。籍部致闕下。密疏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帝采用其策。而元吳輸平。籍在邊。每軍行。因糧於敵。馬芻皆卒自刈。還其直。諸軍興費。皆出調度。不及民。民以不困。及召入。民遮道泣送。籍旣爲樞副。以公私匱乏。請併省官屬。請汰士伍。退近塞兵。就食內地。尋得相。儼智高反南方。王師失利。樞副狄青請自行諫。官韓絳言。青

武人難獨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籍不可曰屬王師。屢敗者。大將執輕。偏裨得自用。無稟承故耳。青起行伍。備位。若以侍從臣副之。彼視之蔑如。青號令不復行。沈勇有智畧。幸專以西南功責之。臣任其必成。於是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而師果有功。青還朝。帝欲以爲樞使。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猶靳樞使不之與。今青功未及彬。而以爲使相。則富貴已極。且青起行伍。備位衆論紛然。以爲國朝鮮有其比。今青幸立功。浮議方息。若賞之已過。將使青益爲衆忌。疾。臣所言非惟國體。亦以爲青謀也。而議者多謂賞不酬功。石全彬復爲青訟。

功竟以爲樞密使而青果遽謗居無何坐御史絳糾堂吏受賄罷知鄆州已帥昭德軍知并州還入對會新相文彥博富弼天子意自喜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對曰甚善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人猶謂其有私至於弼萬口一辭贊之籍對曰主臣臣頃與彥博在中書實無私惡之者毀之耳弼未執政朝士大夫未嘗與爲怨故交口譽之異時柄政以公議格天下事將譽者轉而爲毀今陛下旣知二臣之贊而用之幸堅信久任若以一人言而進之又以一人言而疑之臣恐太平未易致也帝曰善時籍以帝進退人驟勿而倚注二相故

豫爲地如此。亦因以自明。改定州。請老。得召。請益力進。

賴國公致仕卒。

年七十六。贈司空諡莊敏。

王堯臣

字伯庸

宋州虞人。舉進士第一。元昊反。使陝西體

量安撫將行。言故事。使者所至。獨稱詔勞官吏將較而止。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關中民與苦甚。請班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慰其心。從之。使還。言賊犯邊。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出。賊來如風雨。人自爲戰。雖並塞有鎮城砦堡。兵衆寡不敵。勢不能有禁禦。其入易矣。比旣入我地。分行鈔掠。虜人畜輜重。厭足而後反。則悔歸也。若以精兵乘險隘扼控。而旁設奇。伏縱擊之。此豈

易出哉。竊伏計。陝西兵二十萬。可戰者約不下十萬。以散屯四路。故勢分而不專。若以二萬人屯渭州。援鎮戎。山外諸州。二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援。二萬人屯環慶。萬人屯秦。以制其奔衝。涇原最近賊。最要害。以三萬人屯其中。四州急。輒赴應。益團土兵以佐之。將賊不敢深入。必齟矣。時韓琦坐好水川敗。徙秦州。范仲淹坐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臣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而薦种世衡狄青可任將。明年賊大入鎮原。仲淹將慶州兵入擊却之。帝思堯臣言。始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而堯臣復安撫涇原。堯臣言。陛下復用琦。仲淹幸甚。然將

不中御。古之道也。願許便宜行。四路帥帶經畧使名者。尚九人。各置司出令。爲十羊九牧。請罷之。因論沿邊鎮制。及備禦策。以上皆報可。下本西事功成。以琦仲淹忠勇有遠畧。而堯臣之規畫實當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瑋自守。後帥失撫御。奪之田。衆以怨畔。堯臣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禍福。遂降附。爲申明約束如舊。而事平。以學士權三司使。時軍興費廣。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二三以佐興。堯臣曰。此棄世事。召怨而携民。夔轉運請增鹽井課十餘萬。又以爲國恩未能被遠人。而猝牟厚利。歛怨不

可許獨推見財利出入盈縮之原而搜剔其蠹敝根穴
畢去之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其材且
賢者期年償內藏錢數百萬明年餘賦積有司者數千
萬遷樞副參大政卒謚文安。

論曰昭陵初國風習淳質未大變魯薛二叅知特樸忠
有先進風蔡方正不阿意而仁心爲質矣元獻以少雋
顯至壽俊終始一德祁公吏事斤斤明察而大受廓然
此何可以先痿小知病哉夫固有特厚也龐醇之於西
事持衡勅最謹王伯庸擘畫涇原秦鳳事至精韓范倚
成焉片其罷九經畧監罷文臣爲副專委任愛狄武襄

以德務全其功名。具可爲後世法矣。

包拯

字希仁

廬州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以

親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重違養。棄官歸。比親沒。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久之。乃赴調。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科數十百硯爲賂遺。拯至。取及額而止。蒲歲終。不持一硯歸也。累監察御史。言國家歲賂契丹。不可久。宜練兵。選將爲邊防。請重門下封駁之制。申錮賊吏法。慎選守宰。諸蔭子孫者。必考較。乃任。轉運撫細故。劾下吏。使吏不自安。皆國體大者。累三司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率木課民。又七州賦河橋竹索數十萬。悉奏

罷漳河瀆壞沃人不得耕種邢洛趙三州田萬五千頃。以芻牧棄不耕。請舉以業民。解州鹽科率病民。請通商。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請廣聽納。辯朋黨。惜人才。請罷內降恩。除龍圖學士河北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練土兵。少給之餼糧。此其費會不當屯兵一月之直。而兵則精矣。召權知開封舊制。訴訟者不得徑造庭爲威重。拯開正門。令直前陳曲直。吏不能欺。給貴戚中官築園榭。侵惠民河。悉毀去。權倖歛手。發摘姦伏。無遺隱。雖童稚女婦。畢以爲包龍圖神明也。遷御史中丞。請建儲。帝曰。卿欲誰立。拯對曰。主臣臣所爲。請者爲宗。

社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以私。臣年七十

且無子，豈微後福哉？帝爲悚然，劾三司使張方，平罷之。

用宋祁，又劾罷之。命權三司使，避不拜。久之，遷樞副卒。

贈禮尚書
諡孝肅

拯峻介不苟合，未嘗以色辭假人。平居無私

書至親故咸絕。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至以其笑比黃河清。而御事惡苛刻，未嘗不推以忠恕。

也。飲食器用雖貴如寒士，著令子孫不得蓄姬媵仕宦。

論賊者生不得入家廟，死不得葬先塋云。

初有子曰總
判潭州卒妻

崔守純不嫁，拯出其媵歸外家。然有娠，崔陰善視之。已

舉子，以爲後日經。

孔道輔字原魯，兗人也。孔子四十五代孫，父勗判唐州。廉道輔幼端重，爲寧州推官。州天慶觀有大蛇，近人不

驚一郡神事之。州將率官屬往謁拜。道輔前以笏擊蛇
碎其首。斃之。觀者驚愕。後妖息以莫不歎服。章獻臨朝
召爲左正言。受命日。卽奏樞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勲
竊威福。宜斥對移晷。得免。乃後退。除龍圖閣待制。使契
丹。契丹宴。優人以先聖爲戲。斬之。道輔艷然出。契丹王
貽愕。主客邀還坐。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宜相接以禮。今俳優侮先聖而莫之禁。此北朝過也。何
謝。道輔故魁岸。又語端氣直。侍宴者莫不栗然。內陳嚴
之也。已乃酌大卮。前謂曰。天寒。飲此致和氣。道輔曰。不
和固無害。旣還。言者以爲生事。帝召問。對曰。契丹比爲
黑水所困。勢何能爲。異時漢使至。爲所侮。輒不較。中國
將益輕。故爭之。遷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率諫官伏閣
爭。出知泰州。徙滁。兗州。復入爲中丞。益彈劾無避。風采
肅然。相士遜素患參政琳。又疾道輔欲逐之。會有獄連
琳。帝意薄琳。士遜給道輔言。上顧程公厚。今爲人詆誣。
盍救諸道輔。信之。入對言琳罪薄。不足譴。帝果怒。以道
輔黨大臣爲欺。出知鄆州。已。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意怏
怏。行至常城。發病卒。天下聞而悲之。子宗翰。權知徐州。
治有名。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諱正。重然諾。景祐初。爲館

閣較勤作四賢一不肖詩顯明臧否慶曆中范富諸正
人用又言聽諫非難用諫爲難廣上意者也其後唐介
以廷爭過激觸帝怒不測請全貸諸具帝紀中時天子
寬仁言事臣甚寵日進見而襄遇事感激無回撓所補
益尤多天子至賜其母冠帔寵焉出守福州徙泉州勸
學興善郡士周希孟以經術教授襄親執經從問質處
士陳烈陳襄鄭穆以德行著皆折節下之俗有凶喪奉
浮圖會賓客爲豐侈破產不厭襄爲令禁止俗有疾信
巫覡斷絕之擇民聰明者教以醫藥作五戒諭子弟之
不率者復古五塘以溉田又奏減民丁口稅之半閩人
安利之距泉二十里曰萬安渡絕海而濟多覆溺襄立
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又植松七百
里蔭行人至今賴焉治開封談笑無畱事善破姦隱吏
不能爲欺主三司較天下盈虛得失量入制用國大器
大慶皆倚辦沛然若有餘朋友之器不御酒肉爲位哭
盡哀文章清適工書札仁宗愛之御製文必詔襄爲書
學士撰溫成皇后碑命書不書也卒贈吏侍郎孝宗時
曾孫洸請謚謚忠惠洸清潔孝愛所蒞有惠政官至吏
尚書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以集賢較理與尹洙

以范仲淹故得罪慶曆中仲淹召大用天子識二人名
親署洙右司諫靖右正言時大臣建議脩都城靖曰王
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都城是舍天下之大不事而
爲嬰城自守計也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人內傳頗
有光怪將復建靖力爭得寢具異教考論夏竦王舉正
不宜在兩府論張堯佐不宜以修媛故得用皆大者太
常博士王冀鞫獄西京還賜服靖曰前工部郎呂覺以
治獄祈恩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故與人恩也覺
退以語臣臣書之起居注爲後世法今賜翼服外人不知
將謂翼深文重法希陛下意而取此寵也是非與奪
貴乎一體願慎裁擢知制誥元昊請和議許歲賜三十
萬靖爭之曰往景德之患虜近在封域之內先帝止捐
金縑三十萬予之今西事遠在邊鄙而許與過適臣恐
啓戎心而疲國力也且契丹聞之何渠不生覬覦心乎
戎事有機國力有限願幸無忽元昊旣歸款將行冊會
契丹以夏援党項遣使言請爲中國討賊毋與和靖言
契丹挾詐不可聽請得使卽遣靖卒屈其議而還靖使
所過必籌所爲備邊御敵者事各用一字爲識書之笏
入對帝見之問笏所書者何靖以質對帝方憂邊大善
之指其字一一就問竟所畫乃罷其後西師解嚴北亦

無事靖有力焉。官至工尚書卒。贈刑尚書。諡曰襄。

王素

字仲儀

文正公旦子也。舉進士。累知諫院。京師旱。太

史言月二日當雨。帝期以旦日禱西太一宮。素曰。臣非臺史。然竊伏揆之。知是日不雨也。帝問何也。對曰。臣聞至誠動天。陛下幸其且雨而禱之。是不誠。不誠其何以動天帝。為竦然曰。明禱醴泉觀。素曰。醴泉近陛下。豈憚暑難遠出耶。願為生靈自強勉。帝耳為赤。以厥明出禱太一宮。召素從。是日日熾烈甚。炎氛翳空。比還。天大雨震電。帝喜甚曰。卿之力也。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素聞以為言。帝召諭之曰。朕真宗皇帝子。卿文正子也。有世

舊非他人比。進女事有之。然在朕左右矣。當柰何。素頓首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帝動色。立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帝欲置相。難其人。以問素。素曰。置相大事也。臣何人得與。固問之。對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名者可耳。帝曰。如是則富弼。素頓首贊決。於是召弼相。素與同列。有奏糾忤旨。衆引退。獨固爭。必得允。乃退。時自爲獨擊鵲。固按察淮西時。新置按察類。苛責細小。素獨持大體。所批繩。必貪猾爲民害者。下吏畏愛。已宣撫陝西原州將蔣偕建議。築大蟲堡。扼敵衝。敵攻撓之。不得城。偕懼。自歸。素曰。若罪偕。是墮敵計中。獨責使自効。總管狄青

言借往必敗。不可遣。素曰。借敗。總管行。總管敗。素行矣。卒城而還。知開封。天大雨。蔡水溢入城。詔塞朱雀門。素私念。帝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方懼。柰何更塞門。駭之乎。命止役。開封劇。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厭事。事不治。盜賊數發。爲御史所糾。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帝憂邊。以素鎮原渭有功。召拜端明殿學士。復帥渭。蕃夷長老皆相賀。敵聞解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居三歲。積粟支十年。屬羌來納土。因增募弓箭手。教以行陳出入之法。自督之。舊弓箭手。顧於兩廵。簡素曰。夫是非募民兵意也。遣歸耕。有警。乃團集。

士益感奮。嘗張宴。謹傳寇至。走入城。素曰。吾在此。敵何敢犯我。此訛也。下令稱寇來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果妄也。熙寧初。知太原。天雨水。命具舟。而汾水驟發。賴以全。以工尚書致仕。卒。諡懿敏。

從兄質。字子野。亦贇有行。判蘇州。州守得盜鑄錢者百餘人。頗自喜。質問所從得。守曰。吾以術鉤得之。質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致之。處而以爲喜乎。守慙服。知荆南。有婚訟。訴貧無貲。以後期。與俸錢。使卽婚。判吏部流內銓。或請更選法。質曰。法具在。如權衡。在執法者。不欺其輕重已耳。豈必更哉。平生篤倫誼。樂賙人急。而妻子常不自給。累世貴盛。視榮利泊然。操履嚴於儒生。居多病。退然如不勝衣。至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范仲淹貶饒州。時治朋黨方急。質扶病。率子弟餞東都門外。大臣譙之曰。長者亦爲此乎。質徐曰。范公天下賢者。得爲黨。公賜厚矣。後范富旣並用。而小人搆大獄。傾之。連坐貶者。皆世素所賢者也。質在陝。聞之。悲詫不食。卒。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舉進士、從杜衍辟爲
司錄、衍望以吏職、甫快快求去、衍與讌語、甫引經諷時
事甚切、且歷歷言天下賢俊人、衍大喜曰、吾辟屬、乃得
益友薦之、授秘閣較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按祖
宗故事、及當世利病、條十二事以上、各聖政範、改右正
言、會西事起、契丹亦以兵近邊、大臣欲於西方益禁兵
二十萬、北方益二十萬、又加募土兵填之、甫言、今天下
困於冗兵、兵百萬不能已、亂、顧猶富益之耶、條古今養
兵多少利害以上、及元昊請平、陳罷兵三害、皆天下大
慮、具帝紀、已元昊請得青鹽十萬石、輸河東、互市、甫言
西鹽數十萬石、直不下十餘萬緡、今朝廷歲賜已二十
五萬、又益之以鹽、與所遺契丹歲幣數適等、是驕之也、
使契丹聞之、必更生他心、前德明累有此請、先帝不聽、
責質子、乃聽者、誠責以必難從之事、杜其意也、况鹽爲
中國利、而西戎之鹽味勝解池、奈何令得流入中國乎、
且元昊白拒命來、國力大窘、宜以計困、不宜曲徇、所請
開事端、會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密院不以時覺發、請劾
寃、時樞副初公衍也、邊將劉滬城未洛、守渭州、尹洙以
滬違節度請斬之、大臣有主洙議者、甫以滬城未洛、通
秦渭、便國家、何可深罪、衍屢薦引甫、而洙於甫素厚、善

不少借如此已糾相殊殊罷相陳執中復言執中剛愎
無術學不可相帝厭之竟相執中而出甫甫善持論精
史學每與人纚纚語前世千百年事推見當時治亂若
身履其間令聽者曉然如目見也人以謂終歲讀史不
如一日聽甫談史云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第進士累大理丞時仁宗春
秋高無子及以其職上書言祖宗重民命蠲除煩苛陛
下又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者
宜天降之祥螽斯則百而未享繼嗣之慶者其無乃宦
官太多傷天地之和平夫刑莫慘於官古人除之重絕
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求他人子閹之希爵命童孺何
罪陷於刀鋸因而致死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
哀况無疾乎有罪而官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胎卵傷而
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殆其理也伏望順陽春
生育之令發德音爲條禁擅官童幼者寘重法諸進獻
宦者一切權罷則天心應而聖嗣廣善之大者也書奏
帝異其意欲召用以父憂去服闋擢秘閣較理踰月改
右正言疏請擇宗室子於服屬親於人望賢者優封爵
擇重厚樸茂之臣爲之輔聽入侍中禁他日嫡嗣誕生
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宗廟長久之策也兼管勾

登聞簡院請汰冗兵省冗官除民疾苦十餘事多施用
以日食三朝上疏言臣聞日食爲陰侵陽於人事則臣
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之象也今大臣無姑息之政
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而陰邪未盡屏也
后妃無權橫非所謂妻乘夫失在於左右親倖驕縱亡
制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人
而爲敵所易也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
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夫二千石以上所宜與國同
休戚者也坐視民轉死而閉糴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
哉詔閉糴以違制論父之遷右司諫以勁正稱

仁宗時官臺諫稱鯁正不阿者有鞠詠劉隨曹脩古郭
勸毘少連孫沔慶曆後推馬遵王臻賈黯呂景初吳中

復之倫

詠字詠之隨字仲豫皆開封人西南夷來市馬吏誅索
隨判永康軍繩按之轉運使李士衡以苛刻劾之夷數
百人遮轉運號訴曰父安在事聞調司諫論丁謂姦不
宜還內地太后數幸外家疏力諫錢惟演自亳州來朝

圖入相、惡詠言惟演、儉朋丁謂、誣寇準、後知謂且敗、恐及禍、復力攻謂、若得相、必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未去、詠及隨相謂曰、若惟演相、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亟去、修古、建安人、詔下南越、市翠羽、修古舉真宗禁採絨毛事爲比、諭罷之、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姐戚廝役幾八千人、修古與勸、交章論罷、判杭州、郭后廢時道輔、仲淹等以爭紬、少連言、陛下體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忿之忿、又稽不遠之復、亦得譴、御史裏行孫沔、亦疏諫、責知衡山、沔未知責命、復上言、請逐刺史縣令之老懦貪殘者、以利民、罷公卿大夫之諂諛誕詭者、以肅下、簡掖庭幽曠、求錫羨之慶、擢宦侍重任、防昵進之私書奏、再謫監永州酒稅、他具帝紀中、知秦州入見、帝勉以秦事、時儂智高反、廣南沔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獨當以廣南爲憂、旣而昭州陷、將郈帝嘉其蚤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甲仗以行、參政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日惟以亡備至於此、今賊猖獗、猶欲示鎮靜、急事爲大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此亡道也、後爲樞副、命讀溫成追冊文、沔曰、陛下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終勁正如此、臻論事主庇民、黜主登

正人景初請召輔臣從容咨訪而遵言事不過激可推行爲杜衍范仲淹所稱時天子恭仁諫官言事爭激射相高卽過適不顧眉山孫抃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其非繩糾木抃疏言今人士驚進趨薄廉退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掇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臣誠有不能帝得疏趣視事命兼知審官院抃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判潭州吳中復廉薦以任御史未之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必識面臺官耶帝欲用內都知王守忠顧武寧節持不可溫成葬命宰相監護議建陵廟宰官屬強諫相適執中俱爲所論糾罷斯已稱矣後參大政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田况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五代時沒于契丹景德中父延昭脫身歸世習邊元昊反夏竦等畫攻策以上况以經畧判官疏七不可言自繼遷擾邊太宗部諸將五路進討而敗蒲洛之戰死者數十萬人土氣憊難復此不可者一兵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以爲守則力分而師大舉期必克是守不足而攻有餘也此不可者二夫三軍之命繫將工拙不繫兵衆寡故兵莫先於謀帥今驅兩路十餘萬之師而未知將之所任其不可者

三、自西賊叛命而來、雖數犯順、然終不敢深入者、非策少也、又非兵力不足、若愛我而不攻也、直以中國之太賢俊多、兵甲盛、未易測而然耳、今悉師深入、情見計屈、一有不戒、損威召侮、不可悔、此不可者四、計者言、今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敢、宜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折、將無其人、而欲冀於千賞蹈利之兵、出成其事、其不可者五、計者又言、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欲薄伐以挫其氣、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大有所當、而殘戮孥弱、深怨厚毒、又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道、况與師十萬、鼓行而西、其誰不知、賊據儉清野、何氣得挫、其不可者六、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之明、計數之黠、今未有聞而欲決勝負於一擲、雖計者請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而未知國事之所定也、乞召兩府大臣定議、嚴勅邊、毋輕出師、遷右正言、召對、帝入時相言、頗以好名爲非、獨宜遵守故常、况著論言名繇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蔽晦、有實美而然也、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脩、二虜侵軼、烝民荼毒、竭天下之膏血、以資繕禦、然且不足、無具甚矣、故不得已屈而就、和宜及是時、朝夕憤發、大有爲、以善其後、而引日愒月、謙讓退守、諸恢弘

志義張舉明發之事率以爲好名而不爲則天下何望且聖賢之道曰名教忠義之訓曰名節此古者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具也今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競進勸沮不行此豈聖人倡率天下之意耶且朝廷與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西羌通款又歲予二十萬疲弊之勢殆不可復臣每念及憤惋無已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搶攘不知所爲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咨訪時政曲賜討論庶幾夙夜振起宿痼以緝熙大業其後帝召輔臣於天章條對皆自况發之遷起居舍人徙秦州丁父憂起復固辭不聽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帝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况始服除以右諫議大夫知成都時蜀數反側守得便宜擅威殺况拊循教誨非甚惡不加刑蜀人愛戴召權三司使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出多於所入著重祐會計錄上之其曆官論天下事甚夥請併樞密院中書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訪問請以錫慶院廣太學請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及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元昊納款請必令盡還延州諸所侵地毋過許歲幣陝西將

陷歿請戮諸隨行親兵論甚偉然不盡行也始契丹寇
澶州畧得中國數百人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縱遣去
因自脫歸生八男子多知名况其長子也後保州雲翼
軍亂况以勅榜招諭降其衆數千人坑其渠數百朝廷
壯其決以大用然卒以無後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高第累吏部考功仁
宗定樂命中貴人參敞上言王事莫重於樂今文學之
士滿朝著而顧使趙談者參其間得無爲袁盎嘆乎命
得寢夏竦死賜諡文正敞言諡之美極於文正竦行不
應法而畀之則諡不質行而使臣不得其職爲負也疏
三上竦以更諡召知制誥時相陳執中以官負格之帝
曰代言當擇人不當獨計日月卒用之時知禮院吳充
起居注馮京坐言事奪官敞進對曰自古惟人主不能
受直言致臣下竄謫今則不然上慈仁好諫而中書不
將順逐言者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霾日食地震之變
矣居五日鎮戎軍地果震而風霾甚執中以罷相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鼓用牲于社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
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也今反
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尊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非禮
也遷起居舍人時議以大拾郊上天子尊號敞曰尊號

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來，不受徽號。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仰盛德，以爲持盈守謙，明聖之盡也。今復增數字於聖德，何補？適爲棄前美耳。且今歲災異疊見，當自挹損柰何？受虛名而損實德乎？帝喜，命斷草。英宗時，兩宮有間，言敞爲侍讀學士，進讀書一典，拱手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人位，天地享之，萬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易帝陳然，改容嘗爲三州，有惠政，在楊奪發運使，昌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平反冤獄，治鄆永興，皆旱歉，至必雨，蝗輒飛去，歲以登，流亡來歸，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莫敢取，告之里正，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大姓冒同姓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恣犯法，竊核之，伏罪，敞博學多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醫卜數術，浮屠老子之說，咸所該涉，爲文章敏贍，嘗一日封皇子九人，敞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辭典美，嘗奉使契丹，虜人欲以國地險遠誇中國，導自古北田，回曲行者千餘里，乃至柳河，敞素知其山川道里，謂之曰：自松亭趣柳河，甚近，何不繇虜爲吐舌？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駃也，爲言其形狀聲音，具是虜大歡服。弟攸，子奉世，敞字貢父，官中書舍人，亦博記能文章，尤邃史學。王安石在經筵，乞

講攷曰夫避席立語古今事君之常禮也君命坐以尊德樂道而可矣自請之泰非禮也又貽書安石非斬法出判泰州徙曹充亳州治尚寬平人以爲古循吏云奉世簡重有儀法吏治安靜文辭贍雅官至簽書樞密院以章惇用事乞外知成德軍

謝絳字希深杭州富陽人父濤太子賓客有文行絳舉進士知汝陰有能名遷光祿丞判常州有去思以楊億薦試秘閣較理遷太常博士時天下水旱蝗滑州河決絳䟽言按洪範京房易傳以爲政令逆時欲德不用茲謂張歎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夫風雨寒暑於天時爲大信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者之謂逆時天下之廣萬幾之衆陛下不出房闥何能周知而在庭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不諱之辭其朝夕在左右者非恩卽倖也之謂上下皆蔽奸邪倖進守道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繇徑陛下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累資考進吏無爲建白之者又欲德不用也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恐不足回天仁宗嘉納修國史成遷祠部員外直集賢院以父老請便養判河南明肅起二陵雖畚鍤一不以煩民而事辦歲滿權開封府推官會大蝗絳䟽言蝗亘田野全入郭郭跳擲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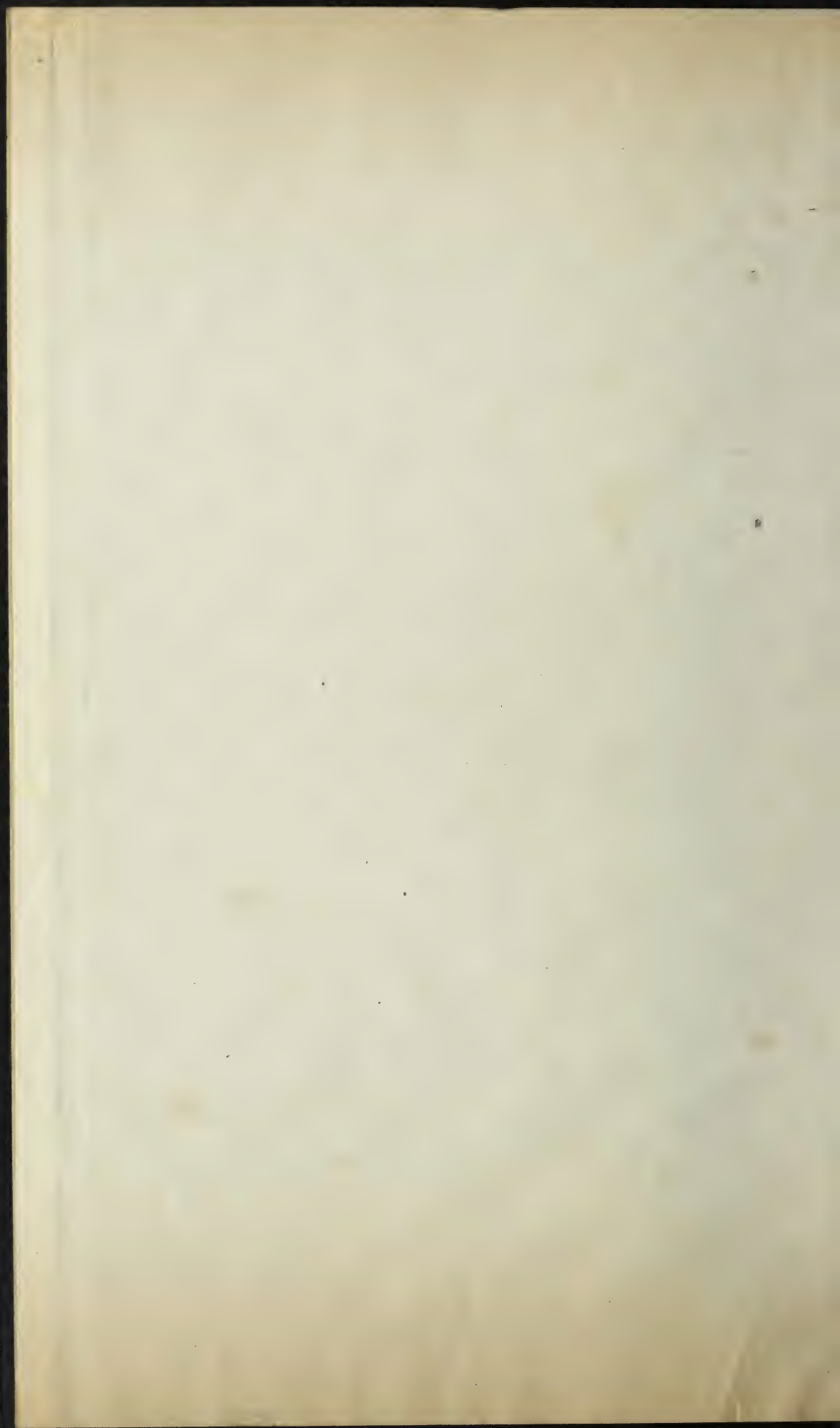
官寺井園皆蒲。春秋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取於民者已悉也。漢詔問京房息災異之術。房以考功課吏對。願除苛政。簡循良。損聚歛。務於安靜。郭皇后廢。陳詩自恭。引申褒事以諷。辭甚至。徙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言。法禁密。花透肯。詔書云。自內始。今復下有司取之。龜筒法所禁。非民間宜有。而後苑作龜筒盤以市。將法無以信。又言。詔令不宐從中出。及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判吏流內銓。取州縣公田覆實之。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省中。而官吏祿均。選人冗而久積。絳明決。選人集者。不逾旬而去。請外知鄧州。以寬靜爲治。有僧誘男女。昏夜聚爲妖。捕論殺之。郡歲役民作堰。奪水溉公田。絳欲按召信臣故渠成六門。破新堰。公水利未就。卒。卒之日。室無贏貲。內纔二婢。而三從孤弟妹。聚食者四十餘人。子景平。好學。著詩書傳。終秘書丞。論曰。方昭陵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康靖。天子恭儉。慈閔於黎元。翕受羣材。以爲海內治。于時俊乂輩出。自執政兩府。侍從文學政事之儒。林林各效其行能。而臺諫謇

謂自獻也。兼容駢進。而善惡聽其自明。豈非盛世之事。
而道之符哉。詩曰。高山崔嵬。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召虔
近之矣。

卷之六 終

我之矣

而後之徐結言曰高山出雲百我諸凡所貴莫如德
而自為也。兼容德而善惡理其自即皆其德也。



PS
734
A2
74
11.11.2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一

明盱眙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吳奎

字長文

濰州北海人。舉通五經。累大理丞。慶曆宿衛

之變。奎疏言涉秋來。連陰不雨。而變起肘腋。皇城司官
具受責。而楊懷敏獨留。人皆謂陛下私近幸而屈法。且
獲賊時。傳令勿殺。而左右立屠之。此其意欲以滅口也。
乞嚴糾。舉賢良方正。累同知諫院。皇祐中。以災異言。帝
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
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

寵驕恣近習回撓宜足致異。又十數年來。發制舉令。疾置亟罷。故羣臣百姓不甚信守。宣大異之。滋至也。神宗卽位。日樞副參大政。時曾公亮忌相琦專用。薦王安石間之。奎上言。臣與安石領羣牧所。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不可用也。不聽。故事。文德殿常朝。首相時不押班。相琦因不押。中丞王陶以爲負。糾之。輒自爲跋扈。奎上言。琦宿德元功。於今無二。而陶所傷詆至痛。非所以使大臣展布其四體也。陶遂劾奎。阿附宰相。欺天子。陶出外。奎亦罷。知青州。司諫堯言。奎望重於陶。而竝黜。恐大臣不自安。陛下新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乃還奎中書。

帝嘗以地震問政府所繇。曾公亮曰：陰盛。帝曰：孰爲陰？公亮汎引以對。奎曰：不然。始爲今小人黨盛發乎？目公亮安石也。帝不懌而罷。卒贈兵尚書。謚文肅。始奎少貧甚。旣通貴，買田爲義莊，賙族黨朋友。卒，諸子至無以爲家。云：陶爲人反覆寡恩，好傾人自成。微時苦貧，其友姜陶母子方凍臥，日高無炊烟，愚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遺之，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旣貴，愚往謁，遇之邈然。尊酒問勞而已。福大，儒陳烈者，海濱四先生之一也，爲妻林所訟，陶爲提刑，卽詆烈貪詐，乞盡奪所受恩。司諫允爭之，言烈平生操守篤實，雖稍迂濶，不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全以勵末俗。若夫婦不諧，請聽離異。母使節行之，士爲橫議所傷。陶說乃不行。

趙抃

字閱道

衢州西安人。第進士。

累殿中侍御史，彈劾無迴撓。論相執中參政沆庸譖，論

宣徽使王拱辰奸。罷之。時頌目爲鐵面御史。而抃居恒言。欲爲朝廷分別君子小人。小人雖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令爲後患。君子卽不幸有註誤。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其指意隱厚如此。時諫官賢者多補外。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抃上言。侍從賢如修輩者無幾。以不能諂權要。故紛紛引去。憂國者爲之寒心。願畱意。出知睦州。睦民無茶地而有稅。奏蠲免。睦小於杭。歲爲抗市羊移文却之。克梓益轉運使。蜀地遠數爲亂。朝議寬假州郡吏。吏乃更恣。衙前以治厨傳破家者相屬也。抃身率以儉。懲賊吏如法。吏望風不變。其行部卽窮城下邑。民生

而不識使者。畢躬至其地拊摩之。父老驚喜相賀。召爲
右司諫。時內侍引退伍董吉者。燒丹藥禁中。抃引文成
五利。鄭注爲比以諫。陳升之以結內侍。拜樞副。抃與唐
介。呂誨。范師道等。亟劾之。出知虔州。虔地巖阻而民囂。
抃自諫垣出人。億其不樂也。抃欣然過家上冢然後行。
旣至。遇吏民嚴而不苛。召屬縣令告之曰。令長民父母
也。當自力。苟事辦民安。使者幸蒙成。又何求。令皆喜爲
盡力。虔獄屢空。改脩鹽法。鑿瀨石。疏江湍。民賴其利。虔
當兩廣衝。宦兩廣者沒不能歸。抃取餘材造舟二百艘。
具載之。復臺給公使物。炊焉歸者相屬。遷河北轉運。行

部至魏賈昌朝以故相守魏來告言前此監司未嘗有按視吾府藏者也。抃曰：幸語賈公。魏不案，卽他郡何觀。夫是使職也。竟按視如法。詔募義勇，過期伍不充，官吏當坐者八百人。抃奏言：河朔頻旱饑，故募不充，非玩怠請寬。進官知成都。抃前使蜀時，蜀人有以妖祠聚衆爲不法者，首論死。餘畢黥配。至是適有是獄，皆大恐。意抃復且以前法批繩之也。抃徐察其無他，曰：是特坐尊酒豆肉抵罪耳。刑其首而釋之。人愈愛戴。帝聞太息曰：趙抃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入知諫院。至，帝慰薦之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獨是乎？抃

頓首謝。無何參大政。時王安石初信川立新法。以辯博濟其說。抃屢有諍論。安石折之曰。公等坐讀書。不精博爾。抃應聲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與竟忤。以殿學士知杭州。杭俗靡。無賴子弟。謹亂俗。抃黥配其尤者。乃戢徙青州。青俗朴。抃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禾。蝗自淄齊來至青。退飛墮水盡死。成都戍卒變。帝憂之。復詔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近例無自政府出守蜀者。卿能勉行乎。抃曰。陛下有命。卽法也。豈謂例哉。帝大喜。許便宜行。至蜀。人靖安。居三歲。乞守東南。得越州。會吳越饑。民殍死甚衆。抃至。發廩勸分。而身以其家財。

先之民勸樂分。故饑而不病。復知杭州卒。謚清獻。抃爲人和易敦厚。與人言如恐傷之。至當朝分別邪正。毅然不可奪。凡旦晝所爲。夜必衣冠露香几。拜告于天。不可告者不爲也。平生不畜聲伎。不治產業。父喪廬墓側三年。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如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施棺尤多。其爲政一本於孝弟。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興禮義。要之以惠利爲本。而時濟以嚴。免學道。爲養氣安心之術。將卒。晨起如平日。召子岬與訣。安坐而逝。子岬。岬子雲。皆以篤孝稱。英神間。大臣忠正有德厚者。稱趙康靖。縉。胡文恭。宿。其忠正有大節者。稱張康節。晁。

其後有呂惠穆公弼。馮文簡京。王右丞安禮之倫。槩

字叔平。宋州虞城人。

叔平與人無怨惡。雖在事如不言。然陰利物

者甚夥。以失舉澠池令張誥。坐貶秩。終念之不衰。誥死。恤其家。參政修遇槩薄。又躡知制誥。及修坐誣。蟻有獄。爲抗章明其非辜。知鄆州時。法吏拔前守。侵公使錢三十萬。以已俸代償。其德厚如此。宿

字武平。

常州晉陵人。

爲人清謹忠實。知湖州。前守滕宗諒。興學費以數十萬。僚吏以爲汰。不書曆。宿曰。君等佐滕侯之日久。事有過。宜以時諫白。乃俟其去。暴揚之耶。且興學又何過也。滕事白。而湖學乃爲東南最。人士感之。築石塘百里。捍水。

患民號曰胡公塘。召修起居注。知制誥。時有言禮大夫七十致仕。今苟祿者衆。請下有司按籍罷遣之。宿以爲非優老待賢之義。請聽文吏自陳。全其節。其武吏察任事與否去留之。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有詔擇詳議官。選人有嘗監權。以水災負課者。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以白。而薦其才。或曰儻緣是不用。且柰何。宿曰。彼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以誠事主。白首矣。恐爲欺乎。遷中丞。卒。以折支不時給。稱亂。寘卒法。而劾三司吏逗遛。三司使包拯。護吏弗遣。宿曰。涇卒悖。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則計吏罪也。拯不自省。而公拒制命。紀綱盡。

矣。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曾公亮守雄州，命趙滋專治界河北人捕魚伐葦，咸禁絕宿曰：此爭道也。夫憂藏於隱微而患生於所忽，南北通好者六十載，今天時人事皆未至，無爲以細故啓事端，其識大體如此。

昇

字杲卿

韓城人，爲中丞，事仁宗，指切時事，無所避。帝謂

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悚然。治平中，官樞密使，進太尉而老。

呂公弼

字寶臣

司空夷簡子也。司空四子，長公綽，通敏，官

右司郎中叔公著正獻公也

有謨

季公孺廉恕守官官至

戶尚書而公弼其中子也先是司空沒仁宗終念之已

間知公弼才喜自識名殿柱知成都有營卒犯法法當

杖扞不受曰寧受劒不受杖也公弼曰杖國法劒汝自

請也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爲羣牧使英宗居藩得賜

馬劣請易之不可及卽位召爲三司使曰三司主出納

我曩請馬卿不與可守是官矣前使蔡襄主計多留事

故遣卿公弼頓首曰襄勤官官未嘗曠廢言者譖之耳

帝太息以爲長者遷樞副時言事者與政府異輒求去

爲名高公弼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而執政爲股肱

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安宜考言觀事。而詳審進退之。神宗立進樞密使。時廷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者餘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難。其何以應之。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而上。不中程者減廩。從江淮。公弼爭不可。帝曰。是且退爲剩員。今雖稍減廩。然優暇庸何傷。公弼曰。兵去本土。又削廩食。儻二十萬衆。一旦爲反側。將且爲國憂。會王安石得政。公弼將列疏新法不可狀以上。從子嘉問竊其草示之。安石先爲地奏上。帝不懌。以觀文殿學士知太原。韓絳宣撫秦晉。欲取囉兀城。發河東師二萬趣神堂。公弼

曰神堂險虜必覆而特不可往。永和迂然安行無虞。可往。乃分兵繇永和而諸道神堂者皆遇覆。以疾請知鄭州。會秦鳳謀帥。帝曰。昔公弼在河東倉卒時。能料兵所。伏可將也。拜宣撫使。判秦州。過關召見。慰勞之。而遣無何卒。

馮京

字常世

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

時猶未娶也。張堯佐負官掖勢。以上命妻之。辭不就。富文忠公弼以其子妻之。累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會吳克以論溫成追冊。斥補外。京疏爭。相劉沆請併斥京。奪一官。入爲翰林學士。不時詣政府。或曰。京曰。相公當

國從官不敢造請以爲重非亢也出安撫陝西熙寧初
改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於京爲同年生安石得政京擢
樞副參大政與安石數爭事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意
益忤罷知亳州安石去位帝得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
之語以京終不阿復召知密院辭不至連補外元祐初
學士范祖禹言京中立不倚爲先帝所稱且昭陵學士
今獨京一人宜申樞密之命以老辭致仕卒年七十四始京
微時江夏判南宮成者遇之恩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
過外兄朱适飲出侍姬行酒詢之則同年生女也亟請
而嫁之其守郡縣寬爲監司事苟與牘合而止不挾摘

當斷者立決。又報下捷疾。吏不得輕重。其間世歸德厚焉。

安禮。

字和甫。

相安石弟也。撫州臨川人。早登科。從河東使

唐介辟爲幕僚。以後使呂公弼薦得召對。時兄安不當

國辭。遷直集賢院。知潤湖州。判開封。偕尹入奏事。帝獨

留對。甚鄉納。而安禮以兄素國。慊慊自退也。元豐中。王

珪蔡確爲政。安禮以中書舍人知制誥。應詔言。人事失

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

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平不直。謂忠者不忠。謂不賢者賢。

是非好惡。不遵諸道耶。用財委諸溝壑。取利究於園夫。

干陰陽之和耶。願幸深省。諸祈禳小數。貶損故事。抑未耳。未足以應天。帝覽疏。嘉歎。進翰學士。知開封。淹滯立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四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歎異。帝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奪繇余之謀。今安禮勤吏事。鄰國駭服。於古無愧矣。升一階。臺史言。民墓道逼京城。以不利皇子。請徙葬。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數十萬人冢墓。以利其後嗣者也。帝惻然罷行。累尚書右丞。師伐夏無功。李憲請再舉。帝召問相珪。內主之言。向所爲不勝者。患不足於財。今上捐五百萬鈔。供軍食。食沛然有餘。必克也。

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而爲粟。今距師期僅兩月。何以集事。帝欲激輔臣。太息曰。李憲一內臣耳。猶能以西事自任。乃卿等獨無意乎。昔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同。今顧出於閹寺。朕實耻之。安禮進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有李光顏李愬之勇。然猶竭天下之兵。凡歷數歲而後克。今夏氏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愬光顏比。臣懼其無以副上意也。帝默然。已果敗沒。徐禧城永樂。安禮又諫不聽。又敗沒。帝太息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勿興獄。有以也。先是安禮弟安國以教授秩滿赴京師。帝以安石故召對。問漢文帝何如主。

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時帝入安石說。謂之曰。恨其才不能立法制。興治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官。定變。故俄頃。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下有節。務以德化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加於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以蕞爾國。能令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顧不能何也。對曰。王猛教符堅峻刑法。致秦祚不延。願陛下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又問卿兄秉政。外議云何。頓首而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耳。帝默然。繇是別無恩授。改崇文院較書。屢以新法諫安石。以呂惠卿曾布誤其兄。深惡之。一日。惠卿在坐。安國於內弄笛。安石戲謂

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應聲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以鄭俠獄奪官。

論曰。書有之。協恭和衷。記曰。邇臣守和。言王臣體國。當調劑茹納。輸猷念相濟於不平也。吳長文。趙叔平。胡武平。幾焉。趙清獻申大易扶抑之義。爲糾擿。敷中和之政。安遠民於天心。不有當哉。馮江夏之中。立不倚王和甫。平甫直不私其親。善夫。

唐介。

字子方。

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官州。醵錢以賻介。時

尚幼。不受也。第進士。判德州。州當遼往來孔道。驛吏苦之。止使至。介坐驛門。下令曰。非法應給者。勿與。驛卒有

撲毀吾什器者吾能執之。虜憚避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欲割邑西十一村田。豬爲池。殺之。介念水雖溢。不暴可堤也。築堤捍水。水不溢。而田收多。民便安之。累殿中侍御史張堯佐以威屬驟貴。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同官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留百官班廷論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奮曰。是欲與宣徽使獨假河陽爲名耳。復䟽爭。仁宗好謂之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託相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得相。今顯用堯佐以自固。乞罷之。相富弼因劾諫官奎表裏觀望。語切甚。帝怒。卻其奏不視。且

言將遠竄。介徐讀畢。叩對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竄。帝大怒。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固其職。至謂彥博。繇妃嬪得相。此何語。進用冢司。豈諫官得預。而薦弼何也。時帝怒甚。介殊不自懾。質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免冠頓首謝不已。帝愈益怒。而是時在廷臣。見介鷹鷂立。莫不竊注視。惕息歎以爲獨立敢言。人所難也。起居注蔡襄趨進曰。介狂愚。然出於盡忠。幸全貸。貶春州。襄又疏。春必死之地。是以謫之。殺之也。改英州。帝終慈。慮介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行。繇是介直聲動天下。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子方子方云。居無何。召復官。入對。帝迎勞之。曰。卿自遷謫來。未嘗以私書至都下。可謂介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發舒。無顧畏。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下交爲泰。不交爲否。願時延羣下。與咨議。又言。宮禁于恩澤不繇。中書宜抑絕。諸嬪御賜予費。多於先朝。宜裁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必精擇。端良敦朴之士。以充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請罷勿遣。帝悉開納。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入。介請糾宿衛主吏嚴宮省。已請外知楊州相彥博當國。請召用。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中丞韓絳劾相弼。介斥絳以危法中大臣。絳得罷。自嫌。

爲宰相地。請外知荆南。留權開封府。治平初。爲御史中丞。英宗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已出知太原。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煩卿暫往耳。蓋其節著信如此。熙寧初。參大政。中書進除目未下。請之。帝曰。已遣問王安石矣。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一決於翰林學士哉。如此。臣等亦何名執政矣。願先罷免。帝慰謝已。安石參大政。介數與爭論。安石強辯自信。而帝主其說。介不勝忿。疽發背而卒。疾亟時。帝臨問流涕。已臨其喪。見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畫。本賜其家。贈禮尚書。謚質肅。

子淑問。義問。孫恕。皆世其家。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少孤力學。薛奎守蜀悅之。載還

朝。有問奎入蜀何所得者。輒曰。得一偉人。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廷唱過三人。禮部舉首。得抗聲自陳。鎮凝立不動。至呼名。乃徐出就列。無一言。試學士院主司。誤以爲失韻。補館閣較勘。處之晏然。歲滿宰相。龐籍言。鎮不汲汲進取。宜甄以勵俗。授直秘閣。知諫院。上疏言。今天下官吏兵皆冗甚。民困。請約祖宗來官吏兵數。酌其中爲定制。以賦入十七爲經費。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言。周官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制兵。三司典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

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
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會契丹以虛聲動中
國。大臣請益募兵以塞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蜀越之民。備天
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以衛民。而以之殘民。臣恐異
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貧民也。時有敕。凡內降
非準律令者。許執奏。而都知任守忠。鄧保吉。以手敕回
日除官。內臣無故改秩者。又五六人。鎮乞正兩府不執
奏之罪。帝大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汙人以帷
不可明之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不

言也。論相執中無術學。不任相。宜罷會。執中有嬖妾。皆殺婢。臺臣糾之。鎮又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訟充斥。當責相。而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用其言。是以一婢之故。逐相也。張貴妃薨。追謚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稱監護使。後稱園陵使。鎮抗言。臣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異同狀。時帝春秋高。暴得疾。而儲嗣未有定。鎮首詣。按近屬之賢者。繫人心。執政謂之曰。今間言入矣。爲之難。少安之。鎮曰。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公謂今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流涕。

而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帝慰諭之
曰卿言是也更俟三數年後圖之改集賢殿修撰知制
誥鎮既解言職歲輒申前議因裕享言陛下許臣三年
矣願亟定大計又奏裕饗賦以諷後定策立英宗本鎮
首發之草韓琦遷官制引周公霍光爲諫官呂誨所糾
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召復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數
封還詔制與王安石忤力求去上疏言臣言青苗不見
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
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三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
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

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置不問。及爲之罷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撫其過。孔文仲言新法不便。罷歸故官。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亦可以洞鑒之矣。疏五上。最後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人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寧忤大臣。不敢負陛下也。疏入。安石怒。持其章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戶侍郎致仕。例所得恩悉奪。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

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身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上也。天下被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元祐初。追論嘉祐建儲功。拜端明殿學士。起侍讀。不至卒。文、論忠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必以誠。恭

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至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萬乘前。無屈也。學術本六經。口不道申韓佛老之說。而自言二十年來。胸中了不起思慮。閒居不甚觀書。無賓客。終日危坐。目未嘗却顧。抵夜深方寐。了無倦意。篤於行義。兄鑑客歿隴城。無子。聞有遺腹子。徒步往東西川。

行求二年。乃得之。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少從鄉先生龐直溫學。直溫子昉。貧病卒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熙寧元豐間。士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君實者。溫國公光也。其道德風流。皆足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皆足榮辱天下。二公亦相得懽甚。自以爲莫逆。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呂誨。字獻可。洛陽人。正惠公端子也。幼孤。力學沈潛。不妄交。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上章多訐誚。誨言。本臺官言事。許風聞者。欲廣采納。補闕政。非苟欲暴揚人曖昧。爲刻薄也。乞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論罷之。論樞使庠。結援徇私。詔罷庠。用陳升之。又論罷之。仁宗遑豫有瘳。䟽蚤建皇嗣。英宗遑豫。請皇太后日命。

大臣一人與淮陽王進湯藥、兩宮隙、陳大義深切、帝疾愈、上書太后請歸政、后撤簾言太后輔佐先帝、歷年又閱天下之政甚孰、諸大事乞關白咨訪、然後行、而論內侍任守忠離間、得遠竄、濮議起、主司馬光議、稱皇伯極訾歐陽脩、出知蘄州、熙寧初、權御史中丞、時王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頌以爲得人、誨獨策其禍、天下疏論之、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道遇之、並馬行、光密問今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行受其禍、光曰、彼未有顯迹、言已遽、盍置諸誨曰、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國被其殃、此心腹之疾、顧可緩耶、光默然、而誨疏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合王衍、盧杞爲一人、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將亂繇是生矣、誨斥外、而安石恣睢果敢、力行於年歲之間、新法果爲天下病、光繇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及誨病、上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論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祗憚蹠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

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臥病亟，手書託光以墓誌。光亟入省之，目瞑矣，呼口，更有以見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言訖卒。誨論安石語過適，而蚤見之。最先，其後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知諫院楊繪皆以論安石被黜，皆本誨倡之。述勁直，琦博學強覽，立志峻潔，顗既貶，家貧母老，丐貸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繪明果，爲開封府推官，事迎刃解，獄無繫囚。其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引疾求去者，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四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罷知亳州。時高郵孫覺莘老、建昌李常公擇皆早與安石善，並引爲正言，將援以爲助。覺條奏青苗之害，言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乃引王莽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釋之。然如所言，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也。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今以農民之絕，將補助耕歛，顧比末作而征之息，可乎？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爲王政行之也。常亦言均輸青苗歛散取息，以爲本周官。與王莽猥折周官片言，流毒天下，何異以沮格覺出知廣德軍，常判滑州。時南豐朱京

以太學錄召見擢監察御史抗疏言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雖得此百數何益京風神峻並見自爲真御史歷國子司業卒新喻孔文仲以應制舉對策詆新法罷歸故官爲國子直講又以不習王氏經義辭判保德元祐初累中舍卒蘇軾哭之哀曰求勁直如經父者今亡矣夫黨禍作追貶梅州別駕張方平字安道宋州人第進士舉茂材異等中賢良方正科以著作佐郎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激中國冀得絕以激使其衆方平在睦上書言朝廷自景德來天下忽忘意外之備三十年矣驟用之必喪衄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外之意令未有以發我得以其間選將厲士望城壁爲不可勝之計遷直集賢院知諫院西師覆主帥皆得譴而安撫竦不預劾罷之久之師不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豈顧與犬豕豺狼較勝負哉願因郊赦引咎開自新之路帝喜曰吾心也而元昊輸平遷三司使爭罷榷河北鹽語其貨賄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禁衛變帝以張貴妃有扈蹕功參政壞唱言當議所以尊異之者方平詰相執中動之曰漢武好以身當猛獸不聞有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

嫡也。果行之，天下之嘖言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自
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策，多不
得其要領。方平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
其本末贏虛，所以然之故，及方今所爲救治施行之務
以上。帝大悅，嚮用，坐事知滁州。遷益州。時蜀人扇言南
詔將入寇，攝守者亟調兵築城，民驚擾。天子至發陝西
步騎往屯戍，而許方平便宜行。方平日：「妄也。道遇戍卒
皆罷遣，得郾部川譯人，造言者。」境上蜀以安。召復三
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王達之衢，非若雍洛有
山川阨塞得爲固也。倚重者兵，兵恃食而食倚轉漕，則
汴其至也。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前歲調民浚汴，
改水行地中，其後淺計者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
今其高可仰，是利尺寸而器丘山也。畫十四策以上，相
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此，請施行從之。」以工尚書帥
泰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糾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
不至。中丞光糾其輕舉，魯公亮曰：「兵未出塞，何名輕舉，
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儻罪之。邊臣益玩愒，選嚆誤邊矣。
神宗初參大政，論新法，出知陳州，以宣徽使判應天。改
青州西事起，召見延和殿，問祖宗禦戎之策。方平爲天
子具言太祖太宗真宗時事。帝曰：「寶元康定間事，卿聞

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因爲帝具言其本末。帝太息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詔還院。故事：歲賜契丹金縉，召兩府觀方平以宣徽使與安石，因以天子脩貢爲辱，激之主用兵。方平進曰：今兩府咸在，陛下第問宋興與契丹凡幾戰，戰幾勝。兩府大臣八人莫知也。帝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自開國來，與契丹大小凡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一勝耳。陛下以此驗之，和與戰孰利。帝爲默然。又論弛銅禁之害，爲安石所忌，惡補外，判憲天諫，征安南諫齋祠廟，見帝紀。戎狄志中以太子太師致仕，猶反覆以用兵起獄爲言。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禮重之，亦罷其二子軾、轍，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理。坊軾終身敬事之，洵謂國大事，公可屬。軾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旣沒，轍爲請謚云。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幼卓犖，有奇畫。元昊反，時以布衣上方畧，擢試將作監，舉進士，調潁州推官。晏殊知永興軍，奏勾管機宜文字，敬禮之。改大理丞，知鞏縣。知畱守西京，復奏爲司錄。殊下惡，幕府無敢爭事者。洞以爲不負其

知也。召試學士院，充和閣較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中歲度僧，諸路率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其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者，不在是。今不裁，後益弊，廢后郭氏沒復位號，請祔廟，或持無二嫡議格之。洞駁言：后嘗母天下，陛下旣昭雪之，復位號矣。旣復其位，猶不許其禮，何居？廢后立后，何嫌？貳嫡，知棣州六塔河決溢，水退，強者多冒耕，洞請官爲一置，給新集者蠲其租。河北東路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也。洞奏：滄景令皆平曠，易入，守多缺，而契丹以販鹽歲再至，得往來其間，願度形勢，置帥爲控扼。時諫官不數年，一膺仕長驕，洞請久其任而緩其遷，則端良者不亟易，浮躁者絕意。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在疚，屬疾不御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嗣大統，豈宜久自屈，比冲幼之主乎？當躬櫬萬幾，簡羣材，稱先帝付託之意，厭元元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親政。宗室宗說者，怙近屬，有禽獸行，洞卽訊有端，上言：宗說罪在不宥，陛下以爲辱國，難暴揚，請獨以其坑殺不辜置諸法。因言：唐宗室所爲多賢者，蓋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多寡無限，度至減禮義，極嗜慾，貸之則亂法，刑之

則傷恩宜因品秩立制節以約之於禮更選老成之士
敦教之出爲江西淮南轉運使政主便民滕元發初
名甫後以字行更字達道婺州東陽人舉進士充集賢
較理未嘗就私第見執政不遷者十年神宗初信用至
御史中丞時中書密院議邊事乖迂元發言戰守大事
今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
守必畫一議乃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
院帝曰鼓院主傳達而已庸何傷元發曰人有訴宰相
者使其子傳達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孰敢復誹
事者帝悟罷之種諤隙邊元發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
信復開邊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安撫
時變甚官吏皆幄寢民茆舍以元發卧頽屋下去
曰民恃吾以生屋倒壓民死田以身同之民始歸息
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孫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
盜賊河朔遂安還於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
帝知其誠盡事鉅細輒問或中夜降手詔諮詢元發隨
事解答不自嫌執政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元發有言而
帝信也相與造事端謗之出知鄆州移徙青州前
弼守青州時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後弛不補元
完之青州兵遂爲諸路最坐累徙池州改安州知

鄭獬立朝忠沮新法獲譴歸藁殯十餘年不克葬元發舉其喪葬焉著作佐郎宋炎居卷毀元發助其葬又置田祠之少事安定先生從受學安定歿元發常割俸周其子爲湖州祭其墓哭勸東南之士歸心焉已復徙鄆鄆劇賊數行剽吏民莫知也元發悉知其所舍遣掩捕皆獲郡民爭公田而訟二十年不決元發曰今鄆學無田土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遂請以爲學田學者作新田詩美之賑淮南京東饑見土田志弁太原以入將更休備邊見邊防志中元發篤行義臨大事毅然至私家事小心畏慎惟恐有過方以累謫時爲飛語所中危甚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帝知吾忠吾何憂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冀復用帝崩元發號慟頓絕父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請老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敏敏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緯爲涇原都監坐累師中年十五詰宰相抗辨以知名舉進士知洛川縣時縱繫囚令農隙自詣民負官茶繫治者衆爲期而還之賓櫺縣門自一錢以上得封投匱中籍之去比歲滿盡償官移諸郡粟於邊已罷不用冬大雪輸輓者求售不得師中出庫錢糴之數日得粟數萬斛輸者譴呼去

而州廩庾以充以薦對轉太子中允提點廣西刑獄當
管故有軍馬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邕險無所事
騎奏罷之時朝議開邊知邕州蕭注請以所管蠻峒酋
討交趾云無需朝廷兵蠻徭追亡者賊殺吏注又張皇
爲駭奏上之帝爲盱食師中劾注生事招斂失衆心注
秦州安置師中攝帥事休兵拊民招撫谿洞邊遂靖民
意象祠祀之洮河議起徙師中秦州賜漢班超傳以諭
意師中持重總大體前此屯重兵境上寇至則戰而內
虛師中簡善守者出防塞而使善戰者居中下令曰卽
寇至防塞卒但堅壁無戰須其去出戰士躡擊之約束
堅熟常因以取勝王韶議築渭涇上下城下師中議師
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
及洮河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諸蕃族
諸蕃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發兵築修之可斷絕夏人
鈔畧之患而部人歸心昔唐攻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
縣後皆失陷以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
畧貪土地自困也願終以爲戒韶又請置市易募人
邊地師中又細其計王安石方主韶議怒削職罷帥知
舒州復待制知瀛州師中上書自訟呂惠卿劾其罔上
貶和州團練副使卒師中負志氣每進見多陳天下之

際治亂之大畧高自稱許而當官明恕後威罰務恩信所至去之曰民遠道泣擁之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屢黜不少衰始包拯參大政人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其人眼多白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斯人也其先識如此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舉進士官江陵司理參軍部使者唐介知其賢欲薦之侁盛推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薦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侁早識其不適用及得政侁以利路轉運判上書論新法以爲逆治體而召民怨可憂患者一可太息者二他不可繫而舉也疏留中然天子甚愛其文數云侁文學可用安石意不慮問陛下何自知帝曰有章奏安石乃不敢言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部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獨半此可矣瑜不從各疏請常是侁議時諸役書皆未就諭司農頌侁議爲著式擢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不散青苗錢詔使詰之對曰法願取則與不願勿強今民自不願疆之非法意故不敢也使者不能詰竟不散青苗錢居部九年治去太甚懲貪陟廉一主於保民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至待之不私而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

傷民以爲三難所立法後以爲成式不敢變久之頗有
易者則父老流涕相語以爲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
從子師中嘗代任故稱老別之移京東西路河決澶淵
議者欲導河注梁山兩澤
僉太息曰京東滙澤惟兩澤
夏秋雨淫恒溢數爲敗若縱大河注其中民其魚夫
議河書上之帝嘉納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所斥逐使
者承風旨莫敢薦
僉曰吾有舉刺之權而所列非正人
耻也所薦劉摯李常蘇軾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
之士蘇軾自湖州逮赴獄親朋皆絕
僉獨往省或危之
請盡焚棄平日所與往來書
僉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
也坐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元祐初司馬光以東國困
陪歛久也念欲大蘇之復以
僉使京東士民聞其再蒞
鼓舞相慶如見慈父母尋召爲太常少卿神宗廟配享
下廷議
僉主富文忠弼衆允之拜左諫議大夫
僉言國
朝以制舉策士號最得人近宰相諱惡人訾新政因廢
其科今搜羅賢俊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請罷大理
獄請許兩省諫官相往來請減特奏嚴出官之法請京
東監得通商請復三路義勇寬保甲事多施行在職三
凡以疾請除集賢殿撰知陳州滿歲進待制卒
僉刻意
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所推孫復與論春秋以

爲治公羊學者莫能及也詩平澹尤深於楚聲方青苗
令下時知陳留縣姜潛如敕榜其令縣門三日已榜之
郊又榜之遼郊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
也司農使惡其沮格使其屬按驗以潛如令不得劾會
條例司劾祥符令住散青苗錢卽移疾去縣人詣府留
不得卒於家沈括字存中杭州錢塘人以父任爲沭
陽主簿縣依沭水職方氏所謂浸曰沂沭者也故漫爲
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八渠九堰以播節得上田七
千頃爲館閣較勘故事三歲郊有司按籍行而吏匿其
副爲糜費墮下張慢幄屬之城數里諸游幸登賞之觀
畢從非齊禰所宜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上之詔
按式行省費以萬計兼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法象圖器漫不知其當括始置儀景表置五壺浮漏分
五枝爲五科募天下上天官書招衛朴造新曆擢士人
爲占史後皆遵用遷太常丞時議車戰籍民車又市易
司患蜀鹽不禁欲杜塞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交
論其不可帝不聽召括問曰虜常以馬取勝非車何足
以當之括曰車戰善蓋依古而然然古兵車甚輕五御
折旋以疾速而利今民間輜車重勢不能馳驟世謂之
太平車豈足用哉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問

蜀鹽對曰一切杜私井運解鹽使權出於官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多猝未易絕也勢須列喉申警以杜之是益怨也又他日得不足償費明日二事俱寢權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河北西路置銀冶官採發括言昔人言地近寶則國貧非近寶而貧也近寶則人爭趨人爭趨則囊橐姦宄未易簡頃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十萬以非北方所有故重之異時銀城縣銀坊皆沒於虜使彼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臣恐其輕盟誓易爲變也事得寢遼蕭禧來理河東黃鬼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乃反樞密不能難帝遣括報聘括詣樞院索故牘閱之得頃歲所議歸地書指古長城爲境所爭僅三十里亟疏聞帝大喜以爲大臣殊不究本末易忽也賜括千金命以圖示禧禧大屈使契丹契丹無以難乃舍黃鬼請天池括還在道圖其山川險夷迂直風俗純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以獻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論免役以爲士大夫與邑居人習復除者無足恤獨細戶本無力役亦使出錢爲可念蔡確論其首鼠陰壞法出知宣州改延州延邊西夏括悉以別賜錢置酒召良家子習之射軼羣者自酌起勞之補義從邊人驩激爭習射而延喜射冠諸邊加龍圖閣直學士禁兵戍邊者

歲再資而鎮兵不沾賞。括以爲宿衛兵，雖重而歲無不戰者。鎮兵今不均，且召亂，乃矯制賜緡錢數萬，驛以聞。詔獎諭，种諤伐夏，次五原，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所部奔入塞。括餞河東，帥適出郊，見潰卒驟至，恐急且爲亂。好問之曰：「副總管遣若歸取裝齎乎？」曰：「然。」曰：「主者何人？」今安在？」曰：「劉殿直少選至矣。」諭令各歸屯。旣潰，師畢至，括恐緩則事生，卽按兵召歸仁質責之曰：「若歸取裝齎，何不持軍符來？」斬以徇，而釋其衆，不問。帝得諤潰兵報，遣中使來詰其以聞，帝大善之。會种諤拔銀夏宥三州不能守，括欲盡誠橫山以下，瞰平夏而給事中徐禧城永樂，詔括移府並塞以濟師，禧敗沒，坐不能援，謫均州團練副元祐初，徙秀州。後以光祿少卿分司潤州，括博物治聞，諸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咸通，政事極開敏，竟齟齬以終。從兄邁遼，邁舉進士，歷知制誥，知杭越開封，疎俊優吏治。至翰林學士，遼有物外之想，故知相安石。安石贈之詩，擬之陶謝，及當國，竟以忤意罷流永州。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少受經於相安石，應舉入京師。安石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者不能如法意爲擾耳。」問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顧祁說營營無足聽耳。佃

曰云然是乃所以拒之也。安石子雱以宰相子官經筵撰三經義好進者爭奔走之。佃待之無加禮。舉進士爲國子直講。對稱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多所議正。神宗歎以爲自王鄭來言禮未有如佃者。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元祐更政士多譴變所從。佃以吏侍郎預修神宗實錄。是安石時護之。史官黃庭堅曰。如君言是佞史也。佃應聲曰。盡用君意。豈欲爲謗書乎。改龍圖閣待制。知穎州。紹聖初治實錄罪落職。知秦州。元符初復尚書右丞。與曾布共政。持論多持平。每欲參用元祐人才。論者曰。爲黨。罷知亳州。卒。佃博學著三禮易象春秋後傳及埤雅行於世。陳薦字彥升邢州人。從魏公琦定州。琦語人曰。夫夫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苟處者也。及輔政薦爲秘閣較理使河北河決棗疆水官議於恩冀深瀛間築堤三百六十里役夫八萬期一月畢工。薦曰。河木能爲數州害而數州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判太常議學較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祭孝廉如漢制皆深計長利云。○宇文之邵漢州綿竹人。自巳守道未四十棄官退居二十年而終。司馬光曰。志不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於之邵見之。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

有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歎然。俞汝尚湖州烏程人少讀書崑山氣色溫溫持身以禮言論無所苟不可意未嘗言言之未嘗妄也澹於勢利簽書劔南判官趙抃守蜀治簡嚴坐便齋吏莫敢至惟汝尚排闥徑造相對清談者竟日王安石當國引爲御史力辭去家苦貧又從抃青州已致仕年七十餘當徂暑以寢室不可居舍其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稱古稀吾與若過之可行矣妻應曰諾我請先後三日妻率汝尚庀其器作銘召諸子謂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

論曰宋自天聖明道來士往往犯顏敢諫爲難能也至唐子方呂獻可又伉直自性生然以蜀錦嶼潞公以導諛詆歐陽公甚矣故熙寧初詆新法甚力而天子絀焉夫兵可戢也亦何可畏也張安道守和戎爲是褊矣而明俊善持論司馬公痛詆其爲人蘇父子揚之或曰私

然其人亦何可少也。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
宋賢公卿至裕陵時。文質彬彬稱盛矣。用施于數世。逮
與游者。守官祇身入謨出牧。猶幾有前人風規。鮮于子
駿。滕李沈陸之倫見之矣。

韓維。雍丘人。參政億子也。字持國。薦禮部。以父方執政。
辭不就。廷試。以蔭守將作監主簿。迨父沒。不調。時仁宗
患士習躁競。謂侍臣當獎恬退者。以風。相彥博言。維好
古力學。安靜退。召試學士院。不就。用歐陽修薦。以史館
修撰。知太常禮院。相執中卒。上謚議。言執中不能秉道
率禮。正身齊家。過多有。而張貴妃追冊位號。導上於非。

禮。乃猥以深居謝客。曰。我無私。我不黨也。陋已。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詰謚曰榮靈。其家訴請。易改恭襄。維堅守前議。以秘閣較理判涇州。神宗在潁。邸召爲記室參軍。王語次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一日。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殿下安所用舞靴。王亟去之。王議婚。維疏言。王孝友聰明。動循法軌。嚮經學。以日就於德。今授室。宜先選勲望家淑媛。考古納采問名儀。以禮成。不宜苟取華色。皆格心遠慮。除起居注。邇英侍講。時英宗初免喪。恭默不言。維疏言。邇英閣侍從。皆論思獻納之儒。陳於前。

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法史也。正陛下留永漏。極咨訪之時。願發王音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統。進知制誥。通進銀臺司。及神宗起。賴邸卽位。維以舊學。知上意於微。以勸講傳古義。言天下事不可以有爲爲也。君設施有先後。又不可以猝爲。讀三朝寶訓。言真宗自澶淵之役。旣却狄。十九年口不言兵。言陛下仁孝自天性。見昆蟲。螻蟻輒引避。而敕左右勿踐履。此仁術也。願推此心及四海。帝每嘉納。維初與王安石善。薦之。安石執政。維議國事多異同。請外知襄州。久之。復翰林學士承旨。京師旱。請求直言。開壅蔽。後數日上疏曰。近畿縣督責青苗。

錢甚急。輒撻取盈。民至有伐桑爲薪。易錢輸官者。旱災
方劇。宜寬貸。今朝廷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服。皆
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蠲除租稅。寬減逋負。救愁苦之
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奮英斷。行之。過而養民。猶
愈於過而殺人也。時兄絳以附安石得政。遂避位。神宗
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遣中使迎勞。手詔
問欲言。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
則思通。誠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
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憊息。法禁非人情所
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類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

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進門下侍郎。時詳定役法。維不專主差。時欲廢新經義。維以爲當令與先儒之說並行。踰年罷分司南京。以資政殿學士知鄧州。紹聖中。坐黨籍。安置均州。元符初復官。卒。年八十二。維天性澤淳。於程伯淳正叔厚善。相切磋。又服義虛已以聽。故有造如此。
劉摯。字莘老。

永靜東光人。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苦賦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摯援旁郡邑例請輕之。得弛責。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旣拜命。歸語家人曰。趣治裝。此非久安居地矣。未陞對。上言亳州興大獄。意傾

前相弼宜寬。中人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宜散遣趙子幾。增畿縣役錢數千萬。民日數千人。遮宰相訴。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督兩浙賦嚴急。以羨餘希賞。宜顯責。及入見。帝迎勞。問卿故嘗從安石學乎。安石數數稱卿器識也。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實不識安石。退疏言。今天下之論有二。安常習故者。樂於無事。變古更法者。敢於有爲。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爲之。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其變。喜有爲者。以爲法利道窮。不大更化。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

是也。至鑿者爲之。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會新法行。東明民擊登聞鼓。訴助役之弊。提刑趙子幾以知縣賈蕃不阻遏。據他故下之獄。摯曰。是欲鉗天下之口也。且陳率錢助役有五難十害。安石怒。使曾布取所論條駁之。且劾其欺誕懷向背。下問狀。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厭於權力。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耶。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末具言臣嘗謂欲言政府事者。譬治暴水。可循理漸道。而不可以隄防激鬪之發其怒也。誠激發。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就職以來。切

慕古之君子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
愚忠少悟天聰。亦不敢悻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
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言官爲也。是以兩月之間。纔
十餘疏。其言及役法者三疏耳。不悟大臣憑怒至於此。
今累朝舊臣。鐫棄殆盡。國家百年成法。存者無幾。天下
所謂賢士大夫。引去者幾何人矣。陛下獨不一怪之乎。
夫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
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外。勢甚順易。然曠日彌年。終
未有定者。則不順民心故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
以聞。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其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

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
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
明日復力疏。具帝紀。謫監衡州鹽倉。元豐初。稍遷右司
郎中。罷歸。哲宗嗣位。復侍御史。首疏勸學。請選孝悌惇
茂耆宿之賢。充勸講。時燕坐賜對。廣睿智。時蔡確章惇
在政地。與數爭事。摯以久旱。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
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論排狼流
播四方。可謂不肅。政令二三。更改無常。可謂舒緩。願進
良抑姦。一政令。以答天戒。遷中丞。率臺諫。論相確十罪。
惇凶悍輕脫。罷之。論宦者李憲貪功生事。興靈之役。違

師期失蘭州。患貽於今日。王中正逗遛違詔。喪師徒。宋用董功役。誅剥小民。侵陵官司。石得一飛書。徂伺徃狂。朝士都人。相顧以目。前相安石惠卿諸人。性行不同。愛憎致異。而中書侍郎璟能探情變節。左右順附。各得其歡心。此妾婦之尤者。宜屏遠。各貶竄。有差。執憲數月。百僚敬憚。比之呂晦包拯。熙寧新學制爲煩密。摯䟽曰。學較爲育才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也。雖群居衆聚。率而齊之。不可無法。而禮義存焉。夫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以應之。若以小人大彘遇之。彼將以小人大彘自爲而已矣。

願罷諸束約之煩密者。嘗於帝前論人才曰。人才難性。忠實而才識兼長者上也。才不足而忠實有守者次之。有才難保。借以集事者又次之。懷邪觀望。隨時改變。邪人也。終不可用矣。進尚書右僕射。摯明達。觸幾輒發。不爲威怵利誘。自初輔政。以至於爲相。孤立一意。不受請謁。子弟親戚入官。一格之選法。以朋讒竒中而罷。黨禍作。謫新州。卒。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

范純仁

字堯夫

文

正公仲淹中子也。少力學。然燈帳中。學徹旦。帳頂如墨。文正公在睢陽。遣載麥詣姑蘇。舟過丹陽。見石延年。問之曰。幾日矣。延年曰。兩月矣。何久也。延年曰。三畧在淺。

土欲葬之而北無可與計者。純仁卽以舟所載麥五百斛舁之。還謁侍。公問頗見東吳故舊乎。對曰未也。獨石曼卿以三喪未舉。留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業父子同心如此。任爲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以遠親不赴。文正薨。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土不蠶織。勸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縣有牧地。衛士以牧馬蹂民稼。純仁捕其人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士。令安得杖。訴諸朝。詔卽訊。純仁曰。國設令牧民。令出稅養兵。使卒暴民田。而令不得問。卽稅安從出。帝直之。聽牧地隸縣。爲著令。歷

京西陝西轉運使神宗卽位。還入對。問所部城郭。曰。粗完。問甲兵。曰。粗修。問糧儲。曰。粗備。問邊備。卿職司言。粗何也。對曰。適如是而足。願陛下無留意邊功。使邊臣觀望。爲他日意外患。帝爲動容。遷同知諫院。命條古今治亂可監戒者。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甚眷注。以忤相安石。知河中。見帝紀。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以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環慶。著威名。今在卿矣。精備邊。純對曰。陛下使臣繕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拓土開壤。願別謀帥。環州種古。

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訊之。非盜也。詳前釋

逮古避罪。譴訟。詔御史逮治。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
泗。不得行。至有自沈河者。事白。种古以誣謫。純仁亦坐
黜。知信陽軍。又連陷詔獄。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
尚以前忤安石故也。元祐初。召爲右諫議大夫。改天章
閣待制。遷同知樞密院。尋得相。以寬大廣帝德。時盡改
熙豐法。逐其人。純仁爭謂去泰甚者可也。章惇得罪。純
仁言惇父老。請置往咎恤其私。純仁前以鄧綰誣劾坐
黜。綰左降。言不宜錄人過太深。確以車蓋亭詩貶新州。
純仁言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之過罪大臣。諫官擊純
仁黨確。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已召復相。與呂大防蘇

轍郤帝親政。轍得罪。爲力救出。知穎昌。坐落職。知隨州。以論救太防。安置永州。諸具帝紀中。時純仁以老疾失明矣。怡然就道。或請以元祐中爭役法議上。明非黨。當得免。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致位宰相。同朝論事。不同則可。今因以自免。則不可。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子姓多憤冤不平。戒之當平心。舟江行風幾覆而免。謂諸子曰。此豈童子厚所爲哉。徽宗在藩聞其賢。卽位日。遣使賜茶藥。除觀文殿大學士。召還朝。疾革。口占遺表。辨宣仁誣謗。及疆場多事。帑藏空耗。語切至。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不以聲色加人。

至義所在。則挺然不回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又曰。忠恕二字。吾一生用不盡。何敢湏臾離也。又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擲。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傅侍郎堯俞。濟州濟源人。幼有異質。甫十歲能文。登第猶未冠。石介過之。未嘗不見其靜處危坐也。問之曰。性不喜囂。仁宗時爲御史。請建宗屬賢者爲天下繫。英宗爲皇子。又言陛下旣以宗社計。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日侍。

通慈孝之情。時國用乏。言事者尚機利。堯俞言。獨宜躬
儉約。爲天下先。重農通商。爲富實本。專一切。則天下殆
矣。英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兩宮隙。言於太后曰。天下莫
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人之天下。况皇帝明睿。
通古今。豈顧間哉。獨讒人交鬪者。逐則慈孝隆矣。及太
后歸政。爲帝言。皇太后左右給使人。宜錄勤勞加恩。時
帝初政。謙讓任大臣。堯俞曰。大臣言是。從行之善。苟審
其非。違不行可也。無爲失人主操柄。問群臣忠邪。對曰。
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惟陛下納諫。
則邪臣自遠。帝意怒大臣令糾劾。堯俞曰。誠有罪。陛

下斥放之可矣。安事臣言。帝曰。朕欲以公議付臺諫耳。
對曰。若一之於公議。則其人忠正。臣不知其罪。儻臣嚮
上意言事。是則罪之大者。以濮議出知和州。神宗時。王
安石變法。堯俞知廬州。蒲抵京師。安石素善之。迎謂曰。
舉朝紛紛。待公而定。已議以待制諫院處君矣。堯俞爲
具言新法之不便者。安石不說出爲河北轉運。再歲六
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所容。請祠。坐徐妖人扇亂。不卽
捕。削官。稍起監黎陽倉草場。守爲調。他吏主出納。堯俞
不可。曰。居其官。敢曠其職乎。凡十年不遷。哲宗立。自知
明州。召入擢御史中丞。補闕。輔德。舉直錯枉。不抉人陰。

私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繇大公。未嘗容心。所薦引多吉士。蔡確坐毀謗。貶新州。連坐者衆。堯俞曰。確悖妄。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微干太和。且罪獨止確。旁及者衆。則人將自危。未幾卒。太后謂侍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嗟惜者久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獻肅。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而人不忍欺。論事上前。無回隱事。已不復言。或問之曰。前日之言。當職也。當職而言。豈其得已。非職職司。而咕咕與毀謗。何。兵司馬光嘗歎清直勇三德。欽之兼之也。邵堯夫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蘇頌

字子容

泉州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知江寧縣。稅賦籍多積弊。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知之。每訊事。往往互問民鄰里丁產籍記之。及定籍。或自占不悉。頌曰。汝不有某丁某產乎。何不言。民大駭。以爲頌具得實也。悉占不敢隱。刻風蠹成賦而賦均。民忿爭致頌者。諭以鄰里鄉黨宜睦親。若以小忿故失歡。後緩急何賴。民感悟。多謝去不訟。頌寬平處事。精審。遇人以禮意。尤盡誠心。所至孚洽。爲應天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經閱覽不復省。杜衍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也。以富韓表其廉退。知潁州。判趙至忠者。本降人所

至與守競。見頌感泣曰。我夷人。平生心服。惟公與韓魏公而已。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中牟長垣實京畿門戶。而舊不屯兵。請置營屯備。非常不聽。而長垣盜作。神宗時。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法盜賊多寡。責巡簡尉。頌上言。巡簡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令能使人不爲盜。而多盜。民罹剽奪。顧獨當晏然而已乎。請以盜賊多寡爲長吏殿最。爲著令。時論忿國勢積弱。銳意立法。度爲富強。入侍讀。言人主不可一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懸示於人。故好征戰。則孫吳之徒用。而民殘。

於干戈好刑名則張杜之徒進而民苦於組織好聚歛則桑孔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惟持盈守成應之以無爲則天下治。使契丹還。帝問其山川土俗及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民。上下相安。願勿以爲圖。昔漢武謂高皇帝遺平城之憂。勤征討而匈奴不服。至宣元之代。稽首稱藩。唐憲宗慨然有復河湟之意。不得逞。至宣宗三關七州乃自歸。繇此言之。外國之叛服於中國盛衰無繫也。頌知帝欲強兵威二虜。意以諷。帝曰善。時呂惠卿得政。謂人口子容鄉里前輩一詰我執政可得也。笑不應。元豐初。權知開封。

府坐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後又坐寬重獄罷官。後累
吏侍元祐中得相。務奉行故事。使百官遵職守法。杜僥
倖。戒疆場毋生事。邀功時。帝幼冲。頌見諸大臣紛紜憂
之。太息曰。君長當必有任其咎者。每大臣奏事。但取決
宣仁。帝有言。至無應者。惟頌奏宣仁訖。必再稟。帝宣諭
必肅對。後元祐舊臣皆得罪。有詆頌者。帝獨曰。頌事君
盡禮。無輕議。卒。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內行甚修。在館職。奉祖

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昏嫁以時。妻子衣食
常不給。而處之晏然。嘗泝桐廬。水暴迅。舟欲覆。母在舟。
頌哀號。顙天。舟忽正。甫及岸。而覆。器局閎遠。以禮法自

將雖貴奉養如寒士。汎覽強記。尤明習典故。嘗議學較
當以德行為升俊之路。欲去彌封。謄錄使有司參考其
素履登退之。庶古鄉舉里選之意。知開封以京師。沽穰
多豪戚。曰當以柱後惠文治之。至亳穎。卧治也。亳有婦
法當杖而病。每旬簡閱。稱未愈。或請諭醫生嚴簡。母爲
所欺。給頌曰。萬事付公議。吾何容心。示以意。人有觀望
之者矣。無何婦死。言者大歎服。嘗讀韓非書。言肖土木
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耳鼻大則可小口目小則可
大苟耳鼻小而口目大人非之。豈可復改哉。嘗太息以
爲名言。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年十八舉明經
歷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器卽棄官歸養熙寧

中從韓魏公辟佐北京幕韓絳代帥輒謝去知安喜呂
申公公著守定州歎以爲古良吏也哲宗初以右丞摯
薦爲監察御史論相確貪天功自伐惇譏賊狼戾罷之
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命執政不當嚴叟繳錄黃以
諫不聽嚴叟曰臣爲諫官旣當言永乏給事又當駁非
好爲高論忤大臣也爭甚力命得寢遷侍御史時兩省
闕正言久嚴叟言國朝倣近制置諫官纔六員已少復
虛不除非所以廣聰納省違覆也願亟進正人補其闕
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尋召爲通英侍講爲帝言聖賢之
學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專與勤在屏絕他好愈
久不倦讀實訓至節費嚴叟曰節費非偶節一事而濟
當事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自饒權知開封慈聖太后
族逮獄嚴叟言法訟所部者不逮長今逮之長告許之
風且慈聖仙逝未遠一旦因廝役之過逮論其戚屬非
所以廣孝也獄得寢拜簽書樞密院事入謝言聖心當
深辨邪正正人進則朝廷安邪人進則不安聞有爲君
子小人參用之說者必誤國也上清儲祥宮成太皇謂
輔臣此先帝意也出閣中物營造不煩民嚴叟進曰幸
甚真盛德事然願終以土木爲戒帝選后太皇以得賢
內助爲喜嚴叟曰內助雖后其正家之本在陛下正家

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初相摯爲御史鄭雍所擊連疏救
見謂爲黨罷知鄭州徙河陽卒黨禍作追貶雷州別駕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年十二辭親行千里從師
學五年始歸第進士歷官修纂爲歐陽修呂公著起繁
所知元豐初累右正言自熙寧來羣臣被斥者多擯不
錄每有詔獄峻深官制行存黃帝意言諸臣情實納
忠非大過宜隨材召擢赦令出上恩而比歲法官治獄
者乞不以赦原宜寬貲官司禁造謁防請託而弔死問
疾一切杜絕非法意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有詔京
師並河居人鑿汴隄自廣及民廬舍侵官道者咸撤存
曰此規壞所惡者產言之也爲弛役都人驩呼相慶元
祐初累尚書左丞存故與王安石厚善熙寧初不少貶
求進又請召用言者爲正人地及是罷新法爭保甲不
當廢爭詩賦科不當復奏相確不當以言語深罪其以
理自制不爲時輕重如此言者議其黨確以端明殿學
士知蔡州入爲吏尚書與任事者戾復乞外紹聖初乃
老存平居恂恂不詭激比當官守確然不可奪司馬光
歎以爲並馳萬馬中能駐足云當是時右丞須城梁燾
奏蠲青苗助役逋負好汲引賢士命蔡京帥蜀燾言元
豐時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慢不可用夏翰平請

侵疆朝議將許之、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乾順幼、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此用間之時、不可許也、後憂人自相攜、如燾言、相悖於燾、爲布衣交、私覲其助已、燾不少下、知鄭州、黨禍作、以棄涅州爲燾罪、然棄涅州時、燾居憂、實不與議也、終不敢自明、一時紕擊風力至於此、○王覲字明叟、泰州人、第進士、累右正言、元祐初、疏國治亂係大臣、今執政八人、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罪、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旣黜、慮人情不安、宜下詔慰釋、覲言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慰悅其黨也、時復行差役、罷免役、覲言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差於助、可通行者上之、又言熙寧重法、行已久、今適可輕、願擇質厚通練之上、置局編敕、令用中典、宜民從之、洛蜀黨有端、胡宗愈上君子無黨論、傾之、覲力論出知潤州、加秩知蘇州、民歌詠其政、黨禍作、貶鼎州、徽宗卽位、召入爲中丞、崇寧中、安置臨江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終始、再罹譴逐、不少變、紹興初、追復官、

范祖禹

字淳夫

忠文公鎮從孫也

少育於忠文甚恩。而祖禹自以早孤。深悼痛。每歲時慶集。慘怛若無所容也。舉進士。從司馬光學。呂公著以其子妻之。光在洛。從修資治通鑑者十五年。公著當國。以嫌故。繇右正言改著作佐郎兼侍講。哲宗旣祥禫。祖禹具疏。太后言。皇帝聖性未定。覲儉則儉。覲奢則奢。今卽吉。凡可蕩心意。悅耳目者。宜斥遠。以輔養聖性。使日不視靡曼。耳不聽淫哇。則學問益而聖德日新。故事。服除。爲張樂。置晏。祖禹言。服除而有故宴樂。可也。因服除。設之。非君子不得已。除喪之意。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他日天下之治不治。繇之誠好學則。

天下君子欣慕而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一不學則小人皆動心引領。務邪諂以苟富貴。人進學恒在於少時。數年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嘗講讀畢。賜宴。賜御書唐人詩。祖禹謝曰。願陛下篤志學問。勉進道德。而後藝可游。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爲帝學上之又上言。仁宗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名。而大端有五。曰畏天。曰愛民。曰奉宗廟。曰好學。曰納諫。行此五者於天下。爲仁矣。集仁宗時政數百事。爲訓典六卷。以獻。講孟子今樂。猶古樂。曰。孟子切於救民。廣君心。令與民同樂耳。治天下國家。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

乃爲邦之正道。講好色好貨。章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刑家也。孔子言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蓋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卽深闢封禪。爲秦漢侈心。蓋拳拳室人主未萌之欲如此。呂司空薨。拜右諫議大夫。蔡確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來。不竄逐大臣者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震悚。且確去位日久。廷臣多非其黨。今以異議者爲確黨。斥之。臣懼刑罰之失中也。蔡京帥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良士。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吳大水。詔出米百萬斛。錢二十萬緡賑之。諫官請考驗。祖禹曰。國家根本仰東

南卽奏災過實亦當少闊略。廣德施於天下。加驗詰。後無敢復言者。東南赤子無振矣。冬大寒。詔出內藏錢十萬貫。賜貧民。祖禹言嘉祐前諸路皆有廣惠倉。賑孤貧。京西有四福田院。收養矜寡廢疾者。請申明其法。委提舉使臣務賑濟。不專於散錢。仍計存活死捐數爲殿最。詔從之。兼國史修撰爲禮侍郎。上言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監司。郡守縣令。上下相維。輕重相制。皆與天子分土而治之者也。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要於中書。今宜委吏尚書。取嘗爲州郡者。條別功狀。上三省。三省察其足任者。以次表用。至官則令監司。

歲考課較優劣如此則監司州郡得人而縣令可舉也。已京師喧言後宮有就館者召乳媪祖禹以帝方妙齡非近女色時大憂之與劉安世合䟽言自古人君鮮有不以聲色爲大累者至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固天真而養壽源灼灼炳戒可爲寒心金世俗有百金之產猶知自愛其身爲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基業而陛下撫有之庸可不白愛自重爲乎若陛下實未嘗有是則臣之說固爲過防萬一有之則臣之說爲已後矣惟愛身進德專問學以綏福履又請太皇太后爲宗廟社稷計保聖躬帝俛

首不言太皇曰無之傳者誤耳。明日留相大防告之故。令諭旨。二人申疏言。臣侍經左右。於道路有聞。實恐恐私憂。不敢避妄言之誅。凡事言之於未然。誠過及其已然。又患於無及。惟陛下寧受未然之言。爲先事之戒。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慮小人乘間害政。首上疏廣帝意。語具帝紀中。已又言陛下承六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復祖宗之舊。故社稷危而復安。

人心離而復合。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爲刻骨之戒。天下幸甚。又論漢唐危亂皆繇於宦官。元豐末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罪狀著白。今召內臣十人。憲中正子皆在其中。宜斥遠。時紹述之說有端。而章惇且復召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請外知陝州。先是祖禹以上命脩神宗實錄。直書王安石之過。至是安石壻蔡卞論祖禹脩實錄爲詆誣。又撫其諫乳媼事爲訕上。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竄化州卒。

建炎二年。追復官。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以時事。無一長語。理義明白。粲然成文。而山立玉色。氣溫然。飲人以和。見者孚動。蘇軾以爲講官第一。云。

子冲字元長以

德行文學爲名儒。建炎中。以太常卿與朱震爲直講。敷經昔。每規諷。帝每稱善。又與震充資善堂翊善。時以爲極天下之選云。

劉安世

字器之

魏人也。父航仕熙寧。以直道廉

力爲名臣。至太僕卿。安世少堅正。有識第進士。不就選。受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已之要。可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光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初頗易之。

已退而櫟括凡日之所行與所言矛盾者多矣。遂深省力行七年。而後言行表裏一致。調洛州司法叅軍。有司尸以貪聞。轉運使將按之。問安世。安世爲之諱。已悔之曰。是非妄語乎。後讀楊雄書。有避礙則通。於理固爲親故諱也。自此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元豐中。光退居洛。歲時問訊不絕。及位政府。不復通一書。於是光薦爲秘書正字。尋擢右正言。䟽言祖宗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始快已行私。櫟累聖之制。願出臣章示三省。請自今更始。章惇以強市鬼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結。常自謂社稷臣。貪天

功冀復用。攄泄其禍心。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惇別籍異財。絕滅理義。從薄罰。何以懲惡。已又論蔡確大不敬。竄新州。進諫議大夫。時宰有調停之議。引鄧潤甫平怨者。安世言潤甫出入王呂之黨。始終反覆。今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力爭之。不報。請祠。惇修怨。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徙梅州。惇與京卞猶不快。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必殺之。判官疾馳至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神色巖然。對客飲酒。談笑如平日。徐書數紙付僕曰。我死依此行。客密從僕所觀之。皆經紀同貶者家事也。夜半聞鍾聲。僕急起問。則判官去。

至二十里所。一夕嘔血死矣。而安世方鼾睡如雷也。劉
媿好立爲后。惇卞發安世司諫時。及范祖禹諫求乳媼
事。以爲后設。逮赴獄。會徽宗立而免。還知鄆州。京當國
又七謫。羈管峽州。後稍復承議郎。居自便。卒於家。年七
十六。安世端莊靜一。家居未嘗有惰容。危坐久。身未嘗
傾倚。作字不草書。其忠孝正直。皆則象溫國公光。嘗誦
光之言曰。行已盡於誠。誠天道。思誠人道。天人一也。因
舉左右手自顧。嘆曰。只爲有此形。故須思以通之。及其
成功一也。每廷爭。直上。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解。復前
抗辭。音吐如鍾。旁觀者爲蓄縮。慄汗。目之。殿上虎而安。

世繇若也。或有言范公欲以大中消朋黨。使其言用於熙豐後。不至於紛更。用於元祐。無紹聖報復矣。安世曰。不然。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不兩立如冰炭。乃啓幸門。延李鄧以入。後二人排正人如反掌。此調停之效。何謂益乎。溫公爲相知。後日必有反復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不應逆慮。後日爲前却也。方謫嶺表時。度嶺望中原。忽自念。奉父母遺體。投炎荒。當柰何。因憶司馬公語。北人在瘴鄉。惟絕慾不病。遂絕慾。故宣和之末。群賢凋喪殆盡。而安世巋然獨存。梁師成心服其賢。求小吏及事之者。致書先之。安世笑謝曰。吾廢斤三十

年未嘗有一點墨。與時貴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公地
下。他何求哉。還其書不答。或勸以違屏自全者。安世曰。
心一擾如鼎沸。鼎一沸。夫安有清冷地乎。安世自處有
素。緩急自知。死所何避。蘇軾論人才至安世。必曰器之
真鐵。漢云。陳瓘

字瑩中

南劍州沙縣人。元豐中。爲禮部

貢院點簡官。與范淳夫同舍。淳夫言。顏子不遷怒。不貳
過。惟程伯淳能之。瓘問伯淳爲誰。祖禹默然。久之曰。君
於天下。猶然不知有程伯淳耶。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也。因以寡陋自媿。自是每得明道先生文。必冠帶讀之。
紹聖初。判明州。章惇召入。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

與同泛。詢當世之務。瓘請曰。天子待公爲政。公將何先。
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舟
載有偏重。則不行。移左移右。其爲偏一也。公云云。是欲
平舟勢。而移左置右。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勃然厲色曰。
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
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
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
以救弊。惇意雖忤。然見瓘神色自若。頗敬異之。因有兼
收用中之語。飯而別。至都。召爲太學博士。時蔡卞禁太
學士不得爲元祐學術。議毀司馬光資治通鑑。瓘因策

士引神考通鑑序中語爲問。太學錄林目。卞黨也。自細。謂瓘曰。序豈神考手自製耶。曰。然。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有始有卒。何少長之異。自遽以告卞。卞乃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復議毀棄矣。卞議禁史學。瓘謂天下事變無常。惟稽往事。有以知成敗失得。而不迷於政。故書春秋皆史也。王氏屏春秋。廢絕史學。士咀嚼虛無之言。必且以荒唐亂天下。已主試事。瓘念卞逆已。必取史學黜經生。且嫌孽之也。乃悉取諸談經。用王氏學者爲前列。稍後卽取博學稽古之儒以充。以爲不如是。史學將且廢。隨時救時。不必快目前也。元符初。爲

左司諫議論務持平。存大體。未嘗發人曖昧之過。嘗云。天子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聞近見。惑亂其聰明。惟論惇卞邢恕之罪。特力而斥。言蔡京不可用。京因所親致情款。且其言柔之。瓘曰。此國家大故。非得已。攻愈力。聞者猶往往甚其言。迨京禍天下。人始服。以爲國著蔡也。遷權給事中。相布使客告。將卽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論事多不合。而云然是。欲以官餌我也。若受其薦進。而爲異同。公義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必投之。以決去就。旦袖書入。就席出之。布讀之大怒。爭辨者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變。徐起曰。此國事。是非

有公論未可失待士禮。而矍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京用除名竄廉州。久之子正彙在杭告京欲動搖東宮。杭守蔡薳執送京。先飛書報京使爲地下制獄併逮。羈逼使證其妄。羣對獄曰。正彙得於道路謂京將不利社稷。羣在數千里外豈得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不忍。挾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然京姦邪必爲國禍。羣嘗論之諫省。固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直失聲太息曰。上止欲得實耳。如言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誣告流海上。羣安置通州。徙台州。羣嘗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修神

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以信。後居諫垣。首論其事。進日錄辨。及遷合浦。又爲尊堯集闢之。京下患其書行。欲焚廢。以石幟者。凶人也。擢知台州。令赴闕。已乃之官。時外議洶洶。咸以爲幟將不利於瓘。視事之明日。卽遣較詣瓘舍。發篋簡行李。且攝瓘至庭。陳獄具。瓘色不動。大言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幟失措。應曰。有尚書省劄子。請出示。則以尊堯集爲詆誣。取副本繳申毀棄也。瓘曰。然則令取尊堯集耳。何用爾。且君知是集所爲立名乎。以神考爲堯。上爲舜。曰尊堯。安謂詆誣哉。時相學術短淺。心術險昧。欲以一指掩衆目。故倖而爲此。君所

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教乎。憾大慙。無以應。揖使退。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奪。京卞猶以憾爲怯也。而罷之。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情隱。最恨忌。故得禍最酷云。始瓘於朝會時。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此貴後也。然忍而恣。令得志。必擅私。縱欲無君。自肆矣。蓋知微也。瓘自鷄鳴輒起。日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寤卽興。不俛仰枕上。夜則置行燈於床側。寤輒提就案。不煩僕使也。酒量能斗餘。每飲不過五爵。雖歡適。惟舉白引滿。恐長飲廢事。知慮明遠。通易數。國家大故。及中興垂簾事。往往豫言之。宣和末。或問游酢可濟世之人。必曰陳了翁。

紹興中。謚忠肅。張魏公浚言。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人以爲名言。

鄒浩。字志完。漳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正獻。范忠宣。踵爲守。禮遇之。忠宣屬撰樂府辭。不

可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之元祐中爲右正言章惇相用事露章劾其罪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浩言其公爲詆欺劉賢妃立爲皇后浩上言昔郭后與二美人爭寵仁祖廢后并斥二美人示天下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之妃嬪而卜於貴族以別嫌孟氏罷廢初天下孰不疑賢妃爲后者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興歎以爲國家不幸有此天下嚮服今賢妃竟立其無乃非四方之望而上累聖德乎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祥符事爲證耳夫立后以配天子爲天下母誠重誠慎若曰有子可立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乃伏波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何得引爲今日比乎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電甚異今宣制後霖雨飛雹奏告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畏帝曰此祖宗故事奚獨朕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何限陛下不取法而效其小疵臣恐天下後世之議陛下也帝變色持其章踟躕若有思明日章停詆其狂妄削籍竄新州

徽宗初召還復爲右正言入對帝以諫劉后事獎歎之
詢詩草對曰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
時多人妄出一疏草不可得辨矣後蔡京果爲僞疏言
中某曖昧不明之事以中浩連竄昭州瘴疾作楊時往
省勞然餘息猶拳拳以國事爲問時稱其遇事如虛舟
堅挺加精金良玉不可磨磷云紹興初贈寶文閣學士
謚曰忠浩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然自視如不足士有
一善無貴賤遠邇必下之嘗言六經千門萬戶其要在
謹獨一言但於十二時中看一念從何處起卽簡點不
放爲功力云初浩與陽翟田書仙遊王回傳揖游浩始
任職畫往見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
曰上遇羣臣未嘗假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嚮者今天下
事不可勝言欲待信而後發庶有益耳畫然之及劉后
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
見之流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
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殺人哉願毋以此舉自滿
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悚然謝之回揖以歛交游錢
爲浩裝祖送之逮獄除名回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子
追及問家事不答去揖少從陳襄學第進士知龍泉歲
滿詣調御史中丞孫覺語之曰當留官京師揖曰仕宦

所爲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於外臺奚擇。且外官所當得也。去不顧。知福清爲郡守。魯鞏所知。鞏弟布方執政。薦以爲太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造其門也。爲端王侍講。翊善府。卽中人多與官僚狎。揖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之。徽宗卽位。召司封。貪外郎。累中書舍人。布當國。自以於揖有舊恩。冀爲用。終無回撓。帝以舊學故。多延訪。揖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歲餘。蔡京入。揖大憂之。歎曰。禍始此乎。聞者甚之。揖曰。後當信吾言。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以藩卽恩。賻絹三百匹。○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王安石愛其文。欲見之。不往。教授成都。與安惇爲僚。偕謁麻惇。輒毀所素厚善者。逢之。安民退。責其賣友。惇曰。吾心實惡之。曩面交之耳。安民曰。如此。則君所謂匿怨友其人也。惇笑曰。富貴輸我直道。還君安民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歸山林。豈復較是非耶。安民妻孫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爲相。安民絕不與通。調知長州。以恩信爲治。人不忍欺。元祐初。擢大理鴻臚丞。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願國植黨。論學士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王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毀先帝法。必逐

而後已。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早覺悟，而亟除之，異時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陛下知其意乎？特借此以復私怨，非實本心也。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公著詩極設美，近乃乞毀先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請斷棺暴尸。陛下卽此亦可以察其心矣。方安民論惇時，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學行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乎？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論愈力。曾布始以安民撼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後併論布會大饗明堂，劉賢妃從，安民以爲言，忤帝意，謫監滁州稅。故事，謫官例不治事。郡守魯肇與約，爲山林遊。安民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謝不往。人黨籍流落二十年，乃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一人。曰同，方正有父風。○畢仲游字公叔，文簡公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策元豐末，調轉運司幹辦，高遵裕西伐，憂漕陝西粟給軍餽，輓夫三十萬，追期至，需給轉運使計莫知所出，委仲游。仲游令諸縣先條倉庾粟，及當給者名數于籍，飾斛量數千，旣集，洞撤倉牆壁，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剡槩給之，不終朝霍然散而軍行。元祐召試學士院，加集賢較理，開封府推官，廉辨有聲，改秘閣較理，知耀州，歲大

旱仲游先揭榜、喻境內言郡當發振施、與平糴、共若十萬石、民毋恐、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民咸樂生、它境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未薦也、後乃墜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方元祐初、司馬呂柄政、羣賢並進、天下譴然、以爲太平、而熙豐用事之臣、分布中外、日夕伺間、爲搖惑、安民以爲憂、貽公著書、言善觀天下之勢者、如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後且有大憂、衆共駭笑之、非識微知遠之士、莫之能逆覩也、故不憂於可憂、而憂於無足憂、此名至憂夫去、小人不難、勝小人爲難、昔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於節、南之手、成黨錮之患、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武三思得志、卒以淪夷、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畢萃於朝、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今用賢如倚孤柱、援士如轉巨石、而怨忿多積、需時而發、其害必深、愚竊伏以爲憂、公著得書默然、時仲游與司馬公書、亦言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法能必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無慮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參之、然

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廢未罷乎。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論曰。嗚呼。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圖之於微。謹之於豫。制之以其機牙。尚矣。至正反之極。孚惕以號。終揚王廷告邑。先自治也。壯趾卽戎者戒焉。夫道豈一端而已。立已與敵。而欲以衆勝之。其將能乎。

紹聖中。臺諫輸忠讜。敢言者有僊遊陳。次升建陽陳師錫。成都呂陶。元符初。有明州陳禾。瀛州龔夬。睦州江公望。眉山任伯雨。陽翟崔鷗之倫。次升學太學時。學官以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曰。丞相豈秦學耶。美商鞅能

行政而爲李斯解嘲。非秦學而何。坐屏去。元祐間。以御史補外。惇卞意其望用事者。召復御史。欲使爲出力時。方編元祐章疏。次升言。陛下初卽位。首下詔導之言。親政來。又榜敕許自新。勿復言。今考竟。則前之詔令。適罔天下而寘之罪也。惇卞請遣呂升卿爲廣南察訪使。欲其心流人。次升言。陛下無盡殺諸流人之意。而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亦何所不至。乃止。不遣。謫監全州酒稅。元符初。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蔡京之姦。崇寧初。編管循州。神宗時。置律學習律。監察御史師錫言。陛下方興學較。以經術造士。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

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導之於末乎。安石
斥爲諛說。出知宿遷。元祐中。蘇軾上其學行。遷秘閣較
理。尋黜。元符初。爲殿中侍御史。首頌言。司馬光呂公著
之爲功。帝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史記事。天
人之蘊。性命之情。治亂安危。善惡邪正之迹。咸在幸留
意。毋淫於小者近者。黨禍作。削官放柳州。熙寧開制科。
進士呂陶。枚舉新法之弊以對。安石當讀卷。神色頓沮。
帝覺之。使馮京竟讀。意善之。安石不悅。出判蜀。元祐初。
擢殿中侍御史。指斥確惇罪無顧畏。遷起居舍人。大臣
有上殿。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過。况史官

乎。大臣奏而令史官不得聞。必所言私也。時言邊事者。專西事。不以河北爲憂。陶使契丹歸。念北大敵邊乏守。獨條請脩邊。王黼新得政。侍御史陳禾引帝裾落者也。黨陳瓘失官。黼寫之爲名。禾曰。寧窮餓死耳。安能以黼薦復官耶。辭不就。客游壽春。童貫領兵道壽春。投謁不見。餽不受。貫歸言之帝。帝曰。此人素剛。汝不能容之耶。卒贈中大夫謚文介。而伯雨。公望。鷗。語闢國大故。具帝紀中。

論曰。宋至元祐初。於時譬夏秋乎。士林林可材矣。而宣仁以竝材諸位。故貞良臣若爭臣。以能多若此。然代有

風習焉。宋士習已亢。持所見自足而誹人。卽元老鉅儒不免焉。韓持國之深淳。傳欽之之金玉。范淳夫之溫潤。范堯夫之博大。於風習超然矣。乃劉忠肅之勁正。劉器之陳瑩中之誠節。時謂國稊。匪是將國無與立矣。

呂好問。

字舜徒。

正獻公公著孫。侍講希哲子也。生數歲。以

門蔭守將。作監主簿。時呂氏門生故吏滿臺省。好問篤學自晦。匿日從碩師鉅儒遊於要地。未嘗一濡迹也。紹聖中。以元祐子弟坐廢。自正獻公時。悉稟賜振宗族。無留貲。後再更黨禍。家旁落。至突不烟。好問奉親養志。米鹽之問。不干寢門。而家人亦怡怡忘其貧也。司揚州儀

曹時蔡亡爲帥。欲附善類以自解。禮好問特異。且薦之。棄官游潁昌。客陽翟者二十年。嗒然與世忘。而學造愈淵。諸儒爲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推重如此。靖康初。近臣交薦。以諫議大夫召。賜進士出身。無何。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政。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政之利害闕失。太上內禪。詔盡具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亦何以加此。願陛下寘几案。一一行。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而百廢未舉。則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容養而

然也。臣恐惇厚之德。變而爲頽靡。請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請褒表諫臣。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帝甚嚮納。每當食。却御畢其說。金圖解。師退。大臣不復慮顧。邊書警報。復廢格如承平。好問言逆虜塵犯宮闕。要盟刼質。盈所欲而後反。計必有輕中國心。臣竊料其冬復南也。所爲備禦者。迫在於數月之內。宜速講求以濟大難。今邊事卽畧刻可辨者。動延旬月。臣僚奏請。闕抑不行。臣伏憂之。疏奏。大臣皆竊笑以爲過計。未幾虜復南。又大怖不知所爲。獨遣使講解。屬於路。虜亦漫爲浮言相應。荅而攻畧日進。諸將奉朝旨。獨閉壁自

守不敢抗。好問言所謂講和不戰者。以爲好也。令彼頓
兵境上。不攻城。不虜掠。則不戰而可矣。彼今日屠一城。
明日破一縣。於和何有。而朝廷獨執議和之說。束手熟
視以應之。比得和而中國之荼毒已徧矣。况虜獨以空
言給我。和必不可得乎。臣以爲宜急揀選鋒以防河。厚
集滄滑邢相之戍。遏奔衝。列勤王之師于畿輔。衛京邑。
則猶可及救也。條所爲防禦之策以上。皆抑厭不行。居
無何。虜陷真定。中山上下震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
懦誤國。請遠竄。遷吏侍郎。而金薄都城。諸道援兵爲耿
南仲唐恪罷遣去。無同難者。帝始思好問言。進兵尚書。

而事不可爲矣。衛士數百人入都亭驛。殺金使。斧左掖門求見。邀乘輿犯圍出。天子御門樓諭遣之。左右皆奔竄。獨孫傳梅執禮與好問侍。卒抗聲數宰執姦諛致敵。語悖甚。傳等莫能難。好問前譬曉之曰。若屬忘身族。欲冒重圍衛上出。誠忠。然乘輿出。必甲乘糗糧。靡屨。無闕而後動。今虜勅且近。冒重圍出。難。卽得出。虜以銳師來追。以鐵騎蹂我。將若等忠義。翻成誤國矣。卒首乃自誦曰。尚書言是也。麾衆退。帝再詣虜營。好問從。已留不歸。好問悲慟移疾卧。孫傳張叔夜見之曰。此豈尚書卧疾時耶。今天下所仗惟尚書。奈何委之。於是好問起視事。

而金人立張邦昌稱楚帝。二帝在虜營。太子諸王妃嬪皆出從。無留者。獨康王以大元帥總兵朔方。元祐皇后居私第得全。好問曰。圖所爲奉社稷者。於是詣邦昌屏人語曰。相公今居都省。真欲自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在朝士大夫皆道君與上所擢用。邦昌有此意。誰則容之。好問曰。幸甚。此宗社之福。亦相公家族福也。且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獨畏女真兵威耳。女真去。誰爲保帖。然如今日者。且虜本極漠。非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讎夾攻之役。從史之而來。然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天意。相公宜亟爲

宗廟社稷計。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於是好問傾橐中裝。募死士。以蠟丸封帛書。走大元帥府。具都城動靜。以報。已。復說邦昌言。相公雖勉塞虜意。權以濟事。然當示人以意。省中非人。臣所宜處。盍寓直殿廬。晨出。毋衛士。挾陛。虜所遺玉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邦昌從之。已而邦昌署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不可。邦昌曰。今政府位虛。公不以時定。虜遣其心腹以來。且柰何。好問矍然。遂繫銜。卻俸。而日署兵部事。曰。上所命也。時諸司文移。去年號獨好問所下。稱靖康如異時。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殿。好問曰。

宣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駭。且變或不測。奈何。邦昌矍然而止。時王時雍。范瓊。吳开。莫儔等。阿邦昌。自附於佐命。議肆赦。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壁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於是好問乘間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若先群議奉推。卽功無與二。如撫機不發。將他人有其功。聲大義而來責。悔無及矣。邦昌以道路阻塞爲解。好問曰。第豫遣使。雖未行。亦足以自明。於是定遣使。詣康王府勸進。須金退而發。及女真且北去。好問度虜必留兵爲防。則動息爲所制。不得展。勸邦昌必力辭。已而金酋果欲留兵爲邦昌衛。邦昌

辭不得。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水土，不相安，則奈何？金酋曰：然則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天向熱，勃堇貴人，有如觸寒暑致疾，又奈何？於是得不留，而奉迎推戴之事，沛然無中制者矣。虜退，好問趣邦昌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隆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垂簾。高宗卽位，除尚書右丞。帝勞慰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時好問起布衣，甫再閱歲，官兵尚書。逢世大難，不難悚，深圖回如此。李丞相綱以召至，聞好問名，夙敬之，與相得甚懽。事必咨而後行。已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按之以懲後。好問曰：

王業艱難。政宜含垢。若繩以峻法。卽懼者衆矣。於是意稍拂。侍御史王賓論好問。掌汙僞命。不可立維新之朝。帝出圍城中。好問所賫貢帛書。及虜退勸進表。下尚書省曰。好問肝膽社稷。毋輕議。而好問自効。力求去。且言臣於是時。閉門絜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故甘受賢者之責。章八上。除資政殿學士。奉祠。卒贈五官。賻卹有加禮。好問體氣高亢。儀觀嚴肅。平生經籍之外。無嗜好。居陽翟時。年五十餘矣。猶日課誦五經。日終一帙。少年不逮也。樂天信命。處阨困詆誣。無入不自得。逢大變。兩陷虜營。出入白刃間。左右喘汗無人色。泰如平時。金

酋問康王。今於何駐軍。好問曰。大國名王貴人。並在國門外。猶然不知。况圍城中乎。酋怒目攝之曰。尚書祗爲趙氏乎。好問曰。家世輔相。實爲趙氏。聲淚俱下。傍觀者爲縮頸汗出。其定力如此。

論曰。胡文定言。方靖康變時。京師人謂虜以張邦昌故。遣死德之也。外有狄虜以定其位。內有王時雍。馮澥。李回佐其謀。將有范瓊宿衛之兵。張其勢。使舜徒以其時死難。潔一身耳。故忍死受汗辱。以濟大事。卒之幹邦昌。尊隆祐后。勸康王進。而趙氏復延。則世臣之道也。嗚呼。世殉社稷而已矣。

百城山紀卷之六十一

歸曰。貼文。安。

言。大。部。車。變。得。京。師。人。間。以。禁。酒。為。大。

盡。辭。更。下。出。其。安。以。吹。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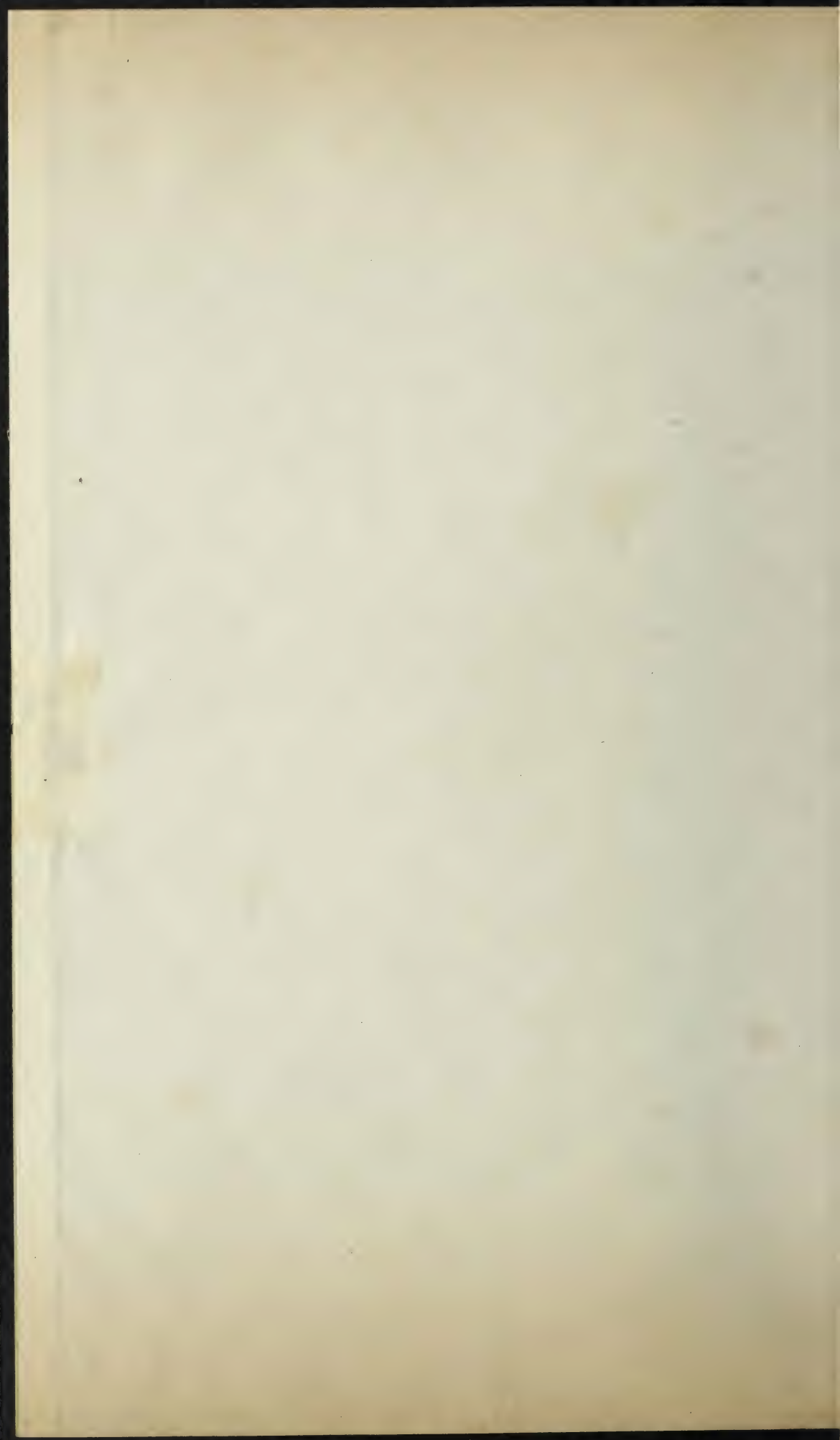
鼓。大。手。鼓。間。

曰。案。計。辭。休。實。為。鼓。刃。率。賊。身。下。計。歸。亦。

則。不。辭。然。不。收。安。則。然。中。平。首。終。日。終。文。目。終。者。亦。

前。同。氣。王。令。

然。何。封。軍。殺。罪。曰。入。國。台。王。貴。人。歸。



75
735
-92
74
U. 83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二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許景衡

字少伊

溫州瑞安人宣和中以侍御史言文昌政

本樞密本兵不可以久虛願博達忠賢補其闕童貫時
宜撫河東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睦寇平江浙郡縣殘
燬而茶鹽比較如平時景衡言茶鹽之法當以丁中衆
寡爲歲額高下今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比較如平日
是蹙民也燕雲之師作軍乏興景衡奏財乏在節用民
困在恤民今諸營繕若花石綱運非常賜予宜節省吏

員軍伍若無名功賞。夤緣干請。宜裁制。和買和糴。鹽法。爲害孔宜罷。不報。爲王黼。惠罷歸。靖康初。以右正言召。坐救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遷中丞。東京畱守宗澤。爲言者所毀短。景衡曰。臣自浙渡淮。至行在。人藉藉言澤尹京威名政事。卓然過人。縷縷也。雖未識其人。私竊慕歎之。今苛責其細小。忘其大。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罷澤。不識搢紳中孰其有威名政事。加於澤。足任重者乎。疏入。帝封以示澤。澤以安。除尚書右丞。爲潛善伯彥所排沮。奉祠卒。謚忠簡。景衡爲程氏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

仰斥逐死而帝思

宗澤

字汝霖

婺州義烏人。幼開爽有大志。舉進士爲趙令

以趙爲河莊走集。請并縣爲州。重其權。不報。澤歎曰。他日會思吾言。知萊州。忤部使者。劾罷。結廬東陽山谷間。以居。泊如也。靖康初起。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憚避不行。澤單騎就道。磁經亂。民流帑廩枵然。澤繕壁浚隍。治器械。募勇敢士固守。上言。刑洛磁趙相五州。宜各蓄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應之。是一郡而常有十萬兵也。從之。兼河北義兵總管。金破真定。引兵南。自李固渡河。恐磁兵躡其後。遣數千騎扣磁州。綴之。澤

縱擊多斬獲。悉鹵獲頌士。連破之。金人懼。乃分兵留屯。會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止王母行。王以全語具帝紀中。及康王得詔。開府督天下兵。勤王澤履水渡河。見王勸亟前。會虜以帝詔來言。和可成。敕毋動。澤曰。此徂我也。君父方急難。望援師。何啻饑渴。宜急引師。趨澶淵。固無害於和。萬一敵有異。則吾兵抵城下矣。王從官汪伯彥等難之。獨勸王遣澤行。掌難。澤轉戰前。遇金開德。敗之。度金人必犯濮。潛遣三千騎城守。僕敵至。又敗之。金趨開德。與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敗之。還至衛前。薄敵。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進死退。

亦死。死等耳。然進死死義。况乃從死中儻生乎。士卒奮
無不一當百。金大敗。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
戰而却。必夜以鐵騎蹂吾軍。軍立盡。乃暮徙營。四設伏。
金夜至。得空營。大驚。而伏發疾擊。又大敗。又時出不意。
遣兵涉河。撓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澤以書
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
路宣撫使趙納。知興仁府曾楙。令合兵勤王。無應者。而
二帝北狩。澤聞之。號慟。引孤軍走黎陽。至大名。欲據金
歸路。邀擊之。不克。上康王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惟大
王行得其道。則天下之心可得也。失其道。則天下之心

從失也。所謂道近剛正。遠柔邪。納諫爭。拒諛佞。尚恭儉。抑驕侈。體憂勤。斥逸樂。進公實。退私僞。是已。因累表勸進。王卽位。召入見。涕泗交頤下。陳興復大計。與李丞相綱指合。而爲蓄潛善等所沮。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時朝議割河東西陝蒲解界金以爲和。澤疏言。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此天下形勢之處。陛下當兢兢業業爲祖宗守之者也。奈何輕議割乎。昔金師再入。以邪臣主和。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明黜陟。以再造王室。而割地。是自蹙其國。自絕其民。而禡天下忠義之氣也。臣雖鰥。願冒矢石爲將士先。會開封尹闕。用相。

紹薦爲東京留守。時都城新破，虜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相聞，而所在盜盜起。京城樓櫓盡撤，防守闕如人情。洵洵澤至，勞來安輯，官捕誅舍賊者數家，嚴徼捕之令，修城樓，完雉堞，畫防禦戰守之具甚設。金入寇，諸將請斷河梁以自固。澤笑曰：「昨金騎來，無爲捍禦者，政坐斷河梁耳。河梁斷，是隳戰士之氣而示敵怯也。」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分敵勢，勅諸道兵並會而勒諸將嚴護河。金忽引去，已自鄭驟馳抵白沙，壓都城而軍。僚屬懼，問計。澤方對客奕，笑曰：「何事張皇？」劉衍輩在外，必能捍敵。金與衍戰，方急，而澤所潛遣精銳繞出敵後，夾

擊大破之。衆乃大定。當是時。羣盜河東王。善者擁衆七
十萬。澤念善難以倉卒破。而其人義槩可動也。乃單騎
馳善壁。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使有公等一二輩。豈憂女
真哉。今志士立功之秋。不可失矣。善感泣。解甲降。有楊
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餘。擁衆各數萬。皆宣諭降之。
推納不疑。已朝命盜丁進者。以閣門宣贊徼京城。進擁
其衆入謁。賓佐請爲衛而見。澤曰。木石可感之。使動。况
人乎。立出見。撫慰之。翼日詣其營。勞軍。進感服效死。於
是卽京城四壁。各置帥領招集之軍。造戰車千二百乘。
遏敵衝於城外。據形勢立壘二十四。駐兵往來按試。

之。其沿河鱗次列砦。曰連珠砦。而河東北山水砦。起義民兵各團結聽節制。於是京輔左右。星羅碁布。聲勢連絡。金來犯輒郤。大憚澤。不敢名。父呼之。而東京翼然。時黃潛善勸帝幸東南。澤發憤抗疏言。舊京乃祖宗百十年積累之基業。不可棄。今又已完戢。開封物價漸平。不異於平時。士大夫軍民懷忠義者。日夜引領翹足。願鑾輿旋蹕。而偷安東南。臣竊惜之。靖康中。固有倡和順旨。冒富貴者矣。亦有奮不顧身。獲罪戾者矣。以臣主觀之。月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前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前之言和議不

可行者也。惟陛下垂審熟思之。且京師天下腹心。兩河
郡縣雖稍陷沒。特一指臂之不信耳。以一指臂之不信。
而欲弁腹心棄之。豈不過甚也哉。章十數上。潛善等姍
笑以爲狂。且謂山河東北民若名起義實盜也。請止勤
王師解散之。澤疏諫曰。往敵圍都城。天下忠義之士憤
懣爭奮。自湘湖江淮閩廣連絡數千里。爭先效命。當時
大臣無遠畧。不因撫用。使饑餓窮困。弱者填溝壑。强者
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乃異時宰相措置乖謬之罪也。
今河東北節義之夫。不從虜。保山砦自固。至自黥以表
忠而止之。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也。又遣子郢詣行

上疏曰。今伊維復。而金酋北走。滑臺固。而敵兵屢敗。河東河北。若諸義帥。日夜舉踵。望官兵之來。時幾如此。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可期也。奈何不乘時奮發。而日規規爲偏安謀乎。傳聞四方。必且謂中原不守。將遂爲控扼江淮計耳。尋疏言。今丁進李成等。以數十萬衆。願護京城。願扈駕還闕。楊進等。兵百萬。願渡河致死。陛下及此時還旆。衆翕然愈奮。周宣漢光之業。何遠哉。乃聽奸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宣光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竊爲陛下惜之。夫聖王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今上皇

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修寶
錄宮迎奉之所。使天下曉然喻於爲孝弟之義。愛敬之
本。帝爲詔。擇日還京。而澤日夜經營。北渡河。契丹幽州
人有歸中國。及爲所捕虜者。引與語。勸諭以忠義。競感
憤。給糧餉遣之。賜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又爲榜文
數百。令散示陷虜州郡。於是燕趙豪傑景鵬。澤尅日進
師。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及虜不虞。分畫諸將所從入。
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王再興等自鄭州。復
西州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復洛相真定。餘各以所部分
道入。師渡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及契丹兒前所撫遺

者必同心相應。醜虜殄滅可期。所望願朝廷遣使聲言
立契丹天祚之後。講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辨博之士。
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使出兵爲外助。如此則二
帝有回鑾之期。而兩河可指日復矣。願陛下早還京定
蹕。䟽入。潛善忌澤成功。百方沮撓之。澤抑鬱不自堪。疽
發背而病。諸將入問病。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因憤
憤至此。公等能殲敵。卽我死何恨。不能者。長寢之日長
恨矣。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誦杜甫詩。自歎咤
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
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爲罷市。弔哭者久之。

澤忠義自天性而機應神速。每當食必歎息曰。此君父側身嘗膽時也。乃臣子忍安居美食爲耶。信賞必罰。威嚴不可犯。粘罕據西京。澤遣李景良。閣中立。郭俊民將擊之。遇虜中立戰死。俊民降。李景良遁。澤爲中立發喪哭之。慟。獲景良責之曰。不勝罪可恕。亡何也。斬以徇。旣而俊民與金酋及燕人何仲祖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卽不失爲忠義鬼。今反爲虜持書來說我。何面目見我乎。斬之。目金酋曰。我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死戰當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人。爲敵脅而來。非得已。縱之去。趙世

隆者。澤知磁州時中軍佐也。澤去磁。以州事付鈴轄李侃。金圍磁。世隆殺侃以降權州事。至是與弟世興將三千人來入見。拜訖。澤詰殺守將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乃朝廷法令名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世隆所將者兵露刃充庭。世興佩刀立階下。左右股栗。澤徐呼世興慰之曰。汝兄犯法。汝能奮立功自足雪耻。不相及也。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入。謂世興曰。爲我取滑州乎。世興欣然往。復滑州還。厚賜慰籍之。有降盜趙海者。屯板橋。塹路阻行者。澤卒八人過其壘。海怒齮之。澤聞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入見。澤對客語詰之。海具

伏卽械繫獄。謂次將曰。汝領衆還營。明日斬於市。其用法。翁張類如此。楊進王彥負衆不相下。鬪于天津橋。澤出片楮諭之曰。爲國之心若是乎。當公戰時立功。卽勝負自見。何私鬪爲也。各相視慙沮退。恩威並濟。故能以孤軍禦強敵。而填定大都。子穎以忠義得士。澤旣沒。都人相與請以穎繼父任。不許。許起復判留都。而以杜充代將。充至。逢黃潛善意。盡反澤所爲。豪傑解體。諸帥聚兵各散去。復爲盜。穎數爭不能得。請終喪歸。明年克棄其師。東京陷。

李光

字泰發

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親喪哀毀如成人。

第進士。以師禮事劉安世于南京。告以自無妄入服膺之。官司封郎。曾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爭之說。以杜塞言路。而怨嗟之氣。結爲妖疹。爲王黼所惡。出知陽朔縣。李綱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偉之。伺見于水滸。與定交。金師急。帝意欲內禪。光爲符寶郎。覘知之。恐蔡攸梗其議。因納符以危言聳之。攸懼不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言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困於李彥。而天下根本竭於王黼。蔡京。今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請復舊制。三省樞院。通兵民財。爲一。與戶部量歲入爲出。又言三鎮不可棄。宜遣河東。

北兩路起強壯首尾掩擊之。遷侍御史。金逼京師。士大夫委職去者五十二人。同罪異罰。光請逮于理。公行之。金再入。圍太原。奏請委大臣盡起晉絳磁隰潞汾威勝八州民兵。部土豪將之以勤王。且請修京城壕堞爲守禦。會彗出寅艮間。相南仲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言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不懼也。無不省也。今外夷盛強如此。何得以災異著之。謂無憂乎。謫監汀酒稅。高宗卽位。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在。繕城地。聚兵糧。籍民以保伍。爲義社。擇健武者統之。又柵險要。謹屯戍。釐城址爲十分。民各著籍其上爲守。晝自便。夜巡

警加嚴。有急則戰。民租故輸邑者。令輸郡。民初謹言不
便。寇至。迄賴以全。事聞。進直龍圖閣。金階。健康奔將散
卒至者。予之食。水軍叛繁昌。立遣兵出不意擊破之。御
營統制將不相能。擁潰兵城外。索鬪。光至。諭以先國家
後私讎之義。皆感泣解去。劇盜戚方破寧國。前傳城具
砲石以攻。光悉力守禦。寘七首枕匣中。勅家人自裁。無
陷賊。會援至而解。進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尋擢吏侍郎。
具疏言。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以保有
江浙。其時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境上。王導權督中
外諸軍以權之。今蹕會稽三載矣。淮甸咫尺。了不經營。

長江千里。蕩無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是東
晉之不若也。東南根本之地。進足戰。退足守者。莫如建
康。宜屯兵積粟。命將士分信地以守。調旁近兵佐之。便
時有詔。金深入。諸郡守丞相守避所宜得自便。光言守
臣任人民社稷之重。當存亾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
誘之道也。爲寢前詔。帝欲蹕臨安。命節制臨安府。見屯
諸軍。兼督營繕。光經營捍節。不擾而辦。奏蠲減兩浙積
負。及九邑科配。示施德自近之意。時賊方以管軍屬節
制。懼甚。拜庭下。光握其手起之曰。公昔爲寇。吾爲守。分
不得不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力忠義。勿以前事爲介。

方感泣效命。擢吏尚書。大將韓世清者。苗傳餘黨也。屯宣城。被調發不行。光請出不意除之。乃命光招撫淮西。道宣城。世清入謁。送闕下。伏誅。相顧浩以不預聞而怒。除端明殿學士。撫江東。知建康。坐檜黨落職奉祠。後累禮尚書。疏言。今駐蹕東南。而兩浙自冬徂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大其誅討。殺戮過當。宜亟選良吏撫懷之。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非便。事得寢。出守台。移溫州。已。秦檜定和議。素善光。欲籍以鎮浮議。召參大政。而光不義其所爲也。與大忤。議和不可恃。議淮南守。

備不可據。議三大將兵不可奪。於榻前而折檜壅陛下
耳目盜國權。因求去。明日帝謂之曰。卿昨而叱檜舉措
如古人。朕退而歎息。將寄卿腹心。何去也。章九上除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以檜所深銜。爲万俟卨論。責授建寧
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已。陸升之告光中子孟堅。撰私
史。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等賦詩訕朝政。竄昌化軍。年
八十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自便至江州。卒。孝宗立。
復資政學士。謚莊簡。幼子孟傳字少授光謫嶺表方六
歲知力學曾幾以其孫妻之以父
恩歷大府丞與韓侂冑有故。侂冑使致意孟傳謝曰。行
年六十去志已決。遂引去。以福建提舉入對。政府故人
折簡問勞。幸少留。孟傳謝曰。孤蹤造朝。獲一見清光。幸
矣。對畢。即出關。與史彌遠有聯。以部使者造朝。彌遠欲

晉之納使節而歸誠子孫言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榮則辱來人以爲名言

程瑀字伯禹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第一累任部員外郎請康中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瑀奏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還除左正言論徐處仁庸汴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黜免別選英賢贊大計改屯田郎謫監漳州鹽建炎初爲給事中兼侍講與胡安國等坐槍黨罷與祠久之召赴行在除兵侍郎兼侍讀論金有輕我心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毋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吏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計瑀再拜曰善然必早夜以思不即十年瞬息耳除兵尚書竟忤檜出知信州坐通書李光降秩卒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金黏罕將自東平入泗窺行在黃汪以爲是李成餘黨無足憂守以監察御史請防淮防江毋玩寇諸詔大臣專選將治兵諸庶政付諸司六曹忤二人意遣撫諭京城還奏金必深入而金果渡淮帝航海後蹕臨安守遷御史中丞上䟽言陛下處宮室之安則必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必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輕煖之衣則必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

寒苦操與奪之柄則必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里受制於人撫嬪御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反身約已謹毋縱欲而天不悔禍未之有也且言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歲孰愈而今日朝廷之設施措置視前日未始有異也儻復有維揚之變而後圖之雖斥逐大臣亦何救於禍哉除禮侍郎以趙鼎薦遷翰學士知制誥進參大政劉豫導金人寇淮上而敗諸將來獻俘守疏言所俘誠金人及他蕃種戮之可也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虜驅掠以來豈其心哉宜諭以恩信聽遣還願畱者聽已復上措置方畧言神武中軍當專扈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駐淮東一駐淮西一駐鄂岳荆襄使血脉貫絡聲勢相聞又言今大將皆握重兵萬有一卒然不諱若賜罷則所統之衆安屬宜及今擢麾下士忠力者使爲統制令各將五千人碁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此指臂勢也閩自范汝爲之變公私亦立守鎮福州四年撫綏彫瘵請于朝蠲貸常平緡錢十五萬民以甦引病去久之參大政相浚斥永州力營解弗得帝蹕臨安守力言建康江流濶險氣象雄偉可都與趙鼎意忤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後任樞府始獨其爲人執浚手謂之曰

守誤公矣。彼其人趨向深僻，有患失之心。公必慎之。移
洪州以郡縣供億科擾，疏乞蠲和買和糴而撙方損度。
支爲月進，日憂財見守。
疏怒罷奉祠卒。謚文靖。

王居正

字剛中

揚州人。與范宗尹友善。建炎中以宗尹薦。

得召。既至，見宗尹質責之曰：「往與公相期者云何？今時
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濟元元，尚誰待乎？僕避
地陽羨山中，分填溝壑，今勉出，欲一見公，道此意耳。」范
矍然失席曰：「宗尹之罪也。」對使殿言。昔人有言：「君以爲
難，易將至矣。」臣始至都下，見士大言天下事，皆曰：「難而
國事愈壞，何也？昔以爲難，則勉強爲之，故易。今以爲難，
則弛不復爲，姑以待乎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祗

益難耳。臣竊觀宣和末中外皆袖手竊歎以爲難而不爲者十五六。至靖康陛下以爲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而不爲者十八九。至今日陛下以爲與靖康孰難。繇此言之。今難於前日。又安知來者之不難於今日也。帝嘉納。除太常博士。累遷起居郎。應詔疏時務數千言。其論省費曰。宋興百七十有三年矣。自朝廷至百司庶府。朝夕所行盡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分裂。陛下居日行在止。日行宮而於一日二日駐蹕。之所以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年之彌文。臣竊以爲過也。論者不知隨時以省事。而欲隨事

以省財。度不能給。則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有不重
爲費。而徒示人弱也。請以一事言之。國初興地之廣。人
民之衆。歲取進士不過數十人。近陛下策士。釋褐命官。
猶循故事。至四五百人。斯已費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
考官。逮夜。有司給燭。人半挺。詰之日。省費也。此其爲省
之之術。無已疎乎。願詔大臣計百事之當。而定其論。若
曰。興衰撥亂之事。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則爲之。任賢
能恤百姓之事。則爲之。諸不在比者。卽一切姑置。則省
費之道也。出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
倍。建炎中減二萬。至是主計者請歲賦如崇寧。居正持

不可上疏得請如建炎制。漕司移州共御爐炭下其期。且言膚理非如胡桃文。鵲鵲色者不用。居正曰如期可矣。民以炭自業。率深山窮谷之人。彼安知所謂胡桃文。鵲鵲色耶。天子方躬簡儉以新風俗。不當以浮侈爲國費。及還朝。從容爲帝誦其語。帝嘉歎曰。朕服膳未嘗問精粗。况附火。豈問炭文色耶。累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也。怙俊勢。侵令。令械之獄。俊怒。訴於帝。帝爲罷令。居正卒。直令復官。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乞免所在徭居正言。兵興來。士大夫及勳戚家。科率並與編氓等。欲寬民力。均有無。體國也。

今行之端不可長。除自有自中出者。爭以爲啓近習。請託端錄。皇祐詔以進出知饒州。徙信州。始秦檜參政事。時與居正論天下事。銳甚。及旣相。所言皆不讎。居正疾其詭。於上前面質責檜。檜恨之。刺骨。知溫州。請祠歸杜門。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爲趙鼎黨。奪職。居正儀觀豐偉。學根極六經。深醇閎肆。俸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不任其季子任第云。居正少年已不爲王氏說。二經義辯示之日。吾姑舉其端。欲髮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與成吾志矣。居正感勵著詩書周禮辯學二十九卷。二書行而天下遂無復言王氏學者。仇愈字泰然。青州益都人。大觀中舉進士。授鄒州司法。讞獄詳恕。爲鄧城令。秩滿民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燕山之役。餽饌畢給。大軍潰間。關營護無棄失。而還調高

密丞俗器訟愈攝篆部決如流事無淹久民至懷餽餌以聽質州補攝司錄民數千人於守所奉以歸盜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閉關叛掠官吏獨噤口無驚仇公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導金入寇民恒懼統制張琦欲驅民渡江突入登郡樓楊自旗以麾迫愈上馬先之愈曰若等無守土責可南吾爲守當守死封疆且寇未至而逃豈謂守哉琦等不能迫而散時金兵日迫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遣子間道走行在告急又不報淮甸人謹言朝議棄兩淮保江海欲動愈亟錄親征詔頒之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帑藏竭業無以爲賞引與班坐以酒食犒之衆皆感激復壽春三戰三捷而劉麟復以步騎數千掩合肥宣撫司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江愈報言破殘後兵食兩乏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天路之責當死守今委城遁使金有淮西治兵繼于巢觀必且爲後憂竟堅守而全加徽猷閣待制召詣闕軍民號泣以送敗漸東宣撫使知明州嚴豪強獎良善吏受賄雖一錢不貸姦猾屏迹歲饑發官儲賑業民無死徙以和議忤檜居全州金渝盟復待制知平江卒贈左通議大夫愈事母孝母沒時崎嶇轉徙而造次必於禮自初官訖通顯端特無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

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愈、大器之後當國、未嘗私見也、
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費幾何、對曰、度用二千、愈

驚曰、吾守郡、費不及此、遂止、不薦其端介如此、
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舉進士高第、靖康初、相李綱

爲親征、行營使辟幕佐、綱罷、坐從貶、建炎初、判湖州、應

詔言、今廵幸所至、營繕從之、非甞、膽卧薪之意、紹興中、

累兵侍郎、入對、帝問朕圖治一紀、收效蔑然、病安在、燾

對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後收成效、

者、陛下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而前卻者數矣、所

與斷國論者、大臣一紀之間、遞遷代罷、無慮二十餘人、

此何以圖功哉、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帝爲憮然、權

吏尚書、金使至、議和、燾欲強帝意、疏言、陛下受命得國、

出於天、龍飛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無虞、天所

贊也、宜謹邊防、厲將士、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金使

邀帝親拜受僞詔、又力爭、監察御史施廷臣以贊和、擢

侍御史、莫將擢起居郎、燾率其屬上疏言、御史臺、朝廷

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勾龍如淵以附會得

中丞、衆論固譴然矣、今廷臣又以迎合故超擢一臺之

中、長貳相化、旣同鄉曲、又同腹心、變亂是非、何所不至

而莫將者、又以此而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將則姦

人而陛下欲與之謀王斷國豈不殆哉於是將廷臣命
皆寢而燾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所薦上七人皆
韋北面張邦昌者何以稱哉和議成副太宗正士懷朝
八陵還疏言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
耻陛下以梓宮兩宮之故而通和然戎狄豺狼何可保
恃哉亂定禍非武不克願修武備俟釁而動盡天子之
孝末附言金玉珍寶藏之足動人耳目又其爲物當流
布於世理必發露永固陵願盡屏勿用帝從之又言朝
廷以講和故戒勿遣間探而我之動息敵無不覘知願
飭邊吏廣耳目爲防簡而兀术果敗盟出知成都兼本
路安撫使陛辭言蜀民困矣官吏又從賸刻之臣願宣
德意諸官吏虐民爲荼毒者得先罷後奏使一路速霽
霖澤帝喜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一以委卿在蜀四
年戢貪吏租賦賑荒修學蜀以大治乞祠去民尸祝之
檜死起家吏尚書贊定儲時御前甲庫供宣索而內酒
庫酷良醞侵大農教坊樂工繁多燾以爲言帝嘉納孝
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參大政以老病致仕卒諡忠定
○晏敦復字景初元獻公殊曾孫也少受程氏學第進
士官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累給事中冬至節取慶
牒四百充好賜敦復曰今兵興費廣百凡佐國用者當

謹情寧當濫費且兩宮遠狩陛下欲一觴上萬壽不可得又何舉平時例行慶賜爲也事得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授有太醫以中旨免試敦復言一卒微事醫官賤品而上瀆宸聰壞成法目崇寧大觀來姦人欺罔取內旨壞紀綱此何可法也汪伯彥子召嗣除監司敦復言伯彥庸回誤國子素無望不可任左右省兩月論駁者二十四事朝廷憚之爲吏侍郎又論比有司不肯任責諸事瑣屑皆取決朝省繇是宰府所治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願申救獨畱意其大者遠者金使來詔諭江南爭甚力奉祠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慶敦復獨色憂人間之曰姦人相矣時皆謂不然後始服其先識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孤事繼母孝撫弟妹恩從舅氏胡安國學通春秋第進士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師判行刑狀如圭白其誤師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公奈何重易一字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遷較書郎金使至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處之如圭亟入見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奈何令讐虜入腥膻其間乎趙竦然命改館旣而使倅驚議多要責中外憤鬱而逾檜力逢之如圭遺檜書痛責又率史官六人疏力爭

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已起判荆南荆南戶舊數十萬
遭寇亂衰減已流庸稍集而議者希檜意亟增賦積逋
至二十餘萬緡如主力言於帥奏蠲之會檜死召對如
圭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又論東
南俗不舉子傷人理請舉漢胎養令全活之亦勾踐生
聚報吳之意又言今屯田歲穫盡輸官而田卒賜衣廩
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情農無饑寒之憂宜籍荆
淮曠土畫立井佃古助法別科條以令政役以直秘閣
提江西常平詢究治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所論奏
皆一方久遠之利改利州路提刑病請祠以儲位未定
劉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爲囊封以獻起知泉州舉大
體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會南外宗官寄郡中
爲橫放如圭齊以法浸潤之內降罷領祠客邵武僦舍
以居門卷蕭然遠近學者從質問經義引接不倦終其
身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林靈素以道術來朝士
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未嘗一見也兄禮侍郎開爭和
議忤檜免幾亦去官寓上饒檜死授秘書少監幾當宣
和中已爲館職去國三十八年而後鬚鬢皓白衣冠偉
然每會爲同舍郎述前輩言行臺閣典故三館咸推先

之權禮侍郎疏引年帝曰卿氣貌未老蓋少留幾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退完所守庶不負陛下得奉祠金亮入寇宰臣請遣使詣敵求緩師幾以敷文閣待制三疏爭而寢幾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三任嶺表家無南中物開初從游酢學幾佐應天時黨禁方厲從劉安世游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學故兄弟並以學稱開事見帝紀幾子逢賢仕至司農卿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赴進士舉以親老輒廷對歸養以魏良臣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南渡後國典散逸而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后崩吏相視莫措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歛問含玉莘老曰近禮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帝歎息以爲真禮官及虞或謂帝憂勞可宰臣攝事莘老爭以爲禮速反而虞重虞也上仁孝愼諸此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解言職求去莘老從容言方多事今俊卿輩在論思地宜有益詔復留莘星見東方應詔言彗盪氣所生象爲兵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宜因天戒修武備金亮敗盟莘老言敵欺天背盟當待以無懼願毋以小利鈍爲情徂宜延見大臣侍從無肝暮爲防始自蜀造朝不以家自從帝面褒之日聞

卿出蜀獨蒲團紙帳如遊僧真難能也幸老官中都久
知公論所予奪諸作姦蠹者具得其根本多所糾劾嘗
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避畏不言姑言其次是
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故居位穢骨鯁治郡課最焉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靖康末盜攻德安德安守棄
城遁規以安陸令攝守竟全城建炎初除直龍圖閣知
德安時羣盜充斥有李孝義者以步騎數萬前薄城稱
受詔招討規登城視其營壘曰詐也亟爲備擊走之盜
李橫攻圍七十日敗去盜惕進至與相持八十日不能
難結好去盜董升遣其黨李居正董進來求犒軍規以
進橫肆不可舍而居正可使也立斬進授居正兵使爲
前鋒大破升徙知廬州病奉祠復起知德安復州漢陽
軍鎮撫使條屯營事宜以上改知順昌金敗盟圍順昌
與劉琦同死守破敵本錡所以破敵以積粟多而備豫
規之力也語具帝紀中規好義喜賑施家無餘財嘗爲
女求從嫁婢得一女子甚都詢之雲夢張貢士女也立
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乾道八年詔刻德安城守錄頒
天下立廟賜額追封忠利侯
趙逵字莊叔負州人舉進士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稱
旨時秦檜意有所屬而天子擢第一檜不悅罷知貢舉

王儼達簽書劔南東川父之帝問達安在召除較書郎
監司希檜意搜行篋惟書籍裁餘數金未有以中也既
就職檜謂之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
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不答檜死遷著作佐郎兼權禮
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檜曰薦士無一語
及卿真天子門生也達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
不惟不敢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當外制
南渡後未有也達嘗薦杜辛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士
宰執以爲言帝曰蜀達非論薦士何繇知自檜顯權抑
蜀士蜀上不得一登朝惜也辛帝嘆息謂達文章似蘇
軾稱小東坡云

高登漳州漳浦人宣和間以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
斬六賊已伏闕畱李綱事平時相言請雪前相李邦彥
等後召用登上書言邦彥等項在政府紊亂紀綱黎庶
愁怨當伏誅以謝天下而雪之是獎姦也章五上不報
而相諷學官起獄羅織屏還鄉紹興中授古縣令廣西
帥胡舜陟謂登言古縣秦太師父舊治所也太師生
於此蓋祀諸登曰秦爲相無狀父爲令未有聞祠之何
爲舜陟怒會登以母病去而舜陟遂建檜父祠祀之且
誣登專殺逮捕赴靜江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事得

雪坐主試策問。泚水災語指斥。編管容州。漳州守遣使持省符示登。登即投符上馬去。使者愕然太息。比夜。巡簡承漕司意。領百卒突至。欲迫登自裁。登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拜勅。後就法。使者感登忠奮。比廵簡曰。省符在此。無他語。汝何爲者。乃得免。謫居授徒。自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小失。則輦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竟死。容州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忠。追復廵功郎。後五十年。朱熹守漳州。乞褒錄。贈承務郎。

論曰。宋國勢積弱。迨南渡。凜凜矣。忠定相而宗留守固舊京。威行於兩河。鼎浚相。岳武穆起襄陽。而故都遺民。簞食壺漿以迎也。斯不曰無競維人哉。虜使稱詔諭。至空國之人士。附魯連之義。挺爭之。而潛害爲二豎。檜爲內間。痛沮抑銷鋒之也。故披木者蠹其心。決河者潰其口。修臣紀於代。妨賢病國之姦。妄媚嫉而倚齟之悲夫。

虞允文

字彬甫

隆州仁壽人。幼失母，毀骨立葬。廬墓側，有

兩鳥巢墓旁，枯桑父老疾，跣步不離左右。第進士秦檜
當國，棄不調。在郎省，於相康伯少同學，有故，泊如也。累
直學士院，論宦寺充三衙管軍，必蠹國，罷之。其廟社功
具帝紀。以陳俊卿薦，參大政，知樞密院事。出撫蜀，過郢，
奏城黃鵠山，過襄陽，奏脩府城。至蜀，奏閱實諸軍，第壯
怯爲三等，差其食汰萬人，歲減緡錢四百萬，所汰卒有
勞績，置闕員處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
給官田賑業之，修荒政六十五事，劔倅獻羨錢五萬，却
之已。召相，以人才爲急，籍人才爲三等，有見聞輒記號。

館材錄。次第舉用。所甄薦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李燾之倫。皆一時名賢。改左丞相。舉梁克家自代。以病告。又薦其靖重。遂竝相。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帝震怒。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陳進退大臣之道。回帝意。胡銓薦朱熹學術。帝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得召。以兵冗財匱。與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兵。費太省。而軍無怨言。諫者言金以祈陵寢故。欲興師。荆襄帥請增戍。允文曰。金懲亮自焚。決不敢輕動。金使至。請帝降榻。問其主起居。跪不興。固要之。允文請帝還內。下諭之曰。帝還宮矣。使人來。

且隨朝班上壽矣。金使慚而起。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
呈謂帝曰。方采石戰時之敏安在。毋聽也。帝爲出之敏。
而允文請留之。闢言路以與克家沮曾覲見却。復出撫
四川。卒後四年。帝幸白石大閱。見禁旅精壯。喜曰。允文
清汰之効也。贈太傅。謚忠肅。興國王質博學善屬文。游
太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
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各川支流畢貫穿。因匣
也。第進士。歷太學正。上疏言。陛下亦當深察和戰守之
事乎。李牧在鴈門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主於
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主於和。和乃有戰。與守也。會
三者爲一。而後天下可定。允文撫川陝。辟偕行。比當國。
薦以爲右正言。忤中貴。判荆南。改吉州。皆不行。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第進士。南渡初。宰浦城。邑爲盜
焚燬。次膺披荊棘。坐瓦礫中。安輯之。料丁壯治器械。阨
險阻而靖。遷審計司。盜復作。閩帥檄次膺。賊平。乃聽行。
竟平之而行。累右正言。嘗言左右近狎人。則干政。乞攬

恩威自予言天下兵連不解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
宣取諸民此何可久也願節恩賜省冗官冗兵罷不急
之務秦檜在政私妻兄王曉進兩官爲次膺所糾章不
下復疏言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卽國之紀綱臣
之職守皆格法貴連宮掖親在肺腑言官得糾劾獨大
臣姻婭顧不得引繩直之耶出提刑湖南時湖南盜大
作據茶陵檜匿不以聞陛辭帝面諭言卿以將母爲請
不得畱湖湖風土佳且無盜行矣卒歲當召卿抵長沙
聞盜大作戍將又別調始悟檜欲陷之死也卽單車趨
茶陵計擒斬其渠撫定之金好成極詆檜懷姦固位罷
奉祠檜死擢給事中孝宗卽位趣召對自紹興來宰執
進退亟疾次膺言陛下用賢少考覈事功願勿以一人
譽毀爲用棄出令毋如及汗納善當如轉圜是日除御
史中丞帝將以春饗迎高宗幸玉津園觀游次膺言淵
聖服未闕金未悔禍宜盡罷宴游矧原野間禁衛闊疎
當重爲之慮又驚輿出費不下十萬緡願惜之以佐興
時兩淮遭寇次膺乞招遺民歸業借牛種或募屯兵以
耕條成閔湯思退罪劾罷之言多裨益帝重之呼其官
不名同知樞密院事已參大政會思退復召次膺言王
十朋本上親擢而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本上

威斷而天下皆知臣嘗疏其姦。今十朋得罪而思退。復召臣。臣何敢不退。奉祠去。次膺孝友清介。在朝蹇諤。仕宦五十年。未嘗一掛吏議。爲政清靜。尚德化。所至人頌其不煩云。

陳俊卿

字應求

興化軍人。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遊多不與。一日郡中火。守汪藻走火所視之。諸僚

屬出飲。假俊卿輿卒行。於是咸以縱飲不憂官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藻察知之。問嚮不自言。何也。俊卿曰。不能止僚友行。又資之僕以行。安得無罪。且公盛怒時。忍自解。重他人罪乎。藻大歎服。孝宗爲晉安郡王。除府教授。每勸講。輒規諷。累升侍郎。金主雍立。來脩好。或請正敵國儀。或曰。復舊疆實利也。請歸舊疆。俊卿曰。不如正名。

百世不易者名。名正而國威可立。土地取與得失何常。豈謂實哉。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畫。且請擇文臣有膽畧者佐軍。俾習戎。孝宗志恢復。相浚出督師。俊卿以中舍上書。言吳璘以偏師深入。而師久不決。危道也。宜分遣舟師。擣山東。令虜還自救。使璘得以時定關中。充督府判官。符離敗。從坐貶兩秩。浚罷乞祠。諸具帝紀中。起吏侍郎。修國史。踰年同知密院事。金檄邊吏。取前叛亾人俊卿報之曰。誓書云。俘虜遣。叛亾人不遣。本朝兩淮民在上國者何限。未嘗以爲請。守信誓也。今取之。將兩境民。不日安。事得寢。時曾覲龍大淵方寵。副俊卿。

爲館伴公見外未嘗交一語。納謁不報謝。會得大淵覲。泄除拜之迹以聞。帝爲出淵覲。中外稱快。參大政。曰百官承御札。須審奏方下。從之。已忽改命。蓋帝中左右言宰相欲專擅。格上旨。示權重矣。後卿爭之。帝曰。令禁中一飲食。必申審。可乎。後卿曰。臣所論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之類。非宮禁細事也。臣備位獨出納。陛下命令所爲奏審者。正取決陛下。防矯僞。豈顧敢自專乎。帝允行。而政事稍稍歸中書。已得相。以用人爲已任。樊廉退。抑奔競。其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密言於上。拔擢之。未嘗以語人。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延見。問政得失。問人才賢。

否。請於揚和要害地。各列屯。仍籍民爲兵。農隙給兩月糧。授弓弩教戰陳。與屯兵掎角以爲防。其兩淮諸郡守臣。當擇才。不當論文武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小過。而責其成功。詔允行。然竟爲衆論所持而罷。初虞允文以俊卿薦。得並相。吏尚書汪應辰以議事忤允文。求去。而俊卿奏應辰剛正。可大用。允文申寢陵之議。持不可。輕發出帥福州。召判建康。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贈太保。謚正獻。子安從朱熹黃榦遊。監進奏院。慷慨盡言。知南康軍。興學。蠲逋賦。一循行熹政。天性剛毅。信道甚篤。卒。贈直龍圖閣。
陳良翰字邦翰。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第進士。知瑞安縣。俗彊急梗吏治。良翰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期。月聽訟。咸得情。民懷安之。遷監察御史。時孝宗倚

魏公浚督淮泗軍而議者請防江良翰疏防江却地奪利便爲非計遷左正言金青歸四州故疆邀歲幣相思退許之且白遣盧仲賢又白遣王之望往使皆力爭語具帝紀中且言今督府議論廟堂皆陽相唯諾而陰百方沮其計萬一爽於事幾督府何得獨任其責時正言尹穉附思退臧浚良翰疏思退姦邪誤國浚精忠光成不宜以小人言撻之帝曰思退議誠失然其人警敏冀可責後效至魏公則今人才物望孰有出其右者豈容有他良翰頓首曰任相難使不得全才寧得推顛仆忠之人庶緩急可賴思退小黠大癡不可任也且警敏一言尤非人主卜相之法又面疵穉穉愧恨結近幸力排去之然後罷督府而中國氣益衰會兩淮撤備金大入孝宗始大悔不用良翰言

劉琪

字共父

建州崇安人少傳子羽子也生有奇質從季

父子翬學蔭補郎第進士以守正爲秦檜所抑逐檜死爲吏部員外郎寘銓曹令式于庭中使選集者得繙閱

以徵吏。吏姦不能度。爲中書舍人。金人寇。帝親征。一時詔檄多所草。辭義激烈。讀者揮涕。兼直學士院。從辛建康。時張浚畱守建康。而帝以江淮宣撫命楊存中。琪繳奏。謂存中不任。帝怒。謂宰相曰。琪父爲張浚所知。琪不書存中。黃獨爲浚地耳。命再下。或謂琪必毋再繳。誠再繳。適爲張公累。琪曰。謀帥國大事。琪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哉。執奏如初。事乃寢。以星變應詔言。比年來。綱維解縱。外則諸將刻削軍士。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諸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競貪虐。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願陛下登俊良。遠邪佞。戢近懲遠。脩軍政。

之闕。精擇郡守。誅鋤賊吏。厚民生。而擴恭儉日新之德。身先之。又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強國有不易之法。曰。和。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變不可豫圖者也。至脩政事。使三者之權。常在我。而不在敵。則不易之法。知臬州。尋安撫荆南。知潭州。郴饑盜起。州郡蔽不以聞。珙入境。卽請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令必以便宜出師。師至。珙以師暑行疲怠也。役丁夫迂之。代任負至。犒賜過望。士咸樂爲用。又下令募盜。相捕斬。軍民捕得盜。所隱贓無多寡。不問。於是盡誅其豪酋。釋脅從。而盜靖。帝手書慰勞。珙布上德。行寬政。廣召募。厚撫犒。嚴紀律。湖

南肅清。商旅野宿焉。召爲翰學士。兼侍讀。叅大政。夙夜
圖所以叙進人才。寬民力。練軍實。卒成上意之所欲爲
者。而尤以輔主德。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已任。以糾
近習。奉外祠。以安撫使知荆南。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
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固辭。上書言。臣材質庸下。無
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絰。付以樞院。畀以荆襄軍旅之任。
非以荆襄爲吳蜀要害。臣備負江陵。粗知兩路事宜。而
然耶。然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剛。則四肢
壯。而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不仁。淫侵成
腫。而病矣。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陛下

永明求衣日盥而食。惟恢復是圖。而曠日持久。積用未著者。則有恢復之形。而未有其實也。夫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之覺。有形無實。則兵未動而聲先見。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而何以待之。必求其實。願以修己爲本。以求賢爲先。以生民爲重。然後簡將養兵。可次第而舉。諸䟽事實未至者甚具。最後言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而臣乃冒金革之名。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竟不拜。免喪復官。召起關。慰勞。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荆襄。故有民兵皆土著。自愛。且近邊。知虜情。輕

闔後稍墮廢。珙隨鄉團結，寬取丁之數，弛其賦。歲時簡練之，而軍成。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致之。田野騷然。珙奏曰：象用於郊祀，不經見，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今使吾中國之疲民，憊於遠夷之野獸，非仁聖宜有詔却之。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急乃致死。揭榜諭所屬，各具數千人食待之。盜果亟去。其畱境內嘯聚者，一戰擒之。移知建康，安撫江南東路。以旱饑，奏蠲二稅，檄轉運司移粟賑貸。糾上流遏糴，遣郡屬循拊，而身蚤夜咨訪，誠意孚格。民無捐瘠。明年進觀文殿大學士而病。帝遣中使以

來視病卒。帝哀悼。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琪機鑒精明。
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稜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
國夫人熊氏早卒。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
弟事繼母。禮敬備。友愛兄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依。
古禮而敬行之。在州郡。寬於民而急於吏。禁吏漁蠹。而。
阜民厚俗之務。日孜孜焉。事少失。雖下吏有言。立改修。
潭州嶽麓書院。以養士。屬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
已之學。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辨告。深自引咎。
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未。
嘗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遺表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

恭顯侄叔文爲戒。而以未能爲國家報讎雪耻爲深恨。及卒所蒞軍民皆罷市巷哭。頌建祠祀之。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舉進士第二人。改秩故事。當召試館職。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擢著作佐郎。累敷文閣學士。制置四川。蜀大帥吳玠柄蜀者再世矣。姚仲王彥等各建節一方。以文治則玩以武競。則空剛中救身以法。遇人以禮。不爲崖異。恩威並行。羽檄紛沓。裁決中機。會諸將帖服。金犯黃牛堡。急守將乞濟師。剛中自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走吳玠。玠起奔。卧內責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今敵入境。將軍安得晏然高枕而卧乎。玠大慙。卽馳至殺金平。扼敵剛中益調內郡兵。授方畧。分道進。又以蠟書抵張正彥。請會師。玠是諸路克捷。金師退。剛中讓功將帥。表上之。李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事平。差擇將帥衆所進者上之。朝備統帥之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贊。備監司州郡之選。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田者三鄉。歲久淤澁。疏濬之。累土爲坊。樹榆柳其上。繕學修教。葺諸葛武侯及張忠定祠。廟吏黃巢墓。表贊。殫惡以維風。詔汰軍

所汰卒困絕不能存命召試善射者復祿秩以禁軍關
額糧給之老病者給義倉米朝議復刻階成鳳岷四州
民以爲軍剛中䟽其五害罷之孝宗立以宮僚進官已
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謚恭簡

汪徹字明遠自新安徙饒州爲饒州人紹興中顯仁皇
后贊宮訖議者言士庶墳在二十里內者當遷以嚴幽
宮敞以待御史按視還奏言漢長樂未央宮夾櫟里疾
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制立隴在封堠內不遷第不許開
故封合附此其意甚深願毋遷以傷人心從之葉義問
使金還言虜且南牧時相不爲慮澈言士不素豫不可
以備符今將驕卒惰宜蒐閱爲豫防上元先一夕風雨
雷雪交作澈言魯成公時大雷震電繼之雨雪孔子以
爲八口間再有大變謹書之春秋今一夕二異交發此
陰盛之極殆爲金且發釁今荆襄無統督江淮之備禦
因陳修攘十二事會金使來發難澈上言兵強弱無定
形惟所用願赫然告中外益兵嚴備使上下一心除卻
史中丞爲湖北京西宣諭使奏罷鄂帥之老怯不任者
金欲窺襄陽宣言趨荆南又爲形自光黃擣武昌朝議
急武昌令鄂帥吳拱還護之澈馳書止拱必留襄敵果
奄至大敗之召參大政贊內禪出督軍荆襄襄漢故天

壤不治、荆棘彌望、澈因古長渠廢堰募開民與冗卒令
雜耕其中、爲三十八屯、給牛種、授廬舍、歲登穀七十餘
萬、民償種外、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畧就、會張浚剋
期、大舉詔出師、應之、澈不可、落職奉祠、後召爲樞密使
時議廢江州軍、澈不可、出安撫福建、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謚莊敏、澈自言起寒遠、無以報國、惟無私不欺云、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舉進士、累右正言、內侍李珂
死、賜贈謚、茂良言、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未
有謚、誠行之、足以聳忠臣武士之心、顧獨施於中人、請
改命、以星變力論、龍大淵曾覲之、姦帝諭以二人乃潛
邸舊恩、非古舊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
茂良曰、昔唐德宗謂李泌言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
泌口、此杞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覲所干預行道之人
皆知之、而陛下以爲未嘗預外事、臣懼之矣、出知建寧
起、廣東提刑、興學修禮、復廣惠倉、中原衣冠沒於南、故
寄暴露者、畢瘞之、除直顯謨閣、判江西運司、知隆興、運
歲早、免蠲逋稅、發廩賑、瘡癘作、命醫療治、所全活無
筭、召對言、潢池弄兵之盜、皆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田
荒者、願詔監司守募民耕此、平盜之本、衆大政、淮南旱
茂良請舉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賑之、或持不可、茂良

曰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萬一爲饑寒所逼成嘯
聚卽利害立見寧當愛惜費乎帝嘉納慶壽禮行中外
覲恩澤茂良攝相事慨然曰此當以身爲天下任怨矣
若以遷轉爲恩不知月添俸給與來歲郊奏補當幾何
此何以應哉遂裁止奏朱熹操行耿介宜錄用以首參
行相事者踰年帝不卽命然亦不置相已竟爲曾覲所
構而罷茂良平生不喜言兵覲密使人誅之云論恢復
當得留陞辭疏恢復六事帝大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
此爲御史謝廓然所劾落職放英州然茂良言恢復本
極論不可輕舉亦猶其平生之言也卒贈資政殿學士
謚莊

當孝廟時諸大臣在兩府者稱賢者有休寧金安
節潮州王大寶福清黃祖舜晉江梁克家德清李彥穎
仙遊葉顥溫州黃洽之倫秦熺死贈太傅祖舜言熺預
檜密謀爲國患追奪之金亮渡淮淮帥劉汜王權敗走
帝欲誅權汜以厲法祖舜言劉錡病已始誅二將錡必

魏恨死。是國家以小跌殺三將也。相鼎既遠謫。門生故吏無至者。而大寶日從鼎受論語。知連州。浚俸不時給。以經制錢飲之。爲諫議大夫。浚出督。湯思退議罷督府。痛斥之。安節內行謹。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大淵覲。知閤門。還錄黃。不署。金渝盟。顥知常州。入對言。故相浚。久謫無恙。此天以輔陛下。浚復用。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芮曄。林光朝等。皆侍從臺諫之選。稱得人。高登以。上書譏切時相。詔名捕顥。摘令逸去。登曰。不爲公累乎。顥曰。獲所願也。克家以相。允文薦參大政。允文主恢復。每以國力未振。難之。議遣。凡使持不可。及秉政。戚倖不。

少信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恨士大夫不附已。日夕中傷之。賴力擁護而全。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彥穎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使中外知獲罪之繇。今命繇中出。臣恐諧愬行而善類喪氣也。在東府三歲。攝相事。繳內降甚多。內侍各造軍器犒師。發封樁諸庫錢動億萬。彥穎言虞允文本太祖封樁建此庫以備邊。陛下有意恢復。而用之不節。失初意。帝爲矍然。罷奉祠十年。日食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洽渾厚質直。爲孝宗所知。居恒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孝宗甚注信之。以爲良金美玉。渾厚無瑕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少端穎。爲從舅游。御史酖所器。甫冠

入太學。靖康之變。虜議立張邦昌。即日出居外。旣而僞

詔以藥物勞諸生。中獨無所污。紹興中。爲相檜所抑。惡

擢上第。二十年。轉徙外服。泊如也。檜死。權國子司業。使

金還。言虜徙都汴。必渝盟。宜速備。帝聞矍然。時相思退

高。顧不悅曰。沈監使還。亦屬耳。乃不聞此言。今安從來

哉。除沈介吏侍郎。徙中補其處。抑之旣而虜使來果出

嫚言。發釁。帝始以是日聞欽宗喪。思退高言不可以凶

服禮。金使請俟其去。乃發喪。中爭之曰。此國家大變。臣

子至痛之節。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使人問故。其

何辭以對。乃發喪中。爲帝言。朝廷與虜通好二十年。虜未嘗一日忘戰。我未嘗一日言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以削。虜日以肥。幸天禡其魄。先堅言以警陛下。惟亟留聖心。飭舉諸所爲備禦者。蓋中自奉使至。是三年矣。帝乃信用亮。擁衆渡江。駕親征。而欽宗當廟祔。思退請省虞。以速謝中。持不可。曰。禮莫重於虞。葬速反而虞。何謂省乎。議者言。凶服不可以即戎。中曰。上固以縞素詔中外矣。得如禮。當事亟時。朝臣爭遣家違難。家人亦旦暮請行。不聽。曰。天子六宮在是。豈當違難哉。虜退。惟中與相陳康伯家在城中。金主雍立。來通好。許新復州。

郡而責彌臣如故議者欲聽之中持不可乃正敵國禮而定遷禮侍郎孝宗卽位詔給侍臣筆札條時事明年以星變復求言中曰言非難行之爲難前給筆札時羣臣敷言十未行一二願力行兼給事中旨下多繳奏明年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用樂中奏言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未討雖葬不書今淵聖實未葬請撤樂相浚言德壽宮壽考不得以爲比中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也且嘗北面恐尤非所安疏復論得寢尋以謗去國居五年復召問勞甚寵中自以舊學士臣曩所論聖學爲帝精言之時遣使請輦雒山陵中曰

陛下聖孝及此幸甚然釋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未盡於
人心恐夷狄或以是間我也不聽而虜果違言進兵尚
書兼侍講時中年亦已七十餘矣每入直帝遣人候視
至則亟召入坐語月必一再見中前因於讒以去至是
欲卒行其言條治天下要道十以獻每奏一篇帝未嘗
不稱善尋乞骸歸朝大政帝手書訪問歸又十年乃卒
贈正議大夫謚簡肅中天性莊重在燕私儼然終日未
嘗傾仄語默有常節未嘗戲笑他人視之若不能頃刻
安而中泰然終其身少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晏然
晚宦達自奉簡薄不改於其舊不爲激訐表暴之行以

矜已取名而誠意孚格。愈久而上下信服之。天子問進取。必曰先自治。問理財。必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及功利。至其念山陵梓宮之未反。則論之終身。爲司業時。芝草生學廟。不以聞。官吏或陰圖以獻。時宰詰治世之瑞。何不言。中對曰。治世安用此。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所引用也。張忠獻浚。劉太尉錡之復用。中有力焉。晚里居十五年。門無雜賓。朱熹載書以見。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乞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爲所敬慕如此。而中自降挹禮賓之熹。志其墓。以爲古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云。

汪應辰

字聖錫

信州玉山人。幼凝重嗜學。舉進士第一。時

年甫十八。引見者掖而前。高宗異之。手書中庸篇以賜。欲卽除館職。相鼎言。應辰少。宜令歷外任。練其材。簽判鎮東軍。於是應辰從張九成學。學益進。召爲秘書省正字。和議成。諸爭者咸得罪。應辰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成。而因循無備。可患也。異議不息。非所畏。異議息。而上下相蒙。足畏也。金雖通和。疆場之間。豈宜遽弛防以啓寇。而肆眚中外。褒寵將帥。以泰豫處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有猝然不可測之患乎。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者逐竄。小者罷黜。而一言迎合。卽以不次擢臣

恐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自全。忠臣志士。無以自立。卒歸於上下相蒙而已矣。檜大怒。出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時不繼。裕如也。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盡絕。應辰時通問。往弔其父喪。相鼎死。朱崖喪歸。過袁州。應辰判袁州。操文以祭。衢守章傑指辰阿附爲死黨。陷詔獄。會檜死而免。召爲吏部郎。以母老乞外。知婺州。郡積逋。上供十三萬緡。詔漕司根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室滲漏。悉補發。而民安。丁母憂去。執喪廬于墓。權吏侍郎兼侍講。高宗定儲。定太

予本生之稱已內禪議太上尊號應辰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不當復太上不悅曰應辰素不喜朕帝手詔言尊號議已上聞安得已補外知福州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命沿邊戍兵徙內地就糧縱保勝義士復業時蜀大帥吳玠駐武興兵精爲天下冠制置蜀再世矣會老病應辰密奏言關陝大將係國安危當豫圖命攝宣撫而蜀安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言妨農廢業長姦起訟且縱吏爲擾而奏民虛額糧稅預借和糴之弊一主於便民除吏尚書兼翰學士論弊事中貴側目帝朝德壽宮上皇

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其上。上皇指示帝曰。水銀
之獨買之汪尚書家。帝大不懌。以爲應辰力言。朕置廊
房爲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規利耶。蓋爲中人所弄。亦
上皇尚以前過嫌之也。出知平江。內侍韓玉以揀馬過
郡。應辰不爲禮。歸爲上言。平江不治。連貶秩奉祠。卒。應
辰接物溫遜。比遇事特立不回。從呂居仁胡安國游。爲
朱熹張栻呂祖謙所契許。嘗云。克己私。當如用兵克敵。
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皆克義其好。賢樂善。出天性。
尤篤友愛。以先疇盡遜其兄。至無廬以居云。

王十朋

字龜

溫州樂清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秦檜死。

帝親政策士。言剴切。人擬之賈董。帝親擢第一。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焚交趾所貢翠裘。簽判紹興。吏以其書生筮仕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咸讐服。遷較書郎。金亮渝盟。輪對言。張浚可相。劉錡可將。願起用以懼敵。楊存中以三衙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子弟親戚布清要。結諸將爲黨。援宜抑退。諸軍承受恣威福。甚於唐監軍。京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監謗。宜罷遣。詔戢邏卒。罷監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起劉錡制置江淮。張浚判健康。本十朋白發之也。自秦檜塞言路之日久。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等始爭論挺發。太學生

至爲五賢詩紀之。遷太宗正丞。請祠歸。隆興初。起知嚴州。累起居舍人。升侍講。與同起居郎胡銓並擢侍御史。十朋以帝英銳。規恢復。力贊襄。史浩罷知紹興。十朋言浩嘗爲紹興屬吏。姦贓彰聞。何顏復蒞其吏民。改與祠。劾其黨史正志。林安宅罪。皆罷去。宣撫浚出師。歸附者日至。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歸正人宜加爵賞。勸來者。符離師潰。主和者爭憾浚。十朋疏言臣素不識浚。獨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今督師一月三捷。天下皆服陛下任使之明。一失利。橫議蠡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

伐異。非前代生事好功者比。願聖志堅定。不以一衄而沮。龍大淵撫諭淮南。楊存中充御營使。皆力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移湖夔泉州。所至布上恩。恤民隱。召屬邑令張宴。親舉酒屬之。又賦詩告以當承上流。惻隱愛民之意。咸感泣自效。境內有賢士。親詣門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士咸矜奮。僚屬有不善。反復告戒。俾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畢償。訟至庭。溫辭曉以理義。多退聽者。去之日。老稚攀留。號泣越境送。思之如父母。繪其形祠之。除太子詹事。辭。詔州郡禮致。力疾造朝。詔給扶。減拜。

謁東宮太子以舊學待遇有加禮。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襲衣金帶即賜之。屢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之。書室扁不欺自戒。朱熹張栻雅敬焉。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

聞詩官提刑。聞禮轉運判官。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靖康之難。父兄俱死。冠椿尚幼。嬪佛寺深窶。而詳識之。奉繼母。舍皇走。竭力爲養。以父恩補廸功郎。張浚辟以自從。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規山水。砦險要。諸補助爲多。謂浚言恢復。天下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動。今議不出於

督府而出於諸將。榮已爲興師之凶。況軍實單弊。將多
非才。兵弱未練。其何以圖敵。且彼佚我勞。縱得其地。不
能守也。況不正勝乎。已果有符離之潰。浚復以右相視
師。椿曰。小人之黨勝矣。又居中。公名右相。實居外。迹孤
危。盡去諸浚。自以受主知任。天下之重。不忍決。未幾罷
椿。坐謫判廉州。知鄂州。墾田招流移。曠土大闢。提點廣
西刑獄。平決疑讞者數十百人。罷韶州金坑。移湖北賑
歲饑。有法。每行部。必前戒州縣。諸當問事。具爲籍。以待
質單車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不受饋遺。後下其法。諸
道爲成式。召爲吏部郎。論廣西鹽法爲著令。除樞密院

簡詳。南丹州莫酋求市馬宜州。賂簽書說以聞。椿言邕遠宜近。今莫氏方橫。奈何以中國地里之近。開之說大憾。以直龍圖閣。轉運湖南。上十有三事。同日報可下。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椿太息曰。所謂國非其國也。力請歲儲二百萬爲歲積。擇臨安守椿在議中。或謂椿於人無委曲。帝曰。正欲得如此人。無何竟以權倖不便去。知發州詔市牛筋五千斤。椿言一牛之筋僅四兩。今市二千斤。是取屠二萬牛也。事得寢。召爲吏部郎。侍言宦官盛衰繫國。

家興亾。漢唐未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願申勿預外事。及交通士大夫將官之禁。病請祠。除集英殿修撰知太。平。賜尚方珍劑而遣知潭州安撫湖南撫摩凋瘵蠲租。平稅民庶安輯。氣象如盛時。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宜罷椿曰。潭控江扼湖嶺撫鎮蠻徭故一人都會也。二十年大盜起者三。何可爲小費惜。無何卒。椿三十始學易。日玩心於易。其行事必規諸易而後動。平居未嘗深闢異教。比歿遺墨言天地變化萬物始終。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死生之故。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傷俗化。言雖約而功倍於力。攘深闢。

者矣。

吳芾字明可、台州僊居人、宗畱守死、士女傾都卜哭、芾於宗非有故、爲鳴咽賦詩哭之、語悲壯、人爭傳播、無何、郵館題寫始徧舉進士官秘書正字、與相檜有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相識者也、旅進揖而退、檜怒逐之、檜死、累殿中侍御史、金亮犯邊、人惴恐、爭陳退避計、芾奮請親征、不即以建王爲元帥撫師、亮屠死、請駐蹕建康、時高宗臨御之日久、又檜耗國力、鏖士氣、銷之芾力請作士氣、更化強國勢、權戶侍郎帝問足兵食之策、芾曰、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十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復加、中外兵籍比太宗混一、時增多者十九、則兵不可更募、獨有節浮費、精簡閱、使官不蠹財、士皆足用、爲可耳、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斥縣令之罷懦、不任者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卽愛民、能自達乎、於是務愛養、減征賦、室滲漏、卻以完實、金華長仙鄉民十一家、自以甲乙差其產、就役、芾聞之、喜、召與合宴、命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褒之、改知紹興、擢敷文閣學士、知臨安、都人相賀、姦吏屏迹、大闢家、僮毆傷人、論如法、徇于市、宗戚貴人營佛寺、與居、臺庾奸盜莫詰、奏盡

抑之除吏侍郎使金龍大淵副之帝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爭之得不遣遷禮侍郎奉祠去時陳俊卿亦去書舍人閻安中爲帝言二臣之去非國福起知太平坊摩凋瘵常賦外一不以取民維舟梁始溪令可渡知隆興充江南西路安撫使繩大姓武斷鄉曲爲民害者歲六札至現熒感人斷醫藥天橫者衆捕治之集醫分療全活不可計帝凡六領郡各追俗爲寬猛而主於惠利事閑風教者悉心力營修之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家事與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晚力請老歸帝遣二喪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絰先產悉推與其二兄里有歟歲傾索賑之平居嚴毅不可犯而謙虛好問不間微賤年八十餘卒贈光祿大夫

楊萬里

字延秀

吉州吉水人第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張

魏公浚謫永日杜門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先見之勉

以誠正之學萬里服膺焉命其齋曰誠齋知奉新追胥不入鄉民通賊揭名市中民謹趨之縣以大治累尚左

即淳熙中以地震應詔言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
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
好踰二十年而道途相傳以爲敵繕汴京城池開海州
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而吾之間諜
不得入此何爲者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論
者謂緩急則淮不可守獨守江昔吳與魏力爭合肥而
吳安李煜失滁揚而唐蹙今日棄淮保江不知旣無淮
矣江其可得保乎淮東四十五郡諸守帥陛下所與同
緩急保安而防危者也今使宰相擇之而宰相不爲樞
廷慮使樞廷擇之則除援不自已也緩急敗事皆諉曰

非我陛下將於誰而責之乎。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且南北各有長技。騎射北之長技也。舟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計者。日繕具海舟。而南未有聞曰。吾舟素具也。日繕舟。擾也。夫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今金人日逼疆場。日急而未知防。金保疆場者何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十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悟之。今國家多故。敵情不測。而上下晏然。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既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異。災惑犯南斗。守羽林。躔星犯端門。日青無光。兩日

相摩春日載陽。雨雪殺物。五月地震。茲不曰大異乎。夫
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地震在外。州郡不以聞。不信。可
也。今天變頻見。地震輦轂。而朝廷不聞警懼。不聞咨訪。
臣懼之矣。自頃年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近。則又旱。
湖廣差遠。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各
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
賑救。動而有事。將於何仰。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此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錢鏰富商巨賈。
閹宦權貴。皆深貯而密藏之矣。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
破楮券萬一如涇原之衆。因怒攜食。蹴而覆之。出不遜。

語則是可不爲之寒心哉。古國之所以立者曰人。異時
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金人憚之。近時
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拭可用則沮死。一有緩急不知可
實國家專捍禦者何人。金人之素憚忌者又何人也。臣
懼之矣。論者乃謂人之有才必用而後見。夫平居無以
知其人。必待臨大安危。試大勝負而後見。成事幸矣。萬
一敗事。將悔何及。願陛下超然遠覽。勿矜聖德之崇高。
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
大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先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
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

細故。而監漢康季世致亂之繇。勿以仇讎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薦進謀臣良將。如蕭可。勿以文武兩途殊其轍。勿使賂宦者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他務。而精專於備敵之策。庶幾上消天變。下填敵姦。而宗社永保矣。抑傳有之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

願益思其所以爲本原者。擢青宮侍講。宮僚以得端人
賀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問相務何先。萬里曰。人才問
今孰爲才。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對。遷左司郎。光宗
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朋黨之說爲天下無形之禍。
言臣一竊上柄而難防者。惟近習。非其公竊之也。私竊
之而主不悟。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皆救時危言。先是
高宗廟祔。議配享。翰學士洪邁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
張浚不與。萬里爭之急。至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帝退恚
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出知筠州。已。聖政記成。當奉進。
壽皇猶不悅。出轉運江東。忤時宰。改官乞祠。萬里性耿

介無文韓侂胄築南園屬爲記許以掖垣不可侂胄改
屬他人而萬里卧家者十五年不召已侂胄專僭甚萬
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匿不以聞忽族
子自外至言侂胄開邊釁用兵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
書曰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吾頭臚如許報國無路
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年八十三贈
光祿大夫謚
文節方金招諭江南時吉廬陵胡邦衡銓以樞密院編
修官上書請斬王倫斬秦檜孫近寧赴東海死者也語
具帝紀編管韶州徙新州孝宗召爲起居郎符離師潰
帝憂甚銓言願嚴敗將之誅而無以一觔目沮力疏斥
和魏公浚子杓入奏事賜金紫則繳奏言不當以此待
勲臣子啓寵已詔和我遣使集侍從臺諫議銓上議言
自耶南仲主和而京師失守自何鼎主和而二聖播遷
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而維揚陷自秦檜力主和而完

顏亮之變作則和之爲言誠誤國之大賊也議者乃曰
外雖和而內不忌戰夫一溺於和尚不能以自立况能
戰乎因言和議成可弔者十不成可賀者十去十弔則
就十賀利害較然而莫之爲是無勇也左氏謂無勇者
爲婦人臣以謂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久之以資政殿
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尤袤字庭之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爲楊泰興令以邑在
江址殘於寇亟乘城金敗盟楊屬邑多陷獨泰興以城
全民爲立生祠主江陰學官需次者七年太宗正闕丞
人求補相俊卿曰當畀不求者遂除袤以論張說知台
州前守趙汝愚修州城工什三而召袤成之而更築其
前鹵莽不治者已得謗帝遣使密察之民頌其善政不
絕口使還報且錄其東湖四詩以上帝歎賞自是以文
學受知江東旱提舉常平通賑貸下戶租五斗而下悉
蠲之民無流殍累樞密院正以旱應詔言天地之氣宣
通則和壅則乖人心舒暢則悅鬱則怨今催科峻而農
怨闢征苛而商旅怨差注畱滯而士大夫之失職者怨
廩給朘削而士卒怨奏讞不時報而父繫者怨幽枉不
獲伸而負累者怨殺人者不死而死者怨和買不酬買
而負敗者怨人心抑鬱上感天和願加宣節以暢休澤

除太常少卿高宗崩定廟號語具禮儀中兼直學士院
辭時帝內禪意決謂之日旦夕制冊甚多宜莫如卿乃
拜命已內禪大制冊皆出其手姜特立遷秩袁繳駁特
立諷言者以爲周必大黨與祠父之除給事中袁昌言
曰袁老矣業無以報國凡貴近營內降礙法者雖特旨
不奉詔於是內降屏息韓侂冑以和州防禦使有旨得
直轉袁繳奏法回授不直轉不宜攘國法開俾門手詔
命書行執如初除禮尚書時帝屬疾不朝重華宮國事
謬舛人心洶洶袁積憂成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
簡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泉人以進士歷知莆田福清縣
典利賑急使浙西憫役法弊敕屬邑豫正流水籍定役
寬比限革代輸弊清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受租者吏繩
以盜種師魯曰如此將土曠不耕失劭農務穡意矣奏
貸之著令遷監察御史有以內殿直薦補御史者師魯
言今縣中官進他日何以居位有除藩帥者師魯言今
結權倖紆郡符他日必指克充苞苴命得寢擢國子祭
酒與廉耻敦士行孳孳以治已立誠爲本而獎掖其行
能規約率以身先之人士咸奮除禮侍郎充遺留禮信
使至金甌宴之師魯以天子哀經請撤樂辭簪花執射

金不能奪除吏尚
書而老卒謚定肅

論曰。虞忠肅任難定。傾有廟社功。陳正獻獻肅於調劑。
正人最力。著高孝紀中。辛起季粹。倉定茶陵。劉共父爲
湖北盜。具數千人食。而畱行者立誅。何卓犖也。他臣僚
論恢復。先定規模。於理宗時。譚理學千言一律。故不著。
著其質行。後言敦化靖俗。無奇陂者。乃胡邦衡耻北面
戎虜。至欲赴東海死也。於魯連政同。然言時不適。楊廷
秀地震應詔疏。則鑿鑿中窾的矣。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二終

臨北益具樓千人食而留待者立程何早華也。引李
五人景氏。普高。等。中。半。秋。季。幹。金。武。茶。刻。隆。共。父。爲
備。日。與。忠。誠。升。顯。武。郎。官。離。城。收。刺。五。糧。糧。蕭。城。諸。陳
不。能。結。武。武。武。
不。能。結。武。武。武。
不。能。結。武。武。武。

通鑑上編卷之六十三

明盱郡鄧元錫著

宋臣列傳

周必大

字子充

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吉州。因爲廬陵人父。

死。鞠於母。母課之學。第進士。登制科。累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曾覲龍大淵。遷知閣門事。不書黃。帝不從。爭之曰。陛下於政府侍從。罷而罷。貶而貶。於二人獨爲之遷就。如此。何謂非私。帝怒曰。給舍爲人鼓扇。易朕爾。太上時何敢然。必大頓首曰。審如是。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也。請祠去。久之。提點福建刑獄。入對。請詔中外舉文。

武才具籍之爲緩急使權禮侍郎國史脩撰帝以在位
久治未效爲問必大曰陛下練兵圖恢復而將數易擇
人官郡國而守數易臣所知婺州四年五易守平江四
年四易守甚且如秀州一年四易守卽吏姦何繇察民
瘼何繇蘇乎帝爲憮然張說簽書密院給事中莫濟封
還錄黃正言王希呂起居郎李衡力論之必大不草制
皆斥外都人爲四賢詩美之說露章薦濟必大以爲說
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濟就職必大移疾去久之累吏
侍郎兼直學士院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
命省部優恤除禮尚書進吏部兼學士承旨必大官翰

院者六年制命溫雅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已參大政必大曰往宰執互相可否旨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踵爲故常願申勅惟小事不敢隱則大事無繇蔽欺帝深然之久旱帝念求直言時相恐詔下州郡求賑貸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吾儕顧當阻隔之耶立草詔行有介中禁求爲郎者帝使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則法壞矣命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卿肯任怨如此耶必大曰此任職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辭帝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數語而決毋爲辭山陽舊屯軍八

千帥請減。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若今減而後增。敵將有言。且不得增減。是自撤衛也。得無減。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也。畱二千江陵。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曷若明揚。請令侍從及管軍官舉所知以聞。拜右相。言。今內外晏然。二紀正可懼。不可肆之時。當思經遠。毋紛更。秀州饑。乞減大軍總制錢吏請勘。必大立蠲之。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言。今昔體異。持不可。金賀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又不可。請服縞素。就哀幄引見。思陵發引。攝太傅。封濟國公。贊內禪。拜左丞。

相許國公光宗卽位。拜少保。益國公爲中丞。何澹所託。以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論不已。以少保奉祠。寧宗卽位。以少傅致仕。學禁作。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植私黨。降少保。後復少傅。卒。贈太師。謚曰文。

李衡江都人。初入辟雍。從同舍生問程學。勸衡讀論語。自是雖博通羣書。壹以論語爲根本。登進士。授吳江主簿。卻使帖勢爲侵刻。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去。知溧陽。專以誠意化民。召爲監察御史。知溫。發台三州。引年去。帝思其樸忠。召除侍御史。會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與右正言王希呂俱廷爭失官。衡曰。與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請老。居崑山。結茅別墅。聚書萬卷。曰樂菴。臨沒沐浴冠櫛。儻然逝。希呂失官歸紹興。猶無家。寓僧寺居焉。

陳傳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第進士。累吏部員外郎。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根本。熙寧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額增祿符一倍。

崇寧額增率十數倍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日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梗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今茶引歸都茶場鹽鈔歸摧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領於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有斛面有折變有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願陛下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救民又言天下財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曰御前軍政府不得知總領所曰大軍錢糧版曹不得問於是中外之勢分欲寬民力其道無繇必使都統司之兵與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在轉運司無異則內外爲一體而民力可寬帝嘉納時傅良浮沈州縣者久鬚皓白援據精博議論該練帝太息之曰卿曩安在何見之晚也必有所著書其以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遷秘書少監光宗卽位得疾章疏不時下傅良以中舍上乘之爲利而威福之柄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而禍亂作矣帝乃稍視事以不過重華宮引裾爭寧宗初兼侍讀以爭畱朱侍講熹劾秘罷後復官卒謚文節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而下制

貫而緣終之其論治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年經月縻珠

利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耻之心於君德內治常
欲內朝外廷爲一體倣成周之所爲盛者行於世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宰龍泉儀真有善政爲監
司風紀肅然他路豪犯法有與援獄不得竟移訊之寘
于埋守殿中侍御史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
和氣未應皆繇人心未正而然顯察公私辨義利以彰
明好惡諸路荒政無實請申飭監司守宰去苛歛寬民
近習韓侯嘗薦士糾之帝曰昔楊得意爲狗監薦司馬
相如庸何傷大經曰卽所薦得人直一人馬而止後聞
彼其人得薦士士無廉耻者爭趨之士習壞矣宦者董
璉使淮甸爲暴酷號董閭羅糾之得鐫罷試右諫議大
夫兼侍講以秋旱應詔言州縣折絹帛收米粟過贏而
關市推酤禁日峻則民貧中外將帥出倖門刻朘削以
償則軍貧軍民貧則愁嘆嗟怨之聲仰干于天和今甲
第名園別墅列肆所在而是非受賂遺何自濟欲願垂
意人主之職爲治本除禮尚書兼侍讀以徽猷閣學士
知建寧移紹興力請老去壽八十寧宗進正議大夫降
降詔存問賜銀奩藥茗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黃裳

字叔文

隆慶晉城人第進士累秘書郎嘉王府翊善

與羅點彭龜年俱作八圖以獻。上規太極三才本性。中陳皇帝王伯。旁綜天文地理九流。下次百官。而約之於心。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何學。王舉以對。壽皇曰。無已多乎。王曰。講官訓釋明備。心好之。不知其多。壽皇悅。已入侍。爲帝誦酒誥。問之曰。黃翊善教也。光宗亦喜。勞勉裳裳。又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半陷異域。規恢復。諸剗至如此。遷起居舍人。廣上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曰勝心。曰忿心。事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之謂私心。私心生。以諫者爲忤。而求以勝。

之曰勝心。勝心生。以諫者爲讎。而求以遂之。曰忿心。忿心生。黜陟用舍。謬而國亂矣。試中書舍人會上久不朝。重華宮。裳挽裾諫不聽。疏言臣之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三諫不聽。是待制可廢。不問安不視疾。天經大義已失。是勸講可廢。陛下不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翊皇子於善。因出關待罪。嘉王卽位。改禮尚書。兼侍讀。力疾謝。勸上以有始有卒。光大業。比疾革。帝遣使視疾。手疏言。日者大除授。而政府不知。聞之憂悸。而疾劇。遂卒。帝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爲人端純。篤孝友。推賢樂善。嘗勸講稱旨。帝勞之曰。於今問學。無卿比者矣。

裳曰臣何敢望朱熹熹學問四十年精詣無比若令勸講輔上於聖學天下幸甚熹以得召嘉定中謚忠文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舉進士官殿中侍御史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苛責其細小趨向果正雖小節出入不害爲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陳賈以靜江守入奏事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旨剋道學之名詆正士儻召入非善類之福得不召守御史兼侍講言自秦檜罷三大帥而江東荆襄不復設制置宜置如舊而使大中副之以糾劾奉祠寧宗卽位召試給事中兼侍講請內交而卻大恨之會侍卽龜年以論侂冑補外而侂冑與內祠大中同中舍梅鑰繳奏言陛下龍飛眷理舊學延問無虛日天下仰望不三數月或死或斥侂冑折其萌帝曰龜年除煥章已爲得罪願垂念而斥侂冑折其萌帝曰龜年除煥章已爲優異若侂冑本無過可斥也大中復固爭不聽以救祖儉駁汪義端補外尋以學禁落職屏居十二年或勸通侂冑書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

賈資政殿學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
及遇事奮曰禦不可犯朱文公熹以爲當於古人中求
之

須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舉進士爲秘書
正字光宗不過重華羣臣交爭以擇日爲解安世言孝
愛本天性陛下心當必有油然而勃然之時願卽其時駕
過往早往謂省暮往謂定何擇日爲也遷較書卽寧宗
卽位應詔言昔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其立國之本
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重賦以制用而已今天下之費重
而當省者兵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
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
難不敢省者當徐圖其當不忍省者陛下果於省而痛
斷之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將從風奔走之矣朱侍講
予祠率館職上書留不報坐學禁廢開禧用兵起知鄂
州淮漢師潰宣撫薛叔似以怯懦罷金圍德
安諸將無統安世不俟命徑遣兵救之圍解當寧宗初
溫州徐誼子宜永嘉葉適正則有經世大慮簡州劉光祖德

脩有衛道至心臨江彭龜年子壽崇仁羅點春伯於啓

沃深力具帝紀坐學禁廢。佗胄欲大舉伐金。以適素主
恢復。召用之。適以爲今不審強弱之勢。驟興問罪之師。
欲變弱爲強。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
險至危之事也。而不虞其難。願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
戰。經營瀕淮沿漢諸郡。爲自固計。而後進取。可言。佗胄
欲藉適草詔動中外。命直學士院。以疾辭。除知建康制
置沿江軍。金犯建康。適謂士戰數衄。氣不振。不可以正
戰。募市井得少選。帳下願行者二百人。夜斫營。屢捷。而
行都稍安。時羽檄旁午。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
民以不擾。淮民被兵。以散不自保。適於墟落。依山木。陰

爲堡塢四十有七。會尾連絡。創石跋定山。瓜步三大堡。以屏蔽采石。圍靖安東陽堡二千家爲軍。習戰射而制。司別募死士千人。專刼砦焚糧。江防翼然。會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斥奉祠。然恢復本適所素。守。又每言審而後發。非顧附侂冑也。乃責人終無已矣。

卒謚

忠定

龜年心術正大。議論簡直。晚於維學益深。幾微不

見顏面。點不爲矯異。而端亮有守。義利之辨較如方熹。奉祠時。龍泉孫逢吉以吏侍郎直日講。講詩權輿權輿者。詩以刺。康公與賢者無終也。逢吉援以爲喻。論甚苦。及龜年出補郡。逢吉入疏言。道德崇重。陛下所禮敬。莫

如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傾信莫如龜年今皆以佞宵廢臣恐賢者無固志而陛下將獨庸鄙儉薄之人與居也亦奉祠去

辛棄疾字幼安齊州歷城人金亮死耿京起山東遣棄疾表自歸召見狀魁岸如青兕語慷慨帝注視久之目以爲將帥幹也授承務郎奉天平節使知東平府告即賜京比還東則叛帥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矣棄疾聞太息流涕曰必復讎自統制以數騎從徑走金營縛之安國遁方與金將飲而樂棄疾即衆中禽之衆莫測所自來相視貽愕莫敢動已起闕則格殺數十人得以來俘行在誅之乾道中判建康召對延和殿退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理逆順勢消長及技擊長短地形要害甚具遷司農主簿知滁州除羅兵并邑凋殘棄疾寬征賦招流散教民兵開屯營劄奠枕樓繁雄館爲控扼江北賴之遷倉部郎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有功加秘閣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平湖湘盜奏疏言此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之倫皆能袒跣一呼肅

聚千百煩大兵乃靖者繇郡縣田野之民苦郡聚歛苦
縣科率苦吏乞取苦豪舉兼弁無控愬故也夫民爲邦
本。國使爲盜已從而剗溢之其存者與幾願申飭州縣
以惠養元元爲意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錯俗
頑悍而防守不設度馬殷故壘起砦柵招馬步軍爲屯
扼府以爲費數沮撓其事至降鄧前金字牌罷之棄疾
入受詔出督役期一月成砦砦成始開陳本末繪圖上
帝意釋然方劬若時秋霖者彌月所司言瓦不易造棄
疾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具矣令廂官自官舍
神祠下至民家各取溝匱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鎮
爲江上諸軍冠加右文殿修撰知隆興撫江西歲大饑
榜通衢曰閉糶者配彊糶者斬盡出公家官銀器召官
吏偏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運糶期日於江上發
糶於是粟連檣至直頓減民賴以濟信州守乞糶幕屬
不可棄疾曰均吾赤子也以米舟十之三界之帝聞嘉
歎進一官入見言金必亾可乘臺論以爲附侂冑啓釁
落職奉祠然棄疾憤國讎其素心策金亾固其蚤見非
附侂冑也久之起福建提刑召見加安撫使知福州棄
疾念福州枕大海爲賊淵上四郡民頑曠易亂務鎮以
安靜未期歲積錢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會閩中連

稔以備安錢糴之得米二萬石又造萬鎧招強壯補軍
又以臺臣王蘭劾落職奉祠棄疾豪尚氣誼大理丞吳
交如死無以歛棄疾歎曰身列卿而貧若此廉士也夫
厚賻之與朱熹厚善熹歿學禁嚴門生故舊無至者棄
疾爲文往哭之悲壯激烈卒贈四官咸淳間
史館較勘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倪思

字正甫

湖州歸安人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中

書舍人光宗制於后久不朝重華思以直學士侍講及
春秋姜氏會齊侯于濼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
所爲不齊者繇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
至於陰陽失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如漢呂氏唐
武韋幾至於亂亡帝爲先色寧宗時召試禮侍郎時赴
召者未引對必先謁倪胄而倪胄又以書先之思不詣

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
黨而布衣不敢極諫。雖膠庠之士亦恐以去籍論以呈
藁則誰爲披肝膽而冒威嚴者。頃北伐之舉士大夫頌
言其不可者僅一二。而匍匐列拜於權門者。稱門生不
足稱恩主。甚且稱恩父。將國家何賴焉。旣退見侂冑謂
之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侂冑問何也。思曰。公堂中剖
斷如流。此明有餘。爲師蘇旦簧鼓興兵。啓國釁。此聰不
足也。侂冑悚然奉祠去。侂冑誅召權矣。尚書侍讀入對
言。今大權有歸而人望未厭者。以樞臣兼宮賓用事而
宰執不與也。夫奏擬除目當政府同之。比專聽侂冑。編

已。今樞臣復獨班進擬。蹈往轍。願遠嫌昵。昭大公。日彌遠也。彌遠大恨之。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彌遠拜右相。舍人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之語。思曰。董賢爲大司馬。冊蕭咸大息。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則舜禹揖遜文也。思懼之矣。鐫職卒。謚文節。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舉進士。廷對言。近罷拾遺補闕。有拒諫之意。厭薄道學。有傷善之心。已直切如此。爲國子錄。請過重華宮。寧宗初。論內降學禁起。謫奉祠。久之。遷度支郎。侂冑隸人蘇師旦。已建節。介與省郎詣政府遇之。衆踰階揖。介不顧。劾奉祠。侂冑誅。累國子祭酒。以不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意。應詔言。下謀上。夷犯華。近習于政。小人間君子。皆謂僭。一僭足異。况兼而有之哉。漢法以災異策免丞相。史彌遠以母喪起柄政。乞令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陞太子諭德。太子索館中圖畫。欲張燈設樂。皆諫止。權中書舍

人有黜駁丞相召語之曰此中宮意也盍聽諸介正色曰宰相逢宮闈意給舍奉宰相意紀綱盡矣不敢更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䟽言陛下更化三年而以言事得過去者五人矣謂倪思傳伯成蔡幼學鄒應龍與奕也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此媚疾妨賢陛下獨不爲孤立憂乎以右文殿修撰補外卒贈寶章閣待制諡忠簡

曹彥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從朱侍講遊舉進士攝守漢陽金入寇敗去進秩知漢陽徙潭州時羣盜起湖南朝議招彥約言今不先討捕而議招國無威矣若盜中設疑而辭款我義不得不撤兵兵撤而難不解且柰何趣進師復桂陽盜懼請相圖以自効錄賞格報之盜遂解散又之爲利路轉運判知利州時蜀諸司並列權不一而事紛獻議曰古之臨邊者求賢將而盡付之兵將勢尊則體重兵權專則令一今雖名登用又以人參之雖付事權又從中繫維之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過矣昔秦隴民以忠實健戰聞天下令領帥者權重務約財省費簡練忠義民兵撫摩之遲以歲月漸之禮義蜀可復完時不能用理宗卽位累兵尚書卒諡文簡

陳居仁字安行與化軍人舉進士家與秦檜有世好不
自通掌辟魏杞幕下杞當國恐貧需次不干也知徽州
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抑退抱所輸立東表下有
寬抑欲自言立西表下立省之吏不能措手鄰州爭訟
詣就決秩滿邦人挽留繇間道乃得去入對請類編隆
興來寬恤詔令致行之又言戰士出萬死扞禦乃老而
失餼至行丐于市可哀幸矜恤會大閱命添差兩任衣
糧三軍鼓舞會樞屬闕負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
仁而令久爲郎者乎遷簡正中書諸房公事有告枉叙
復者執政持不可不聽權中書舍人言今名寬逋負實
惠頑名赦罪繫實縱姦獨盡放天下五等戶以下丁廢
澤究於下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堤捍江新安樂
坊養貧病移建寧歲饑發賑弛逋負代輸畸零繭稅有
強糴殺入者會赦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爲惡
竟斃之移鎮江旱請緡錢發賑因饑民治古海鯨港作
石閘丹徒境上時蓄泄以漕所存活數萬加寶文閣待
制知福州饑民嘯聚部迂兵遮擊斬其渠奉祠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子卓靖介有質行當外制草李全禡爵
淮人咸奮大廟災詔罪已讀者爲感泣
官簽書樞密院事卒不能喪諡清敏

王居安。字資道。台州黃巖人。舉進士。累太學博士。遷右司

諫。論侂冑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強姦險附
麗。亂國經。乞遠竄。呂祖泰兄弟。竝精忠。當雪。趙彥逾負
相汝恩。不當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疏具。有微知之
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崇政殿說書。爲諫官。纔十有八
日而罷。旣供職。奏曰。祖宗時。二史得直。前奏事。於經筵
力言之。以越職奪官。楊簡歎之曰。吾道增重矣。已知太
平州。當邊據而歲儉多盜。居安撫循震刷。威惠竝行。副
將劉佑。以告密逮死。獄誣服。居安辨其寃。或以黨逆爲
疑。居安曰。今郡有無辜死者。亦奚以守爲乎。竟白之。桡

盜作。將平。而江西帥欲招降爲功。民兵恚曰。作賊得官。吾輩捐軀壞產業。討之得禍耶。遂羣挺爲變。列城皆震。居安宣撫江西。劾主招者罷之。謂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君名武力。可以圖功。俊惶恐效死而靖。節制江池軍。賞厚罰信。將吏憚懾。設凝間。使賊相捕擊而盡。人尸祝之。召工侍郎。已奉祠。鹽盜起。居安以書諭汀守曰。汀土瘠。鹽何可盡禁。彼執旨惡以自贖。治貧惡可也。不聽。而盜作。命居安招捕盜。即引退。而守欲出不意爲功。進薄之。居安太息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拜疏歸。卒贈少保。

論曰。秦檜韓侂冑。以陰賊擅權。怨蔑貞也。於社稷罪鉤。而韓殺身殞世。禍慘烈特甚者。則好殺者殃也。而傳伯成。丘密之倫。獨稱早見矣。辛幼安果銳精敏。有古名將風。侃思王介。曹彥約。侃侃獻忠。皆動中事會。謂邦之司直。非與。居安於兵事。未之學。於峒寇必誅。於汀盜主招。若翁張時用。然又何其閎達君子也。

董槐

字庭植

濠州人。少廣額豐頤。美鬚髯。喜言兵。自方諸

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大言自喜。狂生耳。槐乃自摧折。從朱門輔廣學。第進士。累知江州。吏侵賦甚。下教曰。吾蒞州而吏爲侵盜不止。必誅之。吏不敢肆。

因除民患害。弛利以利民。計軍實。常若寇至。裨將廬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歷廣西。運判提刑獄。定交。卮入參大政。言事無所隱。不爲容。問糴民粟積邊。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省民願。垂意邦本。問邊事。對曰。先自強。拜右丞相。務弘大體。任人取故。舊在疏遠者。先擢。在官者。率蒲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疏三害。戚里不奉法。一執法吏擅威福。二皇城司不簡士。三願力除。去。嫉者滋甚。爲丁大全所逐而罷。語見帝紀。家居講習。不倦。用祀明堂恩。加封。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日夜。

中遂逝。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崔與之。字正子。

廣州人。繇太學舉上第。知建昌新城。歲大

歉。有強發富民廩者。折手足以徇。而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軍需擾天下。與之獨以公省錢應之。吏告以月解不登。不顧也。和糴令下。以時直糴之。令民得自槩。判邕州。守武人苛衣。賜不時給。卒大謹。與之攝守。安輯之。斬胥事者一人而靖。知賓州。政清。授廣西提刑。行部歷州郡。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厓地產苦蔞。民取葉代茗。歲征至五百緡。瓊女婦以吉貝織衣衾。功苦官責歲貢。悉榜免。他罷行甚衆。瓊人疏其事。爲海上澄

清錄。嶺去朝廷萬里。貪吏爲非法慘酷。與之疏十事。痛懲之。瓊人刻行。爲嶺海便民。勝金南遷汴。朝廷畏其迫。授直寶謨閣。主管淮東安撫司。權揚州。宣入見。勞遣。與之至浚。城濠。蒐士伍。因山林阻固。創五砦。團忠義民。居之。楚州兵苦役叛。入射陽湖爲亂。給旗帖招之。衆歡呼至。獨省事者匿不前。擊斬之。金入寇。相彌遠遺與之書。令急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亟與之和。祇取辱耳。今山砦相望。民米麥畢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犄角。驅逐。勢必不害。况東海漣水爲我有。山東歸順爲我用。而議和。必且攜其心。願安之。金果退。議罷。兩淮制置與之。

曰制閩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故幾事無失。而
淮完。罷制閩。則事事稟朝廷。將且以稽延誤事矣。且兩
淮分峙。而無制閩。總其權。孰爲便。相救如左右手哉。得
無罷。召爲秘書少監。民遮道流涕。與之辭。召命欲度嶺
南歸。而國有師命。乃造朝言邊聲可慮者非一。山東忠
義不急處。必且有養虎遺患之憂。目李全也。擢工侍郎。
成都亂。以煥章閣待制撫四川。知成都安丙卒。詔盡護
全蜀師。丙撫蜀久。人士自東南來者。邇之不用也。與之
至。推誠布公。兼用吳蜀士。協和戎帥。人大悅。時金虜困
弊。歸正人。閩帥不敢納。與之加爵賞。招徠之。鏤榜播諭。

歸附者踵至。而籍其精悍者隸其於。是金上下疑阻。相
屠戮。以至於。在鎮數年。寬征減賦。府庫充實。邊圉完
固。蜀人肖其像。配張詠趙抃爲三賢祠。召爲禮尚書。以
老辭不至。理宗親政。以御札特召爲吏尚書。又不至。會
廣州摧鋒軍以戍苦不撤。上功不報。遂作亂。長驅至廣
州。與之時卧家。起登城諭告。叛兵望見。愕然曰。我公也。
皆俯伏聽命。不敢攻。去攻端州。事聞。即授廣東經畧安
撫使。知廣州。與之即家拜命。故陽卧而潛檄列郡將討。
捕之外無知者。已所調軍大集。乃大駭散。戮其渠降之。
事平。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拜右相。皆力辭不至。有詔。

訪以政力疾上書言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天下旣
拭目傾耳望太平矣然邪正雜揉用舍迂錯殆以正人
爲迂濶難集事以忠言爲矯激嫌近名而任信不專篤
也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用而相繼罷去
其敢諫之士忠於爲國者又言未脫口而斥逐隨之陛
下將孰與爲理乎臣聞獨斷以兼聽爲先不兼聽而獨
斷未有不至於偏聽成亂者也蓋謂之獨斷必明於是
非邪正之實胸中卓然有定而邪間不能移則兼聽其
本也如名爲獨斷而宰相進擬沮格不行除命中出宰
相不知則威令行於上權柄移於下而立政造命之地

愈益輕矣。又言雷雹星變。京城大災。爲上天警告。乞脩

省。詔趣赴召。控辭至十有三疏。乃得請。卒。年八十二。封南海郡公。謚

清獻。與之領鄉郡。不受祿俸。餘皆均之親黨。晚出番禺。屹

然有大臣風節。人以爲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云。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於潛人。閭學典。景緯以不及門。爲恨。葉味道語之曰。度正同門中第一人也。蓋見諸繇是往來。味道正之間。學詣以精。舉進士。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久之。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爲先務。省取陳述古諭俗文。示諸邑。取孝經庶人章爲詩歌。使朝夕歌之。孚化諄切。有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平刑懲姦。豪橫斂迹。建社倉六十六所。浚河道九十里。奏蠲五邑坊河渡錢。疏乞歸。於赤城桐栢間采藥著書。理宗以崇政說書召。三辭不許。乃造朝。首講易言。聖人體元之要。惟在幾康。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又言惕厲祇懼。乃天心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處於安樂。則

憂危及之。以星變條時弊甚悉。以直敷文閣。知嘉興不赴。召侍講三辭不許。權中書舍人。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室嗜欲之要在思。居處思敬。動作思禮。祭祀思誠。事親思孝。御一食思天下之饑者。服一衣思天下之寒者。念起而思隨之。則念消。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寡。志氣剛健。而致思以行之。則德性充實。而大業從之。進權禮侍。即有疾。謝醫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卒。贈四官。謚文安。

洪咨夔

字舜俞

臨安於潛人。舉進士。中制科。辟淮東幕府。

金犯六合。帥欲閉揚州門設守。咨夔曰。金人忌楚擬其後。必不遽至。揚不當先示弱。擾吾民。第當遠斥堠。精間諜。簡士馬。張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異時。帥從之。而金果不至。知龍州。州歲貢金。科鑛戶甚急。咨夔知非其土產也。出官錢市以充。江油民歲戍邊。復苦餽饋。請漕

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曰。奈何祀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史彌遠當國。應詔言。剴甚。父見其疏。草喜曰。吾能喫茄子飯。汝亟上。爲李知孝。梁成大所排。鐫二秩歸。彌遠死。帝親政。五日以禮部員外郎召擢侍御史。語具帝紀中。京湖函金主骨來獻。相清之欲侈其事。行慶賞。塔夔言。第當告祠九廟。以函骨葬理寺足矣。今國與大敵鄰。如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宜鑒崇宣端門受俘之失。不宜論功行慶。遺敵人笑。進權吏侍郎。三京之役。諫不行。乞祠。言臣備員臺諫。而不能止六月之師。義當去。况病久乎。宜去不允。兼給事中。言比徇私成法。

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而好營繕昵近倖。護舊臣。猶若未能無繫累者。幸深省。又請建國本。請立濟王。後會史嵩之相。力求去而卒。詔贈賻。視執政贈兩官。

蔣重珍字良貴。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第一。紹定初。累較郎。史彌遠以授立功柄。國行都大重珍時應詔言。昔周勃握璽授文帝。而是夜帝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明年卽稽首歸政。今陛下臨御八年矣。進退人才。興廢政事。一關之丞相。則是以天下生靈宗廟社稷爲輕。而以一身富貴所從來爲重也。不惟上負天命。亦豈先帝聖母及公卿百官所望於陛下者哉。天降之災。宗廟都城燔燬殆盡。固將以譴告之也。且臣之所爲痛心者。尤廟至重。祖宗至嚴。不撤小塗大。防於火之未至。而丞相之華屋等居。則焦頭爛額。迄全於火之旣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而不忌上矣。帝讀之。感動及彌遠死。重珍慮君心縱而大權旁落也。作爲君難六箴上之。召爲秘書郎。入對言。昔之壅蔽主德者相也。故臣得以大故詆權臣。今昭明君德在陛下。故臣敢以

責難望君父、疏警戒甚悉、而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關白、務積誠以悟主、每草奏必齋心盛服、將之、有密啓、則手書而削其草、遷著作佐郎、三京議起、重珍以國力民心爭、不聽、而師郿、議復之、重珍言、若耻敗而必求勝、是忿兵也、忿兵者滅、且億兆生靈之命、詎可以忿怒用之、又言更化來、舊弊未去者、五事、徇私調停、遮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以輕易權刑侍郎、以疾請、贈卒、朝請大夫謚忠文、
陳垣、字和仲、鄞人也、少受周官學於劉著、居父喪毀瘠、考古四禮行之、家已歎曰、此俗學不足學、事揚簡受學鄉試、南省皆舉、自彌遠以爲其甥也、欲優之、謝不應、都城火、應詔言、闕失甚夥、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閣筆、朱端常死、請謚、垣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削、宜得惡謚、戒將來、請謚曰榮厲、賈貴妃入宮、請去君側蠱媚、正主心、彌遠以好名督過之、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出通判嘉興、彌遠死、累浙西提刑、尉戴福倚相宗勉爲貪、垣至、福亡去、獲之、枷墨徇于市、爲國子司業、諸生自相慶、得師、後家居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子蒙年十八

上書論國事闕失、賈似道怒、以貪污覈之、薄家惟青瑣
初彌遠有從弟曰彌鞏、亦剛介不阿、以兄子嵩之入相
勾祠去、真德秀言、史南叔不登宗家之門者三十年、未
仕、則爲其淹抑、已仕、則爲其排逐、可謂矜然不污矣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少孝敬、王母疾、公許不交
曉者數月、嘗啖沫以候疾、進藥、第進士、累太常博士、史
嵩之相、臺諫謝方叔、王萬郭磊卿皆相繼、徙官、公許言
今外難憑陵、國勢岌岌、而朝廷自爲弗靖、陽遷除而陰
沮其言、是自伐也、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
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學、風化大行、史嵩之罷起復而
相、范鐘、杜範各遜避爲容、機務多壅、公許言輔臣崇執
謙退、避遠形迹、各相示以色而不言、臣以爲過矣、夫事
幾無窮、日月易邁、今最急者疆場之事、而帥才不蓄一
旦易置、卽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廢斥朋附之
臺諫充之、使獲罪清議者、咸引領望復、非國之福、帝曰
善、鄭清之子士昌、以詔獄逮、清之力爲請、以中批復官
予內祠侍養、公許繳奏言、士昌婪慝、京都浩穰、易爲姦
今畱之、恐重爲清之累、不若姑甄復、而寢內祠之命、權
刑尚書、䟽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有九人、時罷京學
散生徒、公許言、京師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絃誦寂寥

使逢掖之士、棲棲道路、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士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嗾言者論之、奪二官、知隆興卒、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使令、食無重味、一裘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而族姻貧窘者多依之以居、時蘇吳李韶、西安徐霖、中江吳昌裔、金壇王遂、南豐陳宗禮、皆爲建安青田之學、皆守正敢言、徐清叟杜範以諫斥、韶爭之、魏了翁罷督府、予祠力爭之、出知漳州、召不至、敦起入對、史嵩之遣人逆謂之曰、天下事多矣、願母以濟邸宮媼國水爲言、韶不答、貧䟽言、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而恩獨不及於一枯槁、威斷時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而今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得廷於世、而世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者、獨不蚤計而豫定、臣伏憂之、且言昔史墨有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言所繇來者漸也、陛下臨御日久、宜威福自己、無從其失、時浩彌遠、嵩之擅國秉三世矣、故目之嵩之大憾曰、治春秋人、下語最毒、兼侍讀三辭不許、時游似以人望相、然有牽制之者、韶奏請專任責成、擢翰林學士、嵩之復用、率同列力爭、命得寢、露在館職、疏嵩之之奸、言今世所謂士大夫者、嵩之皆有以變化其心、而收攝之、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從之也、常於善類中擇其氣稟荏弱者、親任

其一二以爲重、稍或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於是人士富貴之念未忘、妻妾宮室之私未泐者、皆靡然從之、而士習大壞。帝自署改官、霖辭曰、何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官高、自器其平生、是失其本心也。出知撫州、改汀州、所至民思。昌裔從黃幹學、其蒞官、所至興學、所擢官輒辭、其俸之半爲監察御史、與清叟範論事、無回避都人作三諫詩多之。出知邵武軍、道浦城、遇邵武人遺地者、卽遺金爲歸資。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以安遷。監察御史論相、嵩之以小黠爲大智、以近功爲遠畧。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三凶之罪、通于天、乞寘重刑。丁大全擅國、宗禮爲御史、歎曰、此尚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來正人、毋旁蹊曲徑引貪濁。拜殿中侍御史、累尚書、乞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後參大政、卒。贈盱江郡侯、謚文定。

論曰宋南至寧理之世、亾徵見矣。夷考厥朝著、風采議論、立意矚然、不詭於盛世斯何也。建安廣漢青田金華

之學。淪浹於人心。自天子迫於士庶。咸誦習焉。雖適不逢世。韓史賈秉國道。欲行末繇。而馳驅之軌範存焉。魯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思泄柳爲臣。而魯削滋甚。豈類是乎。嗚呼。道之不勝時久矣。

趙方

字彥直

衡山人。父宏。慷慨有大志。以策見張魏公浚。

浚雅敬之。表右職不就。命子栻與定交。方遂從栻學。舉進士。授泰寧監教授。地陋甚。方擇可教語者。訓誘之人。感勵奮學。自是有登第者。知青陽縣。守史彌遠問政。對曰。催科不擾。乃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則刑罰中教化。從京湖帥辟。知隨州。適蝗旱。徒步走四郊禱。一夕雨。蝗

盡死時定和諸郡縣。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爲豫防。提舉京西常平。兼判轉運刑獄。時劉光祖以耆賢爲帥。方師事之。進秘閣脩撰。知江陵湖北荆門。有東西兩山險。方築堡增戍。遏其衝。又增修三海八櫃爲阻固。權工侍郎。京湖制置使。知襄陽。時金困於元。憊甚。而易中國責歲幣不時至。數犯邊。朝議未敢顯然絕之也。方大憤。一日夜半呼二子范葵謂之曰。金吾讎。異時和已爲辱。况胡運已蹶。猶然耳。困辱奉之乎。遂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議遂定。申飭諸將遏敵境上無使入。遣兵護民。速收穫。清野待虜。入犯輒劔。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

男以顯謨閣直學士召權刑尚書得疾命歸藩病革起
勞軍第功賞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諸將入卧
內勉以徇國胎書宰相論疆場大計是夕大星隕襄陽
卒贈太師謚忠肅方起儒生帥邊者十年以戰爲守合
軍民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整栗令諸將入卧
必今日可戰嘗問經濟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當留意人
才故知名士如陳晔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若
扈再興孟宗政皆起土豪任將推誠擢用能致其死力
故是時淮蜀諸鎮邊虜者咸毀而京西完安方之力也
范葵幼俱從父軍中而葵尤果敢遇敵輒深入一日
將士賞不酬勞一軍皆譴葵覺之立矯令曰此朝廷賜

也。本司行別有資其機敏善制事如此。金犯襄陽、其卒至、人情震陷。方帥范葵前戰敗走之。又明年、金阻泚河、以拒軍、合戰、又破之。金犯蘄州、范率兵走攻唐鄧。或曰：「金在蘄黃、而急攻唐鄧、何也？」范曰：「吾撤襄陽之甲救蘄黃、而唐鄧躡吾後、敗道也。不若先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拔、則吾圍自固、而蘄黃之師日老、可擊矣。」於是引兵走唐鄧、圍之。金旋師、背山分二軍以待戰。范曰：「此朝氣也、不可擊。」令軍中聞疊鼓聲、乃奮敵。未至十五步、輒動者、斬。父之、金下山、別將畢再興、遽衝之、却敵進逼。范軍、范乃聲疊鼓、麾軍出、殊死鬪。葵率精騎橫衝之、金僵屍相屬、相持至夜分。范曰：「金雖却、而歛兵自固、先退者敗矣。」簡將士、俟明奮前薄之。呼聲震山谷、金乃大敗、降餘衆數萬人。拔所掠子女萬口、得輜重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主安撫司內機密。李全作亂、范時以提刑知揚州。葵知滁州、決策討誅全。端平初、議復三京、而入雒師潰、則其輕也。具帝紀、其後范守襄陽、以酈狎失士心、而亂奪職奉祠。葵參大政、撫江東、封冀國公、致仕、以功各終。

高定子、字瞻叔、蒲江人、舉進士、調中江丞。父就養而疾、定子不解衣而養者六旬。卒、毀骨立、外除知夾江、歲侵

寬推酤弛征貧民，愬無所於糴。定子曰：「若第持錢詣糶，所乞糶家粟至矣。」乃發縣廩，給諸富豪家，俾以時價糶。秋以糶金買粟輸之倉，須臾米溢於市。鄰邑有爭田者，訟不決，却使者屬定子。定子察知其僞，券之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初至縣，若安所得元年二月券耶？」爭遂決。徙緜州金陂鳳州，與元潰卒入文州，殺守臣以叛。鄒南大震，定子召僚吏羣胥戒之曰：「潰卒饑，志在得餉，吾盡發州藏粟截諸司綱運爲朝廷捍全蜀，不可乎？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立斬汝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米石，錢五千，命都監接納潰軍。潰軍喜，聽招，然不肯釋甲。定子令甲士張而待，俄潰卒入，定子坐堂上，傳呼勞苦之，皆拜諸將。亦以次來謁。定子慰薦，問何來，曰：「刺置使未知存亡，卑無主，故耳。」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闕，今捨懷何爲？將告敵且至，公避諸。」定子曰：「我守臣也，死則死於此，公等將也，何避敵？敵至，能戮力破敵，甚善。」即不能，死作忠義鬼，逾牖下多矣。」命給犒如令，卒以無事已。敗將和彥威守剡州郡，宣言知府何不去？和太尉總兩茂司軍來駐此，今至矣。」定子曰：「州非駐守地，和太尉以兵來，何爲來？」言有以待之，已一幕客來，爲謬恭。出彥威符，請如令犒。察之一游士耳。定子曰：「本州令所給者。」

軍就免罪之人耳。今軍有都統，奈何從遺軍求給乎？使者語塞，獨祈哀，捐四十萬緡餉之，彥威慙而去。以功進三官，直寶章閣。時史彌遠誅韓侂冑，專政矣。入對言：陛下今獨宜禮元勛，弛其機務，俾得完安，而朝廷得更新治化，是兩得也。聞者爲吐舌。後累司農卿，入對言：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乚理，今有乚證，宜速反李韶、起杜範，開不諱之路。帝嚮納，乚參大政卒。

牟子才，字存安，隆州井研人。少受學于魏了翁，已又從朱門李燔游，舉進士。從四川提舉辟，不合，拂衣去。李心傳奉詔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請子才自助。擢史館簡閱，入對太稱旨，將下殿。復召語良久，欲峻擢，相嵩之媚之，請外判吉州。召爲崇政殿說書、禮侍郎，兼直舍人院。右司李伯玉以論諫忤帝意，降官。逾年不行詞，子才奮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何久也？」卽書行，皆褒辭。丞相諷更之，不可。賈似道海州之捷，當制多戒敕語，似道大不樂。又言：「貧蜀尾吳地，方二萬里，而惟賈似道、李曾伯二人臨帥，可爲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荆湖別立湖湘制置，且相諸要害郡，增戍屯爲江防，似道愈益怒。曰：「是欲削吾權耳。」大銜之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至

郡官教民以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詩刻頒之問諸學
爲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千計蠲
宿逋萬計召權工侍郎時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亂
政而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禍記指目宦官宋臣大恨之
喉御史交章劾子才在郡貪帝疑之問安吉守吳子明
子明日臣嘗至其家家四壁立詢經筵官衆觀望莫對
戴慶炯進曰頗聞子才嘗繳吳聰制有諸帝曰然慶炯
曰聰子明兄子今子明云然則公論所在雖私憾不廢
也帝爲釋然未幾大全敗宋臣逐諸詆誣者並斥召爲
禮侍郎時似道自謂再造功肆意逸樂子才入對言開
慶時天下岌岌今復安不知天將去其疾使遂無後憂
耶抑順適其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願陛下戒懷
安之醢毒明閑暇之政刑取祖宗待士愛民祈天永命
者循行之又言直言國家元氣今言及乘輿尚見優暇
事關廊廟忿怒立形此何可長也帝曰非卿不聞此言
命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以田里苦疾聞帝爲輦蹇
久之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執綬帝問漢唐人物占對甚
悉兼直學士院先是傑直多以疾免子才始日直帝賜
詩嘉獎每直輒召至內殿語多至夜分就賜酒果或上
卒子才事親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扶其柩葬安吉文第

在眉山拔其家于兵致之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機趙鼎發劉黻家鉉翁後皆以忠顯沒家無餘貲子獻大理少卿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舉進士累四川隨軍轉運使吳曦懷異志詣安撫使程松陳十可憂不省也曦反併松軍逐之僭號建官以丙爲中大夫丞相史權都省事丙度不得脫乃陽受命而稱疾陰圖之監合川倉楊巨源者陰結客討賊丙延入卧内屏人語巨源太息者久之問何歎巨源曰曩僕聞安公天下義士也豈以公而耳爲逆賊丞相史耶丙泣曰此丙之志也恨無與同憂者天以君開丙丙其敢不聽巨源曰意決乎丙指天誓曰決久矣誠誅賊即死死忠也何恨巨源乃大喜曰非公不足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與結約而退當是時興州將李好義好問亦結客討賊巨源喜與結約而好義願一見安長史以爲信巨源曰事宜密不密者敗矣吾先爲長史言來日令長史君問君先世以爲信明日好義見丙丙延揖之日鄉與卿尊人同僚楊省幹盛談卿才美喜甚旦夕以職事相委矣於是謀遂決二月晦夜饗士受甲三月朔昧爽巨源手持詔乘馬稱朝使好義帥其徒四十人走曦寢寢門闢矣好義馳入大呼曰奉

詔誅反賊安長史爲宣撫敢抗者族曦衛兵聞有詔皆棄挺走曦拒戶逸執斬之以曦首馳迂丙宣詔撫軍民而定曦僭位僅四十有三日於是丙乃面曦首及所受金詔印以進而陳矯制平賊便宜功賞狀自劾傳檄諸道分遣好義巨源等復階成西和州初韓侂胄聞曦變駭失措亟手書慰撫之宇文紹節曰母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乃手書與丙令討賊書未至而曦誅詔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興元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獎諭恩數視執政時方議和丙蒞蜀獨飭士勵兵宣聲威以新所復四州實蜀喉當防乃修仇池聚糧芻爲西和守而成都黑谷兩谷咸宿兵其中距天水十里創白環堡與爲犄角修黃平堡築興趙秋防原屯砦控鳳州結關表義上月給糧繫尺籍令保田廬墳墓而勸耕以酒州都統司所統者十軍權太重請置副都統分其軍隸之進四州制置大使和議成丙遣僚吏經量洋西興元出定租稅金遷汴關輔豪傑歛塞附者甚衆丙以爲此冉閔告晉之時當興師應之朝議不可詔益修守備已丙遣官軍襲秦州而敗罷奉祠其後董居誼帥蜀失士心金入武休擣梁洋聶子述代而紅巾起爲亂四川大震張方言丙勲望在蜀宜起之以已難賊亦宣言須安

相公宣撫乃定詔起丙安撫知興元丙上言臣受國恩義不敢辭難第事不任然則成功難誠任之謗作臣獨抱赤心莫白也於是詔許便宜行引李靖郭子儀不以老病讒其自疑爲比慰勉之竟平賊乃移治利州時關外雖買當用錢百萬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丙多方措置頗厲民憂人來乞師合攻金丙且奏且行而師敗會病卒贈少師謚忠定初楊巨源旣有定策誅曦丙奏功第一而獎諭詔不及僅得判疑丙蔽其功璿之趙彥呐以誅祿禱亦得判巨源恚曰殺祿禱與判殺吳曦顧亦獨與判耶啓謝丙求去而陰遣人懇其功於朝丙懼其爲亂難制竟賊之好義平西和州欲乘勝取秦隴而宣撫司敕謹守故疆乃引還竟爲降盜王喜所醜而斃詔贈巨源寶謨閣待制官二子贈好義簡較少保謚忠壯丙以疑間殺巨源忠義士爲扼腕流涕云初好義舉事時與兄好問及子弟拜決于家祠且出謂妻馬氏曰日出無耗自爲計無辱賊馬氏叱曰君爲朝廷討賊何問家我不辱家門也馬氏母在側曰勉行矣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何憾好義益慷慨行竟成功吳曦反時蜀人宋德之知閬州疾未赴事平乃往丙劾奪一官後朝廷疑丙擅蜀意叵測德之爭之曰方吳曦反時蜀

無安丙則朝廷無蜀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恨廢公議
忤彌遠意而罷丙聞之太息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
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
請昏焉不許論者賢之

余玠

字義夫

蘄州人少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客趙葵所

提兵援安豐冠軍已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
入對言今天下輕武甚矣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
豪一卽戎衆輒以噲伍相詬病夫武事於天下何可一
日廢也况國威久削乎願陛下視文武爲一體毋偏有
所重偏重國非國也帝以時危念欲重武事聞玠對大
喜又其人魁然壯夫也偉視之太息曰卿人物議論足
獨當一面以權兵侍郎宣諭四川陛辭帝慰勞曰朕以

全蜀委卿玠頓首曰臣當手挈全蜀還陛下願勿從中
御功可日月而冀帝愈益喜因遂授四川安撫制置使
先是蜀帥數更不得人蜀以益壞玠至思有以大振之
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帳如帥居下令曰集思廣益武
侯之所以用蜀也有不鄙夷玠欲與共事者近自詎遠
者於郡縣自言郡縣禮遣玠請得身事之於是蜀士至
者相踵玠具賓接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厚遺謝遣播
州冉璉璞者兄弟也好讀書騎射隱居蠻中前後闢帥
辟召皆不至聞玠賢起曰可以出矣詣府謁玠素聞此
二人者名喜即倒屣出迎引上坐爲上客居數月無所

言謝去。玠怪之。置酒宴餞。酒酣。坐客紛紛有陳論。璉兄弟相視。嗒然飲食而已。感以微言。亦不應。玠曰。是觀我遇之之禮何如耳。明日。更爲闢別館。留二人者居。而使入潛規其所爲。二人者終無言。獨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墁去。玠愈益恠之。又旬日。請間。乃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盛矣。思所爲保全蜀者。畫冀少裨於高明。籌未熟。不敢請也。今敢請。明公得無意乎。玠躍然起。拜曰。此玠之夙夜所禱祠而求也。顧計安從出。二人者前對曰。其徙合州城乎。玠驚喜。起執其手曰。此玠夙心。顧未得其地耳。先生何以命之。二人者曰。必釣魚山。

山俯瞰蜀口。於青居大獲雲頂。天生諸山相羅絡。可塹而守也。誠築砦。碁布星列。而徙合州治所。填其中。任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先生謀玠。其敢自爲功。卽密疏以聞。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承務郎。權判州事。命下一府大驚。訟譁然。以爲不可。玠曰。城成。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諸君無預也。於是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餘砦。皆塹山依泉。而釣魚山爲治所。屯兵聚糧。其中移金戍大獲。移沔戍青居。移興戍釣魚。備內水。移利戍雲頂。備外水。於是蜀口城砦壯甚。敵望之。峴峴。

之。過翼翼也。而誅潰將連卒以肅軍。開屯田成都。蜀以富實。本玠招用此二人之力也。利都統王夔勇而殘。蜀吏民患苦之。前帥憚其兵彊莫敢詰。玠行部至嘉定。夔帥所部兵就謁。獨羸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強舊矣。今不稱所聞何也。夔對曰。恐驚從者。不敢見。儻許之。敢見。玠曰。諾。語未卒。千人猝起。班聲如雷。江水起立。已合爲圓陣。旗幟精明。器械林立。陳沙上。彌望無一人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命吏班賞。雍裕如無人。夔退。謂人曰。儒生中顧有此人乎。太息者久之。已而玠盡得夔不法狀。欲誅之。召親將楊戩以微言感之。戩曰。得

郎以夔在蜀有威名孰與吳氏玠曰不如也成曰吳氏以百戰保蜀傳四世根本固矣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逆誅之如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其罪縱兵殘民奴視同列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後禁則難制也玠喜曰善無以踰卿乃夜召夔計事而潛以成代領其衆夔離營新將已持軍符單騎入軍矣手軍符以帥府旨指撝軍軍愕眙相顧已相率拜賀夔至立新之而軍安玠薦成爲文州刺史所治蜀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文炳按賓客遴選守宰脩學養士輕徭寬民薄征通商已遂罷京浙之

餉散東南之戍。而蜀閫完安玠欲革軍帥舉自代之弊。而戎帥舉姚世安。玠遣別將代不受也。屬丞相謝方叔家人子。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介以求方叔爲興援。方叔因倡言玠失軍戎心。日毀短於帝。帝意頗疑之。世安聞益肆。與玠抗。玠鬱鬱不能難。會言者交劾。詔召還。暴卒。蜀人聞者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死。諸設施罷廢。而蜀遂不可復守矣。玠在蜀勞苦功高。然性頗奢汰。又久假便宜。不自嫌。而南宋士意忌多讒賊。故卒以得謗。旣卒。簿財藉家。方叔旣罷相。度宗立。以爲一鶴金丹。鑑一來進。賈似道諷言者論奪。官汪立信。六安州人。第進士。從帥趙葵辟充使司叅議。

官鄂州圍解。賈似道欲污巖諸閫帥自爲功。馬光祖帥
荊湖。以燈宴沒錢三萬緡。爲蔡負。立信力爭之。曰。趙公
功勤至矣。而公以非理措拾之。他日公去。後來者效尤。
則何如。光祖慙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爾已。
君異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立信直不爲耳。果爲之。誠
不效公所爲。投劾去。累兵尚書。荊湖安撫。制置使。時襄
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矣。似道寔爲。若不聞也者。而易
之。立信移書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天之不假易也。
從古而然矣。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惜分陰。以力
事功之日也。而玩愒宴安。師師非度。百姓鬱鬱無告。以

欲折衝萬里。猶掩目而捕雀也。不已遠乎。爲今之計。其策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出之江。十以實外圍。今見兵約猶可七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爲屯。屯有守將。距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地。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遴選宗室親王。若忠良有幹畧大臣。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督之。得率然之勢。通千里爲指臂。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爲辭。亟禮而歸之。輸歲幣以緩師。後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以規戰守。此中策也。二策不行。則天實

爲之銜壁與觀之禮請備以從矣。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以立信一目眇。詬之曰。瞎賊狂言敢爾。中以危法廢斥去。無何元兵四逼。似道督軍江上。四顧無可用者。召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卽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大息曰。不用公言至於此。今當奈何。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獨去尋一片趙家地爲死所爾。至建康則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乃叩天太息。流涕被面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何恨。獨恨死無益於國。負國耳。率所部數千人走高郵。欲控引淮泗爲

後圖已聞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拊膺曰：吾今日猶得死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擊案者三。以失聲，後三日扼吭卒。贈太傅元師入建康，或惡立信於伯顏，以二策及其死告。請孥戮伯顏，歎息者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其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

論曰：安長史以楊李合謀討曦，不掩晨而定也。乃緇其功不列，又殺之何哉？余制使當傾仄擾攘中，開誠集思，設阻固守，國奠全蜀於完堵，而卒困於讒，汪招討設江。

防屯守之畫。率然千里。令用之。可須臾無。匹猶媚如如。平日也。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終踰絕險。曾是不憶。噫。忮心之爲禍烈也如此夫。

上各臣

始藝祖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令。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論所爲治政者。乃遣。而詔侍從各保薦所知能牧愛者。以充監司守歲。糾舉所屬吏。殿最以聞。有善政。賜璽書錢帛。章服寵焉。其犯贓者。斥不叙。深害者棄市。太宗時。蔣元振知白州。政清秩滿。民詣部使者請留任。十有八年。姚益恭知須城。清白有方幹。鞭箠不施。任十年。天子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匹。粟五十石。賜益恭對衣銀帶。

絹五十匹。已遣使廉察諸道長吏。得蒞事公正惠愛在民者八人。降璽書獎勞。如異時太常博士租庸使陳靖言。京東西千里多曠土。請擇通知民事者。行簡荒地募民耕。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令州縣勸課。天子大善之。謂相端曰。朕欲復井田。未能也。靖策合朕意。召見賜食。下有司議行。事中沮。語具土田志。神宗謂宰臣曰。祖宗以百戰得天下。州郡今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其慎所爲。選任之者。終宋代舉進士科。皆選授判簿尉。更歷筦庫。乃得令若守。嗚呼。重民也夫。

陳堯叟

字唐夫

閬州人。與弟堯佐。並舉進士。占對明辨。太

宗顧左右問誰與子也對曰是樓煩令省華子也兄堯
咨亦舉進士第一帝喜召省華爲太子中允以能教堯
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加意撫字嶺南俗病者不服藥
獨禱祈堯叟刻集驗方布之又以地蒸暑爲鑿井植樹
以陰暘十里爲置置爲亭民便之先是歲調雷化高藤
容白諸州粟泛海餉瓊州多漂溺海北岸有逋角場地
直瓊每風便可一日達而水與諸州通堯叟因規度爲
倉囤移諸州粟輸焉而調瓊蛋戶狎水者詣場受以灌
輸咸便安之咸平中詔諸課民種桑棗堯叟言所部州
多山石非桑棗土土獨宜麻苧歲三收其苗一固其本

可十年不衰。請以州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賦。制曰可。
權東京留守。每裁剗。雖大辟亦止。面取狀決遣。獄無繫
囚。真宗聞之。命重事。付理官叅鞫。堯佐遷判潮州。苦鱷
魚爲民患。捕得。爲文告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歲饑。自
爲糜。食餓者。吏民間競勸出米。多全活。爲河東轉運。以
地寒瘠。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語人曰。
轉運征利之官。散財王政之首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
上足。吾豈爲俗吏哉。河決滑州。躬暴露。晝夜督工。爲木
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殺其暴。又爲長堤護其外。滑人
號堤曰陳公堤。知開封。以誠信御下。嘗曰。任威以擊強。

盡察以防奸。譬激水而欲其澄也。不可得已。吾平之自定。故事。元霄放燈。恐惡少因緣爲暴。先繫之獄。堯佐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肯爲惡耶。縱之去。數宵無一人犯法者。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然未嘗按黜一下吏。以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細。後丁用事。專威福外補十五年。所親以久次。勸少自貶。堯佐曰。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召入。天聖初。相夷簡請罷。帝問代者。夷簡曰。陛下必欲用英俊喜事之人。非臣所知。必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良苦。則無如陳堯佐者。遂得

相。然見謂不稱罷。

卒謚文惠。堯叟亦樞密使兼平章事。謚文忠。堯咨學士。歷武信天平軍節

度知河陽。謚康肅。

堯佐慈仁戒殺。器服敗。必隨補葺。曰。無使以

不完棄也。自號知餘子云。

張逸。

字大隱。

鄭州滎陽人。第進士。知鄧城。有治行。襄州守

謝泌薦之。設几案置章其上。壯面再拜曰。老臣爲朝廷

得一良吏。真宗以其薦改大理寺丞。已知長水。徙青神。

貧不能自行。畱守王嗣宗假半歲奉資之。乃得行。至縣。

興學廣教。而邑人士繼踵登科。邑東南有松栢灘。夏秋

暴漲。舟多覆。逸禱之。不踰旬。灘徙者五里。累兵部郎知

開封。有僧求內降。下免寺稅。逸執不聽。僧復請。仁宗曰。

有司守法。吾可撓之乎。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愆其貨。執道旁行者。爲盜訊之。獄具。而逸至訊之。殺人者守囚。逸異之曰。囚色寃。守者氣索然。何也。鞠之。乃具伏。蜀人以爲神。會歲旱。堰江水以溉。出公田租減價糶民。以寬方饑。時民殺牛食者。罪配流。逸言。民殺牛。活將死之命。與盜殺異。宜貸往所爲禁之者。懼牛死廢耕。今小稔。請貸之。報可。丁未。幾卒。官民祠祀之。

李及

字幼幾

鄭州人。清介簡嚴。喜獎薦人善。知杭州。杭俗

輕靡。事宴遊。身儉約。帥先天大雪。出郊行。衆謂當置酒召客也。及獨造逸士林逋家。清談竟日而反。居官數年。

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購白樂天集以行。知河南，杜祁公劾以提刑至。張宴會，具薄甚。會中貴人用事者至，留之，亦無加品。劾甚嗟歎之。至御史中丞卒，謚恭惠。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以討王均功，遷右侍禁。歷知鎮戎軍，除江淮發運副使，奉除鹽課宿負，官勸其器用，鹽人優其直，歲增課數十萬石。疏五架，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石，開長蘆、西河，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鑿鉅石爲十礎，泄橫流。秦州捍海舊堰壞，歲海濤冒民田，綸表請修復，遂成堰百五十里，復遺戶三千。在江淮，見漕卒凍餒，推俸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民爲立生祠。拜乾州刺史。

徙潁州卒。

李允則

字直範

并州孟縣人也。真宗時，以畢士安薦，知潭

州。州承馬氏暴斂，計丁口出絹名地稅，潘美定湖南，計

屋輸絹。名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死猶輸。名枯
骨稅。以爲殃民也。奏蠲之。湖多山田。可藝種。而民情不
耕。乃下令州月所給馬芻輸本色。山田悉墾。湖南饑。請
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不可。乃則曰。須奏必踰月
乃下。捐瘞多矣。復請又不可。請以貲爲質。乃得發募饑
民願隸軍籍者。得萬餘人。安撫陳堯叟列治狀以聞。還
人對稱旨。連召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遷洛苑
副使。知滄州。允則以滄爲虜衝。當豫防。濬浮陽湖。葺
營壘。令官舍民家。多穿井。人莫測也。頗見謂生事。未幾
契丹人寇。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斷水代砲。圍得解。

帝復召見。勞慰之。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帝曰。卿爲我運籌畫可矣。何必當矢石也。每下諸路勅。先允則省。而後行。以安撫使知雄州。契丹旣輸平。治城壘。脩阨塞。益設以爲通好。久。後益頽圯。患不可測也。事具邊防中。允則機穎颺發。而簡易無城府。間步出過民。可語者。輒命坐與語。故具知閭里隱情。訟至無小。立斷。善撫士。具得其死力。盜發。輒獲。人莫知其繇。身無兼衣。食無重肉。在河北二十餘年。畫北事最夥。時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焉。

○陳希亮。

字公弼。

眉州人。

幼孤。好學。年十六。自請願。

出從師學。兄富倨。不貴學。出息錢三十萬使治之。希亮
悉召子錢家。燔其券而去。業成歸。諭兄子其學。遂並舉
進士。知長沙。僧海印出入章獻太后家。與諸貴人通。恃
勢豪奪。捕寘法。一縣大聳。知鄆縣。巫言有緋衣三老出
行火。聚民爲禱祠。不者有火災。希亮禁之。竟不火。毀淫
祠數百區。勒巫還農者七十餘家。坐訊外戚奸盜事如
法。以誣構廢用。富鄭公薦知房州。盜党軍子作亂。房無
兵。希亮召宋城卒及部民日夜簡習之。殿帥雷甲以兵
百十人徼盜。恣寇奪。民以爲盜也。走告盜入境。且至希
亮立勒兵前阻水拒之。命持滿無發。士植立如偶人射。

之不動。問之曰。房州兵也。問誰將。曰長官。乃下馬。拜吐
實。希亮使捕盜目贖。盜平。党軍子亾去。供奉官捕盜所
嘗舍者民何氏殺三人。尸之曰。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
捕下獄。得抵法。竟獲党軍子。華陰人張九元。西走夏。爲
元昊謀臣。詔驛管其族。自口於房。皆寒餓欲死。希亮曰。
元事虛實不可知。卽有之。爲逆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
賊耳。且又皆踈屬。無罪。言之朝。釋之。老幼拜哭。庭下去。
圖其形祀焉。遷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
一郡自効。知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
作飛橋。無柱。水不激。以不敗。往來便之。詔賜縑。下其法。

諸路移滑州。提舉河北糶。爲都轉運使所劾。廷辨之。帝
直希亮。使奪官。希亮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大
發卒築之。廬於所當決處。不去。吏民涕泣。更諫。堅不動。
而決塞。人比之王尊。盜起宛句。人洵洵。曹爲盜衝。仁宗
問執政。孰可守曹者。未對。帝曰。朕得之矣。以希亮守曹。
盜平。徙廬州壽春。屯卒反。誅曾謀。餘卒徙者洵洵。不自
安。令給侍左右。而靖入判三司部勾院。滎州十八井。歲
久鹽澹竭。官責課如初。沒民產以償。希亮白以予民。蠲
歲額鹽三十萬。爲京西轉運。石塘河役卒謀爲亂。希亮
覘知之。卽出行。道遇二十四人。詰之。卒也。各前訴所苦。

勞之口。若等以自曾免。然必有曾事者。不得隱捕斬之而定。移知鳳翔。于闐使人朝過秦州爲暴。希亮曰。虜使者爲暴。皆譯者實教之。遣人持符告譯者曰。虜使入吾境。秋毫不如法者斬汝矣。已竟無一人譯者。希亮清勤寡慾。不以色辭假人。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猾吏屏迹。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獄大囚數十人。逸入境。尚寬遣尉出捕。曰。盜不謂我能來。意方肆。今亟往。可禽也。必毋使得蔓。蔓滋害已。又遣徵巡兵躡而往。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獨治蠱藥。懸市中。索爲蠱者窮治。宣予法。俗以大變。嘉祐中。以課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賦不足。議者請廢州爲邑。尚寬曰。土曠可闢。民散可招徠。何廢州爲乎。按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發卒疏之。爲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

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灌而四方來耕者雲集尚寬計
口分授貸之錢令買牛以耕勸課勞來比三年榛莽爲
膏腴增戶萬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上其事天子下詔
褒美進秩賜金王安石蘇軾作新田詩笑焉從同宿一
州河中府神勇卒皆大較虐爲匿名書上其事尚寬焚
之衆乃安已而奏黜較分士卒別隸而靖尚寬去唐數
歲後守中山高賦繼之廣勸課修陂堰田日加闢詔准
恩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至司農卿卒賜錢五
十萬

陳樞字慎之湖州長興人舉進士尉番陽令得盜五人
使爲功謝不受令宜黃名獮燁然令旌德旌德民歲輸
米蕪湖路回遠多費請輸錢便民州有賦調他縣皆奉
行樞獨曰非上產而賦之民後將不堪持不下爭至十
反守志語詆之樞益爭聽然後止知譙縣譙故輸麥鄧
陽倉樞給直俾各得所便其爲吏平易敦朴於刑寧失
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與民
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所罷縣民絕橋閉戶共留之以
問乃得去最後知泉州適歲凶流民四集樞築室庇之
饑者給食病給醫藥人忘其舊使者蒐兵於閩以戍廣
樞建言兵當行者有父母年老若疾無他子養者可聽

免爲著令於是積勞課十有五年不上矣知福州曾肇爲請奏課獎恬退遷尚書都官郎卒官輦銘其墓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提點夔路刑獄廬戎迫渝州使治所乃在萬州遠有警率俠日乃至師孟奏徙渝渝以寧夔部無常平白請置倉適歲凶粟不足振貸即矯發他所儲佐之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矣竟發之徙河東晉多土山旁接川谷歲春夏大雨水沃濁可灌師孟歛民錢開渠堰淤之成良田萬八千頃以度支判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竭北閘以節水并降後以無患遷轉運使袁州盜作州吏爲盜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繫治之盜立獲以直昭文閣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爲東南最徙廣州州城爲儂智高所毀後郡守相讎言士疏惡不可城一有警民相視駭走師孟築作之交趾亂廣賴以全師孟累經劇鎮政簡嚴罪非死者一不以屬吏發墻如神得豪惡不逞者痛懲又之福廣越皆立祠祀焉

魯有開字元翰參政宗道從子也蔭入官知韋城盜不入境知雒山大姓掠官府短長爲負莫敢難繫治之興廢陂澆民田數千頃富強薦以爲有循吏風知金州州有謀殺獄坐當死者十八有開曰欲殺人安所用多人

謀乎。訊之果誣也。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安石間新法有開口法。新行未見其患。然竊恐其患在他日也。忤意判杭州。知衛州。衛水溢。立發常平粟貸之。乃後奏徙冀州。發卒增河隄。或以謂水未爲敗。徒勞民。有開曰。豫備不虞。政之善物也。卒就隄。明年河決。水大至。以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視河。民遮道頌功。召爲膳部郎。元祐中。歷知信陽。治時。光化令葉康直穀城。令豐滑復守冀。至官中大夫。卒。時。平初。南宮令劉摯。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彌河朔三令摯自有傳。而青州燕肅知臨邛。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姓名使自召。皆如期至。子度知陳留。年饑盜作。勸分振之。而行保伍法以察盜。饑而不害。頓丘趙庭進者。守河中。歷梓州。青三州。徙鎮州。皆有治。

行及代。鎮吏民數千守門。借留詔許留一年。改鄧州。飛蝗不入境。於汴宋具以循良稱。

薛季宣

字士龍

溫州永嘉人。治程學。令武昌。武昌劇難治。

連敗數令去。季宣至。甚少。部使者難之。季宣曰。縣所爲難治者。在下難而上不知操切之。即愈益難耳。知其難。願少寬得自效。部使者喜。許之。乃以便利爲廢置。嚴而不殘。密而不碎。金亮渝盟。防守急。縣鐵冶營田。故碁布。而亡命姦人得出沒其間。季宣修保伍法。因地形爲總。無蚤暮習射。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勞之。總各以旗幟甲仗色爲別。以候望于陬坵。首

輒予棺復家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督白事得徑入。吏毋得預聞。邑溝瀆不深夏潦溢。溢在事者病之。役夫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季宣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戒保伍具鈎繩梯缶。暮夜索畢具。速且整。火不能災。於縣曰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三百。分里羅布之。邑遂翼然。大軍宿州縣。客主不相能。多鬪暴。季宣曲盡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乃皆大服。部內郡米輸邊。民見調與親戚爲死決。季宣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慙然。陽應曰。

諾莫信也。旣發隊伍。次舍準師行。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病初輕。所負劇。則盡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卽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肅整如是。旣知其爲武昌白丁也。相視歎息之。役罷。行者千八百人。獨死一人。餘安全還。民懽若更生。以大理主簿行淮西。收淮北民營田。季宣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圩。於黃州故治。立二十有二莊。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十共一牛。若犂鋤鑿。六丁一犁。以田每甲鹿轡三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廩其家。及新而後止。流民已爲大姓有。

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自將命至還。計道里往來。與察
邊郡簡麥田之日多專。田事僅數月。而墾築治鑄斷削。
皆受成於公。堅緻修整。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
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以謂耳目所未覩也。
於是季宣乃言曰。吾營田。非直爲今日利也。合肥之汙。
可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古邾地。可扼蔡衝。諸莊輯。則西
道可屏也。其措意深遠如此。自程學興。而治道之精粗。
統紀大備。高第弟子既盡。晚出或驚於空無。不足以涉
事耦變。而獨季宣之學爲有用也。

程迥

字可久

沙隨人。徙紹興餘姚。登進士。爲饒州德興丞。

折獄多平恕。存教化。民饑。府檄禁糶。迴曰。力田者。農米
斗直九十五文。以逼於稅賦。而出糶。非足禁也。縣境無
他貿易。可得錢。苟禁糶。卽輸官錢。亦安從出乎。今強者
群聚脅持。強糶。毆傷人不問。顧問出糶者。非所以靖民。
爲弛禁。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不全放。迴力論之。曰。唐
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而夏稅役錢猶徵。是
猶用其二也。調信州上饒。止橫歛。蠲逋索。嘗曰。令與吏
所服食。皆民膏血也。不是思而橫歛。爲虐。鬼神其舍諸。
迴居官。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
詞訟。有一語解去者。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欺詐以革。

暇則賓禮賢士。加意風教。進子弟之秀者。爲陳說詩書。
質疑問難。權勢不得干以私。祠廟非典祀不謁。民有隱
德至行。無間幽明。必褒表以風。其窮阨周之決獄訟。上
官未懸悉。迴反覆申辨。不可奪。朱文公熹稱其博聞至
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來學。又多通於當世之務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清江人。舉進士。主建德簿。賦平訟息。
丞萬安。歲旱。郡檄行視。自徙步阡陌。所蠲除且得實。請
均境內地爲八。俾有粟者。各振其鄉。官主之。饑以不害。
發運使欲拘集州縣畸零賦爲羨餘上供。清之曰。是損
下益上而損也。不聽。判鄂州。俗計利尚鬼。家貧子壯則

出贅習爲當然。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尚火葬。清之力諭止之。權常州。改衡州。時衡以軍興民重困。清之獨董督經賦。而寬其襍征。舊逋賦無預折勾。惟謹簿籍。吏乾沒峻繩之節。縮費用。直塞滲漏。以漸補復之。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佐經用。先是郡飾廚傳。悅監司。清之歎曰。今何時也。忍剝下奉 upper 乎。裁具而已。郡計漸裕。而民蘇。掌作諭民書一編。言畏天積善。四民各勸。教以其職。諸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媾喪葬之類。咸具詞質意篤。郡人家有其書。非禮之訟。日爲衰息。月講燕諸生與論學。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

之序來者日衆則創臨蒸精舍居之凡學者治心治身治家國天下皆本經義開誘令確實可行作朱陵書院祠先賢其間臺臣以勞民傷財劾罷奉祠疾病丞相周益公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曰無慮可澄遂卒

清之有至性母不逮養展手濯輒涕泗交頤從父兄貧者皆迎養從祖子死難求遺骨歸葬葺序范仲淹義莊規勸家大族衆者隨力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訟清之爲說家人訟二卦好古陽然舍所訟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王愈婺州人舉進士知長沙仁恕安靜而綱目嚴整繇民至庭降意撫循辭告之里正故苦科率民多隱避吏又探先後予奪以爲市久不決而破產愈覩第其丁產高下停年遠近先期下聽推擇當役者以告民以無訟楚尚巫鬼窮山中有叢祠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爲闕闕愈逮其首事者法之撤廟禁勿祠而靖會與帥使者爭事不得欲投劾去或以行無資疑之愈曰吾來時茶

已辦歸裝矣。會除知嚴州。先守張敬夫政善民安。愈一
循其故。惟謹。州故產蠶桑。而折錢民苦之。愈以爲非任
上意。請輸絲。郡無良田。多水旱饑。俟請報而賑。每無及
請。先詔有司。州饑。許移發粟。而以其直償之。諸姦民大
颺爲貪。賴懲不貸。又距行都密邇。士大夫過嚴者。無虛
日。愈不以形勢故。爲低昂。故相與騰口。會上饒兵。謹從
守信。實困之。愈申以紀律。柔以寬簡。而安。會歲饑。他郡
就食者衆。乃方秋而糶。或在其已旱。愈日救之。早則民
心安。而流移少。且使富人儲粟者。無所牟大利。將糶自
平。然官糶之直。視市糶。纔少損。又益致粟。粟多而有餘。
民賴以濟。召對彌旨。除金部郎。崇政殿說書。對
必移咎爲忌者。閤員復轉徙於外。二十年而卒。

范應鈴。

字旂叟

隆興豐城人。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

茶陵溪峒間。盜甫平。喜亂。縣爲訛言相恐。應鈴捕得其

造言者治之。以遂靖。命弛租。而漕帥復徵。力爭。竟蠲之。

民大悅。知崇仁。明約束。信期會。曉吏民。使知所趨避。罷

鄉吏供需較版籍欺蔽發擿如神明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抄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以風民於厚知吉州峒寇爲亂吉州屬邑八七破其又冊車之會。伯重兵應鈴慨然以練兵足食爲先務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差次罷行或勸權酤以佐費。應鈴曰旣不能理財正辭禁百姓羣飲可誘之而利其羸耶。賴叛卒賊主帥應鈴以厚賞購捕。部使者劾輕得發罷起廣西提刑湖南轉運判峒獠平加直煥章閣請謝事。不允再請。又不允。一日籍府庫會簿書已遂及家務僚屬有以清心省事爲言者。應鈴笑曰。平生學力。

正在今日。僚屬愕然。莫知所謂也。客入。整衣冠。肅入。言論如平時。客退。翛然逝。應鈴開明。磊落見義貞。守不以利害得失動其心。所至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庭無畱訟。進脩潔。繩臧吏。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理財乃似劉晏云。

徐鹿卿。從泉州守真德秀辟。宰南安。政善。守疏其政。勸列邑。知建昌軍。治行大孚。被論去。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糶。及減抵當庫息。出錢萬七千緡。十貧民。提舉茶鹽罷浮鰾。經界地犯者。就捕。言我相府人也。鹿卿曰。行法自貴。近始論如法。累禮侍郎。卒。鹿卿。姑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其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云。

汪綱

字仲舉

徽州黟人也。蔭補平陽令。縣包溪峒蠻蛋爲

其境綱遇以恩信。無鄙夷心。桂陽歲貢鑛三萬。而平陽當三之二。綱上言。向銀鑛全發。雖課已汰。猶可應。今竭矣。轉求之他郡。價倍徙。民困以得綱。界頭午橋二砦。盤萬山間。旁惡少以饑。故據之前後。令未嘗敢一涉其境。綱徑造砦。呼砦官。責不能防守狀。除首惡八人。發粟賑貸民。以安徙。知蘭溪。決摘如神。歲旱饑。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不逮耳。一切行之。非所以安富厚俗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循環迭糴以濟。又巡行諸水利可興者。勸浚築。使人者得食力。全活甚衆。而歲以有秋。被誣劾。邑人走投。置其事。遷知高郵軍。陛辭。請

於楊楚二州。各屯軍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既至。以高
郵三面阻水。爲湖澤與區。戎馬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
天長。乃無險。因隨地經溝塹。爲阻固。而招水卒五千人。
造舟百艘。列三砦。戒非常。時范文正所築堰障。爲潞鹵。
毛澤民所置石礎。䟽運河壞久矣。綱具增修之。加秧提。
舉淮東常平。先是淮米過江。有厲禁。綱念淮民有警。則
室廬莫保。歲凶。又轉徙無歸。年豐。山蘇又重以苛禁。自
分畛域。非爲民父母之意。請下金陵糴三十萬。通淮西
之運。京口糴五十萬。通淮東之運。從之。制置使訪備禦
之宜。綱爲言。淮自古號財賦之海。西有鐵冶。東富魚稻。

利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自固。誠合兩淮爲一家。通兵財爲一體。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州郡儲蓄足支十年。今宜法先朝故事。令商旅入粟近塞。而請錢貨於京師。守之以信。則邊儲可豐。州郡禁兵。就糧州郡。而使其力役緩急不復可倚。宜擇土兵伉壯者。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助之。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計莫便於此。淮東鹽鹺半天下。歲久滋弊。負兩總司五十萬。亭戶二十萬。借撥又五十萬。坐窘不支。綱挾擿隱伏。凡虛額詭出。移那諸弊。咸革。課乃更羨。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置橋辦庫備。

鹽米之缺添置新竈五十餘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互
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廉擢戶部郎總淮東軍馬財賦以
疾請得直秘閣知婺州旱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惑衆須臾雨大
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主管浙東安撫司公
事兼提點刑獄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淤
久不可舟浚之復創闢江口使淤不得入甃塗達城者
十里屬縣咸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故饒灌溉之
利勢家率封植埂岸爲圩田湖流束隘不得去而稍多
則溢入邑居田廬數爲敗綱清治復之於是招水軍置

甲仗以控海道威重赫然會歲旱發粟蠲賦捐瘠頓蘇
權戶侍郎致仕卒越人墮涕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機
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
諄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小吏一言中理慨
然止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利敝不更

冷應徵

字公定

隆興分寧人舉進士初調廬陵簿即以廉

明稱旁他邑有訟懇請部臺下求訊知萬載興學造士
旌其通經勵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下令聽收養所
棄者父母後不得復問全活甚衆景定中知德慶府前
守縱豪吏漁獵谿峒獠遂挺起爲亂應徵未入境馳檄

撫諭獠感悟。獨其渠爲危言。擿之未解散也。應徵部銳士出不意入境。擒其渠。還農者千餘人。乃請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以徇境內。帖然。初經畧使以德慶急度。應徵必請師。及是竟不勞一卒而定。薦之朝。屬縣租賦諉道阻不時至。應徵予之期日。首輸者減分。後至者償所減。民爭輸恐後。不日而事竣。應徵以民當劇變。後畢力撫摩。奏罷抑配鹽法等五事。遷提舉常平兼轉運使。劾守令貪橫不法者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主管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徵分時日。釐務不擾不劾。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

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急。吾輩安得清談。拱手以誤世爲乎。陶士行下望之是吾師也。尤重慎刑獄。卽笞挾審慎。未嘗以易心將之。民懷思焉。

黃震

字東發

慶元慈溪人。舉進士。調吳縣尉。吳豪家告私

債。輒屬尉。多鞭死獄中。震卻不爲理。判廣德軍。置田代社倉法。見土田志。郡守賈世蕃。似道族孫也。嫉震劾免。起知撫州。會歲饑。震單車疾馳至。坐傳舍。召耆富畢集。傳舍中爲勸。而親爲粥食。餓者秋成而後入府寺。運使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更阻饑。豈堪重困哉。以官田三莊所應之。請於朝。旌諸救荒與勞者。脩復朱文公祠。

樹晏元獻里門。補刻儀禮。禁民俗浮競。課民種麥。郡以
安。新城於光澤地相入。民隔嶺而處。歲忿鬪。至旅拒爲
焚掠。震劾罷其邑令貪無狀者。諭其民散去。定役法。興
水利。廢陂堰。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人稱神
明。被論罷奉祠。後召爲監察御史。爲內戚所尼。移浙東
提舉常平。時福王與芮判紹興。詔兼府長史。震曰。制藩
王驕。監司得察糾。今爲府長史。則其屬也。職豈可得舉
哉。辭不拜。震剛介。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
約。人有急。必賙。嘗言曰。非聖之書不觀。無益詩文不作。
所著日抄一百卷。先經學。後著撰。卒門人私謚爲文宗。

先生。

胡穎，湖州湘潭人，性方正，惡言神異。舉進士，歷知平江、
提浙西刑所，至毀淫祠數千區。知湖南衡州，有靈祠，吏
民夙畏事，敬之作來諗堂，奉其母居之，安撫廣東潮州。
寺有大蛇，前後官潮者信奉之，不者輒死。徙穎至，命僧
昇號來，至大如柱，而黑載以闌檻，令之曰：「爾有神，三日
見變，惟去過三日死矣。」及期，蠢然遂殺之，毀寺罪僧，穎
正道博聞，強記，在浙西，榮王府卒二人出行，劫斬之，理
宗召謂曰：「卿嗜殺，頽口，臣不敢屈陛下之法，負陛下，非
敢嗜殺也。」帝爲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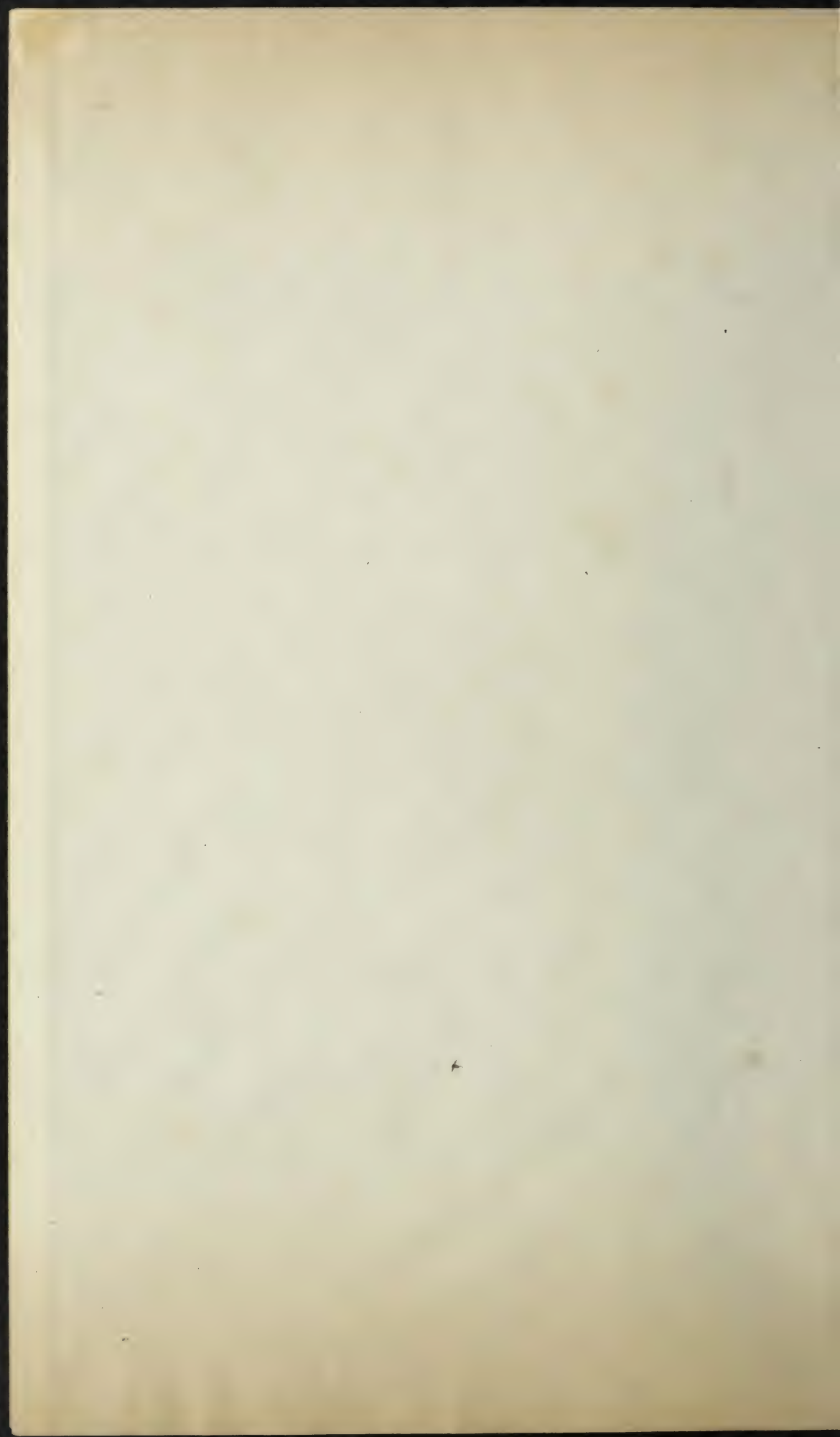
包恢，字宏父，建昌南城人，舉進士，累知台州，有妖僧居
山中，號活佛，民男女爭事之。恢立捕誅，知建寧，閩俗以
九月爲五王生日，靡金穀傾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
有一日而五子俱生者？」卽有之不祥，立禁之。提浙西刑
會海盜作，恢單車就道討平之。道秘閣修撰，知隆興，沈
妖妓於水，化爲狐，民皆神之。都有母，勲子不孝者，逮子
至，泣不言。後情得，乃其母孀居，與僧通，惡子諫，誣勲之
也。恢責子，跣步不離，侍養之。僧無跡至，母託言夫諱，入
寺，飯僧，宣衣帛籠中，以歸。恢覘得，使人要諸途，置公庫。

使日僧死矣。沈之江。婦有姑死。假其棺以歛。不能償。言之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就掩而瘞之。歷仕所至。破豪猾。姦吏。治蠱獄。課盆鹽。政聲赫然。累簽書樞密院。封南城縣侯。恢事父孝。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隸病革。令無厚歛。作書別親友而逃。有光墮地。贈少保。謚文肅。上循吏。

論曰。宋亦大一統史也。乃所稱紀循吏。壹何其眇耶。又所紀多陵雜。求其政無聞焉。非以磨勘法。冗吏不安其官。徙無常然耶。後又益輕外臺。從官不稱。若失職。乃外補然耶。又舊史起州縣。稱善最。而他日躋膺仕者。不列。則黃頴川。龔渤海。終冠於循良。非耶。大都宋循吏。當以程純公。晉城扶溝。朱文公。南康建州。陸文安。荆門爲櫛。首何也。謂漸於化也。業具訓傳中。南渡建安廣漢諸游。

從受學者。往往布州郡多善政。今旁采附焉。善之乎。純公記晉城令題名。推言之也。記曰。圖民治於久長。其紀綱教條。必本之人情。衷之天理。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積久。乃淳固而不遷。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效也。今之爲吏者。不三歲而代。業已遲之。雖其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爲。設行之者。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記其傳。自非有大功德於民。與夫凶殘之極。爲人所傳誦者。固宜泯然而無。

聞也。則次前政之名氏。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後之人觀姓名而不忘其政。其亦猶古侯國設史記事之遺興。嗚呼深矣。



DS 735 A2 74 114
西史上編卷之六十四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宋初諸武力佐命者。浚儀石守信。遼西王審琦。真定高懷德。太原羅彥環。厭次張令鐸。洛陽王彥昇。皆周宿衛。以翊戴進官。守信以平澤潞功。加同平章事。擊李重進。贊帝趨揚州。克其城。移鎮鄆。封衛國公。懷德以平太原功。封魏國公。餘假節鉞。大者進使相。而極無裂土者。後皆釋兵奉朝請。守信務聚歛事佛。審琦重厚有方畧。鎮壽春。歲租課量入爲出。未嘗有誅求。令鐸從軍三十年。

名摧堅陷敵。然未嘗妄殺。餘無稱焉。獨彥昇殘忍。西人
犯漢法者。召僚屬宴。引所犯斷其耳。大嚼之。佐酒。帝以
其賊韓通。終身不授節鉞也。他平荆湘。以慕容彥釗平
蜀。以王全斌平南漢。以潘美可稱者。眇矣。嗟曹潘二武
惠。並使相。名上公。而曹公以達天德。全國庇民。稱三代
之將。於近代無匹矣。

曹武惠彬

字國華

真定靈壽人也。事周爲閣門使。使吳越。

吳越有贈遺。固辭不獲。歸以獻。世宗喜曰。嚮使於他邦
者。多求句。爲敵國所輕。卿能然。國重矣。卒賜之。彬拜賜
歸。舉以頒宗戚。終不受。已從世宗下澶州。太祖時典禁

旅親用彬公退未嘗一造請也。一日太祖從求典司酒。彬曰官酒也不敢酤而飲之。太祖然其信。旣卽位改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伐蜀爲都監所擊下安堵如故。大帥全斌等暴於蜀彬屢請旋師不聽蜀亂彬與劉光義破平之還諸將得罪唯彬獨見褒語具帝紀中伐太原爲都監進簡較太傅伐江南爲都部署方訊蜀殺降時彬前請同罪帝目之退頓首請益堅及是戒之曰慎毋復殺降如異時彬徐對曰西川事臣實執不可其時文案臣不敢押今具存帝立命取覽太息曰卿曩堅請與同罪何也曰臣與全斌等同事全斌等獲罪臣獨全。

庸安之乎。故冀分責也。帝曰。卽如是。畱此案何爲對。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故畱之。令老母進呈。冀無坐。帝大稱善。彬受命。成全國不殺功而還。具太祖紀中。師旋閣門進牒。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不伐如此。方命彬總師時。帝謂之曰。勉之。克李煜還。以卿爲使相矣。出潘美。退豫爲賀。彬曰。未也。美問故。彬謝曰。是行仗天威。遵廟謨。藉諸公同力。乃或幸成事。何功哉。當使相極品乎。美未以爲然。彬微笑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需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加賜焉。已竟拜樞密使。簡較太尉。

忠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中。酒坊使弭德超寵。覬代彬自
鎮州乘傳上。急變言彬乘機政。又得士心。頗聞陰與契
丹通語。驟甚。帝不能無疑。出彬鎮天平。以王顯代使。德
超以不得秉樞而望。詆顯曰。我言國大事。有社稷功。止
得綫許大官。君何功居我上。顯以聞。詔鞫問。德超具伏。
所爲傾彬者。狀竄瓊州死。誣白。太宗大悔之。遇彬加厚。
咸平初。復樞密使。咸平二年。疾。真宗趨駕臨問。問欲言。
彬曰。太祖以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問後事。曰。臣無
事可言。臣子璨瑋皆任將。當能爲陛下捍邊。問孰優。對
曰。璨不如瑋。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

武惠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在密室。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在朝廷。未嘗言人過。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下吏有白事。必冠而後見。歸私第。常閉閤。不妄通賓客。丘鼓動。卽已入禁門待漏矣。居官奉入。悉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吏罪當杖。逾年乃杖之。或問其故。彬曰。聞其人娶婦日耳。杖之舅姑必且以婦爲不祥。疾之。當不能自存。故緩之。然法固未嘗屈也。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敢以喜怒行之。所居堂壺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方冬時。百蟲方蟄。不可發木石傷其生。克成。

都獲婦女閉一室中戒左右曰將進御必密衛之事平

訪親戚遣還無者禮嫁之。于璨仁敬有父風在禁衛十年未嘗忤色詞亦以使相終

琬娶秦王女能謹畏自克而瑋最良時曹翰者有勇力能詩然性酷烈從下江南擊江州不下屠之畧金帛億

萬卒未三十年子孫有流丐者衛率楊信瘖人也然

善治軍以指顧勅士士畢懾用命太祖冒水戰後池信

居近玄武門聞謹聲以爲宮有變也不及甲服皂綈袍

疾走倉皇入狀殊急帝顧見慰勞之曰吾教水戰耳非

他也厚賜之時號爲瘖將軍出重進不悅學而朴忠太

宗在藩遺酒炙不受使者曰王賜也何不受重進曰我

知有天子不知有王卒不受他邊帥

李漢超郭進之倫咸竭忠力具帝紀

瑋字寶

武惠王少子也沈勇有智計至道中李繼遷反

諸將數敗績而朝廷棄靈武憂邊問將於武惠武惠曰

瑋也可召見以爲諸司使而遣武惠頓首曰瑋也少又

世蒙國恩。未有功。其敢濫官。夫官賞固以待有功也。乃以閤門祗候知渭州。時生十有九年矣。至渭。馭軍嚴善。用問周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武惠薨。請持喪。不許。從知鎮戎軍。軍治平土。便用騎。璋以爲非中國利也。請自隴山以東。修古長城。塹而軍。嚴軍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能寒苦戰。輒先驅。而未嘗廩於官。乃下令角騎射給田。上勝者與田二頃。歲耕穫。州出兵護作。蠲其租。歲再獲。課市一馬。馬勝甲。然後官籍之。益五千頃。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築堡。使自營其地。爲方田環之。其部落將較於本軍。叙進以習。知羌地與

情不他徙也。時繼遷虐國人多怨瑋，招來諸羗俾內附。厚給撫於士人，無間。諸羗多舉屬自歸，乃制羗百帳而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使，不及百帳爲太族指揮使。諸羗懷服，開邊壕深廣，率夾有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峭絕治之，而邊愈益嚴。虜入寇，瑋追擊敗之，驅所掠馬牛羊輜重以還。軍吏曰：「馬牛羊易得耳，徒縻軍，不若整衆而歸。」卽虜還襲，可戰也。瑋不答，行愈益緩，得地利休軍。虜來馳襲，瑋使人謂之曰：「遠來聽少憩，乃決戰。」已破殲之。師還，軍吏請故曰：「此在兵法。」鄉所爲不棄馬牛羊者，利而誘之。聽小憩者，微疲極而

取之也。虜往復百里。少憩則足。愈痺。故克之。後虜掠西
羗。還。瑋徂擊于石門川。大破之。自是虜不敢復犯邊。咸
平六年。繼遷死。子德明求保塞。順附。瑋上言。繼遷擅山
河之險。以終身旅拒。使謀臣勇將。狼顧而憂邊。今國危
子弱。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禽滅之。復河西爲郡縣。
此萬世一時也。失今不擊。後更強。終且爲國憂。而宋守
和戎爲國是不能用也。河西族延家妙等。請自拔來歸。
諸將猶豫不敢應。瑋卽自將入天都山。拔降者以來。德
明繇此遂弱。遷東上閭門使。涇原路都鈐轄。仍知渭州。
瑋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

其一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使出兵按圖行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羗唵厮囉宗哥立遵等始大獻方物求稱贊晉瑋言戎德無厭求輒得有易中國心不可許也詔不許猶以爲保順節度瑋曰是徂遵也是必且爲寇吾謹備之立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尸厮敦等爲鄉導瑋偵知之以爲厮敦樸可恩信結也召至帳厚撫慰解寶帶賜之厮敦果大感自請曰父何欲卽欲厮敦頭請斷以獻矣瑋撫其背曰吾何欲欲得賞樣丹耳聞賞樣丹不時至汝帳汝能爲我取其頭來乎厮敦殊不意愕然榮不得辭諾之已果殺丹以獻且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阨塞也。瑋立往城之。已又城籠竿城。曰此必爭地。異時秦渭有警。乃知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而二城後爲秦渭固。其筭勝如此。於是築弓門。治坊廂。建靜戎威遠等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羗廂兵。費不及於民。無何。喃廝囉與立遵連結大入邊。聲言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瑋。瑋按兵不動。俟其至。逆戰三都谷。大破之。盡夷其族帳。而遣間殺立遵。自是喃廝囉勢蹙。保磧中不敢復出矣。天禧末。拜簽書密院事。與寇萊公準善。丁謂逐萊公。指爲黨。謫知萊州。卽日行。以弱卒十餘人從。弓韞矢服不具也。謂敗。復觀察使。知新興軍。改彰

武節度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爲將。不如其父寬。而整栗過之。平居甚暇豫。及行師。出入神速。不可測。真宗慎邊。凡兵事。必手詔馳問。至十數往反。瑋籌對靡不當機宜也。其頗從中格者。守初議不爲奪。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亡入夏者。瑋方對客奕。不應。軍吏數以請。怒叱之曰。遣之。問何也。夏聞以爲間。斬境上。瑋治邊嚴。天雄卒有犯盜者。處以常法。訝問之。瑋笑曰。臨陣對敵。以決機。故嚴。平居治郡。寧當以邊法行乎。先是。羗殺邊民。入牟馬贖罪。瑋下令。羗自相殺。從其俗。殺邊民。論如律。自是鬪殺衰止。行按邊。山東賈同者。客瑋所。卧外館。終宵聞

然明發邀與俱。同問兵集乎。曰集矣。同出。則見甲兵三千環列待。一不聞人馬聲。其整栗如此。寶元中。王駿爲樞密使。夏元昊反。帝召樞臣問邊備。不能對。皆見謂不憂邊。罷駿出知虢州。翰學士蘇公儀與駿善。出餞之。駿謂公儀曰。駿此行。前十年有言之者矣。公儀曰。曰者乎。駿曰。非也。往駿以三司副慮。因河北曹南院起謫官。爲定帥。適至。謂駿曰。願少留。欲有言。駿素慕其人。又聞有言。則殊喜。留明日。具饌召簡甚。食罷。屏左右曰。君顧骨滿面。異日不爲兵樞。卽邊帥矣。後十年。西方當有警。適其時也。君講邊備。蒐人材待之。駿曰。何謂也。曹曰。瑋在。

邾趙德明嘗使人入中國市馬。以息微怒欲殺之。有子方十餘歲。諫之曰。以戰馬資隣國。計已失。况以貲故殺吾人乎。將誰爲用。瑞聞私念之曰。此欲用邊人矣。欲識之。聞往來牙市。令誘至。後竟不復來。遣畫工圖其狀觀之。真英物也。是憂且在君。君必勉之。驟忽忘所言。今效矣。其先識如此。

王德用。鄭管城人。至道中。父超以邊將受詔。與五將軍期伐夏。未集。虜驟至。超持欲不擊。德用年十七。謂前鋒曰。必先之。虜知吾孤軍。軍前薄者敗矣。進奮擊。敗之。旣而曰。可歸矣。歸師遇險。爭必亂。乃領兵先絕險而陳。下

令曰。亂行者斬。超乘按轡。一軍肅然。虜從後襲。見師整。不敢近而退。已遷邢洛磁相巡簡。邢洛盜出入磁相間。歷年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裝。誘致之。賊前剽遂畢獲。天聖中。爲侍衛親步軍副都指揮使。有求太后內降爲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法也。敢挾內降于吾軍。則亦無用法爲矣。不可。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可。太后勅有司坐甲。德用言。故事。無爲太后器坐甲者。又不可。帝心是之。已閱太后閣。得所奏。竒之。以爲可大用。拜簽樞。尋知樞密院事。德用狀貌雄岸。面正黑頸以下白。替殊異也。中丞孔道輔論其貌類藝祖。得士心。宜

久典兵罷武寧軍節度使尋有言德用市馬府州者降
秩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惶懼德用舉止自若獨謝客
而已及道輔卒德用未之知也客以告曰曩讐公者死
矣問爲誰曰孔中丞德用愴然太息曰孔公以其職言
事豈讐我者惜也朝廷失一直臣已契丹介西師求地
詔德用爲三路都部署填之德用集三路十日教閱可
用矣契丹諜來覘軍吏請索捕德用曰吾軍整而和覘
誠得實是我不戰而屈人兵也令厥明大閱部署嚴整
趨風便疾無一人亂行者已饒鳴旆卷肅然無聲覘者
歸以告以謂黑王相公起帥邊軍整暇未易難而和議

益決自元昊叛師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爲改作德用笑
曰何紛紛爲兵法不如是也兵但當使士畏法而愛將
怯者勇勇者不驕因敵可勝而勝之如是而已久之以
使相判鄭州封祁國公改冀國公而老皇祐初以乾元
節上壽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復起耶帝
聞之喜復以爲樞使問邊事德用曰景德中邊兵二十
萬皆屯定武不分扼要害故虜得深入又當時賜諸將
陳圖人死法緩急不相救故敗願分畫要害地屯守使
人自爲戰得應變出奇從之時德用人侍宴老矣命之
立肝曰臣備位舉止爲天下共瞻老不勝弓矢敢獻帝

勉之乃手弓再發命中。繆復位固勉之。再發又中。三勉之三發三中。帝大喜。左右驩呼萬歲。賜襲衣金帛。君予以爲讓禮也。午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

狄青

字漢臣

汾州

四河人。少自涇從軍。自散直累功。至招

討副將。戰常戴銅面具。被髮出入。常冠軍。然持重不徼小利。党項寇犯塞。時新募萬勝軍。不習戰。戰輒北。青知賊之易之也。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前。虜望見疾馳之。則虎翼軍也。以盡殲。虜大入邊。青戒軍中盡捨弓弩。執短兵。密令聞鉦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却。聲止乃大呼突之。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

大笑以謂怯。易之而軍忽前突。虜大北。蹂藉死。掌擊虜
追奔。虜雍閼不行。士卒爭欲前蹙之。青鳴鉦止軍。虜得
去。行視之。則前阻深澗也。將佐悔不擊。青曰。不然。奔命
之虜。忽止而相抵。安知其非謀耶。軍已勝殘寇。不足利
一墮其計。所損多矣。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
蠻儂智高反。據邕州。稱天南國。連破橫貴藤梧等州。時
中國承平久。不習兵。宣撫楊畋。余靖皆文儒。不知兵。制
使孫沔初頗銳。行至潭而示。觀望不敢進。東南大震。時
青以相藉薦爲樞副。列兩府矣。自請於帝曰。臣起行伍
備位。非死綏終無以報國。願得羈賊首赴闕下。帝方憂

邊聞青言乃大喜。許之用相。藉言不置。副不設監聽。便
宜行。宴垂拱殿。親遣之。青既受命。有統袴子因貴近求
從軍。青疾出延見曰。君欲從青行乎。此青之所求。何必
請也。然智高至小寇。而上至遣青憂南方矣。從青士能
擊賊有功。則朝廷有厚賞。青不敢蔽。若往不能擊賊。或
所劘。則軍法重。非青所得貸也。若親戚交游。苟欲從。皆
青之所求。何必請乎。於是請從者駭愕。自却去。無敢復
求從者。其所辟皆青素以爲可用者也。既行。率日一舍
而止。至大都。輒休士爲常。比至潭。乃明約束。申令。行止
皆成列。雖荷鍤贏糧。持守禦具者。皆止。齊肅如也。卒有

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於是軍數萬人行無聲。止郵驛。四面皆嚴警。雖野宿皆成營。柵門皆諸司使主之。求見者立通也。會制使靖言交趾數詣臣言。請助師。宜聽。朝議將許之。青爭之曰。假外夷兵除內寇。非所聞也。且以一智高躡兩廣。殆遍不能討。而假外夷兵。其無乃示中國弱耶。蠻夷貪得忘義。設啓亂後。何以靖之。宜毋聽。而檄靖毋妄通外夷。始青以諸將前輕敵覆軍。未至。敕諸將毋動。動者斬。廣南西鈐轄陳曙以步卒八千徼敵。潰。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北青至。賓將佐官屬畢前謁青。召曙詰過。合器師狀。并將較二十人。斬之。靖失色。起拜。

日曙失律。亦請罪。敢請青起揖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責也。惟蘇緘守封疆而失師。青且以聞。於是諸將股栗。時智高既破廣南。聞師命。新還守邕矣。青以崑崙關。邕扼塞也。乃下令賓州賦五日糧。休士。適元宵先夕。張燈宴僚佐。元夕宴從軍官。又明夕。驛士先夕樂作。與僚佐。徹旦。次至丙夜。青忽起如內。久之不出。數使使勞制使。暫主席行酒。偶疾須藥飲。少選出矣。又數使遍勞坐客曰。必盡歡。至曉。客未敢退。忽報者馳自外入。言夜三鼓。元帥已從銳士奪崑崙關。趣諸軍會食關外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爲備。又是夜風雨。守益解。而青遂得關。

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比近邕。賊逆戰歸仁。舖青登高丘以望師。賊銳卒執長鎗前。標牌擁之。羸者後。乃部軍使張玉將步兵居前。賈達將左。孫節將右。而匿蕃落騎兵於其後。誓衆曰。不待麾而舉者斬。戰既合。前軍勢小却。孫節以博賊死山下。孫沔等失色。賈達念法先據高者勝。不待麾。疾趨山登之。賊至擁衆下。衡擊斷蠻軍爲二。先鋒王殊死戰。於是青手執白旗以麾左。右翼大奮。蕃落騎兵出賊後。急擊之。賊標牌軍遇騎馳驟不得施。而軍士於馬上縱鐵連枷奮擊。賊以大敗。追奔五十里。智高夜縱火焚城遁。於是達請青以違令請。

死。青下拊其背曰。違令而勝者權也。何罪。先是青聞賊
數以標牌勝。又乘高履險。我師不能坑。乃請蕃落騎以
從。或謂蕃落騎不能南水土。又南多土坂。騎無爲也。青
曰。不然。蕃部善射。能勞苦。上下山坂如平地。當瘴未發
時。疾用之。可以一勝。且標牌所當也。卒以勝。明日。青整
衆入邕州。鹵獲巨萬。悉以畀吏士。俘脅從。畢慰遣。而廣
南復平。按賊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其旁。衆謂
智高已死。當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
欺朝廷也。初。智高敗走。諸將請夜乘城搗之者。青持以
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於是議者藉藉罪

青不急擊。脫智高於死。然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其功。

而計功最多。師還拜樞使。

語具帝紀及
麗相事中

青起尺籍致兩

府。衆論紛然。以爲前此未有也。及功成衆乃服。而深心

忌之。京師火禁嚴。每夜分敕滅燭。青家夜禱祠。失關曰

廂吏。中夕有火光。邏者以爲失火。走報開封尹。尹來救

則寂然。於是都下謹傳狄府夜有光燭天。文士相與言

昔朱全忠居午溝。夜有光出屋。鄰里謂失火。爭往救。無

有也。今豈類此乎。會京師水。青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

衆以謂叵測。頌上書傾之。乃以使相判陳州。踰年卒。贈

中書令。謚武襄。青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而衰經自

苦戚黨稱其哀養母尤篤。征南日。慮母憂。戒家人云。使
江表而已。爲人慎密。寡言笑。其計事必中。會而後發。行
師嚴紀律。與士卒同勞苦。旣成功。推功將佐。未嘗專賞。
敵下。故士樂爲死。始與孫沔破智高。計謀行師。一出青。
不問也。及賊平。經制事一委沔。泊然如不與者。沔大歎
服。青嘗言古師還。以訊馘告。刈耳鼻而已。秦漢來始以
首功賜爵級。然開爭端。啓倖門。師有功。則差次其勞。
全軍加賞。無功。則以其罪差次受罰。使上下一心。青起
行伍。自奮實始。爲韓范龐三公所知。及旣貴。面涅猶存。
帝勅青傳藥去所涅。對曰。臣獲有今日者。涅也。願留之。
令軍伍得自奮。韓魏公薨。青至其家。拜廟庭下。入拜其
夫人。甚恭。待子弟以卽君禮。或得狄梁公畫像。及告身
十餘道獻之。以爲青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
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帥真定。宴客。優人以儒爲戲。劉
易者。陝士也。豪。在坐。擲尊俎大罵。謂黔卒敢如此。青逾

溫溫明日首造易謝其識度如此

自青起行伍致位其後有邢人郭達

治平中亦起士伍累簽樞初駐泊陝西安撫陳執中歎以爲今名將惟葛懷敏也達進曰懷敏必敗執中怒起去居數日懷敏敗執中驚問曰曩何自知懷敏之敗也達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執中歎服之遷真定兵馬監鎮鄜延种諤受冤名山降取綏州夏入寇殺將朝論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又棄綏則見弱已甚持詔不下力爭之帝手詔褒焉自是有嚮用意矣夏請以砦門安邊二砦易綏田達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誠先交二砦者聽矣乃遣使持祥符中移二砦三十六堡圖往受

地曰。必以長除嶺爲界。虜貽愕而止。慶州之敗。朝議罪
鄜延將白玉。達在樞府。力申救而免。已。玉與虜戰大捷。
神宗謂達曰。卿之力也。達爲將。至軍令偏裨人自言所
能。閱按之。故人得自盡。後招討安南。戰富良江。虜窮蹙。
歸命。而我師涉瘴地。卒積死。與賊隔一水。不得進。坐無
功。屏廢者十年。樞副青擊智高。行至邕。瘴作。忽一夕耳
泉湧而濟。人以其爲有幸。不幸云。

論曰。汴宋以仁厚立國。卽混一初。鷹揚霆擊之略無聞
焉。亦足明武事之不競矣。方德明孺弱時。誠聽曹武穆
畫。疾馳定之。豈憂靈夏哉。智高反南方。令聽邊帥言。致

交趾助師。於爲患何極。故貴謨也。卒之曹困於讒。而王
狄亦爲諸正人所繩糾而絀。不亦難乎。其爲將乎。宜宋
世之終不競也。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初以父任補殿直。從平嶺表。下金
陵。功最。征太原。捕虜多。已中國有岐溝陳家谷之敗。契
丹氣盛。詔李繼隆發鎮定兵。護威武餉。契丹耶律休哥
者。帥精騎遮擊之。繼倫以北面都廵簡。領兵千餘出行
邊。休哥若不見也者而過之。繼倫恐懷道爲休哥所奪
也。乃激使其衆曰。寇蔑視我。縱之南。彼勝而反。則乘勢
驅我北。卽不勝。亦且將釋憾於我。我豈有遺種哉。今彼

不我虞。我疾卷甲銜枚躡之。戰而勝。足樹功。卽不勝。亦不失爲忠義鬼。孰與泯然死。驅逐爲胡地鬼乎。衆咸憤請從。於是秣馬夜蓐食。令人持短兵躡虜後。潛發至唐州徐河。天向曙。休哥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矣。令會食。且戰。繼隆列方陳于前以待戰。而繼倫忽從後。疾馳擊。斬將休哥。殊不測。方食失箸。短兵疾前。中其臂。創甚。得善馬。亟跳身遁。虜大奔爲奪氣。相戒曰。毋輕戰。當謹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事聞。召見。勞賜。至道中。討李繼遷。授靈慶軍馬副都部署。病強起受詔。卒。帝嗟勞。贈賻加等。秦翰真定獲鹿人。個儻有力。前後充鈐轄。禦虜深入。多殺獲。身被四十創。契丹入澶淵。不脫甲。

而計七旬。李繼遷請和。翰規度要害。鑿巨塹爲防。工二
十萬。成以數年。而費不煩民。卒贈。贈遂加等。翰爲將。好
施與。士卒同其苦。故衆樂爲用。其沒也。禁旅有泣下
者。詔學士楊億撰墓碑文。億以翰無蓄產。表辭所饋。誓
不受。

种世衡

字仲平

洛陽人。少尚氣義。昆弟欲析貲。畢推與。以

仲父放蔭。補官判鳳州。州將王蒙正怙后嫺。干請不聽。

誣以罪。流賓州。弟世材上一官。贖爲孟州司馬。久之。歷

鄜州判官。西事起。上書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廢壘。故

寬州地也。險可城。城之左可致河東粟。右可固延安。北

可規夏。詔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

月。乃得城。計以爲處險無泉。不可守。乃穴地百五十尺。

乃得石鑿石數重。乃得泉。泉湓發。命曰青澗。城可守矣。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守之。建營田二千頃。教民田。歲收
糴其贏。用通商。或先貸錢本。使流轉息十倍。於是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足。世衡念地邊戎。非習
民於射。不可。令習射。卽女婦僧道畢射。民爭繇役輕重
不相得。命角射。射中者得優處。罪疑者。射中亦予之。始以
銀爲射的。命中者得之。旣中者益多。的
的重輕如初設。而漸厚小。難中矣。繇是青澗射爲西
邊最懷來屬。羗擇其豪飲之酒。遺以姬女。方宴客。有以
敵情來告者。立捐飲所。盞畢盡予之。繇是屬羗願爲死。
無定河距青澗一舍而近。其北虜所營也。數涉河爲患。

恒與熟寇倚角破走之。未嘗壹請大師也。慶曆中。范仲淹經略環慶。以爲青澗完可守。而屬寇與夏通。非世衡將。不可奏。徙知環州。世衡至。寇有牛家族者。屈強未嘗出謁將。憚世衡威名。郊迎謂世衡厚遇之。約厥明至。帳相勞也。夕雪深三尺。左右阻毋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寇。雖雪甚。何可失期會耶。冒雪往。牛家族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至者。公乃肯幸臨耶。率部落羅拜。屬寇爲中國用。自此始。而世衡教土人習弧矢。如青澗。繇是緣邊諸城。獨環州不增兵益糧。而軍振遷環慶路。都鈴轄。以仲淹令築細腰城。時病未疾。強起。將所部往。興

築城成卒方元昊未臣時野利剛浪唆實爲之謀主世
衡用死間竟殺之。詔具戎志中。予古上書訟父功。下御
史驗。以其事付史官。自是种氏世爲西邊將。其世孫曰
師道。字叔葵從大儒張載學。議役法。忤蔡京意。入黨籍。起
知懷德軍。忤大閹貫奉祠久之。知渭州。乘席葦城。方賦
工而敵至。師道陳河澣。陰遣偏將出橫嶺。聲言援兵至。
敵駭顧。則別將已潛軍軍其後。夾擊之。敵大敗。去。卒城
而還。金南下。黼貫驚失措。加京畿河北道制置使。召勤
王。時師道方隱居南山豹林谷中。起募兵。得步騎七千。
人以行。比至洛。聞幹離不已。頓師城下矣。或勸令駐師。

以觀變。師道曰。吾兵少。小遲回。卽形見。情露。此自盡之道也。今鼓行前。彼不測我衆寡。都人知吾來。氣自倍。豈憂虜哉。且君父方急。何忍徐徐云乎。於是宣言。种少保將西兵百萬。今至矣。遂趨汴水南。徑敵營而前。金移砦。牟駝岡避之。而師道至都。時師道春秋高。又世將有威名。天下呼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延入。金卒受盟。本李綱及師道彈壓之力也。金師退。以時宰忌引疾罷奉祠。金果分道大入。陷太原。起師道安撫。度守不可復。亟疏請幸長安。不聽。召還。道病卒。建炎中。贈少保。謚忠憲。方靖康戒嚴時。師道弟師中入勤王。詔副制。

置使姚古援三鎮。師中渡河。言今虜在澤州。臣欲繇邢相問道。出上黨扼之。可以得志。格不用。太原圍急。詔繇井陘。與姚古犄角救之。復壽陽榆次。軍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就畜牧。朝議以爲可擊。趣進師。師中持不擊。則責以逗撓。師中太息曰。逗撓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名乎。進戰死。贈少師。

論曰。西鄙用兵。諸將較宣力邊郵者。適不。過度要害。營城堡。招屬羗內附。益備邊而止。諸奇畧偉功。不概見也。乃張亢劉滬。猶然以守便宜。違節度。濱於困。語具邊事中。种世將著信所謀畫。然且格於讒。嗚呼。才之難用久。

矣。

皇朝通志

十九

自盛宋世。憚兵。守和戎爲國是。積苟安以弱。而汴亡蔑矣。南度不數年。人激國讐。岳韓吳劉之倫。乃能起沒世不復之氣。扼百勝。鳴張之虜。而武乃大競。紹興初。兀朮蹂明越。天子航海。韓困之江中。岳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其明年。金陷陝。吳敗之和尚原。敗之饒風關。四年。豫以金寇淮南。韓敗之大儀。又敗之廬州。十年。金倍盟南下。劉敗之順昌。岳敗之京西。又大敗之郾城。當是時。金欲棄汴徙而北。陰蘄和。國憤幾攄也。亦足明兵之無常形矣。乃天子懦而不英。以甘詔臨下。又闇而多忌。而逆

檜陰爲虜間。入左腹。獲心制其命。關諸將口。折其氣。而奪之兵。又芟夷斬艾之。以快虜忿。用使其身圖。豈不哀哉。諸具帝紀。餘非天下所以存亡。故紀不著。著之此。見南宋將有謨。而國不能任將。甚哉。乎以再覆國。

岳鄂王飛。

字鵬舉

相州湯陰人。

父和節食濟饑貧財不貴。憤隣侵其地者割與之。

韓蘄王世忠。

字良臣

延安人也。飛沈厚寡言。好讀左氏春

秋。生有神力。未冠。茶挽弓三百斤。開弩八石強矣。學射於周同。同死。歲時祭報之。應宣撫劉韜募禽劇賊冠軍。謁康王相州。補承信郎。磁守宗澤大愛之。受以陣圖。飛曰。陳而戰法也。運用之妙存乎心。澤大稱歎。以爲古良

將也。康王卽位。疏請北還汴。渡河作士氣。坐越職奪官。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求自效。所待以國士。借補武經郎。招撫司罷。歸東京爲畱守司。統制宗守卒杜充代。政亂。王善等亡去。復爲盜。以五十萬衆薄汴南薰門。飛率所部八百人前陷陣破之。充欲棄汴。爭之曰。今一舉足卽此地非我有。異時復取之。非十萬衆不可矣。充竟棄汴。守建康。尋以建康叛降金。飛復建康。進官。官統制矣。世忠風骨偉岸。目如電。家食貧。嗜酒尚氣。不可狎。以應募。隸赤籍。勇冠軍。崇寧中。伐夏拔銀州。夏以重兵宿高平。擊破之。夏走間道。還復戰。騎將前致師。銳甚。問爲誰。曰。

是蓋軍駙馬兀朮者也。躍馬前斬之。敵大崩。上功爲重。
其所扼轉一資。方臘反。以偏將從王淵擊破之。臘據睦
嚴壑爲三窟。迹得所在。絕險挺身入禽。臘出。功冠軍。爲
辛興宗所掠。賞不行。燕山師潰。從五十騎抵滹沱。逢虜。
設奇敗之。積功轉武節大夫。初王淵見世忠勇。歎以爲
萬人敵也。遺重金交驩。及金圍趙州。淵守趙。世忠亟走
趙與其難。以死士三百。雪夜搗金營。竟斬將完趙。康王
如濟州。世忠勸進王卽位。遷御營左軍統制。苗傅劉正
彥反。從張浚討誅之。與張俊同力成反正。拜簡較少保。
武成威德軍節度。時宋南所在盜竄起。楊么據武陵。張

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曹成暴漢鄂湖湘十餘郡。多造符讖。惑中外。爲國禱祀。而范汝爲起閩。破建州。詔世忠及張俊招撫。俊請與統領楊沂中及飛俱。李成犯洪州。大書索戰。飛細書狀。呈驕之。已。諜知賊怠。與沂中出上流。絕生米渡。出賊後。擊之。賊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軍。飛沂中夜銜枚渡筠水。登西山。厥明。以選騎二百前搏戰。賊稍困。忽沂中自後山馳下夾擊。大破之。賊駭走。飛知其烏合也。令傳呼不從賊者坐。坐不擊也。坐降者八萬人。復筠州。進復江州。於是羣盜畏懼。號俊曰張鐵山。本俊所以得此名者。飛沂中計而戰力也。盜張

用來微戰。飛射書。留之曰。吾與若同里閭。戰南薰門。鐵
爐步者。我也。我在此。能戰則戰。不能戰降耳。用大駭曰。
吾父乃在此乎。遂降。江西平。遷武右軍副統制。權荊湖
東路安撫都總管。而朝議主招。飛上言。盜力強則肆。力
屈就招。是重常在盜也。請必勦。勦而勝。招之易矣。報可。
下。於是飛南至賀行。勦吏曰。糧盡。飛曰。軍荼陵需餉耳。
故逸謀告之。曹成喜自寬。飛夜蓐食。趣度嶺。未明抵太
平。成大駭。走。憑險自固。掩擊大破之。自桂嶺至於北藏。
諸阻隘盡拔。成以十萬衆。走蓬頭嶺。守之。飛部八千人。
鼓而登。破之。成奔連州。飛勅諸部將曰。賊散走殄之。則

脅從可憫。縱則復爲盜。今獨誅其酋而撫其衆。勿妄殺。
累天子好生之心。荆湖平。授武平軍承宣使。移軍虔。隆
祐太后奔虔。時苦虔盜驚震。還泣以告帝。帝密勅飛必屠
虔。飛力爭數四。乃得請。虔人繪像祠祀之。遷神武後軍
都統制。盜李成爲逆。豫使挾金破襄。唐鄧隨郢信陽與
湖湘盜合爲難。飛上言。六郡中原要會。心腹之疾也。討
當先。帝以問相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遂授飛制
置使。討之。復郢隨州。斬將成。軍襄陽東。飛登壁上望師。
曰。步兵利險阻。騎利平曠。成反之。必成禽矣。命王貴以
長鎗步卒當其騎。命牛皐以騎兵蹙其步。盜騎卒在險。

不得展。應鎔斃其步卒爲臯騎蹂躪盡之。成夜遁。復襄陽。進復唐鄧州。封武昌縣開國子。解廬州圍。進武昌郡侯。飛奏襄陽隨郢皆膏腴可田。請營田。請勅州縣輯流亡販贖。皆報許。楊么者。夢澤中巨盜也。最桀黠。浮大舟湖中。爲大輪激水。行如飛。旁置橦竿。舟當之輒碎。衆數十萬。自須招討。未有能得其要領者也。盜黨王佐聞飛來。懼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敵者碎矣。首請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慰之。佐誓死報。招賊驍將楊欽。以來亦表授官。遣入湖招諭。而潛以銳師進掩之。降其衆數萬。時都督浚在潭。得旨還防秋。飛詣潭。袖小圖。

謁浚。浚視之。則擒盜方畧也。浚曰。畫之善。然昨得命且行矣。需來歲議之。飛曰。賊腹心潰。可破也。都督第少畱八日。必破賊。需來歲幾事失矣。浚曰。何言之易也。飛曰。昔以王師攻水寇。故難。今以水寇攻水寇。易也。浚許畱。飛卽伐君山木爲巨筏。布諸港汊。而浮腐木亂葦於上。流蔽江下。遣吏士擇水淺處罵挑之。賊乘舟來。葦木梗塞。賊所爲舟輪者礙不行。麾擊之。賊奔港。又爲列大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張帟革蔽。矢石舉。巨木撞盜舟。舟盡壞。么浚水將牛臯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餘衆。縱老弱歸田。籍少壯補軍。果八日而盜平。捷聞。浚太息曰。

岳侯神筭也。

初賊憑險阻不可攻。肆言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先讖。

詔兼

新黃制置使，加簡較少保，進封公。先是建州盜作，宣撫使世忠以建居閩上游，賊沿流下，卽七郡皆魚肉。亟率步卒三萬，兼水陸進，直抵鳳凰山，據之。晝夜攻，疾力破平之。汝爲自焚死。世忠令士卒宿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復家室。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者散遣。民感更生，祠祀之。世忠因奏廣西湖南羣盜多，乞乘勝進討，許之。時曹成裂宿郴邵間，世忠師猝至，營江濱者數十里，盜大驚，請降，得戰士八萬，移長沙。盜劉忠據白面山，衆數萬，營砦相望。世忠與對壘，日奕棋，張飲，壁不戰而潛遣

人覬賊營軍號得之一夕與別將聯騎穿賊營候者誰
何之隨聲以其號應周覽出設伏而還厥明與諸將拔
營進賊迎戰戰方合而所遣伏已馳入其中軍奪望樓
植旗蓋傳呼雷動矣賊回顧驚潰中外夾擊破斬之湖
南平授太尉賜帶笏蓋飛世忠各宣力平東南諸巨盜
盜平而民始靖詔世忠宣撫淮南東路置司楚州世忠
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勞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撫
流散通商惠工而山陽爲重鎮飛以督浚薦屯襄陽尋
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中原嚮應會逆豫分道寇淮西
詔飛東飛時疾甚得詔卽日行帝聞以爲大將知尊朝

命而喜可知也。六年相浚督江淮師。命世忠自楚圍淮陽。困之。金法城受圍一日。舉一烽。至是六烽皆舉。兀術與劉猷以銳師至。張俊辟不前。世忠勒陣向敵。錦衣驄馬立陣前。招之。或以自危諫。世忠曰。吾欲致敵也。敵馳至。斬大酋二人。陷陳中。奮戈一躍自拔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革來搏戰。扼其吭。禽之。詔班師復歸楚。淮陽民從歸者以萬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三鎮節度。而飛以論將忤督浚。見糾飛入覲。自歸爲帝言金所以立劉豫者。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願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扼潼關。以號召五路。五路

效順。豫必棄汴走。豫走而後分兵濬滑。畧兩河。此中興之榮也。帝大喜。拊其背慰賞之。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已引入卧内。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然帝本選悞時。已入秦檜語甚深。浮以其言相然諾。而其言固疾。疾也。飛還鎮。疏言。寢閣之命。願自堅。又疏建國本。安人心。金廢劉豫。飛及世忠交疏言。廢置之會。請衆人心。湏洞復中原。皆不報。金使來招諭江南。下列鎮議。世忠請決戰。兵勢最重處。請自當。請馳入面奏。不許。飛言。金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金歸河南地。各進官。金敗盟。破三京。飛部諸將救光。蔡規河東。援淮。

西而自以軍長驅向中原。抵汴。兀朮戰大絀。欲棄汴。世忠敗之淮陽。遣將擊之。潭城擊之。千秋湖皆捷。檜力主和。趣班師。召入朝。宴勞。授世忠樞密使。飛副使。奪其兵。尋。喉言者論之。罷奉祠。飛竟獄死。而宋陵遲不復興。具帝紀。中世中乃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一驢。從二奚童游西湖。以自放。平時將佐罕或見其面。後十餘年卒。贈太師。孝宗時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高宗廟廷。復飛官。改葬錄後。謚武穆。嘉定間飛孫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以上凡出師應援先後皆可考爲顓天辨誣集五卷。上史官追封鄂王。謚忠武。飛有至性。母疾共湯藥。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慕

飛願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爲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遂絕不復飲。或問天下何時當大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馭卒嚴有恩，征羣盜所過，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滌盆盎而後去。卒取民縷麻束芻，斬以徇，令露宿民開門延納，無入者，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過溟州，守供張郊餞之，師畢行，不見至也。問斂卒帥安在，曰：適雜偏裨中步行去矣。守太息而反。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妻時時問其家勞賜之。死事者，哭而育其孤，甚且以女妻其子。撫循有方，盛暑行瘴地，無一人疫死者。

有頒犒均給。秋毫不自私。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帝問卿豈有良馬乎。對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食。介而馳。初不甚疾。行百里始奮。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喘。不汗也。不幸相繼死。今所乘馬。日食不過數升。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而汗喘已。蓋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騫材也。臣安所得馬。飛諷帝用才。帝大稱善。張俊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盡矣。好賢禮士。談經史。雅歌投壺。

恂恂如書生。辭功賞。必歸功將士。張所死。感舊恩。鞠其子。奏官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世忠忠武出天性。義以身殉國。中流矢。以強弩括取之。無怛容。十指僅全其四。刀箭瘢列膚體。如刻畫。嘗論檜誤國。言甚苦。涕下。或勸少自抑。毋取禍。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死。寧當於大祖殿下。受精鐵棒乎。及病。或問之。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位三公。今得保首領。滿下已泰。乃諸君猶哀之耶。勅家人曰。吾名忠。汝曹毋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平生得賜賚。悉分畀將士。與士同甘苦。所賜田。輸租於編戶等。治軍嚴。所過耕夫孺子。皆荷耒而觀。

器仗規畫皆精絕。

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直第進士累工尚書使金不屈知隰州

海寇靖屢以言奪官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彥古戶尚書彥質兩浙轉運判

李獻吉言鄂王

之死千載銜之。然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不
受。聞以外。將軍不制之。與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而制
命。身固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還也。召之還。是奪之
將也。奪之將。非將也。奪之將而不受命。非將而制命。是
叛也。將以叛伐叛乎。何功之可成。故曰。武穆全人矣。得
正而斃。嗚呼。是春秋之義也。

吳玠

字晉卿

德順軍。虜千人也。弟璘。

唐

玠沈毅有志節。璘

沈深好讀書。玠未冠。以良家子隸尺籍。累功涇原副將。

璘從同功。建炎初。金入大慶關。玠璘據清溪嶺。逆戰大破之。玠權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璘宣贊舍人。金撒離喝長驅入關。玠逆擊之。彭原敗之。撒離喝大困。至懼而泣。宣撫浚。欲以興元師下關。陝而亟師。潰于富平。蜀中大震。金乘勝規蜀。劉子羽疾走秦。集諸將扼興州。而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璘別屯原上。爲犄角。時朝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兄弟奮以孤力抗難。卒困兀朮。神全至。剔其髯以遁。表玠鎮西軍節度。璘榮州防禦使。節制階文。知秦州。金以玠駐和尚原。不得逞。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璘。而撒離喝自商於徑金。

州。起梁洋。時劉子材守饒風關。惡甚。玠夜疾馳赴之。竟以全進。簡較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制置使。語具帝紀中。先是璘在和尚原。遠苦餉乏。玠度金人必復入營仙人關。於其右築壘守。命曰殺金坪。已。兀朮撒離喝率步騎十萬。自鐵山鑿崖開道。突而東。璘疾馳書抵玠。言殺金坪闊遠。前散漫。後阻隘。不可守。宜急修第二隘。爲阻固。示必死。而引輕騎自七方關倍道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金悉力攻。諸將欲退保。璘拔刀畫地大呼曰。死則死此。退者斬。於是阻第二隘。以駐隊。矢迭射。疾力戰。敵不能奪。撒離喝乘高駐馬。熟視之。明日。悉力攻西北。

樓。樓傾仄。悉以帛爲繩挽正之。以火攻出。洒甕撲滅之。而遣將持長刀大斧。乘樓左右擊。遣卒於四山。畢張燎鼓譟。賊之金以爲伏。四起也。軍大動。玠鼓譟急擊。射虜將韓常。中左目。幾獲。乃宵遁。又扼之河池西。大敗之。復秦鳳隴三州。是役也。金自元帥而下。皆摘孥與俱。謂必克而竟敗。於是金人知蜀卒不可得。據鳳翔。授甲土田。爲相持計。不復謀深入矣。玠進簡較少師。撫四川節制。階成等州。璘遷龍武都統制。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安撫使。知熙州。玠與敵對壘者十年。以餉遠勞苦也。汰冗員。節浮費。一專於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

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利。復業者數萬家。蜀以安和。
議定。授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節制使。使勞問至。而
玠病卒矣。贈少師。謚武安。命玠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代鎮。時金許歸陝西地爲和。詔樓炤使陝。命諸帥分
陝守。而廢仙人關。璘言於炤曰。金難信。我軍盡移守陝。
卽蜀口。虛若敵。自南山徼我。而陝右軍直擣蜀。我不戰
屈矣。今宜控蜀口要害爲屯。遲情見事定。漸進據可也。
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
安守陝。旣而胡世將制置四川。權宣撫。璘謂之。請曰。金
大軍屯河中。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蜀口。

而吾軍在陝。緩急不可集。璘家族不足恤。如國事何。世將本儒吏。不習兵。然明達。謂諸將曰。本朝廷遣世將撫蜀者。襲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兵事一聽吳宣撫所爲。無何。金敗盟。撒離喝渡河。入鳳翔。璘在河西疾力戰。破之。河池而蜀全。語具帝紀中。璘恒言虜有四長。中國不能難。騎兵也。堅忍也。重甲若弓矢也。又令酷能令下。必死勝。不遽追。敗不致亂。故勝也。今當集蕃漢所長。以分隊制其騎兵。以蕃休迭戰。制其強忍。以勁弓強弩。洞重甲於數百步外。而制其弓矢。乃立疊陣法。下之法。陳列拒馬其外。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踞俟張。次神臂弓。約賊至百步。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敵直犯拒馬。甲卒鎗手依拒馬。枕鎗叢刺之。次陣亦如之。凡陳各以拒馬爲限。鐵鈞相連。戰苦乃更代。每更代。鼓爲之節。始布陳。騎兩翼蔽前。陳成而騎退。益以步卒爲陳心。以選鋒爲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而布拒馬於兩助間。與之爲無。

使不得暇休謂之疊陳諸將始籍籍議以爲非便
曰此古來土伍令也諸君不識耳士心定則能持滿上
有護則能力得車
我餘意無出此
會金將胡蓋習不祝合軍胡家灣前

臨嶺後控臘家城以自固璘問計將姚仲曰戰山上者
勝璘曰善使約戰夜半卽遣仲及王彥衡放走坡嶺約
登而火舉二將旣登嶺四寂無人聲軍畢上萬炬齊發
敵大駭出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而輕裘駐馬亟麾
之金大敗降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就攻之城垂破會
驛書詔班師而退明年割和尚原界金和議成幕客擬
賀表進璘愀然曰休兵息民誠天下大慶然璘等不能
宣國威破虜心甚愧之何謂賀乎待罪櫛謝可也十二

年入覲。簡較少師。階成。岷州經畧使。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如敵至不懼。亮叛。盟南。拜四川宣撫使。寇至。璘方病。力疾上。仙人關填之。敗之。黃牛堡復。秦隴。洮三州。兼陝西河東招討使。拔大散關。分兵復和尚原。金走寶鷄。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韋惠逢取熙河。仲舍鞏。攻德順。金悉兵赴之。璘自將督師。先壁險。且治夾河戰地。接諸營。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當敵。敵鳴鼓。空壁出突我軍。軍得治地。無不一當百。比日暮。璘忽傳呼。斬戰不力者。將人益奮。轉戰。敵大敗。會大風雪。自拔去。遂復德順軍。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首迎拜者。不

絕孝宗卽位。賜手札。委招討陝西。而史浩建棄三路之議。詔班師。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不受。今大功垂成。何退乎。璘仰天太息泣下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卽位。璘握大兵於遠。旣得詔。何敢違。違詔何所逃罪。遂班師。金人乘之。所復十三州三軍皆陷。宣撫虞允文入覲言之。帝太息以爲史浩誤朕也。會與四川安撫制置使沈介議不協。爲言者所譏。求入覲。召對便殿。入朝德壽宮。兩宮問勞之。使相屬也。拜大傅。封新安郡王。還鎮。宴餞甚寵。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畝。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玠進浩王。玠嚴重務遠畧。不求小

利。御下嚴有恩。爲大使秉節。常負手間步出軍門。與士卒立語。故軍民抑壹無告者。皆立達。蜀人懷親。沒祠祀焉。璘慷慨喜大節。閤畧苛細。兄弟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重。玠選將以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請託。璘選將以功。不以能。或問之。璘曰。兵事非試嘗難知。儻以小才進之。人萌僥倖。宿將之心怠矣。皆好學。玠讀史錄古名將可師者。置左右。積久。牆牖皆格言。故並成其功名。璘子挺。以門功嗣守蜀。禮賢下士。拊將士有恩。而失律不少貸。孝宗甚禮厚之。挺子曦。乃竟叛以誅。三世爲將。雖世賢。亦道家所忌哉。

楊存中初名沂中。崞縣人。高宗在磁時，從數騎出擊賊，殺百十人。王乘高望，存中介胄盡赤也，意重創，急召問曰：「臣無傷，獨擊傷者多耳。」王拊其背，酌大斗曰：「勞此血，漢引滿訖，復前戰。」大破之，遷閣門祗候。復嘉興，先登苗劉之變，自吳門從帥俊赴難，遷御前右軍統領。從擊羣盜，功多，觀察宣州，逆豫遣子猷等分道入，存中從帥世忠與猷遇藕塘，賊乘高陳矢雨下，存中使別將前後擊而自以精騎衝其中，堅賊大敗。猷此身遁，見謀主李悞以首觸其胷，大呼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拔砮遁，進殿前都虞侯，授節，然自是存中頗負功。憚戰不復卓厲，如異時，頗招權寵，黷貨矣。孝宗以其爲宿將也，呼郡王，不名。父宗閔，王父震及母皆死，難不列存中請于朝，具

賜諡，賜廟祠。

王德通，遼軍人，靖康初，隸熙帥姚古軍。金陷隆德，德馳入府治，斬殺十百人，執僞守姚大師以來，欽宗召問姚何爲見擒，對曰：「臣在府治，唯獨見一夜父來，以失措見擒於此。」是王夜父之名震北邊矣。建炎初，以統制擊山東羣盜冠軍，及秀州盜邵青戰崇明沙，盜用火牛前，德笑曰：「是可一不可再。」命舉軍持滿待牛尾，藝萬矢，齊發，謹

呼逐之。牛奔北。反攻盜賊焉。遷同州觀察。拔宿亳州。遷興寧承宣使。封隴西郡侯。金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于江。德請口。虜數千里來。餉不繼。及未濟。擊之。可破也。俊不可。固請而行。夜渡采石。拔和州。晨迎俊入。擊兀朮。昭關走之。敗韓常。合山廬州陷。兀朮軍拓臯。劉錡遣人會張俊。楊存中合擊之。俊後存中欲俟之。德曰。當機何待。卽上馬先。存中繼之。望虜陳。曰。右陣堅。請先麾軍渡河。前斬將。虜大敗。進清遠節使。卒。贈簡較少保。

魏勝淮南宿遷人多智善騎射金陷宿遷欲自拔南歸。

因徙山陽亮渝盟有詔募諸路忠勇令自效勝踴躍奮

曰此吾立功時也聚年少三百人北渡淮取連水軍布

德意不殺攻海州衆驚傳以爲宋水陸兵大至也而勝

於外張旗幟舉火爲疑兵進迫城遣人諭告金北狄皆

盟誓國家寬大又中華正統招諭之因復州權州事狗

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下之。乃蠲租釋罪囚。發倉庫犒士。分忠義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遠近響應。旬日間得勝兵數萬。郵置上其事。時守帥以金未發難。恐起釁。勝事虛實不可知。莫以聞也。金來攻。設覆逾擊之。斬馘多。軍益振。山東景附沂州民亡虜。壁蒼山者數十萬。被圍。求濟師。勝救之。合戰。金伏發師。却入。倭勝單騎以大刀斃金望。知其爲將也。亟圍之。勝馳突擊。身被十餘創。潰圍出。馬蹢步而入。金急攻。砦絕。汲道。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其血。禱而雨。金環山爲營。示必攻勝。策其必且乘不備。攻海州也。則跳身還城守。金果至。戰。

疾力敗之。又七日金遁。亮渡淮。慮海州睨其後也。分兵
攻之。營城北砂港。勝登門張樂飲。且醪士。令固壁勿出。
度金力困。突遣士憑險出擊之。金却趨城東。欲過砂堰。
圍城營。勝已前據堰扼之。不得進。時勝起義之日久。朝
廷未之知也。沿淮制置使李寶遣子公佐繇海道覘敵。
具知之。始以聞。授閤門祗候。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
統。時金攻海久不下。陽退。黎明乘大霧卒薄城。四攻之。
勝厲士卒力捍禦。又不下。乃退。爲長垣屬之城。竟亮死。
乃解方勝起義時。無給餉。州之蓄儲獨經畫貿易權。酤
勸糴以佐軍。而築城浚隍。塞關隘。日力也。以竟全亮死。

金遁勝益得以其間治軍。與歸正人同卧起飲食。第功
能上督府。請假官人咸感激歸附。日衆。遷御前前軍統
制。明年金以衆二十萬來攻。環城圍者數重。勝偃旗什
鼓寂若也。虜驚疑。數日不敢近。已乃植雲梯。發砲石百
道攻之。旣迫城。忽鼓鳴旗立。矢驟發。繼出火牛。揚金液
禦之。虜不能近而退。久之以議和。撤海州戍。命知楚州
金度其守備也。以舟載器甲餼糧自清河入。勝欲乘未
至擊之。安撫使劉寶格不許。金軼境率諸軍拒諸淮。力
不敵。告急。救不至。勝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
得脫者歸報天子。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寶

制官籍賞竄瓊州

勝有武力多心計善用大刀能左右射虜望見勝旗幟輒退走勝爲旗十

數畢揭其姓名付諸將遇鏖戰輒舉之敵屢奔北嘗以意制戰車數百兩弩砲車數十兩戰車列獸面木牌及大鎗其上下垂簾幕軟牌號如意車車二人惟載行載輜重止爲營連絡如城壘列陣則如意車在外樹之旗以蔽軍弩車當陳門砲車中權弩車上寘床子弩一矢射數人發可數百步砲車施砲砲發亦可二百步敵陳相距則弩砲發近陳門步士出突擊陳合出騎兵兩翼掩擊之捷則拔陳追襲小退則入陳間稍憩同刊便出擊故士卒不疲進退兩利上其製于朝詔諸軍遵其式製焉

李顯忠者綏德軍青澗人也名世輔世爲蘇尾九族廵

簡父永奇陷金心不安爲金有子生而立於蓐異之則

世輔也少長泣謂之曰我世宋臣義不爲虜用爾必自

歸無後矣兀術獵淮上愛世輔勇親使之與立馬圍場

間世輔遣所部往深去聲淮水可涉處欲執之而南會馬

傷而止以承宣使知同州至鄜省其父父命之曰行矣

同州入南山渡洛渭至近可執金酋徑商號而來此萬

世一時也我來裝待若矣第得報即舉延安自歸世輔

至同州即遣間使報狀而以計執金帥撒里喝出赴洛

失舟不得渡追騎迫則釋撒里喝去而長驅至鄜城急

遣人告永奇挈家出至馬超口覆于虜世輔亡奔夏請

師報虜讐晝夜哭不絕聲夏人爲隕涕興師至延安則

金以鄜延歸宋爲和矣世輔得赦書大哭衆皆哭百姓

從哭奪夏人馬四萬詣宣撫玠自歸至行在高宗撫勞

再三除承宣使。賜名顯忠。又賜田鎮江。兀朮犯河南。以爲招撫使。兀朮曰。世輔勇。又始歸宋。未立功。不可掌也。謹避之。遂逡遁。還加保信軍節使。上恢復策。忤秦檜降。官奉祠。亮渝盟。代王權將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復淮西州郡。至橫山。戰疾力破敵。授淮南制置京畿等處招討使。簡較太尉亮死。金內亂。顯忠熟關陝山川形勢。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繇汴通關陝。關陝通則鄜延一路熟。臣威名當響應。臣起舊部曲將之。可得勝兵數萬。取河東。會張浚開督府出師。尼不遣。遣顯忠自濠梁渡淮北伐金。又遣邵宏淵副之。敗金陡溝。復靈壁。布德意不殺。

歸附踵至時宏淵圍虹縣久未下顯忠遣靈壁卒諭降之宏淵耻功不自己而所部將犯法顯忠收斬之大慙忿薄宿州敗金師顯忠欲乘勝攻之宏淵不可顯忠帥麾下先登城中人巷戰斬首虜數千俘八千遂復宿州宏淵請發倉庫犒士時不可士頗缺望會金帥孛撒者率步騎十萬來爭城敗走之明日敵復進顯忠約宏淵復戰宏淵按兵不動搖首曰今此盛夏疾揮扇暑猶不可能奈何烈日中驅士卒被甲強戰乎遂引退獨顯忠收其軍入城金來攻斬首虜數千積屍與羊馬城等顯忠曰使諸軍與犄角者敵盡矣虜退度不可孤立亦引

還至符離亦潰。軍資器械殆盡。所復城壁皆陷。復爲金
賁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事白。復太尉圖形顯
謨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畢再遇。兗州人。開禧北伐。從招撫使郭倪期攻泗州。泗
東西兩城。再遇陳戈。檣舟楫。爲攻西城狀。而自將敢死
士。以間趨東城。先登援之。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
鼓。疾麾諭之曰。若等故中原遺民也。爲虜守。何爲西城
亦下。帥倪喜。出御寶刺史牌授之。再遇辭曰。國家河南
八十有一州。今下兩城。卽得刺史牌。後何以繼之。且招
撫得朝廷牙牌。凡幾而何可輕也。辭不受。除環衛官。狗
徐州別將。徇宿州而潰。再遇曰。勝負何常。吾受命取徐
州。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也。麾兵進。而倪以宿師
潰。趣班師。再遇曰。宿師潰。賊以銳師躡吾後。吾自殿。追
師至。見其旗呼曰。畢將軍也。懼而遁。逐北者三十里。留
靈壁度諸軍行遠。乃火靈壁而還。諸將問夜不火。今日
火何也。再遇曰。夜火則見虛實。晝火則見煙埃。令彼莫
測也。汝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授武功大夫。除鎮江副

統制金圍楚，再過曰：敵衆十倍，我難以力勝，獨可燔燒。運而破也。燔之，曰：楚城堅，兵多，未易攻。文敵乏糧，無慮矣。淮西獨六合最急，則引兵走六合，潛入城，偃旗鼓，伏弩城上待之。敵至，迫濠，弩發，燭舉，師突擊，金人駭遁。旣而他將合兵來攻營帳，彌三十里，再遇臨門，作樂示整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陽引退，再遇料其旦復來，自引兵伏城東野新橋，出敵背，伺其至，覆之。金遂遁，追奔至淝，大破之。除驍衛大將軍，撫淮東。知揚州。楊有敢死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有怙勇力，桀驁者戮之。諸將懾服，用以取勝。卒贈太師，諡忠毅。再遇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白，見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惟再遇比有功。金常以櫃豬水戰，數勝。再遇欲決之，乃夜縛藁人數千，衣甲胄，樹旂槍，嚴列成行，昧爽鳴鼓，金人起，驚視，急決水，啓櫃，水竭，而林立不動。乃知非兵也，甚沮。已，師忽驟至，急擊之，金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徜徉前却者數四，疲之，日已莫，則以香料煮豆，莢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金逐北，馬饑，聞豆香，皆就食，輟不前。反攻大破之。又嘗與金人對壘，度不敵，一夕拔營去，畱旂幟於營，縛生羊十數置前，二足於鼓上，日夕鼓有聲，金與相持者數日，乃後覺，則再遇去久矣。

益多智如此再遇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髡鑿亦殺重爲輕易馬甲以皮車牌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人可推擊務於捷疾時有危再興者淮人也。有膂力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陷陳而張威者。成州人戰陣兩眼俱赤號張鵠眼戰不操它兵獨操白水棍圓而不刃長可六尺餘應手輒斃自蜀徙屯荆鄂地平曠太息曰此騎兵之地也敵鐵騎來衝吾技窮矣蜀中法不可用於此乃以意創陳名撒星陣令聞鼓聚聞金散敵騎至則鳴金軍分爲數十簇敵分兵又鼓而聚之倏忽分合如風雨效變於不窮敵貽愕莫測乃後縱擊之以取勝御軍嚴有律與百姓避道置勿賈倍於市軍行無聲焉

孟琪

字璞

絳人也王父林從岳將軍飛軍棗陽因家焉

父宗政權知棗陽軍金攻圍急血戰爲守禦敗之進復湖陽威振境外。好賢樂善出天性賞罰明信稱良將嘉

定中金犯襄陽琪從父救襄陽望見敵陳中素袍白馬

者父也。急陷陣入。拔以歸。料敵必且窺樊城。請繇趙渡。潛濟河。伏而待。翼日。金果至半渡。伏發。大殲之。金弋騎攻棗陽。琪度其內虛也。從間道走其軍。破若十有八盡。俘其資歸。金以宵遁。累功承信郎。丁父憂。制置司起用之。辭。訖葬。越就職。又辭。而父故所招唐鄧蔡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將不能制。則以琪補京西兵馬鈐轄。統之。琪分其軍爲三。撫輯之而定。荆平堰于棗陽。自城屬于軍。凡十有八里。繇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漕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餘頃。立十莊。三轄。建軍民八屯。邊儲以豐。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時給芻粟佐之。

馬益蕃息。時金旣失河朔。僞行省武仙與唐守武天錫。鄧守移刺瑗謀迎金主入蜀。琪欲扼其萌折之也。擊天錫壘。一鼓而拔。斬之。武仙走。瑗奪氣請降。得縣五。鎮二十。順陽中州相繼下。琪因其土課之耕。因其民立之長。籍少壯爲軍。揀其才能者分地任之守。軍大振。時武仙所據者九砦。其大砦曰石穴巖。固甚。琪問降將其得其要領以爲二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而破三砦。必先離金。潛遣兵突離金入之。金怙險。殊不意宋師得至也。掩殺幾盡。已連破馬磴。少窩諸砦。武仙困。琪策其必走。貼山頂以窺軍。伏而待。仙至。伏發。大困。幾斃。乃欲走保商

州而軍中老稚咸嗟怨不顧行。時積雨未霽。夜漏下六
十刻。瑛召諸將受方畧曰。此雪夜擒元濟時也。師冒雨
登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仙易服跳身遁。降其衆
七萬人。轉修武郎。當是時。金棄汴不復都。南走蔡矣。元
師約攻蔡。制閫史嵩之命。瑛以鄂江陵副都統護諸將
赴之。元將侂璩遣其酋三人來迂。瑛與射獵。割鮮飲爲
歡。詰侂璩。侂璩大悅之。與結約爲兄弟。酌馬湏飲。約南
北軍無相犯。止堰水。布虎落爲衛。進圍蔡。金兵自東門
出戰。瑛遮其歸路。殲之。河得蔡降卒。言知城中饑窘。敕
嚴守防奔突。柴潭樓者。蔡所築附城巖地。蓄水爲阻。固

者也。外俯汝河。潭深洞相傳下有龍。不敢近。琪行視召將士飲。諭之曰。柴潭高於河五六丈。非天造地設。可決也。第上多伏弩。弩射遠不射近。誠直前決潭注之河。洞可立待也。衆以爲隄堅未易鑿。琪曰。隄獨其首尾堅耳。鑿兩翼亦何能爲堅。衆奮用命。而潭決。以薪葦濟師。逼土門。端平元年元日。墨氣壓蔡城。日無光。蓋是時城中絕糧者三月矣。老弱互食。於是鼓萬衆競登。拔之。開西門。招元帥入。金主守緒自經。虜而金亡。金末世讐。而南亡於蔡。雖天道好還。亦琪以機宜制勝有道也。已還軍。分所招中原精銳萬五千人。屯襄樊。唐鄧間爲防。授武

功郎爲建康都統。闔帥高之。奏留之。召赴闕宴。勞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待事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帝悅。賜勞甚寵。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知黃州。增陴浚隍。蒐軍實。邊民來附者。日至。則爲室廬三萬間居之。至者如歸。因高阜爲齊安鎮。以居軍。命節制蘄黃光信四郡軍馬。三京師覆。元攻襄陽郢。荆門守將委郡去。則又命琪將沿江淮衛卒援襄陽。時元兵勢甚盛。琪變旗幟。易服色。令循環往來以疑敵。夜列炬照江干者數十里。破砦二十四。元破舒。入淮陽。降光州。合兵攻黃州。急。琪聞馳赴之。軍民聞琪。

至。競喜躍曰。吾父來矣。琪止城樓上。不入府寺。晝戰守之累。斬逗逼者四十人。擊虜破走之。於是察傷痍。撫孤寡。勞民所疾苦。帝賜金。舉以勞將士。不私士。咸激勸。累樞密都承旨。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知鄂州。詔行收荆襄。琪謂必得郢。然後餽饟通。得荆門。然後奇兵可出也。後郢荆門軍。明年盡復諸州郡。復襄陽。上疏言。襄樊爲東南根本。今百戰而復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卒十萬不可矣。與濟師於敵來之日。曷若宿兵豫防。爲不爭之爭乎。以襄郢歸順人。置資鋒軍。謀報元大舉臨江。琪策虜道施黔以規蜀。發湖湘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

歸州命弟瑛駐松滋爲夔援。元大將窺施夔於襄樊。隨信陽招軍積材。隨鄧順陽以造船。瑛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而潛遣兵燒所積船材。破壞之以寧武軍節度撫四川知夔州。進漢東郡侯。瑛行視蜀漢。喟然太息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興屯田。築浞潁。募農給牛種。首秭歸。尾漢口。列屯者二十。爲莊者百七十。爲田十八萬八千頃。畫屯田方畧。及所減餉餼之數以上。於是立賞罰。課殿最。督諸司奉行。元兵入三川。瑛下令主兵官不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

糧請還司。珙曰：棄城也。斬以徇。宣撫使余玠撫重慶道。過夔。珙念重慶積粟少，以屯田米十萬石餉之。遣晉德帥爲聲援。玠甚德之。進簡較少保，封漢東郡公。兼知江陵。珙太息曰：政府未之思耳。敵若以兵綴我而下流，交急則奈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與捍患？是兩失之也。行視江陵，上書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靖爲惡，今三憊矣。卽粒米寸兵無從出。此荆湖之憂一。江防上自梯歸，下至壽昌，連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灘，磧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當防，防之卽備。多而力分，况尺籍虛？又無爲防乎？此荆湖之憂二。陸抗

有言荊州國西藩有不虞非直一郡憂當傾國爭之。今是已。朝不能用後果以襄樊失而國亡。初珙登江陵城太息曰。江陵所恃者三海耳。自城東古嶺以至三汊。平行無隔。敵鳴鞭卽至。防可後乎。乃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犄角之。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障而東。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通爲一。隨高下爲櫃以蓄泄。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於是江陵三百里間。渺然巨浸矣。念襄蜀蕩折。人士無所歸。聚蜀士於公安。聚襄士於鄧渚。作公安。南陽二書院處之。以沒入田廬贍焉。時相以珙握重兵。居上流。又功高難制。以術爲猜防。有詔調荆

湖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以遠不相及。爭不聽。繼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曰。黃州與壽昌三江口。直一水隔耳。誠須兵。可旦發。暮至。何豫遣爲乎。豫遣增國費。徙糜軍。不聽。已復調兵五千赴廣西。移書力爭。又不聽。旣招鎮北軍駐襄陽。虜行省范用吉密通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請許之。又不聽。拊膺太息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殊效。今志不伸矣。病乞休。授簡較少師。致仕卒。是歲秋九月朔。隕星于江陵。卒之夕。大風發屋拔木。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忠愛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聽自效。獨徐以片語折衷之。謁客遊士。

老校退卒一恩意接撫至其建旗鼓臨吏士申令凜然
不可犯也。退焚香掃地。隱几坐。若肅然事外者。遠聲色。
絕滋味。好學易。易六十四卦。卦各繫四語爲贊。命曰警
心贊云。上南宋將謨名將

論曰。宋南渡諸將。岳韓上矣。次者吳隴于兄弟。功著於
全蜀。劉信叔抗虜順昌。大敵挫焉。斯謂國之衛哉。然皆
困不得展。魏宿遷不藉寸尺土自奮。李青澗傾家族效
忠。孟忠襄復累世之讐。蜀急奉蜀。襄急奉襄。功半于域
中。猶摯曳困之。嗚呼。張魏公非旃賢相也。岳武穆一言
忤意。軍置監。李青澗遠畧不用。用邵宏淵參之也。况秦

湯韓史之倫乎故將非難用將者難悲夫悲夫夫將何能自爲用也

山贊云
上南宋排第各排

蘇軾初授學士是六十四佳佳各繫四西蓋贊命曰贊

不丁出也此笑香林此劉川坐若蕭然其於昔蓋贊也

亦即張辛一思意對無至其數與趙詡吏士申令稟然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五

明旰鄧元錫纂

宋忠節傳

宋興承五季臣主末流忠節盡矣。藝祖首褒韓通。表衛融。重臣下廉耻之節。鞭朴詈辱不施諸殿廷。於是搢紳介冑之士咸奮於名節。班班焉。在太宗時。并州將楊業。太原人。以右衛大將軍守代州。常以寡擊衆。斬契丹將逐

北。邊人尊憚之。號曰楊無敵。望其旗輒走。岐溝之敗。詔班師。遷宸應雲朔四州民于內地。勅大將潘美等護之。業謂美曰。今中國氣初折不振。敵方銳。不可與爭鋒。獨

引兵出大石路。入石碣谷。避之。而密遣人約雲朔。守以
其民來會。遣強弩列谷口。而騎士往援。庶其全乎。護軍
王侁素恃之。激之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不擊。何也。
崇曰。崇非避敵。愛其死也。獨有利不利。時今必戰。徒多
殺士卒。而功不立。故計不爲耳。今君責崇以不死。請爲
諸君先。將行。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軍。強弩
以待。我轉戰至。可夾擊。不然。無種矣。進與斜軫遇。麾騎
前。斜軫佯敗。致之。伏起。軍潰敗。侁晨引兵陳谷口。日向
中。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見也。以爲契丹敗走。欲進爭
其功。卽引兵循交河西進。聞師敗。卽麾兵却走。崇且戰

且行。暮果至谷口。望見下無人拊膺慟。率士卒力戰。子
廷玉死焉。荼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前。匿深林中。虜
望見袍影射之。墮麾下。尚百人。荼太息曰。上遇我厚。期
立尺寸功以報。而爲姦臣所陷。致於此。我必死此。汝輩
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從死。無一人生還者。於是雲應
寰朔皆復陷爲契丹事。聞帝痛惜。贈太尉。旣不誅除名。
子延郎延昭皆智勇善戰。契丹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危懼。延昭集衆登陴守。會大寒。汲水灌城。水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引去。延昭忠勇能得士。防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揚六郎。卒河朔人環樞而泣。天子嗟悼。錄其子文廣。真宗時有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命
中能以三十矢引蒲射筈鏑相連墜。人服其妙。契丹入

寇邊高陽關。部署傳潛。擁大軍閉營。視詔督戰不前。別將范延召請戰。遣之行。延召求援於保裔。保裔以其師赴之。約詰旦戰。而延召亦怯。顧潛遁。保裔莫覺也。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潰圍出。可免也。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死焉。贈侍中。賞其子孫。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濟師。不至。城陷死。李順攻夔州。巡簡秦傳序出橐囊市酒肉犒士。慰勉之。城壞赴火死。子夷。遡峽求父溺死。皆錄贈官。元昊反。驅慶州卒張吉使脅降。不可。反其言死。儂智高反。趙師旦知康州。覘者言他州守皆棄城走。賊至矣。師旦叱曰。汝欲吾

走乎。斬以徇。賊薄城逆擊敗之。賊稍退。師旦遣其妻召其子以逃。取州印佩之。召監押馬貴。部士卒爲守。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食。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卧斲睡自若也。城破不屈死。賊移軍封州。封士卒纔百人不任戰。又無城壁。或曰。盍避諸。守曹覲曰。吾守臣也。何可避。麾都監陳曄前逆擊敗。覲率鄉兵進。又敗。執不屈。死。妻劉避賊林峒中。賊得之。亦不屈死。閤門祗候王從政及智高戰太平場。被執。罵不屈。以沸湯沃之。終不屈死。先是智高未反時。邕有白氣出州庭中。參軍孔宗旦曰。兵象也。盍備諸。知州陳珙殊不省。尋智高破橫州。宗旦載

其親往桂州曰。不可以我故累吾親。已州破死。事平。贈師旦光祿少卿。覲太常少卿。妻劉彭城郡君宗旦太子中允。而從政。贈信州刺史。錄孫交趾入寇。知邕州蘇緘。晉江人。度交人且大入。具書于桂帥沈起言之。不聽起去。

劉葵代將。言之又不聽。見讓而蠻果大入。陷欽廉州。緘召僚吏與郡人材武者。授方畧固守。民以勢不敵。驚出走。緘悉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具蓄積多。非乏。宜固守。何走也。斬大較潛出者以徇。子子元爲桂州司戶。攜妻子之官。而寇至。緘念人不可以戶曉。必且以郡將家出城爲惑。乃獨遣子元。旣圍急。晝夜悉力攻。援不至。

城陷。緘猶起傷卒血戰。已乃曰。吾義不死賊手。還州治。殺其家坎之。縱火自焚死。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病下利。枕籍死。訖無叛者。事聞。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進子元。殿中丞。判邕州。方邕圍急時。緘憤沈起。劉葵者。始玩忽致寇。又不救。欲疏列不得。榜其罪于市。事聞。起葵坐奪官。方。騰之亂。知剡縣。宋旅以忠義激士力戰死。縉雲尉詹良臣出禦盜被執。不屈死。知休寧。鞠嗣復拒守賊劫之降不屈。賊念其有善政也。委之去。以傷重竟死。宣和末。金渝盟南。朝廷未之知也。吏侍郎傳察以迂勞使至韓城。金游騎執以去。見

幹離不者。不拜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

左右露刃。捽之地。不屈死。

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肅

金犯都城南道。

都總管張叔夜。

信州永豐人

入勤王。金退。叔夜請勅諸將從。

邀擊。且令河北諸鎮出兵扼其歸。不報。比冬虜復南。叔

夜將所部三萬人千里轉戰。至都下。請詣襄陽覲幸。雍

帝不答。詔將兵入城力戰。斬將。都城陷。帝再加金師。叔

夜於大學前叩馬留。而吏侍李若水。力任其無咎。扈至

營。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詈虜。虜提曳擊之。敗。面心

義之。令其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其僕以

母春秋高動之。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然親老汝

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可也。居旬日。金議立異姓。若

水爭且責數粘沒喝失。為負面唾之。虜搥之破唇。猶

嚙血罵不絕死。金酋太南朝惟日遼國之亡。死義者以十數。侍郎一人。建炎初。贈觀文殿

學士。謚忠愍。若叔夜請立太子。從民望。被執。從俱北。絕

不食。至白溝。從者曰。過河入。復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言。

扼吭死。先是。方臘反。陷杭。婺。衢。越州。史民棄城遁。守劉

齡矢不去。吏民間稍還。撫與共守。葺壘練兵。民始奮賊

必城破之。民感戰。躬生祠祀焉。童貫與金約夾攻燕。齡

守真定。治城守待變。虜至。發強弩射之。虜退。縱民樵牧

如平時。民大安之。齡去。真定真定陷。民號呼曰。使劉資

政在不至此。於是金聞齡名。欲得之。會以河東割地使
使虜軍。粘罕使其僕射韓正節之。因爲言。國相聞公名
久矣。今用公。欲以公代正任。益以家屬行。齡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書片紙曰。主辱臣死。付其僕歸報。沐浴更衣
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院西廊。遍題窓壁。以識凡
八十日。乃斂。色如生。贈資政殿學士。謚忠顯。幹建州崇
安人。莊重
勤學寡言笑。不喜宴游。稍暇。遲輒蹙蹙。不自安。爲政愛
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己病。小民犯罪。或起去。縱捨
至大。奴則立斷。不顧其難。長慮遠識。料事前中。遭時齟
齬。不得施。子子羽事具帝紀。子輦具儒學傳。孫珙具臣
傳。方金圍京師時。召天下勤士。宗陽令李洵率募士赴
之。或曰。他郡軍未集。盡徐諸。洵曰。急矣。他郡邑未集。吾

持一信報天子。爲勤王者。但不可乎。前至蔡。遇敵死。金
圍急。詔割河北絳磁深三嶺地。以和廬陵歐陽珣者。以
將作監。率其僚九人上書。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
人。義獨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也不戰而
割地。卽他日復取之。曲不聽。願遣珣詣深州割地。珣至
深。慟哭城下。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令割地。吾
辦一死。朱矣。君等必忠義。徇國毋聽也。金人怒。執送燕。
焚死。天子幸虜營。不反。太學生徐揆者。衢人也。帥諸生
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還帝虜。以馬載揆至軍。詣之。
抗論不屈。死。議立張邦昌。閣門官贊舍人吳革。謀先誅

范瓊已復正。不克死。河南府少尹阮駿率所隸兵護神
御。罵不絕口。死。二帝北。舊臣無敢候起居者。工侍郎臨
安滕茂實。使在金間之。自爲哀辭。篆墓碑。授其友。而郊
迎。拜伏地號泣。因感動慰諭。令易服。不可。請從舊主俱
北。不許。憂憤死。方京師陷時。小較李震者。戰破執金間。
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當問。虜怒。絀諸庭。杜
嚙割之。膚垂盡。罵不絕口。死。五臺山僧真實。習武事。助
兵。欽宗召見。慰勞之。矢以死報。戰疾力。金酋下令生致
之。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回口之罪。吾許皇帝
以死。豈可回也。戮之。怡然死。金圍中山。知府陳邁得命。

冒圍入城守。京師陷。詔割三鎮。遣邁弟光祿卿適。前諭
旨。邁遙語之曰。吾受命守城守死耳。何降乎。圍久困。邁
呼總管使括城兵禦賊。總管辭。斬以徇。命步將沙振振
亦辭。固遣之。振裹刃入賊。邁及其家。振出。帳下卒譟而
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
金入見邁屍。曰。忠臣也。瘞之。建炎初。贈持進弟適亦北
走雲中。金攻真定。知真定李邁。都鈐轄劉翊。力戰守。久
之。陷。邁見執。幹離不脅之拜。不拜。火燎其鬚眉。及兩髀。
不顧。命知滄州。命被髮左衽。憤詆之。金搥其口。噴血。罵
之。死。贈招化軍節度使。翊集左右巷戰。已衆稍亡去。顧其弟曰。

我大將。可受賊戮乎。之孫氏山亭。自縊死。

金圍太原朔寧守孫益被

命救太原赴敵死。攝守欲開關迎敵。益所察舉。孫谷

力爭死。太原陷。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沉汾

死。通判劉士英持短兵接戰死。太原距汾二百里。知汾

州張克戡令軍民曰。太原陷。吾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

家。願與此城俱破。明吾節。諸君自為謀。皆泣。同對曰。願

盡死。乃益厲兵守。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募死士間道言

之。朝不報。金益兵來攻。城西北隅陷。猶帥眾巷戰。金募

生致之。克戡索朝服焚香南向自裁死。家從死者八人。

金葬之後園。羅拜設祭。金圍太原時。隆德守張確。

贈延康殿學士。謚忠確。宜祿。

人上書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直秦不可保。將汴

不可都。今急矣。潞城不修者百年。而兵將俱戍邊。危甚。

臣生長西州。諳武事。願得秦兵十萬人將之。得為國捍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禦無遺力。陷。被執。粘罕問不降者誰。安國曰。我守臣也。
義不降。判林淵。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胡士諤。張諱。于潛。
鼎澧將沈淳。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曰。淵等與知州
一體皆不降。皆見殺。安國一門無
噍類各贈官時夏人以其間取河
外諸城。薄震武。權城事。監押朱昭。以其家死。金圍代州。
安撫副。濟源史抗。率二子稽哲。力戰死。代州陷。巡簡使
李翼。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閤
城將官折可與。皆同死。金犯涇原。渭帥以下皆叛降。獨
副將郭濟。義不辱。惡之。傳以罪。下獄。脅俱降。濟奮呼曰。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屈死。

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許虎者。副將朱友恭。河東防秋將。

王士言。時有知隴州劉化源者。城陷被執。不得死。驅入

河北鬻蔬果。隱民間十年乃死。其他州郡死封疆者。若

宗室虎義者。列帝紀宗室傳中。建炎初。金婁室犯同州。

判而下皆遁。守鄭驤曰。所謂守臣。守虎也。赴井死。贈樞

密直學士。謚威愍。

驤廣信玉山人。知溧陽。歲饑。民流。漕

讓之。驤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

貧。將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道。太

湖通江。將破數州田。調江浙二十五州夫。費以百萬。驤

條折其利病。事得寢。判慶陽。秦隴六城壞。驤力爲帥言。
六城。熙河重地。西夏所繇控也。宜急繕。自請。
董營築。成爲童貫所侵。詆逮吏。會貫誅而解。
金復渡河。
安撫使知鄧州劉汲。集將吏謂之曰。吾受國恩。恨未有

死所。金來。吾必死之。若曹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
曰。惟命。乃下令城中有武材願從軍者聽留。餘自便。得
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官於此欲送家出城者聽。寅
出午反。衆感激如期反。寇至將兵逆擊之不敵。或曰。盍
去諸。汲曰。使敵知安撫使於此爲國家致死亦可矣。疾
戰死。贈大中大夫諡忠介。汲眉州丹稜人。判隆德府。方
士林靈素得幸。郡人班自者爲妖言應之。汲攝宋
下之獄。靈素薦自有道。欲覆獄。汲恃不奪。乃止。靖康末。
金攻圍京師。詔下言和議已定。罷諸道勤王兵。汲時以
京西轉運副督軍。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以去年十二
月下。鄧去都。厓七百里。今始至。何也。此直金人劫朝廷。
爲之款。王師毋動耳。安有和議已三月。而敵猶未退者
乎。必致師。公純至南陽。首鼠不前。汲獨馳數千騎赴都。
而二帝北矣。素服哭。屢陷韓城。制置使知京兆唐重以
日。加直龍圖閣知鄧州。

書別其父曰。義不苟生。以辱吾父。父報書。徃其決。及金師迫。提舉程迪與种氏諸豪謀欲保險。俟虜衰。微擊之。重令迪行營南山諸谷中。召土豪與守。而經制使傅亮言。當城守。不當奔山。若自竄。金師急。迪度勢不敵。又請擇選鋒前逆戰。而令老稚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又不聽。已城破。亮叛降金。重與迪與副總管楊宗閔提刑郭忠孝。轉運副桑景詢。判官曾渭。幕官王向咸死。重眉州彭山人。宣和中。以諫大夫言開邊之禍。本童貫敗亂天下。本蔡京父子。乞斬以謝天下。金犯京師。朝議括金帛爲賂。中書侍郎王孝迪請下令。匿金銀者死。且告緡。重曰。此大亂之道也。與御史抗論落職。知同州。金再入陝。安撫使范致虛帥五路兵勤王。重遣之書。言京師倚秦兵爲砥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砥牙一失。根本危矣。今莫

若發檄蜀師及川陝四路與合力入衛致虛銳致師而
敗。建炎初。又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六疏請蚤臨關中
固根本。且言往致虛勤王之師非不力。以將帥無節制
而敗。乞選親王賢者充京牧。或置府秦蜀督師。不惟可
以禦敵。又可救郡縣瓦解之失。俱不報。忠彥字立之。河
南人。受學於伊川。登進士。年三十餘矣。終不忍遠親。仕
於河南。筦庫間。靖康排和議。請追擊金師。金陷淮寧。知
府向子韶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戰力被執。不屈死。祭酒楊時聞
淮寧陷。太息曰。和卿死矣。已而果然。蓋信其守也。金至
江上。建康畱守杜充督師。尚書李樵守陳邦光皆迎降。
通判楊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爲他邦
臣。金師遣人說之降。以首觸柱礎。血被面。曰。世豈有不
畏死。而可以利誘者乎。金酋欲降之。與樵邦光宴堂上。

立邦父庭中。邦父前叱梳。邦光噍責曰。天子以若扞虜。

敵至不能抗。忍與共宴樂乎。何面目視息人間也。虜以

幅紙示邦父曰。欲死趣書死字。不書活字。邦父奮筆書

死字。金人相顧色動。趣引去。猶未忍害也。已復引入。邦

父不勝憤。詈金酋語激。遂遇害。贈直秘閣謚忠襄邦父

學目不視非禮同舍生託言故舊家召拉與俱實娼館

也酒數行娼出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蓋其

守如金圍太原自隰石以北聲息不通者累月虜矯制

割河西三州畀西夏。嵐石道安撫統制知晉寧徐徽言

笑曰。三郡在河西。即有詔當執奏。况偽詔耶。率兵復三

州。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濟。

金師敗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思宋。僖王師。徽言陰
結汾晉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奏爲守長。聽世襲。會詔聽
王庶節制而格。婁宿自蒲津涉河。圍晉寧。挾降者折可
求。徇城下招降。可求於徽言。媼家也。徽言登陴。譙讓之
可求曰。胡大無情。徽言攝弓矢。厲聲曰。爾於君國無情。
我於爾何情。寧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
因縱兵出擊。大敗之。婁宿子殲焉。當是時。環河東皆爲
金。獨晉寧以孤墉當強敵。撫摩疲傷。遣沒人汭河。招亡
散將之。與鏖戰河上。大小數十合。所俘殺過當。晉寧故
號天險。徽言又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命

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身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數攻。不得志。築長圍守之。糧絕。援不至。又水乏。絕度不支。間道馳書別其兄。置妻子室中。積薪燔之。與都監孫昂戰之門。所格殺甚衆。拔佩刀自刺不殊。婁宿使所親說。令具冠轂見。徽言叱曰。朝章所以覲君父者也。忍以禮犬戎乎。汝汙僞官。不愧死。且爲敵人搥吻作說客。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之。與語曰。今二帝北爲誰守。徽言曰。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建炎天子不自保。君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鼠輩見天子。報祖宗地下。他何知。婁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

帥延安。舉陝地有之。徵言益怒罵。婁宿舉戟向之。披社

迎刃。飲以酒。持盃擲之。遂遇害。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徵言。衢州西安人。父翊。

死朔寧。晉寧之戰。子剛死焉。而從孫適亦守死。安豐世著忠節云。先是東京留守澤以

大名當虜衝。檄太谷令郭永與帥杜充。漕使張益謙相

犄角爲守。永朝夕謀戰守法甚具。聲振河朔。居亡何澤

卒。充代。永手畫數策白充。他日問之。充曰。未讀也。永面

嫚之曰。人有志無才。好名無實。驕蹇自用。而得名。敗之

招也。充慙怒。以張益謙代守。會劉豫舉濟南入寇。大名

孤無援。復趣永同守。益謙欲委城遁。永曰。大名所以蔽

梁宋也。大名失。賊席卷而南。當死守待援。奈何棄之。豫

以東平濟南俘徇城下脅降。求激撫將士不為動。城陷。坐城樓不去。諸子環泣請去。求曰。吾受國恩。當死報。然巢傾卵破。汝曹亦何之乎。茲命也。毋懼。益謙及轉運裴億降。黏罕責之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求為解。騎召求。求正衣冠南向拜。拜訖。幅巾入。罵粘罕求死與其家死焉。手聞贈大中大夫資政殿學士永大名元城人長身秀髯為丹州司法參軍。求力爭不得。則袖牒還之。拂衣去。知大谷。大谷人以先為自有令。無其比也。去久。復過老釋遮留。如始至。是石壕尉李彥仙。字少嚴寧州彭原人。守三觚。民來依。彥仙曰。異縣人。非如汝室家墳墓具在也。今尉為若守。盍悉力。不者。廬墓殘矣。衆競奮以全金下陝。用降者招流散為。

守。彥仙遣壯士往聽招。虜莫測也。已而引兵攻其南。夜
潛師薄東北。壯士從中起爲應。遂復陝。旁郡絳解諸邑。
皆響附。命卽以安撫使知陝州。彥仙蒐軍實。增濬隍。益
爲備。已盡取其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爾矣。吏民感
服。復號州。授右武大夫。同觀觀察制置使。是時關以東
皆下。陝獨以孤城扼其衝。婁宿必欲得陝。然後西。以其
衆十萬。分十軍。日一軍以攻。已合十軍併攻。期必拔。彥
仙意氣如平時。登城門作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
戰且守者踰年。大小二百戰。金竟不得西。而食盡。煮豆
啖士卒。而取汁自飲。久亦盡。告急于督府。督府浚。檄都

統制曲端以涇原兵赴之。端疾彥仙名出已上。兵不出。

浚乃自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婁宿奇彥仙才。遣使

者卽授河南兵馬元帥。勸之降。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

呼曰。無以前殺使者爲負。卽降者畀前秩如勅。彥仙曰。

吾寧爲忠義鬼。無用汝富貴爲也。命彊弩射之。守陴者

日傷夷盡。而所殺傷金士卒亦相當。城陷。猶率衆巷戰。

矢集身如蝟。臂中刃不殊。戰愈力。已而曰。吾不耳以身

受敵刃。赴河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彥仙頥而

長。以信義治。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士同其苦。故士樂爲

用。至城陷。民終無貳志。雖女婦亦升屋擲屋瓦擊虜。哭

李觀察不絕。金屠陝。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從死。雲扶眼。擿釘五日。罵不絕。而圓登將守孟城。垂破。入援。被重創。僅乃至。持彥仙泣曰。圖久。不知公安否。今見死。不恨矣。彥仙擁之卧。忽城陷。遽起力戰死。金圍徐州。知徐州王復拒守。力城陷。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下無預。願殺我。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嫚罵闔門死。教授鄭褒。廵簡楊彭年從俱死。先是都虞候趙立督戰。中六矢益厲。復壯之。親酌卮酒。揮涕勞苦之。城陷。立巷戰。奪門出。中創死。夜半蘇。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屍瘞之。出山砦。結鄉民爲收復計。金北歸。邀擊。

大破之。奪舟船金帛以千計。遂復徐州。詔授翊忠郎權
徐州。立奏爲復立廟。加贈諡。遇歲時及出師。必率衆泣
禱。齊人歸心焉。會金圍楚州。急宣撫使命。立將所部赴
之。且戰且行。七勝而後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手麾軍
入城。旣休士。乃拔鏃。卽詔守楚州。金來攻。命撤廢屋於
城下。然火池。而遣壯士持長矛鉤。先登者投火中。虜選
士突入。搏殺之。不能難而去。兀朮入江。將北歸。以輜重
候道。立斬使。引兵出擊。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
泗州。漣水軍鎮撫仍守楚。兀朮設南北兩屯。絕楚餉。攻
圍之。始受圍。菽麥野生。澤產鳧茨。採食之。久亦盡。屑榆

皮而食。承州陷。楚益急。手詔促張俊、劉光世赴援。終不
至。獨高郵薛慶至楊州轉戰死。金知援絕。兵益集。立中
飛砲死。金疑立詐死。不敢入。而士民固守者旬餘。城始
陷。立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御聲色。
與士卒均稍給。戰輒先登。冢殘千金。以單騎入楚言及
金。必嚼齒怒罵。俘金人立磔。未嘗獻俘馘也。劉豫遣立
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戒士卒。卽
城陷。必巷戰。及陷。衆果如其言。自金犯中國。所過城輒
下。惟太原堅守。知濮州楊粹中及守將杜績力戰守。而
楚稱最烈矣。事聞。贈立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孫十人。謚忠烈。金陷永豐。尉陳自

仁力戰死。圍潭州。帥臣向子諲遁。經武郎劉玠戰疾力
死。金禁民漢服。故真定帥李邈憤詆虜不屈死。金陷越
州。中書舍人曾鞏孫志與家屬四十口不屈死。金破亳
州。學士肇孫悟爲亳士曹亦不屈。與妻孥俱死。金陷襲
慶。中丞呂誨孫繇誠守襲慶。以其家與判官趙令佳俱
死。金陷濰州。韓魏公琦孫皓守濰州。力拒敵死。通判朱
廷傑北海丞王允功。司理叅軍王薦皆從死。金襲恩州。
知州陳淬蒲田人力拒戰。刃及體。長子仲剛以身蔽死焉。
金犯采石。淬以安撫奉詔援建康。謂杜克曰。敵雖衆。然
渡江者。舟不過二十艘。艘不過五十人。吾伏兵葭蘆間。

俟其濟。擊之。彼前後不相知。比汜濟盡矣。充不從。迎降。

師遂潰。與從子仲敏死焉。金犯杭州。知錢塘朱蹕曰。郡

民十萬人出東門。我不綴其勢。使得脫。無噍類矣。巷戰。

兵盡矢竭死。

邵武陷于盜統制胡斌事同此。

淮寧豪陳亨祖以民兵據

淮寧。自歸。命知淮寧拒金力戰死。都鈐轄翟進與兄興。

討盜揚進。大破之。追奔馬蹶死。興擊誅進。累武功大夫。

屯伊陽。劉豫以王爵啗之。興斬使焚書。亦竟死。而是時

耻劉豫之逆。不仕。及密疏豫虛實聞。得禍者有尚書郎

李亘。提刑凌唐之倫。

其起士伍虎義者。太原忠義王忠植以宣撫司檄救慶陽陷賊不屈。

虎海盜。作摧鋒士。易青順昌卒。范旺與子佛勝妻馬氏皆死。慈湖砦卒馬俊刺盜酋不殊死。帝航海。越州守李

鄴以城降衛士唐琦詈之曰我月給五斗猶不肯背其主汝享國恩厚顧以城降虜求活耶罵賊死隸闔進從通問使至雲中亡歸虜獲之問何故亡曰思本朝爾問郎主待汝有恩何故亡曰獨恩本朝釋之又亡臨刑南面死建武較朱勔亦亡且死曰吾南向受刃行刑者曳令北踊身起盤旋者數四竟南面死乃其奉使不辱命間關百死不隕其志義有洪皓司馬朴朱弁

張邵之倫雖漢蘇武唐夏侯端何加焉

洪皓

字光弼

饒州番陽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以其少

俊欲妻之辭爲秀州司錄以歲荒悉心力賑以活人人

號洪佛子後秀軍縱掠戒毋犯洪佛子家建炎初權徽

猷閣待制假禮尚書使金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

忤呂頤浩抑遷官之命時盜李成甫就招知泗州命皓

撫諭之成以餉餽不繼願就糧健康皓以聞且言此舍
垢之時宜給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詔給米五
萬石願浩惡其直達復貶秩至太原留一年不遣至雲
中粘罕迫使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
恨力不能磔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願死於
此粘罕欲殺之旁一酋喑喑歎其忠爲力請得流遞冷
山流遞者華言編竄也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
雪獨穴居百家虜所名陳王悟室廬帳落也以自雲中
往六十日乃達皓留二年廩不給盛夏衣粗布大雪以
馬屎燃火煨麵食又并日食也悟室感其義禮之令授

其子書。居久之。悟室將南侵。爲大言自詡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使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微哂曰。兵猶火也。自古未聞有四十年用兵不戢者。是將自焚。何海得乾也。悟室怒。目劒欲殺之。皓曰。久分當死。但不可使大國有殺行人之名。卽殺之。可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慙而止。已。悟室爲兀木所殺。黨類株連千人。獨皓以與異論故免。方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通聞問。以桃梨栗麵爲獻。二帝始知帝卽位。喜極泣。及祐陵計至。皓朝夕北嚮臨諱。日操文以祭。舊臣讀之者皆流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致北中機事。藏敝絮中以

聞十一年。又得韋太后書。因譟獻。帝喜極泣曰。朕不知太后安否二十年。賴乃得此書。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紙也。是時中國諸帥競奮士健。鬪習兵虜數衄。益憚中國欲爲和。於是皓復密奏書言。劉錡順昌岳飛朱仙鎮之捷。金震恐畏。魄燕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其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兀木可禽。汴京可復。乃亟還師。失機會。惜也。又言李綱趙鼎張浚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而胡銓封事。此中時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思和矣。得六朝御容。徽宗御書附以獻。皓在金十五年。金命爲翰林學士。爲中京副留守。又責授留司。

判官令較進士雲中。皆不屈。會金主以生子大赦。使人
从畱者得聽還。皓及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悔。追
之。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南矣。歸入見。帝問勞備至。力求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困讐敵。志不忘君。豈可復
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召見。中人前設簾。太后曰。吾故
識洪尚書。命撒簾退。詣政府。相檜畱金時故識之。語連
日夜。而皓性侃直。嘿之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錢。
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示人以無意
中原耶。檜大慙恨。謂其子适曰。尊公信忠節。得上眷。然
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太呂。乃可耳。

乃除徽猷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會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詔遣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猶能引義不與。彼示強以嘗試中國。從之。彼且謂秦無人。檜色變。許語曰。公無謂秦無人。甚憾之也。已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殉國。棄不錄。後何以使人。因言室撚寄聲。侵之。蓋檜在金堂。爲粘罕使。嘗草檄檄中國。無知者。獨爲室撚所見。故也。檜以爲發其隱。銜之刺骨。於是喉侍御史李又。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鈔宣言燹理乖鑿。洪尚書名聞天下。乃不用。此災所從致。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鈔爲刎頸交。更相推譽。罷提舉江州太

平觀流鏑嶺表。然鏑特從太后在金。知皓名云然。初未
識皓也。已饒州判李勤附檜詆皓作欺世語。自譽責濠
州團練使。安置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卒。年六
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痛者久之。復徵猷
閣學士。謚忠宣。皓久在北。困人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
敬。爲詩文。爭傳誦梓行。比歸。乃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
乃困死於讒。天下惜之。以爲讒人之爲忤恐慘於戎禍
也。靖康中。主閣郎中林冲之。莆田人副陳過庭使金。不屈。
過庭卒。逼之仕劉豫。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極北。沍寒
地。幽僧寺十餘年。益恬之。髭髮反黑。病亟。語同難者曰。

吾老矣。持忠入地無所限。恨國讐未復耳。一慟而絕。工部尚書崔縱。假禮侍郎魏行可。右武大夫郭元邁。皆不屈死而皓爲烈矣。皓三子。迺邁邁並進士。並登博學宏詞科。彌三洪。紹興未邁以起居舍人罷直學士院。父終召對。自陳言先臣與龔禕同出疆。禕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檜不分忠逆。如此。尚宗閔然。以起居舍人累同知密院事。使金時。金主雍新立。來議和。竟以隣敵禮止。書儀而還。迺以文學聞。望至右相。迺以詞科入史館。檜子熺掌館事。恬不附麗之也。兄弟鼎立。子孫森然。論者謂皓忠節之報云。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旣冠入大學。晁說之見其說詩。

悅之。與歸新鄭。新鄭介河洛間。多故家遺俗。弁聞見日廣。靖康初。家碎于賊。乃南歸。建炎初。議遣使通問兩宮。

而見大夫無敢使者。弁慨然請以右武大夫副王倫行。見止者久之。及議和。當遣人受報書先還。虜令弁與倫探籌決去留。弁慨然曰。探籌市道所爲耳。正使先受書還報。固當。弁請留。倫且行。弁請曰。古使有節以爲信。今無節。印亦節也。公還無所事印。願見授。不幸有意外之辱。得抱以俱死。倫揮涕解授之。弁卧起與俱。已金迫使事。豫曰。此南歸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豫。國賊。胡忍事之。虜怒。絕餼遺困之。弁從中反拒驛門。以待盡虜感動。致禮如初。从之。迫換銜。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中。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囚之殺之。吾官本朝所命。

不可換也。於是遺洪皓書與爲訣。明日具酒食召中國
被虜在雲中。素與往來者。飲酒半。語之曰。吾得近郊外
某寺。儻卒然。幸瘞我其間。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
公之墓足矣。虜知弁不可屈。不復強。始倫還自金。帝得
弁所爲徽宗哀辭。讀之爲漚漚涕。官其家三人。顧宰執曰。
弁還。當以禁林處之。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
當年。異域殊鄉。犯風霜於將老。節
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
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吳逮。淚灑冰天。倫再使。命賚
金銀綾絹賜焉。虜諸酋粘以啗等。相繼死。弁密疏虛實。
附使報曰。時不可失也。和議成。還召見。勞苦者再三。弁
頓首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反梓宮。次迎太母。甚

善。然時運而往。幾動則變。願亟思所以應之者。帝曰善。又以虜中所得宣和御集書畫爲獻。且具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公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實。及丁氏。晏氏女。死節狀以聞。帝甚褒寵。而秦檜惡其以虜情達上。佯轉奉議郎。直秘閣。卒。

司馬朴。

字文季。

文正公從孫。范忠宣外孫也。以兵侍郎請

存趙氏後。爲虜所挾北去。徽宗崩。與朱弁在燕哭制服。或曰。盍請諸朴曰。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哀。何請。請而不許。庸得已乎。服斬衰。朝夕哭。虜亦不問。竟不汙虜官卒。先是王倫旣得歸。無何復使。旣定和。而兀朮殺撻懶。背

前盟執倫拘河間。已迫爲平灤都轉運。刼之不從。又刼之。倫冠帶南嚮。拜哭曰。昔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將命被畱。欲汗以僞職。臣敢愛一死。辱朝命。遂就縊。河間爲地震。雨雹者三日。張邵。烏江人。充通問使。見撻懶不拜。囚祚山砦。明年送劉豫不屈。復北徙。會寧和議成。得還。升秘閣脩撰。左司諫詹大方迎檜意。論罷奉祠。子孝曾亦出使。歿于金。而太常少卿吳安國使不辱。遠知袁州卒。

楊震仲

岳父

成都人。權大安軍。吳曦叛。納四州于金。四州

民不願臣金者。棄里宅。攜老稚順嘉陵江而南。過大安。

震仲計口給粟振焉。曦聞震仲及教授史次秦名。召之。
辰仲謂次秦曰。大安。蜀西首州也。從其招。即諸郡風靡。
吾必死之。教授非封疆臣。且有母。行可也。因屬次秦曰。
吾即死。獨以絹匹纏吾骸。斂以小棺。曦遣都統郭鵬飛。
代震仲任。趣之行。鵬飛宴餞震仲往。終飲如常。暮歸舍。
然燭獨坐漏三鼓。呼左右具湯。比至。仰藥死矣。闔郡爲
流涕。次秦如其言。斂寘蕭寺中。獨赴召。以石灰桐油塗
兩目。生附子傳之。比至。目盡腫。因卧疾。次秦母聞次秦
召立命。家人以計告而免。事聞贈震仲朝奉大夫直寶
謨閣官二子而次秦改秩仕
至合金偁於元而南也。東陽李誠之守蘄州。太憂之曰。

州守

靳自南渡來。未被兵。人不知兵。敵長驅若何。行視城壁。增營之。教閱廂禁兵。激賞之。積錢粟佐軍。既滿任。將遣其孥行。而金師暴至。謂其僚曰。吾以書生任邊。年七十。何求。當相與戮力。即不濟。死之。乃選丁壯分城守。募死士迎擊。數敗之。金益進。誠之隨方拒禦。若熟於兵者。已黃州陷。金師大集。子士充戰死。誠之呼其妻曰。必俱死。無辱。遂自經。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通判秦鉅及子浚亦死之。事聞贈秘閣修撰義烈侯其同死難者。教授阮希甫。判官趙汝標。靳春主簿甯時鳳。叅軍杜諤。監轄嚴剛中。各贈恤。有差。黃州陷。守臣何大節。赴江死。入雒師潰。蒙古寇。

邛蒲江判。沔州高稼爲鎮使。桂如淵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坐令敵得因糧之利。儻遂之。則爲患益深。今當亟思爲緩急備者。乃劾山砦八十有四。募義兵四千人。約寇至。戍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而義兵爲遊擊。徼之。庶敵前無所掠。中有所畏。弗畱也。已。北兵繇東遁入。鎮使表稼知洋州。稼以洋地平無險。又無兵。請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任其餉給不報。已。沔州破。元迫大安而軍。益昌大震。如淵復表稼。權與元制置使檄稼守米砦。稼曰。今日之事。如奕棋。其成敗所較。獨先後着間耳。苟以分本三泉米倉爲當守。

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請以興沔利三戎。何
分駐鳳州。招關表豪傑。相羅絡以守。庶敵有憚也。如淵
不能堅決。而益昌復陷。稼召遺民保巴山。侍御史汪剛
中護如淵。顧劾稼欲使分其罪。削二官。宣撫使趙彥呐
經理漢中。辟稼以直秘閣知沔州。時沔既被兵。稼始至。
告于神曰。郡當兵難後。生聚撫摩。矢盡力去之日。必垂
橐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襁負來歸者踵至。
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督彥呐登仙人原。督戰捷。進三
官。已元自鳳州入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衆議
退保大安。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獨疾走險。據之以

捍蜀。即敵有後顧憂入不深。若退守內地。敵長驅無後

矣。彥呐陽諾之。竟退休。而稼獨留死沔州。

詔進士官贈龍圖閣學士

謚曰忠

稼慷慨有大志。好推轂人士。視財如糞土。先死二

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

語語之。且曰。得死所何憾。已竟成其志。

子斯得奉遺骸葬毀甚見稱度

宗時參大政以忠激為出夢炎所抑而罷

稼既死。武惠王彬裔孫曹友聞。以

左驍衛知沔州。弟萬知重慶。蒙古薄青野原。友聞曰。青

野蜀咽喉。往救敗之。解其圍。已虜擣大安。又敗之。明年

元太子闊端合蕃漢軍五十萬入興元。彥呐檄友聞控

大安。友聞爭之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憂。必不能越

河而入蜀。又弟萬及王宣首尾應援。必受其無咎。大安
曠無險。正敵騎所長。况衆寡不敵。奈何棄險守平地乎。
彥呐不謂然。趣召之友。聞不得已行。以爲寡擊衆。非乘
夜出奇不可。遣萬及弟友諒引軍上雞冠隘。多張旗示
堅守。而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往流溪設伏。分擊之。夜大
風雨。兩軍殊死戰。多殺傷。元鐵騎四面圍之。友聞萬俱
死。軍盡沒。事聞贈龍圖閣學士萬元兵長驅入蜀。陷和
文。知西和州陳寅。知文州劉銳。判官賈坤。皆以其家死。
判趙汝彛力戰死。銳教家有法。事急時。飲家人藥。幼子
纔六歲。亦拜受。乃卒。飲而死。寅命妻杜氏自爲計。杜曰。

安有生同享君祿。死不死王事者。登高堡仰藥。二子若婦俱從死。一子後至。欲自裁爲軍士所抱持曰。不可使忠臣無後。縋下城。足折死。入成都。成都將田世顯執制置陳隆之。令脅漢州降。呼固守死。參謀王翊以朝服赴井死。權漢州劉當可判官邵復。參軍羅田。趙崇啓不屈死。知興元胡拱辰。知雒縣羅君文。知丹稜馮仲燁。知簡州李大全。知邛州趙晨閬。推官趙廣。皆城守力戰死。陷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逃。虜殺其母。天啓妻張氏求身代不得。於是夫婦罵賊死。判州統制呂達力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縊妻女朝服自縊死。寶祐六年。拔吉平隘。

守將楊禮周德榮死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死蓬州轉
運使施擇善順慶守段元鑑死而成都利州潼川三路
所屬府州縣關砦無慮皆陷屠滅矣李芾

字叔章
衡州人

歷州

郡以忤賈似道奪官元圍鄂起提湖南刑蕪湖兵潰安
撫湖南知潭州以家從芾至潭元游騎於益陽湘陰諸
縣已滿而城中卒不滿三千人乃結峒蠻爲聲援繕器
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元兵至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
守民老弱皆出結隊伍助之不令而集芾以忠義日勉
將士死傷相籍人飲血乘城殊死戰來招降者斬以徇
以長沙尹穀爲參謀穀知城危命妻子從死命弟岳秀

出存尹氏祀。除夕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爲耶。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地下爾。已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芾走視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如平時。命酒酌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是夕芾留賓佐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元旦城陷。叅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憑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手刃之。後及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固命。許之。旣成命。縱火焚其居。還裁其家人。赴火慟哭自刎死。幕僚楊震。陳億孫。類應皆死。潭民

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帝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泰州降。諮議

宋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制置司高郵。

督戰被創死。元渡江。判池州趙昴發。

漢卿昌化人。

繕壁聚糧。

爲城守。已知不可守。召僚友與訣。命妻雍出。曰。君

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請

爲君先。昴發笑止之。明日散家貲與弟姪婢僕。遣之去。

元溥城晨起。書机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

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而死。昴發始名堂

曰從容。客問之。不答。及死。始知其取古人從容就義以

志也。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

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李庭芝。汴人也。其家先十二世同居。號李義門。汴人徙
應山。制使孟珙察其行。署知建始縣。訓農治兵。選壯士
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方無事。植戈耕。敵至戰。珙卜
其法於諸路行之。已去。舉進士中第。珙復辟。主幕中機
宜文字。珙卒。棄官。扶其柩歸葬。咸淳中。制置兩淮。知楊
州。州新遭兵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逋鹽二百萬。鑿河
四十里。入金沙。餘慶。省車運。始平山堂。下瞰楊城。敵
至。構望樓其上。張弓弩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
南流民二萬餘。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辟

名士列置幕下丞相陸秀夫與焉。元圍襄陽急。以京湖制置使督師范文虎請似道得無聽節制而失師。襄陽陷。似道庇文虎奪一官。而庭芝顧得罷。元圍揚州起制置淮東。元入寇。所過降附。庭芝入揚。與指揮使姜才帥所部固守。阿朮遣使持榜招之降。庭芝斬使焚榜。元師入臨安。阿朮築長圍困之。命謝太后爲詔諭之降。不聽。太后復詔之曰。比詔卿納款。久未報。豈未悉吾意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降。卿尚爲誰守者。庭芝不答。射使者斃一人。乃去。帝次瓜州。命才夜出兵搗瓜州以迎駕。不克。及夏貴以淮西降。阿朮謂諸將曰。宋亡而庭芝未

下。則外助猶多也。乃柵揚之東北丁村。拒高郵寶應。而運粟屬長圍困之。驅淮西降兵示城下。遣使者持元主詔入諭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淮泗盱眙諸郡將皆下。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將較出粟。又盡。令將較出粟。雜牛皮麩藥而食。兵有食子而戰者。阿朮請赦庭芝焚詔罪。許之。終不下。會益王即位福州。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行而郡將朱煥以城降。阿朮追圍之。泰州城陷。庭芝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與姜才俱執。俱憤罵不屈。阿朮猶未忍殺之也。朱煥曰。楊自用兵來。積骸滿野。皆庭芝才所爲。不殺何俟。遂遇害。

元陷襄樊時參知江萬里去位歸饒州鑿芝山後圃爲池扁亭曰止水時人莫測也文天祥舉義往詣之問計慨然曰吾觀天時人事始必變者也以吾從政府後當國亡與亡世道之責在君君必勉之及州陷萬里沉止水中死左右及子鎬從死翼日萬里屍獨出浮水上從者斂葬之

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

元陷臨安學士陳文龍知興化

將林華判曹澄孫執以降不屈指其腹曰此節義文章

也可相迫乎遂杭州不食死

文龍興化人相後卿後舉進士第一遷侍御史以仇

直補外

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疾甚無醫藥左右泣母曰與

吾兒同死何恨亦死從子瓚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而陷

與其判張日中竟死恭帝蒙塵太學生江山徐應鑣與
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願從大學故岳飛宅有
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告之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
鑣死以報國敢將魂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
琦亦賦詩以見志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
鑣與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笥四周之縱火自焚僕
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
一偶象走報諸僕壞壁入撲火滅之應鑣與子女怏怏
出戶去莫知所之翼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
面如生諸僕具棺斂殯之西湖僧寺中後十年其同舍

生劉汝鈞。率儒生五十餘人。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先是元圍襄陽者七年。張順張貴以民兵應督府募。援襄陽。血戰死。具帝紀圍樊城四年。守將牛富張漢英力戰守。城陷死。統制范天順。猶率衆巷戰。渴飲血。敗赴火死。裨將王福從死。劉整以瀘州降。召參謀許彪孫草降文。不可。閉門仰藥死。整降。引兵襲都統張桂。桂及統制金文德力戰死。曹顥闔門死。司馬溫國公光曾孫夢求者。爲鎮將。與妻程望闕拜自經死。元人郢都統邊居誼不下。降者呂文煥。往招諭。射之。幾得血戰死。元順流東下。守臣死。封疆者安慶通判夏掎。知黃州張德興。知

饒州唐震知臨江鮑兼知無錫縣阮應得知廣德縣王
汝翼知無爲趙淮知泰州孫虎臣知金壇李成大將死
桴鼓者都統孟玩帥長王佐真守將苗再成開守將龐
彥海琛守將江彥清獨松守將馮驥四安鎮將陳明光
元既破臨安宋降而常州守姚訔與其判陳炤胡應炎
統制王安節堅壁守招諭百端終不聽烹人油作砲日
夜攻不下城陷與其民俱屠死在他鎮有湖北提刑張
起巖察訪使秀王與宰廣西提刑知靜江鄧得遇重慶
制置張珏閬推官趙廣靜江守將馬堅戍將黃文政參
議官劉子薦潮州守馬發金州判蹇彛與其參軍黎州

荆何充。沅西都統密佈米立。統制洪福。荆湖徐道隆。其
以起義死者。進士袁天興。含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潘進士文孫。潘應奎。建昌吳
楚材。永福林空齋。大和鐵工劉士昭。吉州王士敏。分寧
王介。介家僮陳力皆死焉。從德祐帝而北死者。簽書密
院高應松。從二王死海上者。陸丞相秀夫。張樞密世傑。
最著。見帝紀。他自樞密使高桂。吏侍郎趙樵。翰學士劉
昂。孫侍讀徐宗仁而下。無慮數十百人。然不可考聞矣。
後數年。而宋臣終不屈殉義者。文丞相天祥。家簽書鉉
翁謝提刑枋得之倫。

文丞相

履善

吉州廬陵人也。秀眉長目。貌美。皙如玉。見時

詣鄉學。見學宮。所祠祀鄉先生。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

乂。胡忠簡。銓。皆謚忠。歆之。慨然曰。沒不俎。豈其間。非夫

也。年二十。策進士。時理宗在位。乂。耄荒政。天祥以法天

不息爲對。一揮萬言。考官王應麟。歎以爲古。諱若龜鑑。

忠肝如鐵石也。上之擢第一。開慶初。元入寇。大闢董宋

臣用事。請遷都。天祥以節度判官。上書乞斬之。一人心

不報。已。宋臣復入爲內都知。以刑部郎力論之。乂。不報。

賈似道以去。要君。天祥權學士院當制。語諷切。似道大

不懌。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以言官見訾。援錢若

水側致仕。去年三十七矣。則挾娼樂縱酒。欲以遣壯心。而消餘年。似道敗。起湖南提刑。知贛州。元渡江。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泣。盡散家財募士。發吉州兵。結溪峒蠻。以赴難。或止之曰。虜大兵薄郊畿。且破矣。君以烏合卒萬餘赴之。此名將爭搏虎也。奚益。盍已。諸天祥慷慨歛歔。叩天歎泣。下曰。知之。顧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勤王者。此吾所大憤也。欲以身殉難。爲天下倡。庶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乎。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幾猶及拯也。遂引發。至臨安。朝議擢呂師孟爲兵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藉以成。天祥乞。

斬師孟。以釁鼓作士氣。且請分域中爲四鎮。而建督府。絃其中抗難。語具帝紀中。陳宜中當國。持不聽。命鎮平江。元師逼。又召入勤王。天祥日夕請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又持不聽。已請二王中一人判臨安。繫人望。而身假少尹輔之。卽有急。願背城借一。又不聽。當是時。元伯顏業已扼臯亭山而軍矣。宜中獨遣使絡繹求和解。伯顏邀宋宰相來見。名計事。乃拜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左相堅同詣軍。天祥曰。是賂之也。辭不受。以資政殿學士行。天祥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存爲與國乎。抑與其宗社亡之乎。若存之。宜退兵。

平江若嘉與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請躬督所
議輸軍府。北朝不戰而全勝。善之善者也。若欲毀其宗
社。遷其重器。繫虜其人民。則兩淮兩浙閩廣未下。州郡
不下千百所。利鈍何可知。卽能盡取中國豪傑有心者
奮。亦何渠能久有之也。伯顏初以危言懾之。不爲動。厲
聲曰。天祥宋狀元宰相。所欠惟一死。宋亡與亡。刀鋸鼎
鑊非所懼也。伯顏改容謝之。曰。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
皇簾前聽處分矣。候鵬飛至。與丞相商之。然中忌天祥
氣英。能集事。畱不遣。居數日。天祥怒。請歸。曰。我此來爲
議國事。固畱我何也。伯顏好語款之。曰。君宋大臣。今日

之事業當與我其庸急何爲令館伴羈縻之無何鵬飛
還與吳堅賈餘慶劉岳等奉太皇太后帝降表至軍矣
天祥聞大慟斥餘慶等賣國責伯顏失信而呂文煥從
旁慰解之天祥大詈之曰汝叛逆遺孽春秋誅亂賊則
汝其首也汝何敢言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以至此
何謂逆天祥曰汝呂氏受國厚恩卽勢窮援絕死報國
可也汝自愛身惜妻子破壞家聲至舉族爲逆今三尺
童子皆罵汝豈獨我哉師孟勃然起曰丞相嘗言殺師
孟以釁鼓今何鼓可釁乎天祥曰汝叔姪賣國免於死
自朝廷失刑令聽我言以鼓衆氣可振也汝今不過能

從吏虜殺我。我死爲大宋忠臣。何恨。汝爲我多矣。我豈
懼哉。伯顏聞吐舌歎息曰。男子男子。賈餘慶旣歸。令學
士院詔天下州郡。畢降附。天祥所部勤王士。放歸田。而
伯顏欲盡宋宰執。遷之北。無後憂。乃陽以太皇命。充祈
請使。令使北。請存趙。劫天祥與之俱。天祥度祈請必不
可得。而已獨奉使詣軍前。見止。從俱北。無爲也。至京口。
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跳身出江潁。泝金山上走真州。
欲有爲。真守苗再成聞之。喜且泣。出迎勞曰。丞相來事
其濟乎。問何也。再成曰。今誠以淮西兵趨建康。通泰兵
趨灣頭。高郵寶應淮安兵走楊子橋。而合攻瓜步。瓜步

舉則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而縛也。獨二閩帥不相能。相忤爭未有定耳。今丞相至。可合也。李庭芝夏貴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閩制。遣使四

出。約結徽合師。而是時元爲反間言。遣一丞相歸南。入諸州郡說降。淮東帥庭芝以丞相無得脫理也。信之。牒再成殺天祥。無遺患。再成不忍。給天祥出城。以制司所下書示之。閉之外。又之。遣二路分縋城下。覘天祥所之。果復北。即殺之。而天祥乃竟南。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之楊州。中夜抵城下。而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乃自揚出江。東浮海間關。

自溫至福州蓋是時虜所在充斥楊制司峻防進退咸
谷濱死者數矣乃後達時益王在閩未號天祥至表
勸進以觀文殿學士拜右丞相陳宜中復秉國終忌之
命同都督諸軍馬開府南劍行收兵實遠之也江西州
郡皆望風響應黃州分寧武寧起義者皆詣軍受約束
福建盜僭號衆誅之馘來軍大振徇梅州收梅將跋扈
者斬以徇元李恒迹知天祥所在欲急撲之滅使無後
熾也則引銳師從間道猝襲之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
獨奉母收殘兵奔循州時端宗崩衛王昺繼立駐新會
之厓山乃上表自劾請勤王時諸將相忌其各位出已

上皆不便其入。加少保信國公。獨降詔獎諭令母入。詔云

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久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觀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盡。如全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移書言。天子幼冲。

宰相遁荒。制詔敕皆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

相距耶。丞相秀夫得書慙大息而已。會疫作。天祥惟一

子與其母。又皆死。已移軍潮州。元將張弘範以潮四邊

海可襲也。汎海突至。天祥方飯客五坡嶺。度不免。吞腦

子求死。顧暴下不死。弘範以客禮禮之。處所中自從至

崖山。時張世傑爲國守。弘範勸天祥令爲書招之。天祥

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書所過。丁零洋詩。

與之其詩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之句。
弘範笑而置之。禮加敬。而守護之益嚴。及崖山破。弘範
謂天祥曰。國今亡。丞相忠孝盡矣。今以所事宋者事元。
豈失爲良相哉。天祥愴然出涕曰。國亡不能存。死有餘
責。况敢懷二心。逃死乎。弘範曰。國亡矣。卽死誰爲書者。
天祥曰。商非不亡。而夷齊自不食周粟。漢非不亡。而龔
君賓義不爲莽臣。人臣自盡其心。書不書。豈論哉。弘範
爲改容。久之。踰嶺至南安。則爲告祖禰文。爲別親友詩。
遣僕歸致之。卽絕粒不食。欲死廬陵。正會元八日。風大
駛。過廬陵不死。乃復食。至燕燕。俱張甚盛。天祥不寢處。

達旦乃頌繫空宅中。虜字羅張平章堂。倨上坐。召見天祥。入長揖。地坐。左右叱之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何贅跪乎。主者曳之地。不屈。仰天言曰。興廢天下之所時有也。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爲宋丞相。國亡義當死。死耳。又何言。字羅詰之曰。自古人臣有以宗廟社稷土地賣與人而後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使伯顏軍。爲賣國而後去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右相之命。使軍留不遣。而賊臣獻國。何謂賣國。亡矣。職當死。所不死者。以二王在浙東。老母在廣耳。豈

逃乎。李羅曰：德祐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則社稷爲重，君爲輕。立二王爲社稷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義何常哉？李羅語塞，忽厲聲曰：晉元宋高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命，是篡也，非正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何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何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何謂無受命？李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豈問事成否哉？曰：知無成，何必爲？天祥曰：父母疾，雖甚不可爲。

豈有不下藥之理。吾心盡而不救。則命也。今天命至此。有死而已。毋多言。字羅欲殺之。元主及大臣皆不可。張弘範病篤。表奏天祥忠所事。願釋勿殺。以勸忠。乃止。囚兵馬司者四年。暑雨。司墻壁壞。不可居。移官籍監。後一月復還。已而詔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天祥曰。國亡。吾自分必死。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乃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令與宋臣謝昌言等十人俱。釋爲道士。畱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人舉義。置吾輩何地。不果釋。久之。閩僧言。

土星犯帝坐甚急。疑有變。而京師得匿名書。言某日燒
襄城葦。率兩翼兵起義。丞相可無憂。於是衆疑以爲丞
相者天祥也。元主召入見。不拜。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
天祥爲宋宰相。宋亡無所願。願一死已爾。元主猶未忍。
麾使退。左右力贊。乃報可。天祥詣柴市。殊從容南向再
拜。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馳中使止之。則死矣。年四
十有七。其衣帶中有贊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
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間者。咸流涕。有張
毅甫者。負骸歸葬吉州。其家人自惠州舁天祥母夫人

樞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天祥自使北營。脫京口。
趨真。自真趨楊。入浙閩。以詩紀行事。曰指南錄。既就執。
自惠至廣。入金陵。爲指南後錄。囚燕山。兵馬司獄三年。
日吟嘯集。蓋宋無詩。而天祥獨愛唐杜甫所爲詩。誦習
之。凡意欲言。若甫先代爲之言。集爲詩。曰集杜詩。其揚
浙閩所遭顛沛艱難。濱死徬徨之狀。非人世及見其囚
舟中。囚燕。湫隘底滯。感國亡家。破求死不得。亦非人世
嘗見者。若諸相從患難險阻中。忠義士以聲氣求應者。
又無所自見。皆具見之詩。今讀其所爲詩。往往發性情。
止禮義。依古和歌。漸氣格而上。因以得其世而見其心。

感夷齊西山歌。寥寥千載不復也。而和之。又從而歌之。
其歌曰。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我有中國兮。人類非
矣。明主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甚矣吾
衰矣。又歌曰。彼笑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謂吾
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鳥不至兮。德之衰矣。
依漢梁鴻五噫。傷宋亾作六噫。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
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欲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
兮。將安歸。噫。擢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
知。噫。海上大戰。宋旅遂空。於舟中南。何慟哭。作哀厓山
歌。其歌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

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成。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咎。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百二州。正氣掃地山河殫。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無羆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刃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鷸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漂血泔水渾。昨朝南

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
船。鼾睡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驪酒人人喜。惟有孤
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
茫隔烟霧。我欲借劒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其後囚
兵馬司。坐卧一土室。廣八尺。深四尋。單扉低小。地汙暗。
夏日雨潦四集。浮動牀几。爲水氣。塗泥蒸漚爲土氣。乍
晴暴熱。風道四塞。簷陰薪爨助虐。爲日氣。火氣。日食倉
寄頓米。米苦陳爲米氣。而他囚駢肩雜處。汗垢溷穢。諸
惡氣雜出其間。居無不病者。而天祥居二年自若也。或
問何道致然。天祥引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語語之。曰。

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其歌曰。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
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
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
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
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
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
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
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

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閭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
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介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
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
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
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
色。空坑之敗。妻妾子女皆被執。惠陽軍大疫。母夫人死。
後六十日。子遁生亦死。已幼子佛生。四女皆死。二女流
落。依杜甫七歌作六歌。又依蔡琰胡笳作十八拍傷焉。
文多不錄。其後囚居之日久。有異人來訪。與之語心。忽
洞然於生死晝夜之故。脫然若遺也。悟以爲天地一釜。

南陰陽寒暑二氣烹炙之人居其中一宛轉兒戲中也。

又以為天地不知老日月交精精而不亾者自存為詩

紀之今具存集中故臨難泰然觀衣帶贊可觀已。方天祥知

平江時樞使陳宜中督師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將廣鞭兵二千從麻士龍戰死全不救走五木五木朱華屯處也華欲掘溝塹設鹿角全不許壯軍薄廣軍華力戰自辰至巳全擁軍不救華卒渡水者挽全舟全令卒斷其指軍溺死焉全宵遁獨團練尹玉以其軍五百擊壯軍所殺傷過當而軍隨盡惟四人得歸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全以全出朝命力疏請而宜中竟貸之獨尹玉贈官督江西時天祥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復寧都參贊吳浚將復雩都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機宜劉沐監軍蕭明哲幹監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明年吳浚降元以浚都命來說降縛縊之軍甫振隨潰元將李恒兵猝至戰廬陵方石嶺都統鞏信者荆湖老將也據險力戰死走空坑追追至時賞坐肩輿後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虜以為

天祥也、禽之、會山石墮塞路、天祥得逸去、知龍泉孫卓
知永新彭震龍參謀蜀張汴俱遇害、臨刑汴頗自辨時
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以遂死、知梅州繆朝宗自縊死、幕
中閩士吳文炳、林棟及劉沐父子、永新蕭敬夫、熹夫兄
弟皆被執死、羅開禮爲虜、索得罵不屈、不食八日死、天
祥爲製報哭之哀、鄒淵吉水人、從勤王補武資、景炎換
文階、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起寧都被執、繆姓各爲
卜者、虜不知其爲招諭使也、得聚兵永豐興國間、天祥
奏授江西安撫處置副使、天祥再入廣、淵從五坡嶺之
敗、侂不意虜至、輒自頸、入嶺死、機宜劉子俊、太府卿泉
州陳龍復、監軍蕭明哲、路鈐、簫資貢士劉欽皆死、簡院
閩林琦、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被獲俱死、杜濬字貴
卿、天台人、糾四千人起義、當國者不省、天祥獎異之、客
贊天祥使北、濬不可、天祥見止、驅北行、客皆散、濬獨以
身從、天祥至京口、濬佯狂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感憤
者、卽捐金密告、以欲遁之謀、得至真、自真入台、溫入閩、
幾死者屢而脫、濬之力也、從南還、佐開府、尋遣往台、溫
集兵福安陷、相失、濬趨行朝、奉朝命還府、江西之敗與
焉、跋涉艱難者又年餘、移屯潮、濬護海舟趨厓山、厓山
潰、陷焉、天祥被執、至五罕復相見、而濬病已甚、無人色

尋死以天祥表宣敕郎禮兵架閣文字稱杜架閣後官
司農卿。稱杜大卿。他諸從天祥効忠力可述者有金路分應

謝枋得

字君直

信州弋陽人。爲人豪好直論古今治亂。掀

髯抵几。徐霖歎以爲如驚鶴摩霄也。舉進士對策。卽極
攻將相宦官。主建康試。擿似道政事爲問。自風刺之。追
兩官。謫與國軍。以江東招諭使知信州。宋亾州破。變姓
名入建寧唐石山。寓茶坂。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哭。
人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之市中。就卜者取采
鹽爲活。委以錢。率謝不受。其後人稍識之。延至家。使爲
弟子師。遂居閩。天下既定。元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
二十人。以枋得爲稱首。辭不起。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

召執手相勉勞枋得曰

舜下有巢繇枋得姓名

不祥不敢應詔。忙兀台義之不強也。久之有詔求南朝
正當好人。畱夢炎復薦之。江淮行省逼之行。終不行。已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急得賢。欲構枋得爲名
高。陽延枋得入城上。逼北行。枋得見天祐倨岸不爲禮
與之言。坐不對。天祐初甚隱忍。久之不能堪。乃讓曰。封
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
杵臼。二人皆忠。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
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
龔君實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參政豈足以知此。於是

遂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渡采石，復不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既抵燕，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號慟。畱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以進。枋得怒，抵之地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竟不食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枋得有世父曰徽明，爲當陽尉，攝縣事。元兵至，出戰死。二子趨伏父屍抱之，亦死。

家鉉翁，眉州人，狀奇偉，長七尺，被服儼雅，學有繩尺，動止必以禮。邃於春秋。元入臨安，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天下守令以城降，兩府各署銜。鉉翁時簽書樞密，獨不署。元使怒，欲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俟命。」遂徑出。已及堅，奉表爲祈請使。至燕，祈請不得命，畱燕。

邸已移漁陽。聞崖山敗。宋亾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宋三宮北遷至。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哭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存社稷罪。見者歎息。自元主而下。皆太息。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屈。辭無詭對。改館之河間。以春秋教授。間爲諸生談宋事。及亾之故。輒流涕太息。文天祥女弟繫奚官。傾橐中裝贖歸之。元成宗卽位。賜號處士。放還鄉。錫資金幣。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唐珏

字潛玉

會稽人。少孤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爲

養。至元中。僧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云諸陵有王氣。必發之爲厭勝。從之。遺骸暴露。宋遺民咸悲憤泣下。然

莫敢收也。珏乃盡斥其家產得金。爲酒食召閭里諸少
饗之。諸少年素憚珏高槩。見輒走匿。殊不自意得召飲
禮之也。前請事。珏泣數行下。謂之曰。吾與公等皆宋人。
宋陵寢暴露至於此。願與公等慮之。衆許諾。乃潛收遺
骸。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而下。皆隨號收
貯之。瘞蘭亭山中。上種冬青樹爲識。乃哀他髑髏雜馬
牛骨。暴如初。璉真伽取寘鎮南塔中。築焉。事訖。出金帛
犒之。謝罷去。家益貧。汴人袁俊爲越治中。聞珏事。太息
以爲豫讓不及也。爲買田宅居之。作冬青引哀焉。讀者
灑泣云。其詞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
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

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夢中詩曰珠亡忽震蛟龍
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
驚一坯自發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
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
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鳬玉鴈又成
埃班竹臨湘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
來或曰太學生林德陽作蓋宋亡杭人鄭思肖終身不北面而坐見
北人輒峻謝避之文丞相死有客曰謝翱建寧人去之
越之浦陽依浦陽方鳳與永康吳思齊俱三人莫逾也
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
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
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而歌歌曰魂
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嚼焉食歌

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悲傷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千所居也。翱翔而樂之。曰。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劒錄。已居錢塘。病革。曰。必以骨歸方鳳就許劒之地葬焉。鳳字韶卿。繇太學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有寒疾耳聵。不以貧故屈志。自號全歸子云。

王炎午。吉州安成人。宋季爲國子生。文丞相起義。勤王炎午上書言。願公毀家產。供軍餉。以倡士。購堆卒習戰法者。錯行間以訓士。天祥善之。畱與俱。以母老謝去。及

再執。未有死問。炎午懼其遲回。久或乃噉前節也。度道當出贛。至洪州。乃作生祭文於驛途。徧張之。以速其就義。其文曰。嗚呼。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初斯文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伏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辜。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勤王。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可無所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波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夫伏橋於塗。廁之後。抗筇於目。矐之餘。於是而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智矣。尚欲有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亾國一夫。而欲抗天下之大。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亾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念

也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顏杲卿張巡諸子爲正李
 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未
 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
 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
 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
 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惟
 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之責非有抗
 師之讎也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于靴曰夫戰危
 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剄李存勗
 伐梁梁帝朱友真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
 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
 讎投機明決豈堪在李光弼朱友真下乎屈且不免况
 不屈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纂惕行密之業
 遷其子孫子海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偶然猶得
 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監
 殺其族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
 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覆焉幾微之隱伏如此夫以趙
 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誓處皓坐苟安舊
 主正在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骯髒聲氣所逼猜疑必生
 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

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生也。前成均之
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非之忠。死不
效陸機入雒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
尺牘斗軍門。丞相察其幽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
非僕也耶。彌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
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
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景母曰。勿戚戚。行遣母
歸蜀。景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
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
焚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
謂帝曰。當焚我灰。南颺之。庶遺魂得反中國。彼歸人彼
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悉飄棄仇讎外國。光忠
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
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曾立
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名相忠烈合爲一傳矣。儻可就
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
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死。
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
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
之弑君。亦當悔伯仁之繇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

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計則哭。會丞相度撫嶺下。贛水閉目不食。度洪吉未之見也。後三年。竟死。燕於是。炎午奉母孝。母歿毀甚。鄉人趙生慰午。復爲文祭之。

之書云。創鉅痛深。形羸髮變。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炎午持不變。竟廬墓終喪。

論曰。宋祖宗遇士大夫有禮矣。忠信怒然。膠維於士心。

雖閩大儒。又嚴餓死失節。大小之較甚辨。袞袞前代於。

屈大夫陶徵士最隆。卽楊子雲之學。王魏之功不貸焉。

故頑廉懦立。怯夫勉之。務名砥節。猶士爭奔走焉。何獨。

其性生宜死。於近古獨烈矣。乃文丞相則逾化而。

謝君直節。觀管陽家則堂道方微箕。蓋宋以有三仁。

嗚呼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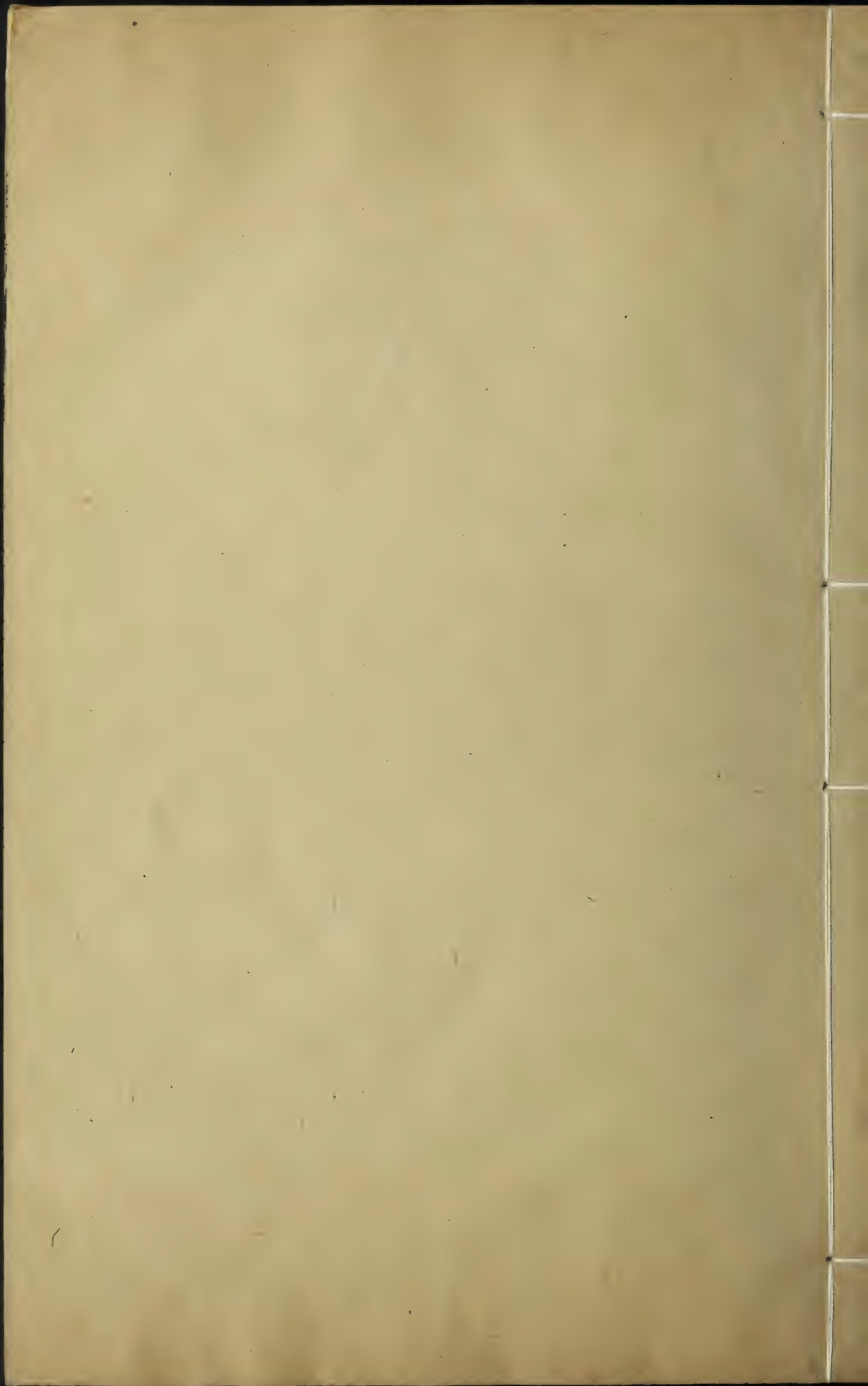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五終

一絲

方

天

謝平盛結



DS
735
A2
74
1445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六

明肝郡鄧元錫纂

宋道學訓

聖道本天道之道。壹何其洋洋優優矣乎。拓而放諸至遠至大焉而察。約而反諸至邇至小焉而察。精而入於無形有象。不測莫禦焉而察。物無不繇也。無不有也。而孰能違之。而不學不明。不明不行。記有之曰。人不學不知道。故學也者。繇教以致乎其道者也。蓋道全而天矣。自周之隆。以文武周公之盛。端化本而菁莪撲棧之教。於淪洽至深。爲百王極盛。迨小衰而不說學之說多有。

而學焉者。各得道之一察焉。以自好。智愚賢不肖。又各得其性之所近。爲過爲不及。而不用其中。追仲尼之生。距盛世非遠也。流風遺訓。益猶有存者。而幽厲傷之歎焉。民鮮能久歎焉。道不明不行。又歎焉。蓋道之難全如此。況於晚季。浸下彌薄。得全全天者。不復作。無禮無學。而操術者。日離以駁也。則道之鬱而不明。散而無統。分裂而不屬。曷足異哉。宋興。五緯集奎。天子於戴記中。特表章大學中庸二篇。時賜儒臣。風勵之於道。於是天不愛道。而濂洛先生之學昌。關中翼焉。誠爲主本。敬爲縉率。則彛倫日用。明物察則爲實地。知遠之近。知微之顯。

而通幽明之故。詣深幾之極。洞然於道之大原。其言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嗟夫。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大哉道乎。至哉學乎。孔子曰。志於道。又曰。吾十有五志於學。噫。可以志學矣。蓋宋興至是七十年。自江都河汾來。又各五百年。繇孔子而來。則既千五百年矣。晦久而光。鬱極斯昌。天之未喪斯文。豈人力也哉。太史公傳儒林。歷代史因之。至宋史實始標道學。明道之所存。今悉列其大訓于篇。爲成學治道術者先焉。

周元公惇頤

字茂叔

道州營道人。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

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與居

游。故聞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獨得於天人性命

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

遇事幾應果遂。嚴恕時措。衷之於理。道用舅氏陰。授洪

州分寧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為神明。改南安

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刻核。欲深文

寗之。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

為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達為感動。囚得減

死。移柳及桂陽令。治皆有績。用薦改大理寺丞。知洪州。

南昌。南昌人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有天矣。僉書
合州判官。州政未經參閱。吏不敢決。下之民不肯從。趙
清獻公并時爲監司。中先入語疑之。臨之甚威。先生晏
如。趙公疑稍釋。而終未脫然信之也。及改判虔州。趙公
適自諫垣爲州守。熟察其所爲。深信之。執其手曰。并幾
失君。并乃今始知周茂叔也。改判永州。以清獻及呂正
獻公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提點刑獄。實始
爲監司。先生以洗冤澤物爲已任。雖島夷瘴服。人迹所
不至者。必緩視徐按。不憚勞勩。以其身撫綏之。會有疾。
又水齧其母夫人墓。遂求知南康軍以歸。尋解官。而清

獻參大政。復薦有召命。則先生既卒矣。年五十有七先生清

明誠一。寡欲於無。平居汎與廣愛。若於人無異同。及判忠邪。拯憂患。乾行豫介。凜不可回奪。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迴然物表。而不卑小官。斬於人有濟。職思其憂。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其誠感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以抵罪爲憂。而以汙善政爲耻也。漸於化矣。方在南安時甚少。不爲守所知。攝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揖與語。信其知學聞道也。使二子受學焉。在桂楊郡守李初平賢之。延與語。渢渢乎有人也。師友之曰。吾欲讀書則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之。且學不專在

書。於是初平日浴扣道要密詣有造。二年果有覺而珣
二子學成德尊。世彌河南二先生則心遇面命之力也。
故夫學貴親炙之也。程氏遺書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
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
所樂何事。明道先生再見後遂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之意。又曰伯淳少好獵。見茂叔後自謂今無此好。茂
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
矣。後十二年暮歸。目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
未也。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邵伯溫記康節先生事。伊川同朱光庭公挾來訪先
君。留之飲。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
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
伊川歎曰平生惟
見周茂叔論至此。先生奉已約甚。俸祿盡以周宗族。奉
賓友。家不宿百錢。李初平卒。子幼護其柩歸塋。又往來
經紀其家。愈久不懈。分司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

爲意也。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止一敝篋。篋服御物其中。錢不滿數百。始先

生宦遊過潯陽。愛匡廬之勝。行其麓有溪。潔清甘寒。悅之。念力不能返故里。遂弛肩焉。因築室其上。母姣塋之。寓名曰潯溪。潯溪者。營道所居里溪名也。志鄉關之思。與所知言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固將以行之。斯世斯民。豈但已哉。必不得已而止。未晚也。因指潯溪言。異時得與公相從於此溪之上。咏歌先王之道。以老足矣。後竟如其言。先生患聖道失傳。知天知人之學。不復講。而離迷於本也。於是作易通數十篇。以綱紀斯道之精微。而標無欲以學聖。揭誠神幾以名聖。統之於

仁義禮智四德而動靜言貌視聽舉無違焉以作聖而
天人之指要可討也。篇諸所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坦
乎可底于行。其旨深其義著。其文約。其致博。故性命之
原。備於易。易通。通易也。微易通。聖人之精蘊於世。儒豈
有當哉。其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天道之誠。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
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
誠而已矣。太極誠五常之本。五行百行之源也。萬物靜無而動
有。二象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不正

不明故誠則無事矣。五常百行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

難焉。人道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至誠無

為。太極幾善惡。二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

信。五殊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

克周不可窮之謂神。寂然不動者誠也。靜體感而遂通

者神也。動用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一動一靜之間誠精故

明。不墮神應故妙。不逐幾微故幽。不著誠神幾曰聖人

渾然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五殊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

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廟耳。或問曰。曷

爲天下善。

而化天下之善。

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二五

中而已矣。

太極。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

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

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

止矣。

會歸于極。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人之

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

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

誠神。

思通用也。幾

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

通微。

通微曰索。

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

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遠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

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

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

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一極仁義禮智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二心純則賢才輔賢才

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禮理也。樂和也。陰

陽理而後和。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人故禮先而樂後。實勝善

也。名勝耻也。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

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

子曰休。小人日憂。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愛敬問

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愛敬之欲曰度幾同歸於善

有改乎斯爲君子。復於無過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

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就無過

寬焉知其不能改。誘之改則爲君子矣。進之不改爲惡惡者

天惡之彼豈無畏耶。懼之鳥知其不能改。又據之故君子悉

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不以小人待人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

不動不靜也。引而不發物則不通神妙萬端水陰根陽火陽

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人心之妙於造化無二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理而後和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

反情復性

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

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平淡樂元德未離真靜之體

後世禮法不修政

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

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

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

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

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而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

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

也亦然。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人生而靜之本為吾人無極之極無欲則靜虛動直。

二儀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度矣

乎。公於已者。無我公於人。無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

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真知謂能疑為明。何啻

千里。知仁非幾之辯厥彰厥微。二匪靈弗瑩。一剛善剛惡柔

亦如之。五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

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本

雙幹觸處洞然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

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朱子

云至下疑脫富可二字

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

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

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達天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

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

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不可得也已。道

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而無師友。則愚。是

道義繇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仲繇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深痛。天下勢

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幾知。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

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

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

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

教。因文篤實。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

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載道之文不可廢。然且無如不學何。不

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爲逐言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言

可解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始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

默識如愚亦足以發

聖同天。不亦深乎。

默成而信常

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

甚矣。

聞見小知萌於爲人薄矣契入不深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

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

人之蘊。始不可得悉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

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

終日對越在天

然必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

聖人之旨深哉。

損益乾之用。所以事天。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

而已。動可不慎乎。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

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

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

所以釐降二女于嫫姆。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

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

本無而作曰妄。

妄復則無妄

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聖人之道入

乎耳。在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

者陋矣。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通變一天故曰。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慮善以動。曰。天慎動思誠也。

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

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

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

以治。情僞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

治也。一極二體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

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
用可不慎乎？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

天地至公而已矣。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

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

後也。宜乎萬世無窮！主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直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

乎？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投幾則決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

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惟背爲靜則不見

止。止非爲也。惟背爲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人見人爲不萌焉曰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其太極圖說世傳以爲出於陳搏先生搏傳之穆修周先生從受焉。圖於易先天諸圖有間。圖說於易通亦有間。而朱文公熹尊信之以爲乃通書本原。非先生莫能作。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以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
也。斯其至矣。黃太史庭堅稱先生短於取名。而銳於求
志。薄於徼祿。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孰棲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又言茂叔人品甚高。胸次灑灑如光
風霽月。李延平歎以爲善形容。客有道
象氣。方提點刑獄時。臨川王安石見之。與語連日夜。退而

精思。至忘寢食。眉山蘇軾贈之詩。有先生全德造化爲

徒之語。

詩曰先生本全德。襄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安石

軼才高一世。於人無所詘。而推先如此。可以觀感矣。後百餘年。洛閩學大行。天子下太常議。所爲易名者。考功梅觀上議曰。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敦頤始。制曰可。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純公顯。

字伯淳。

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太中大夫。

珦之子也。

太中五得任子。畢以昇兄弟之子。所得奉以贍親戚之貧者。歷知漢州。新法行。抗議非便。

後疾去。

生而神明。率性會道。體道成德。裕如也。舉進士。調

主鄆縣簿。命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有稅官貪怙。斂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共事。輒宣言。人謂其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食君祿爲吏。何渠忍爲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卒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畢聚觀。訟共以爲神嚴事之。先生至。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歲首現光也。有諸。對曰然。曰。即復見。必告我。我有軀司。不得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郡境水。守發卒防塞。他邑民倉卒就

役擾甚。又盛暑疫痢作。死者枕藉。先生以什伍部其人。飲食交舍畢。便安。而鄴人獨全。所措注不勞而事集。則不出於幾焉。故也。當路欲薦之。問所欲。對曰。薦上當問其所堪。不當問所欲。調上元簿。江寧田廬美而貴豪以厚價請之。存其稅。民窮苟目前纖利率。聽許已。負累爲深患。先生爲畫法均之。民不擾而稅清。始富者爲浮議。搥之。比法行。無或不心服者。恨其法不傳上元煩衝苦訟劇。

會攝篆。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爲如是。苗稿

久矣。立發民塞之而堤成。歲以大熟。仁宗遺制。下勅官吏三日除服。三日之旦。府尹率官吏且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釋服。詔也。何敢違。然必盡今日爲差。愈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於情義彌薄矣。君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顯非盡今日不敢也。一府相視。迄無敢除者。始至邑。見邑中子持竿道傍。黏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復爲。自是邑子弟不復畜禽鳥也。不嚴令行類如此。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日常有媿此四字。居無何。民服教命。有訟不持牒。獨造庭下陳。所以先生諭解之。兩造立散。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入事父兄。

出事長上之道。民胥興焉。已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恤。而姦慝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有養也。澤俗故荒朴。不知學。先生立鄉較。教其子弟。暇輒親詣較課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簡。其秀者。教之學。民漸以風。後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聯鄉民爲社會。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俗以大變。河東土瘠。賦窘迫。每官所名買物。賈翔踴。率數十倍。先生前度課所當需者。令富豪預儲之。比有需。亭其價出之。富者不失倍息。而費視舊省什之七八。詔募粟實邊。

轉輸苦道遠。往就糴。患價高。擇富民可任者。預購粟於
邊。輸之。費以大省。加意民隱。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
借以補助。部使者至。以復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
敢私也。願勿問。無不從者。先是民苦差役。比直役。更告
訐以規避。役不均。而里俗相讐。怨日深。先生於平時。豫
覈知其丁產差次。簿正之。已。按籍命役。民不得有辭。而
俗和。制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爲具文。先
生以爲古寓兵於農之遺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
爲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暴
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耻。邑編戶萬家。終三年無盜。

竊若鬪鬪者罪入極典。纔一人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問何自知之。先生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革者耳。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材爲先。事當辯於早而戒於漸。上君道疏廣帝德。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而其本在君。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仕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於三代之隆而後已。此定志也。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古之人君。雖起居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而左右前後。咸正人與居。以成就其德業。則謹習也。願禮命老成賢儒。不勞以職事。使日親便坐。講道論誼。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陪侍法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究治體。以廣聽聞。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

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
一心誠意。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又陳治法十事。闢
王路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
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追事爲制乎。然至于爲治
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
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理有窮。則
前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
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
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
足以進於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

必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
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
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
不修。友臣之義未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
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畧。而紀
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
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

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倖而衆多。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蹙。制之之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鄣遂。以聯屬統治其民。而攷其德行。齊之禮教。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

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
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
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遍天下。而
目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
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
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以爲國非其國。今天
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
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凶荒。即盜賊縱
橫。饒羸蒲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裡之道。或連年之歟。
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務農力本。但公私務於儲蓄。

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
恒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
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
詐巧僞。以求自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
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
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厲禁。
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
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燬。斧斤殘傷。而川澤漁
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
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

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簡敕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奔。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爲措注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又疏請近待。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

以分教天下之學。自十室之鄉。達於黨序。皆修其庠序之制。三歲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而賓興之。豈惟得士浸廣。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語具學較志中。諸獻替不飾辭說。獨主於格君。常爲帝言。人主常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嘆人才之難得。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何敢然。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稱首。同大節。宮嬪獻奇巧爲壽。先生言於朝。已復言之執政。執政曰。宮嬪爲之。非上意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一日帝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

急辭命非所先。先生積誠意悟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深動。初召對。從容咨訪。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以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比再見益親。將退。曰。頻求對。來欲常常見卿。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遽求退。至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蓋嚮信如此。會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爲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引爲制置條例司官。與共事。先生開誠忠告。安石常意動內屈。而羣小從諛附和。揚詡之。益自信不疑。至以青苗均輸爲王政。

行之言者攻之力。持益堅。於是先生乃上言安危之本。在於人情。治亂之幾。萌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而不信。衆志和協。即無爲而不成。非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者也。今制置條例司。駁大臣章疏。及劾不奉行官吏。甚痛。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隅而廢公議。因一事而失衆心。未見其可。又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之君。固有專任獨決。而成事功者矣。然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況於措置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

以邪妨正者乎。此理之所不宜有。而智者所不行也。設
令繇此事倖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
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盛氣
胥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
之。安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耳。
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務順人心。參政以道德佐人王。
奈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成
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
戢於中書大忤。安石意大激。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
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臺諫。臺諫之任繫朝

廷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今妄言當賜譴責。使不以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即紀綱廢矣。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陞辭召見。帝猶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畱語者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後帝手札暴諸言者罪。獨先生無責詞。安石逐不附已者。亦每言曰。夫夫雖未知道。然忠信人也。既至官。鎮寧守嚴。意多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清河卒法不他役。中人程昉。

任都水丞。橫恣取諸婦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不與。請於朝。命以八百人授之。天大寒。昉虐使。衆怨憤潰歸。旦集城門下。洶洶門者以告。守畏昉。欲毋納。先生曰。逃死自歸。弗納必且亂。昉有言。願請當之。乃親往慰納。諭歸休三日。往復役。衆歡呼入。而具狀密以聞。得不復遣。後昉還奏事。過州見先生。言其而氣懾。既乃宣危言動先生曰。清河卒潰。程中允實誘之。歸見上。必自白。同列懼以告。先生笑曰。彼蕭矣。無能爲矣。昉卒憚服。不敢言河決。曹村先生方護小吳。相去者百里。帥急以告。則一夕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曰。曹村決則京師可虞。臣子之分。

身可塞塞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不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帥遂以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入城。省親。即走決隄。行視論士卒曰。朝廷平日養爾輩。爲緩急用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汝曹當以身捍之。衆並感奮。時好議論者。以爲水橫流。勢不可復塞。徒勞入。先生命善汨者。銜細繩。絕決口。以濟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並兩岸興築。窮晝夜。竟數日而合。合之日。有大木自中流下。先生謂衆曰。脫巨木橫流入口者。濟矣。語未卒。木橫。衆以爲至誠所感。後橫村下。復決。久不塞。而數路困擾。始頌言先生之爲功。郊祀霈恩。先生曰。

吾罪滌矣。求監局便養。得監洛河竹木務。言者以先生未嘗敘年勞。得改太常丞。自先生去國。神宗終念之。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對曰。在。連言佳士佳士。其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數月。右府薦除武學判官。論者言其學術迂闊。趨向辟異。新法初。曾爲異論。罷還扶溝。扶溝地卑。數苦水。又俗惡多盜。先生爲治。一主於敦寬。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同行舟覆。輒攘以自給。不聽者焚舟爲恣睢。先生至。捕得一人。令引其曹數十人。不根治。獨分地處之。令挽舟爲義。

且察諸爲暴者。自是邑境晏然。畿稅重。朝廷歲蠲除篤
恩而良民憚督責。業先輸。所貸獨逋。負適獎頑。先生科
其前未輸者輸如令。蠲不濫而惠澤始均。先生在邑常
權其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且稿。教人掘井
以溉。掘一井。度不過數工。而灌者數畝。闔境賴焉。內都
知王中正奉命閤保甲。所至盛供張悅之。立吏以請。先
生曰。吾邑貧。安能是。且法外取民。法所禁也。不聽。而中
正內自却。數往來境上。不入也。朝廷遣使括官地。民田
當沒者凡千頃。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皆不省。諸邑已
定。先生爲挾滿力請。有旨不加稅。聽賣易如私田。民被

追呼久。皆請服。生不聽。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之寬。而不知後日。且增租奪田。將失業無以生。爲使者力言。仁恕之德。廣其意。其人感動。舍之去。坐鄰邑盜繫縣獄。而逸。罷官。邑人聞先生見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數千人。不能得。去之日。老稚攀號。挽留者不絕。而括田官復至。大悖放。曰。程中允已去。若何恃而不自實。而民地俱入官。蓋一時督責苛峻。類如此。先是先生以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有端甫興工而去。太息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饒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盡以扶溝之地。爲溝洫。必數年乃後成。吾不及也。爲經

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令後之人知其利庶其有或繼之者。今則已矣。吾興設學較聚邑人子弟教之。亦遂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不謂命與。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復以親老求監局。得監汝州酒。淪屈卑冗而處之恪勤。曰執事安得不敬神。宗崩遺詔至洛。先生感先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滄滂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元祐初以司馬呂薦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年五十四。先生雖小

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十世隆汙卒之日無識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各即所見爲文推稱尊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自十五六時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日指掌與語遂渙然於理性命之體嘗自言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專於道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克養有道必詣極其所止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清而中通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

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淵。澗乎如滄溟之無際。而豈第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咸使其款曲自盡。而從容誘掖。咸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奢克其量也。故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諸凡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即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雖小人以趨向之異。徇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歎息推服。以之爲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

可行。不輕潔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所知。
上極堯舜三代之治。至與天地同流。中至於禮樂制度。
行師戰陣之法。皆講究其極。下至夷狄情狀。山川險易。
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而自牧之虛。則才周萬
物。不以之自多。學際三才。不以之自滿。行貫神明。未嘗
以之自異也。其爲政以仁愛爲本。悅安強教出於至誠。
興利除害。所欲必得。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御。小人使不
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所至愛民如子。民愛戴之
如父母。去愈久而民思。當新法繁密時。未嘗從衆爲應。
文逃責之事。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而事晏然以時定也。其時使者欲
法行競嚴急責辦而待先生率以寬。故先生所爲科條
法度可效而爲也。至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平居氣象清越灑然
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
能堪。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所巡行衆莫
測其至而至。既至則勞來甚恩。人爭爲致力。居洛十餘
年與弟頤講學於家。化行鄉黨族大。食指衆。菽粟不繼
而事親養志曲盡其歡心。中外幼孤無託者皆小大收
養。雖久幽之操其堅如石。而朝廷中外一物不得所念

之如疾痛在已。未嘗一息忘。雖窮居抑鬱。而胸中之氣
冲如也。其爲教。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
下。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以
至於窮理盡性。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循循有序。
而約之以忠信爲主本。至其一天人窮物理。包涵廣大。
經綜微密。扣之無窮。出之愈新。雖去聖人千有餘歲。而
發其關鍵。辯其階序。洞其堂奧。俾學者曉然循之。可從
而入也。故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無求於外。所至士大
天多信從受學。未仕者忘饒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
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愈久而莫能去。

往來過洛者造其門虛往實歸未有不歛衽而誠服者

也關中張子厚視先生本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懇

懇如不及始嘗患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以書質

於先生先生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無內外惇然一體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

有外也立已與物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其當在外時何者

為在內可恍然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知一本乃能化而齊故知止而

後有定夫天地之常以其心管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不變以管物無心為其常人一

天以順事無情為其常故知常日

明乃知天。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內不見己，外不見物。

來而順應。來無所迎，去無所將，太公順應，則以無心應感，為成之象。易曰：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與以心，則有心，咸危，故憧憧。苟規規於外，誘之

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窮，不可得而除也。此謂明從。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有我曰自私，執我見成見曰用智。自私則不

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痛透病源。今

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心如

鑑空何得無照。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

孟子亦曰：所惡於智，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

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

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妍娘在彼。我何與焉。一照之以天。聖人之喜以

物之當喜。其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而繫於物也。順事無情。故廓然。則是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

以從外者為非。而以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

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認已為已。正私已之根。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心莫危於此。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不著已。而觀理之是非。一聽之於理。凡情用皆然。此謂本天。此不

過物。之要。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學機

時先生年僅二十有八。而邃詣洞解已如此。從無極翁指掌中來。

其後子厚學成德尊。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爲也。先生開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令必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惟當隨其資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令各有造。而堯舜之道。庶可及明也。子厚唯唯。於是關中之學。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之學。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繇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志。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
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
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
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
生夢死。而不自覺。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
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
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
文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周公沒。
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韜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先生子三人。端懿。端懋。端本。端懋。蔡州汝陽簿。端懿。生未滿歲。而端重異。常兒。聰明甫發。而方厚淳英之氣。溢然授之詩。未三四過。已成誦。父復不忘。坐立必莊。不妄瞻視。孝友信讓之性。出於自然。與人言溫然。心有所許。後雖百誘迫之。終不復移也。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惡。既夭。純公誌其墓曰。動靜者。

陽之本。况五氣交還。益參差而不齊。有生之類。宜雜
長。天理然矣。吾何言哉。嗚呼。可謂以天自處者矣。
弟正公願。字正叔。幼高朗。有

大志。年十四五。與純公受學於春陵。道既通。年十八。即
伏闕上書。勸仁宗以正道爲心。生民爲念。願黜世俗之
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
人性之爲性。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
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
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
成。不肯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
及臣是已。高自標許。如此。乞召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

定先生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著論言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果何學與。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神發智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藏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學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其未至

於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越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蓋一本師說。而學主於知性盡心。胡先生得之。則大驚。延與論學。大稱善。即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者。正獻公公著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隣齋。說之。會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畱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

敢祗命。於是得召對。稱宣仁太后旨。立以爲崇政殿說書。於是先生念以爲天子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爲宗社生靈計。事無急於此。遂疏經筵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以守成而致盛治。今上富於春秋。宜妙選賢德。備勸講。講讀罷。留一人直日。夜直宿。陳說道義。令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傳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今上富於春秋。奢儉惟所習。左右祇應官奄宜金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以充服御器用。必皆質朴。諸奇邪盡屏。而令祇應伺皇帝起居動息。以語經筵官。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人主處崇高之任。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禹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鮮不驕肆爲蒲假。此自古同患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自古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

皆坐。而講官獨立於禮爲悖。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尊
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
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
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
而已也。如令涉書史。通古今而止。則能文官人。可備勸
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又烏用張官設職。精求賢德爲
哉。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于八
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
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問起居。從容納誨。如初秋。即令
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豫戒冀感動上心。

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蟻。聞之。因請曰。有諸。帝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偶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嬖名。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間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嬖名。勿復避。神考大喪。未三年。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上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器。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器即吉。因事用樂而可矣。今特設。是喜之也。非古人不得已除器之意。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客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

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早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已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黨論起。而先生去國。差管西京國子監。語具帝紀中。以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

紹聖中。黨禍作。於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姦黨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大觀二年卒于

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從幼而然。以爲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成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
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
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其修身行法。莊。
重有體。規矩準繩。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友顯於家。
庭。辭受取舍。非其道義。一介不取與。千駟萬鍾。不顧也。
先生感昭陵葬時。以巨木架不爲之屋。計必朽壞。太皇。
太后祔爲富鄭公作奏。請更之。富公遲回未上。詆以爲。
忘忠孝。餽之不受也。先生與韓持國善。約韓年八十造。
焉。如期往。韓早晚侍。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子彬叔曰。先。
生遠來無爲贈。有黃金藥。揀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
壽。然未敢遽言。爾試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所誠。啓之。諸。

朝遂行。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太都純公德性冲純，規

模廣闊。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扶持大中公知漢州，投僧舍宿。純公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爲正，唯願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未合。純公曰：更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正公言：兄平生不相疑。臨終過西郊，却相疑，不相疑，示信也。正公任，故信以安之。臨終知薰陶動變之益日遠已，故相疑以啓其未信。然正公自涪陵歸，恭而安，樂天知命，漸於化，觀入涪。

對垂沒語可覩矣。其於易因理明象而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於春秋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答顏子爲邦之問其旨也。其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乃易見其微辭奧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皆得夫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微旨。使人曉然於入德之要求。求仁之方。其傳春秋至隱桓而止。中輟乎。抑所謂大義數十者。具見隱桓間。可類推乎。晚獨留意於易。易傳成。未嘗輕示人。張閔中請之。正公曰。自量精力未衰。覲少進爾。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

比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它諸語類。乃門人各記其所見。聞答問語爲書。正公存時。多有之。焞以質諸正公。正公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所記者。直以彼其意臆之耳。於是焞以爲先生平生深心。盡於易。求先生之學者。求易傳足矣。它語類。毋讀可也。然學者掇拾傳誦。相道說不廢。久益蕪冗。朱文公熹始取其家舊藏精善本。益訪求善本。得二十有五篇。篇皆因其舊。而以所得之歲月先後次之。曰程氏遺書。以正公嘗言語錄。惟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詞無錯。編者爲之首。次呂與叔東見錄。謝顯道游定夫蘇季明劉質夫之倫。所錄又次焉。其

諸家割製補綴。不可識別者。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行。其二先生所爲經說。及文集具較刻。而程氏書大完。易傳自成書。與甚。世遵用。不著。春秋傳序精深博大。具經籍志中。遺書本出門人記錄。視記者所得淺深。爲所錄高下。又恐文其辭失意也。雜以其時方言出之。墮而入於俚。然微言深言質言。亦賴以有存。今具次如左。淳祐初。賜諡正公。封伊陽伯。從視其遺書曰。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已之誠意。若只是修飾言辭爲

心則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是乃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即講習實學也。道之浩浩。

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

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直指當下。正叔先生曰。

治經實學也。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

中。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

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

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謂不自得也。苟

不自得。則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

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李端伯師說。

呂氏耕曰：伯淳謂講習以誠體經，非空言正叔謂治經不自得亦空言也。忠信所以進德。

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天人一也。

更不分別。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

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故人道信唯在忠信。形而上

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音與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渾然

體，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天地間非獨人為

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要在不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所以不能大治。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義理與客氣相交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二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

程門學者多實。今學者靜時尚能。子曰。古之人耳之於
道。操存遇事則肆。而馳豈有此問。

樂日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又

則自熟。敬以直白。是涵養意。敬其直也。觀此可知程

工夫呂正叔常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子曰。此正如破屋

中禦寇。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

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以

水。置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

入。故主一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人以料事為明。

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入微古人見道分明。故吾

斯之未能信。

王彥霖謂人爲善須是他自肯方有所

得亦難強。子曰。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

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呂云。雖中人

師指引而成者矣。雖上智之資。有以燕友蠱惑而廢者矣。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

性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剛柔得中爲善。失中不善矣。天之理也。

然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

有自幼而

善者。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

故性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天命之性。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已落氣稟故。以心从生。

孟子之言

性善。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下也。

直指天命。

皆水也。有流

至海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却。只是元初水。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書水曰潤下。禮人生而靜。天之性。故此程孟以水之下水之清爲性善之喻。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先生與王介甫論道曰。公談道如

談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蠢愚。不能如此。直入塔中尋相輪。辛勤登攀。邈邈而上。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呂云。相輪之言。愈而褊心者。不恕。忠信之感也。

伯淳與吳師理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理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於我也。

伯淳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簡不

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猶是二物相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罣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呂與叔東見錄。此聖者自言分量上事。至廣大至精微。須觀體實際。切忌冒。

認著纖毫見解不得。著見即病也。莫如存習存習。惟是誠敬。故周誠程敬。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

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

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

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

仁之體。大德曰生。生德曰仁。釋氏曰无生。發端處便別。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須是大

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萬物

一體。生生之謂易。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不可道他

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若能放這箇身子。公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大小快活。此謂克己復禮知天理底意思。

誠只是誠此。敬只是敬此。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天理云者。只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爾具備。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都只是天理合當如此。人幾時與得。與便是私意。益善則理當好。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

顯之惡則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爲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錯。曷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是一箇義之與比。以天爲上不與以心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

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夫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只是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這箇道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理亦不少。亦

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

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又於中發浩然之氣來。思無邪。無不敬。

只此二語。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一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即一歲之運。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著音灼些天

地間火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箸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木。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有一箇去就決斷底道理。便是義。便是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又箸箇甚安排得。此箇道理。凡有血氣之類。皆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所以爲三才。天地人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

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可知。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致心虛者。曰。人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有因學而致心疾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則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

然持之太甚。則是必有事焉而正心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如閑。視世之爲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其自視亦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會。何足論。才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竭吾才。又見其卓爾。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箸。音灼。佗。莊子言嗜欲深者。天機淺。若非一本。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良知良能。皆無所繇。乃出於天。不繫於人。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

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鄭
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
筭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者。既而察之。乞分
居者。非定里正者也。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母不
能知。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
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謬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
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
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賢者惟知義而
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聖一天樂
天知命

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凡學

之雜者。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家藏良金。不索外

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斟酌去取。古今恐未

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與叔

所問。今日不應有疑而疑者。蓋爲昔日亦嘗有雜學。今

日所進。又有相似處。因遂疑。養氣爲有助。蓋爲前日思

慮紛擾。非義理。又非事實。懲此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

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

不遺。幾時要如死灰。所貴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

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於何處有事。敬以直內。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君實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謂可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今若此。幾何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念一中字。又是爲中所縛。中有何形象。如何念得。只是於名言中揀得一箇好字來。却不如與一串數珠之爲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洽淡而

已可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此與敬以直內同。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即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是無義無命也。讀坐忘論曰。是坐馳也。

伯淳在長安倉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心越把捉。箸越不定。看得不一。只是心生。

說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言贊化育。已是離天人而言之。今日雜信神怪異說者。只是

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而著明。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天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

言因事發明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天地間無適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毀人倫去四大於道也遠矣。間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然要使誠意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矣。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無自辱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孔子自謂

不能辭命。使學者務本如已。○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此下諸人雜紀錯取之成編故不復識別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繇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貳。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訂頑立心。

便可上達天德。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

便是廢天職。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解意一

生。便是自棄。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

也。百官萬務。金鼓百萬之衆。飲水曲肱。皆樂在其中。

萬變在人。其實無一事。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

知。凝然不動。是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舉大傳語不

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當其理。則所勝同化。舉內經語心

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豫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

亂。兼無昏氣。人雖睡著。其知識各完。只人與喚覺便

自覺。故先覺覺後覺。非分我所有以予之。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

中却有至憂。

不爲境轉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却須敬而後

能誠。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不愧屋漏。則心安

而體舒。

藁鞞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不能動人。只

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

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把提得地分定。

做事直是不得放過。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靜後

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觀天地生物氣象。玩心
神明上下同流。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
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惟與
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
佗本不是惡。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此顏子真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處。不見其大便
大。不學便老而衰。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
猶古今。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去健羨。義之與
比。心要在腔子裏。思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
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曰不遠。而

已。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人當審已如
何。不必恤浮議。恤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以應卒處事。
事往往急便壞了。息止也。生也。止便生。不止則不
生。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惟上智
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爲聖爲狂。在念不念。爲進退
耳。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以成物便是智。邪說
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經所以
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制器而不適用。
奚益哉。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所見而已。知者
知東不必爲東。知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

東爲東。以西爲西。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

難。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寒便有處寒之

道。困便有處困之道。道無時不行。職事不可以巧勉。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明友講習。雖過說無害。麗澤允

有互相滋益處。思無邪者誠也。默而識之。乃所謂

學也。惟顏子能之。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舉董生語膽欲大而心欲小。志

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語正叔謂君子所見大。小人所見

小。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慮及萬世。

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性靜者。可以爲

學。思慮不得至苦。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

勿畱胸中。須如風動竹。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有之。

矣。惟情欲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學者有所

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間得之。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以上通記二先生語而稱

純公語最多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詩書只說帝與天。

切脈最可體仁。觀雞雛曰。此可觀仁。尸居却龍見。

淵默却雷聲。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毛猶有

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濶步。到峻處便逡巡。每學者進語有契。必曰更須勉力。重檐子。須硬脊梁。漢方擔得。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口將言而囁嚅。傲甚。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明道先生寫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須要就事上學。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大過。一行豈所以名聖人。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或疑伊尹

出處合於孔子。何以不得爲聖之時。曰終是任的意思在。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却辨不得。讀舜發於畎畝之中。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學射者。互相點簡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溼。舉起云。此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大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息之義。伯淳善談詩。他又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

撮。他念過吟哦上下。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問何如斯。可謂人恕心。先生曰。充拓得去。爲恕心。如何是充拓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天德也。劉質夫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地之正氣。絪作肅。祖考來格。惟至誠爲有感必通。學在誠。知誠養。敬勝百邪。

人心不得有所繫。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顏子之有不善。猶有已焉。無我則聖人矣。顏子之於聖人。未達一間耳。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何遷之有。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讀大玄中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于淵。美

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楊子雲之
學已嘗至此地位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無
方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也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學要鞭辟近
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言
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
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盡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
表裏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克勤小物最

難。當大任。須是篤實。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只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不可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風氣亦自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繫

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亦在謹獨。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

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凡人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良止也。止其所也。八元有
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曰。止。知
止乎。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禮有理
有文。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文過則奢。實過則
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
與奢也。寧儉。儉近本也。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

畢竟是箇甚。又指而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其示人至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得。易也。此也。密也是其物。人能於此深思。當自得之。在帝左右。帝指何帝。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是二本也。言體天地之化。已是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只心便是天。盡心便知性。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無速亦無至。須着如此言者。形容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自仁祖來。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其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意。苟如是。則是尚有私意在。却不干朝廷事理。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德薄。無以感動天意。以今日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青苗且放過。又何妨。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以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也。據當時事勢。遂至今日。豈不是命。正獻公既薦常秩。秩後改節公。

悔之子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因此替好賢之心

公敬納焉

王佐之言

伯淳先生曉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

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性來換了箬道即性也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
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
若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
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
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

謂合當如此

故常簡

易明白而易行孔子之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
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能默識其他未免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可謂至明白矣。禪也非是未見得。蓋實是無別去處說。
理無二故也。先生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
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克己復禮。乃所以
爲道也。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
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道也。實
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
假。曰。只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則豈不
信。蓋必有生知者焉。吾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

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有。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所謂存三守一。先生曰。其要只在收放心。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後世遂有土崩之勢。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古者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要壞亦卒壞不得。

若一壞則洶湧亦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闢。此中國之福也。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疎曠。前古未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閫外事一一皆從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君子任事須成敗。繇已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生死利害皆繇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繇今之舉。便使得八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

君子耻之。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終出於事爲浮

氣。幾何而不盡。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爲西事言

伯淳言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便不仁不孝也。

孟子論王道便實。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若西銘。則原道宗祖也。司馬溫公辭樞副。呂申公亦以新

法論不合罷歸。天下歸重。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溫公在洛。人以出處爲二。公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

不得不退處

如此而後可與權人物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

之或以謂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

莞然曰繇自得在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闕却

戲從其規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堯夫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

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作箇粗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

子與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

便道理出來安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於從

政乎何有

以上純公語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這裏論甚

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謝顯

道錄

入道莫如敬。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的。不可惡也。忘敬而後無不敬。疑病者。事未至

時。先有疑端在。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皆心病也。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橋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出

入見林木之佳。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

有一事。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

馳。有忘之心。乃思也。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

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又必萌生矣。見一

學者。忙迫問之。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

事曷嘗似黷急迫。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處事不精。皆繇養不完固。較事大小。

其弊爲枉尺直尋。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

在心。曾爲悔。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

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有小穢意

事。猶喜悅。有洽淪肌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理義。然窮理

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其悅。豈能養心。語

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

了。學者有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須絕聖棄智。有患

思慮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

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也但如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涵養吾一。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問便是欲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何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學者患心事紛亂不能寧靜此天下公病學者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嚴威儼恪非敬之道

但致敬須自此入。問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

如何爲善。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信而後諫。唯能信。

便發得人志。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古人有捐軀墮。

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是。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

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者如何。沖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

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忠恕所以公平。造德自。

忠恕其致則公平。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問剛毅木訥。何以近仁。曰。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民合而聽之。則公。公則同。同即是天心。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繇得居安資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說書必非古意。學者須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有得。今日說盡。豈不使人薄。如漢時下帷講誦。猶未必謬。書。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村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

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修養至於引年。爲國至於祈天永命。常人至於爲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問心有限量否。曰。人限以形氣。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只是一箇。苟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除是性外有物始得。觀他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思。致思如掘井。初有濁水。久後稍引得清的出來。能致思則日明。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貴於學矣。問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志勝氣時。便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氣微可知。只志定。故雖死生動佗不得。蓋有一絲毫氣。則志猶在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

不慢。可否。曰。安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
中來緱氏。閒居中。某每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
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近則難久也。聖
賢無夢。只有兆朕。方形於夢。人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
學淺深。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爲名與爲利。雖清濁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凡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
無意於名。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只言君子患無
善可稱。當汲汲爲善。非使人求名也。申申天天。此弟
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

今人不怠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着此四字不得怠情放肆時亦着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時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禹稷時非中矣今人不會讀書如未讀詩授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是

讀詩。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心。但戕賊之以滅其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學者讀論語。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若能於論語孟子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就。甚生氣質。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先生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年七十二。較筋骨如盛年。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

耶子默然久之。口吾以忘生。狗欲爲深耻。自得者所
守固。自信者所行不疑。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德盛者
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
痛慘戚而心不動。繇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燥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
正其志。志旣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喜。無所取
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不深思。則不
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有無思。無慮。

而得者。乃深思而得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

得者。誤矣。

入微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

者爲人。其終至於器已。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

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日進而不退者。唯聖人

之道。無所進退。其所造者極也。

見攝生而問長生。見

下者而問吉凶。惑也。

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

問。寬問伊川謂永叔何如。尹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

見人論前輩。曰。汝輩且學他長處。

論曰。至哉元公之於易也。以太極二五備神明之容。以

誠神幾妙性情之德。而學焉者。日乾乾不息於誠。損脩益裕。蒙初艮終。亶亶也。斯於天人。不深際竟詣也。與哉。乃純公清和具體。誠敬不離其心。以圓神方知易貢者。日洗其心。坦然於日用。於帝明陟降左右矣。正公弘毅。八性又淵源所漸者最深。屹爲世儒宗。言質奧可服踐。卽大未化。抑恭而安。微三大儒將聖不絕德乎。純公言乏。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諒矣。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六





DS
735
102
74
1546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七

明盱郡鄧元錫纂

宋道學訓

張明公載

字子厚

鳳翔郿人也。其先世大梁人。少孤。無不

學。學兵。康定中用兵。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亟言兵。仲淹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質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乃大感。歸讀之。洋洋若有入之。遂翻然志於道。已未。知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請與淵。先生與

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業已擁皋皮。坐京
邸中。說易矣。從受易者衆。先生謂之曰。嚮所與諸君者。
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徹皋
皮。輟講。久之。學益明。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聞先生道。
行。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
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月吉具酒食。召父老。
高年者會縣庭。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
問民所疾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
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之曰。某時吾命某。告

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漫不傳告也。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公著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勵精於大有爲。說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矣。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廷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替。時王荆公安石執政。行新法事。更張失統。爲舉朝所沮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爲善。卽天下士孰不願佐下風。如教玉人追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

安石默然已。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較書崇文。辭未得請。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顯時官御史裏行。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得召對加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儒優賢。藉藉歎以爲不世遇也。今欲寬觀其學。詳試其器能。則事



素教化之本原。關政治

之大體者。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曰。淑聞如臯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戢與純公並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橫渠。遂移疾不復起。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紆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學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法。患近世喪祭無法。器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脩古禮。以爲薄俗倡。朞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

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成就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人士聞者。始疑終信。已一變而至於古也。聞人善輒喜。與學者問質。雖勤不倦。有未能入者。未嘗不委曲開曉之。行游所至。輒訪人士可語者。丁寧教誨。翼之成。熙寧九年。以相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已屬疾。庶幾有遇焉。力疾至都下。公卿聞風爭造。然未有深知之者。每言所欲。嘗試者於人。弗信也。會言者欲講行冠昏。舉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䟽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

也。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

逝矣。

年五十八

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乃克歛。

詔賜館職。賻。門人私謚曰誠明先生。

淳祐中謚明公。封郡伯。從祀。

先

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其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麤糲與共。慨然有志於三代井里之法。講畫經界。燦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

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其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較。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先生所著書曰。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智禮成性。誠明成。

德之學而踐其實於言教動法畫爲宵得不舍於瞬息
之存養語上極乎無形語下研乎形器語太極於無間
語小入於無朕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
廣而推之無不準也其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
本枝葉悉備充榮之功在人而已書成揭書中乾稱篇
首尾二章寘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命曰東銘西銘其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下疲癯殘疾。俾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善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蓋以孝子事親。爲仁人事天。而仁孝之理盡於此。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

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於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反身約禮。諸所爲自克者。其必先諸此矣。其正蒙書多不盡錄。錄其精深要約者于篇。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細縕不足。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

易。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其智不足稱也。已。聖學本天

太和元氣也。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

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

客形。與無感無形。盡性者一之。無二也。天地之氣。雖聚

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

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

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

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存神

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有形有无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

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及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氣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焉。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歟。不行而至。通之極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一也。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浴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

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縕相掇。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繇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也。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

久無疆之道與。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

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

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

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聖人

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

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

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

運諸氣。人之化也。順乎時。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

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

所謂氣。非特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順動止。浩

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
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
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
道神化可同日語哉。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
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
而神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無我而後大。大成性
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之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
可知。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

安而德滋。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知幾其神。繇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吉之先見。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性矣。

知神然後能饗帝。饗親。見易然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欲制禮作樂者末矣。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其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人之有息。乾

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夢形閉而氣專乎
內。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
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
爾。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義命

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
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
已。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已於仁孝而
已。故君子誠之爲貴。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
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
能。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上達反天

理下達。徇人欲者與。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
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
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器本焉爾。心能盡
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簡其心。非道弘人也。性於人
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
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
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利者爲神。滯者
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亦麤矣。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器其天。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全好。其必繇學乎。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幸也。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狃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

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聞見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繇象識心。徇象累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以從來而後能。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知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

貪大功爲已力。吾不知其智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日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焉耳。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小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以我觀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燭天理如何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耳。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

已研幾必用其極也。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
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
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
其中而後大可有。大爲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編。
猶未忘於勉而大爾。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
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
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
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
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
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

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繇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
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無所感而起妄也。感
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行之篤者。
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君子於天
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之私。理者其悅之。不循理者
其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
雖在己。蓋取諸人。而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
下。是謂達善達不善。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善
未必盡義。徒好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

之道。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克人。學之至也。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如響。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洪鍾未嘗有聲。繇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繇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也。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爲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貨色之欲。親長之心。達諸天下而後已焉。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不自見其能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

若爾。大人若有容物。無棄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道。故不敢不虔其始。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

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象憂喜舜

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

樂不興。僞之病歟。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

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老而安死。順之至也。故曰吾

衰也久矣。困之進人也。爲德辯。爲感速。孟子謂人有

德慧術智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

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家難止志。

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顏淵

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

所以潛見之不同。君子寧亡。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不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

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遊魂爲變。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爲說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

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辭。無所施焉。益物必誠。知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

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其門人所錄記書。

曰理窟。亦時有至言。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以身鑑物。不偏。以天理鑒物。則人與己皆物也。自不私矣。人物。

我而盡。自曲禮入。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即視。則
聽。聰。四體不待拘束而自然不謹。其亂時反是。敬傲
見於視。下視者柔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憂道
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律呂有可
求之理。德性深厚者知之。八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
而不至。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
可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
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常存之不忘。庶游心深
久。一日有脫然如大寐得醒者耳。巽之訪物怪神姦曰。
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自

見知所從出。則物之有無莫不心喻。不待語而後知。但守之不惑。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吾道勝矣。

康節邵先生雍

字堯夫

世燕人也。父古贇而隱。徙其城已

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

讀。學專苦。比海李之才。挺之開之學。先生說之。從受學。

嚴事之。卽旅宿。必欄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

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旣通。慨然歎曰。昔

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

齊魯梁晉

久之。還其城。廬於百源山。已抵洛陽。以

爲是天下

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

也。寔始有定居之志。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
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
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夷。不事表
暴。不脩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
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於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
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者。病畏寒
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中春秋。乘小車。行遊洛
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童
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

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

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

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淳公見之退輒

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又以爲堯夫猶空中樓閣卷舒自如又致謹細行和

先生打乖吟賦詩曰打乖非是要安身適大方能混世

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

卷天爲詩豪刺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

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

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爲鄉

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

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

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授劾去。先生勉之曰。此
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不饋寓賓。先生家食貧。
至經月無酒。時餽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載酒以濟其
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限。曰。病且老。不復能從事矣。熙
寧十年夏。感微疾。談笑而逝。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
賜諡康節先生。疾革正叔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
日無事否。時氣微不能答。已。右聲如絲
髮來人答云。爾道生薑樹
上生我也。只得依爾說。始希夷先生陳搏得河圖洛
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衡圓方圖象。具造化自然生成
之妙。方外秘之。爲丹藥傳承。秦漢諸儒未覩也。希夷傳

之神放。放傳之穆修。修傳之李之才。之才念無受者。而先生廬蘇門之百原山。以居學堅苦。則扣其廬勞苦之。曰。子可謂篤志矣。今學何學乎。悵然曰。簡策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吾視子氣貌。非局局簡策者。如簡策已也。如物理何。乃從事於物理之學。久之。之才又曰。物理之學。學矣。如性命何。於是先生再拜願卒。爲弟子之才。先授以陸淳之春秋。已盡五經大旨。乃舉以其易圖授之。先生探賸索隱。洞悟玄解。躍如斲輪。妙於弄丸。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始終之故。以爲上古聖人皆有易。而作用不同。世所傳易。周文王之易也。謂之周易。夏連山。管民。

商歸藏。管坤。雖世失傳。而意其作用。於周易必異。作用異。而本於伏羲之圖畫。則同也。於是衍先天衡圖爲書。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物之大者。盡於天地也。兩儀生四用。四用者。陰陽剛柔也。天地之氣。盡於四也。四用生八體。八體者。太陽日。太陰月。少陽星。少陰辰。少剛石。少柔土。大剛火。大柔水也。天地之象。盡於八也。自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皆一每生二。兩兩因重之而生。於是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耳目鼻口色聲氣味。盡萬人之體。用以元會運世。

歲月日時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
聖賢之事業。而大中至正之道。畢具於其中。故命其盡
曰皇極經世。皇至大也。極至中也。經至正也。世至變也。
而天人之統紀。躍然古未有也。書十二卷。其一之二則
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則以會
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於五代歷年表。以
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之時而驗人也。五之六則
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堯至於五代書傳
所載興發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之事而驗天也。自
七之才。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

聲音之數。窮動極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
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事。曰觀物。內外編
終焉。夫天地萬物以一爲之原。原於一而衍之爲萬。窮
天地之數而復歸於一。日爲元。天主元者氣之始也。其
數一。一月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十二月星爲運。
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周天辰爲世。世者變之
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而一元之數可
觀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
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
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

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眇沒畢各有數。皆統於元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爲消長盈虛。在人爲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而反之近事小物。其生成顛末吉凶成敗。洞晰之如響。古未嘗有也。而先生未始以之自多也。嗒焉忘爾也。其內篇畧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陸陽盡之矣。地之大陸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陽一陰交。

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
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
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
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
之體盡之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
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風
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
書。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
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
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夫人也者。寒。暑。晝。

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曰靈于萬物也。不亦宜乎。人之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臭。口善萬物之味者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

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天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能盡民。則謂之聖人。昊天。天之盡

物有四府焉。春夏秋冬是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盡民。亦有四府焉。易詩書春秋是也。禮樂隆汙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有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有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乎。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
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
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情性形體者。詩之
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
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
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
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
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
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
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聖人有

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焉。而况天下乎。能知天下爲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其惟五帝乎。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

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政也者。正也。正其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也。天下亦以功歸焉。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

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然猶借夫名焉。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不足則狄。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盡矣。猶維持四十二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中原者。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與。是故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

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霸矣。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教化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而始焉。天地終而終焉。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皇曰正命。因而因者也。帝曰受命。困而

革者也。王曰：改命革而因者也。霸曰：攝命革而革者也。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仲

尼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
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
謂與。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月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
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
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
而下。孫五霸也。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
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
多耶。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
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
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

無上。吾獨以爲不然。匹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過矣。昔者孔子語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可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氏伐桀。以授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豈非出於一塗哉。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難其爲

小人能雖庸君在上。不能君子。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故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甚。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難其爲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

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之事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
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辟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
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
當重任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則天下之事
去矣。又安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
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
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天下將
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
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

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

乎心也。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耳。桓公雖不逮武之順天應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日既沒矣。月既墜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是知任天下之事易。死天下之事難。

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苟能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而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二人。則漢唐之祚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繇矣。天繇道而生。地繇道而成。物繇道而行。人繇道而形。天地人物。

異也。其於繇道一也。道也者。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億千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三代之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慕三代之治。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慕三代之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三代而下。漢唐爲盛。其興也。未有不繇君道人倫者也。三代而下。漢唐爲盛。其興也。未有不繇君道人倫者也。

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具亡也未始不繇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不曰。陽一而陰二乎。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

也。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豈徒然哉。化洽教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謂之理。必窮之而後可知也。謂之性。必盡之而後

可知也。謂之命。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過之者非所以謂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鑑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能一萬物之形也。水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

之口爲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辯。以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於其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於其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於其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於其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其外篇門弟子記先生平日語。凡二卷。先生子伯溫取爲書附焉。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

而作範。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
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
盈。故君子貴中也。先天學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
萬事生乎心也。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
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也。防
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
謂易之大綱。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天
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仁配天地。謂之人。春秋者。
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秋。

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先定五霸之功罪而治春秋則大意立矣。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漢儒以及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輕重而行之合宜而已。故執中無權猶執一。春秋王道之權衡非王通莫能及此。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況始以輕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乎重常患乎輕不患過厚常

愚過薄也。能易地而處則無我。思慮一萌鬼神得

而知之故君子慎獨。學在不止故王通曰沒身而已

焉。無德者責人怨人自滿。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能醫人之所不

能醫者天之良醫也處人能處之事不得謂之良士能處人不能處之事天下之良士也能處人不

能處之事則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之事矣。處失在得

之先則得亦不喜失亦不憂若處得在失之先必墮獲

矣。其極水火動靜之用推之物理人情體用利害終始

生息無窮之變以極觀物之致作漁樵問答所謂物理

之學也其畧曰漁者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

肩坐于磐石之上問於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

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彼之利猶此

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之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之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如是則魚之害也。輕。吾之害也。重。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

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子之言體也。獨未知其用。爾樵者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之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之有用乎子矣。曰。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而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雖子之薪。雖積若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

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否。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

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以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曰聖人旣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喟然嘆曰熙熙乎

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
無心致之矣樵者曰敢問其方魚者曰無心者無意之
謂也無意者不我物也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
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繇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
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
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
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
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
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
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

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器之患焉。夫名者實之客也。利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器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器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故賄與賊一物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

多矣。故譽與毀。一事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言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貨十倍其利。一歲九遷其官。何害生實。器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人之至親。莫如父子。至疏。莫如路人。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是知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

有害。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達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而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矣。樵者嘆曰。吾

今而後知量力動者智矣哉。樵者問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曷知其然？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謂之陽行，返于地謂之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謂鬼而無知，吾不信也。樵者問曰：人所謂才，有利有害，何也？曰：才有正，有不正也。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其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

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譬之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平藥常日而用之可也。而重疾非所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之所謂良藥乎。樵者曰。善人常少。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也。曰。物何不然。譬諸五穀。芸之而不苗者有矣。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有矣。蓬莠不芸而猶生。芸之而求其盡不可得也。繇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疾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

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鈞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再拜謝之。及旦而去。蓋先生晚年。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汪洋浩

大淳一不雜粹然其安且成於是著無名公傳以自廣
其文曰無名公生於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
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
一二矣有已此有淳唯是爲難化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
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
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
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其博學功驗以達天
而化實事可想始而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
人群安得謂之僻旣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

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旣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旣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

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閑往閑來或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爲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日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

大千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胷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其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

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
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
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
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
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
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
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
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
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爲無咎公之行乎
子伯溫少傳父學出從司馬呂程遊元祐中以學行薦爲大名助教邢恕在河陽招司馬公子康過之康欲往伯溫曰公休除喪未面君

不宜先有所過辭可也。康曰：諸之矣。奈何？伯溫曰：和叔傾巧，即以事要公休。公休必毋從，從之必爲異日憂。康竟往，恕果勸作書，稱蔡確有定策功，爲他日保家地。康恕同年生，恕又出光門，康信之，聽焉。後及禍，始悔不用伯溫之言。章惇少從康節游，紹聖初，伯溫赴吏部銓，旣擬官，乃往見惇。惇太息曰：先生之易通於神，嗟乎！吾恨未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信也。人了此諸世間愛憎恩怨，可一切忘之矣。惇爲悚然，薦之朝。而伯溫願補外，卒就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黨禁方嚴，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永昌人危之，不顧也。秩滿，惇猶在位，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改環慶路帥幕。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上書數千言。人要欲復祖宗制度，辯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崇寧間落元符上書人邪等籍，久之除利路轉運副。卒南渡後，相趙鼎少從伯溫學，乞追錄贈秘閣修撰。

論曰：嗚呼！天道恢恢，豈不大哉！雖繇入殊路，以言乎適道，則均焉。張智禮成性，從思勉入，然誠明成德矣。或曰：

清虛一大之說。壹比於已高。曰高而蕩則過。崇禮其所
以卑也。邵學見其大。汪洋浩博。無涯際。與行乎無窮而
既安且成。或曰曠曠而未甞流也。或訾其溺數。曰夫數
溺則惑。通則神。夫未之甞溺也。自有生民來。通天人之
極。通其用。箕子也。夫堯夫也。夫洪範推五行。不言用他
敬用農用。協用建用。又
用。明用。念用。嚮用。威用。皆言用。
邵云。體在天地後。用在天地先。

其勢如五口下清即也

新風萬里無疆大宋之在猶也自本主男來既天人文
以是且以方日離離而未宜也此其意也夫規
以舉也此舉其大我半故則無到與此乎無與而
前也一大之猶也此然已高曰高而無則風崇歡其代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八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道學述

劉絢

字質夫

河南人。結髮事二程先生受學。純公語人曰。

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絢又誠心愛利。丁母憂去。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容其人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卒於

官絢明粹溫恭。既聞學。內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忘學。既病。謂學者言。吾病每眩瞶。但正心端坐。氣即下而平。平居養氣。其可忽乎。將終。啓手足。盥醕安然逝。絢在程門。與人俱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絢及李籲。端伯力焉。

正公曰。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

便在此。又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端伯。緱氏人。元祐中。仕爲秘書郎。於質夫外兄弟也。閔肆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與質夫相繼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祭之文。以爲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靡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

折畢如意云。

尹焞

字彥明

世落人事正公受學問敬。正公曰。主一之謂

敬。問主一曰。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

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讀之。慨然曰。噫。是

尚可子祿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

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

不知汝以祿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遂卒業伊川。最

專篤。晚平質深粹。

正公自涪陵歸。日就見。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阻當。無計較耶。先生

喜曰。不易見得到此。且更涵養。

邢寬問主一。尹子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

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學子及門者。正公輒令詣焞。開誘之。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謝子見正公辭歸
惇送焉曰何以教

我惇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如服鳥頭然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如之何蓋善自持養哉正公聞之曰可謂益友矣。鮑若兩劉安世安節自太學謁告來學問堯舜之道止於孝者何子曰曾問尹惇否對曰未也曰蓋往問之見彥明問焉彥明曰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而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至以事父孝故事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夫孝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豈能盡三子反以告正公善之其後正公沒。

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而尹惇張繹爲

之羽翼乞錮勿用而聲聞益盛惇脩其學彌篤深居持

養非弔器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正公者事之靖康

初宣撫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趣召至度時不可

爲力謝疾。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陽。家盡覆。遂長
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其名。遣使者以卑辭厚禮召。具
供張山中。必致之。惇夜爲赴水自沈者。得亡去。匿闕水
山中。轉徙閬。止于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闕三畏齋
以居。紹興中。以待講范冲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勅有
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惇復辭曰。學程
氏者。惇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惇
濫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
也。畱不進。於是大臣顯言。惇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
所養可知。詔趣行。旣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俟卿以講。

學不敢以有他。焯退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于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簡會累疏。賜歸得奉祠。尋致仕。焯莊敬弘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深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之曰。觀尹焯所

行誼一部論語亦可謂知焞矣。病革督門人問學不厭。日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蓋淳至如此。蚤年與壽安張繹同學。繹語次輒了解。而焞固能守。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繹字思叔。世貧賤。行傭于市。見縣官傳呼甚寵。心慕之。問何以得此。曰讀書所致爾。始發憤讀書學文。已見禪師道楷者。悅之。欲祝髮。周恭叔曰。何爲舍正教而事胡神。指令從程正公游。先生悅其穎。以族子妻之。作座右銘。以課學。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爲警。蓋詳密如此。

謝良佐

字顯道

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受學。語次

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亦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是良佐遂時時靜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顙有泚也。與劔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

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公語鳶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已。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旦旦以危階。

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久之。對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繇。正公語人曰。是予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深力如此。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事佛。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夷矣。惟楊謝二君長進。晚益平質。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博士朱震詣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

部論語。震私念日晷迫暮。何從得款待。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繇酒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胡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翦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篤如

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耿習戴記決科之利也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畱情是不信道也故目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畱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中召對除書局後斥爲筦庫以飛語繫詔獄褫官

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

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以為玩物畧志因
懸斤者也異日見先生讀史逐行看不差一字謝甚不
服後省悟常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問謝子
曰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
不用何止之有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也當初曾發此
口被伊川一句轉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學
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太
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實見得這箇事經時無
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
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救拔便轉入禪釋
去也伊川直是會煅煉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不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問
何也曰始進時速後來十年過却如夢
問何故遲曰譬弓到滿時分外難開

游酢

字定夫

建州建陽人始受學二先生正公謂其德器

粹然可適道半年後授以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

此中庸之理也正公歎其能於言外得意後明道為扶

溝令。招使職學事。盡得其微言。故於學奧深。心到自得。誠中形外。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第進士。知河陽。范忠宣判河南。甚重之。移守潁昌。辟自隨。入政府。復除太學博士。忠宣罷政。醉請外。後爲監察御史。出守。卒。楊時稱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其遇下使人樂自盡。而無敢慢其令也。歷漢陽舒濠衡四郡。民戴如父母。去愈久見思。

於程門與楊中立齊名。稱游揚。

朱光庭

字公

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最時純公。

主鄂縣簿。

關中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召爲右正言。

入對。省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

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多咨納焉。
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
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
郝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食食之。至不暇食。遂
病卒。光庭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
二先生於洛。服行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寶。育惟恐不
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唯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
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一月矣。愈益渙然。歸坐卧一書
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
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表敬一。

天人貫上下也。父老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沒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繇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王巖字信伯。福州福清人。清粹純固。平居恂恂儒者。與之語。當世之務。及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蓋其達

也。未嘗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以。朱震胡安國尹焞薦
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爲帝言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
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欲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
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無徒事章句文義爲也。每
與學者言。試卽爲長者。蚩之禮學之體。究此時此心如
何。卽其理微矣。此微上徹下之道。楊文靖嘗言。同門後
來成就。無踰信伯者。

張御史戩

字天祺

橫渠先生季弟也。少莊重。不與童孺狎。

長好學。舉進士。調陝州閤縣簿。移知晉潤。知靈寶渠州。
懷安軍。所至誠心愛人。養老恤窮。皆有法。察惡勸善。皆

有籍民有失所者。若已之致之。殫心力振之。熙寧初。召
爲御史裏行。每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爲言。以論新
法。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改知夏縣。
不數月。刑清。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秩滿。感病卒。戢
篤實寬裕。喜慍不見容色。而於人溫厚有親。樂道人善。
而不及其短。清不以所能病人。和不以外物失已德。大
容物。沛然有餘。而自省雖小過。不憚自訟也。在司竹時
愛一卒長
用之。及將代。見其人盜筍。
治之無貸。事已待之如初。事兄極恭順。於姻族故舊甚
恩。橫渠先生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不如也。晚講於
學而達。曰。吾弟合矣。旣而卒。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

哀詞十二納壙中。稱其率已仲尼踐脩莊篤於孔門高第弟子無後先云。而橫渠之門受程學者有呂氏兄弟

呂大鈞。

字和叔。

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爲

藍田人。父比部郎賁賢。生六子。皆賢。大鈞第三子也。仕爲三原令。以父老當官。蜀請代。移知巴西。父致仕。遂移疾不起。移官不調。以薦授官。郎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之已棄去家居。講學者數年。仲兄官鳳翔。就視之。會詔伐夏。郎延轉運使。以禮命辟之。法可辭。大鈞以禮際善。就之爲盡力。不遑難。病卒。官大鈞純直明亮。始與張先生爲同年生。已聞張先生論學厭服。

之師焉。見正公與語，見以謂當滯礙而沛然以心誠信之也。張先生教人約之禮，後進生蔽於俗，鮮繇禮大鈞，乃取古禮釋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居諫議喪，哀麻歛奠比虞祔，一襲之於禮已乃推行之。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文節祭可觀。又時時爲人講說，又與兄大防爲鄉約以敦俗。

一德義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

俗相交，四患難相恤。

繇是秦人士渙然於古禮義，可施行於今也。

張先生歎以爲秦俗之化和叔有力焉。又歎其勇以爲不可及也。先生沒，益脩明其學，期於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乃譔具井田兵制選舉之法，議小臣宿衛議邊郡。

世守皆經世遠謨。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始大鈞博學力行。先生語之曰。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君後當自悟。時大鈞以爲躬行久。禮義當自熟也。晚乃以造約爲先務。於子厚趣時求中之語。沛然始急於行已。既乃寬以居養。優游乎道之可樂。始嚴於幸人。既乃道而不牽。使樂趨而不厭。以性之所得者盡之心。以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又久。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也。可謂造約矣。既得疾。命內外汛掃。齋居湛然。客至與宴語。如常。卒。妻种氏治其器。一如其治比部公之器。諸委巷浮圖瑣鄙不經之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

道行於妻子云。

呂大忠

字進伯

剛毅質直。第進士。歷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治有聲。馬涓以進士舉。官爲判官。頗倨驕。時切琢柔其心。謂之言。曩科舉之學。今無所用。脩身爲己之學。可不勉乎。又時時以臨政治民之道告之。涓後有立。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時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問論語。必正襟歛容。俸之子將詣太學。欲求見汲公。請爲容。大忠曰。徵仲不必見。不若見大臨弟也。紹聖中。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云。汲公事具帝紀。

呂大臨

字與叔

少學於張先生。先生令東見二先生。卒業

焉。大臨故深淳近道。而以防簡窮索爲其學也。淳公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簡。不須窮索開之。大臨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吾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休。勝私窒慾。昔焉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

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大臨於群書博極。能文章。已持養深醇。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其充養如此。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鎮密。有不逮於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願嘗窺之。必見其傷寒危坐。可謂敦篤矣。以門蔭入官。遂不復應舉。曰。某何敢揜先人之德。元祐中。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脩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勸講。未及用。卒。

蘇昞。李明者。武功人。事橫渠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昞謂之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足。

乎。曰何敢望此。昞曰子謂能狀元及第也。學盡是乎。爲復此外有學也。焯不省。明復造問之。昞茶次舉盃曰。卽此是學。焯有省。昞令詣程先生受學。昞以呂進伯薦召爲博士。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頗以遷謫爲意。彥明曰。曩李明上書時。爲國家計。卽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行。猶爲輕典。李明渙然。彥明始學。本李明所指。孽已危。幾賴彥明而安。故學須友以成也。

馬伸

字時中

東平人。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門

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伸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銳然往。

依焉。至則因正公高第張繹求受學。正公以非其時恐爲累。辭之。伸執贄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伸得聞道。卽死何憾。况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曰。能棄官。則官無用。棄爲也。見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靖康初。以薦得召。中丞秦檜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會金陷京師。刼遷二帝。伸議狀請立趙氏復嗣君。及張邦昌立。移書勸推戴。書曰。閣下爲宋寶臣舊矣。比者不幸。迫於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於斯時也。閣下豈顧以大義爲可犯。大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耶。其所以忍須臾無死。而諂聽之者。必將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忘趙氏之宗。不若陽受於已。易爲反正。而復辟也。凡今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獨諒相公之心。爲必出於此也。以耳。今虜人

野北。康王以上皇子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閣下義當退反。初服。發使通問。率群臣迎而立之。然後引咎。列身爲人臣。聞於防患。不幸爲寇讐脅。汗忍死舍垢。以待陛下。請歸處有司。退伏俟命。如此。則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明主必能昭察。而身名俱榮矣。今謀不出此。虜退日久。尚當非據。偃寢禁闥。道路流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風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閣下必無是心。獨憚虜去未遠。因循有待。然群心狐疑。莫知所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竊恐禍作。閣下雖有忠義之志。一旦有不能自明者矣。伏望渙然覺悟。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若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事端。渴日待期。內結仇讐。今從爲亂。雖九廟在天。萬無成理。然伸生不願與叛逆同朝。請先服死都市。以明本心。邦昌得書。大懼。實始定椎戴之計。高宗卽位。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自劾。請竄謫。帝慰諭擢殿中侍御史。撫荆湖廣南。還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汪黃恚。以濮迫寇境。貶監濮酒稅。以襍被

就道卒於道。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仲勇於義。在臺所
薦達。皆清強不撓之士。晨興。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
然後出視事。居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畧其
元。今時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又曰。吾志在行道。使吾
以富貴爲念。卽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卽爲妻
子所累。是道終不可得行也。故竟信其志云。是時及程
門受業。稱高第者。又有楊學士國寶應之。侯仲良師聖。
劉元永安節。劉立之宗禮。林大節。周孚先。孟厚之倫。先
生言應之有英氣。儲度而樂善。向德。論議不苟。可望以
託吾道。仲良安羈旅。守節不變。有欲館之者。造焉。則壁

垂佛像。凡所積佛書也。遂謝不復往。晚通貫經術。洞悉時事。胡文定亟稱之。安節溫然有容。遇人無貴賤大小。一以誠常引其長而覆其所短。立之二先生故人子也。早孤。二先生收養之。娶以女。常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其後官晉城。服膺焉。以循吏稱。大節孚先。不詳其行實。而程先生稱孚先純明可入道。大節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孟敦夫厚。始治王氏學。特精處一室。不糞拚。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者。何學不在此也。令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然伊川沒。門人畏黨禍。

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范杲邵溥弔哭焉。蓋程門得人
彌最盛。後轉相授受。雖彌熾然稍益濫矣。學尹氏者。彌
呂稽中。王時敏。邢寬。而獨楊中立之傳爲最昌云。楊文
靖公時。字中南劍州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杜門學。

時人莫惻也。已調徐州司法。又不赴。詣潁昌以書謁程
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說之。每曰。楊君最會得容易。指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求。時渙如有覺也。歸純公。途之
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及純公卒。復事正公於洛。日宴
見正公。瞑目坐。偶假寐。時與游酢侍。未命之去。不去也。
正公覺。乃曰。賢輩尚在此乎。歸休矣。乃退出。及門。門外

雪深者一尺。蓋篤謹如此。其言曰。學以聖人爲師。猶射而立之的也。學而不志於聖。於何爲準。學而不聞道。雖博通古今。能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猶之乎自棄也。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率是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授虔州司法參軍。當疑獄。立斷。與郡守爭事。守正不回撓。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患政。民思浮沉下位。聖日起。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天下稱爲龜山先生。遠逮夷狄。雖高麗國主。亦從使者問龜山先生安在也。會蔡京以張

賢言欲引舊德置左右。冀已亂召爲秘書郎。蓋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自紹聖崇寧來。元憝擅國。忠賢屏竄。虎徙無在者。京黼貫勛。並竭民力。逢上窮欲爲汰奢。中國枵然。又挂禍四夷。將變且不測。時大憂之。以謂義不容坐視爲也。乃赴召。即馳書執政。言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者。不過爲保身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喪亂。而獨能保其身。生民以來未有也。欲以格其心。而條諸蠲賦茶鹽。搬糴市易坑冶諸弊事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難蓄而將發。正君臣交警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條祖宗法爲

綱目元祐熙豐宜勿問但宜於今者舉行言燕雲之師
宜退守內郡省轉輸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殺常
勝軍之勢言京師無高山巨浸爲阻固宜亟脩戰守備
帝甚嚮納除邇英殿說書無何金敗盟中外失措時言
定亂以武克制變以氣勝今當求忠亮直節之賢足彈
壓中外者寘朝端竦天下觀聽而夙夜練軍實明賞罰
圖所爲敵愾禦侮者當之若示之以恇懼之形委靡而
不振則大事去矣虜深入緣邊州軍獨宜堅壁清野毋
與戰過則以銳兵躡其後而堅城巨鎮以重兵徙其前
扼之虜可得制也乃大本則在於收人心今兔夫之役

毒被于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紀。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而後可。金匱都城。乞召對。爲帝言。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位。而宰執叙遷安。受而不辭。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此宰相之職也。以今日觀之。鎮撫之效。無具其甚矣。主辱臣死。宜身任其責。而皆曾鼠亡匿。苟幾自全。身在朝廷。家已前遜。將陛下何賴。雖祖宗來未嘗戮大臣。此家法當守。亦宜稍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入寇。棄軍。乃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之倫。效尤逃遜。俾

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今城守仍奄人是用。將後車又覆。宜亟罷。而貫方平當以軍法追論。擢右諫議大夫。已虜圍京師。太學生伏闕上書論李邦彥等罪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者數萬人。執政以鼓亂激帝怒。揭榜禁時入言。士人伏闕。本一時忠憤所激。無他腸。但得老成有德望爲衆信者爲長貳行自定矣。帝曰。無以踰卿。拜國子祭酒。金圍城久不能下。乃邀金幣三鎮爲犒。自引去。時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也。今棄之。虜得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使京城無復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立至此。啓寇之道也。今四方勤王。

之師畢集。厚賜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如聞三鎮吏民以
虎爲朝廷守。今若以勤王兵往援之。掩其後。虜腹背受
敵。師必有功。有功而厚賞之。則廟勝之術也。或以盟誓
爲疑。則要盟。神不聽。孔子前言之矣。於是詔出師。而議
者倚和議持兩端。勒無輕進。時又言虜人所至。劫掠磁
相。殘毀蕭王。初使議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北。此叛盟之
大者。而吾欲專守和議可乎。願無惑浮言。竟不用。而太
原諸郡皆陷。時宰請起李邦彥。李鄴復位。時言邦彥曾
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以主和誤國。李鄴奉使失辭。惟
虜是畏。此國人所同棄也。何可復用。命得寢。於是時具

疏王安石曾爲邪說。塗學者目而敗壞其心術。今此
之亂。實安石爲之。具帝紀。詔降安石從祀。毋配饗。而治
王氏言者盈天下。忿疾時。讐視之矣。諫官馮澥至王氏
疏。詆時甚力。會以學官紛爭。罷祭酒。力求去。除給事中。
請益力。以徽猷閣學士奉祠。又懇辭。改待制。時且去。猶
再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規。高宗卽位。召除工侍郎。
入見。除侍講。尋以老疾致仕。卒。年八十有三。時德輿風成。持
養有道。中純粹閎深。而外坦夷冲淡。泊如也。群居嗒然
不言。而飲人以和。比臨事。不動聲色。而剴裁裕晏。井井
也。渡江後。學者稱爲程氏正宗。先達陳瓘鄒浩之倫。皆

尊事之。宋士習以去不屑。孰爲高潔。見龜山晚以蔡京
薦而起。若濡染。慍之也。訾論藉藉。胡康侯誌其墓。言安
國從公游三十年。見其䟽食甘脆。若皆可於口。而未嘗
有所嗜也。狐貉繻袍。若皆適於體。而未嘗有所擇也。弊
廬夏屋。若皆託宿。然未嘗有美而求安也。老之將至。況
伏下僚。子孫滿前。每食不飽。而未嘗改其樂也。公於斯
世。欲樂不存。而援而止之。而止者。獨何心哉。以明道先
生之心爲心。以斯世斯民爲急。裂裳裹足。以從之不俟
屢可也。世以不屑去疑之。淺之乎其爲夫矣。子迴字遵
道。兒時能
力學。指物卽賦。少長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其爲善矯
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止。與人辯詰。發微指極。冰解的

破而平居言不能出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遊太學有聲已葉去從正公受學藐然年少參前進舊游中而正公罷重人士歛衽推先之州人羅從彥仲素初名他師有得詣龜

山學居三日乃知其舊學非也驚汗浹背曰幾枉過此一生時先生語次輒推尊程正公則鬻田裹糧走伊川受學焉久之歸卒葬龜山常終日端坐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確如也里人以其清介絕俗目爲固而郡人李侗愿中謁以書請學則頌共非笑之侗若爲弗聞也者嚴事焉從彥時時靜坐侗退入室亦靜坐從彥令於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以求所謂中者久乃渙然於天下之大本在是而天下之品節萬殊曲折萬變

莫不該攝貫融於是也。而存養日深。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从从力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又曰。學者病在未有灑然水解凍釋處。縱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未足道也。又曰。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磨切。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觀感而化者多矣。其融液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不然。子貢何以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爲學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真。而不自知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中庸一篇指要。必於

心目間實見是理。如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然終
擴充而往。無所不通。於諸經語。孟各極其趣。而深以解
義資論說爲玩物。器志其論治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禮
義。廉耻爲大務。於異端之學。一聞其說。則辭之錙銖。眇
忽之間。而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不可易也。少豪
好馳馬爲任俠。既聞學。默存潛養。一不爲事。所勝終
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畧無頽惰。音吐和緩。作止安詳。精
純之氣。達於面目。形於動靜。自然之中。有成法焉。平居
恂恂於事。若無可否。至其酬酢事變。則斷以義理。有截
然不可亂者。事親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以誠敬具

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秩如也。與族嫗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爲鄰里先。節衣食以賑助親戚之貧困者。與鄉人處。飲食言笑。油油終日也。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大者。固未嘗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獨安而樂之。於畎畝之中。簞瓢屢空。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有來學者。隨淺深誘掖。答問窮晝夜。而要於反身自得。以求至於聖人。知沙縣鄧廸言。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建安朱松。深以爲知言。松沒。子熹從受學。卒有立。則徽國文公也。文公言熹

獲從先生遊。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上達不已。日新又新如此。自程氏兄弟見周茂叔。指掌於無欲真靜之體。實開洪源。龜山得之以南。而羅豫章。李延平。拙關啓鑰。皆循未發之中。爲穀率。至是已五世。得徽國而洛學大昌。研剖章章。而微言亦寢寢絕矣。

徽國文公朱先生熹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父吏部郎松官左溪而公生。因徙建陽。遂爲建陽人。舉進士。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興學造士。苟利於民。身力之。長吏事倚決焉。孝宗在青宮時。合聞洽於海內。比即位。求直言。應詔上封事。言陛下毓德青宮。仁

孝卓然天下之人傳頌道說。既二年于此矣。今正宸極。萬物喁喁向吉。此端本正始。貽哲命之時。因時乘勢。大有爲之會也。况祖宗之境上未復。宗廟之讐耻未雪。戎虜之姦譎非常。生民之困悴已極。又國家治亂。廟社安危之幾。所繫於此乎。聖躬雖未有矢。而帝王之學。何可以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脩攘之計。何可以不豫。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而本原之地。又烏可不加之意也哉。臣聞堯舜禹之相授受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而精曰。一曰。執者。謂生而知之。必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

茂同符古聖。然聞之道路。毓德之初。衡石之程。不過誦
誦文辭。吟咏情性而止。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
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
然私竊以爲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
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願捐去舊習。無用浮華
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畱聖意。延訪真儒。置
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充。務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
底於至精至一之地。而考以六經之文。監以歷代之史。
會之於心。以應當世。天下幸甚。惟陛下深畱意其中。臣
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今日之計。惟

在於脩政事。懷夷狄二者非甚隱奧而難知也。然計之
所定者。講和之說誤之耳。夫金虜於我有不共
戴天之讐。其不可和也明矣。知義理之不可而猶爲之。
則利害惑之也。而所謂誰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夫講
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
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必不能竭其心力。奔走以赴
乎上之所欲爲。進無生處一決之計。退有遷延可已之
資。雖欲勉強自力。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或振。又
何望乎本根之固。守禦之完。恢復形勢之可冀哉。且彼
盜有中原。歲邀金幣。其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命。

力少疲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既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能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中國方且叩首於人以聽其和與不和之決。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汲汲欲和而智慮常陷乎和之中。無惑乎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也。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四十餘年。虜人專恃此以中吾之腹心。縱橫前却。無不如意。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議者猶欲以屢試輒敗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願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之繇。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

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無一之可恃。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於陛下之志。更相啓告。更相激勵。不敢有頃刻懷安之心。數年之外。志氣日充。兵強國富。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其與講和。請地。僥倖於必不可成之計。相去固萬萬矣。惟陛下留意無忽。至於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各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日所徵召諸

臣皆天下所信以爲忠臣賢士。可以正朝廷。正百官。正四海之具也。陛下誠於其大賢大德。使贊元體國。以亮天工。小德小賢。使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進退取舍。惟公是稽。則朝廷有人。而四方之得失可知。郡守得人。而屬縣之治否可察。又何患乎庶事之不理。生民之不安也哉。顧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病民。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者。其失勢者。陛下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之矣。尚在勢者。實繁有徒。根固以蔓。布列有位。而陛下

方且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切切然以惠民而興利也亦誰與奉宣而致行之哉無惑乎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臣未之嘗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下流戍兵棄淮甸不保則長江之險實與虜共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安危形執呼吸俛仰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留意無忽帝初政厲精得疏大感動即召入對辭不許人對申所學甚悉帝世嚮納方赴召時謁延平先生請問然後行已寓書言喜同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有代之到闕對畢即錄呈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乎時豈不講究乎然

時辭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重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蓋是時虛心省已如此。

除武學博士。充樞密院編脩官。會時相主和而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以論會覲絀。公自以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皆不用力辭。不就會。丁內艱歸。尋復召以未終喪辭。於是旨下言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秩。畀祠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乾道五年。以薦召知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居者一十年矣。四辭不得命。乃赴郡。懇惻愛民。興利除害。汲汲如不及。以厚人倫。善教化爲先務。首下教。延訪利病。令父老教戒子弟。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爲諸生講說。郡有賢德者。

禮以爲學官。士風翕然。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蠲減。適歲旱。殫力荒政。諸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稅制錢之屬。各條奏蠲減。必得請乃已。乞轉運常平兩司發粟賑贍。申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方畧。俾分視境內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而上下振給之。通商勸分。多所全活。郡濱江。舟艤岸者。激大風輒覆。募饑民築長堤捍之。其姦豪侵細民撓政法者。峻懲之不貸。郡以寧戢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之。休暇造焉。從諸生徜徉泉石間。質疑問難。誨誘諄至。竟日夕不倦。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

風教大行。明年詔監司郡守。條民間利病具疏言。臣被恩待罪偏壘。遭仁聖求言。不間疎遠。使得輸忠。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塞責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挾撻隱伏。以爲明。是以獻言雖多。聽納雖廣。而實無所益於國也。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爲恤民之本。又在乎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知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而後能言也。欲致其憔悴困窮之極。與所以致此之繇。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

及其措置之方。夫南康爲郡。土地瘠薄。水源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自其平居。固已爲貧國矣。而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儘力耕種。不足以上供。須別作營求。乃能輸賦。是以人無固志。不肯盡力農畝。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出郊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郡諸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亦復類此。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其何能濟。卽遇豐歲。椎肌瀝髓之禍。必愈酷益深。不幸有數

千里之水旱則橫潰四出有不可如何者此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也。夫有田有租爲日久矣。今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物有常限。其間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既不容少有寬減矣。而朝廷發下投軍歸正人等。又來無紀極。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色名額。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

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取之民而將焉往。雖明知其一
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能顧也。夫以罪及其身。尚不暇
恤。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所從
來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才決不可
寬。然國家蹙處東南。恢復未效。所以養兵而固國者。常
患於不足。則兵又豈得而遽減哉。況今將帥之選。率皆
凡流。物望素輕。苞苴結托。以得差遣。故到軍之日。惟務
裒歛。刻剥經營。賈販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
望。愈肆誅求。上之奉權貴而求陞擢。下之飾子女而快
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軍中急

務廢弛殆盡。私欲飽滿。又可以束裝問塗。望他軍之積
爲已資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
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
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數計也。若屯田民兵
二事。尤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有絲毫
尺寸可見之效。任事之臣。方且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
賦。戕伐邦本。以膏潤之。其亦悖矣。今欲計軍實以紓民
力。必盡反前之所爲。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
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
曾立勞効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其軍之汰卒。

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歸之屯田。使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才勇伎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罷去諸州招軍之令。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令與屯田民兵之法相表裏。而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付以重權。久其事任。徐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而功效不見。未之有也。乃目前之最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旣覈。屯田旣成。民兵旣練。則上項量撥之。

數可以漸減。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庶幾窮民得保
生業。曠土以次開墾。公上之賦。可不程督而登矣。此臣
所謂治軍省賦之法。然也。至於所謂正心術以立紀綱
者。則非臣職之所當言。然天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
有雖欲不言而不可得者。敢昧死冒言之。夫網無綱。不
能以自張。絲無紀。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紀
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
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
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天下之紀綱也。然
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

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公。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君心始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者。凡以先後從吏。左右維持。務使此心無頃刻失正而已。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二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援引。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

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等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承望其風旨。其稍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而終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也。勢成威立。中外靡然。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也。蓋非獨壞陛下之綱紀。并其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

時而可雪耶。臣誠愚闇。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赦而不誅。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顧猶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爲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天子時稍怠縱。溺近習。又主先入之說。頗厭儒。讀奏事。乃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會陳參政俊卿薦。帝不懌。右相雄曰。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是適高之也。不若因所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帝曰。善。命提舉江西茶鹽。會浙東大饑。相王淮力薦之。改浙東。即日先騰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過闕召對。陳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輻

蟻約僚屬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單車。簡從衆。所需皆自齎。秋毫。不及州縣。雖窮山遂谷。畢造拊存之。郡縣官吏。憚風裁。惴惕。若使者常壓其境。有解印綬去者。諸措畫。不遺餘力。始帝以儒生。不閑世務。爲大言。厭薄之。至是喜曰。朱熹政事。却可觀。相淮贊之曰。熹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徽猷閣。會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於淮同里。爲姻家。榮遷江西提刑矣。公至境。赴愬者紛然。具得其不法狀。條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公。公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

志。嗾御史鄭丙陳賈。詆道學。假名濟僞。軼之。遂奉祠。而海內尊嚮愈益衆。久之。淮去位。相必大力薦。除江西提刑。促入對。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卽入對。毋爲及之矣。公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遂探上意爲面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勞矣。時魯覲已死。王朴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帝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部侍郎林栗者。自名寧而倨驕。先數日。與論易西銘。不合。志之。遣部吏抱印迫供職。以

疾請遽疏醜詆之爲欺慢。公力請去。帝以栗言過適欲
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乃罷栗申前提刑之命。力請祠
去。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敦促
之。不赴。投匭進封事曰。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有
重病。自心腹達于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起居
飲食。王有妨。而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已望之而走矣。
然天下事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大
本與今日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天下大本者。陛下之心。
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
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已。夫人主以耿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符驗之著。於外者。先於家人。次者左右。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若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左右陪侍。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賄。以紊朝政。此左右之正也。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綱紀得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脩。而無阿私之失。則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

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而不顧於冢宰之官。制以有司之法。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宗廟之中。朝

廷之上。此所以繇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白純粹。無少瑕
翳。而可以爲後世法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所以精
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
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秘。臣
不得知。然不見其形。視其影。不覩其內。占其外。則爵賞
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不勝籍籍。則陛下之所以脩
之身而行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
便嬖之私。淵覲說井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下已無
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
之愚。終竊以爲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其有罪無罪。白不當論。况其有才。適以爲姦。有罪不可復用乎。今陛下反以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臣所謂天下大本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古之聖王。所以教世子者。必選端方正直。博聞道術之士。與之居處。而又爲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以嚴之。以爲是天下之本。不可以不重也。今師傅賓客之官。既不復置。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得人而稱職者。蓋已鮮矣。而又

時使邪佞儇薄闖冗庸妄之輩得參錯乎其間所謂講讀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啓沃箴規之效其左右春坊則直以宦者數輩掌之又何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哉雖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而人心難保氣習易移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亦何可不謹習而豫防之也况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典東宮除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流皆置正員不爲兼職陛下又以時召見

使侍燕遊。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所服行而有效。與勉慕未能愧悔未免者。時從容而啓迪之。則聖子神孫有得於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統業垂永久而無窮矣。此急務者一也。夫以陛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正公之人。而後可勝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盡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又有以溺之一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必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揀選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

得其至庸極陋。可保其決不至於有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反得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而用之。彼其以人臣而竊國柄。畏忠言之悟主。而發其姦也。故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也。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與之共政。以自蔽其日明。自壞其綱紀。使天下咸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雖名爲大臣。而

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隸卒之爲而已其尤甚者則又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天下至其敗露以去則又引其黨類而列布於朝亦何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乎願目今擇相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不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思如此而猶不得其人臣不信也夫以陛下之憂勤願治又豈不欲振綱維而美風俗哉然而不然者以明於內然後可以齊夫外無諸已而後

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天下不正之人。常得窟穴。盤據於其間。則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科。賊污狼籍。爲暴於外者。亦因是不復根治。究之名爲降官。而適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竊料陛下之意。非全不悟其爲欺也。必以爲人各有所私。我旣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聖朝廷之心。姦賊之吏。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則亦非

細故也。綱紀不振於上。故風俗頹靡於下。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或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指爲道學。名以矯激。而衆其排擠之。蓋自朝廷以及閭里。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又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

術者矣。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忍復循行之哉。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言。今天下無變。雖有伏節。死義之士。安所用之。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其平居。誠未有用。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以彼其人。臨事變。而能外死生。則在平世。必能無慕于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在平世。必能不屑乎詭隨。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知後日當有變故。而豫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謂此等人才。今無所用。而惟重爵祿。輕名義之人。則以爲

不務矯激而尊寵之。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一旦橫發。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上不識爲何狀者。始復不幸而著其節。天寶之季。世是已。嚮使明皇早得巡遠杲卿之倫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不至有此等議論。而小人借託聖訓。以蓋其姦。則足以深沮天下忠義之氣。而傷其心。陛下亦可反求諸身。而亟思以變革之矣。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可指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納之內帑。顧以其

有名無實。積累掛欠。載簿籍不可稽理者。撥還版曹爲歲用之需。其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而版曹經費。不失歲入之數也。聽其言誠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消月鑠。以奉燕私之費者。不知其幾矣。曷嘗聞其能用此錢。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州縣督趣。鞭笞日峻。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之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

風競爲苛急。而稅外無名之賦。日益繁多。此民力之所
以重困也。臣聞諸將之求進也。先括剋士卒以殖私財。
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然後私人者以其姓名潛達陛下
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然後付之軍中。使自什伍而上。
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而薦之。陛下但見其等
級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爲公薦而得人矣。而豈知其諧
價輸錢。已若晚唐債帥之所爲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
而所以遴選之者如此。則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
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
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矣。如是而望其脩明。

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陛下之心。心一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亦將爲文具而已。則所謂大本者。又急務中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也。今之論者樂因循。則曰陛下之年寢高。天下亦幸而無事。不宜更以多事自擾。夫自古天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使功成治定。一無可爲。尚當朝兢夕惕。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近。在

堂與之間遠在數千里之外者。何可勝數。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顏墮之不可以久。欲自奮於一擲。然不知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罷兵講和。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積至于今日。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尚不勝其可慮。又何敢度越意外。思復故疆。撫憤耻。而爲不易爲之事乎。故臣願陛下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孳孳於正朝廷脩政事。以馴致其效。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掌抵劍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

老之學有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不約
自合。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當世之務。則寧
以管商之一切行之。臣以爲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
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
爲空虛也。此以爲真實。故雖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
萬理森然。無不畢具於其中。至感而通天下之故。則必
順其理。而無一事之或謬。彼以爲空虛。則徒知寂滅爲
樂。而不知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有邪正
之別。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繇彼之說。則本末

積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妙明寂靜者。而無
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是以程顥嘗闢
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陛
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以爲真於聖人之道。有合而以
儒者之學爲最下。至於應務。則浮屠之說。不能以自行。
獨取管商一切功利之說。而行之。臣竊爲陛下憂此心
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流注於胷中也。闢異學特精確臣事
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其間得望清光。不過三數而
止。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

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已覺非昔時矣。臣之鄙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盛德。亦未能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竊昌萬死。瀝肺肝以上。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䟽入。夜漏已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將爲燕翼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秘閣脩撰。竟中沮。而帝亦內禪矣。光宗卽位。改知漳州。臨漳俗薄陋。不隆禮。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自述古今禮律。開喻之。又採古器。贅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

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竊爲庵舍。以居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耻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處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才。分擘諸利病甚悉。且悉究方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訛稱不便。詔需後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轉運副。辭。除知靜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至鎮。老稚攜扶於途。次迎迓。幾填塞不可行。脩武

備戢姦吏。抑豪民。而主於章教興學。長沙人士夙向學。以益奮。鄰郡數百里畢來學。至坐不能容。誨誘不倦。士競鼓舞。洞獠擾屬郡。以禍福諭降之。孝宗崩。哀慟不自勝。又聞帝以疾不能器。中外洶洶。益憂懼。乞罷會內禪而止。寧宗爲嘉王時。官僚彭龜年說春秋。王稱善。問誰氏說。頓首曰。朱熹說也。自是每進講。必問熹說如何。以對。輒稱善。而翊善黃裳盛推引。以爲天下第一人。王以不得見爲恨。既即位。從相汝愚請。即召對。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許。入對言屬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

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猶有可諉者。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正之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靖定省之禮。日夕怨慕號泣。祈哀篤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臣不信也。始入侍。奏對懇切。帝開懷容納。數論盤銘丹書之旨。編次成帙。進帝悅。令點句來。他日以請。帝曰。甚善。官中常讀之。其要惟在求放心。頓首而對曰。幸甚。陛下日以求放。

心爲主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臣以輔之。數召大臣。切
勵治道。群臣進對。賜溫顏。反覆究之。求政事得失。訪民
情休戚。因以察其人之邪正。此治要也。帝甚嚮信。會孝
宗山陵土淺薄。不任葬。力言不宜偏信。壹史委衣冠之
藏於水泉砂礫之中。帝以未居大內。名體不甚正。欲葺
故東宮居之。又力言。今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萬姓。
饑餓流離。正恐懼脩省之時。而興大役。拂天人之望。且
壽皇在嬪。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
尊老之年。筑然憂苦。晨昏侍養。不可或闕。乞罷葺宮工。
料。回就慈福重華間。草創寢殿以居。又言。陛下以世嫡。

承統承重之服。若。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追復數千年曠廢草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器之服。願勉循行。皆不報。會孝宗祔廟議。迭毀於朝。端不合。而韓侂胄寔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官。先生念國柄旁落。此始也。疏力爭。侂胄大憾。深傾之。帝亦厭其事事間適。內批罷奉祠公。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公獨以侂胄用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丞相。當厚賞酬其勞。謹勿使預政。有微漸。不可忽之。

語。汝愚方謂其甚。耿易制。及公既去國。丞相逐。而中外

大權。遂盡歸侂冑矣。

事具帝紀中

居無何。侂冑誣丞相以不

軌。欲誅之。舉朝無敢爲關說者。公自以繫銜侍從。義不

容默。則灑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旨痛切。諸生迭諫。

以爲必賈禍。不聽。請筮之。遇遯之同人。乃默然。取諫章

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又以疾乞

休。不許。以監察御史沈繼祖章詆誣。落職奉祠。尋致仕。

公既去。侂冑勢大張。鄙夫憚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

正士困辱。從遊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

伏丘壑。依阿異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

辭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久之有旨守朝奉大夫致仕而侂冑怙縱侈溢甚。坐開邊釁危國。見誅殛。其徒黨亦根株斥戮矣。公生而夙成。始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卽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授以孝經。一閱。封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間從群兒戲沙上。衆方挑達。獨端坐。以指畫沙。就視之。八卦也。吏部公師事豫章羅先生。而徧友當世賢傑。篤於學。及病。亟呼而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者。學有淵源。吾所敬畏。我卽死。汝必往師之。惟其言之爲聽。原仲。胡先生憲。致中。劉公勉之。彥冲。劉先生子翬也。文公旣免器。

以告三君子稟學焉。時生十有四年矣。遂慨然有求道之志。舉進士。聞延平李先生。得伊洛正傳。慕之不遠數百里。徒步從受學。專精潛默。論難輒造微。初頗陳說理道。李先生曰。公懸空理會。得種種理道。而眼面前事不理會。何也。此道無他。諺巧。但就日相問。平實處。施功爲的。始一意於下學。初從僧謙開善者遊。有省發。故淫於宏闊勝大。後有見於學脈。輒洞晰其非。精思實踐。而學造益深。李先生亟稱之。

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力行。可畏。又曰。元晦脫然。

已。自念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猛厲奮起之心也。以學士黃中德器靜重之昭武謁焉。先以書請納拜。乃後見。

以南軒張

氏之學。徃問焉。與深契。以爲超

然太極。眼底無

也。已。又於東萊呂祖謙切磨最密。

深。公於學。既有所從受。無極太極之理。分更漏特精。而
守正公。自下而上。語爲學的。以爲學。莫要於敬義。中庸
語脩道之教。必始之戒謹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
明德之序。必先之格致。則精義之端也。動靜交養。誠明
竝進。則又太極陰陽混闢互根之妙也。又以爲致知不
以敬。則昏且紛。知何自致。躬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
成始成終之要。作箴以自警。其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奉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
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
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其論格物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是
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
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有惻隱羞

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

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已也。所當格也。外而觀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則者也。學之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自身心性。以達於人倫日用。繇天地鬼神。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

所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

今嘗未學

爲外義爲求理於外可謂厚誣矣

故其學以敬義夾持爲省括。思慮未

萌乎。則知覺不昧。事物填委乎。即品節不差。幽探乎無

極。太極而實不離於日積月累之功。太極於參贊位高

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迨蓄久而資深用裕而

行熟精粗內外豁然貫通。而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

歔然不自足。而日新不已也。晚學成德尊。自信於精明

的確。舉凡天下各以其見爲學者。或侈於務博。或流於

徑約。則又擣其巢穴。砭其隱微。摧陷肅清。使學者繇於

大中至正之一而不惑於他岐。於衛道爲尤功。其平居

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別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憊而瞑坐。坐而起。起而步。間以浩歌。迨中夜而寢。寢而寤。則擁衾危坐而徐起也。自少至老。和寒盛暑。造次顛沛。壹未之嘗。間奉親極孝。撫下慈。有恩。閨庭之內。斬如也。怡怡如也。家庭享祀。丘墓展省。齊戒陳設。滌濯烹飪。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滄泗交流。不自禁。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退乃油然。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飲食纓經。各稱其情。客至延遇。稱家有無盡其懽。自

奉主約親故雖疏遠必篤。於鄉閭雖微賤必恭。吉凶慶
弔。與卹問遺。恩禮靡有闕也。其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
辯嚴。不容凌躡而進。於爲己務實。辯義利。毋自欺。謹獨
之訓。則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於讀書。必使規摹於
大學。以綱紀語孟之精微。熟復於論孟。以淪洽聖賢之
平質。而後會歸於中庸。以知夫聖學闡奧之在於是也。
然後令治一經而遂學之。虛心易氣。章求其訓。句索其
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始以
熟復。繼以精思。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使
意定理明。心專慮一。而無躁易陵節。貪多欲速之患。若

河海膏澤漸

釋理順而後爲得也。從學者

未喻。必委曲告請。問學者未切。必從容警成。務學篤則喜形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雖疾病支離而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於戊夜。脫然沈疴之去體也。一日不講。則惕然以爲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句。牽率於訓詁。慮道無傳。頗時時指示本體。使深思自得。而知者蓋已鮮矣。捫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筆翰。流溢海外。雖夷虜亦知慕其道。而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也。學禁作。屢空晏如。與諸生日講切不舍。有請儉德避難者。公曰。禍福之來。命也。安得避間。

者曰。先生於天生德於予之意。有之矣。如微服過宋之義何。公曰。熹不曾銳身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猶不得當何所爲乎。有以書諫者。答之曰。流竄放極。久置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先自匆匆。若仰人鼻息爲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比寢疾。猶力爲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著。是去非。積習久之。自心與理一。又曰。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既疾。不能興。諸主人問疾。丁寧以堅苦問學爲勉。整衣冠。就枕而逝。

訃至。及門士與聞風慕義者。

莫不相與爲位。聚哭時禁不避也。公學正識周。慨然以
繼往開來爲已任。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經不明
而道統之傳因晦也。故大肆力於四子六經。於凡關天
命人心之與。入德之門。造道之基者。既窮深微。爲開闡
蘊奧。以詔來者。至詁訓音釋。亦皆旁集衆說。沈潛反覆。
求至當而折其衷。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學啓蒙。詩
有集傳。大學中庸有章句。有或問。論語孟子有集註。太
極圖通書西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榦。書傳有音。屬
蔡沈。而手訂是其典謨所編輯。有近思錄。有小學。有宋
朝名臣言行錄。有伊洛淵源錄。小學書最精實可服行。

其學庸論孟則更定數四。沒前四日。猶改大學誠意章。曰。是人鬼關也。其拳拳明道垂世如此。下至韓文有考。吳參同契有註。而楚辭集註。又其晚年所作。以寓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之心。通鑑綱目僅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世所傳家禮。則丁母夫人憂時具草。已亾之。迨公旣沒。而後其書始出也。皆未及更計。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歲月幾何。時固有不瞻矣。季子在。類次其平生所爲詩文尺牘。曰文公大全集行焉。其門人黃幹推尊之。以爲繇孔子而後。有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繇孔子而後。有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歎以

爲集大成云。

嘉定初贈中大夫實謨閣直學士賜謚日文累贈通議大夫其後理宗益尊信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配享孔子廟庭

鄧元錫曰自永樂中。

成祖章顯朱學爲道統繫也。徽國文公書自

帝王國胄。下逮閭巷山谷之氓。髫而業之。竟白首遵用誦習之矣。弘德來始頗有評論嗟夫。

國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遺教。於金科玉條並而風氣質淳。先民言行。純師純法。伊誰之力也。予讀文公大全集。若行狀年譜歎焉。公當宋渡南。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不見所畏。綱紀國論。必以其道。乃履

困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嗚呼。豈直
言哉。言之立。豈不以人哉。善乎。吳幼清之慕贊之也。
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
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嗚呼。盛矣。

帝王國貴下。藝圃志山谷文苑錄而業之。竟曰首數用。如甄章鰥米學。爲能就。然此將國文公書自。

證天賦曰自永樂中。

太福里。姓計。固公。如。

計國公刻

4

莫安怀觀

實類

學士





DS
735
A2
T4
u.47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九

明旴郡鄧元錫纂

宋儒學傳

蓋宋自藝祖首重儒。廣學官之選。令諸州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之士以充。博士聶崇義表所著三禮圖上。天子嘉訖。下學士平議。頒其圖畫之。國子監講堂。崇義洛陽人。而開卦處士王昭素篤學有至行。通九經。深於易。以學士李穆薦。召入見便殿。講易乾卦。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學士風焉。昭素純質篤厚。鄉人爭訟。不詣官。就其廬決之。每市物。如所請予之。不問。

家有一驢。人多從假。將出先問其僕曰。外得無有假驢者乎。對無有。然後出。子仁著亦以隱德稱。命學

士邢昺兼諸王府侍講。真宗在潛學焉。既即位。昺自陳羸病。曹州故鄉乞假歸視田園。帝命坐慰勞曰。便可權本州。即拜工尚書。知曹州兼職如故。尋召爲禮尚書。病親臨問。則猶以舊講恩也。時博平孫奭以九經及第。累龍圖閣待制。守道自處。無詭隨。於帝前說經。至治亂之際。未嘗不爲上反覆申繹之也。取五經中切治道語彙爲編。曰經典微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勸鑒。祥符中。奉天書祀汾陰。皆陳義顯諫語具。帝紀中。仁廟即位。奭與直學士馮元爲侍講。帝或時左右顧及容體。

不正。即拱立不講。帝悚然改聽。乃卒講。朝有大典禮。大
故。下儒臣議。必條往古中正合彛法者。陳請施行。時有
臨淄賈同。亦篤學好古。天聖初。上書請罷宮觀。正符瑞
之謬。又言冠準忠規亮節。宜還內地。其忠亮於夷畧相
似。可謂曰儒。有安丘楊光輔者。居馬耆山。以五經授徒。
子安國傳業。真元薦之。得父子並召。光輔講無逸。安國
講孝經四章。帝悅。安國因請書無逸於邇英閣。後屏帝
曰。朕不欲背聖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置
坐左右焉。

馮元。字道宗。始平人。生七歲。母夫人授之易。是夕夢元
吞紺蓮花。旦撫之曰。善讀此。後當以學顯也。父爲保章

正不欲元疇其榮遣從孫宣公受經而友崔頤正元嘽
嘽若不足中敏力甚於經典故訓師承講貫畢切磋商
之出入服褒衣冠習矩步如大賓祭不妄交惟樂安孫
質吳陸參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貞諒而才時號四友
家貧盛冬無薪燎夜獨市瓶酒與圭對編簡研誦一再
酌自溫或達旦不寐舉進士調臨江尉會有詔流內銓
集吏明經者補學官元投牒通五經諫大夫謝泌主試
事嘻笑之曰古經生治一經皓首未達也若少爾若爲
通五經耶對曰一以貫之可矣謝快經義疑晦者與參
詰元言簡氣愿條析詳明謝爲歛衽即以聞授國子監
直講繇是馮五經經學聞京師矣公卿大夫爭遣子弟
從受學擢崇文院簡討待詔殿中真宗命講易泰卦元
既通繇象具言君臣所爲輔相財成之道以獻帝悅時
閣學士待制諸員爲縉紳譽處元資淺特置直閣預內
朝寵之召燕見說易盡上下經帝歎以爲元說易通而
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它經生專一門者比也賜三品
服王文正旦當國合子弟從問易而自於屏處聆之見
元溫粹亮格乃親從授老子會帝欲得肅艾長者侍太
子經且以元對或問以爲年少不用用博陵崔遵度遵
度卒擢右諭德入勸講仁宗即位升直學士侍講與孫

宣公執經進進師弟相提衡諷帝於學已又與孫同判國子監進龍圖閣學士同脩三朝正史進諫議大夫會莊懿皇后改祔啓故壙沮洳元故爲監護使坐解官守河陽太學官屬爭詣丞相府請留元固請行至郡清靜不作條教民便安之王沂公會入對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纖介棄外馳傳召入爲禮侍郎兼翰學士知蕃官院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元自以嘗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獻金華五箴帝手書褒答卒贈戶尚書賻家元簡厚恬任進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門無雜賓雖經生承問終日談便便惟謹無戲言情色執親喪惟禮出治官入不問家產夜讀書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章程之事而治易及太玄尤精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學問精博舉進士孫宣公辟爲兗州教授年五十以節度推官來京師求調近臣龐籍韓琦明鎬等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加崇政殿說書進天章閣侍講會趙元昊反命輟講師民條上咨輔相命將帥簡侍從擇守宰治軍脩邊納諫等十五事因獻勸講箴師民訖經往往傳經義以悟主意帝甚禮異嘗盛夏屬疾帝飛白書圍扇爲和平字賜之累請外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爲詩寵行將行會

日食上䟽言臣非瞽史不知天道謹率愚意以經義處之。是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口在丙丙爲火火爲正陽水火相刑豈陰奸陽下侵上之應歟昔宗周之衰時王失德十月之交詩以爲刺今聖心慈儉恭仁動自儉約無所失道而天變警切不可諱也願容丞弼心膂之臣洎近侍耳目之官擇其忠紳者與楨棟內外百僚及州縣牧宰使下蒙上邪撓正者不得作三遷刑侍郎復顧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傷幼器父不逮養有母竭力以養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吏治極慈恕惠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而經學尤深時有雷澤高弁者性孝友爲文章率本祖六經喜仁義著帝則三篇與李迪賈同朱頔相友善而石延年劉潛師焉蓋是時洛學未興而儒學敦篤業已出唐五季上乃穆脩伯長李之才挺之胡先生又程邵學所自出嗚呼盛矣脩河南人之才青社人也脩剛介不與庸俗人伍議事堅明多詆訶讀書不治章句以种明逸放嘗從陳希夷

先生博受道也。師事之學道已與尹師魯洙爲古文第
進士。調秦州司法參軍。不獲上。失官。母老。徒跣負父櫬
合葬焉。糊口四方困甚。而毫豪有持白金五斤爲壽請
文者。投字下。不顧之才。從受學。嚴事之。脩卅急多怒事
之愈嚴。卒盡得其易傳。第進士不調。以薦改大理丞。爲
緱氏令。辟署澤潞判官。卒。

胡先生瑗。

字翼之。

泰州如皋人。少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夜

不就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署平安字。卽投之。澗
中曰。徒亂人意。久之學成。以范文正公聘主湖州學。一
準古成德達材之教。科條備具。使學士立達有造。頑傲

者有革也。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經轉相授受。法嚴而信。道正而尊。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脩學。大者具學較考中。召定雅樂。自免歸。後天子用大臣言。建太學京師。下湖學取瑗故所造士法爲之式。而召瑗爲國子直講。瑗推誠教育。待諸生如已子。而漸涵之以禮樂。甄別人物。諸生中有經術文學氣節及長兵農水利者。皆甄聚而分處之。使相與講習。時使前論質從爲之折衷。當是時。自遠來學者。房舍不能容。櫛旁近舍居之。歲禮部貢舉所得士。十常居四五。其高第弟子知名當世。列顯仕者甚衆。其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

皆循循雅飾醇厚和平之氣。可望而知也。出而仕。往往知稽古愛民。適於用。番禺有商遣子來學。子佻達盡費其所齎金。卧病途旅中。父來視。攜謂瑗言故。瑗念是宜先動其心。而後可誘使從入也。手一編授之曰。讀是可與進學矣。其子歸。發視則素問也。讀未竟。惴惴懼夭折。悔自責甚痛。請自新。瑗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伊始。其洗心向道。毋虧體辱親可也。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無懷昔悔。子大感。卒成學。已有疾。乞骸。天子數使使存問。力請以太常博士致仕去。去之日。太學諸生及朝廷賢士大夫。送之國東門。塞衢充路。都人嗟歎以

爲前未有也。蓋師道廢久矣。瑗學本躬行脩之家。已學成德尊。實始與泰山孫明復以經學稱大師。而二人者言經不相說。因氣忤在太學。坐常相避。然皆爲名儒。而瑗之承傳最盛。熙寧中。福唐劉彝入對。語稱旨。問安從受。彝言主臣。臣師瑗。學有師法也。帝曰。瑗文學孰與王安石。彝對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萬世不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潤澤天下之民。歸於皇極。其用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耳。臣師當寶元明道間。病聲律浮華之文。明體用之學。以道德仁義教化東南。其時安石方脩進上業。臣未

知其孰優且。臣師敦學始蘇湖。終於太學。夙夜勤瘁。二
十餘年。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人。今學者知聖人明體適
用之學。爲國家用。皆臣師之功也。帝問其人。對曰。若錢
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
皆陛下所知。餘不可悉數。帝嗟嘆久之。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石介守道。兖州祥符人也。復
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治春秋。深通著尊王發微。大
約本於陸淳。而發以己意。魯多儒。石介稱尤賢。自師尊
之。復年四十。貧不娶。李相迪欲以其弟之子妻之。復不
就。介與弟子進曰。公卿之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處側陋而妻之。是高先生之行。而尊慕之也。先生宜
因以成丞相之賢。乃許焉。孔給事道輔高伉守節。不妄
交。介夙與亢禮。道輔就見復。介執杖屨侍先生。坐則立。
升降拜扶之。及往謝。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又繇是
始識師弟子之禮。頌其歸嚮之。以范富薦。召拜較書郎。

國子監直講帝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見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於先儒異遂止坐介得罪貶監處州稅稍遷判陵州翰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遐棄乃復國子監直講遷殿中丞卒詔賜錢十萬公卿大夫士及諸生相與弔哭賻贈者甚衆方病時樞密使韓琦請選書吏給筆札命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所著書上秘閣官其子一人介爲人樂善疾惡出天性在畎畝常先天下之憂其言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在其位則行其道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苟用利施於天下何必在我不行雖獲咎何悔焉於是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指切當世無顧諟患時文靡弱日甚佛老爲蠹耗夷狄病中國以爲去此三者而後可以爲治又著唐鑑以戒切姦臣官妄宦官世競擠惡之介自意不爲變曰吾道固如是也吾勇過孟子百矣舉進士判嘉州丁內外艱去官所跣足耕徂徠之野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器辟御史臺主簿上書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反諸僞國後出爲鎮南軍節度掌書記久之以薦召爲國子直講益尊師道勇負荷從游者益衆以韓魏公薦直集賢院以作慶曆聖德詩爲夏竦所讐疾謫判濮州卒會徐州妖人孔直溫以狂謀逮治索

其家得介所爲詩介已死竦以爲北走契丹相結約請發棺驗尸語具帝紀中是時有彭城劉顏子望西充何群安丘田述古皆稱儒顏舉進士知龍興縣坐法免居鄉里教授常數十百人馮元蔡齊錢易上其所著書除任城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群好古以爲今世士語言動靜多情肆者以冠服非古也請復古衣冠後世取士專文辭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詩賦請復古選舉石介大善之以爲人也行仁義而不知饑寒之切已也人士翕然注仰之述古事安定先生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元祐初西都畱守孫固以遺逸薦除襄州司法以老不任吏辭不赴後固守鄭奏以爲州教授述古淳靜簡易與人交傾盡久益親不合意毅然去之於書無不學而於易中庸論語最深居洛邵程司馬諸公皆賓遇之其論易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而不知易固只在日用間也初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易客造之談易儉廉木不兼食不屬裕如也而急朋友之難悉力欲護焉

陳襄

字述古

福州侯官人少孤事繼母孝教弟以義方時

學方沉溺於詞賦彫琢之文。古所謂知天盡性之說。茫
不知其解。襄與州人陳烈。周希孟。趙穆。三人者。倡於海
濱。切劘於躬行。聞者始皆誹笑。而四人不爲變。益堅。旣
稍信嚮。又從而化。稱爲四先生。雖誕傲者過其門。靡
不肅也。於是四先生之名傳四方矣。從學者益衆。襄王
蒲城簿。攝縣事。邑僻遠。多豪族。請託前後令。莫能制。襄
夙興夜寐。訟立決。獄久難聽者。排想引繩立正之。無宿
留。每客至。令數人環侍。私謁者無從發。邑人知襄之不
可以私于也。皆屏迹退。而民大畏愛之。因諭邑富人出
餘積繕學。學成。群邑子弟其中。爲誥說不厭。士自遠至。

者數百人。部使者至。條邑事便民者以上。請施行。人受其賜。遷仙居令。仙居故僻陋。民不知學。襄作書教之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成器。隣保相助。無情農業。無作非爲。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歲旦滿。屬耆老告之曰。吾秩滿且去。有子弟亟遣來就學者。老感泣咨歎。率子弟翕然從之。襄教導諄諄。行每過社稷及廟學。必下學。者興起。縣西有官圃。縱民得耕種其中。所興建必爲民。

利其賦課不督責而民樂輸之。知常州興學如僊居州
運渠爲震澤積水所過。不得北入江。爲常蘇數邑農田
患。襄行視地可渠者。步丈尺易民田。步畝分授而浚之。
深廣有制。不閱月而渠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
有所泄。田不憂旱潦。歲以數登。治平初。召還朝。閱公帑
得雜收無名錢數十萬。度積年逋負未償。力不足可矜
者。代之輸。老幼攀車遮號不得行。知河陽富鄭公以使
相判府事。或譖襄名與學實誘邑子資過客。弼疑焉。人
勸襄毀鄉較以弭謗。襄不爲動。造士不少懈。富公廉知
之。大歎服以爲賢。薦諸朝。爲秘閣較理。及再相。引爲上

賡而襄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新法行。以侍御史言。安石首倡興利。而升之絳。皆附會得進。是中書大臣相率而言利也。乞求道德經術之贐用之。不然。去王政甚遠。章留中。遷脩起居注。尋直學士院。帝訪人才可用者。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惡之。擿書詔小失。罷知陳州。疾病。妻子環泣。求遺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而化。學者即所居村稱古靈先生。烈性介僻。篤孝友。士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居親。器毀甚。祭追養如生存。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嘗數百人。屢薦召官不起。命教授本州。在職不

受祿。問遺亦絕。年七十六卒。穆醇謹好學。讀書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爲嘉王府侍講官。館閣三十年。在王邸一紀。非公事未嘗謁宰執。知越州有惠政。元祐初拜國子祭酒。講授無間寒暑。童子見必朝服延接禮之。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身教。已從楊王荊王請復侍講。學諸生請留。命以祭酒兼翊善。六年請老。給事中范祖禹疏。穆精力未衰。於師範宜稱。願毋聽其去。不報。太學生數千人詣宰相請留。亦不報。去之日。空國學出汴東門攀慕焉。

希哲。

字原明。

正獻公公著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

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然教之。事事令就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盛服以見長者。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行步出入惟謹。無得至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入於目也。正獻公判潁州。焦先生千之百強。客州守歐陽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禮致之。令諸子從學。諸生小過差。焦先生端坐召對。竟日夕不語。諸生惴惴請自改。乃少降辭色。時希哲年十餘歲矣。內則正獻公與申國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訓切之篤。故德

罷備而學以夙成。始從胡安定於太學。與程正公同館。

首師事之。後遍與當世諸名公游。已又好內典。從高禪

問質也。

晚從高僧圓照宗本修顯遊。盡究其道。每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或問之曰。二程先生所見如

此高遠。何以却闢佛。公曰。爲見得他太近。二先生所闢佛者。皆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故其學不

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造本根。守官京師。

未嘗謁臺諫。遇遷轉。乃一見執政。外此無見也。少以世

契從王荆公安石游。王秉政。欲用其子雱侍講。引希哲

先之。持不可而止。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

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也。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

貴賤壽夭之所繇定。又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

其惡日夜自簡點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豈有工夫簡點他人耶晚坐黨禍居真揚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晏然日讀易一爻默坐澄思夜召子孫評騭古今得失久之方罷務自省察較量以觀所進雖造次顛沛未嘗少動心

嘗言十餘年前楚州橋壞墮水時安坐轎中然心猶覺動數年病困稍勝前今大病不動矣

蓋

定力如此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衽席上未嘗戲笑云時有興國李朴

字先之

坐言孟后不當廢勅停後以薦起累國子祭酒召未至卒自詩墓云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豈所謂識其大者與然不可詳矣

胡安國

字康侯

建州崇安人。幼有大志。少長入太學。於同

舍生。賴昌靳裁之所。聞程學。遂盡心焉。紹聖初。登京策

進士。主熙豐。安國獨推明大學治平之要。以漸復三代

爲對。舉第一。京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抑之。帝命再讀。諱

聽之。稱善。實第三。除太學錄學。子輕俊。有時名者。行不

簡而敗。爲請者甚衆。安國曰。錄以行規矩爲職。才而縱。

不繩直。何以端士習乎。竟斥之。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時

蔡下制苛法。錮士。安國言。建學所以成人才。非亶爲法

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法外有所畏。不當束於法。

於是本聖門設科。成周造士。先德行。後文藝之意。勸誘

之。所至訪人材。詢利病。禮下其賢士。而公刺舉以風之。
始蔡京以同鄉故。欲牢籠使爲用。不得。心恨之。會舉遺
逸。安國以布衣王繪鄧璋者應。於是吏訟言二人者。故
相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爲請託也。請推治。京大喜。賞
告者。命湖南置獄推訊。坐除名。宜和中。稍除提成都路
學事。以親老。謁告。會更內外艱。太息曰。嚮所爲欲仕者。
爲親也。今已矣。卽萬鍾何爲。遂築室墓旁。課耕種。自給。
潛於學。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注。至都。得寒疾。而淵
聖趣召對。坐後殿。需之。安國入。具劄言。明君以務學爲
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宜擇大儒明治道本原者。虛懷訪

問稽古正學。以深發聖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先定爲不可易之畫。君臣固守而力行之。故有志必就而功成。今紀綱大紊。風俗下衰。大命將汎。自非掃除舊迹而一更張之。將姦雄無忌。夷狄肆行。不復可得振。願詔大臣詢修攘之方。畫一具進。下臺諫及百官博議。擇其可施行者。定爲國論。斷而行之。帝甚嚮信。語日昃乃退。時暑甚。汗洽帝衣。而相耿南仲深媚嫉訾短之。會中丞許翰入見。帝問曰。卿識胡安國未。對曰。未也。然臣知其爲人。自蔡京得志二十年。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安國一人。帝喜。除中書舍人。時中

書侍郎何臬議分置四郡都總管以抗敵安國言今州郡太輕勢不容無通變而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四道則權復太重不無尾大不掉之憂但委諸路帥得專軍旅歲舉察其部內爲京師擁蔽足矣臬方得君欲自當南道於安國故嘗有推挽力而安國會不爲之地大恚之謂人曰山林之士不可用乃今信然會耿南仲傾正人吳敏李綱皆罷去吏侍郎馮澥復阿意劾其黨安國言陛下聖性寬平無私好惡廣開衆正之路而澥復言欲殄黨與以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今何忍更用使國勢離渙乎陛下卽位

數降德音。欲追復祖宗之良法善治。而澣猶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再規紹述。此國論所繫。可爲大懼者也。於是南仲。解及卓等。訟其擠詆之。出知通州。行次襄陽。而虜復薄都下。復命召。不達。建炎初。以給事中召。辭。而黃潛善諷給舍彈擊。命遂寢。久之。天子益聞安國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辭。不允。既至。除給事中。帝召見。慰諭之曰。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講。手左氏傳付之。令點句正音。安國對曰。春秋乃仲尼手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欲弘濟艱難。削平暴亂。宜潛心聖經。爲出治本原。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帝

曰善。除侍讀。令專講春秋。且命爲之傳。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諸

軍。安國持錄黃不下効之。輟前命。改侍讀。命門下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職司繳駁。而致陛下別命門下。其失職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而朝廷稱其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召赴行在。是又不得其言也。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以權宜廢置。非所以施於君父也。今勝非失節釋不問。而又進擢之。春秋大法。孰謹於此。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違經訓當去。遂居家不出。相願浩惡右相秦檜。并忌之。目爲黨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儕。左司諫吳表臣。給事中程瑀等。以論救罷官。於是安國訪醫嚮梁。留宿豐城者半歲。乃渡江。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自王安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不列於學官。崇寧以爲禁。故家宿學存三傳。

舊本者。遂以爲春秋。不復知有聖人筆削之舊。安國少好是經。沈潛之有年。久而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已得程正公所爲傳讀之。中精義數十。契若符節。乃渙然信以爲聖心從可質也。會奉詔爲之傳。乃本左氏爲案。見本末。質公穀斷義探聖志。以孟軻氏而下發明精要者七家爲綱領。而微辭與旨一本之正公。諸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攘夷狄。尊中國之旨。畢力發明之。傳成具以進。帝大稱善。以謂深得聖人之旨。非諸儒所及。召復侍講。命守臣禮遣未行。中丞周秘率諫官石公輔力詆之。進官予祠卒。贈左諫議大夫。安國自幼於省克甚。

力嘗飲酒過量。遂終身不復飲。嘗好奕。後絕不復奕。官京師。嘗欲置側室。已忽念吾親遠。養千里外。曾是爲急乎。已之亦終身不置姬媵也。於先進。嘗及程門受學者。具事以師禮。從問質。罷官荆南時。僚屬張宴餞以俟。而安國於楊中立所留語久。不能去。鮭菜蕭然。引觴清坐。不覺日之既夕也。平居恬靜。冲默。宴處未嘗有情容。辭受取舍。雖微必槩於義。雖饑寒不可得而衣食之也。性偏急。晚更粹溫。及年高多病。而飭躬謹禮如平日。亂離造次。衣食不給。而奉先祀祭之儀秩然。晚有三子。寅宏。寧。皆世其家學。每定省問所業。見有矜意。曰。勿臨深爲。

高見少怠。頻蹙曰。流光可惜。入官與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身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辯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皆本所自救者。爲訓如此。居恒誦君子愛人以德之語。與人言。未嘗降志遜辭。苟侵爲然。諾六經語。孟程氏書。遇而復始。迄老病不怠也。嘗究觀釋氏書。後遂屏絕。曰。良知良能。人之本心。儒者致知窮理。使理不迷於心。如日中天。萬象畢見。故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釋氏雖有了心之說。而以理爲障。於用處不復究竟。以爲

塵妄欲拔本塞原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點簡於是作崇正辯條斥之
子宏舉儒釋同處爲問公舉明道先生語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應之問既句句是字字合何謂不同曰若於此辯得許汝具一隻眼有召命即置家事不問思所爲格上意者而出處之際介如也朱震被召咨出處安國曰凡人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歸潔其身而已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咨之故渡江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與尹焞爲稱首謝良佐語人曰康侯如嚴冬大雪百草萎灰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子寅字明仲安國同產弟之子也中夜生毋以

多男子故欲不舉安國妻感異夢疾走視取而子之少
桀黠行閭里爲暴閉之空閣中上有雜木盡刻爲偶人
安國喜曰兒慧也獨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千卷於上
歲餘悉成誦擢進士甲科除較書郎從楊祭酒時受學
遷司門員外郎金昭京師立異姓寅及張浚趙鼎逃太
學中不署議張邦昌立棄官歸建炎初擢起居郎言圖
中興莫大於罷和議務實效去虛文相願浩惡其切直
直龍圖閣奉祠復召爲中書舍人議遣使雲中疏力爭
知邵州改嚴永州復禮侍郎兼侍講始秦檜與文定從
游御史游相善也以故相推引人至曰爲檜黨檜再
相誤國文定不及見而檜以通家子厚遇寅欲牢籠之
爲私人且問二弟何不一通書而寅以春秋懷夷大義
格和議寧作書叙契好而已宏書辭厲切之或問何也
曰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於是檜慙忿恨其兄弟
入骨喉言者論寅不丁生母憂不孝罷奉祠尋致
與李光書訕朝政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新州檜死
詔自便復官卒所著有讀史管見論語詳說云自汴宋
來儒者往往卽道動相反立論議又以爲春秋責備賢
者摘占哲所行事苛責之而不得其情管見尤甚弟宏
弗是也欲燔燬而今存○宏字仁仲幼師事楊時侯仲

良卒傳其父崇蔭補承務郎不調被召以疾辭優游衡山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合晝夜著書曰知言門人張栻序其書以爲言約義精爲道學樞要爲制治著龜云其書有云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故仁知合然後爲君子道充塞天地而拘於形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性命之道置諸茫昧悲夫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以反求諸已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無欲則定定則明明則隨所遇而處之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於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器之足介意乎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者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故也察而養於未流雖嬰於物而不惑察而養於未動雖激於物而不悖一裘裳也于冬舉之以爲輕逮夏舉之則不勝其重一絺綌也盛夏舉之以爲

重、逮冬舉之、則不勝其輕、夫衣非有輕重也、情狃於寒暑亂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繇正大之德者、亦若是而已矣、江河之流、非舟不濟、濟已不復留情於舟、澗壑之險、非梁不渡、渡已不復留情於梁、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澹然天地之間、不亦善乎、生本無可好、人所以好生者、以得所欲也、死本無可惡、人所以惡死者、以失所欲也、生求彌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惟以欲為事已焉、悲夫、○寧字和仲、蔭補祠部郎、文定傳春秋、修纂簡討、咸出寧手、而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時廬陵有蕭楚子荆者、貢禮部、見蔡京途用、遂棄去、不仕、以春秋教授、郡人胡銓、叩衡師事之、銓第進士、歸拜牀下、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而止、身可殺、學不可亂、毋禍吾春秋、高宗時、荆門朱震子發、學術深博、廉正守道、以趙鼎薦、召對、問易春秋對稱旨、擢祠部員外郎、侍經筵、建國公出就傳、與范冲兼翊善、皆時名儒、衆喜得人、奉祠歸、著漢上易解、其說云、陳搏以易先天諸圖傳神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二程、時張載講學於二程堯夫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敦頤作易通程頤作易傳、載著太和參兩篇、此道之所以傳

也。臣今所解以易傳爲宗。而和合雍載之論。上采漢魏
吳晉。下逮有唐。及諸儒之言。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
合。於象數加詳。其論圖書源委承傳如此。其必有考也。
孝宗時。洛陽有郭雍。子和。父忠孝。事正公。受易。雍傳父
學。隱峽州長陽山乾道中。召不起。賜號冲晦。
處士。命州郡歲時禮問。後更號順正先生。

胡勉之致中。建州崇安人。與同邑胡憲原仲。劉子翬。彥
冲。友。憲。文定公群從子。子翬。忠顯公季子也。朱文公以

父^{遺命}

從三先生稟學焉。勉之憲俱以鄉貢入太學。時禁

元祐學術。制師生収司連坐法。痛繩之人。無敢談洛學
者。勉之憲獨購程氏書藏之。深夜相與發篋解袞。下帷
燃膏默誦之。會譙定天。授至京師。二人者聞其掌從程
先生受易也。往師焉。久之。相與棄錄牒。揖諸生浩然歸。

勉之於近郊結草堂以居。憲歸故山。力田賣藥。其學易。每相見。以其精思力詣者。窮旦夜相質。是也。勉之漸涵。久踐履融洽。平日所聞嘉言善行。皆會通爲已用。於接物恩意盎然。妻家富無子。欲盡其產歸之。不受。憲危坐擇其宗屬賢者畀焉。俾奉其先祖。凝立不妄言笑。雖倉卒無疾遽儼如也。遂並以成德紹興中。憲以薦召對辭。不赴。賜進士出身。授建州教授。不就。太守魏玘遣諸生入里致詔命。且手書開譬。乃就。以其學訓諸生。怡怡孜孜也。郡人程元龔何有節行。憲迎致其教學。而學者益興。久之求監南嶽廟以歸。勉之以薦。召詣闕。時秦檜專國。慮勉之起草萊。倨侮敢盡言。不

令入對。令後省。札討之謝。病歸。杜門教授十餘年。隨學者材品開。多成就。所居曰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憲居籍溪。人亦號籍溪先生。不敢名。當世賢士大夫皆敬慕與交。勉之。卒。檜灰。憲以秘書郎正字召入對。而病不能朝。疏乞歸。卒。方忠顯公。義時。子翬。以父任爲郎。痛家國非常之變。執畧過禮。墓廬者三年。事繼母呂。及兄子羽。盡孝友。以兄子琪少俊。愛之。督教甚劬。既免喪。調判興化軍。秩滿。自引歸屏山。處一室。危坐竟日夜。靜重端凝。兄者服其深遠。而子翬虛受樂取。見聞人一善。靡不深品服繹也。來學者隨扣必應。中歲失偶。

不復娶。曰：先人有後矣。始得疾甚微，卽入謁家廟，泣別母，徧以書告訣於嘗所來往。召琪盡委以家事。凡中外孤遺人爲之計深遠。昏舍宦業之事已。彈琴賦詩如平日。時朱文公熹以學子侍，問先平昔入道次第。欣然盡告之。已而曰：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居兩日而卒。宋詩嗜易，淺乏雅興，卽當代鉅王畢無詩。子翬實始知求詩於漢樂府，業漸於高遠。文公以父命來學，衣食成立之。及冠，作字詞祝焉。詞曰：木晦於根，春容躡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百世之下。

其氣象知顏如渴。曰。諸子言志。回欲無伐。陋巷闇然。其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翔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步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魯是畏。文公晚歲書門符曰。佩常遵考訓。晦木謹師傳。終深識不忘云。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南渡徙錢塘。八歲能默誦六經。通大旨。父命官谷。試問經義。對如響。已。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甘。不敢謂此爲紙上語。請事斯語矣。客大驚服。十四游邵岸。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足不越戶限。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歛膝危坐。對大編苦與神明俱也。乃更相驚服。師尊之。從楊中立先生學。

紹興中舉進士廷對上自帝躬下至宮闈百官指陳闕失無顧避帝親擢第一楊先生讀之歎以爲剛大之氣沛然浩然更科來士不有見也充經筵官講春秋日食言人於天一體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萌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旁薄四溢于天爲日月薄蝕觸乎地爲怪妖蟲蝗施乎人爲兵火札瘥故念不可不謹帝爲聳然帝嘗言易牛微事孟子謂是心足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願陛下勿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此仁心端倪推以行仁政則華夏蠻貊鱗介萌動無一不在此心中帝問竊後尊帝九成曰陛下之心即帝也招俠賢後格非心於未萌是尊帝也帝甚嚮信會議和九成爲禮侍郎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與和使權在朝廷相檜誘之曰公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敢異議顧朝廷不可苟安耳檜口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不然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也於是檜目爲趙鼎黨深問之九成入見曰外議以臣爲趙鼎黨即臣亦自疑帝問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坐不覺爲久帝以謂檜檜曰自古朋黨皆畏主知此人獨無畏可畏也罷奉祠坐謫曰煩以昌異言愚衆爲臺臣所論今奉祠觀其意

恐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虎復官。九成語學者言：「一心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即出處之驗。當深求自得，方謫南安時，焚帥解潛疾，垂絕中，快快不釋。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中懷，豈猶有不足者乎？』潛泣曰：『一生惟伏忠義，誓死虜爲國雪讐耻。此心惟天知。』今爲檜醜詆莫白，快快耳。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心即天也。然人亦無不知者。潛曰：『聞公言，心殊豁然。遂嘆九成太息曰：『武人一念正氣，猶須人決破。况學道者乎？平生手不停披，老目病，執書就明觀之，積久庭磚上雙趺隱然。寶慶初，以中興明道功，贈太師、崇國公。時鄞人高閎抑之，篤經學，治春秋最深。入太學，事楊祭酒，受學。累秘書省正字。故事，舉進士者，賜儒行中庸，閱言儒行說不純經，請止。賜中庸，俾承學知聖道淵源，不迷於所嚮。從之，爲國子司業。帝幸太學，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與張九成厚善。帝嘗於閎所問，九成安在，余檜逾其薦引之也。出知筠州，不赴，卒。」

張宣公拭

字敬夫

魏公浚子也。幼學時，魏公日訓以忠孝。

仁義少長。遣從胡仁仲學。仁仲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

吉。栻深思若有得也。仁仲喜曰。聖門有人矣。自是以古
聖賢自期待。作希顏錄以見志。孝宗即位。魏公開府。受
重寄。參佐極一時之選。而栻以一少年管機宜文字。內
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畫精敏。中幾窾。諸參佐人以爲
不及也。以軍事入見。當是時。天子念祖宗讐耻。悼中原
塗炭。意懇惻甚。栻言。陛下此心。卽天理發見之端。願益
加擴克。而親賢稽古以自輔。帝大喜。退語人曰。魏公有
子矣。實始定君臣之契。大者具帝紀中。已。魏公去位。豐
相思退。主罷兵議。和金大入淮甸。廟堂洵洵。栻營魏公
葬。甫畢。卽疏言。吾與金有不共戴天之讐。朝廷雖興綏。

繫之師而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至誠惻怛之心。不屬無以格天人上下之心。今雖爲群邪所誤。蹙國召寇。其無乃天以是開聖心。使曉然於和戰守之決。無貳心乎。願明詔中外。誓不言和。專內修自強。使此心純一貫徹于上下。不報。久之以劉琪薦。召爲吏部員外郎。時誓約初定。金國無釁而相允文白遣泛使往責陵寢爲兵端。以弑主恢復意。必與已合。數遣人致意。不答。入見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得吾民之心。欲得民心。無他不盡其力。不竭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而施有先後緩急。

不可不以不詳。務有名實取舍。不可以不審。不然。臣誠恐敵有可圖。而吾未有可圖之者也。因言敵形彼已之勢。甚悉。帝大稱善。以爲聞所未聞。語具帝紀。自是時召對。棫感

非常之遇。諸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皆懇懇爲帝言之。時發運使史正志盡奪州縣財賦爲羨餘。以上供。棫以爲言。帝曰。正志但取之州縣。非取之民也。庸何傷。對曰。今州郡經兵革之後。大都財劫。却無餘而取之。異時經用有關。不過巧爲名色取民耳。帝矍然曰。是朝廷以州郡爲名而巧取之也。立罷行除左司郎兼侍講。每進講。必自盟於心曰。不可視上意所嚮爲。

左右。帝嘗言。辦事之臣難得。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言。使節處義之臣難得也。對曰。欲求伏節處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居不能犯顏敢諫。異日安望其伏節處義。帝曰。善。會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疏力爭。且詣中書責相。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至今人籍籍言之。豈可令後人言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乎。允文慚不堪。而帝不爲忤。命得寢。然亦以間沮衆。出知袁州。敦尚教化。召諸生時語以學問之要。爲條教以正俗。民以事至庭。必隨事譬曉之。

斥異端。毀淫祠。崇社稷。山川先賢祠。以風已。謝病家居者數年。除經畧安撫廣南西路。知靜江。靜江隸州十有五。荒殘多盜賊。而徼外夷俗。尚讐殺。喜侵掠。間入塞爲暴。州兵脆弱不足倚。邕管斗入群蠻中。爲重地。而戍兵少。曾不能扞禦。獨特左右江峒丁。爲藩蔽。而莫能制其命。棧至鎮。簡州兵汰冗補闕。蒐練之。增管斗之戍。藉州黥卒伉健者爲効用。申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安民輯盜。州以寧謐。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轉運副使。知江陵。劾大吏貪縱猾賊者十四人。罷之。姦民舍賊者。卽捕論。群盜屏息。已論劾。爲貴勢抑不報。求去。罷奉祠。棧雖去國。

孜孜以反身脩德愛民練軍爲念。屢疏上帝。手詔褒答。
病亟。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
惡公天下之理。召學子與語。自研於天理人欲之際。爲
兢兢卒。年四十七。帝痛惜。贈賻有加禮。忾天性坦易。表裏洞
徹。詣理精信。道篤聞過。徙義無滯吝。踐履篤實。使人望
而敬之。其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所謂利。非必名位
貨財之謂也。義者本心所當爲。而不能自己。無所爲而
爲之者也。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是利之也。
亦利而已。辯義利者。辯諸此。文公以爲發前哲所未發。
與孟子道性善養氣同功云。

呂成公祖謙

字伯恭

正獻公玄孫。尚書右丞好問孫也。宋

南渡爲婺金華人家。本中原文獻之傳。而祖謙從汪應

辰。胡憲游。友張栻。朱熹。學益精詣。第進士。中博學宏詞

科。調南外宗學教授。除大學博士。召試館職。先是試者

率前期從學士院請問目。祖謙不請也。文典美。除國史

院編脩實錄院簡討官。面對言治道體統。必上下內外。

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

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

任率爲上所侵。而不能以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

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

有急將胡以指麾而伸縮之乎。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不能無私。則祖宗之制。有給舍以出納。有臺諫以救正。有侍從以詢訪。儻得端亮不倚之人。分而處之。自可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即少有壅滯。必久而生疾。以陛下之明聖。僕從宜無勞於操制。然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漸多。其罪過日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責。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忿疾。而益肆詆排。將爲害何極。願陛下虛心執要。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然文治可觀。而武備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在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況於積衰之後乎。此視前代未備者也。臣謂於遠過前代者。當愛護而扶持。視前代未備者。宜有以激厲振起之耳。遷著作郎。奉勅彙先宋名流所爲詩文。爲宋文鑑。成一代之觀。書成。上之帝。大說。詔授直秘閣。舍人陳騄以資淺駁之。帝曰。秘閣職文史。祖謙所進書。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特以寵之。卽書行。以未疾請祠。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卒。

四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博學宏覽。人士歸心焉。少
知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語。發深省而忿
慨。渙然自是。從容和緩。與人語。未嘗有疾辭遽色。而諄
至真懇。出繇衷加之婉異。使人日心醉而不自知。居恒
言人患予予小諒。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飛
揚。惟篤實深厚。視世間益然。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
扶養善朋。而用裕資深。故能處建安青田之間。調劑輔
掖。而繇然不自失也。於南宋諸儒。獨稱深厚矣。所講畫
務於經世成務。居家之政。其可爲世程。既卧病而任重
道遠之意。卓然朱文公稱其身備四氣之和。心涵千古。

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

世蓋推重如此。

其言曰日用間蚤起晏寢饑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便是完養覺有忿戾

即

點融覺有凝滯即開豁病至服藥不必預安排也

爲學當於變化氣質上致力如儒者當強慧者當緩英

偉明峻者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

持養歛藏之功

涵泳義理本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

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着或反爲

病耳。困靖節讀書不求甚解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

枝摘葉也

學者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不實

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悚然不

敢安也

夫子謂危行言孫又言孫以出之蓋時如此

則處之如此乃易直之理非有避就也須專心致志

絕利一源凝聚涵蓄方始收拾得上

非全放下終難

湊泊然放下政自難事也

培養孝友恨基深厚則於

事念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自不能已

若至傷筋犯骨要於本原未深厚耳驅山塞海未足

爲勇惟歛收不可歛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持養

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意消忿解而無

嘖取怒之患。體察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諭詳欵。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剪爪稍深。則侵膚與陳同甫書云。鄙諺云。赤稍鯉魚。就壑甕裏浸殺。陳哈遺一代訓宗。被射洪令斷送了。事變大小。豈有定哉。與朱文公書曰。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占有旅拒者。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簡。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自感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孫葉至根。當加澄治也。弟祖儉子約。從受業。翼翼如諸生。爲大府丞。芒屨負檐。日爲踰嶺。備論趙丞相寬。竄韶州。嘗言因世變。而有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增加。亦私也。竟成吉州。弟祖泰。事見帝紀。嘗讀世所傳東萊十七史詳節。燕冗瑣雜。疑之以爲大事記。之逸草耳。比讀史。稱東萊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其考定古周易書說。閭範官箴辭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則知詳節。非公作無疑也。

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撫州金溪人。父賀教家有法事具行誼

中兄九齡子壽九韶子美皆賢。九齡明悟端重十歲器母毀

侃伯仲自爲師友而九齡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也第進士授興國軍教授興國頗大江民寒儉鮮就學九齡端矩矱肅衣冠如臨大賓勸綏引翼士風淪有典丁母憂歸不復調其與人和不違物而非意不能干直不徇人而與處者久益有味四方踵門請益者群疑輟轡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蓋動悟乎格者有本而用力專久人之疾病皆當折肱所語人者浮沉滑濶各中其病而然也其杆格不入者寬需之令自化嘗言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比得疾晨興與客語拳拳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夕整襟正卧而卒九韶平居混混無留察至事埋盤錯情僞隱伏析之而蒼素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溢不輕揚處好惡之際途遜其苦不能溺也九淵生而清明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總角時常汎掃林下宴坐者終日三四歲時

待父行。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父呵之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十餘歲。讀古書至
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
省曰。元來無窮。我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因洞悟本
心。渙然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即已分
內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此理同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
理同也。東海南海。西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
同也。本悟弘深乾道中。赴進士舉。呂成公祖謙時爲考官。得
其文大驚。以爲讀之心明目豁。必江西小陸之文也。徐誼

子宜與先生同赴試。論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交誦所
試文。先生曰。某欲說底。被子宜道盡。但某平日得受用
底一句。子宜却道不著。問何語。曰。第進士除國子正遷。
雖欲自異於天地而不可得也。

勅令所刪定官輪對。前數日默坐澄心。務積誠以動上。
對先夕殿劄未具也。門人屢爲請。不應。已一昔而成。繕
寫就。卽入對。帝與反覆者久之。九淵亦竭底蘊自盡。帝
獎歎焉。宋朝士久次不遷。例求去。或以爲言。九淵曰。吾
非不能去也。顧曩奉面對時。粗陳大義。上應我如響。更
思一望清光。少自竭。致臣子之義耳。距當對五日。有忌
者忽除將作監丞。丐祠歸。學者輻輳。鄉曲長老亦俯首
受學。貴賤老幼。充溢塗巷。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

勝處以棲命之曰象山。從學者恒數百十人。九淵悼世俗之通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興起者甚衆。所居至不能容。其爲教。去世所謂學規者。而從容涵泳。切磨誘掖。能令諸生善念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也。又灼知學者心術隱微之病。言中其情。往往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達者。爲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之所欲言。然後振藥之。當是時。士喁喁嚮風。有蔽斯決。有窒斯通。如金在鎔。而九淵亦以爲天下之樂。莫過於此也。有終焉之志。光宗初。除知荊門軍。州於南渡後。爲次邊。九淵初不欲以家自隨。會邊有警。慨然挈家。

往曰。吾不敢違難也。既至。延見僚屬如朋友。委心遇之。同官論事。俾人各自竭。辯利害於前。獨拱默以聽。候是非了然。乃從容贊嘆。而沛然從之。以養其徇公之意。比事定。曾不知初議爲誰之爲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至庭。亦諭以理義。接賓客。受懇訟。無早暮立達。故郡境之內。官屬之貪廉。俗之習尚。人士行能。與猾吏强暴。皆得之於無事。輕罪酌人情曉令解釋。有人倫之訟。既剖。卽手元訟牒歸之。令自毀以厚俗。惟怙終不可誨化者。防異時爲翻覆。始詳具獄要。有訴遭竊脫無主名。自出二姓名捕訊之。立伏。盡得所盜贓。宥使自新。因語吏

曰某所某人尤暴。吏莫能知也。翌日有訴遭掠奪者。捕之。卽其人。吏大驚以爲神。祔保伍之制。郡以縣爲非急務。多弛廢不省。盜賊得藏匿其間。九淵申嚴之。奸無所蔽。盜賊屏息。荆門素無城壁。行視之曰。此自古四戰之場。於江漢爲走集。今爲近邊。城何可得已。乃集義勇。給庸直。築子城。躬自勸督役者。樂赴。凡二旬訖工。祔計費緡錢二十萬比成。僅費五千緡。湖北諸郡卒多逃伍。不可禁。至緩急無可使。申捕獲奔竄之令。而在伍者加庸直。善遇之。簡閱其技精者。輒厚賞。繇是亡伍者少。而兵精。薦舉僚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

肖之辯嚴。後世有品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畧。此古今
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孚洽。兩造有不持狀。獨自詣
求決者。笞箠不施。民相保愛。幾至於無訟。閭里熙熙。吏
卒各自勉以義。耻犯法也。歲旱。每禱輒雨。其爲治有出
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三年冬。感微疾。接見僚屬。論政
理如平時。已宴息靜室。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
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卒。年五十有四郡吏民哭哀甚。歸
攀攀號。塞道。門人奔哭。會葬者千數百人。九淵學有契
於孟子。而內獨得於心。表裏清明。神采昭著。其自言曰。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與學者

言。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
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又嘗言。念慮之不正者。頃刻
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
皆繇於心。知非則本心自復。故其教人。惟自令得其本
心。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而其於人倫
物理。事勢中。切已自反。改過遷善。不已也。其言曰。志於
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動容周旋。應事接物。
讀書考古。莫不必於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
無貳女心。敢少肆乎。又曰。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
正。求索太過。卽所存少思慮。亦不正。又曰。學問不得其

綱則爲一君二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爲君。此心爲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者也。其門人哀慙。言學者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至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至近。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而不知其於我一也。故道愈湮鬱。先生揭本心昭告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俾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自得其本心。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斯道統盟。不其在茲乎。其後吳學士澄。以爲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語如震雷驚電。雖百數十年之後。如親見聞云。子持之能世具學。常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爲之本。往往以血氣盛。衰爲戲。痛學則不爲氣所移。官止通直郎。時朱陸二先

生與呂成公張宣公竝起交振。而朱陸之交訾頗深。始
朱於學既有所承傳。而陸兄弟崛起。學無所從受。又南
渡後。風氣裂而士習果勁。二先生稟皆剛明。所從入異
路。而氣頗相忤。陸自牝角時。聞伊川語。輒有若傷我。謂
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而紫陽以爲明
道語。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確精密。
能學者咀嚙也。陸以爲繇萌蘖之生。至於枝葉扶疎。繇
原泉混混。至於放乎四海。爲物不貳。故學要於求心。或
勸之著書。輒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故其學簡易直截。
而溫存完養。終未若王文中程伯子之深醇篤至也。其

徒輕俊者。悟心自足。輒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恣睢。

以自快。爲文公所深詆。

有今日悟道。明日飲酒宿娼。以爲道場者。

紫陽闢大

弘博而學。守繩墨。以爲累高自下。行遠自邇。使學者必

循循窮理讀書。先知所止。而後力行以求至。言涉高遠。

輒斥以躐等。於階級若已峻然。故其徒陋者。日研於訓

詁章句。而持守多不得力。陸以爲是意見議論。增疣益

贅者爲之也。其後陸旣先逝。朱頗振暴其短。闢其學以

扶其說。學者尊嚮爭門戶者。競詆陸爲異端。必闢之而

後。可以入道。則已過矣。朱晚年徵詩說於永嘉陳君舉。

君舉答書言。蒙徵詩說。年來時與士友言。願以雅頌之

音消鑠群慝。而訓詁章句畢付之諸君。中間異同。二十年無從就正。欲以書扣質。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反。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互相夸毘。浸失本真。蓋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滋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然要之二先生學。各有造。其徒亦各往往有立。入能匡君出。乃善治學。則立已。教以造人。要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感金爲國讐。自少負驅馳四方之志。詣闕獻中興五論。不報。退而耕於野。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曆數長短之繇。以爲天人之際。昭

昭乎其可知也。其言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用之，徇其流而忘其源，變而爲縱橫權譎，故雖高明獨見，猶之乎小知自營也。雖篤厚守正，猶之乎孤壘易傾也。其學自孟子後，獨推王文中子，以爲可與權，而漢祖唐宗因時撫世之畧，不純經純法者，見以爲皆三才所賴以立也。欲整兩漢而下，以及三代之英，上下三千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以明聖人之用，嘗自言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微批，較理毫髮，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低頭拱手，以談性命，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上詮往古，下達斯今，風雨雲雷，交發而益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惟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自謂差有二日之長。走呂成公，所劇談數旦夜，成公歎以爲得觀象之妙理，爲應務之成能，古未嘗有也。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從史之如此，而朱文公斥其不肯抑心下氣，於儒業聖學，畔棄繩墨，脫畧規矩，使後生傳聞輕相染習，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而觀聽以惑，心術益壞，爲害非細也。亮持之不聽，而禮敬之不衰。淳熙中，亮圍視錢塘，喟然太息曰：嗟夫，城可灌也，此何可都哉。史名同上。上書言吳蜀天地之偏氣。

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王其地，二百年間，人物繁盛，甲於東南。建炎紹興間，遂爲六飛駐蹕之地。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講禮樂於其中，山川之氣亦既發洩而無餘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時文之士而欲鼓東南積習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知其難也。荆襄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齊晉不能屈之。際，獨與秦爭帝，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晉氏南渡，實倚以自強。其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今誠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舒數百年之間氣而用之，意可得振乎？又高自稱許，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厲群下，用種放故事，召上殿擢用之。大臣相與貽愕，莫知所爲。時曾覲方幸上，欲因以爲名，走見之。亮踰垣避去，覲大慙恨，與大臣交沮之。命詣都堂審察，亮詣堂與宰相言，落落不相下，待命十日，再上書。天子欲授之官，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不用，用博一官乎？」渡江歸，日落，鳧縱酒爲大言，忌者因醉後語文致之，誣以爲不軌。上變告，刑侍郎何澹逮于理，答掠之，誣服。孝宗知爲亮也，曰：「亮才大，忌之者衆，陷之耳。」數廉問以得免。已復爲酷吏所構，當必死。大理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太息曰：「天下奇材也，國家無罪而殺。」

士必上于天和辛棄疾羅點力爲援以復免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且言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不在於聖懷者乎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觀色因此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是則孝之大者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已哉時帝不朝重華者久群臣諫愈激愈不聽得亮對大喜以謂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其爲亮也愈益喜曰朕不謬知人孝宗聞亦大喜僉判建康府公事未上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明白洞達人人可見其肺腑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如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而不衰端平初謚文毅其時建陽有魏掞之元履客衢守章傑所傑希秦檜意掞故相趙鼎子汾欲危之掞之以書斥責長揖去乾道中屢薦召賜第守太學錄將釋菜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請追爵程氏兄弟列祀典復言大學宜以德行經術爲本教次通習世務毋專以空言取人皆不報已屢論曾覲不當復召不聽因移疾且遺書陳俊卿責以不能掾正語甚切罷爲台州教授覲至國門下憚掞之入不敢入聞其去乃入歸居一室名艮齋以涵養進學益求其所未至與人交長善掾失

殺進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或訾其近名蹙然曰使夫人
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
子毋以僧巫免我少與文公師事胡原仲相厚善招文
公至委以後事而卒贈直秘閣

南史上編卷之六十九終

公正志以爵事而卒嚴並城關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九

明旰郡鄧元錫纂

儒學傳

蔡元定

字季通

建陽人。少穎悟。強記。父發博學深識。手周

通書。程遺書。張正蒙。邵皇極經世書授焉。曰。此孔孟正

脈也。元定登西山絕頂。啖菰攻苦學焉。已往從朱文公

學。文公扣其蘊。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與對

榻講質諸奧義。恒至夜分。四方來學者。令先從質。是太

常卿尤表秘書少監楊萬里薦不起。學禁作編管道州

元定方宿留文公所聞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僞。鳥鳥

無罪。不辭家就道。文公與游。從十數人。餞別蕭寺。坐中
有太息泣下者。而元定咨疑質是。灑如雍如也。文公喟
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衆謂行
宜緩自愛。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子沉。行
三十里。脚_子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至春陵。遠近來學者
日衆。春陵有名士。挾才簡傲。誹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
執弟子禮甚恭。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
來。何忍拒之。誠有禍。亦非閉門塞竇所得避也。貽書訓
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自辭。
在道州逾年。忽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還造化舊物。

閔三日卒。侂冑誅。贈廸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
讀。事無不究。於義理洞見大原。故圖書樂律制度無不
精極。古書奇辭與義人不能曉者。一過目了然。文公曰。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知之。吾與季通日夕言而未
嘗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沉。字仲默篤信師學。一
意以聖賢爲師。文公著書集傳未成。屬焉。洪範數久不
傳。元定獨心得其說。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沉受父師之託。仰觀俯察。默坐終晷。沉潛反覆者數十
年。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諸身咸備。而信
前聖之言。不我欺也。故學深而質。言精而通。多發明先

儒所未及者書傳。今制頒學官造士。洪範皇極內外

篇。亦具錄性理大全中。書傳自爲書。不著錄。洪範皇極

中語粹精者表焉。

其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

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繇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從晦焉。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變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書曰。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而

不測妙乎此者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曠，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虐，釋氏爲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井井繩繩，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度夫。○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

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
先向背進退逆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
愈窮愈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
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形氣之元極
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
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
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
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
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繇分吉凶禍福所繇著歟○氣
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
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
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生萬物妙萬化
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
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
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
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人之一心實爲
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
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
變化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

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斯之
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
斯。○禮義交際其萬物化出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
也。出則有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
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
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
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
天下和平。○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
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
荒唐之說。○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錄
不爲不言也。○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
疑。○動已而靜一動一靜爲屈爲伸爲鬼爲神
人。○化之竅動靜之微。○二氣之初理妙於無
五。○藏於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
往之。○大本大始復往無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
之神。○陰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
著。○儀先後。○施一行一立爲翕爲闔何千萬年
無窮焉。○河圖。○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
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

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偶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寺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相大也。○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時者，因之綱。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於冬至，冬至二而餘則一也。○數非力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正之。九者，變通之幾，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此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經緯也。○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

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五氣。雨暘燠寒地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綱緼雜揉。開闔動盪。相生則水火木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曰伐焉。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牾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欲。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曰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辨也。○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

垂於上、山嶽川澤莫于下、數之者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形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則常中、中則平、有吉无凶、四害不親、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以爲宮、厥或是、嬰、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摯、自神與至

沂三世皆不仕、聲稱至今、沉子抗始舉進士、寶祐中、

大政能其官。人未有聞焉。富貴而名磨滅者何限。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顧不諒哉。

黃幹。

字直卿。

福州閩人也。

父御史瑀以篤行直道聞。

幹少有遠志。從清

江劉清之游。清之曰。時學非所以處子也。今洛學正傳。則在朱仲晦矣。盍往學焉。即以書爲容見之。幹歸白母。即日往。時大雪。文公適他出。幹留旅邸。孤燈危坐。懸榻不設者三月。比既見益專。文公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以其子妻之。作竹林精舍成。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即講席。及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矣。幹持心喪加總三年而後歸。仕監酒庫。

僻湖北參軍事。稍遷臨川新淦令。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起知安慶府。所至政教孚洽。折疑獄如神。念金方構禍。安慶爲江淮走集。請于朝築城以備敵。城分十二料。先自築其一。計工費已。乃委官吏寓公士人分主之。度丁產賦役更休遞上。分擘精密。而城成。諸邊防保伍師乘畢飾如敵至。二年金大入。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完安。繼霖潦巨浸。久不解而城壁屹然。郡人大感之。制置使李珣辟爲參議官。不赴。有朝命乃赴。陳金必亡。事多故。當用兩淮人食兩淮粟。守其地。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待之。又言五關失。則蕪黃不保。而江南危。宜急以爲圖。珣不能用。而光黃蕪相繼陷。如幹言。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乃遂歸。幹剛介洪毅。

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言必稱先師。務講切究之。當官不違難。不憚事。撫摩凋瘵。如護肢體。鋤強暴。安貧弱。如嗜欲。至投機制變。與衆絕慮。營畫守邊備禦。籌閫外事。如宿。

將嘗試也。比歸老終窶且貧。頽簷敗壁。煙火時不繼。日
蔬食餉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不輟。堅壯之志
終老彌篤。雖暮齡宿疾未嘗一息倦也。已相宅兆於北
山。構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已
莞然曰。死便埋我。豈不快哉。卒後數年。天子讀禮書。惻
然文公之學。適傳者惟幹。改贈朝奉郎。謚文肅。

李燔

字敬

南康建昌人。少有立志。舉進士。授岳州教授。

未上。從文公學。公告以魯子弘毅。語曰。致遠以毅。而
重貴弘。蓋廓之也。燔退以弘名齋。至官日。造士以六
闕射圃習射。曰。文武並用。古之道也。改襄陽。不調。詣

公所卒業。學益深。公稱之曰。他日任斯道者。燾也。學嚴益親。公卒。敦塋事。後南康守。請爲白鹿書院長。燾與黃幹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師迹。日講切於學。學者雲集。燾喜道有明。以爲雖三公九辟。不與易也。嘗從江西漕帥。辟撫洞寇。平。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事小大咨焉。燾嘗言。中庸謂素富貴。行乎富貴。正以堅志。熟仁。不令居養移氣體耳。又誦古語。言分之所止。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能仕止窮通。皆若素有。學者頌其稱。與黃直卿比。曰。黃李云。時朱門高第弟子。有清江張洽。元德。南劍州廖德明。子晦。溫州葉味道。知道。

昭武李方子公晦。浦城詹體仁元善。漳州陳淳安卿之
倫。治深取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
將通之之語。爲窮理之要。以主一名齋。仕爲松滋尉。改
袁州司理參軍。慮獄訟。愿款惻怛。素狡黠者。畢自輸其
情。所至伸冤抑。懲猾胥。民甚德之。江右提刑辟主白鹿
洞。喜曰。是先師之遺也。何敢廢。招學士講切。興舉廢墜。
而汰其不率教者。學興。即謝去。端平初。累召不赴。除直
秘閣。奉祠卒。德明學有依據。其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
典。活中路無告。文公亟稱之。味道舉禮部第一。方禁學
對策。本伊川說無避。知貢舉胡紘者見之曰。必僞徒。

黜之。卒業武夷。學益專。理宗時爲宗學諭。輪對。述帝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以告。末言。言宣則減。文勝則意虛。幸陛下體察。授崇政殿說書。帝問鬼之理。疑伯有事涉於誕也。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伯有得罪而死。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理固有之。于是爲之後。則鬼有所歸。而和寧。此至理也。時濟邸事久未雪。故以諷。二京師起。味道議。以爲開邊浸廣。應援倍難。而科配餽餉。將日增。民不堪命。是先搖其本也。龐勛黃巢之禍。且起矣。遷著作郎。

卒帝悼惜出內帑銀帛賻焉。當是時朱門傳伯成。昌祜
徐僑崇甫並負天下望。伯成知漳州表裏洞達稱人善
不啻已出而疾惡無少借。日死。募尸諫。疏國事甚切。朝
服拜遣而逝。謚忠簡。僑清苦刻厲。倫輩自以爲不及。入勸
講。剖析理欲爲陳閉。遇事盡言。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
方子故謹純。見文公。公曰。子爲人自足寡過。但寬大中
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因以果名齋。平居竟日危坐。未
嘗傾仄。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問學未能周盡。然
幸於大本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擾耳。體仁故
頴邁。比聞學以存誠慎獨爲主。却人真德秀從之。游問。

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陳淳初。得近思錄。讀之。志於學。會文公來守潼。從受學。公語人曰。南來喜得陳淳。卒有立。而慶源輔鴈。漢卿深於詩。精而通。秦溪楊復。信齋精於禮。密而邃。各著書。發明師說行焉。當是時。為陸氏之學者。稱慈谿楊敬仲。簡。四明袁和叔。燮。定海沈叔晦。煥。簡舉進士。主富陽簿。民多賈。不說學。簡始興學。改紹興司理。訊犴獄。敬恭聽。使人畢得輸其情。紹興為陪。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附惟理之從。一府史觸帥怒。鞫之。簡白其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何能免。今實仁罪。而摘他事法之。非公也。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命力。文公時為常平使者。力薦之。知樂平。專意勸道。風。八行。邑人至以訟為耻。夜無偷竊。路不拾遺。召為國子博士。祭酒。李祥白相。汝愚冤得罪。力論救。去官。仇胄誅復。召累著作佐郎。轉對。言弭災厲消禍。

變之道陳民隱甚切北境傳誦有流涕者以將作少監入對寧完大說之往復答問至漏下八刻乃退帝自送馬兼國史院編修求外補知温州罷妓籍肅軍政抑豪附弱久之化行問卷雍睦無忿爭民愛戴如父母遷駕部貪外郎入對請盡祛喜順惡逆之情以擇賢任能興滯屏弊遷將作監兼國史實錄官金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計邊民臨淮水射逐之簡疏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况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所忍斲升斗粟迎殺之耶斬脫死乃得速死非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不報請祠歸理宗即位召不至進寶謨閣宜學士奉朝請卒贈正奉大夫簡少受父學王富陽簿時陸文安過

問本心文安舉孟子四端語以告簡中默咽之曰是兒時所了解教殆塵言無當也數與語不契會有鬻扇者訟於庭簡斷遣已理前問如初文安曰適所斷者扇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卽此是本心簡忽洞然省此

心之清明。省此心之無始。未省此心之無不通。則大悟。不離日用。卽心卽道也。遂北面從受學。文安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自是於舊習脫然。自信夫性寂然。本神本明。自寂自止。自變化無方。雖萬變交錯。而實無所動也。動於意而後昏。深信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之語。恨不標之爲論語首。而以爲絕四之教。無意必固我者。自始學至成德一也。所謂無意。非窈冥而昏也。如日月之照。行而非意。其言曰。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思而非思。又曰。爲學之門不一。滯迹者泥。惟敬一門無迹可遂。不容有泥。能養之以敬則仁。又曰。天下之心一。

也戒謹則善。放肆則惡。又曰。人知學進德。其處世如享醇醪。怡怡融融。又曰。孔子言忠信爲大道。忠。忠實。信。誠。信。直心不詐僞耳。人皆有之。儒者求之過深。故去道乃遠。作我易。言天下古今皆我心通一無二。然頗詆修學。即所悟成見。以自信不悅學。雖子思孟子至斥爲小覺。大非云。變生而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輒危坐玩視者竟日。夜間醒然寐不酣。寧宗初。舉進士。累官太學正。黨禁作。失官。久之以司封輪對。勸帝存此心勤學好問。帝曰。善。好問則明。變曰。陛下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暗。累秘書監。國子祭酒。教諸生以及躬切已。忠信篤。

敬爲道本。聞者悚然。兼崇政殿說書禮侍郎。忤史彌遠。罷奉祠。燮初入太學。陸九齡時爲學錄事之。而日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磨。後見文安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幸謚正獻楊敬仲志其墓曰。和叔之學。人所未知。非水非石。無思無爲。煥人品高明。學造深密。初與二陸爲友。已從受學。內省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舉進士。累太學錄。以所躬行者爲教。蚤暮誨誘。長貳乃同官咸忌之。或勸其姑營職事。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軀二乎。出知婺源。判

舒州病不廢學。卒。周益公必大太息曰。叔晦予益友。予在位不能進叔晦。予愧叔晦。叔晦不予愧也。追贈直華文閣謚端

急是時饒餘干有曹建立之者。始從陸受學。子壽深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寓書講於張宣公。已詣南康從朱文公學。大悅之。實始疑文安。語人曰。學貴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繇淺而深。繇近而遠。庶有造乎期於一悟。棄百事以趨之。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乎。於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力。事親孝。與弟切磋如嚴師。有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心所不安。必求歸於是。

而後已。急人患難。盡其力。榜其齋曰無妄。嘗娶婦。婦不悅於姑。去之。卒無子。疾革。猶書其牖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語訖。就枕逝。

朱陸更相弔。深歎惜之。

而奉化舒磷。

元

從張宣公游。

朱呂講學婺州。徒步往謁。敝床疏席。櫛風沐雨。安以爲佳。趣美景也。已悅陸文安學焉。袁燮稱其質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敬仲稱其道心融明。如熙然陽春云。

○袁甫。字廣微。和叔子也。少服父訓。學以自得爲宗。已從楊敬仲學。益深篤。舉進士第一。爲青田令。敬仲勉以必念千里生民之寄。甫深心識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言君天下不可無懼心。因枚舉時事可懼者。以聞。曰。可

懼而不之懼。大懼至矣。出判湖徽衢州。治先教化。崇學較。以理義淑士心。日夕訪宜民事。力行之。置常平義倉。興水利。一主於愛利。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立發廩。粜吏分賑。貸尺籍單弱。市民失業者。曲軫之。又請給度牒百通。以佐費。境內晏然。提點本路刑獄。每行部。問疾苦。薦循吏。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請學宮講說。荆書院於貴溪。祠陸文安。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救荒療疫。全活不可計。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兼福建轉運判。召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章。徇見懇惻。甫因言無逸之義。當先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即逸欲之念不生。乞力守更化。來求賢。若不及之初意。兼崇政殿說書。爲帝言君德貴剛。漢元帝。唐文宗之果斷。不用於斥邪佞。而用於逐賢人。此其柔也。兼中書舍人。史嵩之擢尚書。不書命。出知江州。爲御史徐清叟論罷。久之。與清叟並召。清叟辭不赴。甫言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如清叟。且在朝廷。乞趣召。累吏侍郎兼國子祭酒。叩諸生問學講習之益。旦夜不倦。權兵尚書。卒謚正肅。

論曰。予讀尚書。咎繇元聖道精微。眇約爲羣聖宗至矣。

乃神禹日孜孜於敷奠封禪。艱食鮮食之務。行何篤也。而都俞相師。殷王高宗。恭默思道。至格帝賚弼。凝於神矣。乃說言遜敏。學古。亶亶於起羞起戎衣裳干戈之訓。如沃心然。靡不懌以服也。於戲。茲非隆古之所爲盛而道之符哉。至讀朱陸二先生書歎焉。夫陸子者。求心立本。日烝烝於改過遷善。可謂要約矣。文公宗伊川之教。主敬窮理。稽古正學。所謂累高自下。行遠自邇者也。令相下益矣。乃鷺湖論辨無極。徃復讀之。使人長虛氣而啓勝心。夫道塞宇宙。學焉者將已。是務舍若虛若無。而與之詣乎無窮。其善學也夫。其善學也夫。予傳二先生

事及二家門徒。次其自成學者爲篇。毋傳其益言。俾覽者有察焉。

真德秀

字景元

建州浦城人。魏了翁華父。邛蒲江人也。德

秀從朱門詹體仁。陸門袁燮游。

少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奇之。召與諸

子共學。妻以女。

嘗以命詆曰。者燮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已

遂渙然而了。翁有聞於輔廣。李燔。即朱學循行之。而學

昌皆第進士。嘉定初。德秀累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

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亟去。使廟

堂之上。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出爲江東轉運副。

左遷知泉州。徙隆興。進安撫湖南。知潭州。了翁累知漢

眉州擢潼川路提刑轉運判所至皆惠洽教流始執政胡槻薛

拯詆德秀爲迂儒試之事必敗命轉運江東時江東蝗旱甚德秀講求荒政行之以便宜發廩全活甚衆劾守

宰貪不職者政譽日起則宣言江東旱傷本輕獨監司好名賑贍之太過嗾言者論之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

翰祖聽民自繁聽訟惟揭期示令自詣大姓爲間里患痛繩之海寇至授方畧擒勦復徧行海濱相要害設屯

備不虞改知隆興以母喪歸久之起寶謨閣待制撫湖南知潭州作廉仁勤箴勸僚屬以學術淵源勉士人

罷權酷除斛面米免和糴甦民困歲饒竭力賑贍復立惠民倉五萬石歲平糴又易穀十萬石分十二縣置社

倉貸之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征及官田租而營中老病苦死未葬孕未育

者各稟贍有差了翁試學士院時韓侂胄謀開邊中外莫敢言了翁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遠

備弛廢財耗人乏而道路沟洫謂且有大舉輕試於一慫後必悔之不聽侂胄誅得召而史彌遠用事辭不赴

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蜀人士負笈從游始漸於理之學知漢州蠲積逋除科抑嚴戶婚交許之禁

丈諭以厚倫止訟俗大改化徙知眉州眉俗習法令好持吏短長弼難治了翁禮耆耆簡俊秀入學朔望詣學宮誘掖勸導之於學行鄉飲酒禮以敦俗凡可以利民善俗之事靡不力也擢潼川路提刑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風采肅然理宗初德秀以禮侍郎召直學士院了翁以起居郎同召屢進讜言帝虛心開納爲史彌遠所格噤言者莫澤朱端常梁成大劾二人欺世盜名德秀落職奉祠了翁奪三官居靖州德秀久居間而聲望愈重爲天下所著信稍起以直徽猷閣復知泉州泉人士謹動深村百歲老者亦扶杖出迎德秀平政理訟自朝至于日晏不遑食撫摩瘡痍悉心力行之或勸其自愛德秀曰民困如此郡地赤立念無力惠民忍自怠乎徙福州治如泉子翁居靖時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篋從學久之進寶章閣待制安撫潼川路潼蕃控諸邊二千里而武備不飭了翁乃大修經武防禦之具興學蠲租久之彌遠卒帝親復社倉勸義塚居數月百廢具舉

政德秀以戶尚書召。改翰學士參大政。了翁以禮尚書
召兼侍講。尋簽書樞密院事。欲引與共政。而忌者頌共
排擯之。竟沮罷。無何皆卒。垂沒。皆神爽不亂。遺表聞德秀贈銀青

光祿大夫謚文忠了翁贈太師謚文靖德秀長身廣額貌玉立。立朝僅十

月。奏疏至數十萬言。了翁在朝六閱月。前後疏二十餘
上。皆當世急務。蓋宋南相無謨。嘉定端平間。適金元興
廢之會。真魏敬德格天之告。先憂經遠。庶幾乎訐謨。語
具帝紀中。德秀著大學術義。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
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了翁著九經要義百
卷。訂義精密。先儒未有也。他著論甚富。方學禁峻時。近

世大儒書顯屏絕。即學庸語孟亦爲世大禁。二人者晚
出獨慨然以斯文爲已任。講習服行。天下士聞風嚮臻。
以名學成德者甚衆。其後濬洛關閩四大儒之學顯於
世。本二子之力也。始黃文肅幹知臨川。金華何伯焚爲
邑丞。以子基從受學。告之曰。必以真
實心地。用刻苦功力。然後能基受命。疊疊於是得。備聞
師友淵源之懿。諸經書窮研微奧。不說詞獨標點。以顯
義。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言立志貴堅。規模貴大。踐
行當死而後已。里人王栢豪慕漢諸葛亮之爲人也。以
長嘯自命。已於論語居處恭執事敬二言有深省。曰。長
嘯去聖道逾遠。即詣基受學。所質難不株守。成說多新
意。基弗足也。往返至十數。基終守不變。謂之曰。治經當
謹守精玩。以需自得。不必多起疑端。即有之。謹之又謹
可也。栢守趙汝騰守婺。聘基主教事。不就。以薦授史館
較勘。兼崇政殿說書。辭。改承務郎。予祠。終不受栢質實
堅苦。作敬齋箴圖。踐行之。夙興見廟已。輒閉閤危坐。子
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伯兄甚謹。季弟蚤喪。撫

其孤又割田予之收族周恤甚恩學者孚信鄉耆宿皆執弟子禮事之年八十一整衣冠危坐卒墓謚文定栢謚文憲蘭溪金履祥吉甫師事栢從切磋何文定之門文定深獎器之當宋季睹國阽危慨然欲以奇策匡濟爲在位所沮格弗上德祐初以進功郎召釋褐入史館編較而國已不可爲矣宋亡遺落世務築室仁山之麓以居神勁氣清言論風指具可誦法終日儼然至接物則盎然和懽閨門之內相敬如賓生平篤分義有故人子坐事繫奚官後分配爲隸子母不相知者垂十年履祥傾貲購贖卒以完嘗與同學生夜步庭中指謂之曰某星入某次其分野當有某變已而果然客言次及其鄉里者爲歷歷言其山川風土物產如指掌其精博類如此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經外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綱目前編其尚書與義多所自得視蔡仲默傳加精世罕或知之其語孟大學有考證門人東陽許謙上之朝命刊行謙序之言始三四讀若瞭然已不能無惑久之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以爲不可以易心求云議者以爲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兼其所長始謙從受學三日履祥激昂之日士聞學如五

味在和醢醬加即酸鹹立變子來三日矣猶然故也豈
吾之學無以啓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精力求進雖疾恙
不廢居數年省克嚴密窮探微奧經有疑闕不敢忽不
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未安不敢苟而同也居東陽大華
山來學者遠自幽冀齊魯近及荆楊吳越及門著錄者
千餘人謙誘導諄悉疎者攝之密懈者作之強銳者抑
之退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然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
義利之所分也東南大侵謙貌爲加瘠曰道殣相望吾
能獨飽耶大臣交薦車數十上終莫能致卒賜謚文懿
學士吳澄序所著書以爲議論正大援據精博儼然新
安尸祝云當是時饒德興董夢程受學於黃文肅授番
陽沈貴寶貴寶授婺源胡方平而方平有子曰一桂傳
其學曰雙湖胡氏爲最著饒餘干柴強恕受學於曹立
之傳饒雙峯魯魯傳都昌陳某某傳子滌爲東滙澤陳
氏爲最著滌以小戴記孔疏主鄭注說已隘而近世應
氏集解於雜記器大小記又闕不釋以爲慎終追遠關
於人倫世道非細故何可畧也乃繹師門講究折以已
意作禮記集說行於世今表章章遵用泰定中泰和蕭
漢中景元撰讀易攷原發文王序卦之旨爲圖分上下
經之義躍然雲峰胡炳文仲虎於周易序卦反對洞徹

密義深通微眇
可謂致精矣

論曰大哉天道乎臺史覲摹測候詎不時中然非久而
舛則所操持者狹欲盡天靡繇也聖經猶天然學者各
卽其資所近爲學卽學爲見測之何異臺史何能盡天
而曆日月步辰象者亦何能舍臺史法故不循沿也記
曰不出戶知天道說命曰惟學敬遜務時敏子夏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嗚呼道在其中矣

宋篤行列傳

戚同文

字同文

宋州楚丘人幼孤王母攜鞠之外氏王母

卒晝夜哭不絕聲不食飲者數日有虞城楊慤者力學

授徒里舍中。哀之。許授學。課戴記。日盡一卷。不終歲。徧五經。慤妻以女弟。學成。以世亂。絕意仕進。已。慤依將軍趙直者。以居病革。以家事託同文。同文爲塋。其三世數畧。直義之。厚禮待。爲築室聚徒。學士自遠至者。輕千里登第。踐臺閣者。衆矣。同文泊如也。性純質。不侵爲。然諾。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拯畧恤貧。解衣推食。不厭。所與遊。宗冀。張昉。滕知白之倫。皆良士。卒。門人私謚曰堅素先生。長子維志。義介然。爲曹國公翊善。不合。拂袖去。次子綸。事太宗真宗。爲樞密直學士。篤古學。事兄恭愛甚。與交游信。樂薦引士。來謁。必詢其志業。隨才誘誨。嘗云。

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間亦可恢道濟世矣。生儉約沒家

無餘貲。子舜臣恂恂恭謹。舉措以禮。審擇乃後言。年三

十以蔭補官。終不忍去親側而仕。與其兄舜賓舜舉並

以友愛聞。舜臣子師道質厚氣和。敦孝友。好學不倦。戚

世雖不大顯乎。而行應禮義。稱世德不絕云。宗冀上蔡人篤孝謹

博聞強記而讓家無斗粟。繇若也。未嘗以貧窘干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故見星足不出門戶。待鄰兒如成人。同文嘗謂之曰。子勞能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不仕年八十餘卒。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已自改。篤於學。多

通。陝以西學者多宗之。為人純誠孝友。至當事則勇於

有為。非其義雖甚貴勢視之藐然也。然坦中洞然甚仁

有為。非其義雖甚貴勢視之藐然也。然坦中洞然甚仁

恕見善人左右扶掖立達之。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自不知。與顏易衣而出。營衣食。均所入以給二家。顏病。徒步千里爲求醫。歸死矣。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嚮衣表塋之。顏嘗有先世數器未葬。比死以爲憾。可力營辦。竟塋焉。又撫嫁其孤妹。嘗自遠方歸。甫至家。友人郭衡者。詣門言父病亟。醫湏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傷哉貧也。可惻然立解橐中裝與之。詣京師還鄉。人有病於逆旅而憊者。可惻然留視療之。病者瘡貧無車輟。已馬載焉。徒步歸。

家無擔石而人有急。必以之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
知化成縣。巴俗尚鬼。廢醫而事巫。父母疾。棄去弗敢視。
娶婦責財。女失時不嫁。可誨以義理。嚴禁戒。有病者親
至其家。爲簡視醫藥。道其妻子視養之勅。婚娶必時。爲
裝且式。稱家有無爲限制。踰式者罰。俗遂丕變。調主華
原簿。以韓魏公薦知涇陽。鑿小鄭泉。廣灌溉。又議復鄭
白渠爲民利。所至以勸學新民爲已任。絃誦聲興。晚益
翫心。天人性命之際。姊子程純公顥。狀其行如此。

司馬池

字和中

丞相溫國公光父也。少失父。貲數十萬。悉

推與其諸父。而自力讀書。舉禮部。赴廷試。母計至。友人

不以聞。夜忽心動。旦入對。怔忡不自禁。語其友。友以母疾告。遂號慟奔歸。累知耀州。徙鳳翔。不治期會。唯主於便民。有違誤。輒引咎。不委罪僚吏。人稱其長者。知諫院。辭。仁宗太息。以爲人干進而池獨嗜退。爲難能也。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還問誰與脫者。光曰。自脫耳。訶之曰。小子何得誑語。本溫公誠至無妄語。父教使然也。長子旦亦澹薄無欲。與溫公反愛。天至。與人交重然諾。喜周人急。里中有免官貧不能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亟出妻奩中裝嫁之。世篤厚如此。

李仲通

字敏之

丞相文定公廸從子也。端厚不言笑。燕居

終日。泊然無愔容。與人處。和易藹然。與言無隱情。聞人過。未嘗出諸口。遇物如恐傷之。居貧守約。裕如也。侍母疾。不解帶者累月。居器毀甚。群從內外數百口。上愛下信。無間言。臧獲爲所責。慚悵自咎者屢日。仕爲江都令。有古循良風。好古博學。通易詩春秋。切磋於程純公。方勇厲自進。甫三十遽卒。濮人無賢不肖。爲隕涕。純公誌其墓。以爲如仲通之材之美。使天假之年。親炙於聖人。當不後魯閔云。

徐積

字仲車

楚州山陽人。從安定胡先生學。始見時。頭小

偏先生厲聲言。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須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潛心力行。居一室。衣一褐。啜粟飲水。雖先生遺以衣食。不受也。少失父母。使讀孝經。涕下不能止。父諱石。終身不御石器。行遇石。避弗踐。或問之。積曰。非故也。遇之怵然動吾心。故不忍耳。事母孝。日夕必冠帶定省。非大故。未嘗去側。母所嗜。拮据奔走。必致之。上食時。率家人於左右。爲兒戲。或謳歌。故母處窮巷。奉養隆備。無斯須不快也。年逾壯。未娶。或勉之。積憮然曰。娶非其人。爲母憂。非忘嗣續也。有待也。母終。號毀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三年。苦塊衰絰。天大

雪哀號伏墓所。呼問安否如平生。有甘露降兆域。杏枝合幹之祥。所至設考妣一筵。晨昏起居。執饗饌。食滌器如生存。中年屏居里巷。蓬茅不蔽。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明。有爭訟必道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與學者言。以治心養氣爲先務。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歛衽。有自遠方致巨軸求教者。大書一正字歸之。卒謚節孝先生。

孔旼

字寧神

先聖四十六代孫也。事父母孝。居父喪廬墓。

臥一破棺中三年。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

以聞。賜粟帛復家。以薦。除守光祿丞。咬誠慤博學多通。動止必依禮法。聞人善。訢訢若已出。遇人恂恂。雖僕隸不忍以聲色加也。衣食於田桑。稍餘以調賑鄉人。急而求者。未嘗計有無應之。從貸不能償者。不問也。有盜夜入室。發其廩。咬避匿。恣所取。平生未嘗疑人欺人。亦不忍欺。環所居百餘里。頌愛慕。有爭訟。不聽於有司。聽於咬。不耻犯有司之刑。而以咬不齒爲大戮也。嘗夜行入山。或以毒蛇猛獸恐之。咬曰。無心則無恐。晚屏他書。惟讀周易老子。張太玄圖於壁。外列方州部家。內窺其中。虛之。或問之曰。此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耳。蓋深造如此。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神清氣和。慕安定先生之學。詣京師。從問於福唐劉彝。得所授經讀之。攻苦探討。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時人莫測也。父死。徒跣廬墓。躬耕養母。塋內外親及州里無後者十餘喪。惇卞柄國。有逆命。讀之輒流涕。部使者以遺逸薦。郡守以八行薦。不應。或刺其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吾以八行應。將孰爲無行者乎。吾避此名。非有要也。已別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入黃巖。委陽山以終。子庭筠。亦孝友。有志行。居畧毀。旣免。畧不娶者十年。秦檜當國。試士以中興歌頌。流涕曰。今豈歌頌時耶。疏未足爲中興者五事。

見者吐舌。久之。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應格。謝不就。或勸之曰。吾嘗言嶽廟冗祿。心非之。顧身蹈之。耶。其學以誠敬爲主。旦夕衣冠儼然。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必記之。貧僦屋以居。未嘗戚戚。遇饑寒。推食解衣。不靳也。既耄。命中車訪舊遊。徜徉者屢月。歸感微疾。端坐瞑而逝。其鄉人以其父子皆隱。遜不汗。稱二徐先生。朱文公熹行部拜墓下。大書有宋高士二先生之墓表焉。孫日升亦以學行稱。○孫俸

字少述

吳興人。與王安石魯輩遊。安石稱淮之南有賢人。予得而友之者也。內行峻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讀書精識玄解。得聖人深意。學者聞其風旨。多開悟者。行不爲奇詭。而氣貌冲然。見者爲敬起。以母卒。不

及見其仕爲憾遂終已不仕以薦召命官不赴安石既相歸過真州見之待遇如布衣時林希稱侔不強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貧窮而樂絮已矯俗以行其志古所謂求仁得仁者云時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曰杜嬰曰徐仲堅曰征某皆居真之楊子相爲友至驩也仲堅寓於上嬰爲醫無貧富貴賤請輒往爲治療與之財謝不受時窶空至不能自存未嘗有不足之色與人言性命之理人津津然入也仲堅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人召之筮不正衣冠不筮也日得數十錢則止不更筮能詩亦好屬文而居鄉恂恂恭謹樂振人之急未嘗與人較曲直好蓄書能詩

楊庭顯

字時發

明州鄞縣人少精悍不錄錄視天下事無

不可爲者君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

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卽夢寤中怨艾深切。至於感泣。久之。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謹聽之。其自克責者。類非形見。獨發明以示戒。簡身嚴而安所止。取善博而知所擇。人患忿懣。則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則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庭顯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嘗夜被盜。旦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篋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本庭顯發之。闔門雍雍相養以道義。子簡從陸文安受學。歸以所聞。

告庭顯大善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曰。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命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賞之。必以所得。填塞胷中。祇自苦耳。今吾樂何可量也。嘗行步小跌。拱手自如。徐起脩然。從行者異之。曰。小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自驚擾。則反傷耳。文安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

劉宰

字平國

鎮江金壇人。赴進士舉。詔仕者自署狀。非僞

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方得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事。頭可斷。狀不可署也。題考功曆。矢決不復仕。端平初。屢薦屢召。辭不至。帝敦詔儒學。冀一見。以直敷文。

聞召對終不起。宰剛直仁恕。於鄉置義倉。創義後三爲粥以食餓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湏靡謂不獲也。生理素薄。旣竭家貲力復質貸繼之。卒。鄉人爲罷市走送者五十里。袂相屬人如哭私親。平生嗜好惟書。雖博考訓注而多所自得。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于世

上篤行

江州陳氏。陳宜都王叔明後。入唐有伯宣者。好學有士行。遊廬山樂之。因家德安。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擇羣從兄弟掌其事。建家塾立家法。群子弟教之。僖宗時旌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繇。崇子衮。衮子昉。至宋初。

既十有三世矣。長幼七百餘口。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席。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僕婢供作。使上下睦親。家畜犬百餘。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爲之不食。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州守張齊具上其事。免其家繇。太平興國中。免雜科。後昉弟子競主家。屬歲饑。乏食。知州唐戡爲之言。詔歲貸競粟二千石。競卒。從弟子旭主家。自白言。今歲受貸粟之半。省齎而食。可及秋。遂止受貸粟之半。時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糴善價可得也。旭口。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幸貸以公粟。敢幸因以爲利乎。至道初。天子遣內侍愈齎御書賜之。愈還。具言其家。

孝友儉讓近淳古也。天子對近臣亟稱之。參政張洎言。

旭宗族十餘世。孝謹不替。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爲上。

具言受貸粟事。帝益歎異焉。

時德化復有許氏者亦八世同居亦貸粟旌門。姚

栖雲河中永樂人。唐貞元中。栖雲父有兄當戍邊。曰。兄未有子。不可往。某有子可往。行竟不還。時栖雲方三歲。母改適。栖雲鞠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母。伯母卒。旣塋。痛父死邊。招魂塋之。廬墓次終身。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優賜表門。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至宋慶曆中。以十世同居聞。詔復家。後孝謹終不衰。姚氏世無業儒者。家獨田數十頃。聚族數千指。力作其中。衣食裁足。歷三百餘年。經唐末五季之亂。而子孫保墳墓。聚骨肉。不解世稱。希有云。○乾德中。萊州有徐庭珪者。掖縣人。嘗爲贊皇令。與羣從同居。蔡藿共其甘衣服。相讓所居。木連理。瓜異蔓。同實。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褒之。其後會稽裘承詢。居竇山。羣宗族共爨者十九世。而絃誦聲興。奉新胡仲堯。累世同居。數百口。又以餘力贍鄉閭。詔旌門。永新顏詡。唐魯公真卿。

後也。一門千指，架衣無主，厨饌不異，詔少孤兄弟，又以至孝旌。大中祥符初，曲阜言東野竇益，今居五六世，有節行，郃使馬起言陝人張化基，閭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弟可嘉，即行在降詔褒賜焉。於是終宋之世，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祚，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十世同居者，有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九世同居，有浦江鄭綱，八世有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青陽方綱，信州俞雋，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七世有阜城李罕登，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豫，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六世有陝西張裕，建昌洪文撫，邢州王覺，趙州曹遵，五世有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兖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及諸數世同居者，咸以次褒表矣。

宋初，以教家聞者，大名館陶有柳氏，家世篤行，日開仲奎者，賢而文，事具文學中，居恒言，皇考治家孝且嚴，聞叔父卒，叔母穆，年二十七而寡，有二子，皇考遇之，凡衣食，常先開與，閨也，我母萬年君，愛猶已出，每月旦望，諸女婦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教誡，曰：人家兄弟，本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

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餌皆汝婦人言所致男子剛腸者幾人鮮有不爲婦人言所惑者吾見亦多矣若等寧有是乎退即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其後有開封韓氏忠獻公億方重教家嚴有法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孤貧者嘗給其婚塋知亳州次子舍人綜自西京謁告來省綜弟絳績及從弟皆登甲第歸爲治具宴客坐諸子席隅坐中間二郎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綜思之未得也訶之再問不能對起推案索杖大詬曰吾居千里外於事無所與然且聞奏讞汝食朝廷祿爲府僚一府事巨細孰非汝事者乃大罪奏案猶然不知耶汝何以報國必杖之諸子股栗蒲伏請賓客爲力救乃得謝罷酒其嚴如此億微時與李參政若谷友如一人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若谷先第授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箱橐行至邑若谷謂億曰縣吏且來迎當別矣箱中僅六百錢分其半同寢者一氈亦割而分之相持哭而去後億亦登第世婚姻不絕居官理獄務詳平出守務興民利官兩府見諸路職司撫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奈何錮人於聖世卒贈太子少保在南渡有陸居士賀撫州金谿人端重好學務躬行取司馬氏

冠婚喪祭儀行之。家居貧無田疇。有蔬圃。亦不盈十畝。自先世爲藥肆。居藥以贍生。至質時。羣從千指。窘矣。勅子六人。各治生。長者督塲圃。次者治藥肆。餘督之學。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子九齡。繹先志。著儀節品式。曰家制行焉。使雋者不敢踣厲。樸者有所依據。順弟之風。被鄉閭。而聞於天下。子九韶。又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使列聽之。其家教如此。又重之三先生之學。造宜其達也。三先生九齡九韶。與其弟九淵。並見儒學中。其家制曰。人情莫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適以害之。家之教子。但當以孝弟忠信仁義之行。內足事父母。和宗族。外足交朋友。接隣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所讀書。先六經語孟。使通曉大義。其達者。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次讀諸史。知歷代興衰而可矣。今則不然。忠信謙遜仁義之道。口未之嘗言。但教以科舉之業。塲屋之文。辭而止。朝夕之所以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惟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忠信。則淡然無味。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以百年之身。

乃微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亦已愚矣夫事有本末
其末則本末俱廢故行孝弟本仁義雖簞瓢陋巷已足
以自樂慕爵位貪名利幸其遇則躍然以喜一有沮意
與鑊湯爐炭無異躁悶無所容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豈
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又言古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秋
用地大小視年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
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有家者當量入爲出然
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
所收除租稅播種蓋屋番治之外所有若干以才分均
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爲
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
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畷所
餘者別置簿收管爲伏臘表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
喪問疾時節饋送之需又有餘則以周鄰族之貧弱賢
士之困窮佃人之饑寒過往之無聊者諸田疇不多則
一味節畷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果皆
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其有田少用廣者餘不能
三分則存其二又不能二分以至一分但當清心節縮

如弔器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以樵蘇供爨、清談爲適、奉親以啜粥、飲水盡歡爲孝、祭祀以蔬食、菜羹致敬爲忠、諸膳儀、緝節、一切不講、庶禮不廢、而財不匱、稍存羸餘、爲可久計、免于人、夫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者、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施、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爲害一也、蓋豐餘則人望以濟、今乃愀然、必失人情、伺有隙、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有若決隄、破防而不可止者、故妄用以破家、多藏以斂怨、皆惑也、諸井井如此、其以孝友稱者、祁門許迴、迴父規有義行、宋伐唐兄逖、護壯城、師入、迴以身蔽逖、被重傷、不避、逖亦以孝友稱、當遷官、以讓其兄遂、遂子俞、少畧母事、父謹、所欲千里必致、旣應貢、不忍離左右、扶持行、父病篤、澣濯汗穢、必親、父卒、毀、每行、歷父所經繇地、涕泣求日、台黃巖郭琮、少孤、事母順、娶妻、旣生子、則移居母室、中養焉、日一食、絕葷酒、三十年、析母壽、母年百歲、且日不衰、飲食不減、無疾終、事聞、旌門、復家、泰興顧忻、十歲畧父、以母病、葷血不入口、鷄初鳴、衣冠、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敬進、不離母側者五十年、母者失明、忻日夜立、刺血書佛經、以祈、母目忽明、亦九十餘、無疾終、○陳思

道。江陰人以鬻。自給。父死。事母孝。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母益一食。能食。母食損。隨損也。母器水漿不入。口七日。既塋。哀。醢所得錢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妻携兒女往勞苦。不見也。有馴兔狎虎之異。咸平初旌門。○黃巖杜誼。失父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以進。父母器哀。不絕聲。勺水不入口。累日。卜塋。徒跣負土。大雨雪。手足皸裂。血流不止也。既塋。爰舍墓旁。虎狼交其中。以陰入官。知永城。捐歲俸收瘞汙渠溺死者。新學造士平生敦厚。尚信義。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子揆年十六。致哀廬墓。以毀卒。○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少失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器倚廬者三年。雖疾病不飲酒食肉也。既塋。有慈烏數百。銜土集隴上。於昆弟尤篤。遇人簡重不較。有慢已者厚爲禮愧之。知高安監司。楊紘入其境。見被刑而耘者。召問之曰。有冤乎。頓首曰。無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故被刑。紘太息薦之。累太常博士。所得俸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范仲淹薦其經行可師表。未及用而卒。○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父翼守京兆。妾劉生壽昌。而棄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與家人訣。棄官西入秦。

曰吾不見母不還矣行次同州得焉母時年七十餘嫁黨氏有數子矣畢迎以歸京兆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以便養求判河中居數歲母卒涕泣幾畧明瑩有白鳥集墓上撫同母弟妹益篤買田宅居之於宗族尤盡恩嫁兄弟之孤女二人瑩其不能葬者十餘畧○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世父官南海死不能還瑩純往迎柩歸營瑩之官泉州司法參軍知州詠庶坐誣免純憤發直其誣得復官弟紘君童事純禮甚備守鄆州聞兄訃棄官迎其柩都門哀動行路官俸錢悉以給寡嫂推子蔭蔭兄子若孫在京師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中載以歸視療之死爲治其畧○申積中成都人甫生里人楊繪從其父求爲子稍長知非楊氏子也終不言事所養父母盡孝敬終身有二弟一妹婚娶始復姓知成都許光凝薦篤行擢提舉未興軍學事卒時鄧州王襄事孀嫂如母養孤子如子教誨後進調恤鄉里詔賜號處士焉○郝戡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養母苦竭力或貨錢使取息自贍終不受舉進士歷官通山令留妻子於家奉父行踰年以父就衰謝事去耆老拜庭遮道留不能止歸未至家父卒自畚土造塚詔賜粟千石治可末以學士呂公著薦起官戡以官不及親也下

復起、嫺族語其妻聶、令勸戢復仕、聶曰、吾固無以助君
手、敢強所不欲、累其高門哉、竟不仕、卒、○毛洵吉州人以
親疾解官、以養、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不入寢、父母沒、營
葬、持鉶畚土、至手胝面黥、親友莫識也、廬於墓、朝夕哭
踊、諸生請質經義、輒相對流涕、與兄溥俱以毀卒、○唐
伯虎字長儒、眉州丹稜人、父游廬南、母喪居廬中、忽夜
半蹴其弟覺曰、起起、五口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汝
奉朝夕奠、吾亟往視矣、黎明走洪川、僦舟會江漲、聲搖
數十里、他客艤舟不敢發、伯虎彷徨走水次、見漁艇汊
中、呼許重購、令前、不可、即躍入艇中、叱僕夫解纜行、至
廬南、父果病、見伯虎來、驚喜問故、告之、父太息曰、天也
疾少間、具舟扶侍歸、卒、弟與坐事繫臨邛、語連伯虎、并
逮之、伯虎對獄逾年、掠治無完膚、詞確然不及與、與以
免、與事具文學傳中、○王慎言字不疑、河南人、東臯子
績、裔孫也、篤孝、以門蔭補官、慎言字不疑、河南人、東臯子
七、陳乞鄉任、便養、雖完庫卑冗、得之欣然、與子孫日娛
侍左右、承顏色、視萬鍾蔑如也、父捐館、母年高、置小榻
寢側、晝夜侍者九年、母喪、執哀過禮、外除慨然曰、吾向
所爲祿仕者以親也、今已矣、庸得祿何爲、去歸洛、慎言
性愷悌、志尚清遠、與人交、愈久愈敬、喜怒未嘗見辭色

對家人無情容奉養省約居處儉陋紛華玩好毫無入
其心獨埽一室所寶惟先世琴書晚年命子孫侍坐親
講授討究義理遇意適援琴作雅聲條然有餘暢周給
宗族蔭補先猶子而不及孫洛人士無賢不肖推考敬
吉德者必歸焉晚達理性與方外人游放懷物外自寢
疾至屬續神意安定人莫究其際焉○劉庭式字得之
齊州人微時貧與鄉人約婚未納幣而登第女失明女
家貧念不敢復言而庭式請如約女家謝請以幼女從
不可卒娶之生數子而卒畧之哀已不復娶蘇軾戲之
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何愛而哀乎庭式曰吾知
喪吾妻而已他何知若綠色生愛色衰愛弛吾哀亦亡
則几楊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爲吾妻也軾深歎
服之後終老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峻坂上
下如飛以上壽終○張汝明真州人入太學有聲司業
黃隱欲以子妻之謝不取問之曰娶妻以養親也家世
貧非偶承之恐公女何能勤苦非所以得親也隱嗟
嘆敕其女必修婦道然後復受母病疽更數醫不效汝明
刺血調藥傅之而愈茲親畧毀旣祥有疾無醯鹽草木
之滋焉病加羸夢父授以方藥而瘡第進士滯州縣二
十年未嘗干進擢監察御史劾蔡京謫官汝明研象數

學貫穿經史百家有易索張子卮言傳於世蓋宋興間
巷氓以析肝已父疾者有某州呂昇以抉睛已母疾者
有南宮王翰以刳股臂已父母疾者鄭楊慶求嘉陳宗
大安軍張伯威吉州朱雲孫泰和羅伯壽其廬父母墓
致祥者成都羅居通資州苗德興上高易延慶蔡州董
道明江陰陳思道知澠州昭陽東祁晞進士梓州何保之
吉州毛洵宗城李玘楚丘侯義徐豐李建昌江白齊
州王淦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長垣鄧中和韶州李
訪資陽支漸陽安鄧宗古汝州沈宣永嘉仰忻興化郭
義滁州苟與齡龍泉王珠其刳股廬墓妻者渠州成象
江陵龐天祐雙流周善敏而城常真晏父子之倫而洪
雅毛安興年九歲輒負土廬墓如成人其以復讐著孝
者河間李璘鄆人甄婆兒其代父死非命者有陸渾邢
神福海陵沈正會稽蔡定正父酗使酒途毆人而斃歸
而懼正即前走屍所褫衣就毆之巡者捕得自誣服獄
只怡然就死定父革依郡獄吏傭書資定學吏坐舞文
被繫連逮革年七十餘矣法不當免吏削其年籍入之罪
與獄吏等定詣府懇請代弗許請效命戎行弗許請隸
五符爲兵又弗許乃爲狀若詣府訴者結置袂間赴河
自沉死府帥聞大悔命出革厚棺衾歛塋焉史各有傳

宣和盜作、其遇盜而著孝者、有葉洵仁、孫抑、周樂之、倫松陽、葉洵仁、奉其父匿山中、父猝與賊遇、奮前翼蔽之、被重創不卻、賊義之以全、刑部郎洪洞孫抑、避兵平陽、盜掠平陽、刃其母、抑身蔽母、代受刃、母得釋而父爲虜、所得、驅而東、或曰、東軍暴、所得人輒殺無往俱死爲也、抑哭曰、吾可畏、吾死棄父乎、遂冒血刃往、得父歸、盜據溫州、拘瑞安周日成者、寘海舟中、子樂侍父舟次、不舍也、盜遣人沈父于水、請代不得、遂抱父死焉、他以表門旌、問標名者、不可勝載、其行應法、諱不受旌褒者、曰義烏樓護、上孝行

○連舜賓、字輔之、應山人、舉明經、以父疾、左右供養十餘年、不復仕、家故饒、父卒、悉以散鄉黨、而教其二子學、歲饑、出穀萬斛平糶之、有盜其牛者、官捕之急、盜窮自歸、舜賓謝遣之曰、乃勞送牛、嘗繇之信陽、遇盜於應山、已知其爲連舜賓也、曰、長者不可犯、弟官雲夢、往視之、得疾卒、柩還、應山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柩、還過縣、縣爲罷市、後二十年、其長老教其子弟孝友恭讓、必引以譬說、其贊獨賴以生者、追思之不衰、生四子、二舉進士、曰庶、曰庠、○查道、字湛然、休寧人、母病、思鯪羹、方冬、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鯪、尺以饋、初赴舉、貧、所親袁錢

以贖路經滑過父友呂翁家翁卒將鬻女襄事傾橐與之歷知遂果號州寬出按部從者摘道旁佳棗以獻掛錢於樹而去在官聚親族交友惇獨者與俱祿賜入散之隨盡累右司郎中知號州卒。○吳瑛字德仁蘄春人性敦厚有貸錢數十萬不能償者念有母也恐重遺其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意自疑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敢辭瑛出生前後所入計簿示之一未嘗啓視也盜入室覺而不言至取其被乃徐曰他惟所欲夜正寒被不可得也年四十官虞部郎卽謝去歸臨溪築室家事一付之子弟客至必留飲飲必醉有臧否人物者一語不酬也元祐中召爲吏部郎知蘄州不起年八十四感微疾卽閉閣臥至纔定惺然。○曾叔卿南豐人輩族兄家苦貧買陶器欲行賈北方已不行有從與鬻者畀直矣問鬻何爲其人曰行賈北方耳叔卿曰不可今北方災饑鬻之必不售吾不行豈當以累子乎卽歸錢居鄉介潔非所宜受卽一介不取妻子困饒寒而推庇孤惇惟恐失其意後起家至著作佐郎。○趙延嗣者左補闕趙鄰幾僕也補闕死獨遺三孤女無期功強近親又貧無田宅延嗣日負擔營口實養之使其女事三孤女同卧起未嘗入一面也比女長延嗣乃

自宋走京師見鄰幾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哭具道趙孤女可嫁狀白徽之聞驚媿謝不及迎三女入京相與求良士爲之而嫁之石守道介以爲有古君子之行云○潘好古戶松陽人也少恬易好學婺大侵米斗千餘錢好古既盡發其廩粟不足則傾橐致他郡粟下其直糴之處大水發屋漂廬落好古挈妻孥托浮屠以棲廩廩也有犯濤掉舟來者呼亟濟僮僕賀更生扶好古即舟好古顧同避者尚數十人太息曰吾去是其魚矣乃諭舟子姑寘已先載之舟子曰吾德公長者故脫公他何知焉好古曰此距平土不十里汝一往反生此數十人爲德不已多乎吾終不忍我獨脫而餘人留舟子意動從之衆畢濟乃濟已旁縣流殍交道里民持破磴敗絮來質米者立與之數日至者填溢好古益色喜益市官粟充之有塘力溉數百頃天旱民攘水鬪閭踣者相望好古聽民取不禁又斥塘下田廣瀦蓄以溉或曰腴好古曰溉腴不益多乎其它爲人輸官逋弛私責恩鰥寡收困疾及施棺槨殮藥橋梁井泉之屬甚衆贖田歸郡庠養士之無資者家政儉而肅有妾治衣櫛甚謹晚稍驕立資遣之金亮南牧出錢千萬以佐興賜五品服卒之日走哭者自堂及門暨途聲相及也六子舉進

士者二人呂成公誌其墓如此○翁蒙之建州崇安人兄歿撫其孤甚恩嫁兄女先已女喜周人急不復知易多寡至乞貸不憚張孝祥忤秦檜逮于理親舊莫通蒙之蒙家所有貲得白金百兩畢遺之官江西幕僚劉生者死子奔喪染病瘵殆蒙之輿致其家蚤暮治藥卒生之爲常山尉故相趙鼎死朱崖返塋郡將章傑者惇孫也希秦檜青陽檄蒙之護其喪陰囑搜趙平知舊往來書欲以覆趙氏蒙不可固命之蒙念傑他者趙碎矣佯許諾而密遣人馳告趙令取書記盡燔翌日往爲搜捕也者無得也傑怒誣奪言○歐陽守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無師力於學里人恥爲子弟每食舍肉歸遺母主人瞰見之爲設肉馳送守道食終舍肉也舉進士未調湖南帥吳子良聘主嶽麓書院而宗人新寓長沙與談經相矣也字謂新曰長沙自有齊守道何爲乎即謝去說吳守延之以薦入史館授秘書郎即謝歸徒步出仰門篋中止書數帙居家教授如初吉有賢守坐詆誣常平使者治會早甚禱雲騰神守道曰無禱也雲騰唐郡守吳公也今寃有甚於前守者乎前守冤不直而吳侯乎禱神有辭矣守以得直卒家無一錢上義行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家爲虜。樵即棄妻子，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山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事如生。哀動行路，又爲家屬之殘於兵者次第成服。已壯，望歛歎太息曰：「身世如此，欲自比於人，可乎？」遂論兵，鑿劍遊塞下，一驢負裝，徒步輒千里。晚年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讐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病革，入室，自掩戶而卒。○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之難，家沒于虜，思報讐，上書陳邊事，假武大夫，奉國書往使。遇完顏宗弼軍，戮辱之。汝爲曰：「死不辭，然銜命出疆，願一達國書，死未晚。」宗弼乃解縛慰延之，命往見劉豫，拒不行。已，金致之豫，汝爲爲陳禍福，勉以忠義。豫太息起立曰：「嗟乎！君不見張邦昌事乎？使豫即自新南歸，人豈有直之者哉？」業至此，何言？授同知曹州，固辭與臨。北者凌唐佐、李旦、李倩結覘金機事，九蠟書以聞，久之得亡歸。轉通直郎，已，金汝爲所爲蠟書事，大索不獲，名捕之。檜欲械送金，汝爲變姓名曰趙復，徒步入蜀。蜀蜀揚企者道遇之，見其魁梧禮敬焉。已聞其議論英發，貫古今，又歷歷能言，頃康間事，知非常人也。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比檜死，汝爲喜，乃與企道其道宿昔事，流涕曰：「朝廷除此巨害，」

道勸其理前。目白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中遭亂，奮思爲君父復讐，頗謬爲諸名公所知。今老矣，新貴人無知我者，庸自理何爲？汝爲倜儻有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數斗，輒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已豫知其死期。祭先人，大慟者終日，尋脩然逝，神氣不亂。隆興中，虞允文表其事，官其子一人。○秀州刺客者，不知何許人，建炎初，張魏公沒，訖苗傳之亂，起秀州，夕秉燭獨坐，左右皆熟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問何人，曰：刺客也。浚餘曰：豈傳正彥遣若尔乎？曰：然。曰：携予首去，對曰：忠義國之幹，民之主也，小人何忍害公？然公防疎矣。後來者數十輩，必謹備之，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留乎？曰：老母在，未可留也，問姓名，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明日浚命取死罪囚，曰：昨所得刺客也，徇於軍，斬之，後物色不復得。上獨行。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九下終

豈制五帝豐落不平曰然曰對予首去健曰步美因之
昔蘇秦一人耕氏立國劉問何人曰陳客也或余曰
文其其事官其子一人○香陳陳客昔不眠何惜人與
祭出入大樹皆絲日無辭然張帳不獨劉與中真以
間過西至樓卡碑更獨如哭或見其子日新其取膜
貴人無味非音肅食野何為或為團黨育康顏劉時
豐圖奮思為母父對誓動為為諸各公祖味今步矣
豈惜其野宿日白或為劉然太息曰吾故愛讀書中

